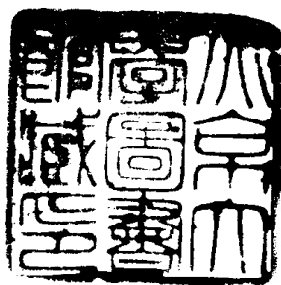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七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二十六卷(二)

〔明〕徐養元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留耕堂刻本

一

圖書衍五卷

〔明〕喬中和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刻西郭草堂合刊本

四〇〇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六卷(一)

〔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居刻本

四三九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二
十六卷(二)

〔明〕徐養元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留耕堂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集說

二十八卷》提要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論卷之八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靖子寧

耕齋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此章見聖人當行而無所顧慮處困而寧無所怨悔也朱子

陳是軍陣行列之法俎豆是禮器如几案木爲之以敬牲體豆亦四升亦木爲之以薦蘋醢字因問陳而生祭祀尚有許多文物亦不止俎豆日俎豆者來一二以該其餘也看疑

衛靈公以軍陣行列之法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若夫俎豆之事安置扶持之儀周旋進退之節是乃禮之所在吾嘗聞其說矣至於軍旅之事攻殺擧刺之法坐作進退之方則固未之學也是不止避其所不當問而又啓其所當問者也蓋爲國以禮兵陳之事非所宜先况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之八

是

藏板

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故明日遂行

右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左陳是孔子去衛適陳絕糧是陳亂之僉從者是孔子與是起孔子既不對靈公之問遂去衛適陳至於陳困糧食斷絕蓋夫子要去使去部不司較所以絕糧從者皆從餓而病莫能興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慍是含怨的意思固窮是固有窮時只同字答上文亦有字支勢相應濫是沿小人窮自放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如水之溢山

于路當此窮困之時不免有愾怒之意見於顏色問說君子之人望乎不當得窮者也乃亦有時窮困若此乎子曰禍福成敗有不在我者君子安能必其無窮固亦有窮時也但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小人窮則放恣為非矣今日但當安窮而無至於濫斯可也此其所以整于路者亦有在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此章言善道有統以知言也

多學是多聞多見識是所聞所見都要記得

子貢以通達之姿問一知二則其所學多而能識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夫子欲其知所本故問以發之曰賜也女以予於天下事物之理有所知者為多學而一一識之者與

對曰然非與

然非與

然是然多學而識非是非徒多學而識然字也是非字也是

子貢對曰天下之理散於事物非學固不能知夫子是多學而識之者也然事物之理無窮聞見之知有限徒多學而識亦不能一一而周知之也夫子始非多學而識之者其中必有要妙之法而未輕以語人者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是以心繫萬物而知其一本而無二

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于博學多識今夫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二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子貢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

至亦將有所得也故夫子告之曰吾非多學而識之者也蓋天下

理其用之殊則散於事物其本之一則共於吾心吾惟據吾一心之理以該貫乎天下之物日用之間隨他千頭萬緒而應于而孝君而仁臣而敬親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一理到而前都是這一心之理照之而皆有以識其全也若專靠多學而識無箇本領源頭處不過口耳形迹之粗安能有得於已哉女惟涵養此心使虛靈之體不為物欲所蔽以俟夫豁然貫通則天下之理皆不外於吾心而得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此章告子路便之勉進於德

由是呼子路之名而告之德是義理之得於已者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曰知德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三

留野堂

子路在聖門號勇於義者然或有踐履之未至不能真知其意味之實故夫子呼其名而告之曰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猶未親切非真知也故知德之人求之天下蓋亦鮮矣此可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已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此章美帝舜也

無為而治是德盛而民化不待有所作為恭己是聖人敬德之容以敬之見於外者言而已矣是人之所見如此而已見其實無所為也與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成功文章巍巍煥乎而已相似孔子說自古帝王以盛德而後治者多矣若夫德盛而民自化不待其有所作為而庶績咸熙萬邦自寧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舜紹堯之後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而

又得人以任衆職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無他事也以今考之夫
固何所爲哉但見其垂拱而居南面穆穆然敬德之容而已矣蓋因
其時事之適然而恭已以臨之故爲治之迹不可見而惟敬德之容
巧可見而其治益以長久而不替也

子張問行

此章教子張以近裏著己之學也

問行是問如何便處處都行得

子張問於孔子說人必何如然後能使己之所行無往而不通利乎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

盡已之謂忠說言說如是心亦如是只是不欺意以實之謂信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衆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忠信都訓實忠是前一截事
信是後一截事篤有厚重深沉之意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
武謹恐懼猶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蠻是南蠻貊是北
狄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
行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

子曰人顧自處何如耳如使所言者忠誠信實而絕無虛誕之辭所
行者篤厚敬謹而不爲淺躁之行似這等誠實無偽的人將見惟誠
可以動物惟德可以感人自然人心悅之人恆敬之雖南蠻北貊之
邦亦將通行而無疑矣而況其近者乎若使言不忠信而專事詐偽
之習行不篤敬而徒爲飾貌以相與似這等虛詐不實的人必然言
則招尤動則辱侮雖州里鄉黨之近可行乎哉而況於其遠者乎行
不行惟視乎心之誠與不誠而已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於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是與或相參倚是倚靠車泥叫做所
夫如此則無處不可行如彼則無處而可行然這工夫不可少有間
斷少有間斷則虛偽難之亦終不可行也必也於忠信篤敬之理念
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如站立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對在我
面前在與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靠在我上這等念在茲無少間
斷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所言者句句都是忠信所行者事
事都是篤敬而州里蠻貊皆可行也蓋子張務外而不能有恆故夫
子勉之如此

子張書諸紳

紳是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子張問夫子之言恐其間教之則其心固在聞教之後怠心或生於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是以夫子之言書寫於大帶之上蓋欲常接於目而警於心亦可謂
能佩服聖人之教矣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此章美衛大夫史魚直捷之行也
史是官名魚是衛大夫名鮒矢是箭如矢言其正直如射的箭一般

孔子說直哉史魚之爲人也蓋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易勢殊或不
能不委曲以隨俗者未足以爲直也惟史魚當邦家有道可以危言
危行之時彼之剛正無所回護固挺然如矢之直及邦家無道當危
行言違之時彼之剛正無所委曲亦挺然如矢之直有道無道行直
如箭不隨世變曲是乃忠貞有死無生者也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是故懷是藏之字不必指道以身言也。有教而退也。案引

君子哉。遠伯玉之爲人也。蓋人德有未成。則其進退出處之間。必有所不能適。當其可者。未足爲君子也。今觀遠伯玉當邦家有道。正君子道長之時也。則居直行志出而見用於世。及邦家無道。乃君子道消之時也。彼則可從容引去。不與時政故亦常。順不忤於人。卷而懷之。焉隨時進退。各適其宜。蓋庶幾乎聖賢之人道者也。聖人之稱。二子非品題高下之意也。人抵衡之賢大夫。只此二子稱之。而各言其賢。耳。然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自聖言觀之。然亦可見見二子之高下矣。案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六

論語

此章言惟知者爲能知人而語默各當其節也。淺說
孔子說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不可不慎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也。而不與之言。是失於彼之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不可與言也。而已與之言。則失於己之言也。夫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此無他。不知故也。惟知者居敬窮理。爲能知人。明見得那人可與言。則與之言。既不夫人見得那人不可與言。則不與言。亦不至於失言。當語而語。當默而默。各中其節也。淺說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章言志士仁人不以生死動心。而窮此仁也。新安陳氏
志士是有志之士。即有志於爲仁。仁人是成德之人。與仁爲仁。仁爲我有矣。求生是當死而求生。害仁是害其心之德。成仁是心要而

德全只成就一箇字而已。兩以字不要作用力解。案引

子曰仁者心之德。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顧此理而不達。則身雖可保。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閒。夫孰得而亡之哉。故有志之士。與夫成德之人。勉之安之。淺深雖有間。然皆求以合乎天理。當乎人心。以成就吾之仁而已。使其身可以無死。而於仁又無所害。固不必輕生以犯難矣。若身雖可免。而才節有虧。決無肯偷生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有殺身殺命。以成吾之仁者。蓋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即是害了吾心之理。殺身求仁。時却得此理完全也。故仁人從容就義。志士亦進而爲之。是則同也。南軒

此章言子貢以爲仁之資也。釋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七

論語

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賢以事言已見於行事者。仁以德音方見於修身者。然亦互文也。那雍
子貢問人之爲學。必如何而後可以全其心之德乎。孔子說爲仁之功。固當決之於己。爲仁之資。亦必有助於人。如百工技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爲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蓋其所資也。君子之爲仁。亦必有所資。是以處於一邦之中。大夫必要求其賢者有所觀法。而而起嚴憚之心。士必要友其仁者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如欲克己而未克。克己欲復禮而未復。禮須要更相琢磨。勉勉。以至於仁。乃爲有盡此爲仁之方也。釋子

顏淵問爲邦

此章言治國之法也。那雍

顏淵問爲邦之道。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謀辭

也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是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朱子

子曰自古帝王有作皆曆象授時以定一代之正朔然惟夏時為最善而當用蓋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自以其生物之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春而春氣應焉且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又取其易知以是為改歲之端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蓋由歷數以求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而悉備故欲定正朔如朝覲會同燕饗祀告頒朔授時之類必行夏之時也

乘殷之輅

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始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

四書本義

下論

八

朱子

制也

自古帝王皆有車然其略者或等威之不備其詳者又失之過侈惟商輅則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得乎質之中者是商輅所常用也故乘輅之制有取於殷焉

服周之冕

冕者冠中之別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

朱子

冕之為制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文而得其中也故服冕之制有取於周焉

樂則韶舞

韶是舜樂韶舞以樂六藝客而音謂用韶而及其舞也

朱子

至於樂自古諸聖人皆有而盡善盡美者莫如韶故樂則韶舞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始

放是禁絕之鄭聲是鄭國之音佞人是卑鄙便佞之人淫是亂始也

朱子

危上是舉大法官之放鄭聲以下是戒意
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樂為治之大法也然鄭聲佞人皆能害治者故於鄭聲則放之使不獲於耳於佞人則遠之斥之而不近所以然者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佞人立心危險利己而害於人非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蓋禮樂治之法也故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所以當放遠也夫既酌四代之禮樂而法其所當法又嚴害治之大防而戒其所當戒餘事皆可做此而推行之治道備矣顯子克已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想每日禮會甚熟事事了得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名

四書本義

下論

九

朱子

志立萬世常行之道百王不易之法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

亦惟顯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蓋有天德方可語王道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章言君子當思患而豫防之也

王註

遠近以地言以時言
子曰凡人作事必為久遠之計如幹一事必思慮籌處有患害則不為無患害則為之如此則思慮詳審事皆停當可無後患若慮不及遠以為可苟目前之安殊不知為謀不周則其患立至矣可憂者固已伏於至近之地几席之下將有不測之虞旦夕之間或起意外之變矣此慮之所必資遠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章警人使知自勉也

朱子

已矣乎是絕望之辭。此解

子曰好德如好色者吾固猶冀見之而有望於將來乃世之誠於好德者鮮矣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人也已見子罕焉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矣。新安陳氏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此章勉人舉賢也。

竊位是無德而居其位如偷盜一般柳下惠是魯之賢人與立是與之立於朝也。

子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有德者之所安居也豈一已可得而

私有哉若嚴賢抑能恃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則如盜得而隱據之

也若臧文仲者其竊位者與何也柳下惠之賢文仲非不知也知之

便當薦之與竝立而文仲同抑之而不與同立於朝此何心哉正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十

竊位

其德之不稱惡見用而形已之短耳豈非竊僥職位以爲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爲國家待賢之公器者哉。新安陳氏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此章言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

躬自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朱子

子曰人之常情責己常輕責人常重此其所以來怨之多也惟吾自

厚而薄責於人如爲人謀惟恐一毫之不忠與朋友交惟恐一毫之

不信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自己要

做到盡處所謂自厚也至於人則不求全而責備所謂不盡人之權

不竭人之忠者也責已厚則身益修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

不招怨斯遠怨矣此修己待人當然之理非乃求遠怨而後爲之遠

怨乃自然之效耳。新安陳氏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此章言人不可率意妄行也。

如之何猶言奈何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

然而處之審未如之何三字與說而不詳章義同是吾亦無如之何

子曰凡人百事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思而處之口如之何再熟思

而審處之口如之何必自這箇心然後人言可入若自家只恁率意

妄行更不思量道當如之何當如之何如此之人自用其愚吾亦奈

之何哉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此章貴義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十一

難矣

私就行上說難矣哉是難免於罪過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然

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其亂道也。朱子

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如此方克有進若羣居終日談然

處此之所倡彼之所和全不到義理上而又同邪相濟只好行小

慧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既言不及義而又好行小慧則

行險微倖之機熟滋則日其一日熟則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

羣居終日如此也則其爲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如此非惟無以入

德而將有患難乎其爲人矣哉。朱子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章論君子之行也。

朱子

義是合宜有剛決意思質是質幹以義作箇坯體是節文孫是退

遜行是安排恁地出是從此發出信是誠實信以成之是終始誠實

以成此一事三簡之字。究竟說皆指其事也。四者皆一茶事。非是。行方。孫出孫出。了方用信成。

孔子說人之處事。難於盡善。若既不失事理之宜。而又兼備衆善之美。則惟君子能之。君子之應事接物。其始必以義爲本。質義所可則可。義所不可則不可。是制事先決其當否。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蓋義則裁斷果決。若行不以禮。則失之徑情直行矣。故又要節文具備。不疎略苟簡而已。行之雖以禮。然不以孫出之則和順雍容之意。徒修飾禮節次第而已。故又要孫以出之。既兼以爲質矣。而又行之以禮。出之以孫。設使不成。之以信則亦文焉。而已。故又信以成之。使自始至終。一實心實理之周流而已。無欠闕可愾處也。若然則一事之間。盡善盡美。而無一毫之或苟。乃君子之道也。其真可謂之君子哉。

附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此章戒人修己也

病解作患無能是履行之無其實

子曰君子學以爲己其所患者。在德不加修。道不加進。碌碌焉無所能而病夫。履行之無其實耳。不病夫已有能而人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此章聖人勉人及時進修之意

疾猶病也。自疾也。沒世是終身名不稱。是無善可稱。

子曰君子求在民而已。非徇名也。然名者所以令其實也。有是實則有是名。使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故君子亦恐其既沒而名不稱也。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此章言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

求諸己是責己求諸人是責人言一切事皆然不專指學

子曰君子凡事無不反求諸己如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無適而非求諸己也若小人則不能反求於己而惟歸咎諸人也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此章言學者於持已處衆之際務盡其理而防其私意之或萌也

矜是矜莊自持自把捉底意思不爭是不與人爭羣是和以處衆不黨是無偏倚的意思此難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例同看當與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威而不猛例同看

附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子曰凡人持已太嚴多恐人浼已而遺世術使人不可近此便是乖戾之心便是爭惟君子處已嚴而不失於和矜則矜矣然亦正其在於我者而已初無忿世戾俗之心故不至於與凡人一與人同便難與人異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惟君子待物平而不失於公舉則舉矣然所以持已者終不失其正而無徇物苟且之意故不流於黨於而不爭持已而不失人也舉而不黨處人而不失已也君子之行其諸異乎人之行與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章言君子取舍之公也

子曰人有多有以其言之善而舉其人者亦有以其人之無德而并舉其言者惟君子則不然固不以其言之善而舉用其人必察言觀行然後舉之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若以言舉人則空言者進矣亦

不以其人之無德而并棄其善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若以人廢言則善言棄矣然非君子之公心無故何以得此要引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章言推己及物其施不窮也

一言是一字非一句言也恕是推己及物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

子貢問曰學貴於知要有一言之約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窮者乎孔

子教之說道雖不盡於一言而實不外於一心欲求終身可行之理

其惟恕之一言乎何也凡已所不欲者則知人之心不異乎已推己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四

解

之心以及於人亦勿以此而施之恕之為恕如此非有責於人在我施之而已自少至壯壯而老終身用之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也此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此章論正直之道也

毀是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如一物尚亦完全今打破

了相似是稱獎得過當有所試是那人也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

得將來如此

孔子說天下本有是非之公而人多徇於好惡之私吾之於人也

者固未嘗不稱之以示戒然但指其惡之實迹而言耳若將人未有的

事而作意毀之非公惡矣若於誰而有毀乎善者固未嘗不揚之以

以示勸然亦惟據其善之實事而言耳若將人本無的事而作意譽

之非公好矣吾於誰而有譽乎然則樂道人之善豈借而譽者乎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或見其天資之美而知其將來之有成或見其立志之篤而知其所就不可限量今日言之雖未免於譽以將來言之則亦不為譽矣若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是今之民也三代之民是夏商周直道是無私曲所以

為後世杜道之民也今日之民雖非三代之民然仰三代之民所以

直道而行之民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

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我今若有所毀譽亦豈得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五

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此章悼時之益偷也

吾猶及是猶及見其人如此史是掌書之官闕是闕之以待知者文

是文字乘之是四馬駕車而乘之也三代無乘馬者亡是無有也

子曰風俗日偷人心不古蓋已久矣然吾猶及見夫良史於書字有

疑則闕之以待來者不挾已所見以自足也

無相通即借諸人乘之不挾已所有以自私也向者猶有此等近古

處如今此等事全無了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矣豈不可慨也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此章言人之聽言處事皆當約之於義理之正也

巧言是說得來似是而無理亂如惡聲原恐其亂德之亂德是人心

所守之正亂德亂人德也然亦德之淺者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小

不忍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受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皆是亂大

亂已謀也存疑
子曰是非自有定理而巧言者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聽之使人喪其所守是亂人德也凡謀大事者當忍於其小若人而有婦人之仁失於不斯匹夫之勇失於輕決則大事去矣是亂大謀也聽言處事者可不戒哉直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此章論知人之事邪說
察者詳審之謂胡氏

孔子說天下有衆論有公論衆論未必出於公公論未必出於衆此衆人之所感而君子之所察也有人於此衆皆惡之吾未可遽以爲惡而惡之也必察焉蓋所惡之中或有特止而爲衆所惡者或有事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大

若不善而情有可取者是衆惡未必皆當也察之而知其果可惡則從而惡之否則不之惡也又有人於此衆皆好之吾未可遽以爲善而好之也必察焉蓋所好之中或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或有事善而情則有害者是衆好未必皆當也察之而知其果可好則從而好之否則不之好也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耳如是則吾之好惡皆當於理矣朱子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章言人當力於弘道也朱子

弘是耶而大之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滿其分量處便是此專主用言非道弘人一句只帶說不可對言存疑

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天下固未嘗有人外之道亦未嘗有

然之理如父慈而子孝視明而聽聰之類此道理都在吾身只在義

充大出去則道體方爲之光輝宣著盛大流行故人能大其道也發道之分量本大人能加知行之功則自近以及遠自小以至大窮而大之滿其分量而已亦非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苟非人以席之則道不能以自爲道豈能弘人乎夫人能弘道則道所當自盡非道弘人則人不可自諉矣直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此章戒人改過也邪說
過是差失直解

孔子說人之學問工夫未到精審的去處其日用之間豈能無一言之差一事之失但知道是自己的不是隨即改了則可復於無差若遂非文過憚於悔改則無心之差反成有心之失其過遂成而終不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士

及改矣是謂過矣可不戒哉於此見人固以無過爲難而猶以改過爲貴也直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章爲思而不學者言之朱子
思是思量硬要去做無益是無所得學是依着本子小着心隨事順理去做朱子

聖人因人有思而不學者故言此以勉人曰天下之理不思固不能得然徒思亦不能得我國嘗終日不喫飲食終夜不夫睡卧終日用力於思以盡夫強探力索之功以爲必可得也而終無益蓋徒思而不學此理出於想像臆度而無其實之見且旋得旋失不免危殆而卒無所得不下其心以習其事謀習討論體驗躬行有真見無虛忘深造之以道而自然得之於優游涵泳之中其理實而未永也看

來人固不可以獲學而不思亦不可以徒思而不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倭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食

此章教學者審內外之輕重也 新安陳氏

言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說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綴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食而學也

孔子說人之所以終日營營者都只是圖謀口食干求利祿而已若乃君子之人終日乾乾只在求得乎道焉耳至於口食之末則有所不暇計蓋食之得不得不係乎謀與不謀也如農夫耕田本為求食而免於飢然或遇五穀不登則無所得食而飢餓在其中矣君子為

學本為謀道固無心於祿然學成而見用於世則居官食祿而祿在其中矣是以君子之為學也惟憂不得乎道而已不憂祿而食亦非為憂食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貪富打不透爾果不憂食自不謀食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此章聖人歷言以教人使先立其大本而猶必盡其末節也 存按知是知此理守是行之有得者持之不失也此行尤深此四之字指理而言 雙峯倪氏

孔子說道理無窮而君子之學必求其盡善不先其本而欲盡其末則其末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末之未盡亦有所本備也故有資質明敏於道理已見到這分際了即學服膺而勿失之可也却乃持守弗堅以至私欲混雜有始無終則所知者終非我有雖得之必失之

矣此有其知者不可不實體以仁也 直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莊是容貌端嚴蒞之是臨民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此下面是新民工夫 朱子

若夫知而及之仁又能守之則其德已全矣然或於臨民之際不莊不肅不尊不尊無可畏之威則民將慢易之而不敬是蒞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此有德者又不可不謹其容也 直解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動之是指民說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禮是義理之節文下箇禮字歸在民身上蓋使他以此事此有禮存也如蒐田獮狩就其中教之以少長有序之事皆是 朱子

至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莊以蒞之斯則內外交修毫無可議矣

然至於使民之際不能節之以禮制度文為之閒未免有太過不及之差亦無盡善之道也是務於大者亦不可不謹於其小也此可見道台內外兼本末而德愈全則責愈備知及仁守則大本以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氣稟學問之小疵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體道之功庸可以自足乎哉 直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章言觀人之法 朱子
知是我知之受是彼所受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

子曰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君子立乎其大者於小事或未及理會故於細事未必可觀未足以知其人也惟有他處當大事的去處才全德備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此則其所段為也若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若彼小人大節本無足觀每於小者致意雖器

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故不可以大受而可小知若欲以大受之則失其為小人矣蓋君子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然用過其量則敗矣故小節可以知小人不可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也 朱子

者也

此章聖人勉人為仁之語 李氏

蹈是踐履 直解

子曰仁者善行之長水火飲食所由皆民所仰而生者不可一日無

若較其三者所用則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生而

不仁則失其心是民之於仁有甚於水火而猶不可一日無者也況

水火雖能養人亦或有時而殺人如蹈水而為水所溺蹈火而為火

四科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子

所焚吾嘗見其有死者矣仁則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得之者榮金之

者壽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仁甚切於人既所當勉仁無害於人蓋以

見其所當勉人亦得憚而不為哉 朱子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章為學者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也 朱子

當是猶當之當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讓是遜讓 朱子

子曰仁者乃吾所以為仁之理我自有之我自為之但以仁為己仁

只管發憤精當將去莫說凡人不必遜讓便是第十之於師是已所

推服以為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且不讓焉非不遜也乃無所與遜也

蓋仁乃已所自有而自為之非奉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 朱子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

此章貴正道而輕小信也 解

貞是正而固諂是不擇是非而必於信皆固守之義但貞者正而固

守諂則固而未必正也 雙峯饒氏

貞與諂相似而實不亂人多錯以貞為諂以諂為貞故聖人特分別

而言之曰人固貴於持守之定然守一也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

也固守而不知變者諂也諂似貞而實非君子則是貞而不是諂見

得道理是如此便是恁地做去不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言必值行

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 雙峯饒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此章言為臣事君之法也 解

事是職分之所當為食是居官的俸祿敬事是一心敬謹辦理所管

事務後食是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 胡氏

子曰君子之事君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惟以敬吾之

事而已至於祿則置之而不計不可有求祿之心也蓋祿職人君所

以勸功若在臣子只宜自盡而已非以有勸而為功也知此義者斯

可謂之純臣矣 直解

子曰有教無類

此章言教人之法也 解

類是等類才說箇類字便見有惡者在無類自教者正心言 朱子

子曰人固有善惡之不同然人性皆善而類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

不教則已有教則變其惡者而歸於善反其異而使之同人皆可以

復於善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不啻復論其類之惡矣蓋氣有可

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則有善反之功矣 南軒張氏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此章言謀不可以不慎也 直解

道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謀易謀難直解

子曰人之爲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精審不誤若道不同如君子小人吾道異端則陰陽水火之相反此不能爲彼謀彼亦不能爲此謀也新安陳氏

○子曰辭達而已矣

此章明言語之法也邢疏

辭是辭命之類達是達意而已矣是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朱子孔子說凡宣上達下與夫聘問酬答之類皆必有賴於文辭然非過於理者亦不能達也惟達理者辭能達意故未達求達既達則不可以復有加也若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爲富則以華美爲麗正理反爲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辭命之法也新安陳氏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下論卷八

此章言道無往而不存也南軒張氏

師是樂師替者冕是名古者樂師皆用替以其廢視而聽專也吳氏師冕見孔子孔子出而迎之方其及階也則告之曰階在是也使其知所升迨其及席之時則告之曰席在是也使其知就位及衆皆坐定則告之曰某人在此位某人在彼位使之得以仰其敬而知所與言也替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新安陳氏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師冕出子張問曰頃者師冕見及階及席皆坐子皆與師言之委曲周詳如此豈亦有道存於其間與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朱子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是助朱子

夫子告之曰是道之所在我之所言固相師之道也古者皆必有相其道如此蓋一事有一理也可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矣朱子

○季氏將伐顓臾

此章聖人論季氏專恣征伐之事也邢疏

顓臾是國名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孔注昔魯三家強橫四分公室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顓臾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不過欲取以自益未必顓臾得罪於公家亦未有犯於季氏當時季氏亦必借一辭以爲兵端也象引

即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三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有事言以伐顓臾爲事也象引

冉有季路季氏家臣而孔子弟子也因見孔子而以其事白之曰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此事二子與焉其心亦有所不安者故以白之觀孔子意以微探其可否也直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孔子以二子雖同仕於季氏而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尤用事故獨呼其名而責之曰求此求無乃爾之過與言必冉有爲之謀也象引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先王是周先王東蒙是山名主是主其祭在邦域之中是魯土百里

之封。顯史為附庸在其域中。社稷是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公家臣是屬魯為社稷之臣。孔註

夫顯史昔者有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之下。以主東蒙山之祀。其立國有自來矣。且在魯邦域之中。而非敵國外患者比。况顯史為魯附庸。又是社稷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也。顯史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然則季氏之伐之也。何為者哉。直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

季氏之伐顯史。冉有實與。諱以孔子之非之。故歸咎於季氏。為自解之辭。說顯史之伐。乃出於季氏之意。非我二臣所願欲也。冉求之文過飾非。其罪大矣。直解

國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五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是古之良史。陳是布列。是位陳力就列。是陳其才力。處已所任以就其位。止是不就其位。相是替者之相。持危扶顛。有深淺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於顛。顛則已踣。須扶起之。下三句只是上文之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是承冉求吾二臣者皆不欲句而言。作解冉求自解。以吾二臣皆不欲。如何說得去。故夫子又呼其名而責之曰。求。昔者周任有言。說為人臣者。能展其才力。則可就其位。不能盡其才力。則止而不就其位。且如替者之立相。所以扶顛而持危也。若顛危而不能持。顛仆而不能扶。則何用彼相者為。哉。汝既不欲所當諫諫而不諫。則當去也。直解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且爾言過矣。是說吾二臣者皆不欲之言。過也。此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是言過。是野牛。相是開獸的欄檻。龜所以卜。亦寶也。楨是櫓。且汝謂二臣者皆不欲。以為得辭。其責此言過矣。汝既不能陳力。又不能止。居其位而不扶。則季氏之惡。不得不任其責也。如虎兕在山。上題曰。龜玉不與守者事。今虎兕在柙中走了。龜玉在楨中毀了。是守者之過。而誰欺。便當說吾不欲也。解不得了。今季氏之伐顯史。冉有之實與。安所逃其責乎。直解

冉有曰。今夫顯史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是城郭完堅。費是季氏之私邑。子孫是季氏之子孫。

冉求因夫子連責他。因言顯史之當伐。以解已罪。曰。季氏之伐顯史。非有他也。只為顯史的城郭完固。而又近於已之費邑。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陵之處。及今不取。後世子孫必受其害矣。此所以不得不伐也。此則冉求之辭。辭然前既云吾不欲。如今却又言顯史當伐。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朱子

國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五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欲之是貪其利。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作一句讀。方是欲之是惡辭。是飾辭。直解

冉有不惟自解。且欲為季氏遮飾。故夫子又呼其名而責之。說君子最惡那心裏貪謀欲利。却乃舍之不言。別為飾辭。以欺人的人。季氏之取顯史。本是貪欲也。今乃舍說貪欲。而為飾辭。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又謂彼為我害。是君子之所疾也。存疑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國是諸侯家。是卿大夫。寡是民少。均是各得其分。貧是財之饒。是上

下相安和是和睦傾是傾危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對貧與寡說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至則安之都是泛說道理今由與求也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也

夫季氏之欲取顓臾非為子孫憂也患寡與貧耳丘也嘗聞有國而為諸侯有采而為大夫者所患不在民寡而患彼此之分不得其平所患不在貧而患上下之不相安何也蓋惟上下各得其分則君安於君之所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彼此皆足而無貧矣第一緊要是不均上下不均決然是不和睦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寡寡不均而無食以至於和而不爭則諸侯治其國大夫治其家自不見其寡矣上下不和睦決定是不相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君之心安於上而不疑其臣臣之心安於下而不疑其君君臣相保自無傾覆之患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孟子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說修文德說得廣文德仁義是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米是懷來安之是今無去心既來之則安之此句帶說不重

夫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如此則內治修遠人亦無不服矣設有不服則當修其德教明其政刑使吾既安則遠人自懷矣亦不當動兵於遠既來之則安之順其心而不強其所不欲因其俗而不責其所不堪令無去心而已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求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遠人謂顓臾顓臾在邦域之中曰遠人者顓臾別為附庸之國不屬季氏亦為遠人也不能求是不能修文德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宋臣屢叛不能守是不能修內治

今由與求也同為季氏之輔全無匡弼之忠外則遠人不服既不能修文德以來之也內則國勢分崩上下離析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又不能均安和以守之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于是析其是謀動干戈於邦內承上言蕭牆是門內的屏牆言其近也

而治外謀伐顓臾曰恐為子孫憂不知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有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自諸侯出

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也

孟子

有道德道不必說於下文見之只是言世治世亂云爾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故曰自天子出希字解作少

字陪臣是家臣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此則謂家臣也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蓋既出自諸侯大夫則禮樂征伐只為侯國之事而不復為天子之器矣故只稱國命

孔子說天下之勢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先王之時天下有道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權在上而下莫敢干自天子出也惟是天下無道君弱臣強則侯國變易樂征伐四方不受命於天子而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則道理矣然諸侯既得以僭天子而大夫亦得以僭諸侯蓋十世鮮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大有所等也

夫既自大夫出則逆理甚矣然大夫既得以傳諸侯而陪臣亦得以
僭大夫蓋五世鮮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陪臣所奪也至陪臣亦只
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蓋三世鮮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他人所奪
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違則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便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時節政只是因致要之亦是禮
樂征伐不在大夫是不待專政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故夫子
云然

若天下有道諸侯且不得變疆界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
哉

天下有違則庶人不議

議是私議此兩節非相承言各提端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天

天下有道則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也便下尚有竊議者則
上之人於道猶有歉必至於庶人自無不議方為有道之極此章
自有道而及於無道末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持名分挽今
而返之古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違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
微矣

此章專論魯事大意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也
祿是爵祿公室指魯國建是及三桓是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
公故曰三桓微是微弱
孔子曰非其有而自取之必失不安人而大者必微今以魯事觀之自
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

賦爵祿不從君出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是祿去公室已五世矣宣
公以後越一世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政悉移於
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是政違於大夫已四世
矣夫政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者今觀魯之大夫專政已及四世以
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決之也是他當衰的時候了故夫三桓之子
孫亦幾於微矣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初意欲以
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
友便佞損矣

此章戒人擇友也

益是增其所未能損是損其所本有直是是非曰非面折人過
失的人諒是諒實頭無柔邪的人多聞是博古通今的人便是習熟
將是開張健曉是午備午仰迎喜迎趨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是
於柔順上為媚悅而不諫候是口才便是口舌利便習於口語而無
聞見之實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友

孔子說人之成德必資於友而交友貴知所擇有益於我的朋友有
三樣有損於我的朋友也有三樣試以益者言直善而無所回互者
直也吾友之信實而無所欺偽者諒也吾友之諒博古今而識見通
敏者多聞也吾友之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矣與諒者友則信實相
示而進於誠矣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而進於明
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致自足得不
日益乎以損者言之習於威儀而不直者便辟也吾友之工於媚悅
而不諫者善柔也吾友之習於口舌而無聞見之實者便佞也吾友
之夫友便辟則無剛直之操嚴規之益而不得聞吾過矣友善柔則

樂者所以通心日寢矣及便後則巧言為悅而聞見卑陋矣三者
雖皆情所狎悅然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得不得口損乎白天子至
於庶人本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乃有如是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
樂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

樂是喜好節是言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兼內外說道是稱揚
之不節人之主或德行可觀或作事可法皆是樂道者心在于善不
覺兩心相投也賢友直諒多聞便是不必別別驕樂是以驕為樂就
他身上說言動驕縱而不知約之于禮義之中與節禮樂相反快遊
是出入不節博奕遊觀之類與樂道人之善相反宴樂是以宴為樂
如飲食靡色之類與樂多賢友相反

附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三

孔子曰人之好樂有不同而損益或異舉其要者言之喜好而有
於我的有三件喜好而有損於我的有三件所謂有益者一是於
之制度其多寡之數隆殺之等無非一中之所在有不察以毫髮
謬者樂之聲容其清濁高下俯仰疾徐亦無非一中之所存有不察
以毫髮差謬者樂於辨之而講明不置是非不謬也一是見人有善
言德行便喜談而樂道之自家為善則見人之善不知不覺自然好
若自己出也一是由諒多聞之士此友之賢者則樂多取之皆在指
集延觀之中也夫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有之雖是非不謬
則守之正有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
善其威儀節奏之文循規蹈矩而不散縱肆也樂道人之善則心常
汲汲於好善而悅慕勉勵之意顯所謂見賢思齊者是也樂多賢友
而直諒多聞之士集則所親者皆善人所聞者皆善言所見者皆善

行而過失日無諫明日進也樂是三者而不可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
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所謂有損者一是好驕惰
淫靡而任情於縱侈之事一是好宴佚遊遊而偷取乎一時之快
一是好宴飲戲樂而沉溺於飲食靡色之中大樂驕樂則其使驕放
縱然於規矩之外而不知節矣樂佚遊則志倦其心怠於遊觀博
奕之類見人之善則臭味不相同自然不愛說也且亦不愛聞他人
之善說矣樂宴樂便須狎近小人疎遠君子所謂與不善人居久則
與之俱化亦不復聞人之規正矣是其損也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
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
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此章戒卑侍於尊者慎言語之法也

附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三

君子兼德位而言者是過失雖是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
與躁隱類同註無目只是訓辭字義不必拘
孔子說凡卑幼者侍於尊長之前其言語應對有三件過失不可不
知也蓋人之語默各有其時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
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如君子之問未
及或有年長者言未及我及我也於是而我是隱隱而不通或君子
之問及我或長者已對次當及我是言及我也於是而我是隱隱
而不發或不先不後時可以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言在或有
不樂則亦未當言也若都未見顏色而強語之謂之瞽可也瞽無目
不能察言觀色故知是此所以謂之瞽也蓋言而當其可非善之有
素者不能也不然辭不蹈此三愆者矣聖人言此以見侍於君子者
所當戒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剛戒之在鬥及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此章明以理御氣之功

少之時是弱冠前後血陰氣陽乃形之所恃以生者色是女色三十日壯固是事理老是有血氣始衰以後得是食得三戒正為血氣而

孔子說君子檢束身心無所不致其戒慎而其切要則有三件蓋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欲亦隨而異少之時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食得惟男女之欲常動而易流年少為最甚故惟色為可戒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則涉歷既深而食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獨其剛強有足恃則勇銳而好勝故惟鬥為可戒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色與鬥之念皆無足

四書本義集說

遲者而日暮途窮愛成百集身家之念重則收斂而多食故於得為可戒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日最甚者焉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故聖人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此章言君子小人敬慢不同也

畏是嚴憚不敢失墜非畏縮也天命即是天理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畏天命猶大學慎天之明命意大人有德位者之稱聖人之言是簡策中所載聖人的言語三句詞頭俱平不可分先後輕重

孔子說君子小人不同只在敬慢之間而已君子之心恐恐然敬畏而不敢忽者有三件事三畏何彼天命者人所賦之正理若不先知知道理自是惛然何由知其可畏君子自理合得道理便謹去做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此章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蓋亦勸人學也

生知是生而神靈不待學而知義理者上是上等氣質學知是生而未

未能知必待學而後知者次是次等氣質困是有明不通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之謂學是學以求其通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下是下愚

孔子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各有不同其清明純粹絕無渣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此上等氣質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劣為差其或行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則雖未免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疑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

率爾而不敢違說說業業惟恐失其賦畀之重如非體察聖賢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之也人人有德位俱尊乃天理之所當畏也君子則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聖人之言皆至理所當畏

畏聖人之言似服而惟恐違也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矣畏大人則不敢少有怠慢之意矣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矣這三事都是立身行己切要工夫故君子常存敬畏而不敢忽焉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狎是慢視侮是戲玩

若夫小人不知天命在我而不畏也至於大人不知其當尊反狎視而慢待之聖人之言也不知其當法反侮毀而戲之小人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可見君子小人只是敬肆二者而已有志於事心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四書本義集說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此章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蓋亦勸人學也

生知是生而神靈不待學而知義理者上是上等氣質學知是生而未

未能知必待學而後知者次是次等氣質困是有明不通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之謂學是學以求其通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下是下愚

孔子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各有不同其清明純粹絕無渣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此上等氣質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劣為差其或行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則雖未免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疑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

則雖未免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疑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

則雖未免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疑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

則雖未免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疑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

則雖未免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疑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

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此大賢
齊質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空
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成人也又
其次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所
不通而帶然莫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
矣均之困耳而一者困去之困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是以君
子惟學之爲貴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
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

思是省察作爲就在其中九思不足雖然而思當造一件上思這一
件明是視不爲惡色所蔽聰是聽不爲奸聲所惑主理而官不是泛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三

泛聽明色是見於面者溫是溫和貌是舉一身而言恭是恭遜言思
忠是心口如一事思敬是凡事主一無適疑是已有疑事思問是必
解其疑忿是忿怒難是思難見得思義是不苟取視聽色貌言是就
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疑思問屬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屬行

雙峯饒氏

孔子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則定已待人應事接物當隨時隨
處而各致其思約而言之其所思者凡有九件所謂九者目之於視
則思明而不爲物所蔽如有一件可喜的物事在眼前便要看得這
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要知得有箇義理在所以喜此物在所不
當視這便是見的道理便是見的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
明耳之於聽則思聰而不爲物所蔽蓋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
詭譎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

善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人耳故曰聽德惟聰耳目之聰明爲
之於天本來自命如此只是爲氣質私欲所蔽蔽而失其理思聰
聰便須去其蔽蔽而求得其理也至於顏色不可嚴猛當思溫和也
體貌接物不可矜亢當思恭遜而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凡言
論不可惡欺當思忠其忠心而心口如一也凡人執事多惰怠君子
常思謹敬也已有了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辨之也人以非禮件以
心雖忿怒不可輕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若夫有所得則當思義不可苟取也此九
者日用常行之要也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顯而人欲所由遏
也然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先而持之於方發之際內外夾持
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三

此章因見誠善有德之人而思見德澤俱全之人也
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奸仁惡不仁都是事如不及是汲汲惟日
不足必欲得之也如探湯是畏懼之湯方熱不敢染指所謂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也語是古語

孔子曰有所謂見善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如近仁不及然

必欲得之見不善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忍如探湯然惡加于

其身也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爲於自修未達

於用也吾見今有此人矣吾聞古有此語矣

居以求其志行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志是尚志之志非高尚之志求其志是志在致君澤民則求所以致

君澤民之道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之所當爲對隱居說只是指出

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不要說的重了道者用世之具

達其道是其適足以致君澤民由是用之則以達之天下志者
此也求其志即求其道達其道即行其志
若夫方其窮而未遇之時而隱居也斯時也道未得行志未得伸則
守其所達之道如所志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於已所志者義也
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已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及其得位而行義
也道得行而志得以大伸則致君澤民以行其所守之志身修
而德以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吾聞古有此語矣未見今有
此人也蓋此必伊尹太公之流足以當之故夫子以未見其人為歎
其所感者深矣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民到于今稱之

此章貴德也耶疏

四書外義集說 下論 卷八

駟是四馬一車之用兩服兩駟也千駟是四千匹首陽是山名稱之
足稱其高節

世人多慕富貴而羞貧賤不知富貴不足慕貧賤不足羞也只在人
之自立何如耳昔者齊景公有馬千駟之多富貴極矣然身死之日
百姓通不思念他無一善之可稱是其身死而名隨滅也至若伯夷
叔齊兄弟二人一匹夫耳他取食周粟餓于首陽山之下窮困極矣
然民到于今還稱頌他風節是其身至窮而名則不朽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
而不在于彼也可見富貴無一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
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誠不係於富貴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
後稱之其斯之謂與然豈獨景公夷齊為然也君子之于斯世

世而名不稱其可自同於流俗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此章言聖人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乃大聖如此其私意也
陳亢是孔子弟子伯魚是孔子之子鯉之字異聞是獨有所聞不同
于眾弟子者

陳亢以私意窺聖人必隱厚其子因問於伯魚說情莫親於父子
教莫切於家庭子為夫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亦有傳授心法獨得於
所聞而不同於眾弟子者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退而學詩

獨而學詩孔子兩獨字有意言獨立時安有異聞也
伯魚對我未嘗有所異聞也曾有一日夫子閑居獨立我趨走而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過於庭前這時更無他人在旁便有異教正當此時矣夫子只問說
汝曾學詩否乎我對說未曾學詩夫子因教我說詩本人情該物理
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致不舒故學之者心
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
以能言若不學詩則無以養其心氣而達於事理欲語言應對之資
善豈可得乎鯉于是受教而退始學夫詩凡國風雅頌無不究其古
焉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
學禮

禮是三千三百之禮學禮不比學詩須是一一節習過立是立其身
他日夫子又常閑居獨立我復趨走而過於庭前這時又無他人在

宗便有異教又正當此時矣乃夫子却又問說汝對學堂否乎我
說未曾學禮夫子因教我說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雖然而不可
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忍不敬故學之者
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
此其所以能立若夫去學禮則無以習其節文而養其德性欲立身
于規矩繩墨之中豈可得乎雖於是受教而退始學夫禮凡禮儀威
儀無不習其事焉直解

聞斯二者

二者指詩禮而言直解
當獨立之時必有異聞也而我所聞于夫子者惟此二者而已夫詩
禮之教固夫子之所常言者我之所聞亦羣弟子之所共聞也何嘗
有異聞乎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義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還是疎遠那疏

陳亢聞言而退深自詳察說問一得三我但問異聞是問一也今乃
聞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經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喧喧擾擾慢
是又聞君子之疎遠其子而略無陰厚之意也夫陳亢實以己之私
心窺孔子及其間伯魚之說而又以為遠其子則以聖人故推其子
而遠之也殊不知夫子固未嘗私其子亦何常遠其子當其可而教
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固哉亢之為見也新安陳氏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
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章申古制諸侯之妻稱謂之法案引

邦君之妻是諸侯的正妻寡是謙言寡德的意思直解

邦君之妻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君齊體故曰邦君之妻
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夫人之為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夫人
在君前自稱呼做小童與夫言自謙無知若未成人不敢與君敵體
也國中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也臣民稱曰
君之夫人于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
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為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稱他國的
君妻亦曰君夫人與本國同也此正夫人之名稱也那疏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義

直解

竟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南較閱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焉

此章見聖人之遠小人而惡而嚴也 新安陳氏

陽貨是季氏家臣名虎欲見孔子是欲令孔子來見已而使仕歸也其也時其亡是待其不仕往拜是往謝塗是路過諸塗是於道與相逢也

陽貨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因孔子是魯國人望欲得來見已而使仕歸之仕孔子以貨是亂臣不肯往見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論語卷九

陽貨

家則往拜其門故駁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是以大夫自處矣使孔子而直往拜之則中彼之計不拜之則失已之禮故夫子亦待其不在而往拜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揖蓋不見正也往往拜權也故權衡如此但孔子不幸而遇諸塗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謂孔子曰來迎而謂之也予與爾言何絕不可帶曰字讀實謂道德也人有道德如懷藏寶貴一般迷其邦謂不得他道能用生視其邦之迷亂仁是心在於救世者好從事如從下事之義與字解做教字失時是失事機之會如是然察乎事機者逝是一往而不可返歲是年歲不我與之與即取與之與謂這歲月再不與我也歲月如何與我若留住不去便是與我也將是且然而未必之辭

陽貨遇見孔子迎而謂之說來我與你說話人有道德則常據其所

藉以救國之迷亂如有重寶當售之於人不可私也荷徒懷藏其寶而坐視其邦之迷亂可謂之仁乎子曰仁者心有於救而陰實迷邦不可謂仁也陽貨又曰人之好有舊者則當乘時而出以設施於常世荷徒好從事而張失乎事機之會可謂之知乎子曰知者熟察乎事機好從事而張失時不可謂知也貨又曰日月如流一往而不可返人之年歲日增豈復與我而為我少緩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及今不仕更待何時也孔子應之說及時行道實士君子之本心吾將出而仕矣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說若不識其意者此一事也可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貨欲見孔子而達見之非中也既有饋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詭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理無屈者其辭最

至於不遇非中也辭之還而或有所謂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難容不迫而愈剛直不傾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

論語卷九

陽貨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章兼氣質而言而為勸戒之辭 新安陳氏

性兼氣質而言相近猶相似也習是習於善習於惡相遠是善惡相遠去大相懸

子曰天之生人本無不同雖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有側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側隱者隨其氣質而各為一性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其本然者皆為之主此中人士下之習相去本不甚遠以稟受處大稟亦爭不多也固相近也惟習於善則日造乎高明而

卒有以全其所受之性習於惡則日渝于汙下而終至於喪其天以是而始相遠也是以君子慎所習乎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一定之質

上知下愚以質言性相近迥善惡知愚說上知下愚才也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不移是非習之所能移

子曰人之氣質雖相近然於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不可一槩論也有一等氣質其清質極其純而為上知者有一等氣質其濁質極其駁而為下愚者世間惟這兩樣人美惡一定高下懸絕而非習之所能移蓋上知之人不可移之使為惡下愚之人不可移之使為善此相近之中而氣質之聚其品第又有如此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三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此章論治民之道也

武城是邑名弦是琴瑟弦歌是弦且歌也相連字歌必叶於弦歌如是弦亦如是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孔子到武城聽得琴瑟歌咏之聲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是小笑貌莞爾而笑何絕曰字連下割雞是殺雞牛刀是屠牛大刀

夫子以時皆不能用禮樂以為治而子游獨行之故發問而深害之因反其言以戲之曰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譬如殺雞者何必用此

俗牛之大刀乎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居則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也

偃是子游的名聞諸夫子是夫子平日所言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愛人道泛說禮樂是道中事君子學道則愛人當時孔子平說不可以子游為君子

子游見孔子笑其治小川大故稱名而引昔聞夫子之言以對之曰昔者偃也嘗聞夫子說道之本切於身心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以養其心而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過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學道則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有以養其仁心方能愛人小人學道則曉得那孝弟忠信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也是人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間闕缺缺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四

問者亦自知義則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也夫子此言偃常佩服之久矣武城雖小豈謂其小邑寡民而可以無禮義哉故亦必以禮樂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二三子是從行者

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小國寡民為可忽也定呼門人而告之

之言猶戲之耳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施之也豈真謂小邑不可以大道治之哉此蓋深嘉子游之為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公山弗擾是季氏家臣爲魯邑宰召是聘召有禮在也子欲往是因
其來召而欲往應之

公山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虎敗由與弗擾據邑以畔
因使人聘召孔子孔子欲往應之蓋示之以迹也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本是無一足適木之也已足無可之則止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豈徒哉是必用我東周對西周言也爲東周是與周道於東方與文
武之道於魯卽爲東周也其字乎字只是閑字

子曰彼惟不來召我則已夫召我者豈徒然哉意者必用我也當此
之時如有用我者而委國授政吾其與周道於東方乎蓋聖人無小
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與周道以繼文武不已魯在周之東故云
耳夫弗擾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孔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
故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
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此章言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

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兩解能行一室直是利於天下於
天下足無適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恭是恭敬寬是有度
量能容物信是與人期會約束而不食其言敏是勤力不怠惠是愛
人利物解是侮慢任是人堪倚靠不侮不使人五者又言其效如此

欲其以是驗之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言也

子張問爲仁的道理於孔子孔子曰仁體事而無不在然是心一有
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欠之處則失矣故爲仁者苟能行五
者於天下而無適不然而則心存理得而爲仁也蓋心主乎五者則無
非體之類而心之德常有以五者施之事則無皆之失而事之理
當得心存理得而不外是矣子張因問其目孔子說所謂五者

一足恭敬二是寬容三足信實四是勤敏五是忠愛此皆是求仁工
夫也夫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狹信則心不僞敏則心不怠惠則心
不刻此皆理之所在當恭寬信敏惠時其中各自有道理在人體
故心存理得也然苟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又各有其效大凡已
不敬則人慢惟能持己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而人自不敢侮子
矣不寬則自無容人之度而人不爲我所容惟寬則足以容人而有
四書本義集說

以得乎衆心矣不信則人疑朝更夕改人無所憑惟信則人皆信
靠得我而無所疑惑矣不敏則苟且因循而百事俱廢惟敏則有功
而事無不濟矣無恩惠及人則難以得人用惟惠則人感其恩莫不
盡心竭力樂爲我用足以使人矣五者之效如此故信能行此五者
於天下而又以是驗之爲仁又豈有外於是哉

佛辟召子欲往
此章言聖人體道之人體也敬大張氏
佛辟是晉大夫趙盾之子家臣時爲中軍官
佛辟使人來召孔子孔子欲應其召而往見之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辟
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親是親身不入是不入其黨如之何是恐其被說

子路不喻而阻之說昔者我聞夫子有言凡人有親身為不善者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孔于曉之說汝謂身不為善君子不人此言誠然我誠有此言也然

人固有可說者有不可說者辟之於物凡可磨而磷者必其堅之未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卷九 七 聖賢集

不以此言律我而乃以何所聞者泥我也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貌是匏瓜只是一物今俗猶言無口貌亦此意繫是繫於一處不

夫既不能澆已則可以往矣可往而不往則不知變通是匏瓜也貌

如是也哉君子不人之說有不可以乘論者矣蓋夫子於公山佛肸

之召皆欲往者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而卒不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此章勸學也 邢疏

六言之言即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六言六蔽謂一言一蔽相連

子路負直諫剛勇之資而少學問閑條之力故孔子呼其名而問之

居是還坐 孟子

居是還坐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卷九 八 聖賢集

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記載皆是所以觀夫理之當否

有所蔽而愚不是為愚所蔽餘皆此意是窮高極遠而無所底止賊

此意出於急切無舍弘寬義之意勇就敢為上說亂是犯上作亂

剛就性體上說今說人動車是此意狂是躁率徑情而遂無所顧忌

六言皆美德然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欲有是德

仁不好學則理有所蔽或不分輕重賢否有不當仁而仁者受人而

大仁矣其失也愚知知人所難知然知不好學則理有所蔽或用

心於虛無之地窮極遠而無所底止其失也誠信亦美也
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不領義體而信其所不信信更不領人
之利害便至害人矣故其失也誠而亦美也然徒好之而不學以
明其理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如童父懷羊者有之故其失也誠而
則作爲果敢然好勇不好學則有不當勇而勇徒恃其血氣之強而
橫行作亂必矣其失也亂剛固本體堅動然好剛不好學則剛之正
理有所蔽變世傲物悖謗不翼要行便行要說便說不管者前後而
卒章妄躁矣其失也狂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格物以致其
知則其蔽微矣于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
之以此范氏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此章言詩之有益於已以見詩之當學象引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九

論語

小子是門人何莫學是何爲而莫之學此學字指誦讀不必兼知行

孔子呼門弟子而教之說詩之爲教有益於人甚大小子何不學夫

詩乎直解

詩可以興

興是感發志意以下皆據詩言而見其當學象引

蓋詩之所言有善有惡反覆讀之詩與心相人自然有感發處而好

善惡惡之心勃然而興是可以興存疑

可以觀

觀是即詩所美所刺之得失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新安陳氏

詩之所言有美有刺讀其詩觀其所美者何有所刺者何有反而考

之於已所行如其所美則已之得可見矣如其所刺則已之失可見

矣是可以觀范氏

可以羣

羣是和而不流朱子

詩入之情和而不至於流讀詩而有得焉用之於處衆則亦和而不

可以怨

怨是怨而不怒朱子

凡處人情之變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惟詩人之

情怨而不至於怒讀詩而得焉用之於處怨亦能怨而不怒矣是

以怨存疑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邇是近來其重者也存疑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十

論語

八倫之道詩無不備如關雎言夫婦棠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

而父子君臣乃人倫中之大者學之則可以爲君子近而事親之

可得矣可以爲忠臣遠而事君之忠可得矣象引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鳥獸草木之名如關雎鳴鵲鸛鳴白駒之類篇篇皆草木花柳棠棣之

屬象引

且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蓋詩人多紀鳥獸草木之名以爲比興則

又因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由是而觀詩之於已行以之爲善

不懈有以之於事無惑以處羣居之常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而

人倫之大者無愧焉物治間而一物之小者不遺其爲益不既多乎

人而不學則無以興觀羣怨無以事父事君且於鳥獸草木之名亦

有所不知然則小子亦何莫學夫詩哉象引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此章聖人丁寧其子以窮經致用之道

爲如固哉高變之爲詩之爲只是謂誦讀兩與上章何莫學夫詩之學亦同周南召南是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正牆面而立是正而對牆而立曰正牆面

孔子教其子伯魚曰女嘗學夫周南召南矣乎夫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感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召之州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而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誠學詩先務也學者須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十一

朱熹

把這兩篇詩誦讀玩味身體力行乃爲有金人而不學周南召南則不知所以修身齊家自家一身一己自理會不得况其遠者乎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何望其能經邦而濟世正君而善民哉便似那當牆立時眼既無所見要動也行不去甚哉二南之切於人不可以不學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此章辨禮樂之本也

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禮文之重者鐘金鼓革鞀樂器之大者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是擬而反之之辭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

孔子見世之用禮樂者徒事其末而不知探其本也故發此以示人曰先王治禮以交神人治上下安上治民固未有用未玉帛者然

敬者本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謂玉帛爲非禮固不可然禮止乎玉帛則所謂禮

云禮云者豈徒玉帛云乎哉先王作樂以養民德學民而後禮之固未有不周夫鐘鼓者然和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者樂之末也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謂鐘鼓爲非樂固不可然樂止乎鐘鼓則所謂樂云樂云者豈徒鐘鼓云乎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與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特虛器而已從事其末而遺其本亦豈可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

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對內言厲是威嚴在是柔弱小人謂細民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言也穿是穿壁窬是窬牆盜物而畏人知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十二

朱熹

子曰今有一等人色尚嚴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爲一般而內實柔弱諂於利而怵於害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他意只是要騙人無實盜名故常怕人知譬諸小人之中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穿窬內懷爲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而畏人知此人盜名而畏人知其心一事類也豈不可恥之甚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此章聖人深惡亂德也

鄉者鄉俗之意非公論之所在原字當作愿鄉原是鄉人之愿者也此德字以道理之正言賊字只把害字替他不足盜賊之賊家引子曰天下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若鄉人之原者一鄉皆稱愿人亦未必真愿乃儉令苟容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如畫已之謂患以實之謂信此是本等忠信他如外面塗林依違將迎似乎忠信模樣如此則人遂以此為忠信把邪正混淆也

○子曰遠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此章或問者有而體之以者其德王氏道塗都是人行的路說是徒資口說德以行道得於心者言棄是不為已有

子曰人之聞善者必潛心玩味身體力行然後為己有決不道聽塗說若道路上聽了一言半語便在塗路上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行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只是以資口說而已何有於我哉是自棄其德也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真不足以為學矣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圭

劉聘堂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此章論鄙夫之行也

鄙夫是庸惡陋劣之人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是共為此事也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足與同心戮力以佐邦家也

孔子說為人臣者必有忘身之誠而後可以與事君之義有一等鄙夫其資性庸惡全無忠義之心誠趣陋劣又乏剛正之節若此人者豈可與之並事君也與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得謂得富貴也患得是憂患患得之是患不能得之自未得之至未得謂得富貴也患得是憂患患得之是患不能得之自未得之至未

皆是說鄙夫不可與事君處蓋鄙夫者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也方其富貴權利之未得也則踴躍心然千方百計以患不能得之及其富貴權

利之已得也則戀位耽寵為深根固蒂之計只患恐失之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無所不至是無所不為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徼幸乘間抵隙然其意猶有止也苟一有患失之心則凡可以圖意求客要結固寵者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義理之所安矣將何事不可為乎卑污苟賤禍及國家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而事君其害可勝言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此章聖人傷俗之益偷也

疾是氣稟之偏亡與無同王習俗言不可依胡雲峰分知行或是之亡不敢為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十四

劉聘堂

之時風氣淳厚其間雖有三樣病然皆氣稟之偏只是無學問以變之耳今則淳者日人於淳厚者日趨於薄或併其所疾者亦無之矣即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豈惟賢者不如古哉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是志願太高肆是不拘小節蕩是放蕩大開笑於是時守太嚴如不矜細行之矜其矜誇之矜廉謂矜角峭厲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即方物常角處稟依朱子小註分義利說忿戾是忿爭怒是脂肱不明直是徑情直遂詐是挾私妄作狂矜愚疾之名也肆廉直疾之實也蕩忿戾詐則不得為狂不得為矜不得為愚故曰或是之亡蓋古之人有志願太高過於進為者這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過志大言大小節處有所不拘小走作於大閑上更不走作肆焉耳矣

若今之所謂狂者則大走作放逐遠出於大雅之外而至於蕩矣此
就不是狂了是無古者狂之疾矣古之人有賦性狃介特守太嚴者
如物有稜角一般厥焉耳矣若今之所謂狂者則兇忿剛惡所行與
人相拂而至於忿矣矣此只是箇剛狠不近人情底人就不是狂者
了是無古者狂之疾矣古之人有資謙給鈍暗昧不明者這是愚之
疾然其愚也他於事不過只徑行自遂更無許多文理曲折緣他見
識有所未至故只是如此直截耳矣若今之所謂愚者則挾私妄作
用機關變幻却似箇知者模樣詳而己矣全不是愚了是無古者愚
之疾矣夫古者之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則世表俗陋已流
於私欲之偏去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與

論語卷九

莊

論語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此章聖人惡不正勝正也范氏
朱是正色紫合赤黑而成是間色鄭聲是鄭國之音雅樂是正樂利
口是捷給之口覆是傾敗覆邦家又推一步說不與奪朱亂雅樂對

子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豈不可畏哉疑似
之間解惡其雜亂而致詳焉如色以朱為正自紫色一出能悅人之
目于是人皆貴紫而不貴朱蓋朱色淡而紫色艷紫與朱並列決然
是壓過朱故所惡於紫者為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為正自鄭聲一出
能悅人之耳於是人皆聽鄭聲而不聽雅樂蓋雅聲淡而鄭聲淫鄭
與雅並列決然是壓過雅而雅音之善反為所亂故所惡於鄭聲者
為其能亂雅樂也至於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賢不肖本自有一定之
論乃有一種利口的人舌端變化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顛倒是非

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而邦家亦猶此而傾
覆矣然則利口之所以可惡豈非以其能覆邦家也哉故邪正相乘
之際當自正其心而辨之也

子曰子欲無言乎

此章聖人發無言之教欲善學者得其所言也

言是言語欲無言是欲不待於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如尋常聽得聖人說如何為仁如何為義便
然後從此去求聖人之所以為仁為義處殊不知聖人一動一靜無
不教之所在善觀者當自得之不待聖人一一以言語指陳出來也
欲發此以警之曰天下之道有不待言而著者學者能得其言而不
得其所以言只將作空言看了未能躬行體認無益於得也子欲無
言而善觀者當自得之

論語卷九

論語

去

論語

子曰子欲無言則小子何述焉

述是傳述

于貢發而問之曰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得以傳述者止以其言也
今夫子如不言則則人小子何所傳述乎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以聖言在天之天也其指其本

夫子因其疑而解之曰子謂道必以有言而後傳聞不觀之天乎
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有言哉四時行焉時推一時時時自不昧其
候百物生焉物各付物物物自不踰其則這天理都發見流行出來
天何嘗待於言哉觀天道以不言而自顯則我之教人固亦無俟於
言矣蓋聖人一身無非是教所謂善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善學
者自其作止語默學之自有無窮之師若夫義理有所未明察後

問以解其惑則在已有領略之機聖人無權讀之然若徒以言語規
聖人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雖曰問聖人之至論亦無由達道
之極矣此聖人所以發無言之教也

○猶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此章聖人不格之教也

猶悲聖人將命者孔子過人而惡言欲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是使
聞之是使猶悲聞之而知其非疾

魯人猶悲魯公曾使之孔子學士喪禮者一日欲見孔子當是時
必有以得罪者孔子不微見故托疾以辭之然既辭以疾矣侯將命

者方出戶當時下就取瑟而歌之使歌聲徹於外使猶悲聞之而
知其非疾也夫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使之間之者是亦教誘之

而終不棄也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愛人之心終無已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十七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此章論三年喪禮也

三年之喪是父母之喪期是周年

宰我問三年之喪只到周年亦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為是習禮是威儀損壞是疎離樂是聲音節奏崩是廢弛此宰我

說喪不可三年之義也

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可斯須去身惟在喪則不習乎禮樂大

三年在衰絰之中不習乎威儀損壞之皆則儀節疎離而禮必壞矣

三年在哀矜之中不習乎聲音節奏之妙則音律廢弛而樂必崩矣

喪必三年其害有如此

○有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沒是盡升是登以穀一收之用燧取火之木非取火於木也凡木

中皆有火燧鑽燧是鑽取於木也取火之木以傳改火是存取燧種

之火夏取桑柘之火冬取柞櫟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柞櫟之火

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也一收一改也此是止言喪至此可止上條

言三年有劫此條言一年可以止所以盡上條期已久矣之意

若以期年而言穀之舊者既沒新者又登鑽燧取火木既更而火亦

改天運一周時物皆變人子哀痛之情至是亦云已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食稻是食稻飯食夫稻夫大端是說期年外就食稻衣錦此便是短

喪也安是心安

子曰三年之喪食必蔬食衣必衰麻也無食稻衣錦之禮

可已矣如今年之喪使汝就食稻衣錦於汝心安乎否乎而宰我

方應之曰安則非其本心之良矣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

今女安則為之

有是美故不為也為字指食稻衣錦承上女安則為之應下文女安

則為之二為字意皆同初言女安則為之是絕之之辭再言女安則

為之是深責其不察

夫子微宰我反求諸本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而宰我不察故夫子

又發其不忍之端以徹其不察曰凡人有不忍者不忍於心上不安耳

汝既安於食稻衣錦則為之矣夫禮因人情而生者也君子居父母

之喪雖食美味不以為心不安於食也雖聞樂聲不以為樂心不

安於樂也。雖苦快理，居處不求安心，不安于居處也。惟其心有不安，故不肯爲夫食稻衣錦也。今汝既以食稻衣錦爲安，又何不可爲之乎？夫子此言所以責之者至矣。

宰我出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不仁是心之忍，予之不仁是即其知長而責之懷是抱子生三歲爲父母之憂，抱過喪是白天下達於庶人。

宰我出曰：「子又深探其本而責之曰：人未有不愛其親者乎？欲復喪，何其愛親之薄而不仁也？」且予亦知喪所以必三年者乎？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抱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放過，故必循而就此，以三年之喪爲足。

其親也，特少盡其報稱之謂耳。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不孝於父母，則無一人不有此喪。服夫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也亦人之愛則三年之喪，惡可已也。聖人此語，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此章其言無所用心之不可也。

無所用心是悠悠蕩蕩，無以入德，終有患害。疏博是局戲六者，十二槩以五木爲子，有鼻齒，雖勝負之采奕是圍棋，賢是勝已足止爲之，猶賢乃假此以自諉之辭。

孔子說吾人日用之間，莫不各有當爲之事，必知所用心而後能自成。設使終日之閒，優游於博奕，知舉飽飲食而已，於凡義理所當講

學業所當修舉者，一無所用其心。如此之人，反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蓋未有不入於邪僻者，非惟無以入德，而終有患害難乎其爲人矣哉！不有博奕者乎？這等的人，雖所爲非正，然其心未嘗無事也。較之悠悠蕩蕩，全無所用心者，豈不猶爲勝乎？夫博奕不可爲也，然爲之猶愈於無所用心者，則人可以無所用心哉？聖人此言非教人以博奕也，所以其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

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無義而無勇，爲盜。」此章抑于路也。

君子尚勇與君子義以爲上，此二箇君子皆以德言。君子有勇而無義，義對下小人說，則君子小人皆以位言也。尚是上之義是合安君子義以爲上，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於義爲尚，只專說義合義勇亦

在其中。亂是悖亂，盜是強盜，制賊也是須見勇意。子路好勇，故問於孔子說君子爲人亦尚勇否乎？孔子教之說君子之人，惟以義爲上而已。蓋義者事物之安，是以君子尚之義所當爲，則必爲之，無所畏避，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者也。義所不當爲，則不爲之，惟當乎義而已矣。至於勇則非君子之所尚也。苟人不知尚義而專尚乎勇，則必有害矣。在位的君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義制之，則必將倚其強梁，逆理犯分，不至於悖亂不止矣。在下的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義制之，則必將逞其凶狠，放蕩爲非，不流於盜賊不止矣。是人之大小尊卑，雖不同，苟不義而勇，無一可者也。然則勇何足尚哉？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此章論人有惡行可憎惡也

小人之心是奸稱說人之惡下流是在下卑賤之人謂是誘發勇是以氣加人勇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說果敢即前章之剛是率然敢為果敢而空就作事說勇血氣果敢則性實室是心上空塞不通

也故以勇之夫子曰自惡夫人固不能無惡也蓋隱惡顯善者君子之心也若說然樂得其人之短而稱說之是誠何心哉仁

此亦天理也且如上有過尚當為之檢況無過而以已以誘之者乎是無忠敬之心矣故惡若下流而訕上者人固不可無勇然勇必合禮而施於其所當施勇無禮則為亂矣故惡勇而無禮者人之作

則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子

留學堂

事必先明義理當時勢果可為然後決然為之蓋果敢而不宜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而空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為惟果敢必行却心下空塞不通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將無所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惡微以下見子貢之微是則察其微而發人之微也

夫子曰子貢問有惡知其必有惡也故問以發之曰賜也亦有惡乎子貢說賜之所惡者好察人之動止自以為於人之情無所不

知者此清高之知也若惡之不謙卑過好去凌犯在上之人自以為於人無所畏而勇若此無禮之勇也若惡之好攻發人之陰私自以為於人之惡無所隱而直者此不直之直也若惡之謂之所察

如此而已夫子之惡惡不善之公心也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理賢之所惡者有下則然皆惡其所發惡而合乎天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章言當知女子小人難養之情也

孔子說天下的人唯有女子與小人最難養何以言之常情於近兩

則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子

留學堂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此章聖人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四十是成德之時見惡是有可惡之實而見惡於人終是止於此而

子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息少能精進故

古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若於此之時猶有可惡之實得罪於人能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此章論殷有三仁行與志同也

微箕是二國名子是時微子是紂庶兄其子比干是紂諸父故是紂

因其子以爲叔而微子是直言極諫紂殺之此三句是門人因孔子

殷有三仁一句記此三事爲提綱

昔殷紂無道微子者微子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微子

不聽微子不可諫則引身以去之箕子者紂親戚也諫不聽則囚之

箕子乃被髮作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直言極諫而

卒爲紂所殺剖其心以死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仁者至誠惻怛不嗟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同稱仁以其

俱在憂亂寧民

四書本義

夫微子箕子比干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

理且其逆又相違以去者爲仁則不去者似嗟乎仁哉以死爲仁

則不死者似嗟乎仁矣疑於此是則彼非伸此則屈彼者於是三子

者必有所軒輊予查於其間故孔子即其位極其時而原其心直斷

之曰殷有三仁蓋微子乃商王元子有宗祀之責在而紂之虐

時若諫紂決然是殺他殺則死於無名而宗祀無所託矣故以先王

宗祀爲重義當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

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但箕子偶不觸犯紂之怒而不殺之故伴狂

爲奴而不以爲辱特適然耳比干少帥美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

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嫌是三人之行雖不同然其本心

以是愛君憂國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嗟乎愛之理而有以全

其心之德故同謂之仁也蓋自孔子之說定而三子之心始白於天

下後世矣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章論柳下惠之行也

柳下惠是魯之賢人士師是掌刑獄之官三黜是屢遭斥父母之

邦指魯國說

柳下惠爲魯士師之官屢被退黜人或有諷之者曰屢擯不用如此

尚未可以去而之他或者有用乎言其道不合則當去也惠曰我

之所以三黜者只緣直道耳夫直道而事人則直道難容往往然也

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焉往而不三黜也苟肯枉道而事人則枉道

易合只就此亦見用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因或人之諷故

之以不必去之尤如此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

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歟

○蒧景谷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

能用也孔子行

此章言聖人於蒧景谷以不用而去也

待孔子是與其臣商量待孔子的禮節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皆待

孔子之言蓋自以告其臣非而謂孔子季氏是魯上卿最貴孟氏是

下卿不用事季孟之間是二者之間不能用是處端說

孔子適齊蒧景谷公素知孔子之賢因與其臣商量待孔子的禮節

魯有三卿季氏最貴若必如季氏所以待季氏之禮待之則吾不能

矣當以得君所以待季孟二者之間者待之就中斟酌固不至如季

氏之隆亦不至如孟氏之簡庶乎其可乎既而又曰彼雖賢矣情乎

吾老而不能用也夫以孔子之聖蒧景谷公以季氏待之亦何足爲過

不然則季孟之間亦未爲薄也但孔子之所以留其國者其其用

凡行其道耳而曰吾老不能則雖禮遇之隆亦何取哉故孔子固

之而遂去之特以不用而去不繫乎其待之輕重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此章聖人見微而作也

女樂是女子衣文衣而舞康樂季桓子是魯大夫名斯受之是為魯

國受之三日不朝是魯三日不朝朝三日不往朝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駁然自有治強之勢魯人謂直歸女樂

以謂之當時辭受之權在季桓子桓子受之於是魯臣之間荒於

酒色而怠於政事三日不朝於用孔子之時而如此是簡賢也三日

不朝是棄禮也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此章言楚狂不知有聖人之事也

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過孔子以

過孔子之車前鳳鳥是靈物得聖君乃見非孔子則行求合故曰衰

其不能隱也往是已往諫是諫止來是從後方來之事追是追及

已止而諫是諫助詞殆是危殆

趨則在於絕人進世以還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不啻如冰炭

白黑之不同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超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下是下車

孔子時在車中聞其歌遂下車欲與之言告之以出處之意而接輿

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趨而避之匿其聲遂孔子終不得與之言其

處已則足處聖人則非亦不知有聖人之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此章言聖人不放有忘天下之心不敢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聖人

之仁也

長沮桀溺二人是隱者耦是兩耜同隊而耕津是渡處

長沮桀溺二人相與為耦而耕時孔子自楚反乎蔡經過其處以未

知津渡安在使子路往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轡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

津者

執轡是執轡在車知津是知津處

本于津而耦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長沮因指孔子而問曰夫

那執轡者誰乎路曰是孔丘長沮曰正是魯國孔丘耶曰是也曰

謂與易之是將誰與變易之言無可與爲善之人而是故辟人是
此適彼此謂孔子辟世是已一世皆無善人可遇辟而去之不復求
所逢也此解謂自謂我是義種而後以授學則使士開處復合極
是止不極是義種不

子路以長沮不答又問長沮與高柴當時長沮與高柴問答之言其謂
必謂其不問而問而問曰子是誰曰是仲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曰然也高柴曰我亦魯人也高柴曰是也人曰趨於惡不復反
而趨於善曰趨於惡不復反而趨於善曰趨於善不復反而趨於惡
要爲善變亂爲善也亦徒勞而已且此處不合則去彼處彼處又不
合則又去之一處此則辟人之上也子以爲高柴問天下皆是則世人
無一不可時者則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我辟世之士絕人
世以爲潔哉此又謂子路何必從孔子則流之意也語畢自治其
事授而不止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猶愀然情其不喻已意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反其滔滔者
天下皆是誰與易意存疑
子路於是還以二人之言告於孔子孔子惜其不喻已意乃憮然歎
息說彼謂辟人不如辟世則必高飛遠舉不在人世方可耳殊不知
人生天地間惟鳥獸非人類不可與同羣彼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
則吾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如之何
絕人逃世以爲潔耶且彼謂天下無道雖與易之然我之所以欲易
天下者正爲天下無道欲與其易惡爲善易亂爲治也若天下有道
則人皆已善了國皆已治了丘何用與易之也彼二子者其亦不諒

我之心矣於此見聖人不取有忘天下之心沮溺則忘天下者也
人不取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沮溺則棄天下者也聖人以天地萬
物爲一體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此則聖人之仁也

子路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
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此章見聖人出仕之義
從而後是從夫子而相失在後丈人是老人孫是竹器物足勤勞分
是分辨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孰爲夫子言知就是爾夫子相是
倚芸是除草

子路隨孔子周流四方偶相失在後遇一老人以拄杖挑著箇竹器
子路問說你曾見我師夫子否丈人相對而直責之說汝於四體則
不知勤勞於五穀也不能分辨其孰爲黍稷孰爲麥菽恰其農桑而
問芸草更不答也

子路拱而立
拱而立是拱手而立

子路問丈人之言知其爲隱者又未知所以答遂竦然起敬拱手而
立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止子路宿是留子路宿於其家殺雞二字不對爲黍說言爲黍安排
飯也言殺雞見其盛也

丈人於是止子路宿於家殺雞爲黍而食之野人盛哉也且使其二
子出見子路明其功之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于是子路反至其家行是丈人出行之在孔証

子路遇丈人之次曰即有追及孔子之丈人責已之言相待之禮一

一告即孔子也子路以此人前言告之曰吾聞之也惜其不

明也子路曰子路復問見之狀雖然吾以君臣之義及至

其身而問之不可也其義也道之不行也知之矣

不仕無義說此一句是總綱自不仕無義至已知之矣皆是反覆

言君臣之義不可廢而自長幼之節至已知之矣皆以申明不仕

無義一句長幼之節不可廢指丈人之接子路甚低而子路益恭丈

人因見其子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此却是因見其子君臣之義

蓋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也倫是序人倫言人之大倫有五君臣與長

幼並列於五倫而君臣為尤大行其義便有進退去就相與指一

事道是而全體言變時義

聖人使子路反見之必授以與諸之意丈人既不得見矣子路因述

夫子之意而言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臣事君義之所

在也若不仕則是無此義矣夫君臣與長幼並列於五倫而君臣為

尤大彼於子相見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廢之今汝以爲高不過欲全生避世歸隱其身而已不知

一身雖潔而君臣之義從此遂廢實有亂乎人之大倫矣大倫豈可

亂乎大君子之仕也豈爲富貴利達之謀哉所以行此君臣之義

使無廢也不必自己道之得行也若夫道之不行則固已知之矣但

不忍廢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終不潔身遠去而亂倫也

人何其見之固哉此可見聖人出仕之義非如丈人直是故

一逸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此章聖人言其異於逸民之徒也

逸是道逸民是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食別號者柳下惠

爲上師三黜終於不用故列之逸民少連是東夷人

記者說古之遺世之民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回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降是少降辱是汚辱總是一事一以志言一以身言而辱身又重於

降志不可專指去周說存疑

七人者志節雖同而制行則異孔子一一而詳品之說立志高而不

肯少有降辱持身潔而不肯少有汚染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者

其伯夷叔齊與虞仲清風何凜凜也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亦不必依李氏分貼倫

是義理之次第應是思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仲義理所在中倫是所

言合倫理中慮是所行當人心其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說謂其所

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

以言乎柳下惠少連則和光潤俗與人無忤食祿亂朝降屈其志卑

辱其身矣然和不流也其肅氣雅容而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

見於言外所言合倫理之次第也所謂當人之公心也雖降志而不

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可取者其斯而已矣然則異乎他人之降志

辱身者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故是置不復言世務清是也中清中健是合道理與清健
以言乎廣神變也則隱居以自適故言以示其不可用其已居
獨善合乎道之清適亂世放言自樂樂以免患合乎道之權蓋與害
義傷教而亂大俗者不同矣

我則與於是無可無不可

無可是不以可為主無不可是不以不可為主無可無不可以五字
成文當連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折以求其義

夫七人之行如此然皆先立箇主意如此則可如彼則不可是七人
者各有可有不可也如我則異於是焉無可而無不可非固也無不
可而無可非流也但隨其事來可如此則如此可如彼則如彼此心
無可無不可也吾之所以異於七人之行者如此而已矣此聖人時
中之妙也

大師樂適齊

此章記樂官皆散之四方以見魯政衰微之極也

大師是魯樂官之長饒其名也
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樂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及其末年正
樂不行樂官不得以乘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有掌樂的大師名樂
者去而適齊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是次次飯樂師也夫子諸侯大食皆令奏鐘鼓以備食亞飯以下
皆以樂備食之官三飯四飯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干發饒皆名
也

掌亞飯之樂名于者去而之楚掌三飯之樂名饒者去而之蔡掌四
飯之樂名缺者去而之秦

鼓方叔入于河

鼓是擊鼓者方叔是名人是於河是河內也

掌樂鼓的官名方叔者去而入於河內

潘渡武人于漢

潘是潘黃是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

掌播鼗鼗鼓的官名武者去而入於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少師是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海是海島

為樂官之佐名陽字擊磬的官名襄者入而居於海島夫子初心欲
定禮樂以示來世今則樂官皆去禮樂不可作矣此章所記蓋深有
所感也

四書本義集說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
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也
魯公是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施字當作弛字是遺棄的意思以
用怨是怨不見信用然不是怕怨方用他須識此意故舊是故舊之
家皆先世之有功德於民者大故是惡逆之事無大故則不棄若有
大故則棄之矣

昔伯禽受封之四周公訓戒之詞有曰立國以忠厚為本忠厚之道
不外乎親親任賢敬故用人而已彼視乃王家一體而分者苟恩義
不篤則親親之道廢矣必也視之欲其自愛之欲其富使至親不至
於遺棄可也大臣國之所係以為安危者也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
則不可不用苟大臣有怨則任賢之禮薄矣必也推心以厚其托久

任以嚴其才不使大臣怨我之不見信用可也故舊之家皆先世之
有功德於民者荷棄其子孫則敬故之意衰矣必也官其賢者其不
賢者亦使之不失其祿非有惡逆大故則不棄也人之才具各有短
長在乎因材而器使之荷責備於一人則用人之路狹矣必也因能
校其具不能者不强其所不堪無求全責備於一人焉此四者皆君
子之事忠厚之至也故今就其可不知所勉以培植國家之根本此
此是經初立國時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門人記之亦得
今思古之盛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

此童見周時氣數之盛賢人衆多也

周是周之盛時八士是一母而生八子也伯仲叔季是兄弟次序
記者說賢才之生關乎氣運在昔周室盛時天地靈秀之氣所鍾聚
四書本義集說

才輩出其中之最奇異者一母所生有八士焉其初所生者呼做伯
達伯适其次所生者呼做仲突仲忽又其次所生者呼做叔夜叔夏
又其次所生者呼做季隨季騫一母生八子固為異事而八子皆公
尤異事也則室人才之盛如此非由周氣運之盛又何得以得此諸才
今則不可得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思得思畏思哀其可已矣

此章言士行也

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以下皆是不要將君子小人雜看危是危
難致命是不受其身猶送這命與他不得為我之有不言思者思不
待言也思義是顧義也思得思得義也思得思得義也思得思得義也
哀皆就士者地位說其可已矣言應乎其可矣

子張曰士之為士當觀其大節大節有虧則其餘無足觀矣使人之

之士者能見危致命其命而臨難無苟免也見財利則必思義
之當否而不取之無苟得也於祭則思敬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也於戰則思死而不避其難此所以當大事也七者分內事固不止此然
則此七者皆君子之德也

○子張曰士有不能為而為者有焉能為而為者有焉

此章言人有不能為而為者無所輕重也
執是執守德是得諸已者以行言不弘是狹隘容受不得信道以知
言亦有守者在不能為是知得道理當如是又或以他念雜之焉能為
有焉能為無是不足為輕重不可以道德有無言

子張說理得諸心者謂之德是德也執之可矣然必執之弘然後聚
善並集而德不孤方其間是理而未為我有也謂之道是道也信之
是矣然必信之篤然後此志益堅而道不廢德不孤道不廢然後能
四書本義集說

卓然有所建立立於天地之間而足為世輕重者或曰少有得自足不
能兼有衆德子然固守一節而足之不弘則輕而易足矣有片善必
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有過亦不受自以為天下莫已若
矣於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信者存又或以他念雜之以為不如是也
不妨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始則終終亦必亡而亡矣矣
人有之不足以為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為當世輕均能為焉能
為之觀此則為學之道信非志量狹弱者之所能及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

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此章論結交之道二子所言各是其見也

問交是問與人交接之道所問是平日所聞賢如仁義實有得於已

近思是不專心而近者而思之務易曉底張將去仁在其中
是有此理耳其求仁而得之從此去漸見效也 朱子

子夏說學莫若於求仁而仁非用於外至誠心存則仁便在心便與
做仁固不可得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誠能博學於文事無不盡
會以廢其間見而又專心致志以求其必得有所聞必關切義理就
力勉能到及目前可行底求問而求其必得有所聞必關切義理就
件件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將去不疑不疑此四者皆學問
思辨之事雖未及乎力行而為仁然皆所以求為仁之方力行已
畢而仁在其中矣蓋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
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切而而不堅也則其心
汎濫而不一志之專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汎濫矣固不切思不
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法保存
養之效天理即此而有人欲何由而達仁者之性絕無而己了此便
是徹上徹下之道也有志於仁者可不勉哉 直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章舉百工為喻以勉人學也 邢疏

百工是匠作的人百者衆言之也肆是官府造作之處肆不外知
行技是極亦不是做到家之意成字致字重看然非居肆與學分
數又較重 朱子

子夏說天下事居之必有定所然後術業可專為之必有成法然後
功效可集彼百工匠作的人務成其事也必須住在那官府造作的
處所無別樣事務相妨礙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
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於學也亦然欲不惑於他岐之而必以正道

又必造道之極致不半途而廢也必須終日修習以至通曉而上
向更無分繁工夫更無停歇則心一於理而不馳於外乃能致其
則知居肆者特地欲成其事非閑居也學者特地欲致其道非空
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固不可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亦豈其
可哉 胡氏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此章言小人不能改過也 邢疏

文是文飾 直解

子夏說人之處事安能一一盡善也有一時差錯了的這叫做過
君子有過非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敢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為
善若夫小人之過則不然始焉不知悔思而行與理悖是過也而又
憚於改過不憚於自欺必多方回護求以掩其錯其過也卒不改而為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此章論君子之德也 邢疏

君子是盛德君子不是指夫子然非夫子不能此儼然是貌之莊
一身言即是就溫是色之和指見於面者儼是嚴而確 朱子

子夏曰盛德君子形於一身之間者有三變焉不可以一端盡也三
變如何自遠而望之則見其正衣冠尊瞻視非儼然儼然而重
如泰山喬嶽無一毫輕浮之態也次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親矣及
其近而就之則其色溫和而厚如春風遇日無後房之色也即之也
溫若可得而親矣及聽其言也則又法而約是是非非雖乎不可易
也是則君子一身本非有心於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
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以是之為變耳蓋其陰陽合德所養

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以是之為變耳蓋其陰陽合德所養

者周是以其見於外者自然如此不待有所矯而然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此章論君子事上使下之法也

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信下有民信是誠意惻怛而人信之在使民諫君之先兼人我諫諍字解微病

子夏曰君子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如土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然必其愛民之心至誠惻怛而民已信之矣然後可以勞其民則民樂於趨矣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若未信而趨勞之事雖皆為而人心不悅不以為勞則以為虐虐下而病已也事何由而成乎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然必其愛君之心至誠惻怛而君已信之矣然後可以諫其君則君勢於從矣蓋一旦不得已

則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論

留野堂

已而諫之亦何所嫌若不信而諫諍之意雖效忠而上心不悅不以為諫直則以為謗上而謗已也言何從而入乎此可見君子欲有為於天下非積誠以感之而至於上下交孚未有能濟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此章論立身處世之道貴識其大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是閑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不踰閑是不踰矩也出入是少有出入有不得已之意可也是亦無害此自是可與權之事

子夏說人之為學貴識其大若於君子之閑出處進退之際凡其大節所係者皆一一盡道而無越於矩繩之外則大本立矣其於動靜語默細微小節雖或出或入然出入於法度之中固亦無妨也若不務先立乎其大而徒拘拘為小廉曲謹之行亦奚足貴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此章論君子教人有序

灑掃應對進退都是小學之事本如大學正心誠意

子夏以篤實為學故教人先從下學用功于游不知其意而識之說道自本有未入之學道不可從事其末而忘其本今子夏之門人小子當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閒威儀習熟容節周詰則庶乎其可矣然此特小學之末耳律之以根本之學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全無有得如之何其可哉子游之意是識子夏不教門人以大學但教以小學也

子夏問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修焉傳謂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則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論

留野堂

噫是心不平之聲先後是活字傳是傳業傳是歷歷然猶草木有分類別是分明始有卒是合下便始終皆備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聖人分上事不是說聖人教人事聖人是生知之聖人子夏問其言而數之曰言游說我不教門人以其本但教其末此言過矣蓋君子以大為心教人之道孰以末為先而可傳孰以本為後而傳教夫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蓋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皆要從頭做去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本則本便在此也但學者之質不同所至自有淺深有可告以本者有不可告以本而且告以末者譬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所主之淺深不問其工夫之生熟而舉

其本之高且遠者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焉可誣
人以其所未至也若舉始遂及其終本末一貫一特而索以告之而
不待分先後此惟生知之學人道項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一學化便
融會者為然耳而今之小子未必皆聖人也安得不且先教以小學
耶子游讓其失教其言為過矣觀此則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
學言子游雖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
字替他識見高於子游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此章言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也
優是有餘力優裕優閑一也上句為已仕者言下句為未仕者言
句平說蓋各有所指

○論語卷九

子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其理同也然仕則以陳力
就列致君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記格物致知為事其事異矣故
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也如仕者必先盡其仕之
事待職業修舉有餘力之時則益及於學以考先王之遺文學者必
先盡學之事待涵養純熟有餘力之時則始及於仕以行君臣之義
隨所主而為之緩急治已治人之異耳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
益深學而仕則所以致其學者益廣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此章言居喪之禮亦崇本之意也
致字解作極字而止言不尚文飾
子游說方今之世文勝質衰居喪者徒尚儀文之末節而少哀戚之
真情以吾觀之喪惟極乎哀而止何必尚平文飾也子游平日對自
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始為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此章論子張材德也
張是子張為難能是人所不能者彼却為之以才言未仁是少誠實
剛但

○會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此章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堂堂是容貌之盛與猶共也與並為仁猶云與共為與事君
會子說友所以輔仁故必近與者已於老實下工夫去為仁彼此
習切磋然後可相助以進於善乃若堂堂乎張友子張也惟其
威儀修然其容貌務外好高則於已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
為仁於人無切惻觀感之助已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難與並為
仁矣會子此言蓋教子張之失欲其用心於內也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授乎

此章論人致誠之事欲人於此自識其良心也
人指常人言致是盡其極自致是以自然說子字有感動人底意思
雙字統其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於他事未有能自盡其心者能自盡其心推
之以至於極者必也於父母之喪乎蓋父母之喪乃天順地襲之際
哀痛迫切真情所不能自已者故惟能自盡亦足以見仁觀之心達

之天下無不同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子之卒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章論曾子大信守之卒行也

孟子是曾子大夫仲孫也其父秩子名幾其能是他卒行不改是不忍於改而仲孫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子之卒也其他能卒行如生事盡孝死事盡忠誠可能也惟於其臣也父用之亦承而用之於其政也父行之亦承而行之都不改其臣與其政此實人所難能也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雖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然人固有父之臣者若稍拂他私意便

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微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而莊子

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卒行雖有可稍而者不若此事之為難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此章論典獄之法也

陽膚是曾子第十一師是典獄之官上失其道是使之無道若之無素民散是情義重難不相難難得其情是得其罪惡之情矣於是殺其犯法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也喜是喜其自取之聰明能得其情也

曾大夫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之官若他師則獄陽膚請教於曾子

曾子告之說刑罰之說所以防民之類表率而不從教誨而不入乃用法以威之非得已也自上失其道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無尊君

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畜之自是以恩錄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

散之心相率而人終不善其未非一日矣故其犯法也或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道故也或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素故也若百姓親五

品而明乎國而政乎如是則犯法者民也所以故民犯法者上也是以故出而爲士師於刑獄折獄之間如得其罪過之情則當寬

情之矜憫之如憫之之意焉莫爾情微而我能得其情便欣然日喜其明察也若自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溢於法之中如是則用法必平民可無冤而士師

之責爲無系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章戒人爲惡也

紂名字受紂也下流是地形卑下之地衆流之所歸也

子貢曰今天下之不善者一歸於紂則紂是箇極惡人矣原來紂之惡亦不至如此之甚只因他是箇極無道之君惡名彰著故今言

人之爲惡皆舉而歸之於紂譬如地勢窪下的去處衆水都流在裏面的一般蓋其自處然也是以君子不肯一置其身於下流不善之

地蓋一自處於不善則人遂從而指名之凡天下不好的事情皆歸於其身焉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

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此章言君子不諱過而速改也

如日月之食而該到人皆仰之處更字解作改字更改以君子是在日月下諒更只可說復

子貢曰人固不能無過但小人則諱過而不能改若夫君子之過也

則譬如日月之食焉蓋君子無掩覆之意方其盛也人皆仰而見之
及其更也又脫然無所忌新而復於無過夫過而人皆見更而人皆
傳不猶日月之食乎蓋日月之方食舉天下人皆見之及其復
也則所以明者如故矣人又孰有不仰之者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此章論仲尼之德也所從
公孫朝是衛大夫焉學是問何所從學新安陳氏
公孫朝問於子貢說彼夫子仲尼於天下事理無大無小莫不周知
果何所學而能然耶直解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野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賢者
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典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非指
四書本義集注論語卷九

道之全體也未墜於地是未墜落於地也凡物至墜地便失壞了道
以為喻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賢者才德過人者也不才不德者衆人
而言不足不好底人識是記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目
賢者識其大三句正是在人處焉不學是何所不從學亦字只是承
上疊說師字只因上學字生家引

子貢說道之懸殊者莫備於文武其一代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
雖去今已遠然未便至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言能記之者彼賢者才
德出衆則有以記其大節不賢者識見雖精亦必有以記其小節或
記其大或記其小小大雖不同要皆是文武之道存焉如賢者識其
大夫子則於賢者而學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人子則於不賢者而學
其小夫子何所不從學然既無往而不學則自無往而非師矣亦何
常師之有蓋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下學

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朱子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此章言聖人之道高深難知也新安陳氏
叔孫武叔語大夫名州仇武蓋也大夫是衆大夫朝是朝中直解
子貢既見用於魯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
所以有叔孫武叔者在朝中對衆大夫說以我觀子貢其聰明才德

過於仲尼直解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官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官謂之室室謂之官牆垣也古人官外只是牆集今人房屋窺見室
家之好言牆卑室淺譬之官牆以下只把官牆說家引

子服景伯通問此言以告於子貢子貢曰賜之牆卑淺而易見夫子
之道高深而難知譬如官牆一般賜也趨爾未澤比之於牆不遇及
肩而已牆卑則室淺故人不待入其門但從外而窺之凡室家所有
的一器一物之好果日便看見了是賜之道不足於深厚而才美易
見也家引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朱子
若我夫子道德尊崇地位峻絕比之於牆其高數仞者也牆高則官
廣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中宗廟氣象之美百官威儀之富何由而
見乎是夫子之道深廣而難窺也如此直解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或寡是幾人入得此夫子謂武叔也包註
今之人不過官牆外望而已能得其門而入者幾人哉然則夫子所
謂賜賢於仲尼豈故為是揚賜而抑仲尼也哉正為不得其門而入

則不知其中所有何如耳夫子之云不亦安乎無惟乎其然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毀之
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
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章言聖人之分也

殷是毀謗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上高曰丘大矣曰毀謗是踰越日
月喻其至高自絕是自已棄絕多與感同道也量是分量

叔孫武叔前說仲尼不及子貢至是又從而毀謗之其誣聖愈大矣
子貢曰汝無用爲此也仲尼不可得而毀也仲尼之聖非他人所可

比他人之賢者所造有限就如丘陵一般自平地看者雖高猶可得
而踰越也仲尼之道冠絕羣倫高視千古就如日月一輪與天同運

誰得而踰越之乎仲尼既是日月縱有不肖的人欲自棄於聖人橫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肆非毀而聖人豈彼言言妄議所能汚踐初何損傷於日月過見其
不知自己的分量爲妄人而已不特不知聖人之分量且不自知其

庸愚之分量也子貢此言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啓之深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此章明仲尼之德難以思地及也
爲恭是爲恭敬推避其辭

陳子禽謂子貢說今汝推尊仲尼極其恭讓豈以仲尼之賢有過於
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不可不慎是言子禽不謹言

子貢以其輕於議聖因斥其失言之非說言謂不可不謹若子一言
善便以爲知一言不善便以爲不知知不知只係於一言之間

則不知乎通言子之失之不知矣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爲言階是梯

夫子之德且知生知其行安行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思勉之所
可及也猶天之高非可階階而升矣蓋化下可爲也

人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馴之斯和其生
此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得邦家謂爲諸侯若卿大夫立之是輔其生是養民事制田里教樹
南音所以立之也道是引引之使就道也是教民事立學校明禮義

道之以德皆所以道之也行是使言民莫不興行綏是養安立之
之也此立也

下感動之速子貢意直謂其死也哀處不到斯和哉如之何其可
及此正所謂不可階而升也不是別一意

夫子之不可及如此不啻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
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耳使夫子而得邦家也正所謂民生

未遂制田里以植立之則民斯遂其生矣民性未復立學校以引道
之則民斯從其教矣至於殺安之而立之則民斯安其死也則人如喪考

妣而其死也哀此夫子得邦家時之效乃聖人德化仁熟本領深厚
纔做出便自感化人雖見其變化而莫測其所以是化如之何其可

以思勉及也夫天之德不可形容仰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

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入而見其成化之速此聖人之神化所以

下與大堤同流也下不仰而感之亦其是

此言天與聖人之曆數在兩事允惟其中四時以窮人亦終

此言則二帝一之通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日用之學也

雲外別氏

此言命之難也此言命之難也此言命之難也此言命之難也

相繼之次序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在兩事亦以其德知之尤是信

洗是隨事隨物而定那要處雖難須執柄相似不足死投中是無

過不及之名以其在事者而言只是箇恰好處理允執其中又是

叮嚀之詞天祚仰天位永終是永絕天祚永終與天之曆數在兩事

相照 新安陳氏

昔帝堯將禪位於舜而命之曆數而舜歎發終曰咨爾舜自古

圖書本義集說

王之典皆受天之命今爾德當天心天命相傳之曆數已在爾躬

不得而辭矣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豈可易而為之哉天下事

物皆有中乃天理之所有也惟其心無偏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爾

今降帝位以治天下也要必事事惟信執其中者而用之各當其可

而無過不及之義則天下之民物各得其所矣夫天之視聽自我民

視聽若不能允執其中而及四海之人危困窮則天祚永終是終

絕而曆數之在躬者亦不為爾有矣可不慎哉

舜亦以命禹

舜亦以命禹不應說出人心惟危三可

殷後舜遜位於禹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不復更說此可見堯舜禹

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也 朱子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

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質是湯名玄牡是黑

色的牛昭是明皇是大后是君皇皇是帝謂上帝也有罪是桀有罪

帝臣言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故是隱微備是問知天祐助教過一

般此段重在命德亦承上後朕躬四句全在自責上說

禹之役大德受命而有天下者湯也湯既放桀有天下乃作誥以告諸侯

因述其初請命伐桀之義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

帝有罪者我不敢赦而弗誅至於天下之有德者皆上帝之臣我亦

不敢赦而不用蓋其有罪也有德也皆已經聞於上帝之心我惟聽

上帝之命而臣故天討有罪而我刑之天命有德而我章之也此湯

自述其初伐桀時請命於天之辭以告諸侯也又言天既以萬方臣

庶付之於我則我當任其責有甚重者朕躬若有過惡而得罪自己

圖書本義集說

致之不于萬方若萬方之民有過惡而得罪是已之所獲罪者未

得其道而致之然也其罪在朕躬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蕩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之事也大蕩都是反紂之所行周是周家實是賜天

齊是廣濟天下之窮民善人是富是加厚天下之民民

湯之後受命而有天下者武王也以武王之事言至紂為天下逆

主凡天下小人皆得志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微商打頭第一件事發

聚出財錫下普及四鄰其中善人則錫丁又自加厚不獨與眾人一

般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也其貨善之公如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周親是至親

其督師之辭言紂之至親豈不克惟其眾畔親離所以不濟事不如

我周家臣子猶猶是仁厚有德之人賢而可恃也我今既獲仁人之助若不往正商罪則自難每以爲口其把罪越都歸於我之一身矣其責已之重如此

禮樂制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禮是謂之節也禮有五等兩兩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量有五合合月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審是審察之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度是分尺寸引所以度長短也修是修舉廢是廢去不足修則之修廢官是官有廢闕者四方之政行焉與下文天下之民歸心焉一般不可謂諸權量三者就是四方之政行

結爲不道官府所用權極以取於民者必過其則而民間交易亦必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謹凡在官與在民者皆取而較之非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糾爲不道欲敗廢繼廢禮官府之制

禮樂制度廢多矣則取而研審之何者爲過何者爲不及可因者

因之可革者革之可益者益之損者損之悉去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糾爲不道制喪元良百官之職廢廢者多矣於是重新修理昔之有而今之無者則復之在官百職一時並舉無復向日廢廢之患也如是則哀者扶弊者改害者除利者興四方之政次第舉行焉

與滅國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典是開封其國滅因是無其國者繼是再續之封一人使承其緒絕世舉武有其因而國緒已絕絕者與滅絕絕絕作二項不是一步舉是舉用逸民是節行超逸隱居未仕者諸侯之國有爲人非理滅之因上盡無者則按訪舉出一箇來開封而興起之賢者當世祀武有其因而國緒已絕者則求其子孫使復

繼之以承前人之烈賢人爲封侯舉逸民者則舉其用之滅國絕世其先皆有大功德於民流不試存其後逸民有才自德又孰不欲其類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民來行之故天下之民歸心莫不傾心而

所重民食其祭

重是月也政化者此至其加意民事所最慎重者則有三件曰食曰喪曰祭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忠遠乃人道之大經故周禮曰里以厚民生定爲喪葬祭祀之禮以教民孝所以重王業之本風化之厚者又知此自周有大喪至此武王其能或述其主皆武王之事都是反對之所行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爲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言帝王之道堯舜禹湯武王之所同也自此以上不必節節而箇中實無非道之所在也

以上文所述帝王之事觀之太凡爲治之道誠能寬以宅心則平政近民民必歸之而民心於我乎愛戴矣能信以行政則君不欺其民民亦不欺其君而民心於我乎倚仗矣能自強不息而勵精以圖治則百度以之而振興矣能無偏無黨而一循乎大公則百姓以之而親服矣帝王爲治之道又孰有過於此哉堯舜禹之德中此理也

武之賞善罰惡實已恕人太綱小節未度數無不具舉亦此理也蓋帝王之道初無精粗凡事之合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爲道也此所以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以明所傳之一致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

北極論爲政之理也

尊是崇尚解是除患是施利於人費足救已之利勞是勞事兼足從
客自在寬舒自得意思驕是自大好作模樣乃負才勢者氣象威
是有威可畏猛是剛厲的意思

子張問於孔子說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爲斯可以居位而從政矣孔子告之說治道不止一端惟在審所取舍而已凡政之美而有益於治者有五件故當尊敬而舉行之政之惡而有害於治者有四件故必惡艾而屏絕之取舍當而治道可臻矣於從政何有君子強問則說何謂五美孔子舉其目而告之說凡施惠於人者未免有所費君子則不必損己之所有而人自然蒙其利於無窮矣於下既有所益而於上又無所損此所以爲樂者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卷九

華

10

愚君子雖有役以勞民而人皆樂於趨事朱常見其終滿去國而民之力而又能得民之心此所以爲美者二也常人心有所厭易臣於貧君子雖亦有所欲然於已有所得於人無所求故而不貪此所以爲美者三也常人志意舒泰易至於驕君子雖泰然自縱却無一毫矜肆之意泰而不驕此所以爲美者四也常人以威臨民易至暴虐君子雖有威可畏却不至於暴虐而使人推其威而不猛此所以爲美者五也

子張曰何謂患而不費子曰隨民之財利而利之此亦患而不費也
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
侮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此
不亦威而不遠乎

民之所利如山者利其禽獸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可勢

得活不但播穀乘屋大凡不待已而鑿池築城行降禦寇是亦可勿
也欲仁而得仁就從政上說不必依註以治已言欲仁字重無義
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兼接人應事也 象引

子游問玉美之目而未知其實因問說惠則必我如何曰彼惠而不費之子因備指其事而告之是若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人而裕之惟因四時之和原隰之利與夫五方之賄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飢不寒何費之有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勞人以力所不堪則不免於德擇可勞者如鑿池築城之類而以是勞民民自知樂而樂從矣其謀得而怨之凡外物不當得而欲之則爲貪君子凡從政時應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於理道是吾所自有當然底物事而吾自得之又安得爲貪安舒的人其志意多疎放故失之騷君子不啻人之衆寡事之小大一惟兢兢業業顧之以敬慎而不敢有侵

御製本朝集覽

100

三、

我因

易之心則動得其理所當不致自然心應物而物自任非徒才
勢而好高自大者此豈非暴而不顧乎威嚴的人其氣象多枯槁名
子整肅其衣冠端莊其威視但自持已而儼然人自望而畏之矜
作威欲使人畏之也此豈非威而不猛乎所謂五美之當齊者如此
直解

有司是有司之任而非爲政之體朱

管之謂已哉彼民不從善自取戾耳此不為之虐惟不教也為善待
 民為惡去教便是全無惻隱之心這叫做虐更行一事須預先告
 衆使遵行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若不先戒之彼且不知先後緩
 急之所在難以親其成便是躁急無寬裕之體這叫做暴有所教求
 於民皆嚴其令以責之於先然後到期以責之於後則民知所從惟
 故意慢其令於先而刻期責其成於後則勢有難於卒辦刑必至於
 峻加此分明有意欲害物也這叫做虐至若當官便用官當做便用
 做非其義也二介不以千人而不為吾義在可與處是以物與人也
 但與之之際吝而不果此則謂之有司有司為主者守財施子不得
 自由吝乃其本職不為惡若為政者而為有司之職則惡矣凡此四
 者為政之所當屏也故其戒哉
 論語卷九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此章言學者切要之務必以是為本而後學可進也
 命指氣而言謂貴賤富貧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與五十知天命
 不同却命是知有命而信之一惟命之安非泛泛知之而已為君子
 方是做君子根脚
 子曰學始於致知有知其在天者有知其在己者有知其在人者此
 三者聖學之始事也蓋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知命則志定見利不
 苟就見害不苟避然後其所當為者可得而為故全得我之義理所
 以為君子不知命則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
 其守而為小人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也如是則做君子不成矣無
 以為君子也此命之不可不知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禮者恭儉莊敬所以檢身也人步步離不得禮知禮乃有終履之實
 矣不知禮則亂禮言動無可持守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茫然卒
 無可立之地也此禮之不可不知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是與人言知言如吉人之辭寡惡人之辭多之類亦不是泛泛
 知他言語耳知其言之所以然也
 言者心之發也人之邪正於是乎見之惟格物致知而知其言之所
 以然斯人品之高下可察而知矣不知言則眾言淆亂紛紜折衷難
 失無由而分則邪正無由而辨人不可得而知之也此言之不可不
 知也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也
 論語卷九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甫校閱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這一章是孔子的總文。這一節是經文中綱領首三句說一箇體統。

用力處卻在致知格物也。

大學是大人之學。對小人之學而言。大學之道言大學中教人修德

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謂明。明之是川工字。下明字連若機

字。然上明字亦因下明字而生。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乃人之所

得乎天。道德道現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也。親當作新。與

對新民。是以明德新民。感發開導。去其舊習。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止

則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如言極好道理。十

分盡頭處。但明明德新民。明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

要到那極處。只是中上二句意。非有加也。

古者人生八歲。則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入大學。小學之教在乎

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已。聖人施教。既已養之

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學者所

以成其人。而道則其學之方法也。大學之道何在。在明明德。蓋人所

得於天。便自家心中光明正大。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未發則炯然不

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是所謂明德。初無暗昧。有何不分明底物事。但

爲是氣稟之偏。又爲物欲所亂。所以不明。然而德本是至明。物事終

是遮不得。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

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歡慕。皆明德之發見也。所以大學之

道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將去。要知得分明。要行得分明。

要功夫無間斷。使無時而不明。須是見得這物事光明輝耀。常在目

前。毫髮不差。是則所謂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譬

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爲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

復明。又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漸微暗。暗上

吹得這火著。便是明德也。然其所謂明德者。乃人人之所同得。

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又在新民。蓋民生天地間。與吾並生同類。方吾

未能自明。固難責以新民。若幸有以自明。見人爲氣與欲所昏。豈不

惻然欲有以新之。且未能新民。亦是自家有所未到。故又當推以及

人。新民以仁。摩民以義。感發開導。以啓其機。勞求鼓舞。以作其氣。使

民失惡而遷善。舍舊而圖新。不出規矩準繩之外。亦皆有以自明。而

去其舊染之污。是則所謂新民也。然明明德新民。又非人私意所爲。

則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

然之則。不及固不是。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

不遷。方是止於至善。蓋明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

至善。明德不是只略略地明德便了。新民不是只略略地新民便休。不

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個極處。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

則不當遷動而之他。是明明德新民。又在各止於至善。以是爲明德

新民之標的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不曰至善。而曰止者。正以見至善

在所當止也。即接上文。在止於至善之止說來。定是志有定向。見得

事物物上。千頭萬緒。皆有定理。靜是心不妄動。是非搖他。不得此

靜。比常說動靜不同。此是知邊說。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

能安是隨所處而安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慮是慮事精詳思之周密慮既知此理更須思之審處之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處是事方至之際得是得其所止之理處如手中持物以取物得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此一節又提起來說大槩效驗如此定靜安慮得是功效次序不是工夫節目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知止而后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能得是意誠以下之事此推本主文之意說箇知止能得樣子在這裏蓋深欲人端的所知於其始也全重在知止上

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以有其止而止之也苟能由學問思辨之功以入於融會貫通之境於明德新民之所當止者見得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者做到

大學

大學

如此地位欠闕此子便自住不得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更不他求矣理既有定便別無懸擬則心不動搖走作而后能靜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隨身之所處而后無往不安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閑暇事至物來有以格之而后能慮能慮則隨事觀理稱停適中隨處盡善事事物物對著胸中恰好底道理將這箇去應他而后無不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而已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指形體而言本是根本末且未幾事指作為而言終是完了始是起頭事即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知所先後是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如而後其終曉得爲學之道知止知字

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道是聖人之道即大學

之道也近道是路分不差於道爲不遠猶自今日言雖就知上說而所以近道正以用工處知所先後也先後自重不是全未下着工夫只泛泛然僅知其序即便爲近道耳此結上文兩節之意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再總結兩節二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后字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文之意

大學

大學

合而觀之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已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能得者原於知止而能致也苟始焉不知止於至善亦未見其卒於有得矣蓋天下之物彼此相對則以本末論凡吾之所接雖紛然不同然皆自原祖委自體達用物中之事功力相因則以終始論凡吾之所當爲雖離然不一然皆自淺入深自小成大惟愚學者以本爲末以末爲本以終爲始以始爲終以至於後其所當先先其所當後耳

先其本而後其末自盡以至於盡人而本末具舉先其始而後其終自下學以至於上達而始終不紊則其進爲有序而趨向之路不差自此以往庶幾德可明而民可新善可知而止可得其於道也不亦近乎若未能知而欲行未能治已而治人便倒了如何能近道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者是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天下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人皆是平天下治國齊家俱要兼化之處之說國家雖不言明明德而明明德自可意會亦是齊不齊以致其齊修是修其身只對人而言家所具所發

誠心是身之所主以全體言正心只是主靜之法靜亦靜動亦動所

謂審察此心之存否也。誠是實意是心之所發。致是推極致知是求為真知。要徹骨節見得透。又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格是至如格於文祖之格。物是事物。格物是窮理。而至於窮極事物之理。到十分盡處。如吾身親至那地頭也。六箇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於格物。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了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致知則是推得漸廣。格物是逐物格將去。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朱子

博書本義集說

大學卷十

五

知所先後則至於道也不遠。然明明德新民條目。則有人焉。今以八者而第其先後之序。言之。古之人天下皆其度內。若只龍明己之德。而未能及人。分內事欠缺者多矣。故自明其明德。而又推以及人。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此之謂明明德於天下。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推之有本。行之有序。必先立標準。皆致知以治其國也。然國之本在家。家門之內。恩常掩義。凡尊卑男女長幼。咸獲參差。不齊。至難齊也。不能處置得一家。又何以處置得國人。故欲治其國者。必先篤恩義。正倫理。而有一齊其家之本。又在身家必有主。一家之人皆取法也。不是己身修整。何以爲一家之法。安能處置得一家人。都恰好。故欲齊其家者。必先舉動合義。好惡循理。而有以修其身。至於身之所主則心也。一身舉動皆由心。簡制心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止。安能簡制其身。使由於矩矱。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所發則意也。心是

朱子

博書本義集說

大學卷十一

六

本體渾全之物。意見心格物致知。作中處。人心之所以不正者。大槩皆妄念有以搖之也。一有私欲。則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此心全在物欲上。爲所累矣。此是大病。不說。若欲致其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夫誠意者。實於其所爲去惡也。然非真知大善之所在。必當爲而不爲。不爲與去惡之在。所必當去而不當不去。則雖曰好之不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雖曰惡之不能無不惡者。以悅之於中。則其間而爲善。則何者。爲善何者。爲惡。則有不辨而錯認之者。此豈勉強以誠之者。不可得而誠矣。如一事只知得三分。知得者是真。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爲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便是錯。若荷日之根也。故欲誠其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知則心之神明。於事物而爲格物者也。古之所謂有以致其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致其見。但所知者止於大略。而或不能使表裏洞然。無所不盡。且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致之以至於極耳。致知者。須是要知得透。底層如暗室中見些子明處。便尋從此明處去。忽然出到外面。見得大小皆明。人之致知亦如此也。然致知更無他術。只在格物而已。心外無理。理外無事。自一身之中。至天地萬物。有一事必有一理。故推極我所知。須要就那事物上。逐一件理會過。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窮到十分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方見得實體如此。各各體驗。漸漸推廣。精粗隱顯。充極無餘。此自然寬闊。蓋物理即道理。天下無二理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朱子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是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至是此心透徹所知無不盡。知止是

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上致字是推致方爲也此至字是已至知得也方信得及也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字就心之念慮方明處說意誠是情願做工夫謂知此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誠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意誠其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也知至知之始意誠行之始心正是就心上說身修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齊有整然肅然之意家親而國疎故曰治國小而天下大故曰平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修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文意誠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身修交家齊又是一箇過接關子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齊家以下斷民之事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此

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七

說上文之意 朱子

致知在格物故必理無不明然後知方可進夫人能於天下事物窮道理一掃窮究到極處至於一旦豁然貫通萬境俱徹則其於善惡是非之幾無復毫髮之疑似而後知之在我者虛明廣大無所不備其至矣初間或只見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可見致知在格物也今人知未至者也知至善當好惡當惡然臨時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會見得雖欲誠意其道無由若能知得到則可者必爲不可者決不肯爲坦然行之如點一絲毫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顯雖欲將不好底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著他不得而後意可得而誠可見欲誠其意者必當先致其知也意者心之所發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小底却會牽動了大底譬之水焉本自澄淨寧息因波濤洶湧水遂爲其所激而動也蓋

無不實推盡得渣滓伶俐無些子私蔽盡是義理保護得心之全體洞然光明正大物不能動而后心可得而正可見欲正其心者必當先誠其意也心正然後能檢束其身以規矩凡所舉動皆合道理而身無不修夫心正而后身無不修可見欲修其身者必當先正其心也身修然後能感化那一家人人都遵我約束家可得而齊矣夫身修而后家齊可見欲齊其家者當先修其身也家齊然後能感化那一國的人都聽我的教訓國可得而治矣夫家齊而后國治可見欲治其國者當先齊其家也國治然後能感化那天下的人都做良民善衆與國人一般天下可得而平矣夫國治而后天下平可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先治其國也聖經反覆言之三以見其次第之不可紊亂一以見其工夫之不可缺略此入大學者之所當知矣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八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豈是一切也一切一齊也本是以身對家國天下看不是格致誠正亦以修身爲本此一段是於八者之中揭出一箇總長處聖賢心大學的條目雖有八條其實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盡天下的人一切都要把修身做箇根本蓋天子有天下與國家者也諸侯卿大夫兼有國家之責者也士庶人有家者也貴賤不同然均之爲人則不可以不修身修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凡前而許多事都是理會修齊家治國平天下特舉此而措之耳所以都該以修身爲本也直解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指身說末指國家天下說否是不然所厚謂家齊指國與天下之人說國天下本非所重自家親之則爲薄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大學既以本末二字發明修身以上之事故又以厚薄二字發明齊家以下之事 吳氏季子

夫身既爲家國天下之本則必修身乃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若不
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是根本先亂下却要家齊國治天下平必不
然矣夫家國天下雖都是當受然理一而分則殊則夫宜厚宜薄蓋
有天然之當然而不能以一致者如以家對國天下而言則家之親
在所厚而國與天下在所薄家爲不齊則所厚者薄矣所厚者薄則
要治國平天下將那所薄的反得加厚必無此理也是修身爲新民
之大本而齊家又新民之首務也與

康誥曰克明德

此一章是曾子解釋經文明明德的說話直解
康誥是周書篇名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辭克是能只是
真箇會底意明字連克字讀所謂明之者也卽上明字德字包明德
字東陽許氏

大學本義集說

大學卷十

九

大學之道莫先於明明德能明其德莫過於古聖人昔武王作書告
康叔說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蓋文王之德之純
既不帶於氣稟之偏象天清明復不牽於物欲之蔽用能明其明德
而非他人之所可及也吳氏季子

大甲曰顧天之明命

大甲是湯孫之名湯崩大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臣題曰大
甲是商書篇名顧是常目在之是猶此也如一作物在此惟恐人偷
去兩眼常常觀在此相似自我之得於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
者言曰明命名雖異而理則一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
明也朱子

伊尹作書告大甲說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明命也人
物之生都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日用動靜語默之職

非發見之處苟不能常常提撕省察是我自昏蔽了惟先王成
顧此明命而不離於須臾也非果有一物常在目前只是常存此
心知得有這箇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
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
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朱子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是堯典虞書克明是盡已之性貫通明微無有不明處峻德以
此德全體之大言只就帝堯一身上說
虞書帝典史臣贊堯之德曰德之在人體具衆理用應萬事全體本
無限量本自高明光大堯惟因其高明而推之以極於高明因其光
大而廣之以極於光大貫通明微而全體皆明如是而已吳氏季子

曾子明也

大學本義集說

大學卷十

十

自明對新民言皆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朱子
三書所言如此雖其言不同然曰明德曰明命曰峻德卽經文所謂
明德也曰克明曰顧天之明命又曰克明卽經文所謂明明德也克明德者
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顧天之明命者天之
所命卽德之所以爲德而顧天之明命之功克明峻德者亦卽明德
德用之全非有所加也要皆言自明已德之意而已朱子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新民的說話直解
盤是沐浴之盤銘是刻之盤顧以自警之辭苟誠也要緊在此一字
是爲學入頭處與上論苟志於仁苟字一般只是有能一日用其力
於仁矣乎之意新對舊言之汚而言遷善改過曰新去舊善學曰新
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曰新只是說物欲不必又兼復舊

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須是接續新去也。日新者言其日新之功。自此更無一日之或息。又深於日日新也。新民必先言日新者。日新是新民根本也。朱子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然新民之道。不如於自新。則無以爲新民之本。而不至於新命。亦無以見新民之極也。昔商王成湯。以人心本自清明。却被私欲汚了。必須流去那私欲。使其從新清淨。如人身本自乾淨。却被塵垢汚了。必須去那塵垢。使其從新乾淨。一般就說。業業固無時不戒。兢兢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乃刻銘於沐浴的盤上。視爲人君者。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於神明之舍。乃甘爲私欲所汚。豈不謬哉。如蚤間濯濯才了。晚間垢汚又生。所以要日新。然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有間斷。便不可。誠能一日存養省察之功。真以去其舊染之汚。而日新焉。則須四書本義集說。大學卷十。三

康誥曰作新民

作是振起。就當聖繼在新民之新字。作字內有許多事。井田學校。作之。具。勞來。匡而作之之術。然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新民是自新之民。朱子

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故作書以告之曰。商之民。染紂之汚俗已深。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其善。各其肯而進乎新也。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端發見。便是自新之機。上之人。迎其機而時時提撕警發之。則下

之人。觀感感化。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矣。朱子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是大雅文王之篇。邦是國都。命是天命。言文王政教日新。初受天命。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朱子

文王興於岐山。以幽邵千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故詩人美之曰。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文王聖德日新。而民風丕變。故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天下有其二。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舊矣。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夫自新新民。而至於天命之改易。可謂極矣。朱子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是故承上文說。君子是大人成德之名。用是求以止之。極。即至善。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卷十

三

盤銘之自新。新民之本也。康誥之作新民。新民之事也。文王之其命維新。自新新民之極也。自新不造其極。無以立新民之本。新民不造其極。無以盡新民之道。是故君子自新以新民。無所不用其極。蓋自新必至於能新民。然後自新之事盡。新民必至於能新天命。然後新民之事盡。未能至此者。是於自新新民之事。尚未能盡。大學工夫。尚有欠缺不滿意處也。朱子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此一章是解釋經文止於至善的說。工夫都在切瑳琢磨上。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之。示人以所當止之則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朱子

詩是商頌玄鳥之篇那幾是王者之都千里是地方千里蓋自東之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止是居引詩謂那幾為民所止之處以此事

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詩云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詩云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詩云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詩云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詩云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詩云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詩云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詩云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詩云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詩云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詩云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詩云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詩云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詩云所當止之處且泛說止字新安陳氏

何句內都要見敬止意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
人既當知所止矣然人之所當止者果何在乎詩人說得極深遠的

文王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發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莫非
至善今目其所止之大旨言之如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也

文王之為人君則止於仁焉仁必十分仁且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
那一事又合當如彼是仁與非天理之中而備仁道之極也為人臣

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也文王之為人臣則止於敬焉敬必十分敬
不可止道擊躍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病君無過皆是敬莫非天理

之中而備敬道之全也若夫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文王則
止於孝於那為子的道理竭盡而無所遺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

雖是治骨角的事既用刀錐切了又用鐵錐磨他琢磨是治玉石的
舉既用推鑿琢了又用沙石磨他切與琢是治之有端緒也與磨是
益致其精密如切如琢是君子用功之精與那治骨角的一般如琢
如磨是君子用功之密與那治玉石的一般是嚴密之貌工夫細
密不粗疎也個是武毅之貌工夫強毅不息弛也赫宜是宜著盛大
之貌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事是說至善道是言學是講習
訓誨之事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自修是省察克治之功是就行上說
止至善自修是戰懼嚴敬存於中也威是有威可畏德是有德可
美形於外也盛德至善是明明德之止至善者乃用工之所至在學
力上得來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民不能忘
是民皆仰望之而不能忘此一傳是說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則何
上善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方與其得之之數則何
如洪漢之詩云瞻望祁祁洪水灣曲的去處景色之竹猗猗然美盛我
斐然有文的君子瞻之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極其滑澤然後已
譬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細然後已迨夫嚴密之貌
然武毅之貌個然而該敬存於中宜著之象赫然盛大之象喧然而
光輝見於外則其出處語默之間動容周旋之際自覺斐然有章可
觀可美使當世之人終不能忘矣詩美武公之言如此果何謂哉其
所謂如切如磋者蓋言君子之學也學以知止為要學而猶慮其未
至既講之又連習之復討論之先就義理上講求有條條緒一而從而
研窮到精當處於理欲上挑剔得一分明此便是如切如磋也所謂
如琢如磨者蓋言君子之自修也自修所以力行修而猶慮其未至
省察克治把自己身上先打磨得乾淨了然後從而細加磨礪這私
欲磨得十分盡便到那光明潔淨無疵難處此便是如琢如磨也所

謂語今個今者是言君子切磋琢磨下此等工夫把許多怠惰放
妄念私意都掃除了然後存於中者終日欽欽盡在天理上純是一
箇嚴敬更無放逸走作所以說歷今個今所謂歷今個今者是言君
子嚴敬既存於中由是見於外者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這便是
宜著盛大處所以說赫今喧今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亂今者則又
言君子由學問自修之功造個惺惺儀儀之地則身之所得者極其盛
大無少欠缺而德極其盛矣所止者一於中正無少過差而盛德極
其至善矣夫德者人之所同得也今君子既先得之而其光輝充盛
又如此所以百姓每仰慕仰愛戴他而終身不能忘也夫率切而不
磋亦未至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至至善處有所主於中而不能
於外亦不是至善處務飾於外而無所主於中亦不是至善處至於民之
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此明明德之止於至
善也洪漢之詩云瞻望祁祁洪水灣曲的去處景色之竹猗猗然美盛我
斐然有文的君子瞻之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極其滑澤然後已
譬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細然後已迨夫嚴密之貌
然武毅之貌個然而該敬存於中宜著之象赫然盛大之象喧然而
光輝見於外則其出處語默之間動容周旋之際自覺斐然有章可
觀可美使當世之人終不能忘矣詩美武公之言如此果何謂哉其
所謂如切如磋者蓋言君子之學也學以知止為要學而猶慮其未
至既講之又連習之復討論之先就義理上講求有條條緒一而從而
研窮到精當處於理欲上挑剔得一分明此便是如切如磋也所謂
如琢如磨者蓋言君子之自修也自修所以力行修而猶慮其未至
省察克治把自己身上先打磨得乾淨了然後從而細加磨礪這私
欲磨得十分盡便到那光明潔淨無疵難處此便是如琢如磨也所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
以沒世不忘也
詩是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是歡辭前王指文王武王君子是後賢後
王小人指後世的百姓其字皆指前王下賢字下親字指文武之德
言賢其賢是崇其德如堯舜文武之德後世尊仰之親其親是象其
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先父之所自出成康以後思
其恩而保其基緒樂其樂是樂其遺化利其利是沐其餘澤親其樂
利非折民之止至善所以致親賢樂利者則新民之止至善也此一
節是說新民之止於至善
詩人歡說文王武王雖去世已遠而天下之人至今猶思慕他終不
能忘詩之言如此夫文武何以能使後世之人思慕之而不忘哉自

則民之由後王而極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人人滿其願物物遂其欲月山後王後賢而觀之於成憲無非可行事焉行取法不取先王有足德業之盛是且賢也君子則從兩賢之親功宗健百世不遷夫子是得萬代如見先王有足親自之思是其親之所在也君子則從而親之山後民而親之風清俗美內恬外熙是先王之遺後人以所樂後人則得以享其樂合哺而哺浩然無憂而遠矣然自適也則用甲後賢而後民養生喪死之無缺是先王之遺後人以其利也而後人則得以安其利耕田鑿井無求於人安於樂而不顧手外也夫其賢其親其樂其利者先王盛德至善之休澤也賢其賢親其親樂其樂利其利者後人之幸其休澤也此所以既沒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齊使先王有時所以新民者卡能止於至善則何以能使後世之人各得所承培如此哉此新民之止於至善也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一 七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一章專釋物有本末之義所該者廣矣獨言訟者舉此以例其餘也吳氏云子聽訟是爭訟猶人是不與於人使無訟是使其無訟之可聽聽是聽斷訟是爭訟猶人是不與於人使無訟是使其無訟之可聽使字當玩味內而正有道理情與偽對實也不得盡是不敢盡辭是爭訟的虛誣之辭畏是畏服志是心志大畏民志是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辭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此處不可以聽訟為未使民無訟為本蓋是以明德新民分本末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使民無訟處

孔子有言曰若為聽訟則於使曲直分明矣也曲與直一不為無事必是使那百姓自自然然無有爭訟乃為可貴乎孔子之言如此那爭訟的刁詐不實他的言語多有虛誕聖人能使那不實的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這却不在于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照幽微察大畏服乎民之心志則本心徐運天理畢見則訟訟是是非非離違之想森不容過惟見爭鬪之為可恥而愧懼不敢縱有虛誣無實之辭當不出其口矣而何訟之有哉夫無訟者民從之新也所以使民無訟者由於已德之明也觀於此言是孔子自謙也要如此使見得明德為本新民為末而本在所當先末在所當後矣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蓋以此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一 八
即物而窮其理也蓋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是朱子補格物致知的說語直解問是近日竊取私取程子是二程夫子即物如即事即景隨吾所接之事物也莫不有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莫不有知本然也莫不有理一物一理也二句雖平實然實以見人心所知者即物之理而物之理原無不具於人之心也始教是大學第一件下工夫處已知即上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用力之久是積累多也且豁然貫通是一朝豁然通透久字與一日字相應用力之久物格也豁然貫通知至也二句只是指出此意表

是外面理會得底指道理易見處說裏是裏面自來身上至切至密處指道理難見處說精是道理精微的相是道理粗淺的全體即明德章句所謂具眾理者大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

朱子說這傳文第五章蓋合子解釋經文格致知說而論而今簡編殘缺不可考矣然格物致知乃學者最初用功之地第一段工夫最爲緊要若少此一節則誠意正心修齊治平東顧自而用其力然則此傳誠有不可缺者故二程子始爲之說以開聖學之源我近時私取其意思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是說人要推極吾心的知識使無一處不明當隨事隨物而窮究其理使其無一處不到也所以然者何故蓋人心之本體至虛至靈都有箇自然的知識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凡善者皆知其爲美不善者皆知其爲惡是人心莫不元自有知而天下之萬事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九

萬物必有所當然與所以然者莫不有一箇道理這心雖在內而其理實周乎外那物雖在外而其理實具於心有人只在皮殼上用工夫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曾會惟不能隨物認理於其所當然與所以然者行不著習不察有所未窮故其吾心之靈日就晦蝕而於物有所不知雖知有所不盡也所以大學起初教人必使那爲學的自一身以至於萬物無大無小各就那心上已明白的去處益加窮究之功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草木鳥獸物物而察之事事而思之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用力之久積累多時而一朝豁然通達則衆物之理自表而裏自粗而精裏之中又有裏精之

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不惟有以包括其大概而其節目條件亦洞然而無餘不惟有以察識其易見而其委曲細微亦瞭然而皆盡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此子不知更無從毫末而吾心具眾理的全體與應萬事的大用也無一些不光明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便是格物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便是知至經文所謂物格知至者若如此直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誠意的說話始言慎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爲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爲勸也

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一箇虛字看如正字之類此體于物格知至之後故特言所謂誠其意者不違致知說此行之始也毋是禁止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十

之說自欺是自慢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欺謾過去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誠誠爲慊慊也足也快而且足方是自謙此之謂言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作得善下方能自慊也正與自欺相對自慊則意誠矣且不必便分功與效毋自欺至此之謂自慊但是釋誠意之義慎是謹之以審其幾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居處而言慎獨就是誠意工夫上而說其義至末則標出示人下手用工處蓋致知者誠意之功也

審其所分之幾者意防閑使無毫髮自欺而表裏隱顯無一不實而自快慊也

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閑居是身所獨居沒人看見的去處雖然清阻閉藏之貌誠只是實字兼善惡說但其意則主惡者言此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

夫必慎其獨此便是箇君子小人分路頭處從這裏去便是君子從那裏去便是小人矣彼小人不能慎獨以禁止其自欺之萌獨居時只說沒人看見把各件不好的事都做出來及至見了君子然後惶恐羞愧遮蓋了他的不善假粧出箇為善的模樣只說誤得過人殊不知

不即人看得我已是件件明白恰似看見那裏中的肺肝相似這等惡不可掩而善不可諱豈不枉費了那機巧之心永無緣做得好人何益之有哉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如陳蔡間生麻陳設則生絲有不好底心在裏面那顏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欺人欺而己之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惟不能實用其力無勇自欺而必自欺之工夫故流弊必將至此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詳其隔察於隱微之間使吾所養之意由中及外皆以實而無少自欺也

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子曰是平日之言誠是可畏的意思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而引此以明其意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三

卷一

會于平日亦有言曰人皆以爲幽獨之中深僻隱奧人不之知也殊不知人雖不知而我已知自是甚可畏惡了蓋實理無隱顯之別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即十目所共視之地每日自視視不及而可以自欺所不為也即十手所指之地每日自指指不現而可以無所不至也其嚴甚焉豈不其可畏乎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潤潤澤深此言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見而養育是也心廣體胖乃中言之廣是寬大能舒舒展之意思二句平說潤身之實也然心廣由於無他作體胖由於心廣此是形容自慊之意即意誠之驗也此節是結上文有疑

然則君子之自檢者當何如哉彼則積於中謂之富富則能潤屋矣自然川流充溢而華美其格能慎獨以誠意則德有歸已德則能潤

身矣自然誠中形外而華美其身心本是圓大底物事只是因他作
了便卑狹便被他隔礙了所以說不能行泰理若無欲則心無物欲
之惑故廣廣大以心之廣大故體常好泰指之謂身有欲也蓋心之
真於中而形於外誠意之驗如此故君子知至後必慎獨以誠其意
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是必自慊而無自欺則有謂身之
故而為是德之其本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
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慮則不得其正

這一章是解釋上文正心修身的說疏上章知字意字雖皆指心言
然知是就心之知解處說意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
之全體意不誠是私意上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端了固不得其正
言心不正也說不見以下言身不修也

四書本義集註 大學 卷十

身有之身當作心也體用而言是心之其體是心之其用是身是
指而言恐怖之類中庸有言好樂是喜好憂是悲之類是是
之已至有所是事未至而自家先有期待底心或事已過去了又
帝謂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
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

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何謂也蓋心為一身之主意既誠下而
其心或有所倚或雖未必為然然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而不得
其正故可微那正心底工夫也如水相似已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
怕於清裏面有波瀾動盪處耳若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
衡之平喜怒哀樂隨感而應不以動其心則應之各中其理而不
失其本體之正矣若心有所忿懣則失之不察而偏滯於忿懣安得
其正有所恐懼則失之不察而偏滯於恐懼安得其正有所好樂則

不察則心為好樂所累而不得其正有所憂慮而不察則心為憂慮
所累而不得其正蓋是四者皆心之凡非謂全欲無此但只要能處
無處發此皆中其理過之則係不可謂濫而不謂化無留滯則此心
便虛靈接應無不中其理而無與有所則是彼他為主於內只見
一邊這便是為物所係縛如何會得其正如精一殿本有物底無
不才才把一物在上便不平了又如鏡中先有一箇人在裏面則一
箇人便照不得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不在是心不自在孟子與承上文說外雖於念慮裏面內境虛明之
地不能以自存也心不正在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才知覺義理
便在此才作便不見了見聞知味皆有心之意番番難以明精耳
心者身之上身有心之役心何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百體從令各
四書本義集註 大學 卷十

但其事而無不合於理矣如其不在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一身
便無主宰則眼雖看者如不見耳雖聽者如不聞口內雖喫者
飲食也不曉得其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
而所以察者心也食雖以口而所以食者心也心不在是則無以
檢其身推而至於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將無一得其理者矣身之不
修就其於此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夫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
之也這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
人心有所忿懣憂而不得其正則雖視聽食味粗而易見者已不能
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可見心為一身之主不能正心者必不可以修
身也經文所謂欲修其身先正其心者意蓋如此君子所以切切於

誠意之後正自有存養者。存工夫事之方來念之初端是省察時。而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也。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務使此心始終處明。隨物隨事而發。中則心正身修。而國家天下可從而理矣。所謂齊其家者。其身皆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辟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懼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矜憐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皆天下鮮矣。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修身齊家的正法。修身以下。大概說向接物齊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詞一節去各就地頭上理會也。

人是常人非為君子。乃為眾人。而君子之字解做於字之其亦如於其之。其所以向處則愛如骨肉之間。而親愛嚴惡是人有一體可親。而書本義集說大學五十一

省是畏懼敬是恭。敬以事長而言長。外是憐憫的意。惡是簡於為情。情是恤於為。故字義上。文急敬等是心與物接時。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只之。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此言身之不修也。此心終身兩段。大體是錯處。言井在人欲上。皆是入合有底事。如在官衙上。差了一路。

經文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何謂也。蓋吾特使其父子兄弟夫婦。然齊其家。以親善之儀。聽吾之倡。而無紛紜亂於其間。倘非吾身之修。有以使人之心悅誠服。人謂之然。人無不欲其身之修。而卒至於身之不修。則以故物應事之際。無中厚薄。一有所偏。則雖欲其然。不可得矣。如常人之情。父子固當至於親愛。然父有不義。子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有以教之。若不加察。一向辭將去。

更不論義理可否。這是於所親愛的上。便偏了。人有一體可親。而安與惡。然或向可致或有長處。也不該終絕他。若不加察。一向辭將去。更不肯寬恕一些。這是於所厭惡的上。便偏了。人於尊長固當畏敬。然自有前賢家的正理。若是不察其理。或有過於畏怕。過於恭敬。不合於中。這便教他偏了。困苦的人。固當憐憫。然自有前賢家的正理。若其中有不當憐憫處。也不察。只管去憐憫他。如有好惡。方欲慈之。被他哀鳴。怒告。卻寬之。這便偏了。若是哀憐之偏。處有一般人。上不至於親愛。下亦不至於厭惡。只是平平淡淡。要底人接之。自令人簡慢。然一向放情。卻也不可。若其中有不當簡慢處。也不察。只管簡慢去。卻又流於驕驕。這教他偏了。常人之體。耐於一偏如此。所以好一箇人。只見他件件都是好的。就有不善也不知了。惡一箇人。只見他件件都是不好的。就有善也不知了。若是所好的人。卻能知其惡。所惡的人。卻能知其美。者。似這等的。求之天下。蓋亦鮮其人矣。以惟其所向。而不加察。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也。朱子

故字亦承上言。是俗語。前是則前。顯是前之至。處子之惡。而之。結舉家之一端。言之。其性使然。其其溺於一偏。則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充於門內之內。思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惡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此所以俗語說人之溺愛者。不明他的兒子。雖是不肖。也不知道。只說他好。食得者無厭。他的面前。雖是荒蕪。也不見得。只嫌不茂盛。此之為害。一至於此。此家之所以不齊也。朱子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即上文所論之為害。上看。可見欲齊其家者。必須先修其身。若

更不論義理可否。這是於所親愛的上。便偏了。人有一體可親。而安與惡。然或向可致或有長處。也不該終絕他。若不加察。一向辭將去。更不肯寬恕一些。這是於所厭惡的上。便偏了。人於尊長固當畏敬。然自有前賢家的正理。若是不察其理。或有過於畏怕。過於恭敬。不合於中。這便教他偏了。困苦的人。固當憐憫。然自有前賢家的正理。若其中有不當憐憫處。也不察。只管去憐憫他。如有好惡。方欲慈之。被他哀鳴。怒告。卻寬之。這便偏了。若是哀憐之偏。處有一般人。上不至於親愛。下亦不至於厭惡。只是平平淡淡。要底人接之。自令人簡慢。然一向放情。卻也不可。若其中有不當簡慢處。也不察。只管簡慢去。卻又流於驕驕。這教他偏了。常人之體。耐於一偏如此。所以好一箇人。只見他件件都是好的。就有不善也不知了。惡一箇人。只見他件件都是不好的。就有善也不知了。若是所好的人。卻能知其惡。所惡的人。卻能知其美。者。似這等的。求之天下。蓋亦鮮其人矣。以惟其所向。而不加察。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也。朱子

何謂於一編而吾之所以自處者不得其理而欲感化得一家之人其如內外各得其分都在倫理之中而無所參差下齊者斷無其理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此一章見有打躬又齊家治國之說修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括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

不可教是不能修身不可以教其家人是國人成教於國是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人看者自能如此孝弟慈三者便是教之目上而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同舉三者蓋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弟故曰弟有子弟故曰弟

慈者君事長使與方從治國上說其聲詞氏經文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謂何蓋家最切於身乃新民者起脚第一步身修則家可教家可教而後國可治苟身不修而家尚不可以教而能教國人豈無是理也故治國君子惟修身以教於家其身雖不出乎家而依國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慈而已矣如善事其親之謂孝然家有父母則國有君則在我事親之

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不外乎此善事其兄之謂弟然家有兄猶國有長則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不外乎此慈愛卑幼之謂慈然家有幼猶國有民則在我愛下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者不外乎此蓋孝弟慈體之身則爲其身行之家則爲齊其家施之國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亦雖殊而理則一故孝以事親而

使一民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一

康子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保者也

赤子是初生的小兒如保赤子是言君養民亦如父母之保赤子誠是真實無偽求之求赤子之所依也心誠求之就接保赤子說只是說慈幼不是說保民當如保赤子本文如字忘體中是中當赤子之體上言孝弟慈此謂言慈幼者偶舉其一以例其餘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亦與孟子言孺子入井之意同這一節承上文說只是說動化爲本來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

然孝弟慈三者皆人心之所同然又非外禦而有待於強爲也故康子曰如保赤子夫赤子不能言只是爲母者惟其中心愛之以其誠切懇至之心而付度赤子之心雖不能一一盡合者然相去亦不遠矣蓋以通箇保赤子之心人人自有不學自會如此幾曾見爲女

子之先學會了無養兒子的方法然後才去嫁人者也慈幼如此孝弟可知可見其皆出於自然而不待於勉強也於此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後孝成箇孝弟成箇弟慈成箇慈而教之本自我立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偃事一人定國仁是有恩以相愛讓是有禮以相接孝弟慈與俱有仁讓與是與起一人指君說貪是貪欲戾是背理貪戾是仁讓之反作亂是不仁讓之極此處亦大慨說不必付作較辯機者皆棄矢之發動所由一言惡言也情是覆敗定國是安定其國體事定則皆古語引此以証上文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既本於一理又出於自然誠使君子能盡孝弟慈之道以教於家使一家之中有恩以相愛而仁也則通國

上下激昂奮發莫不興起而為仁矣一家之中有禮以相接而德義
則通國上下激昂奮發莫不興起而為讓矣若為君的不仁不義好
利而取民無制背理而行事乖方則通國上下激昂奮發莫不興起而為
不孝不弟相習為風不說不止而停亂之禍由此而起矣夫一國之
仁讓由於一家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可見仁讓不發於人而發於
我食戾不動於彼而動於此其機關發動處自然有如此所以古人
說一句言語說得差了一便至於壞事人君一身行得好時便能安定
其國正此之謂也治國君子安得不戒貪忌以絕禍亂之根而先盡
孝弟慈以為定國之本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
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
藏平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傳是帥領令是政令所令反其所好只承桀紂一變前是教二字承
上堯舜帥天下以仁四句有諸已是有此善而有仁讓也無諸已
是已無此惡謂無貪忌也此數人皆指國人言不舉家人所藏平
身是所存於身者想是推已及物不專在愛人上說指以治已之心
治人者善喻是曉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說
夫以一人之身足以定一國之大者亦以一國之德化自一人而出
一國之政令自一人而推耳彼堯舜躬行恭弟慈之理而帥天下以
仁那時百姓看堯舜的樣子也都感化相親相愛而從其為仁讓
射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那時百姓看桀紂的樣子也都
效尤不相親愛而從其為暴是蓋以身率之則易於從無足怪者使
已之所好者暴也而今民以仁則所令反其所好矣民胡為而從之
哉是故君子知民之從好不從令也必孝弟慈三者有附已然後可

以責人之孝弟慈不孝不弟不慈三者俱無諸已然後可以正人之
不孝不弟不慈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勢不可以不求人非人
然必強於自治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人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者而自治
焉如此則是其所令者一如其所好所謂恕也庶乎能喻諸人矣苟
無諸已而求諸人有諸已而非諸人則是其所存於吾身者未有可
以及人不能盡恕之美所令反所好矣如是而欲喻諸人使其領吾
所求而為善願吾所非而去惡無是理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宋子

合而觀之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能教其家斯能教其國如此故欲
治國者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
國

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詩是周南桃天之篇桃只是花身或以為指桃花者非也詩上章有
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夭夭是少好貌蓁蓁是茂盛貌與之子春
是子也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是善下宜其家
人不使指女子言就治國而言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
國所見以起興曰桃樹天天然少好其葉蓁蓁然茂盛此女子之豐碩
於夫家必能有以善其室家為人君者必能處得那一家的人則
停當如此詩所謂宜其家人者方才可以教那一國的人使之各
以宜其家也不然家人且不能宜何以教國人乎
詩云宜其室家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是小雅采芣芣宜其室家是第於兄弟宜其家人是友於親

詩小雅麥篇云一家之中有長於我的是兄我盡其孝養而普
率之感得為兄的也常常愛我這便是兄有少於我的是弟我能
盡其友愛而普撫之感得為弟的也常常敬我這便是弟弟道是
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以美之亦所以崇
之也為人君者必能善處其兄弟如此詩所謂兄室弟者然後可
以彼那一國之人使之亦有以室其兄弟也不然自家骨肉尚不
家又何以彼國人之事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詩是曹風為國為儀是禮儀忒是差四國是四方之國其為父子兄
弟足法是民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足以法於人不是謂一家之
為父子兄弟皆足為人之法此所謂其儀不忒也民法是國人取法
於已三詩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至

卿丁家邦之意

詩曹風為國為儀六人君一身所行的禮儀皆有常義沒有一件差錯

便能表正那四國的百姓而為下民之觀法夫儀者吾身實為民之
表也為人君者自家為父能慈為子能孝為兄能友為弟能恭儀盡
其道而足以取法於人如此詩所謂其儀不忒者然後百姓每皆取
法他父也去慈了也去孝了也去友了也去恭了也如此詩所謂正是
四國也下言一家一身止有差忒又何以教國人乎

此謂治國齊其家

此三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

所謂齊家治國之事文其而意足矣而此三詩首言家人次言兄弟
終言四國非於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反覆吟咏之間其味深
長可見治國者不遠求之於國也能修身以教家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而後國可治矣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此之謂與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
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治國平天下的說話大意只在於絜矩分四節
看章首至失衆失國說絜矩之道在於公好惡而絜矩之效
與不能絜矩之害自先領乎德以下是就財用上說絜矩自泰誓以
下是就用人上說絜矩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即理財一事而反覆
言之章內二言得失初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再言尚德尚財
之得失三言用人用人惡人而終之以忠信絜矩是又就心上說出
得失之由以決之夫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全章只反覆說絜矩
也

下老字是指父母上老字是盡事父母之道下長字是指兄長上長
字是盡事兄長之道與是興起恤愛孤者幼而無父之稱舉重
以見輕也倍是違背三民字指國人言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
身上切近處說即上言孝弟慈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與弟不倍是就
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絜矩之事也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絜是
度知是所以為方之具知能使物方故借絜矩二字來用矩字自有
使天下平意也首句是化絜矩處是處置功用這卻說到政事上
然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
絜矩非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是前面正心修身推而措之絜物格
知至後其理顯明則得後來齊家治國平天下逐件事又自有許多
節次須逐件徐徐做將去也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至

經文所謂欲平天下在先治其國者謂何益絜矩而天下遠然人無
不同之心心無不同之理故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心也而能遂其

人之興起者。聖人之政事也。且如上能以事老之道。孝順自家之父
母。則國人便都興起於孝。而善事其父母矣。上能以事長之道。恭敬
自家的兄長。則國人便都興起於弟。而善事其兄長矣。上能憐愛一
家的孤幼。則國人便都如君子一般。慈其孤幼。而無有違背之者矣。
這孝弟慈。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如此。亦可見同此人。則同此心。同此
心。則同此孝弟慈。一國之人心。既無異於一家。則天下之人心。亦豈
有異於國乎。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使得遂其心。則我。能如此。人。不
能如此。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
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即是不平矣。君子爲是之故。所以有絮
矩之道。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我要恁
地。使彼有是心者。亦得恁地。各老其老。各長其長。各幼其幼。皆得以
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而無一夫之不獲。譬猶矩以度物。使長短咸依
圖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彼我之間。各得分願。而無不方也。制物者。度之以矩。則物方。制天下
者。度之以吾心之矩。則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
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絮
矩之道。

惡是憎惡。上是在我上面的。下是在我下面的。上是一人。下是一人。
我居其中。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有大夫。毋以使下。如天子優
我。不得行其孝弟。我亦當察此。不可有以優其大夫。使大夫不得行
其孝弟。而後。如交代官相似。使既爲後。我當其前。便爲先後。彼既爲
前。我承其後。便爲從前。如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
待我者。待後官。又如後人趕逐我不下。又不可學他去趕前人。左右
如東鄰西鄰。毋以交。如左邊人侵我地界。是他不是了。我又不可去

爭他侵了右邊人地界。上下前後左右。做九個人來看。便見這絮矩
上文絮矩二字之義。只是說出絮矩模樣。非實就有天下者。分上事
說。須是看是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已。是以有絮矩之
道。已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絮矩之道。緊要在毋以子上。非是實
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各處其分。皆
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朱子

絮矩之義。何如。蓋絮矩也。矩所以爲方也。不是真箇把箇矩去度。最
只是自家心裏。度那箇長那箇短。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無
彼此之異。只將這頭折轉來。比那頭。知人之所惡。不異於已。則當推
以及物。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已。如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
我惡之。則知在我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更不特所責上底人之心。來
待下人。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
更不特責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武所惡於前人之先於我者如是。
則必以此度在後者之心。而不敢以所惡者。先後所惡於後人之後。
於我者如是。則必以此度在前者之心。而不敢以所惡者。從前。又如
在右者。或以我所惡者。而加於我。則必以此度在左者之心。而毋以
交於左。在左者。或以我所惡者。而加於我。則必以此度在右者之心。
而毋以交於右。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
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
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算事皆如此。則無不平矣。所謂絮矩
者。蓋如此。朱子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
詩是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是語助辭。好之是與之聚之。惡之是不

以爲此言紱矩之效。東陽許氏

夫其所以說紱矩之道者在乎公好惡而已蓋自吾窮理正心而推之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則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南山有臺之詩云在上位可嘉可樂的君子即是百姓每的父母大約言上人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君子有紱矩之道視民所好如飽懷安樂各得遂其孝弟慈之願者猶已所好即從而好之務要處處使民得遂其孝弟慈之願焉視民所惡如飢寒困苦不得以遂其孝弟慈之願者猶已所惡亦從而惡之務要體悉使民不至於不得遂其孝弟慈之願焉如是則能以已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已之好惡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此之謂民之父母此能紱矩之效也。東陽許氏

詩書本義與註

大學卷十

卷十

詩書本義與註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修則爲天下儆矣。

詩是節節南山之篇節是巖巖高大貌南山即終南山巖巖巖師尹之高嚴也師尹是周太師尹氏天子之大臣具是俱備是君何群是一偏修其身就國下節南山之詩家父所作引之以言不能紱矩之害。東陽許氏

蓋紱矩之道能之則爲天下君不能則爲天下儆矣小雅節南山之詩云望彼南山巖巖高大山頂石頭巖巖然堆起如今尹氏做著太師其勢位之赫赫顯盛便與那高山一般百姓每都瞻仰著你仰乃謂上行私以致天下之亂這是詩人譏尹氏之辭有國君子之居人上也舉動係斯民之視瞻好惡關百姓之安危不可不兢兢戒慎惟恐拂民之欲而失民之心也若不能紱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

偏所行者不平之事所布者不平之政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必致衆叛親離身與國家不能保守爲天下之大僇矣此不能紱矩之害也。東陽許氏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是大雅文王篇此詩是殷亡後周公成王而作是文王時是衆配是對上帝是上帝上帝言爲天下君而對上帝上帝也儀字當作室字監是視峻命是大命不易是難保道字解俊言正意還是釋詩本文而因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得衆得國結能紱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紱矩之害乃以上二條貼入此條之意非二句全是說上二條也。東陽許氏

紱矩之效不紱矩之害如許明白猶慮人之未悟也豈知衆心即天心天心即天命衆心之去留即國之所以存亡者乎文王之詩云如今殷家失了天下便是我周家得天下當初殷家祖宗不會失了衆人的時節也曾受天命能與天作對緣因他後世子孫行的不好失了人心那天命便去了今後我周家的子孫就坐在著殷家的巢以爲堅城不可像他子孫行的不好這上天峻大之命從速去就如反覆手是容易保守的也詩人所云如此蓋言殷之先王能紱矩而得乎衆心此所以得國而克配乎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合衆心之公而爲民之父母者乎及紂之身不能紱矩而失乎衆心此所以失國而不足以配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徇一己之偏而爲天下之大僇者乎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紱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東陽許氏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

先慎乎德。求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便是明德之德。慎德即所謂明
明德首章明明德明德以修身。此言慎德以平天下。所以慎之。求
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此猶斯也。猶言即此便有
不待他求。有人謂得象有土謂得國。財是貨財。用是川度爲國聚矩
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朱子

此天命人心之得失。皆由於能聚矩不能聚矩如此。可見有國者第
一要緊的是修德。所以在此上位的君子。雖事事都該詳慎。尤先要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工夫。以謹慎在己之德。不使有一些怠忽。
昏昧。蓋德者聚矩之本也。苟理有未明。則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
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心有未正。則無以勝一己之私。安能以一
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此慎德之所以當先也。若慎德而有得。則天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一

慎德

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莫非王土。斯有土矣。至於有土。則在土作
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爲出。不患用之不足矣。蓋君德既
慎。則民心自歸。其得衆得國而有財用。固理之必然者也。直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是根本。本是本。本上文而言。又起下文本末字。本以平天下之
大本也。與經文本本不同。不可混爲財之本。財爲德之末。朱子

有德則有人。有人則有財。財則有用。可見德者國之大本。第一要緊有德。則
不患無財。財者國之末務也。直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外本是以德爲外。內本是以財爲內。平氏是使民爭鬭。施奪是教民
劫奪。爭民便是施奪。謂之施奪。見其起於上之外本內末也。朱子
夫德既是本。則在所當重。財既是末。則在所當輕。爲人君者。但專欲

以修己德。勿動貨以傷民心。使之有以遂其孝弟慈之順。此正所謂
聚年者也。苟或以德爲外。而不謹之。以財爲內。而欲專之。其征積怨
取民無制。百姓每見在上的如此。也都效尤。亦起而以爭鬭爲心。劫
奪爲務矣。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外本內末。故如此。則是爭鬭
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朱子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財散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所得。不聚財於上。民聚
亦只是不離散耳。亦不必說近悅遠來。朱子

外本內末。民便爭奪。既爭奪。必致離散。可見義利不能以兩立。故外
本內末。而財聚於上。則民皆相爭奪。而離心於下。有賤貨貨德。而財
散於下。則民必相親相愛。而歸心於上。曰民曰財。互爲聚散。在彼在
此。就爲輕重。有天下者。當知所權衡矣。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一

聚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是言言悖。是違背不順理。貨是財貨。此以言之出入。財貨之出入。
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直解

况乎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雖曰財散。則民聚。而
貧民之聚。資財不終散。雖曰財聚。則民散。而富民之散。資財不終聚。
是故言以悖理而出者。則人亦以悖理而應之。以惡聲加人。人必以
惡聲加已。也。天地間。惟威與應。出乎爾者。反乎爾。知言之出入。則知
貨之出入矣。貨以悖理而入者。則下亦以悖理而奪。未有上貪於
利。而下不侵畔者也。言與貨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不可悖一
也。二山陳氏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命不于常言不專於即命不之理道言也善即止於至善之善以德爲本則善以財爲本則不善此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密亦承上文而言之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得失相應即此而觀之有德則能聚矩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聚矩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矣康誥曰惟命不于常何以言之蓋天命有善而無惡天道福善而禍惡人君有德而能聚矩則有人有土而皇天眷命人君無德而不能聚矩則得人皆出而天祿永終矣善則得不善則失所謂峻命不易者利害較然明甚果何常之有哉人君誠欲保之豈可外本內末而不知慎德以盡聚矩之道哉直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是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實是貴重之物善是善人

楚書是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實是貴重之物善是善人
楚書是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實是貴重之物善是善人

勇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勇犯是晉文公則私假字子犯亡人指晉文公時文公出亡在襄仁親是愛親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一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迫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是秦穆公誓告羣臣的說話一个臣不必說是挺然獨立而無別黨之謂只川平下底說斷斷是誠一之貌技是才能他技是技斷斷今無他技作一句讀不可謂有德無才休休有淡淡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其如有容其疑辭也有其物似他有容言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此正指其心之休休處言也有技是才藝之上彥聖連類字有德者也彥是美士指純德君子言聖是通明指一節言與智仁聖義中和之理同蓋聖字專言之則爲衆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也技以辦事言是以特事言不啻猶登止也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寔能容是信乎其能容前言如有容此言寔能容二句相應以言皆由乎此也尚是庶幾媚嫉是妬忌違是拂戾俾是使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殆是危此節卻接用人說去

意特財利當聚矩不可獨一己之私至於人才之用是又聚矩之大者尤不可拂衆人之欲也秦穆公誓告其羣臣有曰若有一个臣斷斷然真誠純一不事表暴外視無他技能然器宇寬弘度量廣大然無物而天下之物無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其心休休焉無物可比他有容之大其如有容焉見人有才能的則心裏愛他如自己有一瓶而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見人之彥美通明的則其心喜好的之脛脛懇切不但如其口中稱揚之語而已而天下之德皆其德也能以天下之才德爲己之才德此信乎其能容之矣若用

大臣則能受天下之人才而器使之子孫賴其用黎民蒙其德
國家之利執大於此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不庶幾有利於國哉若彼
小人無斷斷之誠無休休之量見人有才能的恐他強過自己則媚
欺以憎惡之使之無所容見人是不俊美通明的則拂戾阻抑之使
不得通於君這等的人心私量狹定是不能容受天下的人才若
用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喪氣小人得志把天下的事件件都做壞了
禍延當世殃及後人子孫黎民皆被其害矣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岌岌乎其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唯是獨放流是發遣逐是逐四夷是四方夷狄之地此承上節下一

截而言是大能聚矩而公其好惡者也北溪陳氏

秦誓之言如此以是觀之用人之有關於人國也大矣豈非能聚矩

則善本義集覽大學七十

者又烏能好君子惡小人而盡用人之道哉唯仁者之人則此謂

小人妨賢而病國爲害不淺則必深惡而痛絕之即便放棄彼從之

而其放流之也又直驅逐在四夷邊遠地面不使他同住在中國蓋

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

是不用只與他同中國他也合造讒結黨傾害善人雖欲與民同

好惡亦不可得矣故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亦所以安君子

吾之威在媚嫉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此正所謂唯仁人爲能

愛人能惡人也惟仁者至公無私爲能聚矩是以是非不謬而舉錯

得宜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他人則蔽於私意已之所愛未必衆之所

愛也己之所惡未必衆之所惡也烏可與於此哉此能聚矩而好惡

之極其公者也

見賢而不能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

先是蚤底意思不能先是不能速用之意命讀爲慢過是過失如云
失刑也

能愛人能惡人獨仁人能之以然若或見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之

雖或舉之又或遲疑延緩不能蚤先用他這是以怠忽之心待賢人

了不亦慢乎見人之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而不能屏逐遠

方如放去媚嫉之類者則是以姑息之意待惡人了不亦過乎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違天身

謂是逆當是當害遠是及此節言大不能聚矩而用舍之全失其道

者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

臺節南山之意

不能舉不能先雖未盡好惡之極然猶知所好惡也若甚至於人所

當好而同好之者反從而惡之喜其便己之私乃去信用他這便是

好人之所惡於人所當惡而同惡之者反從而好之嫌其拂己之欲

乃去疎棄他這便是惡人之所好夫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好人所

惡惡人所好是謂拂人好善惡惡之性矣如此等人不仁之其拂人

之性則失人之心失人之心則失天之命將見喪家敗國而苗裔

及其身所謂辟則爲天下笑矣好惡之極其私而不能聚矩者如此

然則有國者不可不公於好惡以盡聚矩之道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吝以失之

是故二字總承南山有臺以下所言得失說來君子以位言之不是

專就聚矩而言尚有驕吝以失之一邊此道守節章首聚矩之道

乃天下之所以平者也忠信是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只是一理自

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皆足求

到忠信去處只是明明德成功地位聚矩是新民事得大道是能使

天下人人各遂其幸弟慈之願是於高好勝自高也幸是係謀幸
意妄行不循法度也此得失字又申前段得失而實至此則又窮
反本而歸之於心也信譽素肯心之所為也初言得康失康以國
言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以天命言已切矣終之以忠信譽素分明
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
此言得失善心天理存亡之幾也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信譽乃天
理之所以亡

合而言之好惡出於公則能聚矩者也好惡出於私則不能聚矩者
也然聚矩之所以有能而不能者則以吾心天理存亡之幾有不同
也是故君子有這聚矩之大道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乃天下之所
以平者也然亦豈外至而強為之哉忠信者聚矩之本也必盡已之
心而不違於物則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矣誠則私欲不萌而天
理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下之公在我故能知千萬人之悅即一己之心以十已之心為千萬
人之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奪民之財不拂人之性而
得此大道矣若大驕焉泰焉恣已徇私而以人從欲則一心之中
非私意一膜之外物我相侵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所惡者未必其
所當惡雖欲聚矩亦有所不能矣大道不於是而失乎得失之幾如
此乎天下者又可不求忠信誠敬泰以為聚矩之本哉 朱子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生是發生有大道是有正大之理此大道是君子有大道之通中
之一事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政事是大道合不必外本內末
以聚財意四之字皆以財言矣是速舒是緩務本節用便是不厚斂
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聚矩此是即前言財用之意而申言之以
補其未盡之意蓋前只說不可聚財然財用是國家最急事不可一

日幾只教人不聚財卻無箇生財之道如何可得故又說生財有
道一條 存按

夫能聚矩則能用人能散財必不用小人以窮困必不外本內末以
聚財矣然財亦國家之所急不可一日無者有國家者欲得財用則
生之亦自有箇大道理而無事於聚散也大道何如蓋天地間自有
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
得之奢者耗之耳如百畝之田更夫耕之五畝之宅民始蠶之則一
家無遺力入財之用百工飭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閑民
是謂生之者衆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在位無營其賦祿優足以代
其耕則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農事各有時候若差違不時便
遲悞了他的農事須難省差錯禁止工作縱不得已而用民之力亦
必待冬間農隙之時使百姓每得得以急忙去及時田作道是為之
朱子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者疾財用出入當有定規若不將範未免隨之必量入為出無定
也凶荒緩稅無後廢也這是用之者舒生之衆為之疾動也務本
則財源源以國而其米無窮食之衆用之餘餘也節用也則財之放
以節而其法有度如是則財常充足用而不至於缺乏矣豈必外本
內末而後財可聚哉知正大之理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
既而言利之徒不得求此以投其隙矣 吳氏 朱子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財發財

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言發是生發與旺的意思以財發身以身
發財是言聚矩之能有所得失仁者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
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言其散財之效如此非
謂仁者具有以財發身之意也 朱子
然必仁者之人生財有道不聚於聚散乃能不外本內末以盡

非之道歸其利於民而不專其利也。出是財散民聚而身自安。便是捨了那貨財去發達自己的身子了。若彼不仁者生財無道。只管多聚財好貨之念。重於愛身。往往安其利。其利其利。不替身之危。這便是捨了自己的身子。去生發那貨財了。非不愛其身也。然發於

未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是君上。下指百姓說。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好仁內既有聚財則亦兼有事在矣。好義內亦然。終是成就的意。思其事。上之事也。與其財者也。之其字皆指在上者言。此條是足上文仁者以財發身之意。而其必然也。

仁者非有意於發身也。德彰而身尊。雖散財以得民。然卒亦未嘗無財。乃其必然之理也。如上能崇本節用。以厚民之生。不暴征橫斂。以奪民之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為下者為其分之所當為。而盡其職之所當盡。亦好義以忠其上。求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下既好義。則服勞供餼。趨事赴工。凡在上所欲為之事。必克有成。而府庫之財亦無待出落慮而為。有矣。非若不仁之人。財皆入亦得而用也。未有能好義矣。而事不成者也。未有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夫仁者散財以得民。而卒亦未嘗無財。如此為君者。不必外本內末。以聚財矣。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儉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是魯大夫仲孫閱。畜是畜馬。因匹為乘。古時為大夫。故君賜之車。得用四馬駕之。是以士初為大夫。失米有實封百乘者。察是

個理的意思。伐冰斬木也。斬木有國之事。卿大夫則伐冰之家。然伐祭用水。則取水於公。故亦謂之伐冰。百乘之家。是諸侯之卿。有采地。可出兵車百輛。聚斂是於采地分外多方。聚斂之此段大要在不畜聚斂之臣。上以義為利。以義理言。只是義之所安。即是利。米是利。為利之害處。而聚斂見義之為利也。此下兩節。是復即財用而申言之。以致丁寧之意。

孟獻子亦有言曰。士初試為大夫。而畜馬乘。則已食君之祿矣。不復察於雞豚。謀小利而失大體。為卿大夫以上。而喪祭用水者。則其祿又厚矣。不復畜養牛羊。以謀子息之利。蓋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財利者也。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侵民生產之利。食鄒執甚焉。雖然。害猶未及民也。至於百乘之家。采地所出。已足以給矣。乃又用家臣於采地所出之外。多方聚斂之。是謂畜聚斂之臣。則為諸侯之臣。則為諸侯之利矣。百乘卿家。又非畜馬伐冰者。是法而可畜聚斂之臣乎。此似有聚斂財貨之臣。寧有盜竊府庫之臣。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其而禍不及下。聚斂之臣。則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仁者之至。誠憫恤故。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也。獻子之言如此。此正所謂有國者不可專其利於己。而以利為利。當公共利於民。而以義為利也。蓋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矣。

其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其國家是國家的君長。自字解。做出字自。自小人。是山小人導之。善是善。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害。是人告。如民心怨。如冠賊奸。其文變。變是變。有善者。善如今說。會底無如之何。是不能救之。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義之利。利善上說。王溪巖氏

仁義之利。利者專於求利。則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矣。故爲國之
之長。而聚財爲已用者。必是有如邪小人。倡爲生財富國之說。
人君不察。而信用之。是以外本內末。專務財用。自此始矣。蓋小人之
心。惟私是徇。惟利是嗜。以聚斂爲長策。以括克爲善謀。使之爲國家
則。聚斂稅。離天。商人。禍。雖。然。而。至。雖。有。善。人。以。繼。其。後。無。救。於。禍。亦
終。如。之。何。哉。怨。已。結。於。民。心。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求。利。之。害。如。此。
所以說有國者。必不可以利爲利。但當以義爲利也。以義爲利。則其
能。累。年。以。利。爲。利。則。是。不。能。累。年。矣。矣。而。觀。之。聚。斂。也。者。固。平。天。下
之。要。道。理。財。用。人。二。者。又。聚。斂。中。之。大。端。也。能。聚。斂。則。能。用。人。理。財。
能。用。人。理。財。則。人。各。得。其。所。而。凡。欲。爲。孝。弟。慈。者。皆。以。自。盡。其。心
而。無。不。均。之。歟。而。天。下。平。矣。漢。書。

本義集說

本義集說

本義集說

本義集說

白菊齋詩四書本義集說中庸卷之十一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鐸子 鐸子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此是中庸首章子思總括一篇之義以立言首明道之大原出於天
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
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也朱子
命字解做令字如朝廷差除分賦命令他一般性即理也何以不謂
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
只是這道理自天所賦于萬物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
之謂之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專言理雖氣亦包在
其間然說理意較多蓋是從原頭說也率只顧循循言依也不是用
力字莫要作工夫看只是循萬物自然之性通人物而言道即理也
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性是箇渾渾淪淪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
分派條理即道也修是品節裁成的意思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參
看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其中爲之品節以教人耳專就人事上
言就物上亦有品節使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此先明性道教之所
以名以見其本於天而實不外於我性道教皆兼人物而言而實以
人爲主也此章乃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而道之一字
又爲三言之綱領中庸一書大抵說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事物則謂
之道修此道以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以此見重在
道字雙峰錢氏

无明道者欲人之體之而於名義之辨有所未真則於趨向之略

有不得其正。何以使之知所用。力乎。吾故先發其道。之所以爲道者。推本其義而正言之。夫人物各有性。然所謂性者。非他也。天之所命於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有是氣。則理隨以具。萬物只同這箇原頭。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出一原故也。故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就如天命令他一般。是所謂性也。惟有是性。則隨事物時。只據吾性所發便一。一有箇當然不易之理在。若天素所安排者。此卽道之所以得名也。蓋天命謂性是渾淪一本。底道是渾淪中流出箇條貫脉絡。只是循其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爲當行之路。然則所謂道者。非他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是之謂道。在性中只謂之仁。率其性之性。則爲父子兄弟之道。在性中只謂之義。率其性之性。則爲君臣朋友之道矣。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他人之所待爲哉。然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如孝是事父母之道。然孝中有多少曲折。抗人氣稟不同。則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不能中節者。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是道。而設爲禮樂刑政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而於物亦得以致用。遂生而不失。其所爲此。則聖人之所以養成天地之理。而致其淵微補贊之功者。然亦未始外人之所以受乎天者。而強爲之也。是教也者。非他也。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是之謂教耳。此性道教之義也。學者能因其所性。而反身以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朱子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不聞

道是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承上文說。須臾是頃刻之間。離是背之而離。道是不能離底。然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只當用不可二字。還他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人做存養工夫。承上文則是無所不戒懼。卽是道不可須臾離處。也。睹是看見。聞是聽聞。所不睹不聞。不是合眼掩耳。只是下文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處。戒慎恐懼。都是敬畏的意思。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常恁地戒懼。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不是着力把持得。只此便是工夫。這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自所睹所聞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乃是從那盡頭處說來。通貫動靜。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下二節。是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朱子由此言之。道既原於天。率於性。可見這道理。見諸日用事物。而實不外吾之一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離。而當此之時。失此之道。於我無所損益。則爲外物。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夫惟不可離。是故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則不敢以須臾離也。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所未睹。若無事於戒懼也。其心亦彷彿然而戒懼耳。所未聞若無事乎恐懼也。其心亦凜然而恐懼。提撕照管。不可謂目無睹耳無聞。一齊都放鬆了。須當此時。常自提醒地也。夫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而皆必致其戒懼如此。此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道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是暗處微是細事固是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不只是獨自
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己心中或止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
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若工夫處也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
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不
存是故君子以下足教人戒懼微存謹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
不察故君子以下足教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戒懼是統體微
工夫慎獨是又於中緊切處加工夫只看兩故字可見是兩項地頭
戒懼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慎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時戒懼
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慎獨是察之於將來以審其幾道箇却是
喚起說是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然二者工夫其頭腦又在道
不可離上求于

君子固無所不用其謹矣若夫幽隱之間人所未知若爲隱而未見
不可離上求于

中庸 卷十一

四

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矣是莫見乎隱也微顯之事
人雖不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矣是莫見乎隱也微顯之事
即之則固已甚顯矣是莫顯乎微也是弄弄然皆不能昧於此心之
所以當此之時先爲那微顯者是乃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
始人雖固當發現人微亦顯于其間此正理微分界若惡顯顯尤是
又當十分加謹就一念動處體察不得放過有是天理是人欲是
天理便從此保固充將去是人欲便從此退絕了不使其滑滋暗
長於隱微之中以至謹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是情未發只是此心未發則性也已發未發只是說心有

已發時有未發時方其未有事時便是未發總有所感便是已
不要泥着中是無所偏倚在中之義是狀性之體如處室中東西南
北未有一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節是限制如竹木之前不可
不可不及這是節中節是合着當然的節度只是合着喜怒哀樂如
這事合着五分自家喜怒哀七八分便是過其節喜怒哀樂三四分便
節無太過無不及便是中節和是各因其事無所乖戾謂其不乖戾
喜怒哀樂之理也本是根本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
達是通行的意思也有通達底意思道是通路大本達道不必說得
張皇只將動靜看靜時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不是那底在人工
夫却在致中和上此言性情之德又自是一節發明中與常行之道
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不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此與聖人一
般本

四書本義

中庸 卷十一

五

君子所以不可須臾離道者蓋有是心則有是性有是性則有是
情性之德即道之體也情之正即道之用也人孰無是性情乎每日
間與事物相接順者意便歡喜拂者意便惱怒失其所欲便悲喜得
其所欲便快樂這都是人情之常然這心自有那未發時節有那已
發時節方其未有事時便是未發這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
之理在初無喜怒哀樂之可言以其四者一無所偏倚未有靠著一
邊亦未有過不及之差渾然在中則謂之中雖有所感便是已發如
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事物未接隨宜應接當喜則喜
當怒則怒當哀則哀當樂則樂自有當然之理所謂節也各因其事無
所乖違恰恰到十分好處而無分數多寡之毫謂之和中也者道
之體也此即天命之性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而天下之喜怒哀
樂皆原於此譬如樹木根木一級枝葉葉都從這裏發生蓋天

之大本也和也者。道之用也。此卽率性之謂。喜則天下人以爲合。當喜。怒則天下人以爲合。當怒。哀樂則天下人以爲合。當哀樂。只是這箇道理。爲古今人物之所共由。譬如通行的大路一般。人人都在上面行走。乃天下之達道也。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所加損也。但聖則湛然清明。憤憤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情之中。雖是從本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故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而爲天下之大本。須有慎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而爲天下之達道。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象引

快

做中和致却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如射箭纔上紅心便道是中亦未是真是射中紅心之中方是中致和亦同此義孟子所謂存心養性其致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雖用工處只是上戒懼與慎獨然工夫至此極精密須是無些子偏倚無些子乖戾方是致中和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位是安其所天地以此立育是遂其生化育以此行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已復禮便得天下以仁歸之焉有此理故也戒懼慎獨兩條永修道之教說體道之功喜怒哀樂與此節又是從原頭天命之性上說到體道之極功處

當以至於應物之處無一毫之差謬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日以益廣矣道之大原出於天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極其中而盡天地之中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位焉萬物同一原頭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極其和而盡天地之和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育焉此聖神功化之極有此理則有此事也然則體道之功可不勉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此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首章之義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言中庸之用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趨向也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上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下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

張氏

仲尼是孔子的字。獨此章與第三十章獨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皆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中庸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其實一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兼德性行事而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不可不及者也。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故謂之中。以其不妄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庸不在中之外。惟中而後常。不中則不能常也。君子中庸。是惟君子爲能體之。表裏皆中庸。反是違背。直解。

仲尼之言曰夫人皆具乎是道體用則存乎其人這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的道理雖爲人所同有然惟君子爲能身體而力行之其

日用常行無不是這中庸的道理若彼小人便不能了。其日用常行都與中庸的道理全相違背矣。蓋道理本自中庸君子則依其本然而體之小人則不依其本然者也。象引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是有君子之德只是說箇好人時中是隨時以處中只是說做時箇恰好處事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理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也凡一事各於時安不同者以處乎中也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小人更有其中庸小人是自小人之心無忌憚是肆欲妄行常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蓋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朱子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一

八

中庸

中庸之理人所同得然惟君子能之小人則不能者何故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中是渾然一理散在事物上隨時而在則事事物物上各有正理存焉故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乎中。權其所以安悉得其理不妄動也所以無往而非中。中庸者此君子之所以爲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應事接物之際又肆欲妄行其於理之是非事之利害都不顧謂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此其所以反中庸也。以此觀之君子主乎敬是以能令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小人不主乎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然則君子之能中庸小人之反中庸在乎敬與之聞而已。朱子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此章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此言民鮮能下章言民鮮以

能也。有疑

至是極至以理言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民即人也兼上下言言民少能字兼知行說此章無之爲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言諸是大了才又此是足意思隱括。朱子

子曰天下之理中庸而已矣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皆不可以言至也惟中庸則無過不及至極至實而盡善盡美不容有毫髮之加損也其至矣乎然這道理人人都有本無難事但世教衰微人各拘於私意固於習俗故鮮能知行今已久矣。朱子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此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而言民之所以鮮能者由於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也。朱子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一

九

中庸

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去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賢者知合屬行知合屬明此正分明交互說各有受病處要見得知行相因。朱子

夫入之所以鮮能乎中庸者皆以其拘於私意之偏而失其中也。夫子有言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本是常行的今乃不行於天下我知其由矣彼淵度深微攝摩事變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特昧淺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只要見得便了而以道爲不足行不去理會愚者又不知所以行此中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這道亦本是常明而今乃不明於天下我知其由矣彼刻意而行爲世法條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只要去行而以道爲不足知者

不要甚明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中道之所以常不明也此情
失中之害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人只是指飲食之人譬如愚賢不肖飲食譬日用味譬理鮮能知味
之知所譬含知行二意又猶在知行之前不可以此知字為對行而
言之知字也此二句乃是譬喻說以結上文大槩是說知愚賢不肖
所知所行無有太過不及之意乃夫子之喚醒人處也

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合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
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人每
日間莫不飲食也而鮮能知其味之正者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
以有過不及之弊苟能察之則事物物各有當然之極或廣而就
或全而及則所知所行自不至於偏一偏之質以戾天下之大道而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十

道無不明不行者矣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專指知者過愚者不
及不空通承上章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子曰人之所行不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鮮有能得其中者然則中
庸之道其不行於天下矣夫然要其所以不行者由於不明故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
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此亦承上章之意謂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知如
大舜而後可望斯道之行也

兩端好字是惟惟求益之心一發於誠察是審察邇言是遠近之言
隱是隱而不宣揚是播而不匿執是執其言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

俗云起這頭到那頭如小大厚薄之類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
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執其兩端如俗語謂把其兩頭只是把來
量度猶持權衡而衡物輕重得其平中是恰好的道理不專是中間
如輕重或輕處是中或重處是中兩端未是不中如賞一人或謂當
重或謂當輕於此彼此兩端而求其恰好道理而用之是所謂中也
用是用其言此章行旅意多

道既不行必知如大舜然後道可行也夫子解舜之言曰舜其大知
也與何以見其知之大也蓋天下之理無窮一己之見有限若自用
而不取諸人只據一己所有其知亦小矣惟舜則不然但凡要處一
件事於理或有未知或雖知而未自信者則切切然好問於人雖
淺近言鄙人之所忽而亦好察之以為或有至理寓焉蓋造道深後
雖聞常人言議莫非至理也然於所聞所察之中雖有說得不當理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十一

的只是不用他便了初未嘗宜露於人若說得當理的則極其
他其費太光明又如此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隱而
不惜言者人安得不盡言以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夫隱
惡揚善則惡底固不問了然就眾說善者之中或有說得太過的或
有不及的眾說不同又未必皆合乎中也故必兼眾說以執其不
同之極處而審度之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可以識夫中之所在而
用之於民如賞一人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
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權度精切
不空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蓋舜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
人之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
以愈大也今之知舜者必將謂其聰明睿知有高於天下而不可及
者今觀於舜之處事始終只是用人之長如此則則謂之所以為舜

其所以是乎蓋擇理人亦合用如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

所以行也朱子
子曰人皆曰予知舉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子

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承上章大知而言又承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分而言之則擇因

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雖起下章仍舊重在知字
要略使氏

兩人字衆人也舉是逐皆是網獲是機檻陷阱是坑坎皆所以拾取
禽獸者人何曾納於罟獲陷阱此皆納於所伏伺利而陷害若人驅

而納之耳擇是辨別期月是周一月不能守是遺失此章如詩之
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非各為一事而言也朱子

夫子之言曰如今的人向他論利害箇箇都說我聰明有知乃行險
即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使徒見利而不見害故卒不免墮逐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向自極
然不知避去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能致害而僥倖之念未忘初

且之習難革必至於覆敗然後已分明是知禍而不知避也豈得為
知就如而今的人向他論道理也都說我聰明有知既有知便有

定見有定見便有定守乃於事物不能辨別出箇中庸的道理來却
又持守不定到不得一月之間那前面的意思就都遺失了也蓋中

固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擇而不守終非
已物仍是其知有未真也又安得為知乎惟其知之不明是以守之

不固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而前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則道之所以明也朱子

而中庸言節中庸之理得一善是每得一善不是只守一善朱子是
恭敬奉持的意思服是著磨是磨此章知底意多於於行事之中加

致知之功也朱子公著
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肯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望

斯道之明也夫子稱回之言曰天下事事物物都有箇中庸道理
亦在乎簡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之不敬則雖

欲其一日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獨有顏回之爲人
也每日問於事事物物上仔細詳審務要辨別箇至當恰好的道理

每得一善則拳拳然恭敬奉持著在心胸之間而守之不失矣蓋隨
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較也若

但能擇而不能守中於前而進不及於後則亦何貴於知哉顏子惟
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即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它是引起下章論

強之意矣史氏伯璠
均是不治不可能是不可以力能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中庸便是

三者之難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是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
不然只可謂之三善朱子

夫必如舜之知而後道可行必如回之仁而後道可明故學者於
必精之於仁必強之於中以中庸之難能也夫子之言曰天下國家至

大難治也然未論其當理不當理但期於處置得天下而已則資
勇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却也然不論其當辭不當辭但以不

就之爲潔而已則資寡廉靜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然不論

子路問強。

國朝文獻集

卷一

古

卷之四

強是方足以勝人之名。朱子
中庸下所能必有待於勇者而後能之也。子路好勇。然其習氣消弭。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渾是語辭而字誤做汝字汝之渾在學者之渾也下文四發皆知疑

夫子以其時有血氣之剛而未知有德義之萌也故告之曰強有三樣有一樣是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汝學者時強汝之所謂強者乃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還是汝學者之所當強與是說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謂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竟是全然不是異地片教長語人之不乃不華邦由堂之

道是霸道不循道理的含恐如何謂之一端蓋恐人之所不能恐是亦其勝人處勝人則強矣此君子只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方是說成德之君子居是處

成德之君子於是處直解

如何是南方之強。彼合客異。順以壽人之不及。雖憤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此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澤未是義理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政。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有君子之道焉。故君子處之。這一條強是不及於中庸者。非汝之所當強也。直解

强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征與禡同席也。金是戈兵之屬。革是甲冑之屬。衽金革是習而安之。

也亦借意凡字不相足無服惟之意南方無暑敢者北方豈無金
恐者亦不過舉其氣稟之大槩而言耳夫論強而以方言之足見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府卷十一

非

藏經閣

不是中庸義理之強矣。第五

如何是北方之強。那金革凶器。人所畏怕的。彼乃做臥席一般恬然。

安處就是戰陣而安也無厭悔之意此北方之強也北方風氣剛勁而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處之這一條強是過

故君子而不流彊哉矯中立而不倚彊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彊哉

死不變強哉

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與前泛言君子居之者不同。和是以遠矣。

流是流，滂中立是當中立，如中立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倚是倚者，如倚於強，倚於弱，中立而不倚，此最難言。中立者無依靠而獨立也。

而字是轉語之辭者而中意變是改變塞是未通和是與人同中立是與人異和與中立字義只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例張處全在

中庸不字上端是強貌。數之能非強貌之類。所以形容其強也。上兩段言守身處事之常。下兩段言出處極至之變。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倚力是之謂自強。正應抑而強與一句。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此和而不流以下。是從學問中做出來。所謂變化其氣質者也。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止是立則防弊以教子路也。東陽許氏

夫南方之強。失之不及。北方之強。失之太過。皆非汝之所當強。汝之所當強。乃君子之強。而合乎中庸之道者也。若子之強。何如凡和以處衆者。易至於流。君子之強。人滿然可親。而其中則能自守。以正未嘗差。理隨衆而至。於流是能有以自勝。其人也。強哉。矯乎。凡入中立而無所依。把捉不定。則必至於倚。若又欲取一偏處。惟君子之強已。卓然守正。而始終極其堅定。不待有所依倚。是能有以勝其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大

謝明堂

人欲之私也。強哉矯乎。固有道而達也。或不能不變其平素。君子則惟行道濟時。以施其德。不以富貴而變其未達之所守。非自勝其私者不能也。強哉矯乎。固無道而窮也。或不能久處困窮。便至改變。平生的節操。君子則能守義安命。以終其身。而不變其生平之所守。非自勝其私者不能也。強哉矯乎。此四者君子之強。自學問克治而來者。乃汝之所當強也。夫子以是告子路。所以抑其血氣之剛使之有以自勝。而進之於德義之勇也。學者有如是之勇。則中庸之不可能者。庶幾其可能矣。遠近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此章再辨知仁勇而總括之。素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則中庸之成德。知

之盡行之至矣。希賢

素當作素。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素隱是深求隱僻之行。怪是過爲詭異之行。素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迷是邪迷也。

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其爲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夫子之言曰。世間有一等好高的人。於日用所當知的道理。以爲尋常不足知。却別求一種深僻之理。要知人之所不能知。於日用所當行的道理。以爲尋常不足行。却別做一樣詭異之行。要行人之所不能行。人情厭常喜新。素隱行怪。適中乎人。新喜新之病。亦足以欺世而盜名。所以後世沒見識的人。也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也。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七

謝明堂

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若我則惟知吾之所當行。行吾之所當行。這素隱行怪之事。吾固已弗爲之矣。直解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遵是循道。是中庸之道。塗是路。廢是棄。已足止。通字上有知意。半塗而廢。亦當帶知意說。知行未嘗不相因。強特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史氏伯璠

素隱行怪之人。固不足論。至於君子擇乎中庸之道。遵而行之。自

在乎正大路上走。却乃不實用其力。到半路裏便廢棄而不進。此其知雖足以知之。然所知處亦不親切。守得便不安穩。而行之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我則行之於始。必娶之於終。只見得到了。自在不得。務要到盡頭的去處。固不以半塗而止矣。

君子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依是隨順不違的意思。逝世是遠逝不見知。是不見知於人。憐是憐
憐。幸。行怪是過者也。半途而廢是不及者也。逝世不見知而不憐
是中者也。依乎中庸只說得知仁。至於逝世無憐方是知盡仁至處
勇即在中也。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逝世不
見知而不憐便是吾弗能已之意。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此言唯
聖者能之。正是為學者標的也。雙峰錄氏

至若君子所知依乎中庸而非索隱之知。所行依乎中庸而非行怪
之行。一惟依順著這中庸的道理。終身居之以為安。又不肯半途而
廢。雖至遠逝於世而不見知於人。其所依乎中庸者自如而初無
所悔焉。正為此箇道理出於天而成於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
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故能逝世不見知而不憐也。此中庸之成德。知
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然豈我之所能哉。惟是德造其極的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文

朱子

聖人然後能之耳。彼隱怪半途者。豈足以知此知行之終事也。
則知仁勇入道之門。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朱子

君子之道費而隱

此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雖引孔
子之言。以明之。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
道著見於事物。此就費隱上說。以見此道充塞於天地。知道之管攝
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慎獨言之。知道之
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
之充塞於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兼言其大小。欲人
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也。東陽許氏

道即中庸之道。惟君子為能體之。所以說君子之道。費是用之。隱是
藏。知愚而不費之費。正如財用之散。是費有廣之義。又有用之義。

以體之微言其體微妙也。費而隱。即是率性之道。率性之道。無
物不有。無適不在也。天命之性是隱。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只費之
中之理便是隱。實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也。平子
道不可須臾離。惟君子為能不離乎道。而成其德。故以道歸之君子
矣。君子之道。兼體用而言也。道之用。其廣形而下者。無物不
具。無處不有。然就其中而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微密而不可見。固
有非言語指陳之所及者。蓋費而隱也。朱子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知
可以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
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夫婦是極其近小而言。可知可能。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
長之類。未報井臼亦是也。至盡也。非極至之至。是論道而至於盡處。
就萬事上說。所不知是天地間不緊要底事。如孔子問禮問官及不
如農與與夫百工技藝細瑣之事。聖人不能盡知。所不能是聖
已之所能。必致與其勢之所不能。如願若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
施之類。聖人亦做不盡。若君子之所當務者。聖人必知得徹。行得
也。天地之大。以道言。不以形言。憾只是未足。他意如覆載生成。偶有
偏而不均者。此特因言聖人有所不能。而更上一步。甚之之能。所以
極言道之費耳。非併責天地以盡道也。大是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
峻極於天是也。載是承載得起。小是無所不有。如體保三百威嚴三
千是也。破是割破得開。莫能破只是至小無去處了。破他不得。如微
有至小。而尚可破作兩邊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至小。則更不容破
了。全段皆是說費隱說費隱。即在具中。非以夫婦之能知能行為費
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也。大處有費隱小處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文

朱子

亦有我隱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朱子

君子之道發而隱者所謂體用一原微顯無間也何以見之或其小有所入而人或有所不外焉統體可觀而內或空虛無物皆不足以言教以此道言之夫婦之恩安若無所知也然於日用常行的道理彼亦可以與知其端若論道而至於盡處則雖生知的聖人或古今異時彼此異地則禮樂制度也須要學或技藝細瑣沒緊要事聖人如之何而盡知也夫婦之不肯安若無所能也然於日用常行的道理彼亦可以與能其一端若論至於極處則雖安行的聖人或教有所拘時有所限或常理所當得而不得皆如其願聖人如之何而盡能也豈惟聖人雖天地如此其大也而或圓於氣數失其所宜然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亦不能盡如人意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三

而人猶有憾之者是天地亦不能盡道之極矣夫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可見道無所不在矣故說其大處說則其大無外而無所不包發育萬機莫弗斯道之所運用也豈復有能出於其外而載之者乎就其小處說則其小無內而無物不體三百三千亦莫非斯道之所貫徹也豈復有能入其內而破之者乎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朱子

詩云鸛鳴于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註是大雅旱麓詩鸛是鳴鵲是至淵是水深處其字指此理而言察是自然昭著道體隨時發見處也非觀祭之察上下察如洋洋上下左右是言這道理昭著無平不在上面也是德地下面也是德地有無窮之意又有道理平放在彼意思此一句只是解上面詩中之

意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耳朱子

道之極於大小如此則此道無乎不在而其流行發見活潑之妙古今至今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而其在人則見諸日用之間動容周旋莫非至理出人語默莫非妙道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漸見道體之妙而無疑矣詩云鸛之飛則至於天魚之躍則在於淵謂之所言如此正以言道之體上下昭著無所不在也焉寧為之性而飛魚之性而躍飛躍者貴也所以飛所以躍者此便是隱但就鸛魚躍上看便見得此理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是這道理則隱而不可見者仰如此若察而可見矣新安陳氏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造端猶云起頭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

三

見其尤切近處及其至言極盡其性也察與上句察字同如文理昭察天地明察之察言其昭著福滿天地之間此是結上文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知不能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鸛魚上下察處極其遠大而言也朱子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而言則起自夫婦居室之間而無所遺人事之近而天理在焉得做時事事著實而極其精則淵滿充塞無少空隙昭著於天地之間而無不在緣他本體充滿充足若於此有些子不是便於道體有虧欠也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學者有誠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而不可有須臾之間欠

子曰道不遠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此章實不上一章說道如此其費恐人以謂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便說入身來此上下相承之意也上言言道無不在其廣大

也如此此言道只在人依日用之間其第實也又如此上言明道之

體用此章明學者入道之方雙峰饒氏

遠人之人是猶衆人衆人已而言人之爲道之人是猶爲道之人已

身而言人之爲道之爲如爲仁由己之爲此爲字重言行道不可

以爲道之爲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此爲一統制言謂之道道不遠

人以道言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以學道者而言也語脉

循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

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第二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

不遠人以爲道第三節言已之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四節言責

之已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雲峰胡氏

率性之謂道其昭著於日用人事者只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間而已孔子之言說道具於人心而見諸日用固衆人之所能知

也書本義

能行也而末嘗遠於人也其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

之心豈假外求哉若人之爲道者厥其卑近以爲不足爲却乃難爲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謂而務爲高遠難行之事自以爲道者是

失其過當而不由夫自然便非所以爲道矣陳氏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

人治人改而止朱子

詩是商風伐柯之篇伐是砍木柯是斧柄則是榦子視是邪視上人

字是其人之道下人字是其人之身改是既改其惡只改底便是善

了改而止是不以高遠難行底爲他這須看上文緊要處在道不遠

人朱子

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信乎人不可遠人以爲道矣以治人言之

詩人說手中執着斧柄去砍木做斧柄其長短法則不必遠求只手

中所執者便是則詩言如此然執着斧柄去砍斧柄法則雖是不遠

畢竟手裏執的是一件砍的又是一件猶有彼此之別故自伐柯者

視而視之猶以爲遠也若君子之治人則不然人人本自有此道理

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從那不是道理處去故欲治之不是別討

箇道理去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的道理還以治之而已若其人能

改則是善矣更何用治他而責之以高遠難行之事也這不是將他

人底道理去治他亦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如木木東流失其道而

西流只從西邊流得歸來東邊便了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

遠人以爲道也淺說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忠是盡已之心無少偽妄然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

分未盡也不是忠然推已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得也得人

亦要得也而今不可不教他慈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已及物忠以心

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忠恕兩箇離不得恕非忠無所本忠非恕

不能行然必存於心皆能忠恕後行於外者能恕也還是自此至彼

非背而去之之謂道即率性之道只據當然之實理言乃衆人之所

可知可能者也違道不遠是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此即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

道不過推已以及人而已黃氏

自愛人言之道本不遠於人但人爲私慾所隔惟知有己而不知有

人故所以施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乖違矣惟本乎忠而行之以

起盡已之心無不真實而待人接物只推已心之真實者以及之則

亦能與運爲一也然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

其去道也何遠哉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然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也忠恕之事何如如人以無道而施諸已此已所不願也則盡已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即已之心不以已之所不願者而施之於人焉道便是忠恕之事蓋以已處人則道之不遠於人者一見而不領勿施亦即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朱子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君子之道即上文不遠人之道道不外於人倫故以四者言之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未能如其所以資人者耳所求乎子四句言君子之道求是責望的意思先施是先知

中庸卷十一

中庸卷十一

論

中庸卷十一

於人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已之道治已之道初不難也視其責人者而已此便是則也庸是平常行是踐其實謹是擇其可庸德庸言所該自廣而意之所至則在子臣弟友之道耳慥慥是篤實貌實美之者願恭之意也中庸德之行以下正言君子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而欲以是爲則而自勉也雖亦自修之事但自修者當安在言外不當直入本文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也朱子

自貴已言之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我於這四件的道理一件也未盡得四者維何我之責乎子之事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者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者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者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

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則已具於此我固未能矣然不敢不以之自修也若夫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者庸德也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以是道而發於口者庸言也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庸德易至於不足有所不足則不敢不勉如此則行益九庸言易至於有餘有餘則不敢盡如此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說出來的都與所行的相照顧無有言過其行者矣言行之力則行將去的都與所言的相照顧無有行不逮言者矣言行相顧如此則道有諸已而所立者皆實地且言論亦皆親切而非無實之空言豈不慥慥篤實之君子乎此道之所以歸於君子而爲君子之道也此吾之所以未能當自勉以進於君子之道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朱子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中庸卷十一

中庸卷十一

論

中庸卷十一

此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上章言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言素其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此身放開一說更確切此素是因其在乃是目今之事非從前舊也位是所居的處位行是爲其所當爲即其位而進行乎其中以事君下句以心言此二句一章之綱只是一套裏下文分應之蓋素貴行乎富貴條且發明素位而行的在上位不墮下條只欲發明不願乎其外意蓋一條四箇條第三條五箇不字應可題存疑

道固未嘗遠於人然人之地位又不同蓋有所當行的道理若不能目盡其道而分外妄想便亦不是君子了君子但因見在居何地位而行其所當行的道理未嘗於本分之外別有所願慕也

素貴行乎富貴素貴賤行乎貧賤素貴秋行乎夷狄素貴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內得焉

富貴貧賤對舉言之。是欲却對中國言忠難却對東洋言是又舉此以見彼也。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袪衣鼓琴若固有之。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夷夷曰何陋之有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素位而行直至夷狄患難者言雖夷狄患難然亦有其道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非謂苟免而從夷也。此四者特舉其繁入字謂又是放開說凡人所日用之所當行者皆是也。自得是無不足於心之謂此言素位而行也。朱子

素位而行者蓋謂身在此則位在此而道即在此也。如見在富貴之位則行乎富貴所當行之道而不驕不溢不足以致之見在貧賤之位則行乎貧賤所當行之道而不謫不憊不足以道之見在夷狄則道行乎夷狄所當為而不改其行見在患難則道行乎患難為所當為而不變其守身之所處雖有不同而道無往而不在所謂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君子皆盡其所當為之道無往而不樂又何不自得之有所謂素位而行者如此。道解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陵是陵虐援是援援怨是怨恨尤是踴躍於人的意思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朱子
所謂不願乎其外者蓋本分之內既欲各盡其道自不暇及於外也。大凡人居上位則好作威以陵其下居下位則好勝勢以援其上君子則不然其在上位也則不恃勢以剛制其下而求所必得焉在下位也則不任己以板援其上而求所必得焉。在上在下惟盡其所當為但知正己而無所求取於人如此則又何怨之有但見中心寧靜

雖上而不得乎天也。只順受其正而無所怨憾於天雖下而不合於人也。只安於所遇而無所罪尤於人。蓋既無所求則自不見其相違而無所怨尤矣。君子之不願乎其外如此。道解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居易乎地謀微底的道理便是坦途也。俟是聽其自至無所計較。命是天命指那將得將不得處若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居易不平穩的去處。凡如邪之事皆險道也。徼是求僥是所不當得而得者。但幸焉而已耳。此章本言君子此兼言小人。一正一反一勸一戒之意。家訓

由是觀之可見君子惟素位而行隨其所遇順理而安身於乎安之地至若窮通得喪係於天者非所必也。但隨其自來聽其自至無所顧外的。心若小人則反是必將私智作聰明取所不當得而得之。則禍必隨之矣。朱子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鵠是射箭的靶子鵠在布上叫鵠正鵠在皮上叫鵠。正鵠之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射則張布侯而設正。此子思引孔子之言以證上文之意。朱子

孔子有言曰射雖前藝然有似乎君子何以言之射者射若於正鵠上失了不中只是反而求之自己身上。內志未正外體未直而初無尤人之心也。這便是正己而不求於人的意思。所以說射有似乎君子。蓋君子無不反求諸己者。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章有二節。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至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言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朱子

君子之道四字宜連帶下面詳如行遠必自邇邇之不可於道字斷了。此句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意相近蓋上句意就在下句意內也不可以君子之道當大義聖人之道看詳如以下方作進爲之序以君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邇是近處卑是低的邇者卑者下學人德之事高者遠者聖人成德之域也絕不外知行二者

君子之道無所不在而邇之則有序矣蓋性至命必本於人倫日用之常精義入神必本於灑掃應對之末譬如人要往遠處去不能便到那遠處必先從近處起一程一程行去然後可以至於遠處譬如人要上高處去不能便到那高處必先從低處起一步一步上去然後可以升於高處者此道也而遠者要亦不出乎邇之凡卑者此道也而高者要亦不出乎卑之中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凡行道者皆當如是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安爾室家樂爾妻

詩是小雅樂緯之篇鼓是彈瑟琴都是樂器聲相應和也翕亦是合

自舉一舉言之小雅之詩說人能於閨門之內妻子偕好樂合如瑟琴一般和之至也處兄弟之間翕然友愛和樂而且耽樂之極如此是能安爾室家樂爾妻矣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順是安樂室家安妻子樂是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下面和上面自然安樂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通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序皆然引詩及夫子贊詩語蓋指此一事而言耳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妻子不和兄弟不安皆貽父母之憂人能於妻子室家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式兄弟妻子之順日用常行之事也必能和於妻子室家兄弟而後父母其順之是非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乎然則學者於道誠不可不循序而漸進之矣

子曰鬼神之事敬其盛矣乎

此章語意自費隱章來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日用之閑無不在此後四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此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兼費隱大小而言即察乎天地尊也節總論鬼神之德二節言鬼神之德所以盛三節以祭祀兼言人之鬼神就其親切若見者言之四節與二節同五節又總費隱神之德皆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旨且爲下文諸章之始

鬼是陰之靈神是陽之靈天地之功用一氣之良能其至而伸者爲神反而縮者爲鬼理形而上氣形而下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是其靈處雖言氣而理實在其中論來只是陰陽屈伸發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爲德猶言性情功效只是鬼神實然之理說用上說不是別有一物鬼神之德便是中庸之道非有二也中庸以理言故曰至鬼神以氣言故曰盛上下章自是地說忽然中間插入鬼神一段在這裏也是爲飛魚躍底意思所以未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

君子之道費而隱故獨舉費而隱已默具乎其中然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而非空無之謂也夫子之言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者聖人則日用人倫之際及其至則天地不

窮來者耳動靜不窮極伸耳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及之謂鬼以其歸也鬼神之實不越此兩端而已矣蓋二氣之公實一氣之運而要之日月寒暑之所以往來春夏秋冬之所以生長收藏者是孰使之然乃鬼神也皆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之者也故造化之妙不可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有是理便有是氣以其爲二氣之靈所以人而靈絲忽與大也是道箇包羅天地也是道箇微鬼神則造化無遺矣然則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不可遺
體物是與物爲體理氣兼在非謂造化生物也體物該生死不可遺是無間遺滲漏體物而不可遺用鬼轉看却是鬼神爲主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乃是有這鬼神便有此物無鬼神便無此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體猶云即鬼神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視不見聽不聞與體物不遺只見一物事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處實而隱自人之行道言故但言其費而隱自在此以鬼神之費隱明道之費隱故先及其隱而後及其費言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

中庸卷十一

手

何以見其盛也蓋鬼神無形也視之而弗見無聲也聽之而弗聞然即物而觀物各有始也誰其始之陰陽妙合神之來而伸也而物以之始物各有終也誰其終之陰陽消散鬼之往而屈也而物以之終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凡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蓋常自洋洋生流與天地通不隔於勝明代謝是鬼神雖無形而徧徧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其德之盛也何如哉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使字最好看見得他盛處齊是齊明是明潔其心盛服是冠履之屬不專指衣衣與服不同衣特服中之一件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承是恭敬奉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是其所當祭者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左右是兩傍不是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了然後有箇洋洋如在只就祭祀時所見如此若鬼神有以使之耳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凡體物不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其潤此却是從全體中提出祭祀之鬼神來說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

且以祭祀言之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於以奉承乎祭祀方祭祀之時但見其洋洋流動充滿如在吾之上焉如在吾之左右焉未嘗使之而若有以使之者鬼神精爽真與人之齊明相接此可見鬼神之妙充滿則匪於宇宙之間無往不在故發見昭著於祭祀時者如此

中庸卷十一

手

祭之而盡其誠感之而無不應乎此體物不可遺之驗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是大雅抑之篇格是來度是測度矧是况是顯思三箇思字是語助辭三句仰上弗見弗聞節意但不專指祭祀時言耳
大雅抑之詩曰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得而測度况可厭敬而不敬乎信乎鬼神之無物不體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微謂不見不聞前之所謂隱也顯謂體物而不可遺前之所謂費也誠是真實無妄指鬼神之實理而言只是實有此鬼神也此說鬼神之盛而終歸於誠又該貫上章首五句是不止爲祭祀言發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揜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本實鬼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載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是質性篤是厚是加非全好字因材而篤是因材而加厚也子裁

是扶植培是滋息傾是傾化覆是敗此言天之生物其理如此實以

喻人裁傾是其材培覆乃因而篤也此節因材意重

不觀人之生物乎凡天之生物必皆因其本質之不同而異其所加

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傾覆之天非有意於其

間也成其自取焉耳蓋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

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天之於物其理自然如此也

東陽許氏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安民安人受祿于天保佑之自天申之

詩是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寧當依詩作顯今是善保是安

佑是財申是重義又申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節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詩

嘉樂

詩大雅假樂之篇曰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顯之令德既至於在

下之民又安於有位之人以是能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至天既後

而休佑命之又從而申重之而受祿之無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是受天命而為天子此一句總結上文意還是就修身生統

結說不得受命

以此觀之可見有大德的聖人必然受皇天的眷命而為天子今

既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裁者也君子之嘉樂也則其受上天篤厚

印重之命而享祿位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者尚何疑哉此庸行之

常推之以至其極者聖人之事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費之大者言中庸首先言本人

之性情次言學次言王道也

無憂是文王之所致猶舜之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後人之曰文王然

也作是詞始述是繼述文王之無憂如何說是道之所在蓋無憂非

道而其所以無憂者則道也父作之者積功累仁之君子述之者繼

志述事之事非道之所在而何則節言文王之事也

孔子之言說自古帝王創業守成皆未竟有不足處蓋莫為之前後

將何述實為之後而將何傳是皆不能無憂也若無所憂者其惟周

之文王乎何以見之文王以王季之賢而為之父以武王之聖而為

之子父焉克勤王家而作之於國子焉不承厥志而述之於後而後

皆得其人述作皆無遺憾父子相成正得天地好德更無有一不

足此文王之所以無憂也又王之事非道之所在乎

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豈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五

武王

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休之

續是繼大王是武王的曾祖古公亶父王季是武王的祖季歷文王

是武王的父緒是業此正謂繼世耳豈戎衣而有天下却是後日事

戎衣是甲冑之屬豈戎衣言豈著戎衣以伐紂顯名是光顯的名譽

此言武王之事也

以武王之事言之大王季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時人心天命已歸為王之基矣至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

的功業困紂惡之不悛天命人心之極有不得而辭於是一著戎衣

以伐紂而遂有天下大以下伐上其事近於不順其名似乎不美矣

乎失其名也然諸侯率從萬姓悅服人人愛戴稱美其身雖不曾失

了天下光顯的名譽以其尊則山諸侯而居天子之位以言其寵

則由西岐而盡有四海之內上而宗廟則降以天子之祭而饗之下

而子孫則傳世三十歷年八百而保之。武王之事如此亦皆道之所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
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也

本節老武王末受命不歸上節意正是引起下文周公追王上祀
之意而耳耳成是成德是尊祖奉親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不言文
王者蓋武王在時文王已追王矣但以末受命未暇推及大王王季
始後然耳先公是祖繼以上至后稷斯時上祀先公之禮達乎
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見使皆得以生者之祿追享其親王祭祀言下
文父為士數句亦重在祭上葬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不可以葬祭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一

並言既曰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而下文只言大夫士所以為
自諸侯至庶人而中舉之以見上之諸侯下之庶人可以類推也喪
禮又是因祭禮而及之於喪禮意尤難測之喪是諸父昆弟之喪達
乎大夫是大夫猶服之諸侯則絕達乎諸侯及士庶人者自上而達
於下也達乎大夫天子者自下而達於上也此達字與達宰之達字
意殊不同父母之喪節三年之喪只是申明上一句周公成文武之
德此意管到末自追王大王王季至無貴賤也皆成文武德事斯
禮也只管判祭以大夫處期之喪以下又見一轉語各而言之總是
推已及人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也此言周公之事也
以周公之事言之聖人以立法為人事文王末為天子於一應禮
制固非其所當為武王上七年受天命於禮制又有所不及為是文
王武王尊祖奉親之德固有所未成者至周公輔相成王才一一推

成祭之如大王王季何特蓋以侯爵也周公於是推文武之意而追

上之帝古公為大王王季歷為王季祖繼以上至后稷何特以侯
禮也然足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天子之禮祀之歟不備自盡其奉
而已矣以季祖報本人心所同也於是出斯所制之禮推而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使人皆得以其生者之祿追享其親也如父為大
大夫子為士與葬固以大夫之禮矣而祭則以士之禮焉如父為士子
為大夫與葬固以士之禮矣而祭則以大夫之禮焉葬用死者之禮
使死者得以安其分而祭用生者之祿使生者得以伸其情也不特
此也又制為喪服之禮期年的喪服下自庶人上達乎大夫通行之
天子諸侯使不行了大夫之喪未能敵親猶為之服蓋不得而臣之
也期年之喪未能敵諸侯貴則不為之服矣蓋得而臣之也若三年
之喪則下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蓋以三年之喪父母之喪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一
也彼諸父昆弟猶可以伸其貴貴之義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初無貴賤之別故凡為父母喪者無貴賤一也凡此皆天下之大
經前代所未備周公推文王武王之意立為定制更不可易是其所
以成文武之德者如此此周公之事皆中庸之道費之大者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乎矣乎

此承上章而申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之道皆所謂費而隱也舜
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可易
也此蓋古之聖倫盡制者故來之以為訓也
達是通達亦是天下之人通謂之達達之達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
武王周公之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上章說武王周公之事此
因以達字稱之所謂亦上章而言也
孔子之言說凡人之奔走於一身一家無大算動人耳目處天下人

安得通傳之若夫武王周公之奔走天下後世人皆知之故特稱其

人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善是能繼是繼繼志是心之所之者述是傳述事是所行者兩箇人字都指前人此以理言只空懸空說來此以斷武王周公之達孝用下文孝之至正與此相應存疑

武王周公之達孝何以見之夫所謂孝者豈必祖父在日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吾因而成就之然後謂之繼亦必祖父在日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吾因而遵行之然後謂之述蓋凡理所當為時所可為而又分所得為固即前人之志亦即前人之事也吾能曲體前人的意思要按續出來是便是善繼其志吾能效前人的功緒要傳述將去是便是善述其事恭道一而已矣所存今天則不限古今而隔世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一

三

自相感所為當可明不分彼此而易地則皆然考諸先聖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以謂之孝也武王承前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又制為禮法以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此固其繼志述事之大者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春秋是春秋之時春秋則冬夏可知修只是潤色補整仿使其嚴潔之意祖廟是天子之七廟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宗器是先世所藏之重器裳衣是先祖之遺衣服設之以授尸也時食是四時該月的品物此以下皆修造之教也

今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何莫而非善繼善述者哉其禮云何每春秋祭祀之時則於祖廟之門堂寢室必洒掃整飾之以致嚴潔而不敢慢也於先世所藏之重器則隨所存而陳之以示能

守而不敢失也先祖之遺衣服則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而致吾如在之誠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則隨所安而薦之使神有所享而將吾生事之敬也武王周公所制時祭之禮如此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建德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此宗廟是最高曾以上廟宗廟之禮當歸云宗廟序齒之禮序是次序宗廟之次左為昭昭者昭明之義右為穆穆者陰幽之義父為昭則子為穆受為穆則子為昭而子孫亦以是為序序昭穆全屬生者是祭太廟之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各自為族曾者在而卑者在後皆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幼者在後不是昭一行之舉穆一行之舉而已如周公一行父之昭也成王諸子成之昭也武王諸子又為武之穆也康王諸子又為康之穆也皆指公卿大夫士與姓之在王朝者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一

三

言序爵是凡與祭於宗廟者皆序昭穆序爵皆指助祭者而言言事是宗廟有司之職事辨賢是分列其人之賢能旅是眾酬是眾飲旅酬是將之長舉酬於兄弟之長長兄弟舉酬於賓之長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下為上是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酬於其長俱先酌一杯尊飲也建是及此賤字與上不同上賤字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下者此賤字指賓之子弟主人兄弟之子無是祭畢而燕於殿毛是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齒是年數序齒是昭與昭序齒穆與穆序齒

以宗廟之禮言之當祭於宗廟之且凡子孫兄弟同姓與祭者其班列行次各有定位斯禮也所以序其何者為昭何者為穆昭與昭齒而穆不得以間之穆與穆齒而昭不得以參之使等輩先後之不至於紊亂也與姓之賓來助祭者有公侯伯子男男有卿大夫士焉其

前不同於祭之時而序其或在前或在後都有簡次第者所以分排其孰為貴孰為賤使尊卑不至於陵越也祭必有事如為宗而祭相為祀而親親與夫特裸獻洗豆蓬之類皆事也必於同姓異姓之中而擇其德行之優戚儀之美適事之純熟者為之蓋祭祀以正職事為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其人之賢也序爵所以貴貴者宜在爵高者以祭將畢之時行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部使他人舉及賤者使亦得因事以仰其敬也序事所以賢賢者若若在所前乃於祭既畢之時異姓之賓皆退獨同姓之親於賓到這時節不論爵位之崇卑但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其次雖公侯之少者亦在卿大夫之上若此者蓋同姓比之異姓為親所以昭與昭與穆與穆而便長幼不至於失序也夫序昭穆者親親也序爵者貴貴也序事者賢賢也達賤者幼幼也序齒者老老也二祭之間而大經以正至思以宣文章燦然禮意周浹如此而天下之事盡矣蓋曰曰氏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卒之至也

踐是踐履正簡其字皆指先王而言位是主祭者之位即先王之位也行其禮即祭時所行之禮奏其樂即祭時所奏之樂踐位行禮奏樂不是武王周公踐行奉是後來奉祭之人踐行奏所以使踐行奉者武王周公也而皆本於先王正見繼述處所尊是先王的祖考所親是先王的子孫臣庶死是始死亡是既葬皆指先王奉之至也與達卒一也自其盡於已而言曰至卒自其稱於天下而言曰達卒此皆上文兩節皆繼述事之意也

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既善且備如此此對越祖考之位與達

所行之禮所奏之樂先王雖未必有是志設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志亦可知矣武王周公體其意而制作之是凡後來奉祭者所崇之他即先王之位所行者即先王之禮所奏者即先王之樂祖考者先王之所尊也祭祀之禮東致其誠敬祖考者格翼與乎封越之如仁而先王之所尊者於足敬矣子孫臣庶先王之所親也祭祀之禮一舉兄弟成在賓客則至禮制詳盡而仁意周流而先王之所親者於是愛矣是武王周公於先王雖死事之如在生前一般於先王雖亡事之如尚存活一般而繼志述事至於如此其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是卒之至而無以復加矣非達卒而何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締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是祀天於南郊惟人子得行之社是祭地天子以下所同上帝即

是天以其主宰事而言則曰上帝言上帝則后土在其中神是五年的大祭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太祖配之惟天子得行之是為祫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而以始祖廟之至合食是為祫是秋祭天子以下所同則時皆祭其其一耳其先是祖先示字與親字同堂是手掌親諸掌是易見義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有知行意上文孝之至也以宗廟之禮言已結了達孝二字此則兼郊社之禮言悉舉其禮制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一祭祀之閒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矣

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不特此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神嘗之禮焉郊社之禮蓋所以奉事上帝而達其體載生成之德也宗廟之禮蓋所以祭祀其祖先而盡吾報本追遠之情也事上帝所以正天下之大本道之所自出也祀乎其先所以正天下之大

義之所由始也。這都是國家極大的禮教。其義深遠非聖人不能作。其可以淺見薄識窺測之乎。苟有能明乎郊社之禮。師暫之義。真有以是爲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見。則知此道固一本。而原由感應之妙。無所間闊。大而天地細而人物。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一以貫之。無非此理。流行著見而已。又何人道之不可明。何人心之不可感。其於治國。猶視諸掌之易。夫武王周公之制禮。不惟善體乎先王。而又可通於治道。此所以盡倫盡制而爲中庸之道也。與

白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中庸卷之十二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

靖子

哀公問政

此引孔子之言。以禮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爲政本乎庸行也。但魯隱公小人以終十二章之意。而所謂誠者。實一篇之樞紐。天道又爲下章說誠明明誠之張本也。自文武之政。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詳言修身之道。以明治人之本。在於修身。而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九經四節。詳言治人之事。即哀公所問之政也。而凡事豫則立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則又詳言治已之事也。經

之人存政。是一篇總屬。一意反覆推說。存疑

哀公是魯君。問政。蓋欲知所以治人者。故設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是本。政是行。簡策以聚聯方。而已。其人不必修文武字。總是

有此等君臣也。息猶滅。古註

哀公問政者。問治人之事也。然有大德方可語王道。故夫子答之曰。君欲行政。不必遠求。惟在法祖而已。我周文王武王。是開國的聖君。那時又有周公召公諸賢臣輔佐。所行的政事。都是酌古準今。盡善盡美的。如今布列於方策之中。如周官立政諸書。及周禮所載紀綱法度。班班可考也。但其人不存耳。誠使當今之時。有君如文武者。又有臣如輔文武者。焉則文武之政。可復舉矣。若無是君臣。則其政

便都息滅了。載在方策者。不過陳述而已。徒政者能以自行說。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人秉君臣即其人存之人也。道是道理。敏是快速的意思。樹是我植。蒲盧是蒲葦。草之最易生者。上言人道敏政。重在人字。下言夫政也。者重在政字。又是一意。

所謂人存政舉者。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這人的道理。最能敏政。何等快速。就似那地的道理。一般土脉所滋。凡有所栽植者。隨植隨長。無不快速。而况夫政也者。是聖人行下的。至精至備。又是最易行者。就如草中蒲葦一般。比之他物。猶為易生者也。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政即政舉之政。曰人曰身。只在人存一。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二

何明堂

字內。在人人字。指賢臣。即其人存之人字。一邊地。對指君身。道即下文天下之達道。所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兄弟之序。朋友之信。是也。修身以道。是以身去體道。使身皆在道理中。仁者。心之全體。道與仁非有。致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即其用功歸宿之地也。修身修道。亦初無先後。是自身上說。歸心上。仁兼心之德。受之理。言聖賢言仁。起便有箇溫厚慈和之意。帶箇愛底道理。故下文便言親親為大。修道以仁。即下文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勇不過始終成就此仁而已。

由人有政舉之易說之。可見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所以為人君者。要學文武之政。只是擇賢臣而任用之。得其人。則殷賡良而廢。事舉政。事自無不行。而人君一身。又是臣下的表率。欲取人。必須先修自己。

的身修正已身。然後能知人。能與人。則賢人至而樂為之用矣。至於修身。又必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道理。凡親義序別信。或天合。或人合。要皆吾身所不能離者。是以人之修其身者。要當以此自律。務使各得其道。然後吾身始無玷缺汚壞處。是謂能修其身者也。而修此身之道。又必以本心之天德。使溫厚慈和。周流而無間。則倫理之間。都是真心實意去運用。道自無不修也。蓋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友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仁是生底道理。人是具此生埋底。上親字是親愛。下親字只當作父母說。仁無不包。以親之一事。言仁而仁莫非全體切。不可謂親親乃一事之仁也。親親為大。與五達道相對說。未是與仁。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三

何明堂

民愛物。對。蓋曰修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為大。言切要尤在於親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便是感此意。安是分別事理。各有所安。王人言尊賢。是尊賢有能的人。尊賢為大。與事物之安對。殺足降殺。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等級公卿大夫士。各異禮。是節文斯二者。無過不及。不直截而回互之意。所生。是生乎其間。殺中有等。等中有殺。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自然。有以節文之也。為下文知天張本。說仁了。又說義所重不在親。在尊賢也。說義了。又說禮所重不在禮。在知天也。故下文以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收拾也。有疑。

修道固必以仁。而非他德也。即是我人也。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生。具此生理。自然便有禮和義之意。則所謂仁者。即具此生理。

之人也。夫仁而謂之人，則固無所不愛矣。而親親則仁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荷能親其親焉，則愛由此而立，而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是親親爲人也。至於所謂義者，亦非他也。本吾心以處乎事理，而使之各得其宜者也。然義雖無所不安，而欲於事得宜，則莫過尊賢能尊賢，則親親之理明，而天下之道亦將以次而明矣。是尊賢爲大也。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然親之尊之，其中又自有階降殺等。殺這便是禮。如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有降殺等殺，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是皆天理自然，所以節文斯二者而無過不及之患者也。北溪陳氏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四書本義集註

中庸

四

留學堂

此一節是收拾上文之意。事親是以仁事其親，知人是有賢否之別。賢者道之不肖，皆遠之，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道人。知人帶事親來說，只是謂知賢知天，則兼知親親之理。尊賢之等也。天以理言，事物所以然之故也。知天是知至事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此一節却是個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起頭處。上文修道以仁，即是率性之道。知天之字，即是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級上說，是渾然者，然其渾然者，即其渾然者，亦非有天地自體所生也。以上推其理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修身以下，經其義之所由貴，自爲政在人推之，以至於修身以仁，所以明爲政之本在於仁也。自君子不可不修身推之，而至於知天，所以又明爲仁之端在於知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又爲下明善誠身張本也。雙峰倪氏

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可見君子一身關係最重。若不先修其身，則其本不端，何以取人而爲爲政之本。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也。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親親爲仁之大，可見事親是修身而先務仁之所發而最切者。若不能善事其親，則施之無序，生爲人之本身不可得修矣。所以思修其身者，不可以不善事其親也。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有朋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苟與不肖者處，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安，而身身危，親者有之矣。所以思盡事親之道，皆又不可以不知人也。至於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都是天理之自然，不用人安排。未知天見事頭緒多，知天了，便這裏都定，所以思知人以事親者，又不可以不知天也。蓋天者衆理之總名，萬殊之一本，即造化而在造化，即人心而在人心，即事物而在事物。君子致知格物，以至於知得道理得及，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本

四書本義集註

中庸

五

留學堂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達是通達達道，是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昆弟，即是兄弟，朋友，獨加之交二字。惟朋友一倫，在所交而已，交則爲朋友，不交則不在朋友之列。蓋朋友實以相交而成者也。知者心之明，仁者心之公，勇皆氣之壯。大槩此心知底，屬知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知仁非勇，便行不到。德是所得於天之理，達德是天下古今所同得。知仁勇自人生帶來者。故曰古今所同得之理也。蓋惟有此知，故能有以知此理，惟有此仁，故能有以體此理，惟有此勇，故能有以強此理。如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初非以其知此理而謂之知，此理而謂之仁，此理而謂之勇也。然知所以開其塗，敏勇所

以遂其工夫又只是成就一箇仁所以行之者一是三者所以行乎
達道者一也一則誠而已只一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三
達德是帶來底誠是用功處三者總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了方去
行道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修身以道未見其
爲何道也下推修道以仁及於知天未見其爲知仁也故於此蓋
言之見所以修身者其道有五所以修道者其德有三所以盡上未
盡之意也存疑

由知天以知人事觀則仁自親始而身之修也有其本矣本立則道
生而修身之事可得而盡矣今詳取修身之事而備言之夫修身固
以道矣而天下古今人所共由的道理有五件修道在以仁及知天
矣然其所以行是達道者則有一件五者何曰君臣一道也父子一
道也夫婦一道也兄弟一道也朋友之交一道也此五者是人之大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一 六

倫就如天下古今所通行的大路一般蓋天下之達道也即所以修
其身者也三者何一曰知二曰仁三曰勇知者心之明所以知此道
也仁者心之公所以體此道也勇者氣之壯所以強此道也自人生
帶來便有此三件了是三者乃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無少欠闕乃
天下之達德也即所謂修德者也夫達道固必待達德而後行然要
之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則一而已矣故必私欲不雜天理無間
知是實知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
自此強矣蓋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而達德雖
人所同得然無所以行之者則人欲附之有時而息而德非其德矣
其如達道何哉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此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
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是知此達道困而知之是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行之是行此達道
利如嗜利一是生知者固此知學知困知者初無淺深高下不可云
學知困知者與生知者一般利有德行者與安行者一般此節詳達
德行達道之事不分三等則下等人望上等人者如彼懸絕將以德非
己有而自疑不說知之成功一則下等人將以上等之人爲終不
可及而自阻故言氣象之異又言達德之同若非性分上帶來元有
此德則雖困而亦不能知雖勉而亦不能成安得至其知之成功一
處以此論之則三德爲人所同得之理信然矣

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何如蓋人性本無不善而氣象或有不同
自其知此道者言之或有一等人氣象清明義理昭著不待教而於
此無不知之者或有一等人氣象渾濁多而少於事物當然之理有所不
知則必待學而後知之者又有一等人氣象渾濁多而清少須是困心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一 七

衡慮然後奮憤以求知之者這三等人開道雖有先後然到那豁然
貫通義理明白的去處都是一般亦各明其理而已何嘗有不一也
自其行此道者言之或有一等人賦質純粹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
能行之者或有一等人賦質純多而較少須知道理而篤好之如醫利然而
行之者又或有一等人賦質較多而熱心未能利行且須勉勵強力
而行之者這三等人行道雖有難易然到那踐履純熟工夫成就的
時節也都一般亦各復其初而已矣何嘗有不一也蓋達德人所同
得其在人所得有不同者氣象之異也然雖有三等之異到知之成
功則一者以達德之同也至是則又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見其
天命之本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勇也如此夫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好學學字專指知好字重爲其不明而好學以明之也力行力字亦

也。本不能行而力以行之，是忘私工夫。知恥恥字重，以不若人爲恥也。不可說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好學力行之不若自己，行要及人者乃足。此言本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又以其不達者言之，使其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

三達德之所以行，達道者既如此，然或求及乎達德，則當求所以入德，使其知則能知矣。吾未能知而好學不厭以求，其知是久之，其知漸以開悟，其理漸以昭著，則亦近乎知焉。仁則能行矣，吾以清私私意漸以刊落，則亦近乎仁焉。勇則能行，各盡其極，而無不能知能行矣。吾未能勇而以居人下爲恥，均是人也。人於道則能知能行，我何爲不能？是可恥也。如此可恥，則必自怨自艾，鼓發憤懣，極力向前，必欲知之行之，而不甘於人下，則亦近乎勇焉。是故好學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仁勇者，是德已至之定名，若苟力有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耳。雖昏懦之極者，未有不可達也。此三者入德之事也。

四書本義

中

八

留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字解做此字，斯三者指上文三近而言。知斯三者，與知所先後之知一般，不是空知，是真箇行了人是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夫修身以道而和仁勇則所以行此道者，君子誠能知好學近乎知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由知而知道而修身之端以整矣。知力行近乎仁，而從事於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由仁而知道。

而修身之實以致矣。知知恥近乎勇，以居人下爲恥，而能自愧恥焉，則由知恥以近勇，以勇而強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修矣。故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既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而使之盡其道者，即此而在。蓋以己觀人，雖有物我之間，然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理而已，小以成小，大以成人，無異事也。故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也。既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而使之各盡其道者，亦即此而在。蓋以一人觀萬人，雖有衆寡之殊，然一箇人的道理，即是千萬人的道理。衆斯心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而準，故知所以治人，便知所以治天下國家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四書本義

中

九

留

修身說來，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爲修身而設也。後面許多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下文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尊賢非臣之謂，以爲依歸準則而未盡也。與敬大臣體羣臣不相混，此親親專指同姓宗族，即親親之殺也。敬大臣，是禮觀恩敬都加隆，不可同於小臣體是設以身處其地而體其心，子是如父母之愛其子，柔是寬恤遠人，非四夷凡商賈行旅四方遊士皆是，懷是懷服之使無叛服。上言修身之事既明了，然後及於治人治天下國家。然治天下國家又有許多事在，故以九經爲首。然首之以修身，次之以尊賢親親，則其大者要不過上文所云。大體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此列九經之目，而自有其序者也。

夫治天下國家本於達德達道以修其身矣而其所以治天下國家其道果何如耶蓋凡治天下國家其道可以常行而不變者有九經九經者何者則曰修身齊家治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也夫則尊賢使之講明治道以爲修身之助蓋必尊師取友而後修身之道達也及其夫則親親同姓之宗族凡施于恩澤務要加厚益道之所在莫先於家也山家以及朝廷則敬大臣也凡禮親恩數都宏加隆不可同於小臣體尊卑也以已之心度臣之心委曲周悉便如自己身處其地一教由朝廷以及國則子庶民也衆民之樂憂民之憂愛養保衛如父母之愛其子也來百工也招來百樣的工匠集於國都使他通功易事也由其因以及天下則柔遠人也凡四方賓客離鄉背井而來須寬恤之加意款待使他不敢失所懷諸侯也懷服四方的諸侯使能常爲國藩屏無有離叛之意這九件乃治天下國家經常之道四書本義集說 中 朱子 留 欽定

從古及今欲興道致治者決不能舍此而別有所修爲也所以叫做九經 直解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于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不惑是我明昭昭無所疑惑自先事講明而言是君心上事諸父是伯叔不惑是政事衆無所迷惑自臨事臨處而言是君之政事士者百官之總稱報禮重即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百姓勸足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財用只是財之用財用足如穀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言舉天下之財用皆足也四方歸是四方賓旅皆傾心歸向天下舉四海內外

從言豈非畏威懼討乃畏不義以貢上也此言九經之效也朱子人君果能行是九經則各有其效焉如能修治自己的身則達道達德渾然全備便足以爲百姓的表率而人皆有所觀法矣能尊禮有德的賢人則真箇啓天聰明日開開見日廣於那修己治人的道理都明白貫通無所疑惑矣能親愛同姓的宗族則爲伯叔諸父的兄弟的都得保守其富貴歡然和睦而無有怨恨者矣能敬禮大臣則信任專一便得以展布其能臨大事決大疑皆有所贊而不貽之患矣能子愛庶民則百姓崇其恩澤都歡欣愛戴相勸而有尊君親上之心矣能招來諸工人在國則通功易事農本相資事事皆有舉天下之財用皆足矣能懷服遠人則四方賓旅聞風而慕義者皆傾心歸向而願出於其塗矣能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爲一

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是齊其思慮明是明其心盛服是正其衣冠非禮不動此動字所該廣義禮言及思通一身而言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讓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飲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

之欲其高同其好惡如兄弟婚姻無相遠之意不曰任之以事者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敵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官盛是官屬衆盛任使是足任使今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也忠信是待之誠重祿是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恤乎上者如此也嗚呼是使民以時薄徵是薄其稅歟日省是日加省視月試是月加考民四時曰休耕休也京師所給糧米是食必與事相稱若則上其食尤苦又貨之否者反此送往是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爲照迎來是來則豐其牢米薪芻以迎之嘉善是願留於其國者因能授任以嘉美之於不能是不強其所不欲絕世是國邑未終廢世尚已絕了繼是從旁支見簡人來就他如周武王封夏後廢國是國邑已經廢了率是從而再建之如齊桓封衛治亂是治其素亂使上下相安持危是

山書本義集說

中書

三

留學堂

持其危殆使大小相恤朝是諸侯朝於天子聘是諸侯使卿大夫來獻以時是各有其時厚往是燕賜厚薄來是納貢薄此言九經之事也朱子九經之所以爲九經者何如蓋人君惟懼於檢束樂於放縱不一其內則無以立其本而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而制其私是以其身不能修治故方其靜也齊明以內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及其動也親臨必以禮言動必以禮而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聽言則任賢不專而賢者不安好色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好之下節而賢者去矣必須屏去邪諂邪諂遠邪笑色輕賤邪貨財只專心一意貴重有德的人如此則純心用賢然後賢者樂爲我留是乃所以勸賢也同姓的宗族常有恩禮衰薄所以怨望易生必須體念同宗尊其爵位重其俸祿他

心裏存好的與他同好他心裏怕惡的與他同惡不至違拂其情如此則諸父昆弟自然感悅而親於我是乃所以勸親親也爲大臣的教他親理細事便失了大體必須多設官屬替他分理幹辦足任他使令之役如此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乃所以勸大臣也於羣臣待之不誠則各生疑畏而不能盡其心養之不厚則自顧不暇亦不能以取其職必須待之以忠信養之以重祿盡其誠而恤其私則上無仰事俯有之累而樂趨事功所以爲勸士之道也於百姓使之不以其時則妨民之力敏之太重則傷民之財故使之必以其時而稅敏則從其薄蓋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財則人遂寧富安逸之願而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矣故時使薄敏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百工技藝的人執事有勤惰之不同在上者日省視其工程又每月試其所作之事至於飲食糧廩稱當其數有功不可賞無功不可罰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益勸矣是以勸百工也遠人去時爲之授道路之節以送其往來則豐其委積以迎其來願留於國者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衆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乃所以柔遠人也至若四方諸侯有絕嗣的等他旁支來繼續有失了國土的舉其子孫而封之國內有亂則治討之教他國中上下相安危弱則扶持之使鄰國諸侯大小相恤諸侯朝於天子與夫使卿大夫來聘各有一定之時不考其力也我之燕賜於彼者則厚而禮節之有加使彼之納貢於我者則薄而方物之不計恐礙其財也如此則天下諸侯皆將竭其忠力以藩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是乃所以懷諸侯也九經之事如此

山書本義集說

中書

三

留學堂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所以以行之者一皆以實心言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所以實其理三山陳氏

凡人君治天下國家有這九件經常的道理其事與效固各不同然所以行那九經者亦只是一而巳矣一以實九此九經之實也修身不實則欲得以聞理尊賢不實則得得以謂正親親不實則疎得以謂親推之莫不皆然法制雖具皆為虛文矣如何可以為治乎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殆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加一凡字見得無所不包如言與行皆是事也其下一事字對言與行乃指其事而言則發之於口者為言行之於身者為行其之於施為者為事豫是素定殆是顯顯如人行

中庸

古

章句

豫以簡的一般固是官道或病道前定則不殆這一句又連上到句都包在裏面是有商鈔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上文兩言所以行之者一自是此指誠而言然不啻明言誠與不誠之利害故又承之以此言前定四句所以申明上豫字只是說先立意不干誠字言有事道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非以豫與前定為誠也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皆謂先立乎誠不可便與誠字來

由是言之達道也達德也九經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所謂一者非一朝一夕所能到必須平素有許多工夫蓄積始能如此若平素不曾豫做這等工夫一時便要如此亦非易事且天下事未定都有實地便能成立不能未定則凡事都是虛文必至一何言之如言前定何句皆實不脫說出來自是清清水無絲毫一語不實便說不夫事前定則臨時自有斟酌自然隨事而節不至窘迫若平

素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做身之所行者前定則其行有常自若

光明正大而無欺於心何欺之有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至屈折在道以從人矣道之當然者前定則其道有源自然泛應曲盡而用之不竭何窮之有若不前定便都理會不得所謂凡事豫則立者如此不然則言必至於踰事必至於困行必至於疚道必至於窮矣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須實有是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誠身亦即上文修身至乎事理之正而言曰修身至乎天理之實而言曰誠身誠先立乎誠又歸於誠身者誠不在達道達德九經之外只其行處就

中庸

五

章句

是誠也誠身即大學意誠心正身修明善即大學格物致知反諸身不誠是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不明乎善是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必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蓋天命人心之必然道理依然散見於事物物之理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非謂專明其一身之善而無預乎事物之理也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密定之意欲哀公以是而反觀之也然自治民說歸於誠身實豫之本自蓋上文自達道達德九經兩度說誠凡事豫則立又是遞上兩起說來言誠之當豫究其實則誠身是明善乃誠身之工夫也事之當豫也如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而言之亦可見矣蓋在下位者上有君下有民欲治其民在於獲乎上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乎上者又不可誠悅也本也自有箇道理只看他處朋友何如若是平素為人不見信於朋

女則志行不平而名譽不開故上不見知是欲獲平上者必先信乎朋友也然欲信乎朋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自有簡道理只看他事父母何如若平日不能承順父母得其歡心則本行不修大節已虧豈能取信於朋友之閒乎故欲信友者當先順乎親也然欲順乎親又非謂其阿意曲從也有簡道理只在誠乎身而已若以末諸身未能真實而無妄則外有奉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豈能得父母之歡心乎故欲順乎親者當先誠乎身也然誠身功夫又不是一時襲取得的也有簡道理緊要在明乎善蓋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乃能誠身否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能明善以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道以貫之而無遺矣

中庸卷十二

子思子

七

書本義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章上文誠身而言誠是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是說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而言惟誠之所自來也誠之者是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人之道以人事之當然而言此二句是相承之言非相對之言蓋理本無不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理所謂復其初也不勉而中以行言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以知言生知之智也便容是自然的意思中道如不用看路自然路中行從容中道自然之理也如百鈞於此衆皆勉焉一人從容談笑而事之非大勇而何人之道本是誠之者惟人中之聖人則不用誠之功而自善不誠是不關於誠之數內矣故亦曰誠者又曰天之道也擇善是致察事物之理譬如十箇物中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明善

是知至擇善是格物固是堅固執是執守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因執利行以下之事上文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指此理而言而兼實心在其中誠之者人之道則專指實心言也下誠者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序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自凡事豫則立以下是言素定之意自此以下則又原人之所以當誠之故而詳言先立乎誠之事也

君子凡事皆當先立乎誠矣然其所以必先立乎誠者何也蓋亦反其本而觀之蓋此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誠也誠者實理自然不假修爲者也是乃天道之本然也然天道雖無不誠而人心容有不誠於此而欲其真實無妄用力以復其本然之初所謂誠之者也誠之者乃人道之當然也然誠者雖以天道言而求諸其人則不待勉焉而於道無不中不待思察而於道無不得從容自然而所知所行皆中乎道焉此聖人之德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以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塞天下之善而無一善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大而無一毫之不滿則亦天之道也若夫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善不擇則有誤謬人欲爲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者矣故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實矣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暗不聞之閒亦必戒慎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中庸卷十二

子思子

七

書本義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博學不止於博覽羣書。凡天下事物道理皆須一一理會。則是問之於人。審是詳審。不相略。凡事物之理。紛紜交錯。輕重淺深。看攔的可疑。是何處。而詳審以問之。慎思。是思之精而不雜。思之相淺。下及固不是。慎思之過。亦不足慎。所以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固慎。思明辨。是辨別衆理。毫分釐析。皆精明不差。為是為非。厚薄。此誠之目也。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為也。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慎思。慎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朱子

圖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朱子

讀書

之方各有次序。皆所當學。必博而學之。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這是博學之。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所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問之不可以不審。與明師好友。盡情講論。仔細窮究。然後有以訂吾所學之疑。這是審問之。雖是問的明白了。又必自家思索一番。然思之不慎。便有枉用工夫處。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亦過當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必本之以平易之心。求之於真實之處。而慎以思之。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這是慎思之。既思索了。又以義理精微。必加辨別。然辨而不明。則毫釐之差。謬以千里。雖辨無益矣。故必條分縷析。辨其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者為似是而非。何者為似非而是。一一都明以辨之。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之間。而不至於差謬。這是明辨之。

之善善至此。可謂精矣。可以見之於行矣。然行而不篤。則所行者徒為虛文。而終無所成。又必真心實意。敦篤而行之。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不使一毫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這是篤行之。所執如此。其固為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雙峯錄氏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弗字解。做不字。措字解。做止字。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即有不戰戰必勝矣之意。問之弗知弗措。是問而弗知。弗可讓下。須研窮到底。使答者辭窮理盡。始得此一段。却只是虛說。只是應上而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困而知勉而行者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此

圖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朱子

讀書

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己做得百分。正是說勇處。利子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固求誠之事。然或資稟庸下的。未能便成。必須專心致志。著實用功。乃能有成也。故不學則已。但去學時。便要都會了才罷。若有不能不止也。不問則已。但去問時。件件都要知道了才罷。若有不知不止也。不思則已。但去思時。則必要融會貫通才罷。若有不得不止也。不辨則已。但去分辯。則必要明白不差才罷。若有不明不止也。其見諸躬行者。不行則已。但行的時節。務要踐履篤實。底於有成才罷。若有不篤不止也。他人一遍就會了的。自己必下百遍的工夫。他人十遍就會了的。自己必下千遍的工夫。務求其能而後止。這是困知勉行者勇之事也。劉解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朱子此道指上一節而言。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

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喫緊爲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矣一句尤緊

策便是以誠之者事實望家公矣

案引

凡人惟未有實用其力以變其質者耳及不能變則曰天資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也若其能以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決可以變化其氣質之昏者雖是生來愚昧之久之亦將豁然貫通而進於明允之而美精明也况未必愚者乎雖是生來柔弱之久之亦將毅然自守而進於強充之而仁壽可也况未必柔者乎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矣所謂知之成功一也欲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此以爲求政之本乎

白誠明謂之性白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子思承上章人子天道人道之意而言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子

明

皆有工夫節次此誠明二字自上章所謂明善誠身而來聖人不教明善合下無不誠故此先用誠字然亦自無不明了故曰誠明若明誠則係上章明善誠身之序以立言

自是由單誠明明誠而言非即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也

誠明是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性是所性而有明誠是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

善教是由教而入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

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首章言

者直謂之也此謂之哲名之也稍緩兩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

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則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

慢第二箇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明則誠矣此誠字則與誠明之

誠同末二句只是結上意無成功一也之意

由夫子之言道固有天人之異然則所謂明善誠身者以誠而明

則誠明合而爲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爲二其名亦有無教之

別吾言天命之性然惟聖人爲全其天命之性故自堯舜無不實明

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聖人全體無有不實而明睿所照無一不

盡此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吾言修造之教教是聖人

若夫由教而入者則學者事也故自夫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

言之則亦謂之教窮理致知去其私蔽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

學而後能此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然自誠明者誠即明

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也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正邪

日明自然無蔽蓋誠則自無不明矣自明誠者雖由明而至於誠然

既明乎善無不精察則踐履之際亦自無不實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蓋人道亦可以至於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章自誠而明者之事天道也

至是極至如至道至德之比蓋聖人之德無一之不實而極其至之

謂也

唯天下至誠言其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

須說至於實理之極才說箇至於則是前面有未誠底字樣此是說

聖人不說這箇未實底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言獨是這樣人

能做這樣事只是一箇至誠而盡已性人物性等都包完了非待

至誠了方去盡其性又去盡人物之性也盡其性是天命之在我者

察之由之無一毫之不誠性便是仁義禮智乃指性之體而言盡其

知行而言也盡得這一件那一件不盡不謂之盡盡得頭不盡得尾

不謂之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而不

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而不能施之天下國家皆是不盡至於盡
盡義盡知亦如此數盡字皆以已能者言故上用三能字下用兩可
以字盡人之性如黎民之性皆有其所以可與之理聖人
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只是處之
各當其理是助化育是變化生自變化育是天下事有不恰好處
被聖人做得恰好蓋人在天地中間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
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
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煖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
非贊助而何可以如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育不
是從此方可以贊化育參是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贊化育參天地即
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之極力推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自
然而然者也黃氏海樓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三

所謂自誠而明者蓋天命之性是實無妄無妄是子久關只是人
為私欲蔽了見得不明行得不到自去欠關了徹底故不能盡其性
惟聖人之德極天下之至誠其知生知其行安行純乎天理絕無人
欲之私為能於此性之存於心而散見於事者或精或粗或巨或細
察之極其精行之極其至而無毫髮之不盡也然陰陽五行造化萬
物凡厥有生本則一原能盡已性則於人之性自能知之無不明盡
之無不當設立政教以整齊化導之使人人皆復其性之本然而能
盡人之性矣人能盡人之性則於物之性亦自能知之無不明盡之無
不當因其材質之生以制其用致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使物物各
盡其性之自然而能盡物之性矣夫天地能賦人物以性而不能使
人物各盡其性是化育也有不能到的今聖人盡已之性即至於盡
人性盡物性則天地做不得底都被聖人做得恰好則是能成萬物

和補助天地之所不及矣豈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乎至於有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天位乎上而覆萬物地位乎下而載萬物聖人位乎
中而理萬物聖人一人之身直可與天地並立而為三矣至誠之功
用其大如此然亦唯真實無妄於本然之性為能盡之若出來便都
是這箇道理而已非有所加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朱子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
天下至誠為能化

此章自明而誠之意發明人道也史氏集說

其大是自明誠者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致是推致曲是
一偏之善專是主好說對全體言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者必多是
仁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須逐事上着力件件推致其極如
因仁之發見推之以至於仁之極又因仁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五

於義使義亦至其極若禮若知莫不皆然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
致之也只緣氣稟不齊逐旋做將去若至誠則渣滓都渾化不待如
此曲能有誠承致曲而言曲無往而不致則能無往而不實也事推
致便能有誠形是發見於外若是顯著明是光明人所共見如今則
廣善施於身之類動是誠能動物變是改其舊俗化是都消了無復
痕迹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如月令屬
化為鳩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形善則動變化俱要見誠字形者誠
之形善者誠之善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
也形善明就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非誠之發乃誠之平而自不
容已者但細求之則有此等節文至誠須自聖人本身說唯天下至
誠與上章五字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致曲有誠之極曲
能有誠只是誠未見是至誠積而至於能化則至誠之妙亦不異於

聖人矣。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與聖人並稱至誠。唯天下至誠。能化言。若非至誠。何以能使物化。能化。還是功用。謂能化。上見得至誠之妙。則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

天下至誠的聖人。則統體都是誠了。合下便就那根頭一盡。俱盡。無纖毫欠闕處。其次氣質不同。若大賢以下。比誠而未至者。則未能如此。須是隨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善端發見於此。便從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從彼上推致。以造其極。如舜之類。其件件皆到誠。至誠。如仁義。須件件皆到仁之誠。義之誠。走這般。曲曲雖不是全體。然人能一一推之以致其極。則一個之善。久之自能貫通乎全體。蓋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全體皆誠矣。故曲能貫誠。誠既精於中。則必形於外。而動作威儀之間。皆此誠之形見矣。既形則日新月盛。而誠之形於外者。亦以顯著矣。既著則粹然益然。赫然而誠之形且著者。又有光輝發越之盛矣。內外相符之機。有不密掩者。如此。夫誠既發於外而明。則物必感乎誠而動。秉彝好德。人之同然。人自無不感動。而興起其好善之心者也。夫感感我之誠而動。則必隨我之誠而變。本有不動而遷善改過者也。由是薰蒸周備。不但變也。則又化焉。變而有迹也。至於化。則不識不知而相忘於化導之中。無復形迹之可見矣。人已相符之機。有莫知其然者。又如此。夫感人而至於化。豈是容易到得的。唯是天下至誠的聖人。才能感人到能化的大處。今教曲者。致曲而至於能化。則亦天下至誠而已矣。不然。在己之德。未至於至誠。安能感化乎人。而至於變化莫測如是哉。夫由誠而形而著而明。亦即所謂能盡其性者也。由動而變而化。亦即所謂能盡人物之性者也。而參贊在其中矣。及其成功一也。致曲於未誠之先。充著於已誠之後。此自明而誠者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論

留學堂

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章言聖人如鬼神之神。所以明至誠者之一端。天道也。言誠自十六章始。前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為鬼神也。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與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云。至誠胡氏前知。是豫知。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不可以至誠為德。無不實。前知為明。無不照。蓋明無不照者。所照即其所實之理也。前知又專指禍福一端。在明無不照正意之外。禍祥是福之兆。如麒麟鳳凰。景星慶雲。各樣的祥瑞。都是妖祥是福之前。如山崩川竭。地震星隕。各樣的災異。都是不善是禍。所以學者。龜是靈龜。所以卜者。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禍福將至。總承上四句。神是鬼神。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至

留學堂

聖人盡已及物之性。不惟理事動與天合。也。蓋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亦與天地同流矣。故其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焉。大抵聖人胸中。無一毫虛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豈假於術數推驗之類。意想測度之私哉。蓋自有可知之理也。如國家將要興隆。必先有祥瑞好事出來。國家將要敗亡。必先有妖孽不好事出來。或者見於蓍龜。卜之之間。而有吉有凶。或者動乎四體威儀之際。而有得有失。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但人不能見耳。蓋人心縱有一毫私偽。便有所蔽。唯聖人至誠無私。偽。空空淨淨。如太虛然。於禍福之將至。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消息。其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善則既至而後知也。不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善則既至而後知也。夫將興之禍祥。將亡之妖孽。蓍龜之吉凶。四體之得失。皆鬼神體物之為也。故鬼神無處無之。無時無之。至誠前知。在躬合下。前知故至誠。就如鬼神

一般也。蓋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既有實理。便有形見之幾。聖人只是一箇實心。心體既全。自有神明不測之用矣。此天道也。朱子

此章言誠之者之事發明人道也全在在誠字上其首本以必言而三誠字則兼理與心而言

誠兼實理實心自天地物言則曰實理自人事言則曰實心子思之言雖說天地人物事其意則在人自成是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故作安排底物事誠卽天命之性道即率性之道此理其於心則曰誠本諸心而見乎事物之間則曰道誠音自成也是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道自道則專以人言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去行便也空了如人使自有其目口鼻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

四書本義集說

中廚 卷十二

美

義順
板牙
堂

是你跑去修知得。是當着力處。兩自字不同。自成兼人物。自道只是人。一是說他自然。一是說他自當然。加一而字。即承上文自字言之。象引。非是二事。吳氏釋。

非是一事 吳氏釋

所謂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也。天理之實。人心之實。皆所謂誠。是天下之物。有此實理。自放此物。是誠也者。乃物之所以自成。全不假於人爲也。而散見於日用云爲之間。則謂之道。是道也。乃人所當行。事此

爲也而散見於日

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是爲之全在乎人也。吾輩講此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物是事物終始是欲顯徹凡的意思語言體物而不可遺不談無物是無是理則雖有是物若無是物如爲空若不實其空便是空說無這空了便是不談無物自句迴理之實心之實而言做萬物看亦得就事理上看亦得談言物之終始是解談者自成一句不談無物則說

事理上看亦無誤

向人」去這箇不字是誰不他已是說著這一句「蔡其真正整
帶著誠者物之終始而足之辭以起君子誠之爲肯句誠者物之
終始指實理而言不誠無物專指人之實心而言君子誠之爲廣方
以人爲實乎此理而言」朱子

以人當賢乎此理而言。本子

何以見誠爲自成而道言自道也。蓋天下物事莫不有終莫不有始。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也。使人心一有不誠則雖有所爲之事亦如無有。如不誠心爲宗則無牽不誠心爲宗則無宗。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是故君子必以誠之爲貴而擇善固執以求到那真實之地也。若然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朱子

有以自成而道之在

誠者非自成巳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巳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安也

此自成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已乃卽所以成物在我者其實無傷自然及物也成已者盡其性也成物者盡人物之性也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私傷故曰仁如克已復禮皆是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如應變曲當皆是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只是一箇心但有所存所發之異存性之德是天命之性中固有之德卽成也合是謙總之意合外內之道是合外內而爲一底道理時卽時中之時時措之宜是隨時而行無不當理謂

而爲一底道理時卽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悠是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有。合內外而言之。施
於外者。無不根於中也。其外之所施。而中即隨之。本以悠遠致高厚。
而高厚又悠久。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有終處。若如初悠久。未稍不悠
久。便是悠久矣。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如人之元氣。內外此
誠內外悠久。始終此誠始終悠久。成物是物至久則成。而不壞。成物
亦只是就載物覆物上。要其終而言。載物如曰厚德載物。成物如曰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二 三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覆物如曰光被四表。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
悠久所以成物。與上文所以覆載物同例。皆據見在高厚之悠久。而
言。上欲明漸次。使悠悠遠。終後博厚高明。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既
博厚高明。又行之悠久。其實上面高明下無悠久字。却是那上面發
則悠遠者。實到此也。至誠之功。乘自後則悠遠。以至高明悠久。這裏
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
博厚高明悠久。至地始覆載成物。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二

三

好生之德

至誠所積者。成博而溥。厚即是博。厚則舉天下之民。皆納之仁壽之
域。乃所以載物也。所發者高大而光明。即是高明。則舉天下之民。有
所仰賴。有所懷庇。乃所以覆物也。博厚高明又皆悠久焉。即是悠久。
則天下之民。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乃所以成物
也。至誠之德。在我者能極其盛。則其功效氣象。普見於天下者自然

此 北溪陳氏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配是配合。是疆界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窮。
上言聖人之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地字。下文則專以天道言。本方合
言之。以見一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就用上說。蓋亦體用一原
之理。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非至此始與
天地同用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此始與天地同體也。其
實博厚便載物。載物便配地。高明便覆物。覆物便配天。悠久便成物。
成物便無疆。豈略有先後耶。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二

三

好生之德

高厚。至古至今。無有窮盡。故能成物。今至誠之悠久。也能成物。則其
悠久。就與天地之無疆者。通一而無二矣。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如此者。只用帶配地一段。不必兼管上文。蓋配地配天。非所以載物
覆物者。而何。見字解做示字。章是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不動。是寂
然不動。變是於變時雍。而煥然精美。無爲。是不待有所作爲。成。是各
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此節意如胞胞其仁段。只
是中贊配地配天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地配天之所以然也。
至誠功用之盛。至於配天地而無疆。如此夫。豈假於強爲哉。今夫品
物流行。地道之章。也不待見。至誠之配地。但見其積久。自然顯
若。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不待見之。而後章也。雲行雨施。天道之變

不在其持藏之中焉地之生物不測如此然天地間至大者又莫
如山水若也而天地之生物者皆在焉今夫山皆其一處而書就是
一處石之多也叫做山若論其全體廣闊高大的去處則各樣的山
本都於此發生諸般禽獸都於此居住凡實物諸般可以為服飾
器用的都於此興發出來山之生物如此也夫水指其一處而言
就是一勺之水也叫做水若論其全體不廣不闊而去處則能滋養
能所歸都生聚於其中凡貨財可以致用的都歸長於其中水之生
物如此也觀山水之生物如此則天地之生物不測亦愈可知矣知
天地則知聖人矣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是周頌維天之命篇維天之命即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於是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二 禮

歎美辭。穆是深遠不已是無止息不顯譬如說豈不顯著文王是
文王純是純一不雜至誠無一毫人為也維天之命與文王之德之
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文之所以為文非把文王之德來咏歎乃是文
不在茲乎之文道之顯者謂之文所謂豈不顯者即此文之顯也
意在所以字却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前之不
此之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即無息不已下一亦字妙天道不已文王
純於天道亦不已聖人所以與天合一者此而已此引詩以明至
誠無息之意是乃天道聖人之本也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雖單
言文王實借一文王以言聖人也 呂氏
然則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周頌烈文之詩有曰維
天命之流行深遠難測而古今不其所謂不已者蓋是說天之所
以為入正以其無止息也亦與周頌四時不行百物不生將何以為天

了詩又曰於乎豈不顯哉文王之德之純一不顯也其所謂之純
純者蓋是說文王之所以為文正以其德之不雜也然則積之不
實發之無本將何以為文乎然在天說不已在文王說純非言文王
有不同也蓋天道無有止息固是不已文王惟其純也故亦能如天
道之於穆不已焉天之春而夏夏而秋而冬其而夜夜而晝晝而
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閒
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矣此聖人之道所以合乎天地之道
也這純即是至誠這不已即是無息觀此則聖人之至誠無息純乎
天道蓋可知矣 直解

大哉聖人之道

此章兼費之大小而言而隱在費之中是以此發明人道也首言道
體之大中言工夫之詳末言效驗之大中庸為傳道而作所言無非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二 禮

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言君子之道蓋自其公其者言之人人
皆可與知而能行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繼
此道者聖人所獨也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 東野
道即率性之道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
聖人然非就聖人身上說道也若以為聖人所盡者言則下待其人
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都說不去了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
兩節而言 新
率性之道非聖人不能盡則道屬之聖人而為聖人之道矣然聖人
矣哉其聖人之道乎廣博周備無所不包無所不在天下無有大於
此者也 新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洋洋是流轉充滿之意發育是發生長育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

收冬氣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是高大極是至峻極於天只是充塞天地此意思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峻極於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地之道即謂聖人非謂聖人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為發育萬物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

何以見其大也蓋語大而有所不包語小而有所不入皆未足以言大也唯聖人之道自其大者而言之則洋洋乎流動而充滿萬物雖多都是這道理發生長育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無一物而非道也天雖高大這道理之高大上至於天日月所照雨露所滋無一而非道也蓋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而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天之所以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是充足有餘之意禮儀是禮貌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威儀是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禮儀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

得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其言聖人說要緊關者道之大道之小處道之大處道之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陳氏大無不包小無不入聖道之大有如此然豈可以以行者哉必德性弘大然後是道之大者有以體之而無或道必學問精到然後是道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蓋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曰承上文說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是得於己者固是德但此章却說至德若至德未就便難了德之大小各極其至至德是聚會的意見聚字最緊若不能凝便沒學子屬自家放下

文遂言修德事朱子必得德性弘大學問精到之人而後是道可行則必德之大小各極其至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為己有故曰苟非至德之人則不凝聚此道而行之養廟大洗狹則不足以會其全識見粗疎則不足以全其細道自道已自己列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知新敦厚以崇禮

命是恭敬來持之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乃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是由如土誠他相似謂循其則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謂循其進為之方也問學是格致誠正之事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

功致知精有力行非謂學問只是知一過不用行也不必於中又分
知與行尊德性而道問學這一句是綱領尊德性是存心統下四句
上半截道問學是致知兼知行統下四句下半截致廣大極高明至
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五句上
截皆是太綱功夫簡約下截節目多皆是細密工夫存心不大故用
力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也致知工夫非十分細密不可此本是兩
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又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
將箇尊德性去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致是推極廣大
高明是說心之本體致廣大是心胸闊闊無此疆域之殊極高明
是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已纔累於人欲便卑汚矣極高明是言
心中庸是言中底事立心超於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欲所累是高
明及行事則應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溫是溫習猶尋溫之溫故
是已知人心之良知是德性原有的故曰致不以爲廣大之已致高
明之已極者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知新知字重所謂日知其所
未知也雖良知亦是知然理義無窮學到一分仍有一分未到處須
要日新月盛知其所未知如今日知得這一件明日又知得那一件
即無不知之矣而於所知者又要逐節詳求必無不通曉方好故曰
日知其所未知致是就上更加增益底功原是資質朴實此朴實仁
厚處人人都有故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慈愛惻怛之意所謂良能其
本然正大誠厚是愈加他厚重崇是崇的積累的意思體是天理之
節文崇禮是坐如尸立如齊是恭敬之節皆是其改而爲以
處亦不必拘道中庸是處事崇禮是謹節文分明處行亦謂之致知
者蓋行到恰好處無此子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
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禮之節文至繁密要一一依他行須是

至道必待至德而後行蓋以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大者天
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人物之生罔各得其所賦之
理以爲體順五常之德此之謂德性也使不有以舜之則無德性
失其本體之體學問何而進故君子之學須尊德性以全其大體
敬事持重一件物事存心恭敬起他而不至於失墜却將箇尊德性
來道問學循其過焉之於自吾身所謂大體大本以至天下之事
物皆莫不在所窮究極夫事理之當然者以至於小此修德發道之
大端也然德性之中萬理咸備本自廣大也以私意蔽之則非惟無
以致其廣大而廣大者轉被小矣故必加涵養之功不以一毫私意
自蔽心胸闊大無此私意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然徒致廣大
而不學於禮之敬於事者不能盡其理則流於空疎又必析理不使有毫
毫之差而盡其精微焉德性之中一物不準本自高明也只爲外面
物欲所動則爲他累得卑污昏濁了非惟無以極其高明而高明者
轉卑暗矣必加涵養之功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以一毫私欲自

聖則其心峻潔無汚下昏冥其意思自然能極高明然徒然高明而不學則於事未免有過不及之患又必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無過不及而適乎中庸焉德性有本然之良知所謂良知不外乎窮則本然之知將自我而失必有以溫之而涵泳之味深然其理無窮溫而無知新之學則不能盡性而知天而所知者有限無以造道而成德矣故溫故又須知新而於理義則日知其所不知焉德性有本然之良知所謂良知不外乎窮則本然之良知於此而不能長進必有以教之愈加他厚而持守之力固然漸次無限故厚而無崇崇之學則細行不終終累大德踐履粗疎不能精小以成大焉德性之厚亦只是不踐迹之善人而已耳故敦厚又須崇禮而於節文則益謹其所未謹焉夫敦大極高明與夫溫故敦厚皆尊德性也所以存心而極夫道體之大也蓋精微道中明與夫知新崇禮皆道同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聖

四書本義集說

學也所以致知而盡夫道體之細也尊德性以全其心體之本然道同學以極夫事理之當然以補其所未及如是則德修矣德修則道凝矣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聖是於德倍與肯同不倍是忠於上而不背叛與是與在位如與賢與能之與言足以與此對默而云也無道而默猶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退藏收斂者固多也有道而言術言之類而推之其所重而敏焉者尚多也居上不驕正默足以容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盡徹了後盛德之容自然如此詩是大雅丞民之篇明是明於理也聖察於中保身不足道則言只行中安自然無害而面許多大工夫及就身上收斂言只是明行保身而已引詩是通證上文若上

聖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與

君子既修德以凝道則聖人之道全備於一身大小兼該精粗不二齊理會貫徹了則道理爛熟之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左之右之無不安之矣是故使之居上位便能成就事業盡那為上的道理必不肯恃其富貴而至於驕矜使之居下位便能安分守禮盡那為下的道理必不至自干法紀而至於違背國家有道之時可以出而用世他說的言語便都是經濟的事業足以感動乎人而興起在位國家無道之時常見幾而作他就穎光潛默以自容其身其居上居下處治處亂無所不安如此大雅丞民之詩有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見得道理極分明了行事都只是中庸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其仰君子處上下治亂而皆安之謂與此君子學至誠之道故中庸之行亦能如此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聖

四書本義集說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蔽及其身者也

此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首節是孔子之言以下子思之言也末節又引孔子之言作箇樣子此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處者特詳以此發明人道也

明人道也

史氏伯察

愚是無德自用是妄作聰明愚是無德自專是僭為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反是復即是改作矣裁是災禍皆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者

知大道者

孔疏

子曰愚者不可自用而好自用強作聰明而執己見以妄作聰明者不可自專而好自專不安名分而逞私智以僭為居今之世當遵乎前代之法却要復行前代的古道夫時不可為而自用自專這等的人越理犯分必獲罪於上災禍必及其身矣非明哲保身之道也

子思子不談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天子是受命而為天子者如禹湯文武是也漢是
議定禮是親疎貴賤相接之禮如天子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
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又如父子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宗族
如何相接朋友又各如何相接之類制字活字用度是制制國家官
室及中與之類考是考其正不正又是書名各則其字之聲音也如
大司馬大司馬上字與做上字下字與做下字是那字底名本字
理天子此言觀之惟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乃改正朔易服色天下
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一念之微而無毫髮之差其功用
之大則天地萬物被他剪截成過截然而不可犯如親疎貴賤相
接之禮惟天子得以議之非天子不敢議也官室車服器用都有一定
的等級惟天子得以制之非天子不敢制也書寫的文字都有點
書形象聲意惟天子得防考也非天子不可考也蓋漢教出於朝
事權歸於上有非臣下所能干預者如此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是子思言謂當時是禮樂之度同軌是禮樂之在地者相距
間廣狹如一皆是書同文如車字如此為天下之人皆名之曰車
也行字如此為天下之人皆名之曰行也行是人所服行是次序
之體同倫是等威尊卑皆如一也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
端書同文與考文應得同倫與該禮應同軌同文同倫正以非天子
不談禮不制度不考文也

漢禮制考考文惟其皆出於天子所以當今的天下雖不是文武成
康之禮然其典章制度皆是禮教成過截然不可犯世世遵之無敢
有異同者以中而論禮非一人而其軌迹之廣狹都是一般是

子所制之度至今不敢更變也以書而論為者固非一人而
其形象聲音都是一般是天子所考之文至今不敢差錯也以禮而
言行者固非一人而其親疎貴賤的次序都是一般是天子所議之
禮至今不敢踰越也當今一統之盛如此豈非以非天子不談禮不
制度不考文而無敢自用自專以反古者哉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此承上文而言禮樂即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謂之禮樂者
禮樂是通套字要之禮一字蓋該之不可謂樂在制度內
三者皆同如此可見作禮樂者必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而後可雖有
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無制作之本且不敢輕易便為制禮作樂
之事焉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無制作之權亦不敢擅便為

子曰吾欲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魯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禮即上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夏禮謂之說者夏
禮當時無可尋處但孔子旁接博採或聞一以知十或因一以推百
故僅可得而說也杞宋是二國名杞是夏之後宋是殷之後徵是証
明存是一二之存吾從周是行今之道此引孔子之言作簡樣子見
雖以孔子之聖而猶曰吾從周正不得位而妄為下不倍之道耳
雖以夫子之聖亦嘗曰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禮杞夏禹之有
天下所制之禮我當講說之但其後禮廢棄微文缺不足不可以取
盡吾之言矣既無可講則吾雖知之豈可得而從之乎殷之有天下
所制之禮我當學習之而殷之後禮廢棄微文缺一二之存焉然非

當世之法，我雖習之，豈可得而從之乎？惟我有周之禮文武之所
盡至精至富，凡方策之所有，與吾不賢之所識，吾皆得之，是
今之所用，天下臣民所奉，行尊卑而不敢違，遠近皆也。應順善之所從，
者亦惟在此，則禮而已矣。夫以天下之聖主，於周時且於後廢之禮，亦
惟說之習之，而不敢以從之，則自用自專而生，今反古者，豈能下
不信之義哉？直解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此承上章若上不論而論，亦人道也。前章爲在下位者言之，故專在
位，此章爲在上位者言之，故重在德。朱氏公注

王天下，即上章之天子。三重，指禮、禮、禮度考文說，以其爲至重之事，
故曰三重。寡過，非謂天下寡過，謂天下之人得以寡過也。下文陳云
世爲天下道者此也。朱氏公注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四

君子之玉於天下也，其事莫重於禮。禮制度考文，王者有此三重之
道焉，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固不難矣。家不難修而
天下之人其得以遵道遵路會極歸極而寡過矣乎？朱氏公注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
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是時王以前徵是證下焉者是聖人在下位是尊。上焉者
不可露出夏商字，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無徵不信，不尊不信，俱
無民字。下方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則在已，自無以取信
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
信上說說民不見信上焉者下焉者則非當時之王天下者不信不
從則不能使人寡過矣。此是正意。思下本諸身節文意自相照應。
然所謂王天下者乃有德而又有其位者也。如時王以前露在上位

其禮雖善，然世遠人亡，於今已無可考。既無可考，則不足以取
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又如聖人窮而在下，約雖善
於禮，然身屈道窮而不在尊位，位不尊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足取
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不信不從，則不能使人寡過矣。朱氏公注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故字承上文君子即指王天下者而言。道即禮制度考文之事。本
諸身是有其德，徵是驗其所信從。三王是夏商周湯周文武，是
差謬不謬，是理無不同，建是立謂吾立於此而參於彼，天地是天地
之建，作是違背不悖，是與天地之自然者無所拂，作是證鬼神是道
化之迹，無疑是有合於造化，是等待聖人是後聖之未來者不惑
即所謂聖人復起，其揆一也。此條連本諸身，蓋作自然者言。本字微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聖

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連字質字俟字看，要挾束對不謬不悖無疑
不惑字方是有其德，非謂今方反身以修德也。驗其所信從，非謂今
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六事一節說深一節首身次民次三王，次
天地鬼神，則至幽者百世之聖則至遠者，故下條只言鬼神後聖，蓋
是以鬼神該天地以後聖該三王也。朱氏公注

不尊不信，則不能使人寡過，所以王天下之君子行那禮制度考
文之事，非苟焉而已。必本諸身而有其德，從尊德性道問學中來，凡
所制作，都是躬行實踐，從自己身上立個標準，由是以之徵驗於庶
民，無一不恰當乎人心，則人人自奉行，遵守無有違越，且以今日所
行的考驗於三代之聖人，雖禮樂不相沿襲，然三王之因革損益，一
以道也。吾之因革損益，亦以道也。制作不同，亦隨其時耳。理無不同
也。以今觀古，寧有謬乎？以我建立於此，而參諸天地，則天地者道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是知其理乃至誠盡性章所謂察之至於巨細精粗無所
髮之不盡者非泛泛之知以其所知無不盡故其制作無往不盡其
善此又惟本意見其所以合於天人者非偶然也知天而制作合於
圖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二

吳

天知人而制作合於人非有二項制作本文只分屬之耳須得其神
存疑勿泥其辭此段雖只舉鬼神後聖言其實總結上四句之義蓋鬼神
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卽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其
揆一也後聖卽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東陽許氏

之東陽許氏

夫君子之制作至於質鬼神而無疑是合於天也其合於天者知天
之理也天之理盡於鬼神鬼神者天地之至也而吾之理即天地之
理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也有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合於人也
其合於人者知人之理也人之理盡於聖人聖人人道之至也百世
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有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
同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也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之
精粗隱顯無不盡安能如此乎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立而世爲天下則遠之

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此以下是言寡過君子三重之道至於動爲道雖有望而不下。則天下之人得寡過矣。動是動作兼言行而言爲天下道。是使天下人道理人所共由兼法則而言動言行皆指三重事。二重而指之天下。便是勸言是見之辭章號令。行是設施運用總在一箇動字內。法是法處人之所當守。則是準則。人之所取。正望是仰慕。厭是厭惡。君子知天人之理而制作盡善如此。則人共有不聚過者乎。所以凡有動作止解便做天下人道理不但一世人之而世世爲天下之所共由。如動而見諸行事。則凡政教之施都是經常不廢的典章。世世的人皆守之以爲法處。而不敢紛更動而見於言語則凡號令之布都是明徵定保的聖謨。世世的人皆取之以爲準則而不敢違悞。以言乎四海之遠則遠者悅其德之廣被。蔽企而慕之莫不仰其言以爲

中庸卷十二

望

則也莫不慕其行以爲法也以言乎勸戒之近則近者習其行之有
能故久而安之而無厭教之心皆則其言而與之相一也習於其行
而與之相安也此可見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以化遷矣詩曰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未終養君子未有不如然而
行譽於天下者也

不譽於天下者也

詩是周頌振發之篇惡是情惡射是厭威是早永終是長久之意思
卷是開卷此字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蚤即先之義對不字而言
永終卷開永終其蚤蚤有蚤謂速便有蚤當看未有二字謂必有本
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義却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先有蚤也
所以證上文而結之何故哉

所以證上文而結之。

所以然者以三重之道盡善故也。而使君子之遊或不本諸身而發
庶民以至於不謬不忤無疑不惑焉。則亦安能以致是哉。振聲之詩

全體是天地造化之總會處教化是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
功並有行就作大德教化則不可蓋所以並有行皆少大德
之教化也不害不悖之所以為小德川流者亦然其所以不害不悖
者蓋此理之散殊分布為之也故自並行便見是大德之教化不害
不悖便見是小德之川流萬物由四時日月俱流在上觀大德小德
則就裏面說所以主張之者小德是全體之分大德是萬殊之本大
德是敦厚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只是一箇道理小德川
流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天命流行上說正一事也此
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害不悖所以字要為字意不必謂推本其所
以大乃是偏言其大之實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朱子

聖人之德同乎天地然天地之道果何如耶彼夫大德也哉萬物並
生有於其間大以成小以成小一物而俱一理各止其所而不相
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四時
各一其氣日月各一其度實不相違者蓋其所以不害不悖者蓋此
理之散在人物者乃天地之小德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如川水之流
脉絡分明而不見其止息也其所以並有並行者乃天命流行之大
德一元之氣於穆不已敦厚盛大自然生化出來無有窮盡也

之道如此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仲尼祖述堯舜上律下襲其德何
以異於是哉故見天地則見仲尼矣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
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此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是專指聖人分上言非以五
有之德為小德蓋以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此下章之溫倫

而得之而純乎本體者即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敦化
章章明矣皆節言唯聖人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知之體故足以有
臨有執敬別之用次節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三
節言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未可蓋極言之本

主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聰是無所不開明是無所不見聰雖屬耳所
以聰者心也明雖屬目所以明者心也庸知則純以心言合下五德
俱以心言也庸只謂通對知而言知是體解是深通處仁義禮知之
知與聰明睿知之知便是這一箇體知是通上下而皆知是擴充
得較大體是居上而臨下大德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治十人
須是強得十人始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
天下始得寬對窄言有廣大意格對迫急言有舒緩意溫是和厚柔
足柔順此仁也仁者度厚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是奮起強是

有力剛是不屈毅是堅忍此義也義則維持堅固故曰有執齊是心
之齊二經是心之端嚴中是無過不及正是無少邪僻此禮也禮之
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義理是條理條然之中條
理不紊是詳密各條理之中又極詳細無毫釐之差察是明辨文
理密察此聖人於至微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箇又
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審此知也知足以分別事
物故曰有別聰明睿知生知之德其下四者仁義禮知之德此則屬
聖聖人之德在此求說到行處故一則曰足以二則曰足以言其德
之具也下文方說發用中而發外處

唯天下至聖少知少德所性而有為能聰而無不開明而無不見庸
而無不聰知而無不知首出庶物高過於一世之人足以尊居上位
而臨御天下也以仁之德言之又為能寬博而不狹隘優裕而不急

迫溫和而不慘刻素顧而不乖戾是以容蓄天下而包含萬物之外也以義之德言之又能奮發而不廢弛強健而不具縮剛斷而不屈撓果毅而不間斷足以守執持而不為外物之所奪也又兼其為而極其純一莊焉而極其端藏中焉而無少偏倚正焉而無少邪僻有足禮之德於凡處已行事皆足以有敬而無毫之慢也又能文焉而章美內蘊理焉而脉絡中存密焉而極其詳細察焉而極其明辨有足知之德於凡是非邪正皆足以分別而無一毫之差也既能直聰明府知而又兼備仁義禮知之德所以無所不足而為天下之至聖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是周偏蓋自一事一物以至於萬物之理兼備也博是廣闊蓋自几席之近以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其理無不該也淵是靜深泉是有

圖書本義集疏

中庸卷十二

至

創明堂

本便有簡發達不已底意思淵泉二字皆假借字非字也溥博淵泉總詠狀上所列五者之體段時出是以時發見於外如常用仁勝則仁發見常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新安陳氏

聖人於此五者之德其充積於中則周偏而廣闊備萬物之理而不可限量何溥博也靜深而有本淵為化之原而不可測度何淵泉也及其事至物來有所感觸的時則昭乎容也而仁之德出焉時乎流也而義之德出焉時乎敬也而禮之德出焉時乎別也而知之德出焉蓋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如此

山所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天象形體與理一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說行而民莫不說極其盛見言行皆足見其所以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

時見言行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也

新安陳氏

聖人之德如此其將何以狀其德之盛而發其發之時也彼凡物之溥博莫有過於天也聖德溥博則如天焉而地物之溥博不足以擬之也凡物之淵泉莫有過於淵也聖德淵泉則如淵焉而地物之淵泉不足以方之也其充積之盛有如此由是時而著見於容貌則百姓每便仰欽敬之而無有發慢者時而發之於言則百姓每信之而無有違礙者時而行之於政事則百姓每喜悅之而無有憎惡之此可驗其出之時矣時者當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有一之

未當則亦安能天下之人皆敬之信之如是哉

說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圖書本義集疏

中庸卷十二

至

創明堂

聲名是聖德的名聲洋溢是充積施是傳揚像足於舟車以下極言天下去處凡有血氣者指人類說尊親是尊而親之聲名洋溢乎中國舉天下之人皆敬信也莫不尊親蓋天下去處皆敬信也

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

朱子

惟其發見當可而民皆敬信悅是以休聲美名充滿乎中華之國而傳揚徧及乎蠻貊之邦華夷之人皆敬信而悅之焉極而言之凡水陸舟車之所可到大力之所可通天之所覆蓋地之所持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降降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一皆尊之為元后而親之為父母而亦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

小德川流也

朱子

雅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焉有所倚

此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大道也首一節言至誠之道既曉其仁三句申明其義也末節深贊其妙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前章說發見處此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此不足兩人事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者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以誠言之是就實理說自是如此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也

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著見於外者故人見之至誠則是裏而君子聰明睿知却是那裏發出去終是分疏條理繪是奎連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經常道也五品人倫乃天下之大道循六天地之常經天地之大義也天下大經不是

附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下

五

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爲天下法此與天下之大本同例是空說且慢涉著人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兄弟是兄弟是父子是夫婦是夫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可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和兄弟之相友朋友之相切磋商應酬其倫類自然相合故口給體給不是兩時事天下大本是所性之全體立字不是用力字乃萬化之本所自立也前章以時出之是仍體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大本是大德之教化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化自是天地所以化生萬物的道理是其大原處要見得廣大之意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知是聯合交契渾融一體非但間見之知而已倚是倚著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著力去做底意是自家是實理無一些欠闕經綸自經

約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此言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朱子

至聖之德發見於外者人見之只到得這處若言其在中者則天下至誠非聖人不能知也蓋理原於造化其於人心而見於人倫日用乃衆人之所同得者也人惟不免有偏妄之推故與天地不相似獨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爲能分別其理而不亂聯合其情而不離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矣人性有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所以爲天下之大本也亦人所同得但爲氣象所拘物欲所蔽其大本則傾倒而不植立矣惟聖人氣質清明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擬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是天下之大本自我而立矣至於天地之化育即大本

附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下

五

之所自來而大經之所從出亦一誠而已聖人極誠無妄則吾心即天心吾道即天道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一道相契而無間故能融會貫通知之洞達而無礙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此皆至誠自然無妄之功用也他道道理更無此空闊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自自得他相似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堂堂然流出來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朱子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是懇至貌純全渾厚無間斷之意以經綸而言淵淵是靜深貌以立本而言浩浩是廣大貌以知化而言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多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其淵之淵字只當靜深字看其天之天字只當廣大字看與其仁一側不可謂即天即淵即字與

如字無異語意若曰脫然其德至淵然其靜深浩浩然其廣大也脫然處便是仁淵然處便是智浩然是天知天如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則聖人便是天淵上文說至誠之德至此又極贊其盛也直解

至誠聖人之經綸立本知化既皆出於自然則其德之盛非可以尋常論者也自其經綸言之則於人倫日用之間一皆慈愛之周流何脫然其德至也自其立本言之則性善發微而萬理俱備有根本而不竭何淵然其靜深也自其知化言之則陰陽並運而上下同流何浩浩然其廣大也至誠之德其在矣乎

荷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字解做實字解言聖者曰格作聖者進一步即聖也天德指仁義禮智說其孰能知之真知天地之知同惟聖人能知聖人也上章言小德係理分明故人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至淵然氏

至誠之道其處如此則其妙朱易知也荷非實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天德者心非至誠之心則見猶滯於凡近明非至誠之明則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綸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此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此子思因前章緣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已慎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顯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一章之要而約言之乃應學者勉奮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

或失其指歸也故再敘入德成德之序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賞不怨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自衣錦尚絀以至不顯維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終備德探之序也

自子微明德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大不顯之德也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此章自外而一節收敘入一節直說到裏面無聲無臭處則我本於天天命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耳

尚是加綢是極衣衣錦而加綢衣以蔽之惡其文之著亦不足為文自有文在固然是不露的意思日章是其德日以光顯的然用章表見的意思日亡是日見其亡失泯沒淡簡溫都是為己之目形容君子固然日章之意耳但日淡中却不厭簡中却有文麗中自有理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外簡而內文外溫而內理則不可亦不可謂今日淡簡溫復日方不厭而文且理也此為己之學立心如此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風是動

中解做由中動所由也如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之類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即莫顯乎微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可與入德帶三知說可與方顯言之也末是用功下文引詩方是用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慎獨方肯去特養故可與入德

吾言仲尼體天之德與夫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又儒夫學者求之於高遠深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至觀至切者言之蓋學者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慎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詩有曰衣錦尚絀夫衣錦則文

采外若若而必加之以綱者乃是惡其文之太著者也夫文之忌於若如此是以君子之道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日以彰著而不可掩猶求顯尚綱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小人爲人惟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顯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失派沒而已此君子小人之分爲已爲人之不同也然其所闇然而日章者何如蓋凡淡者必易厭簡者必不文溫者必無理也以君子之道言之言皆平實無新奇可喜之言行皆常常無奇特可驚之行固淡矣然所言雖平而皆根夫至理所行雖簡而皆得其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矣收斂沉澁而不鳴天序辭說質素坦直而不事大色美容因簡矣然其言察而中不害其爲言辭之善貌質而恭無損其爲威儀之美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而於人無所不容不特屬其技角而於衆無所不愛因溫矣然事之執是執美而胸次之渾涵甚明人之執賢執石而鏡中之妍媸自別雖溫而自有理焉愛簡溫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錫之美在其中也所謂闇然而日章也還是君子爲己之心如此然又不徒有是真實心意而復有是真實工夫也使或不知所當謹之地而盡天下學之功則無以充其爲己之心何以闇然而日章哉故必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自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雖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則甚顯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必能自此而謹之而可與人德以馴至於聖賢之域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此一節言君子慎獨之事詩是小雅正月之篇語是幽暗的去處孔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一

堯

留學堂

字解做甚字昭是明致是病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人之所不見即是獨乃於人所不及見而加慎獨工夫也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由此直入到不顯微地位方是得處也

詩云幽暗的去處雖是隱伏有見然其善惡之幾甚是昭然明白詩之所言如此可見獨之不可不慎也是故君子內自省察使念慮之萌皆有善無惡不見一些疵病而此心略無愧怍此正君子之所不可及也然其所以能如此者惟在於人所不見之地能察善惡之幾而過人欲於將萌所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不可及也此省察之事爲己之功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是大雅抑之篇相是視前猶言庶幾戒辭也屋漏是室西北隅上

有圖寂通明則下甚暗人處其地非惟人見已不分曉自視其身亦不分曉此是深密之地不動敬不言信此時未有事只是敬信之心常存耳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敬做存養工夫此兩節亦不立分動靜只是說工夫已密而又加密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如學事此章言入德之序是成德事言體道之功則先說戒懼後說慎獨是從內而發出來說入德之序則先說慎獨後說戒懼是從外而說入

能於獨而謹之工夫已密矣然特是說詩云有獨在居室之中無幾其不愧於屋漏詩人之言如此蓋言不可不戒懼也是故君子動罔敬也雖靜而不動亦必敬焉言固信也雖靜而不言亦必信焉此則存養之事而爲己之功益加密矣

詩曰泰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貲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鉅鎚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堯

留學堂

詩是商頌烈祖之篇，是進假字與格字同，是感時字不作是字，廢字解做無字，詩言無言，靡事俱是肅敬齊一之意，按中兩微兩意，說是主祭者肅敬無言而衆預祭者皆化之，無有言譁失禮者也，其是至所刀，誠是發不實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貴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脩自謹，慎獨戒懼之本也，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朱子

爲已之功既密，則德成於已，而化自有所及於人矣。詩云：主祭者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待有所言說告成，而凡在廟之人亦皆化之，自無有爭競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是故君子惟密省祭存養之功，以進於成德之地，則誠敬之德足以感人而人之被其德者，不待爵賞之及，而興起感發樂於爲善，自切夫勸勉之意，不待藉藉之加，而自然畏懼不敢爲惡，有德爲德之處也。中庸

意不待藉藉之加，而自然畏懼不敢爲惡，有德爲德之處也。中庸

詩田不顯惟德，可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爲恭而天下平。

詩是周頌烈文之篇，不顯有二義，一謂不發揚，一謂顯述可舉而不顯者，一節俱有其義，始備道幽微，深密之意也。百篇是諸侯刑是法，是厚此君子，就是上而爲已，慎獨存養之君子，爲恭是自厚於恭，敬與中解不顯二字，雖無人在境，亦恭是篤敬，其慎也，篤敬即致中和，以成備而約之，前慎獨而補之，即是上上慎獨存養之極致處，天下平即是天地萬物皆得此意，意重在不顯上，然恭敬之心，但到至得處，便自然具備，而遠而不顯矣。爲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篇其別意，此段與衣錦尚絅，日昃漸收，微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至結尾處，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爲恭之妙。

而已，漸安陳氏

君子不實不怒而民勸民威，德之深而效之遠也。由是而造其極，則德愈深而效愈遠矣。詩曰：天子有兩儀深遠之德，無有形迹之可見，而天下之諸侯人人向慕而法則之，則不特民勸民威而已，此可見德感深則化愈廣，是故君子由存養而造其極，感動靜而一於敬，衆一心之中，固無一念之不敬，衆一念之中，亦無一念之不敬，蓋純乎天理之充，而絕無人欲之閒也。爲恭如此，此所謂不顯惟德者也。由是敬德而造其極，意感召天下的人，自然感慕其德，服從其化，不識不知而翕然乎，而向使德之所造未能極其深，則其效之見於人者，又安能若是之遠哉。中庸

詩云：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輿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書本義

中庸

空

詩是大雅皇矣之篇，德輿如毛，是蒸民之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文王之詩，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自子懷明德，以至德輿如毛，毛猶有倫，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至是詩人託爲上帝之言，語便是念精細微之意，倫是此方，載是事事猶道，也不過是言天道之妙，非真有所作爲也，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中肅引之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爲形容，如此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至是不顯之至，乃形容不顯爲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中甫一書始之以天而終之以人，始以天命之謂性，自天而人也，終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自人而天矣，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者，有一毫小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耳，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東陽詩氏

君子不顯為恭而天下自化則其德之微妙豈易言哉大雅皇矣之詩說上帝自言我深念文王之明德深微遠密不大考於聲音顏色之間是詩似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有言曰為政有本若將聲音顏色去化民也不過是末務由孔子之言則詩但言不大之而已則詩有聲音者有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也不若孟子之詩所言德之微妙其輕如毛則應乎可以形容之矣然毛雖微細也還有一物可以比方的孟子木盡其妙也惟文王之詩說上天之事無有聲音之可聽孟子則其妙不見其迹莫知其所以然者無幾而猶曰無之則又不可謂其妙矣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過於此以此形容不顯為恭之德乃可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夫進德而造於篤恭至妙而入於不顯則與上天同道與聖人同德而為中庸之極功矣然非立心為已而盡下學之功則亦安能以致此哉

中庸卷十二

聖

孟子卷之十三

梁惠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孟子

孟子見梁惠王

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也王何必曰利三句乃大指下文乃詳言之三節明何必曰利之意四節明亦有仁義而已之意末節重言之以結上文

梁惠王是魏侯瑩都大梁僭稱王孟子曰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蓋有可見之義欲行其道也

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自鄒之梁見梁惠王所以得其體而真其道之可行也

孟子卷十三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是長老之稱非絕句當連下文王所謂利豈實國強兵之類

惠王一見孟子即說叟自鄒至梁不憚千里之遠而來亦將有計策以利吾國人之國乎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見賢之初即以利國為問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是心之德愛之理義是心之制事之安心之德是渾論說可包四者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安是說千條萬緒各有所安處說雖若在外然所以歸其安則在心也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而言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

孟子對說王欲圖國事何必開口就說利字治國之道亦有生機而已矣仁則無私欲而愛人害人以自利者必不為也義則取乎必合宜取非其有者必不為也聖賢做處只要向仁義處一直去更不

通思量第二若雖義未嘗不利然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必害於義矣朱子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賦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賦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

不廢征是取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是重數萬乘之國是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左右是千乘之國皆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入則為公卿出則為侯伯其曰家

卿書本義集說上五卷十三
新得對國而言其百乘之象是諸侯之大夫也賦是下設上取之義

卿是君子卿祿之意是滿足的意思此諸侯利之害以朝上文何故曰利之意自王曰何以利吾國至萬國危矣是利上推利有餘處曰萬乘之國至不奪不廢皆是說國危之害萬取千焉至不奪不廢只是申萬乘之國賦其君者四句存疑

所謂王不當言利者利之非正固不可求況求利又必有其害乎王乃一國之主人之表舉此若惟利是求說何以利吾國則此端一

見萬乘之國賦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國賦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夫天子萬乘而天子之公卿則得千乘焉諸侯千乘而諸侯之大夫則得百乘焉臣之於君十分取一不為不多矣亦可謂足矣上下之間各安於其分之所當得所謂義也苟若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吾恐利心橫流而無節制欲以求幸有底極必盡取乃已不

其君而奪之其心未肯以為勝足也國豈有不危哉夫求利之端一開於上而賦奪之禍遂成於下則利之為害甚可畏焉王豈可以為言乎直解

未有仁而遇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還是棄後是不著緊的意思此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

求利之害如彼若夫仁義則人心之同有人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德意起也

有不待外來而勉勵焉之者矣蓋仁者人也其好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未曾見有愛他之人而肯遺棄其親者也其

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施者莫大於尊君未曾見有好義之人而肯背戾其君者也行仁義之效如此存疑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章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朱子
夫求利則有莫大之害行仁義則不然是天理人欲之間係治亂安危非細故矣王欲為國亦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以啓危亡之

其效也 宋陽詩氏

治是池鴻是鴈之大者虞是鹿之大者此言指鴻鴈虞鹿賢者是
人君之賢者言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德 雙子詩氏
孟子見梁惠王王在苑囿中游戲立於池沼之上見孟子忽然有悲
愴意思因看者那鴻鴈虞鹿問孟子說自古賢君亦樂此乎意人君
之賢者未必以此為樂而已有惻於心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而後樂此是然後乃得有此以為樂有此不樂是不得以為樂也王
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逸為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
民同樂者也此二句是一章之大指揭大旨於前而分應於後此孟
子諸章例也 諸父陳氏

梁王頌鴻鴈虞鹿以問孟子使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
則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三 四

民而勿為憂治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後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
而廣其修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引君以當道也孟子也不說賢
者不樂此也不說賢者樂此惟對曰樂非人君所禁但要能享與不
能享耳惟有賢者修堯舜之道國家安寧然後乃得樂此若不賢之
人雖有此亦為人所奪不得以為樂也孟子之答特出王意外是固
其欲引他使欣欣喜喜不知不覺上正路去此所以為善誘其君也
存疑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
在靈囿麋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
力為樂為治而民歡樂之謂其樂曰靈臺謂其治曰靈沼樂共有虞虞
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詩是大雅靈臺之篇經是量度靈臺是文王臺名師之精明者曰

靈囿方而高曰臺是謀為政是治不日成之是不數日而成之也

是時文王莊戒以勿亟也子來是如子趨父事靈囿靈沼乃臺下有
囿囿中有沼王在靈囿是文王在囿中鹿是化鹿是所伏是安
其所而伏不驚動濯濯是肥澤貌鶴鳴是潔白貌鴈肥則濯濯焉
肥飽則鶴鳴澤好而已王在靈沼是文王在池沼於是歡美辭初是
滿澤是跳躍音樂此乃民樂之辭與上文鹿攸伏正同皆是民樂
文王之所有非可謂文王自歡美其有是魚躍也文王以民力為
為治是孟子解詩之意詩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庶民子來是民反
歡樂之也詩曰靈臺靈沼是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也詩曰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以下至樂其有虞鹿魚鼈也詩之所言皆民樂
君之歡故孟子釋之如此古之人指文王說偕樂是同樂乃說平日
有恩惠及於治政之政是也故能樂也全在民樂其樂上此引詩而
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孟子

則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三

五

所謂賢者而後樂此惟周文王為然詩大雅靈臺之篇說文王始作
靈臺所以垂戒厥察設法游觀節勞佚也方經度營謀日始無
都政治不數日之間就完成可又追言之曰方其經始之時王尚
以勿亟而庶民歡欣踴躍自然樂於往役如子趨父事一般所以不
日成之也蓋既成矣臺下有囿也於是遂言文王在靈囿則見鹿
馴伏而不驚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鳴而鮮潔若是其可愛也囿中有
池也於是又言文王在靈沼則見魚之跳躍者充滿於其中若是
其眾多也詩之所言如此此文王以民力為樂為治室乎民以為
已而有所不樂也而庶民子來不日成之而反歡樂之既既加以美
名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恰似神聖一般而又樂其臺之下
伏而濯濯者有虞鹿焉樂其沼之中物而躍者有魚鼈焉民樂文王

之樂如此文王果何以得此於民哉蓋山文王平日視民如傷受民如子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與民偕樂焉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湯誓是商書篇名夏桀無道湯伐之臨士衆而誓言也時字解微是字日指夏桀言字解微何字偕亡是與之俱亡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

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觀於夏桀之事可見昔夏桀無道湯伐之誓士衆之辭曰桀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日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速也以此言觀之入君獨樂而不恤其民民之怨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六

義

而欲與之偕亡則其亡也可立而待也當此之時一身且不能自保雖有臺池鳥獸安得晏然於上而獨享其樂哉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夫同一臺池苑囿鳥獸魚鼈耳賢者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以享其樂不賢者不恤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亡君安得有此樂大理人欲同行與情王所宜深念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此章言治以王道爲上移民移粟亦荒政之所不廢然不能行王道而徒以足爲盡心焉則下矣

寡人是諸侯自解言寡德之人也盡心是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鄰國之辭河內河東皆是魏地魏在河東後爲強國兼得河內凶是

年歲凶荒移其民於河東是移河內之民於河東就食移其粟於河內是使民自移河內之粟於河內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如是登何也二字便是推在歲凶上去

梁惠王曰寡人之治其國也憂勤無已操字有方其於恤民之事亦可謂竭盡其心而無以加矣如有時河內饑荒河東收成則使河內之人少壯者都移居河東地方就食却將河東的糧食轉運於河內以養饑那老幼之不能遷移者或遇河東饑荒河內收成則移民於河內移粟於河東也照依前法而行寡人之於國也如此我獨察鄰國之政非無歲凶的時節然皆漫無料理未有如寡人這樣用心者室乎民之歸寡人也乃今鄰國之民較之於我不見其加少寡人之民較之於彼不見其加多其故何也無乃凶歲爲殃民生日減人力亦竟無如之何耶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七

義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雖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道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皆障曰戰喻是比喻雖然鼓之鼓音塞也滿也鼓字非虛指戰也而言如所謂於是鼓之於是復鼓之一側兵以鼓進也直字解微但字義甲曳兵而走不能行王道之喻也或百步而後猶鄰國之不恤其民也或五十步而後止猶惠王之能行小惠也惠王曰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此且未追咎他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米穀乃追舉其時病所重而切告之

孟子對惠王以恤民自負乃設喻以曉之說王平素好戰之事請即以戰爲比喻夫戰者兩軍相當與然鼓之兵刃既接勝敗分矣那

敗的拋棄了甲胃拖曳著兵器脫身逃走或有走到百步之遠而後止者或有走到五十步而後止者那走到五十步的就笑那百步的人以為無勇則王以為何如惠王說不可是走五十步的他但未至於百步耳同一敗走也烏可以近而笑遠乎孟子這因其明而通之說王若知五十步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矣戰以勝敵為上走之遠近弗計也猶治以王道為上小惠之徒行與否弗計也鄰國之不恤其民百步之走也上能行小惠五十步之走也五十步與百步雖有異要之均一也也有小惠與不恤其民雖有異要之皆不能行王道也此之戰者亦烏可以此而笑彼哉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一

八

孟子

此以下為王陳王道也農時是春耕夏耘秋收之時與農隙不同農隙是正治田之時農隙是不治田之時不違農時是使民田時不違其要時是五穀不可勝食是言其多穀是言其是網捕魚鼈網所以捕小魚鼈也洿是窪下之地水所聚洿池二字當平看洿是地勢自然者池是人工所鑿者齊孟春之斧頭斤蓋今之斧斤斧以破之斤以斷之山林之分其高者為山平而多草木者為林時是草木零落之時材木不可勝用言材木暢茂故有餘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所禁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禁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言為治之視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也意謂如字不音去聲謂死而喪之也憾是恨民所用者足故無恨上道之始是初為事此時法制未備其備之時且就目前安插其民使生計稍立然後徐為之固固故為王道之始

夫治國其要於王政而王政莫先於養民為治之視法制未定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安如農時乃五穀所自出必不違其務農之時使民盡力於農畝而五穀不可勝食也洿池乃魚鼈所聚必禁絕網罟勿使入於洿池之中則物得以長養牛息而魚鼈不可勝食也山林乃材木所生必限制斧斤直待草木零落之時方許其入則萌蘖者得以暢茂暢茂者得以堅完而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飲食宮室有所資而民之養生無憾祭祀棺槨有所藉而民之喪死無憾養生喪死無憾則民心得矣民心既得則大本已固而綱紀法度施行有地法制自此而可正教化自此而可興矣王道之始事如此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一

九

孟子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由嗇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是一夫所受正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是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樹是栽植田中不得有本惡妨五穀故於樹下樹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豚是小豕狗指養狗獵相贈畜化家也曰豚又曰豚養舉耳畜是養時是孕字之時如孟春微生毋用化之類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魚鼈是而生之類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黎民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者不得以食之矣亦不足都不得食其食有時不若老者之常用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古者大尺為步步百為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勿奪其時是不妨他耕耘收斂的時候凡有與作決到至冬也農夫上中下所食各有差故總言

數口之家庠序是教化之官殷日庠周曰序指鄉學言非謂國學也
申是重丁寧反覆之意謹庠序之教所該者廣不止於庠序而所重則
在孝悌故特申重之頌曰是七人頭半白者負是任在背載是任
在首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民是黎黎之人少壯之
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王是一統而君臨天下言
百姓老稚溫飽禮義修行之可以致王也

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行得節愛養之政王道之始事耳欲使百姓家
給人足各遂其生各復其性須立為經制一夫受田百畝外又有五
畝宅舍宅舍周圍藉下都教他種植桑樹以供蠶事則絲麻有出而
五十非帛不殯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不可悞了他孕字之
時則生育繁盛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一夫所
受凡有動作勿奪其耕秋收徵之時則人皆有田而得以盡力於農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十

缺其農畝之所入者足以仰事俯育而數口之家可以無缺矣是都
是養民之事民得其養則教化可興必者實行那庠序的教教以
人倫教以禮樂而於教之中又於孝悌二者申明之而篤之尤力以
致其丁寧反覆之意則人知愛親敬長那年有領白的人無有負戴
於道路者矣這是教民之事夫七十之老衣帛食肉黎民之少壯者
不飢不寒加以人知孝悌禮義興行如此則天下之人皆望風仰德
而莫不尊親有不能一統天下以至於王者理之所未有也此王道
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率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
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是節制字是道是餓死者曰率率字落也發是發倉廩以賑貧人
死是飢疫而死刺人而殺之是刺人而使之死這便是殺之也非謂

既申而復教之歲是歲凶不罪歲是不歸罪於歲不罪歲則必能自
反而自修其政矣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應察人之民不和多
何也言如此則天下之民至焉不和多於邪國而已

王不舉行王道既無常產與民又使何國可以食人之食而不知愛
惜故省道路之旁有餓死者又不知發倉廩以周賑救之則其所發
者特民間之粟耳夫狗彘食人食既有以殺人之死豈有餓殍而不
知發又無以救人之死而死而不加多則曰非我不盡心之罪也歲
凶害之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殺之也兵殺之也殊不知
兵豈能殺人而殺人乃操兵者之罪也歲凶豈能使民不加多而民
不加多乃吾王失政之罪也王誠能不歸罪於歲凶而勉行王道則
天下之民皆將望風而來歸盡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而
已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十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親人猶獸也殺人猶殺犬豕也
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數言之庖有肥肉餽即因上章狗彘食人食
有餓殍之意而究言之獸相食一條極言人君有子民之責而後為
殘民之事作備一條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

安是安意承是受

孟子之於梁惠王既曉以小惠之不足以得民又備舉王道之善以
告之末又指其所行之病民者以諷切之惡王蓋有感於此意要
遂請於孟子曰夫子所以教寡者至矣然國政多端善言必不能盡
願安意以受教夫子言盡言而無隱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洩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是杖刃是兵刃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政是虐政

孟子又問說殺人者或以兵刃或以虐政這兩件有以異乎王又說

刃之與政其事雖不同而亦同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率是驅惟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所以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也此非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士

孟子

孟子乃曰王知如此則今日之政實有在所謂更張者矣蓋王之庖廄中有肥肉廄房中有肥馬肥肉何從而得肥馬又何從而得豈非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哉於是王之窮民則有飢餓之色矣王之野外則有餓死之人矣夫因賦病民以至於餓而死是何異於驅禽獸而食人也此即其殺人之政無異於刃者也

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惡在猶言何任提出為民父母字所以勸其憐隱之心也大父母之於子寧有忍虐殺之者乎人君知其有作民父母之責則如保赤子之念自不容已者矣

豈木與類彼此自相吞食由人無伯人之見者猶且惡之况人君乃

民之父母民皆賴以為生者乃今恣行虐政不免至於率獸而食人其視赤子之驅命及獸類之不如矣何在其為民父母也哉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創而死也

始作是始造偏是從斧木偶人設機而能跳躍故名曰偏無後是無後嗣夫子無後之言發於深惡痛絕之情耳不必求實亦不必說到

殺人殉葬之漸處只甚言其不仁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也

昔仲尼有言曰始初作俑以從葬者此人不可不仁其無後嗣乎仲尼之所以深惡作俑者大何故蓋以其面目機發而太似人耳天地

間難得有人用生人之形為送死之具其意涉於殘忍故也夫作俑者象人殉葬猶未至於真殺人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為真虐殺其民者耶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按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士

孟子

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是欲孟子教之也孟子但以率獸食人後其皆迷之鋼習而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而終無一言以教之何歟蓋斥其虐政之殺人者是欲惠王之除其虐政而更施以仁政也此即其所以教之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變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

此章言百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惠王之志在於報復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孔氏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長子是太子申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

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

人戰敗於馬陵齊將太子申殺之遂大敗而後地於秦是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敗魏地於秦南辱於楚是楚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亡其七邑昭之言有此三恥辱及先人也此是為死者不可謂為太子申亦不可謂凡死於我者是指其先人而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梁惠王問孟子謂晉國在先世時地廣其衆論其強盛天下諸侯之國無過之有這是更之所明知也及傳至寡人之身則東與齊戰兵敗而長子被殺西為秦人所侵喪失河內外之地凡七百里南又為楚國所辱不能抗是寡人貽辱於晉國之先人也寡人恥之今欲為先人一洗此恥不知作何樣舉動乃可願明以教我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方字不是與地字相連乃是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方字也百里

四書本義集說 上卷 孟子

可王是以百里之地猶可以致天下項項復備皆不足言矣

四條消遣雜聞說句之意

孟子對曰王勿喜憂敵之後不足自振也若還有志自強就是地方百里之小國亦可以王於天下豈但雪恥而已哉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辨易稱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其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威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仁政是統言綱領字也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人日也仁政不止此二者此特其大者耳省刑罰則當其罪便是不足人罪實

先都有薄稅斂只是惟正之供深辨是深於辨不荷且與齊而已

必是治和養與其易及易其用喻之易有整齊齊防之意與深意相

類俱是得盡力之意稱是較草壯者是聲聲日日壯壯是壯壯的時

時候總是盡已信是以民民所以得深辨易稱修孝弟忠信皆齊

人君省刑薄斂爾蓋設刑則民無所措手足重斂則民不可以生民雖欲深辨易稱修孝弟忠信何可得也出事長上之道即入事父兄

之道孝弟忠信不分者為足則足是可使國人作仗以挺敵國堅甲

利兵蓋尊君親上而樂於致死也其即人其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者緊緊連帶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一句入事父兄出事長

上以平時言也尊君親上而樂於致死以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

親上故樂於致死

何以見百里可王也王如念君依於國國依於民而施仁政於民於

刑罰則刑罰其罪極民命而不傷於稅斂則惟止之但厚民生而不

因此仁政之大目也有此仁政則民無傷毀拘禁之刑無供給應辦

之役使俱安其生樂力於農畝春而深耕布種得好夏而易易耕

治得到那少壯的百姓又以閒暇的時候訓明孝弟忠信的道理人

以此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衣食既足禮義自舉在平時之時

人人都有箇尊君親上的意氣則於有事之時必能尊君親上而樂

於致死雖以秦楚之強國堅甲利兵天下莫能當者可使新本為楚

以挺之矣况其他乎所謂百里可王者如此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藉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

夫秦楚之堅甲利兵未易當也而可使制挺以挺之者正以彼敵國

之君不能省刑薄斂奪其民時使不得深辨易稱盡力農畝以養其

父母致使父母凍餒而食無所仰給是第孝弟忠信之行哉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之過也彼奪其民時一節即是陷溺

其民征是正其罪夫誰與王敵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者足也

彼陷溺其民如此吾為政之實行之既至則彼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王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而正其罪彼大民心必不為用大誼與其主之隨而為上敵既不為敵則甲雖堅無所用其堅兵雖利無所施其利而吾之捷足以捷之而有餘矣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勿疑是勿疑百里可王之言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王以百里可王之言疑為迂闊故引仁者無敵之言以實之蓋以仁者無敵之言觀之則百里可王之言信矣故又勉使勿疑也蓋百里可王之言乃此一章之大指下文都是申明此一句非另有仁者無敵一句道理也

夫發政施仁則天下之民莫不歸心而陷溺其民者自不能與之敵是以古語有云仁者無敵蓋言人心所歸則強弱大小非所較也百里可王以此而王請勿疑而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雖致王可也尚何先人之恥不可辱哉

孟子見梁襄王

此章言定天下之道不啻殺人則歸之也

襄王是惠王之子名赫舉也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

即去也

惠王卒孟子見梁襄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吾對曰定于一

語是告不似人君是無可象之儀不見所畏是無可畏之威卒然問

急遽之貌定是列國息爭干戈不作定於一是必天下合於一也

孟子一見襄王知其不足與有為蓋將去之故出語人曰客觀歸德乃德之符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我今見王遠而望之不似為人君的氣象近而就之不見有可畏之威且卒然而問我說當全天下諸侯紛紛爭戰何能平定我對說列國分王勢不歸一故不細容而起爭必待天下一統則天下之政出於一自然平定無有戰爭

孰能一之

王問也言誰能一之者趙註

王曰當此之時天下諸侯皆均力敵莫能相尚誰能合天下於一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我對說今天下惟爭地爭城以戰鬪為事所以四分五裂不能相一惟是仁德之君不甘於殺人者則四方之民歸之而天下可一矣

善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以為人之民之父母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是歸孰能與之言列國之君必在懷制下武勝於戰勝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下

各書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者亦難矣況得而歸之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下

各書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者亦難矣況得而歸之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下

各書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者亦難矣況得而歸之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下

各書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者亦難矣況得而歸之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下

各書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者亦難矣況得而歸之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下

各書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者亦難矣況得而歸之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下

各書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者亦難矣況得而歸之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下

王曰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以王乎天下孟子曰王道其大矣要只在保愛斯民而已若能修德行仁以保安百姓使之得所則天下之人皆愛之如父母而戴之如君師其王天下孰得而禦之也

曰保愛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公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養蠶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斃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棄蠶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誠有諸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干

解

王曰保民人君之大德非庸君之所能也若寡人者亦可以保民乎哉孟子對曰何王曰何由知道哉對曰保民孟子對曰臣嘗聞王之臣朝覲說王一日坐於堂上有人牽牛行過於堂下王看見問說這牛將何往牽牛者對說新鑄錢成殺此牛取血以塗其軀却也王說舍之我不忍見此牛這樣戰戰兢兢若人無罪而就死地然牽牛者對曰既欲舍此牛則將廢此鑄錢之事乎王說鑄錢也是國家之大事何可廢也但取箇羊來換他則錢得以執而牛亦可全矣臣所聞胡公之言如此不知果有此事否也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及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不忍也是心指不忍殺牛之心足以王不忍愛一牛便足以王天下為有是心在撫而充之則可以王天下矣撫充之實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數句愛是吝惜的意思愛是愛其財不忍是痛其死臣固知王之不

忘其果出於不忍也所謂是心者即指此不忍之心也

王因孟子述胡公之言乃說以羊易牛誠有此事孟子遂因其善念而開導之說王見牛之斃歟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王天下之道不必他求即王這一點不忍殺牛之心便可以懷保萬民兼濟四海而成興王之業矣蓋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也但百姓鮮識見短淺只見王愛此一牛卻道是吝惜財費而然臣却知道王之心乃由斃牛之狀觸目有感一念惻隱之發非於不忍也故即此心而許王之可以王也百姓為足以知此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斃歟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干

解

誠有百姓者是實有知百姓所言者福是快王曰夫子之言誠然也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知百姓所愛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齊國雖小一牛之費能有幾何吾何愛焉特不忍牛之斃歟若無罪之人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豈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我愛是不能免為百姓所非

孟子欲王察識其不忍之心乃反復詰問之曰百姓以王為愛亦無怪其然也蓋羊小而牛大以易大連本可疑彼百姓何足以知之王若果是痛其無罪而死地則牛羊一般有生一般無罪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誠有難於自解者矣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但笑曰是果何心哉我非愛惜一牛之費而胡為易之以羊也不忍於牛而獨忍於羊即我亦不能自知者百姓之以我為愛不亦安乎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是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是法之巧者猶方便也非不好底字於難處之時而有善處之方是之謂術然初來齊王之以羊易

則書本義集說

上五

三

孟子

牛亦未有許大巧妙見識亦偶然適合於仁術耳孟子意主於開導故為是雙誘之說見牛未見羊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其用則無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聲是將死而哀鳴也若平時之聲人誰不聞又安得一一不食其肉耶庖取烹烹之義廚是庖屋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以下言齊王有合於君子也遠庖廚正其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也

於是孟子為之解曰百姓雖以王為愛斯言初無傷也天下事有難處處須善有箇巧底道理始得今王既欲全彼憐之心也發於中又見鐘鐘事大似住不得既周旋得那事又不知過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借便過抑了這不忍之心迷不得而流行矣此乃仁術也如何以羊易牛為仁術蓋見牛未見羊也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未

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則牛得全而鐘得養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所謂仁術者如此大凡君子為仁莫不有術其於禽獸也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而祭祀奉養賓客之需亦禮之不可廢者將何以處之是以君子遠庖廚則斷川之以禮而亦不至見死聞聲以禍吾之心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吾王以羊易牛正合於君子之道若能察識此心而擴充之何不可保民之有哉

王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悅是喜悅詩是小雅巧言之篇戚戚是心動而有所慘傷此句最重要見得此心不從外得意孟子所言曲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於中而委蛇曲折之意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面得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開得緊切與孟子

則書本義集說

上五

三

孟子

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此固不知是心足以王道理而問也宣王問孟子之言有得於心而悅曰我聞詩經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這兩句說話正夫子之謂也夫以羊易牛之事我已行之矣牛羊何擇之難反之吾心自家茫然也不知是何念頭夫子乃能推察來由說是見牛未見羊之故深得吾前日以羊易牛之心而見牛聲之尤景宛然在目於我不忍之心復戚戚然而萌動焉乃知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是心固有不從外得也此非夫子能忖度之則我亦何自而得其本心哉然此心特加於一牛而已夫子乃謂是心足以王不知此心之所以合於王道者果何在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

之求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復是白鈞是三十斤百鈞至車雖舉羽是易羽一羽至輕易舉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與薪是以車載薪大而易見許是可知

猶言惟他說否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今恩足以禽獸一句乃一章終處故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王能其緩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反而自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王是保民而王不爲是自不肯爲齊王不知是心足以王道理孟子告之意思盡在老吾老一條然不合下直與說却先去

辨難攻詰他使他又費深思欣然覺悟從那上去轉接之妙術也王本知是心足以王者所愛物之端可以知天仁民之理素其惟在四書本義集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三

論學堂

及其本而以序推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特舉而指之耳故說辨以提醒之說今人有泉白於王者說我有力能舉三千斤之重而於一羽之輕却不能舉明能察見秋毫之末而於與薪之大却不能見王亦特信其言而許之乎王曰不許之也人未有能舉重而不能舉輕見小而不能見大者也孟子曰王知此則知是心之足以王矣蓋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愛及同類者其勢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之以爲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遂其難自人君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見遂其生者其勢使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烏獸之類咸若者且其勢使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以有虞之思足以及禽獸如能舉百鈞之重而德澤乃不加於百姓見一羽之不舉與薪之不見也恩能及於禽獸而獨不能

及於所易其故何歟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只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非無明也只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只爲不用恩焉夫既不用恩保民何由能成王業哉王可以王而不王者乃能之而不爲也非欲爲而不能也若肯爲之則民皆愛牛之心推廣之有餘矣保民而王何難哉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不爲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形是形狀狀是以服持物起是躍而過之泰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爲長者折枝是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極言不難也

王問說夫子謂我之不王是不爲非是不能道不爲與不能的形狀如何分別孟子謂泰山至大北海至廣挾著泰山去跳過北海乃天下必無之舉以此與人說我不能道猶真是不能非不爲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三

論學堂

之命而折取草木之枝有何難事以此與人說我不能道猶真是不能非不爲也事與爲耳非不能也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其不同如此故王而有不忍之心自可以保民而王天下然而不王者非被舉山以超北海之類而困於不能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而困於不能也

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吾老的意思吾老是老我之老兄人之老兄人之父兄幼是幼我之意思吾幼是幼我之幼兄人之幼兄人之父兄幼是幼我之意思吾幼是幼我之幼兄人之幼兄人之父兄老吾老以及人者

至如此之甚乎孟子對說王疑我所謂為甚不知以此較彼則王之
所為此那綠木求魚更加甚焉蓋綠木求魚雖不能得魚後來却
無災禍使以那與兵構怨之所為求遂那霸王之大欲盡心竭力而
為之到後來非惟無功且將名與取禍有必不可免者矣于四問後
災之說可得而聞之矣孟子說這箇事理甚明但王未加察耳且如
那國與楚國交戰以下詳論他兩家取勝王說楚人心勝孟子
說王知楚之勝卻然則以國之小者與大國戰其勢固不敵也以兵
之寡者與大軍戰其勢固不敵也以力之弱者與強國戰其勢固不
敵也此其事理皆不彰彰較著誠蓋今海內之地大約以方千里計
之凡有九國集合齊地而算之不逾千里餘皆列國所有是於天下
九分之中才得其一耳今王以齊千里之一欲服海內千里之八其
強弱衆寡小大之不敵何以異於鄰敵楚哉必不能勝以至於敗也
四智不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三 王

故日後必有災也王必欲王天下蓋亦反其本而求之以仁心而行
仁政乎能反其本則小大衆寡強弱皆所不計而所欲者皆不求而
自至矣 直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
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
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就能無災之

仕者是做官的商賈都是做買賣之人行貨曰商居貨曰賈想是告
訴直解
所謂反本者在行仁政而已仁政則王天下之本也今王誠能推愛
物之心以行保民之政為之則則除害為之而生止德凡法制品節
之施皆根之至誠惻怛之意不但得彼乎一形而且得聞于四國使
天下做官的皆欲立於王之朝以行其道務農的皆欲耕於王之野

以安其業商賈知關市之不征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知道路之無
滯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有若其君之暴虐而求解倒懸之苦者皆
欲來告訴於王夫能行仁政而得民心如是則小大強弱非所論矣
天下歸之誰能止之也由是而王則上地自開矣是則中國可保
四夷可撫其所欲者將不求而自至矣夫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
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亦何必興兵結怨為哉 直解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
之

惛是昏昧 直解
王曰王天下誠不外乎仁政顧吾有昏昧不能得其所以為仁政
者而施行之願夫子開吾之昏以曉吾之志或如何而發仁如何而
施指陳條貫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試行之 直解
則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三 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
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為也

惛是常產是生業恆產是可常生之業恆心是人所常有之心即
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故是放縱肆是淫僻邪
是放僻邪是放縱肆是不知而誤墮其中則則羅網欺其不見而
之也自此以下四節是反復詳盡以起下文五畝之宅一節意有是
孟子曰仁政莫先於保民保民莫先於制產蓋禮義生於富足故
人惟有衣食之常產斯有禮義一常心若不假於常產而自然能有常
心者惟是那從事學問習知禮義的上人方能如此若尋常小民無
恆產便無所資藉為飢寒所迫則因窮而無禮義之常心矣苟無禮
義之常心則將恣情縱欲無忌於禮義之外凡放縱淫僻放僻邪侈

一切不善之事無所不為而犯罪者眾矣為人君者已不能制產以養民及至民陷於有罪之地然後從而加之刑則是猶張網捕獸民之不見而取之也若此者不仁之甚焉有仁人正位以愛養百姓為心者於此則民之事而可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制民之產節虛說者是養樂歲是豐年驅使何前輕是輕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制民之產所係之重如此是故明君有見於此其制民之產也度民分地計口受田必使一歲所出上而足以奉事父母下而足以畜養妻子豐年收成用度有餘可飽食終身或遇年歲凶荒也有積蓄備口可以免於死亡然後設牧驅而之善則民有所資而無所累其從善也

國書本義集說

上五

三

亦易矣所謂民有恒產而有恒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取治禮義哉

賤是足治禮義是修禮行義此所謂無常產而無恒心者也

今也制民之產雖盡不詳分授無法民不得盡力於農畝而徒困於征求上不足以奉事父母下不足以畜養妻子雖富饒樂之歲尚且迫於飢寒終身受苦一遇凶年便轉乎溝壑而不免於死亡百姓富

這等時候皇皇然救死猶恐不足那有閑工夫講習禮義哉此所謂無恒產而無恒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行是發政施仁而行保民之道蓋猶云何不此反本與前反本實對看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發政施仁之本也

是猶發政施仁中之大者以為之本如李弟為仁之本一般都只以仁中事要引

此可見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王欲行乎仁政尚不及其本而制民之產乎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不有也

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是次上農夫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保民之實事所謂及人之老幼而運天下於掌者也謹庠序之教序於制田里

故樹畜之後分明是使民有常產然後得有常心所謂然後舉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意不足教養乎說

國書本義集說

上五

三

制民之產之法何如必也一夫受五畝之宅而墾下樹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序之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而勿奪其農時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恒產既足恒心以生於是謹庠序之教而申之以孝悌之義則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人君定制立法至使老者得以衣帛食肉而又

無負戴之勞黎民不飢不寒而皆知今悌之義則教養兼施治化大行由是而土地可闢秦楚可朝位中國而無四夷不難矣謂不能王

於天下推理之所未有也我所謂保民而王者正以此耳區區勸功何足道哉

堯山 徐養元長善前手輯

男徐

鎮子重
靖子寧 甫毅閣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許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所樂其則齊國其庶幾乎

此孟子因齊王之好樂而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也

莊暴是齊臣見如宅特地來見也暴見於王他日見於王見音現有因而見也上語暴以好樂謂已好樂也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未有以對是不知所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陳而樂其善也

同孟子好樂何如是問有答其否甚是大能好樂是處是近於治謂可王也不謂只是能治其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齊臣莊暴一日來見孟子就暴音者進見於王王自以其情而許之暴說已喜好音樂暴於此時此不敢謂其所好為善不微謂其所好為非固未有以對也

不知好樂何如意者亦有妨於治乎暴曰好樂初無妨也特恐好之未甚耳使王知音樂之理可通於治也暴曰一念欣真之情惟而新之道至一國和平而後已暴則齊國鼓琴瑟有與邪之勢而庶幾可近於治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愛乎色曰殆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惡其所好之不正不可謂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先王之樂如黃帝之咸池堯之九韶禹之葛夏商周之濩武世俗之樂如鄭衛之聲是也

好樂甚則齊其庶幾止所謂與百姓同樂而可以王者也通篇之意

已具而暴不能再問故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是乎齊王自知其所好之不正不覺慙愧乃勃然變色曰寡人之所好者非能好那咸英韶濩古先王所作之樂也特好世俗之樂斯聲便曲適一時之聽聞而已何足為天子道哉

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田古之樂也

今樂即世俗之樂古樂即先王之樂不妄入同樂意思同樂意思却入在甚字內言但好樂之甚則齊國其庶幾不必計樂之今古也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但其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

孟子曰世俗之樂亦何傷特患其好之未甚耳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不必問其樂之古今也

古樂此鐘鼓管籥今樂亦此鐘鼓管籥古樂可以為樂今樂亦可以為樂古樂好之甚固足以庶幾今樂好之甚亦足以庶幾今之樂何異於古之樂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二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就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樂曰不若與衆

可得聞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兼今樂管古樂上樂如字下樂音洛蓋上樂樂字自含有鼓樂意在獨樂樂與人樂樂樂之言王獨自作樂樂與人共聽樂樂也不若與人是不若與人共聽樂樂也

樂樂也不若與衆是不若與衆人共聽樂樂與人樂樂且說與人樂樂以為樂本說到推心以自取上與衆樂樂亦然乃引起其字之意到下文與民同樂方實說也

上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可得聞與孟子欲引之與民同樂故先以常人之所樂者而後其心之明目獨自鼓樂以為樂與人鼓樂以為樂二者之樂孰為甚王曰人皆有是樂也獨自為樂其樂止於一

臣請爲王言樂

孟子說王既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則好樂之公私得失從可知也臣請一一爲王陳之於前可乎

兩書本義集說

上
卷十四

III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公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
吾王之所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
無他而不與民同樂也

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鐘鼓竹筴皆是樂器鐘鼓之聲管籥之音猶
鄉社之禮稱管之義五文耳下文車馬之音可見不必拘聲成文者
謂之音舉是皆疾首是頭痛憂是憂顙是顙疾首憂顙是愁苦的模
樣對欣欣然有喜色看亦是臨時然也上帶聞字蓋其心元有憂樂
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極是窮徹是逐歌之名亦畏
家之事故謂田獵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也車馬亦謂之音者蓋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故也羽旄是旄屬旂翟羽設

好樂甚也。

今王擊鼓作樂於此百姓每聽得王所擊鐘鼓之聲所吹管籥之音
擊背疾首感類私相告語說吾王之好鼓樂奈何使我輩到這等窮
困之地以父子則不相見以兄弟妻子則離散其類連如此而略不
動心乎今王爲田獵之樂於此百姓每聞王車馬馳驟之音見王羽
旄繽紛之美擊背疾首感類私相告語說吾王之好田獵奈何使我
輩到這等窮困之地以父子則不相見以兄弟妻子則離散其流離
如此而略不體念乎夫鼓樂田獵王之所樂也百姓每那等嗟怨
豈有他哉蓋由平日獨樂其美不能推好樂之心行仁政而與民同
樂故民見王之所樂者而憂心形焉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四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彈箏之音莫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哉何以能鼓樂哉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莫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哉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爲樂備云和也。產幾無疾病。是民惟遇君不安。樂有變之。欲其生之。故曰應幾。曰何。以背本章之辭。不可作自相問答。曰晉王庶幾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鼓樂也。如此。則是因鼓樂。則知其無疾病。不見欣。幸之意。與衆同樂。是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非同鼓樂也。章引

晉室獨樂而不恤其民同友有以致民之怨矣若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常驚之者衆皆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王邇來庶幾得無疾病與何其恣地能鼓樂也今王田服於此百姓

則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說
王通末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地能田獵也夫一般的牧樂
的田獵百姓却這等欣幸者豈有他故蓋由平日切於民能推好
樂之心以行仁政而與民同樂故民見王之所樂者而心樂焉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只用說好樂應上文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
觀民情之憂喜惟係於好樂之公私如此今王之心推好樂之心以
及於民天下之民皆將引領望之近者悅遠者歸而此庶幾也
其國之民欣欣相告而已哉所謂好樂甚而此庶幾也如此今
樂古樂又何擇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此辭蓋王囿專利殺刑陷民也

上孟 卷十四

五

孟子

此辭蓋王囿專利殺刑陷民也
囿是苑囿專為獸之所文王之囿蓋其苑囿所及傳是古者亦
據古者有此說也

齊宣王有囿四十里民病其為大徵托文王之囿以自解故問曰

文王之囿其方七十里果有之乎夫文王之囿未始有七十

里縱有七十里決不至於專之以病民故孟子不辯其有無而但答

之以據古者亦有此說也

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猶有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

為小不亦宜乎

齊宣王是欲得樂者是取刳削之賊人也雉兔者是為人取樂者
者民以為小是忘其大

齊王又問文王之囿乃如此其大乎孟子說自王視之若以為大者
時之民猶嫌其為小也王曰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
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周圓僅四十里比於文王之囿
甚狹乃百姓每稱其為大何也孟子對說文王之囿雖有七十里
之廣而未嘗以為己私囿中之草木當取時不禁民樵採凡取草
取薪的都往於其中焉囿中之鳥獸當取時不禁民射獵凡逐雉
逐兔的都往於其中焉舉凡囿中所有無一不與百姓同之則君之
囿即民之囿以一國之民共七十里之囿安見其大吾見國愈大則
草木愈茂禽獸愈蕃芻蕘雉兔之利愈無窮矣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囿之內有囿方四十里

其樂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亦安

四 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六

孟子

郊是囿外之郊囿是郊內之囿蓋囿郊之內與郊外之界

如殺人之罪是以殺人之罪加之阱是坎地以陷禽獸者百姓民

死也

臣始初來到王之境上不暇遽入先問了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

說郊囿之內有囿方四十里不許百姓每出入若有人擅入其中

其罪與殺人之罪加之則是方四十里之地為坑阱於國中

陷民於死也夫設阱阱者不過丈尺之阱耳今王陷民乃方四十

一人專之而眾人避之一人以之為樂地而眾人以之為死所民有

其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

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

以智名之道遠之其小者無常以自求之尤遠之矣矣案引

疾是氣聚之軀頭卽小念也。好與傾言不能忍氣相似。

齊王問孟子之書有感於心因歎美之說夫子論仁智文都之道修
事大惟小便可以保國保天下可謂大哉言矣寡人也有心何慕但
生來有一件病癢性氣粗絲偏好剛勇遇小國不恭常不能包容遇
大國侵陵常不能忍耐故不能事大而惟小如何做得仁智之事耶
直解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攻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
人者也王請大之

小勇是血氣所爲之勇撫劍疾視也疾視是怒目而視撫劍疾視之
可是即小勇正宜王之所好也王請大之下文文王武王之勇乃大
勇也

孟子對說好勇無偏但勇有小有大王請勿好那小勇夫敵於一時
之怒便撫劍疾視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九

敵者也何足爲好王如好勇請於帝王之大勇而好之振其天德之
剛發於義理之正務使威加一世而不徒恃區區之忿蓋則仁智之
勇皆所優爲矣何必以好勇爲病乎直解

詩云王赫斯怒愛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綽周祚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
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是大雅皇矣之篇赫是赫然盛怒的模樣愛字解做養字旅是衆
這是止但是往舊字詩釋作旅文王時密國之人侵陵既歸直至其
地文王因舉兵往遏其衆所以說以遏徂莒爲是厚祚是祿對於天
下是答天下仰望之心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說上文有以武
赫斯怒整旅以遏徂莒則祿對天下此其一怒安天下之民也故曰
此文王之勇也這一段是引詩而言文王之大勇也直解
臣謂王當以大勇爲好蓋當觀於文王之事矣詩大雅皇矣之篇有

云密人逆拒王命侵阮而至於其文王時爲方伯而密人乃敢擅與
師以侵阮是無文王矣文王乃赫然奮怒於是整頓陣旅以遏止密
人祖共之衆使不得侵擾鄰國於以抑強扶弱而薦厚周家之福於
以安撫天下百姓而各其仰望之心詩之所言如此此文王之所以
爲勇也文王一怒而諸侯強不敢陵城衆不敢暴窺而天下之民都
賴之以爲安勇何大耶直解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
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獨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昔是周書泰誓之篇作是立既曰天又曰上帝帝以主宰而言也寵
之四方是寵異之於四方越是過越志是天下之心志不但指民凡
諸侯卿大夫亦有稱亂者人之作亂皆違越其心志之故耳獨行是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十

不顧道而行恥是情禮的意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非與衆上
文看出不顧道出越志這一節是引書而言武王之大勇也直解
臣所謂大勇不但微之於文王又當觀於武王之事矣周書泰誓之
篇有曰天生下民立之君使之主治立之師使之教訓其意惟曰天
能生民而不能使遂其生天能賦民以性而不能使盡其性今作之
君師替天行道使民遂其生復其性爲有以補助上帝之所不及故
寵異之於四方使之高位乎九重之上統御千萬方之衆也上天立
我之意如此然則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
敢有自越其心志而作亂以擾民者乎以此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一
人衝行作亂於天下者武王必以爲己之恥必不勝憤怒而除之以
安民矣此武王之所以爲勇也而武王亦惟奮其一怒遂能安定四
方而天下之民都賴之以爲安勇何大耶直解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承上文文王武王之一怒安天下而云乃設辭也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言要他如此以終上文王請大之之說

觀文武之大勇惟在於除暴安民如此當今天下為暴者亦多矣斯

民之被困也亦甚矣王誠能效文武之所為發義理之勇亦奮然

一怒於以除殘去暴而安天下之民則民皆欣欣然就就如拯已

於水火一般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此正所謂帝王之大勇異於匹夫

者也如是亦何必以好勇為病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

則非其上矣

此章與沼上之對略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前一

已盡之者齊景公以下是舉齊之典故以告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二

集說

雪宮是離宮之名別在所居宮室之外時至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

之也賢者亦有此樂蓋自多其能待賢也有字正答齊王亦有之

是說賢者固亦有之也人是民非是非德齊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元

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孟子只用一箇有字答了便能再不復顧此

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道理也

齊宣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

因誇其禮遇之隆而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孟子對曰賢者至於

是邦其君以是處之固亦嘗有之然不但賢者有此樂凡人皆當使

有此樂不然下不得有此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所以人君當與

民同樂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與民同樂謂皆有之月日居之樂非謂以富貴與民共之上非也

是不安矣下非也是不恤民皆非理也重在下句上句特以助之

是平說

夫為下當安下之分不得而非其上者固非也然為君當盡為君之

道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愛民之愛者民亦愛其愛樂以天下憂以天

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民之樂自是民之樂其樂自是君之樂不憂曲為之說門以民之樂

為樂此便是君之樂如居宇精食民之樂也室池鳥獸之樂也所

欲與樂此君樂民之樂也見草池鳥獸而歡樂則樂於管籥而喜也

此民樂君之樂也所惡勿施此君愛民之愛也有事為之趨有難為

之赴此民憂君之憂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是皆不以己盡樂民之

樂固見得是樂以天下至於民亦樂其樂此非其樂民之樂不足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三

集說

致之意見得樂以天下也憂以天下亦然說歸重上句

夫不與民同樂則人有非上之心若能與民同樂則不然而安民則

食民之樂也樂民之樂而皆為致之則民見君有宮室遊豫之樂亦

欣欣然皆為君樂之矣飢寒困窮民之憂也憂民之憂而為之設法

救護使無失所則民見君有可愛之事亦便感感然中心不寧為

憂之矣夫樂民之樂至於民亦樂其樂是樂不以己而以民而一人

之所樂者亦衆人之所樂也豈非樂以天下乎憂民之憂至於民亦

憂其憂是憂不以己而以民而一人之所愛者亦衆人之所共愛也

豈非愛以天下乎憂樂皆以天下則上下相通而無間天下之人莫

不傾心歸附於我其有不感生樂而天下者未之有是理也可見為

人上者當與民同其憂樂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菌遊遊而南放于琅邪

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景公見齊之先君於子，是景公之臣名嬰，轉附朝，無皆是山名，遵是循，故是至，項根是齊東南境上邑，名修是，修為先王是先王蓋齊間有方親民之說，不無此間也。
孟子勸齊王與民同樂，故復舉齊之故典，以告之，說臣謂同樂可以致王，不必遠徵諸古，而齊之先王亦有行之者，昔者齊景公問於其臣晏子，說省方親民，先王所重，我今欲觀於諸國，而國遠海濱，而南行，直至琅琊境上，思昔先王遊觀當世，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吾當何修焉，而可以比於先王之遊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巡特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諒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

諸侯度。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三

集說

適是往，述是陳，曰述職也，便見是無非事者，非謂解之職，無事者是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非字當無看，省是巡視，斂是收，給亦足也。夏諒是夏時之俗語，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都是先王之制。又在巡特述職之外，不是巡行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省耕省斂，每年春秋二行，至於巡行述職，三代則王十二年方一巡，特諸侯六年方一朝，堯舜五載一巡，特羣后四朝，夏諸侯言王者，蓋歲內之諒也。夏諒只可帶省耕省斂說，不必通帶上文遊與豫當分合看，分看則遊是巡遊，豫是遊樂，合看則則巡遊即所以為樂也。二句疊言咏歌之體也，度是法度。

晏子對曰：以遊觀之事為不苟，以先王之法為可遵，善哉！吾君此問也，所志何其大也。今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往於諸侯之國曰巡，特

謂之巡，特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而察其政事之治否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述職謂之述職者，自陳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於王廷也。

一往一來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以春秋之時，巡行乎郊野，如春耕之暇，舊穀既沒，新穀未升，民之乏絕，正在此時，故省民之耕，其中播種有不足，則發倉廩以補之，秋斂之時，民之所收或有或無，或發一歲之用，或不發一歲之用，皆在此時，故省民之斂，其中收穫有不給，則發倉廩以助之。天子行此於畿內，諸侯行此於國中，其倦倦為民之意，又如此，故夏時畿內之諒曰：吾王有遊，豫之樂，然後吾民得蒙休助之澤。若吾王不來郊野一遊，則補助之政不行，吾民那得蒙上之休？吾王不來郊野一豫，則吾民之不足不給者，那得蒙上之助？吾王之一遊一豫，應法而出，皆有恩惠以及民，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觀夏諒所云，則知王者補助之政，為不虛矣。先王遊觀之法之善如此，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三

集說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則謂之虐民，乃作厲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今是晏子自謂當時諸侯，是齊桓是，稷糴是，稷糴之屬，有君者，則師從，則糧食，明是側目而視的模樣，省字解作相字，讀是讀，惡非交相怨謗，謂相與怨謗也。方是逆命，是王命也，此命字是，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無一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也。方虐民，只是上面意，若流是如水之流，無有窮極，就糧食一句說，又只是虐民裏面事，流連荒亡，亦只是說，師行糧食以下，至於流連荒亡也。此諸侯是，謂之國，縣邑之長，若此，節意思要與上文相反，言先王之法，此言當時之弊，新齊陳氏。

先王之遊觀，都是為民同足，以為諸侯之法，今也諸侯之遊觀，則

無事慢遊以病其民與先王之法異矣。但是遊觀則師旅既行。既有師旅。便有糧食。是以供給煩難。騷動百姓。百姓餓飢者不得食。勞者不得息。於是民皆側目而視。聚為讒謗之言。乃皆作惡。而懷忿怨之心。夫天子之命諸侯。本欲其土宜德意。下安民生也。今乃上逆天子之命。而下虐無告之民。糜費飲食如水之流。無有窮極。以至於為流為連。為荒為亡。從為所屬諸侯之憂而已。豈若先王之有方。親民可為法則者哉。直解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從不謂順乃謂逆也。從流下是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是挽舟逆水而上。從獸是田獵無厭是不知止足。荒是廢時。樂酒是以飲酒為樂。亡是失事。此晏子自釋上文之義。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之言。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五

曾明堂

至景公說以下。則兼述其事。章引

所謂流連荒亡者。其義何如。人君之為樂。有放舟隨水。順流而忘反者。這叫做流。有挽舟上水。逆流而忘反者。這叫做連。以從獸為樂而不知止足。是把幾務都荒廢了。這叫做荒。以飲酒為樂而不知止足。是把政事都失誤了。這叫做亡。今時之弊大抵如此。直解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是先王之法。如此。惟君所行。猶云顧所行何如爾意。有疑

今時之弊如此。若先王之法。非巡狩則遊。職非省耕則習。飲斷無有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若君所行何如耳。若能戒今時之弊。而不致慢遊以病民。則何先王之不可及哉。直解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如與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

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是說晏子之言。大戒是大出命令。如今政令。凡一切勢民傷財之事。悉皆停免。凡一切奸宄情弊之事。盡行禁革。凡諸利於國利於民之事。盡許陳納。無隱之類。舍是止。而後出命。是示其不敢自安。且以便於省民興學。是發倉廩。大師是樂師。有臣是已。與晏子君臣相說。全在景公說以下。君之說臣。只用上文。景公說說字是正。然景公之說晏子。而悉以其言見諸行事。如此。則晏子之說。景公可以想見。是晏子之說。其君當在大戒出舍之後。不必說以上文善哉問也。以下為臣說其君也。徵招角招是所作樂章名。蓋徵招角招是也。言今所傳之徵招角招。是其樂也。招是舜樂當時招在齊。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招。樂有五聲。獨舉徵招角招二者。以角為民。徵為事。取其切者也。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五音旋相為宮也。其詩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六

曾明堂

是徵招角招之詩。言字解作止字。尤是罪過好是也。豈的意。畜君者好君也。既出於好君。夫何尤哉。如此說。方見是釋詩意。此節自景公說至與發補不足。是敘景公之事。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是引景公之言。蓋徵招角招是也。是說其所作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是說其樂章皆是孟子之言。畜君者好君也。又是孟子解詩意。有疑

景公一問晏子之言。心中感誠。以今時之弊。為必可去。先王之法。為必可行。乃大申命令。曉告國人。示以更化圖治之意。乃不敢安寢。深宮出而住。居郊外。容問民間疾苦。於是始興發倉廩。以補助百姓之不足。其於晏子之言。果一見之行事矣。既乃召大師而命之說君臣相說。自古為難。我今喜得晏子。而問其善言。晏子亦喜得我以行其志。君臣相說如此。兩當把這徵樂之情。宣播於音樂。以彰一時之盛。所作之樂。即今所傳的徵招角招是也。豈的意。徵為事。君臣

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是說晏子之言。大戒是大出命令。如今政令。凡一切勢民傷財之事。悉皆停免。凡一切奸宄情弊之事。盡行禁革。凡諸利於國利於民之事。盡許陳納。無隱之類。舍是止。而後出命。是示其不敢自安。且以便於省民興學。是發倉廩。大師是樂師。有臣是已。與晏子君臣相說。全在景公說以下。君之說臣。只用上文。景公說說字是正。然景公之說晏子。而悉以其言見諸行事。如此。則晏子之說。景公可以想見。是晏子之說。其君當在大戒出舍之後。不必說以上文善哉問也。以下為臣說其君也。徵招角招是所作樂章名。蓋徵招角招是也。言今所傳之徵招角招。是其樂也。招是舜樂當時招在齊。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招。樂有五聲。獨舉徵招角招二者。以角為民。徵為事。取其切者也。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五音旋相為宮也。其詩為事。取其切者也。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五音旋相為宮也。其詩

以爲民爲事而說其所作亦爲民爲事之樂也其詩之被於樂者有曰齊君何尤蓋言晏子能止其君之欲不至於格九而取罪也大臣能止其君之欲乃愛其君者也既出於愛君又何尤焉觀景公能說晏子之言遂有事治民安之效如此王能與民同樂豈有不足以故王者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此章行王政就在兩句與民同之內公制好貨大王好色本詩初無此意孟子特就其中看出一箇意思來引導其君而論
明堂是泰山下明堂明堂者取向明之義不必知所謂彼此通明之說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齊侯地而得之是毀壞已止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蓋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王

以其無用理當折毀今安毀之乎抑且止而勿毀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王者之堂是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乃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若有心要行

王政便可王天下而居此堂亦不必毀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

市饒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

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

岐是周之舊國九一是井田之制九分中只取百姓一分世祿是

者之子孫必有土地使之不失其祿則是道路之圖是都邑之市

識是察谷是稅澤是澮水水所都處梁是魚梁水所道處無禁是不

禁民之取辜是妻子不孥是罪止其身不及妻子也無辜從魚目恆不閉故以比人之憂愁不寐者皆是告訴發政施仁是虛字先重之也亦非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窮民尤在所宜留意耳如後義先利之先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爲言也詩是小雅正月之篇可說是因悼之貌文王行政如此也

王雖未能行王政而實不能無羨慕於王天下故曰天子說寡人能行王政則明堂可以不毀不識王政如何可使寡人得以聞之與孟子對說王政莫善於文王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其治岐也始行王政於耕田的百姓則行九一之法而不稅其私田蓋耕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於仕者之子孫則有世祿之賞而不沒其功德也闔市之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六

之也於犯罪之人刑法止及其本身而不以連累其妻子也士農工商皆有所養矣至其中有人之年老無妻叫做鰥夫的年老無夫叫做寡婦的年老無子叫做獨夫的少年無父叫做孤子的這四樣人

艱難困苦乃天下之窮民而無所告訴者文王發政施仁雖於人無所不濟然於此等人尤加憐恤務使之各得其所蓋詩小雅正月之篇有云富人猶或可勝惟此鰥獨其哀其可哀也此文王所以必先之也文王之治岐如此此王政之善所以開周家之基業者也王其以文王爲法乎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

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子孫饒思哉用光弓矢

斯張千戈咸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愛

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行是見之行事公劉是后稷之曾孫讀是大雅為公劉之篇讀是舊
積善是倉廩係是乾糲無底曰素行底曰囊背袋也乃東結而說之
背者出行輕便也祇是安集光是光太十是肩艾是曉祇是曉是
錢爰是於啓行言往遷於曲也公劉詩只以用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
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兩句點出民富足意而公劉好貨能與百
姓同之意就在此中何有是不難的意思

孟子述文王治岐之略以告齊王王遂歎美之說此哉夫子之言真
可為治國之良謨也孟子說開善貴於能行王既以好善何為不見
之行事乎齊王說寡人非不欲行但天性有一件病病好積財貨好
貨則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也孟子對說好貨與臣政無妨皆
者公劉也曾好貨觀詩經大雅為公劉之篇有云公劉處西戎之閒
國勢微衰被西戎之侵擾民不得安堵而國亦以弗振故家公劉能
四書本義詳說 上孟卷十四 元

力行富民之政則民即有積聚家南倉庫為遠邇歸之
中有行齊之具而為遷都之計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其德乃
我弓矢與千戈咸揚於以方啓行道路而往遷於幽燕由詩之實觀
之可見公劉能使民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遷防
自非公劉好貨而推己之心以及民則民又安得有積倉裹糧之富
哉王如好貨亦能如公劉與百姓同之使民皆富足則天下之民皆
歸向之其於王天下何難之有夫好貨一也私之於己則為專利公
之於民則為施仁然則王之於貨惟審其所好之公私而不當以之
為病矣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西水渭至于岐下爰及姜女求之當是時也內無怨
女外無驕大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王是公劉九世孫詩是大雅為公劉之篇古公是大王之木號父是
大王之各後乃追尊為大王也求朝是其來日朝奔走求之也
來急也率是循詩是水涯循西方水渭來至岐山下也姜女是大王
之妃率是諸辭皆是相乎是居謂交相共居也蓋大王避狄人之難
而去不忍委其民而與之偕豈使其妃獨後乎爰及姜女同時率西
水渭至岐山下共居不可因上句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為初只大王
獨來也大王好色亦無實事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曠是孤單約意
思晉使一國男女無有怨驥亦無事實證據然以大王之德必能如
此無疑也

齊王自猶不能行王政又說寡人不但好貨更有一件病病喜好女
色好色則心志逸或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孟子對說好色亦
無妨於王政昔者大王也曾好色愛其妃姜女觀詩經大雅為公
四書本義詳說 上孟卷十四 三

君云古公亶父為狄人所侵不得已遷國避難乃於明朝棄而
順者西河之邊地徑到岐山之下不是大王獨來爰及其妻好色
與之相擇地方建造城邑以為居止之所由詩之言觀之當遠邇
舉國之中女子都得好色之心以及於民故能使男女各遂其願
曠夫盡由大王能推好色之心以及於民故能使男女各遂其願
姻各及其時如此也王如好色亦能如大王與百姓同之使無
焉則天下之民皆將樂歸於王於王天下何難之有夫能推好色
心便可以王天下則好色又何足為病乎蓋能體民情則必能行正
政能行王政則自可以朝諸侯而有天下此明堂之所以不必毀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越人
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此章孟子設問以勸王有爲也

託是寄比是及餒是餓非白楚反乃東餒其妻子蓋及之日乃知彼之凍餒其妻子也則如之何是託以妻子者當如何處樂是絕交齊宣王急於政事孟子欲勸王有爲先引起他事以發問說朋友有相周之義設使上之臣有以其妻子寄託於所厚之友而自往遊於楚國者及其回還之日始知其妻子一向凍餒衣食不足上之臣當如何以處其友耶上曰受付託而不盡其職非可交之友也當棄絕之蓋朋友以義合不義則當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事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是掌刑之官士是士師的屬官不能治士是不能以法治其所屬之士已之罷去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三

孟子又問說士師以明刑爲職設使爲士師者不能以法治其所屬之士使刑獄不當職業不修王當如何以處之耶王曰有官守而不盡其職非可用之臣也宜罷去之蓋人臣各有職任失職則當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顧左右是目顧左右言他是口言他事

孟子曰受人妻子之託而凍餒之則友爲當絕矣士師不能治士則士師爲當去矣如今四境之內皆王之所統理乃或治道乖方而邑里之蕭條或教化陵夷而風俗之薄惡猶友之凍餒其妻子士師之不能治士也又當如何以處之耶孟子以此言勸王心令戒懼也其意之者深矣使士於此若勇於自責則必曰此則寡人之罪可也不恥下問則必曰寡人願安承教可也乃左右顧視而道他事以亂其辭四境不治之言置之不答其懼於自責取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

可知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主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此孟子因齊王輕於進退人才而教之也

故國是舊國喬木是高大之木世臣是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親臣是所當親信之臣倚以爲腹心者也昔者是昨日對下文今日而言亡是亡去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正以見其無親臣也只說其無親臣則世臣可知矣

孟子因齊王待下疎薄一日進見而諷之說大凡人君繼世而正其基業相承歷年久遠者則爲故國但所謂故國者却不是有那高大的樹木便叫做故國正以有累世勳舊之臣忠貞世篤休戚與同吾國以之爲柱石他國望之而起敬畏者是國之所以爲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之謂也以其有世臣之謂也

上孟卷十四

三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識其不才是先知其不才舍之是不用此不但自解其昔者進而今日亡之失實欲得真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也

王曰此亡去者大抵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從今以始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舍之不用所用者皆真才不致後日之輕視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賤踰踰賤可不慎與
進賢是進用才人如不得已已是審之又審之又語似有新各顯相

之意然者非真不得已特如之爾先看不得已三字有若落然後看如字則明白矣踰是踰越厥字解做親字將使卑踰尊踰踰是恐今日所進者不賢後來又若更賢者而親疎尊卑有易位者耳此是德前而戒後也故曰將使

孟子曰知人則智自古為難西君欲進用人不當審了又審三番五還留難雖有似乎不得已而進之者謹之之至如此何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設使今日所尊者未必賢日後必別求那卑而賢者用之是使卑者得以援越尊者矣今日所親者未必賢日後必別求那疏而賢者用之是使疏者得以援越親者矣非禮之常是安可以不慎與此進賢所以如不得已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是近臣未可可是未可信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遂以察其用也見是親見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之人不可謂是已在此而尊親之不賢者也勿聽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真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蓋不果進則在退則矣進退相形非固增一箇退人說也

人俱謂不賢然後察之或探其心術或考其行事果不可與抑特立而為俗所憎與必看得的確確是不賢的人然後從而去之其不肯輕去如此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也如此則非賢者不進而所進者皆賢安有不能識其不才而誤用之者乎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國人殺之明其犯衆人之公惡而非一己之私也也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皆人君大事不可連帶上文說進退人才不可而其者則殺之也

此道也非特以之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用此道焉有人於此左右都說他可殺不要遽然聽信衆大夫無都說他可殺也不要遽然聽信至於通國之人俱以為可殺然後察之或驗其罪狀或審其情實必看得情真罪當是可殺的人然後從而殺之則其殺之也不出於一己之私意而出於國人之公論故曰國人殺之也以此用刑也就如不得已而然者亦謹之至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總結左右皆曰賢以下兩節意

人君用舍刑殺一惟決於衆論之公如此則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就如父母之於其子一般為民父母者必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也民心得則邦本固而宗社其永安矣此所謂故國也哉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此章言崇惡者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審宣王乖戾於後也

故是置朱子

齊宣王問孟子說世傳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於牧野果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文有之矣趙註

曰臣弑其君可乎

可乎是豈可行乎趙註

宣王又問說桀紂也湯武臣也以臣弑君於理可行乎趙註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閔誅一夫紂桀未聞弑君也

賊是害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是凶暴淫虐滅絕天理謂之賊便是殺人的賊一般義是隨事制宜賊義是顛倒錯亂傷敗義倫謂之殘如手足損傷一般賊義就事上說賊仁就心上說其實賊義即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一夫即所云獨夫朱子

四書本義

孟子卷十四

誦

趙註

孟子對說若臣大分豈可踰越但湯武乃奉天伐暴與弑君犯順之事不同蓋天生民而立之君者以其能盡仁義之道以爲新民共濟也惟齊仁之人其存心凶暴淫虐滅絕天理則謂之賊害義之人其行事顛倒錯亂傷敗義倫則謂之殘殘賊之人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不只是一箇獨夫不得爲天下之共主矣所以昔云獨夫紂蓋紂自絕於天故天命武王誅之爲天下除殘賊吾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其爲弑君也觀於武王則湯之放桀亦猶是耳趙註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此章前段是議其不任賢下段言愛國者必任賢王不任賢則其國家爲何如是愛國不如愛王矣兩段意自相呼應後段只是申解前

韓

巨室是大宮室工師是匠人之長工師比賢者大木以比賢人所學之大勝是擔當的急思能勝其任是大木能勝宮室之任小則工師勝任斲是斲削大木指賢人說功而學者仁義也姑是且舍是置從我是從我之教命是欲令舍其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

孟子因齊宣王不能任賢國治一日進見而諷之說人君任賢以治國就如任木以治室的一般王欲建大宮室謂非大木不可則必遣命工師多方採取以充其用假如工師採得大木則王欣然而喜以爲能勝其巨室之任也倘或匠人誤加斧斤斲削短小則王絕怒而怒怪他損壞了這美材不能勝巨室之任矣是王之明於任木如此至於賢人當其幼時誦讀諸明所學者不外於仁義正欲其壯年

四書本義

孟子卷十四

誦

趙註

遭時遇主一一見之施行以期不負其所學也而吾王則曰姑舍汝所學之仁義而從我所謀之功利則是賢人之學甚大而王欲欲其小之也夫不忍斲一木之材而乃欲毀損大賢之用則何其任賢不如任木也趙註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璞是玉之在石中者鎰是二十四兩萬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也至人是能治玉之人教是待人教之玉人自有治玉之法不待人教必新賢人自有治國之道不用人教之故曰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趙註

夫任賢欲其小則是不任賢矣不任賢則是不愛國家矣且如今有璞玉於此雖價值萬鎰十分愛重而也不能自以已意爲之雕琢必

求能治玉之人使磨琢之而賢者之能治國家亦猶玉人之能治玉也治玉必付之能者治國家亦付之能者可也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磨琢玉哉玉人自令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亦何用教他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矣

○齊人伐燕勝之

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

燕王哈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齊人乘子之之亂而伐燕遂大勝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西晉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孟子

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皆曰萬乘五

宣王問於孟子說燕國既破其土地人民盡當為我有矣乃或言利不可貪而寡人勿取又或言機不可失勸寡人取之衆論紛紛莫知

適從自寡人論之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也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意者其有天意乎天與弗取是逆天

也逆天者懼有天殃今欲取之何如蓋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自遂其私耳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此亦因紂上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

商以商人不欲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以論其理如此耳

齊王本意欲取之而託天以為辭故孟子對曰觀天命者當於民心誠使取燕而燕民喜悅都欣然歸附則是天之所廢不可與也王其順民心而取之古之人有行此事者周武王是也蓋武王當紂惡貫

盈之後人心皆已歸周所以有牧野之師可服而取武王無容心也王能如是是亦武王而已矣使或取燕而燕民不悅猶思戀故主則

是天命未改未討嗣也王其順民心而勿取古之人有行此事者則文王是也蓋文王當紂惡未裕之初人心猶未忘商所以執事殷之

節不可取而不取文王亦無容心也王能如是是亦文王而已矣然則燕之可取與否吾王但觀民心之向背何如耳衆論紛紛何足據

乎

西晉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孟子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單食盡樂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單是竹器食是飯蓋是禮器履方口圓曰盂湯酒之類都叫做單

水益深如火益熱此如字是假如之如非似如之如斷是作若字用還是轉動的意思望教於他人也此條勸以行仁政舊或可取失人心則無復可為也

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行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今以萬乘之國而伐萬乘之國若使并力固守其勢足以相

抗乃燕之百姓一聞齊師之來都盛若簞食盡樂以迎王之師者這豈有他意特以燕政暴虐民被其害如在水火之中一般忍受不遇

故避之而望教於齊耳王於此時正宜發政施仁以慰燕民之望可也若不仁政更加暴虐如水之深火之熱者益熱則民

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而王乃以千里畏人者何耶？今燕國無道，其民如在水火之中。一般王往而伐正其罪，與湯之征葛，無以異也。燕國之民以爲將救已於水火之中也，欣欣然望食並棄以迎王師。與商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亦無以異也。使王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以爲政於天下矣。若乃殘殺其父兄，係縛其子，受壞他祖先的宗廟，擄取他相傳的寶器，則與誅其君弔其民若時雨降者異矣。如之何其可以如此也？夫天下諸侯固已忌齊之強，而欲圖之特無可乘。爾今又併取燕國，增了一倍之地，而不能舉行仁政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則在我有憂而人得執以爲辭，是天下之兵王實有以動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

王速出令，反其施，促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至

藏板

也。
速是疾反是速施是者速促是弱小者即所虜掠之老小也。止是勿徙是燕是燕之羣臣百姓。置君是擇賢者立以爲君。猶是尚及止是及諸侯之未發而止其兵。此條是爲齊王畫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問。

夫倍地之初而遂行仁政，則天下之兵可以不動。今天下之兵既動，則仁政之行亦無及矣。爲今之計，王須是急發號令，曉諭國人，將虜掠的老小盡數退還，將欲遷的重器即便停止。子喻已死，燕國無君，則謀於燕之羣臣百姓，擇其賢者以爲君，而後引兵而去之。如是則燕亂已定，諸侯不得以救燕爲名，猶可以及其兵之方動未發而止之也。王欲求所以待諸侯者，其惟如是而已。否則諸侯之謀已成，燕之兵且至，彼衆我寡，吾如彼何哉？

○鄒與魯圍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諫之則不可勝誅，不諫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其難，惡出於已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是問處置其民之策。

鄒國與魯國戰，圍爲魯所敗。鄒穆公問於孟子，說民以用命爲願，不用命者國有常刑。今鄒國與魯國戰，圍吾有司爲民死於敵者三十三人，而民莫肯爲有司效死，民之不用命，於其長上如此，吾欲諫之，則人衆不可盡誅，若宥之而不諫，則這等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法令何由而行？吾欲治其前日之罪，使而今而後遇難必赴，不復敢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以蹈前日之失，如之何設施而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平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至

藏板

凶年凡疾疫之類，皆是饑歲只是歲不熟，轉是飢饉，展轉而死，竟滿正謂君及有司殘虐是虐，尤是怪責的意思。
孟子對曰：民之疾其上有由然也。蓋凶年饑歲，君之百姓老弱不能動移，則飢餓展轉而死於溝壑之中，其少壯者就食他邦，散在於四方者，不知其幾千人矣。這時節，人人都望救於上，而君之倉廩實，府庫有餘財，有司莫肯告之於君，散財發粟以賑救之。夫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君之慢也有司莫以告有司之慢也。是君與有司暴慢不仁，而殘虐下民也。上既虐下，下有不疾視其長上者乎？曾子有言：爲民上者，當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如此則人之反乎爾者，亦如此。此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視有司之死而亦不救，乃今戰圍之

時而後得以反之也此固感應之理無足怪者君無過責之於民過亦反求諸己而已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死其長如曰何敢死之死謂忘身故上死且不避也親其上就平時言死其長就臨難言平日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諸君言故略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

蓋有司之所以不恤民者以君之所愛不在於民也是不恤民固有司之罪而所以致有司之不恤民者則君之咎也君若以愛民之心而行仁政以恤之則有司知體君心而各愛其民吾見民於無事之日則皆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而各死其長矣夫何至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哉此君所以當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孟子

卷十四

反求而不可過責於民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是國名又公是滕國之君事齊事楚是欲擇一最長者事之以求自安之策苟免之計也

滕文公問於孟子說小國勢孤力弱必須依託大國乃能自安全滕方五十里乃至小之國也又火在齊楚二大國之間分當事之而力不能以兼事欲就中決擇則將事齊乎抑事楚乎不知孰可依託以安吾國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一是一說效是效與民守之是率其民以守也此猶未著力於死守

民弗去方著力於死守是已致死以守也民弗去民亦爲之死守也然欲民弗去非平日有以得其心不能

夫立國者事大國亦不可廢但不能自立而事恃此抑未易耳故孟子子拒之日與其望二國矜己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齊楚皆大國也事齊則見怒於楚事楚則見怒於齊必不能兩全而無害這計算非吾所能及也必欲言之而不已則別有一說焉惟是自守而已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守死壯健之義以倡其民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此則事理之可爲者也不然欲擇強者事之以觀一日之安則徒僥倖苟免而已豈吾所能必哉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孟子

卷十四

滕文公問於孟子說滕與薛同處於齊之西境今齊人僭稱薛欲其城以偏於滕吾深以爲恐不知當如之何而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是地名非澤而取之言非以岐下爲善樂取而居之也

孟子對說敵國外患自古有之昔者太王居邠與北狄爲鄰狄人來侵擾太王力不能禦遂棄了邠地去到岐山之下重建都邑而居之這時時候管是遷徙非謂邠地不如岐山之美有所揀擇而取之也

荷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謹爲善而已矣

爲善則作修德行政承上文說創是造業是基業統是統緒繼是

猶彼指齊說強是勉強苟為善至為可繼也是之說道理雖大王在

案引

其內君如彼何哉乃直指滕文公說

夫大王雖失其地而周家與王之秉實由於此此豈無故而然耶為

人君者苟能修德行政如大王之所為則雖暫時失國後世子孫必

有王於天下者若周家也然君子之所以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

後者但為其所當為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

成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齊強滕弱若將奈何哉為若計者只安

勉強為善盡其在以道後世而已矣此外則非慮慮之能及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乃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大馬

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孟子

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

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此章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守業義也孟子之意固欲文公能守

常法耳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也

皮是虎豹麋鹿之皮幣是綈帛之貨屬是會集屬是過邑是作邑仁

人也小可失也以平昔有德於民言非惟一時所謂不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數語而惑得民之業從也如歸市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

市若將有得也當時西方地近成狄皆閉關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

大王得優游遠徙若滕在中國久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

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大王之得民心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

死乃其正也

滕文公問孟子說滕乃小國雖致敬盡禮竭力以事事大國猶不

於侵陵之患不知如何為計而後可免焉孟子對說昔者周大王

在邠國狄人將來侵擾初奉之以皮幣不得免焉再奉之以大馬

不得免焉又奉之以珠玉亦不得免焉大王乃會集邠民中的耆老

而諭之曰吾事狄人以皮幣大馬珠玉皆不得免則狄人之所欲者

非皮幣也非大馬也非珠玉也乃欲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養

人者若爭地以戰則殺人盈野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矣吾聞之

也君子以愛民為心不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吾固不與之爭地

害及爾等二三子莫謂我去之後便無君長以為憂慮但使有人

安爾等是即爾之君長也我將去此地遷於他方以圖免患矣大王

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敗必民之歸而強之從也乃離了

邠地經過梁山至岐山之下作邑而居焉此時邠民咸大王平昔之

恩相與從遷焉君乃仁人也吾輩賴以為安何忍舍之於是相率從

之至於岐山下如歸趨於市人衆而爭先土地雖失人民如故矣此乃

遷國以圖存者固一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世守言土地乃先人之所受而世世守之非身之所能為是非已所

得効效死是至死守之不可去也

或者又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吾身之所能專也但

當效死守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不可舍之而他往也此謂守正以

徇國者又一計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持足審已量力擇而處之意卒歸重在守死上蓋國滅君死此正義

也

夫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惟非大賢以上不能用

經則人皆當勉也君請擇於二者之間審己之力觀勢之便能還國以圖存固甚好但恐不能如願則當守義而已矣聖之可為者不如此外此則僥倖苟免之計非吾所能及也

○齊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傷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所可及也

平公是魯君平也也嬖人是受幸之人也而得幸曰嬖國君所乘的車輿叫做乘輿馬是駕馬之是往焉如字言君為此輕身先匹夫之

四書本義集註

上孟卷十四

三

留侯

孟子至齊齊平公敬孟子有德不取請召將出而見之時有嬖幸之人臧倉請問平公說人君舉動關係匪輕往往常吾君獨出則必僥命有司示以所往之地今乘輿已傷馬將行有司未知所往敢此請命平公讀我將往見孟子臧倉沮之說吾君乃千乘之尊孟子乃一匹夫而已何故吾君不自尊重而輕身以先加禮於匹夫者豈道他是有德之賢人乎大賢者舉動必循乎禮作事必合乎義這禮義空從賢者身上做將出來我問孟子前時喪父其禮甚簡後來喪母却極其厚厚其母而薄其父是不知所謂禮義也不知禮義則不得為賢者矣君何必輕身往見之哉平公曰諾遂止不出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是姓子是趙稱孟子弟子為魯臣縣是調和五味之器古時祭祀燕享皆用之三鼎是士祭禮用特豚而以魚雁配之五鼎是大夫祭禮用羊豚而以魚雁所配之不必喪後方有祭自初喪未葬之前皆有祭前以士後以大夫且虛說不即是三鼎五鼎三鼎五鼎只是祭禮須兼喪禮說此非問辭乃因問而辯也否是否其三鼎五鼎之說食是殮之被衣衾棺槨言此乃人之所得自盡者

平公之見孟子本是樂正子以其賢而告於平公平公將為樂正子行乃為臧倉所沮是以樂正子入見平公曰吾君欲往見君子乘輿已傷何故忽然中止不見諒刺也平公說我初問仰慕其賢是以欲見今有人告寡人說孟子後喪踰前喪父其治母之喪勝過父喪厚母薄父不知禮義之人惡得為賢是以不往而見之也樂正子說君所謂後喪踰前喪者指他那一事說意者以其前喪父用士禮後喪

四書本義集註

上孟卷十四

三

留侯

母用大夫禮前用士禮樂以三鼎後用大夫禮祭以五鼎如此之厚雖不同與平公說否否非謂其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也三鼎五鼎禮有定分不得踰踰蓋以衣衾棺槨人人皆可以自盡時時皆得以自盡固不拘其為士為大夫也而孟子之後喪實美於前喪前喪實不如後喪也樂正子又釋之曰未可以此之故謂其後喪踰前喪也蓋時乎喪父棺槨衣衾雖可以自盡然而為士也貧也貧則無財不可以為悅則亦稱家之有無而已是欲厚而不能也後之喪母則為大夫也富也富則得之為有財故不以天下儉其親而得以自盡其心也然則謂之踰可乎既非所謂踰則無害於禮義而不失為賢矣何為而不往見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不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

也。滅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克是樂正子名也。尼皆止之之意。適字重看此天字以氣教言。樂正子往見孟子說克以夫子之賢告於魯君已足命駕而出。來見夫子。彼魯人滅舍所出遂以此不果來也。小人之能害正如此奈何。孟子說這也不是滅舍之過。凡人之行或有人使之者。其止或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人所能使。非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魯侯。蓋亦氣數之爲天也。彼滅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而又何怨尤之有。龜山楊氏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四終

上孟卷十四

規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五

龜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孟子章句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此章言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不足爲也。存疑

公孫丑是孟子弟子。夫子謂孟子也。當路是居要地。許是期許。乃自許也。不是從人說是。對孟子言。問孟子敢自許否。丑此問尚是未敢必孟子能爲管晏也。存疑

公孫丑問孟子說齊國賢相。桓公時有管仲晏公時有晏子。都能救君澤民。功業顯著。後無繼之者。設使夫子今日得居要地。通知已之君。操得爲之柄。則管仲晏子之功。可復以之而自許乎。成說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五

上孟卷十五

一

孟子曰。子欲富。黃金覆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知管仲晏子。言齊人但知謀國有二子不復知有聖賢之舉正心修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家引

大道之不明也。久而功利之入人。已深。故雖以孟子之德。尚未敢必

孟子之能爲管晏。而不知其卑。管晏而不爲也。故孟子答之曰。齊人

之所知者。管仲晏子而已矣。子誠齊人也。亦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管晏之流。更有學術事功。光顯後世。高出於管晏萬萬者。皆所不知

也。成說

武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

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

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

是。

曾西是曾子之孫雖然其說不安之說先子是曾子畏是畏也
是恐也何曾猶何乃也謂何乃比乎於是是專任久是在位之久
烈猶光也指功業之著見者言卑是卑陋言其不知王道而行霸術
重言何曾比我取見比之也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
汝但知齊有管仲晏子不知管仲事功固聖門弟子所差解者也
者或人問曾西說聖門有子路者吾子自度與他孰為過之曾西
然不發曰子路開過則吾聞義必行才可治千乘之國學已升聖人
之堂乃吾先子之所破畏者也豈子之所敢比乎或又問曰吾子既
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慨然不悅曰爾何乃比乎
於管仲夫管仲得君之獨任如彼其卑也行乎國政四十餘年如彼
其久也既專且久宜其豐功盛烈足以上擬伊周顧乃不知王道而
行霸術本其心術之不正而要其所就只到富強住了不得與於王
者之義觀伊周何如其功烈則斯等卑陋無足觀也爾何乃比乎於
吾人乎

上五卷十五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是孟子之意願是望此與可復許乎相應一從孟子聽故許為自
許一從孟子聽故願為相應

以會曾此言觀也則管仲者曾西之所不為者也曾西與我同道
而曾西不為管仲而子何乃為我願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以是曾西之意願是望侯之長顯是顯名
公孫丑說管仲相桓公桓公問桓公以政而諸侯皆奉其命是政
其法以爲新於天下也晏子相景公景公憲法以修內治而一時
稱其賢是能致其君名顯於當世也二子之功烈卓然如是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以言能輔佐之也此正承上文以其君霸二以字說來謂能致其君
也此孟子自負非以齊之時勢而言反手言其易見管仲不足為也
存疑

孟子說管仲輔君以霸晏子輔君以顯雖亦有功於齊然未能致主
於王道也如使我當路於齊而得君行道則齊使天下之民舉安而
以齊王於天下如轉手之無難也豈特以其君霸顯而已哉此吾之
所以卑管晏而不為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自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四書本義集說
指仁政也不只就文王一身上說百年而後崩不可謂在位百年只
是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冷是管仲

公孫丑因孟子說以齊王猶反手疑其自許太過遂曰夫子言管晏
不足為弟子固已感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或益其說且以文

王之德之及於人者不為不盛又享國百年而後崩則其德之施不
為不久然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未備及於天下也直待武王克商以

有天下周公相成王以作禮樂克繼其統然後仁政獨及於九州德
業洋溢乎四海而政教之化乃大行焉則王業成就固若此之難矣

今乃說以齊王如反手之易一般則是聖如文王亦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
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重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
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

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常猶敵也以其德不可當也武王仰高宗作是起六七作謂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朝諸侯是諸侯來朝運之當言其易也故宋是舊臣之家遺俗舊民之俗是言在下底流風以修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是說在上一旅曰故曰流曰言皆自商之先王身一舉也微仲是紂之庶兄比干箕子是紂之叔父膠鬲是民臣作五箇人有久而後失之是失之於武王時不在文王手頭失也言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是以難也此句只帶文王猶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句在子

孟子曰公孫丑曰文王不足法之言賡之曰文王之德何可當也魏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五 四 留明堂 欽定
不足法哉其德化百年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者適遇時勢之難耳蓋商家之有天下始於成湯之克仁由湯而大甲大戊祖乙盤庚以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深仁厚澤浸灌民心天下之歸服久矣久則人心固結難變而之他故當武丁之時國運雖衰王業未改一加振作遂能朝服諸侯而有天下猶運宰一般及紂之時去武丁代未久在下則有舊臣之家與舊民之俗其在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言是諺言是聰明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乘勢是居富貴之勢鎡基是田器禾稻之屬時是耕種之時與下文時之易不同乘勢以作事言待時以種田言齊人之意蓋以待時轉乘時也今時則易然此時字又該時勢

吾謂以齊王猶文王手有豈謂文王為不足法蓋以時勢而論則文王處其難而於齊處其易耳齊人有言說人雖有才智聰明足以辦事然勢有未便則智慧亦無所施不如乘者有為之勢因而展布可以建立功業雖有鎡基可以治田然時有未至則鎡基亦無所用不如此待耕種之時因而力作可以成就稼穡觀齊人之言則知王天下者必有資於時勢矣茲以齊之勢當今之時與文王之所處不同欲圖興王之業其有至易而無難者所以說以齊王猶及乎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五 五 留明堂 欽定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雖鳴狗吠相聞而運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盛是盛時地是王業之地運乎四境是自國都以至於四境人之所居必有難夫故云則是人煙接連無間斷處也凡言政者皆是與國之難如改卜改日之類地不改辟二句言土地儘開闢了不待再闢闢人民儘聚集了不待再聚集此言其勢之易也
何以見其勢之易於王昔夏后殷周之盛時王業之地不過千里今齊地亦方千里則齊已有其地矣又民居稠密雞鳴狗吠之聲自國都以至四境處處相聞則齊已有其民矣夫土地不廣須更開拓今地方千里則不待改闢而地已廣矣人民不聚須更招集今民居稠密則不待改聚而民已聚矣視彼尺地一民皆商家之有而文王之

自方百里者異矣。乘此之勢行仁政而王天下，孰得而禁止之哉？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懷悍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就是種憔悴，是困苦，而後發兩時字，是時勢之時，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其美，以況憔悴之民，易見德也。此之飢渴，猶下文之創體，皆是喻此言其時之易也。

齊之易王，不但有可乘之勢，而又幸其有可為之時也。且周自文王至今七百餘年，沒有个聖君出而撫世，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異於商之賢聖繼作者也。當時之時，善政會有存者，而今王者既不作，則諸侯分爭，而干戈賦斂，無時休息，是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此時而施仁政，不待深仁厚澤，而民快於心，就如那飢餓的人，但得食便以為美，而易為食，枯渴的人，但得飲便以為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六

而為易為飲，其於王也，又何難之有哉？是時之易為王，又如此。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此德字，即是應前而文王之德。底德字，連是疾置是驛郵是郵馬，連曰置步通曰郵，大抵置長而郵短，故置用馬通而郵用步通也。即今官文書常者，逐鋪遞急者，驛馬通孔子此言，不必在時勢易上來，蓋時勢易內自有仁政感人之意思在。此又引孔子之言，明德行亦本自速也。上文雖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然其實只據見成時勢而言，猶是輕帶說。至此方說出德行之速，而下文總之曰：當今之時，一節方實說出山時勢易而德行之速，引得時乘勢而易於行仁，而況仁政之行，本自速者。孔子有言：人君之德政，出身加民，其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其誠於此而動於彼，不待疾之而自速也。此有感而彼即應，不待行之而自速也。此之置郵

而解命豈不更速矣乎？孔子之言如此。朱子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喻困苦也。當今之時，指上兩時字，說易王之時也。萬乘之國，指夏后殷周之盛條，易王之勢也。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德行之速也。此處方連帶德行之速，然亦非有是時勢易方德行之速也。看猶解倒懸，還重在德上。古之人，指上文王功必倍之，亦指上文王。惟此時為然，此時包時勢在內，即上今時則易然也之時字。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七

其在今日所行之事，不必全到古人，但行得他的一半，即可以長駕遠馭，其成功已加倍於古人矣。此惟在此時為然。蓋其時勢易而德行之速，故用力少而成功多也。然則吾所謂齊王猶反手，夫豈大言無當者哉？而子以管晏之功為我願，亦豈知我者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章當分五節看。首至守約為第一節，是大體言不動心，自政問天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第二節，是言不動心之異於告子。自政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為第三節，乃詳言其心之所以不動。兼知言養氣二者而言，自宰我子貢至所願學孔子為第四節，是願學孔子之意。後四節在此句，蓋已將經孔子之意矣。自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則皆盛言孔子之聖，以見其所以願學孔

者此舍讓別人各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此舍自言不是孟子言
舍皆以心有主而不能動一則至於必勝一則至於無懼是處極
之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丑以孟貴此孟子故孟子此處亦以勇
士之類且數演粗說也

又聞勇士有孟施舍者其人之養勇也常自負說我之於敵其說
勝了他才能無懼便遇有敵敵在前雖若不勝自我看來也就如
勝了他的一般更不計較強弱勝負而有懼心也設若度勝敵人強
弱而後敢進兵討處在已之能戰而後敢合戰道是畏三軍之衆者
也不足以爲武矣舍豈能保其必勝哉只不見三軍爲衆勇往向前
能無恐懼而已矣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此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
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
西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五 十

做是論其氣象各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教也賢是勝約是簡於
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爲得要也
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固皆能不動心矣然二子之所以爲勇者又
有不同孟施舍以無懼爲主是專務守己者他這氣象有似曾子乎
日凡事又諸已的一般北宮黝以必勝爲主是專務勝人者他這
氣象有似子夏乎且凡事能信譽人的一般若論二子之勇孰是血氣
用事的地兩人不相上下也定不得誰勝但就中較量然而孟施舍
之所守在此北宮黝爲得其要也蓋力可得而制心不可得而
制在人者有時而難必在己者無往而不自由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
無所懼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子襄是曾子弟子大子謂孔子也縮字解做直字縮是恐懼焉猶平
也猶云吾得不怕他往是往而敵之言義之強也縮不縮指理言不
怕吾往指氣言則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
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所以先說謝舍然後說歸曾子來
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子剛以直養而無害蓋自此自反而
縮而發之乃一章大旨所繫不可失也

孟施舍之所守固約於北宮黝然要而言之二子之勇皆非勇之本
二子之守皆非守之正也昔者曾子因于襄好勇教他諸子好勇乎
勇有大小那血氣之小異何足爲好吾嘗聞義理之大勇於夫子矣
夫子有言人之所持以常伸而不屈者莫過於理設使自家反已
有不直就是衣褐寬博至賤之人也敵他不過再豈不憚然恐懼
之乎使自家反已其理本直縱有千萬人之衆我也理直氣壯何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五 十

然而往與之相抗而不懼矣此正所謂大勇也乃吾子之勇
也曾子之言如此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守約只是所守之約孟施舍是就氣上做工夫曾子是就理上做工
夫
今以曾子之所謂大勇者觀之則曾子之所守者理也孟施舍之
曾子此於北宮黝固爲得其要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
反身循理爲尤得其要也此不動心之由惟曾子爲不可及耳
日致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意
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勿求於理不得於理勿求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大焉故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

此承孟子我四十不動心及告子之先我不動心之言而問也不得於言是口欲言而不得所以言如言性則不達性之理言事則不達事之理及觀古聖賢之言及聽今人之言皆是這一段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只似道理字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勿求於心是舍置其言而不求其理於心不得於心是心有不安氣請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之類勿求於氣是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更求其助於氣如手容而容是容亦要重觀亦要明聽亦要聰之類可猶言尚可爲也但理而未盡之謂志是心之所向而今要做一件事這便是志不言心而言志者就心之所動處言之爲尤切耳帥是將帥充足是充滿氣自是氣體自是體自首至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僵而不能運用矣故曰氣體之充也至字與大字對猶云第一件至與次也不是先後也不是以大小只是是一個緩急底意思此是說養氣次第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持其志是得守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个養心且以喜怒哀言之一指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審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其當怒也須怒過便是持其志舉其氣者乃大段盡也無舉只是普養底意思若事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亂了無舉其氣只是不舉喜怒哀樂持其志無舉其氣是兩邊做工夫蓋爲告子將氣放散低說了故說志最緊氣亦不可緩也夫志氣之帥也以下全是破他不待於心勿求於氣之說以見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而不可力制其心而不求助於氣也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爲不可了公孫丑又問曰動之不動心其道在必勝舍之不動心其道在無懼曾子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循理此固可見不動心之各有其道矣然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其道可得聞與孟子

欲知告子之不動心只觀其所言便見他主意所在他嘗說人於言語間理有不達却要用心思索以求通解是心以言而動也必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人於處事時心有不安却要用力修爲以求妥當是心又以氣而動也則就心上整理不必更求於氣且只欲把定中間个心要他不動都不管外面言與氣是也得不是也得皆不理會此告子之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先於我也今以其言而斷之心爲本而氣爲末既有本末之分則彼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本猶之可也至若理寓於言而言發於心不得於言正以心有所不明正當反求於心而力謂勿求於心則其心頑然無所知覺無以釋其義之所安是既失於外面遂疑其內雖然以爲不可然所謂不可者固不可其所謂可者亦歸之於不可也人心之動而有所之之虞者志也志以主宰乎一身而役使乎氣是氣的將帥也氣以充滿乎一身而聽命於志者也夫志爲氣帥則志固爲極至焉氣爲志輔則氣亦即夫之焉所爭亦不多也所以說人固當持守其志使卓然於內以爲一身之主宰亦當普養其氣使充滿於一身而不至於纖毫內外相資本末交養然後爲盡也此則我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乎哉但較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爲彼善於此耳其爲不可則一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壹是專一誠是顛倒是疾走氣動志不止於蹶趨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志孟子以蹶趨形容之耳自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俱是以破告子勿求於氣之說則此節亦重在氣一邊

公孫丑不得志至氣次之意又問曰既曰志至氣次則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又曰持其志而養其氣何也是盡不知次者即次之謂而認次字爲後字義矣故告之曰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志養氣二者功夫不可偏廢也如志之所向專一則四肢百骸皆隨其運用固足以動乎氣然使氣之所專一則心思慮慮不及管攝亦自然引動若志志動氣是源頭濁者下流亦濁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及濁了上面也今夫躁者趨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會動只是忽然躁躍或奔走而來其氣必逆而心不定此亦氣動志之一端也夫志豈動氣則志固不可不持而氣豈動志則氣亦不可以舉矣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長是過過於人的意思知言便是窮理浩然是盛大流行之貌便有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四

集說

今廣大剛決底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善養者即順而不害之謂氣即所謂體之充者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氣只是個氣但從義理中發出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中出來者爲血氣之氣耳謂之浩然之氣則是氣本浩然酬酢應接皆合於義故其氣自然盛大流行也知言知也養氣行也知言養氣舉成功言其用功則在精義集義上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公孫丑又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強制如此則見夫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耶孟子說我之所以異於告子者只是兩件學問告子說不得爲言勿求於心是不能知言也我則能窮理盡性盡知天下之言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告子說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能養氣也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來自浩然才

壯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體樂則便非氣之本用我則能存心養性養之使其氣自然盛大流行以復其初也知言則盡心知性爲理洞然何有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有畏怯二者既全此其當大任而不動心也我之所以長於告子者如此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難言是未易以言語形容非終不言也公孫丑又問說氣便是氣如何叫做浩然之氣夫子既善養之必有可得而名言之者謂武子之孟子曰凡物之有形聲者皆可指其形聲而名狀之惟此浩然之氣則惟在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本難言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兩箇其爲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是說氣之功用至大是初無限量至剛是不可撓屈直字即上文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三

集說

縮字意是順其自然無害是無作爲以害之要養又要無害下文動長便是害處塞是飽滿之意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於天地之間乃其效也此一節正言浩然之氣是這般樣子塞於天地則是至大至剛但必直養無害方全得此氣之體段也然此處方欲明其浩然處初未重在所養下文是集義所生者一條方是所養之事浩然之氣本難言也即試言之其爲氣也極盛大初無限量他那力量隨善事都做件又極剛勁不可撓屈隨善處人都止他不得氣之本體如此天人一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本無欠闕天地之氣如此剛大人之氣亦合如此剛大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私意妄作一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是觀貼起來合而有助之意却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
來。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舉統體而言。義卽吾心之能斷制者。所
用以處此理者也。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意
慈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後面只說集義。道義是座底物得這氣觀貼
起來便強大無所不達。無是謂無此氣。侵字對充字。體不充也。謂無
此氣則道義莫公之配便是體不充矣。故曰侵也。其爲氣也配義
道正言氣之功用。無是侵也。詩友言以明之耳。非說衆之辭也。氣明

人能養成剛大之氣而至於塞天地其爲氣也又能配義與道使
行勇決而無疑也蓋道義雖具於人心而不能自行惟養成此義
則見義所當爲的便奮然必爲而吾心之義制者因之以果決且見
道所當行的便挺然以行而天理之自然者得之以堅近則氣與道
義初不相離卒然臨事助得道義行將去愈覺剛果更無疑滯矣若
無道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
以行之也以此觀之則其所以爲浩然者可見矣

集義言積善只是件件事要合於自然精得多生是養生之生是氣候到自然生不由人力安排得養氣只是說非以義掩取是氣如才行得一件事合義便心來壯吾氣以爲浩然之氣

可以擷萃而來非順理而行有積累工夫者也是字與非字對製字
取字皆與生字字對集義是歲月之功美取是一朝一夕之集生是自
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此兩句是反覆說猶言是如此非如彼
耳惟是快足一餒字本同皆謂惟不允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是發
明非義襲而取之意二句又要見義之非外處告子本嘗知義不可
謂情不得於心勿求於心說只是因事以証之耳外義盡外之而不
求非欲求之於外也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外義故不能
集義以其不知爲吾所固有而不復以爲事也

浩然之氣固足以配道義然方其養之之始却只要在義上做工夫
不要在氣上做工夫是蓋歲月積久之功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
自一而十自十而百而千而萬以至無欠闕遺漏積累既久行之事
事合義而後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自然而生於中者非只是行
書本義集註

事偶然合義勇而爲之便可襲取於外以爲浩然之氣也蓋只行義
偶合於義則其義有未衆而不合於義者多矣縱有些子不合道理
心下便不足則氣亦從此不振而索然餒矣是豈可掩襲而取之乎
夫心之慊與不慊由於義之非與不衆則義之非外而當求也昭昭
矣我故說告子未曾識義正爲他說義在於外而不求之故也既以
義爲外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其所謂先我而不動心者不過
悍然不顧以襲取之而已豈真不動心者哉

四書本義集註

上

大

宋

做事未如窮理也須是把做事去窮只是集義也正足期待其放之
 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勿忘是勿忘集義一言一動
 之間皆要合義聽其氣之自充助長是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尚
 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王謂已剛毅無可相伐便要發揮去做事
 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強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惑即強作之道我不
 惑便是助長便是要義襲而取也必有事焉心勿忘是論集義正養
 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下兩句非是覆解
 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勿正是勿期必其如此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
 了不可便要充去只是說未能集義不可便要浩然也有事勿忘便
 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長便是說養而無害閑是憂懼是放芒芒是
 無知之貌其人是家人病是疲倦其子嬰苗者之子也趨是疾走植
 是枯槁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言天下之養氣不似那宋人之無
 苗者寡矣此一節只是申是集義所生者二節之意
 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則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為事專一在
 義上做工夫而勿預期其氣之充久之當自充也其或未充則是集
 氣之功未至此心但勿忘其以集義為事不可躁進欲速以助之是
 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夫有事而勿忘則氣得所養勿正而勿
 助長則氣又無所害此集義養氣之節度也譬如人之於物肯植種
 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復
 而拔之其害也甚矣慎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愛其苗之不长而拔起
 其根使之驟長者芒然歸對家人說今日疲倦矣苗之不长者予
 助之長矣其子趨向田間視之則見苗已枯槁矣是宋人自謂助苗
 以長而反為苗害也未天下之養氣不如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
 以氣為無益而舍之不養者猶不耘苗者也未甚若也助氣之長者

四書本義集說

上武 卷十五

龍

陳長

正如權苗者也。非徒無益於秋而又反害於氣矣。蓋其年長乍消，易
盈易涸。其長而盈也，則發於蟲蟻，而不能自制其消而涸也，則轉爲
退去，而不能自持助長之害。何如哉？知助長之害，則知非義襲而取
之矣。知非義襲而取，則知當以集義爲重矣。以集義爲害，而勿忘勿
助，此吾所謂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
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
反害之矣。孟子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維；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辭，是偏激之辭，如楊氏之仁、墨氏之義，蔽如遮蔽，相似只見一邊。
如楊氏蔽於爲我，墨氏蔽於兼愛，淫辭是放蕩之辭，說成週遊，浩
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邪是邪僻，乃既陷後說底，漸次誇張，一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五 五

邪僻將去，離是離了正道，而自成一家，道是迷道，是既離後，走起底
詖也，說不去了。却又自爲一說，如楊氏本自不揆一毛而稱天下却
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應由親始，辭是因
肌，說淫邪遁，四者相因言之失也。蔽陷離窮，四者亦相因，心之失也。
被淫邪遁蔽陷離窮，皆是大綱字。其實說亦有許多樣，蔽亦有許多
樣，說辭知其所蔽，是自其辭如何樣說，便知其心之所蔽者何在。非
徒泛然知其有蔽而已。下教此政，不止有位者之政，有位無位皆存
政也。只是大綱政之與事，猶有子言大事小事一般。先事而後政者，
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者，是自大綱而至節目。政事皆心之所
發，於大體既有善，則小者可知。蓋所謂知言者，則只是到知其蔽陷
離窮而已。然蔽陷離窮不止爲言辭之害，又爲政事之害。故兼及之。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所以明其爲理之必然，非固自矜其言之必

信也此句只帶生於其心四句不連帶上四知語

公孫丑問說如何謂之知言孟子說人之言語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乎正通達而無病如理本乎正他如只說得一邊叫做說辭見說辭則知其人之蔽於一偏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爲我輩氏舉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說也又有高談闊論放蕩無涯底叫做淫辭見淫辭則知其人之陷於不正而莫知省悟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四旁只管陷入裏面去故漸漸只管說得關了支蔓淫溢也又有好爲異說新奇詭怪與正論相背的叫做邪辭見邪辭則知其人之離乎道幾幾地陷入深處於是一向背却正道則去愈遠遂與正道相離了故其辭邪也又有說得不當却支吾躲閃變以求勝的叫做遁辭見遁辭則知其人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於窮是說不下去了又却自爲一說故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

卷十五

知言

其辭通也只是心術不正便自節大生此四者我則即辭之若此而知其心之所失者何在也然不特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心必且害於其政而所設施之聞大綱必壞矣大綱既壞則其事之條作亦必與之俱壞矣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而斷斷乎其不可易也蓋心之病發於言者即其發於政事者言病則政事亦病也夫既知其發言之病而又知其害之所極吾所謂知言者如此若言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亦冥然罔覺而已何足以語此哉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

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說辭是言語善爲說辭只是善辭而行是有得於心而見之於行事善言德行是身有之而言之親切言字輕德行字重辭命是爲命

禪讓草創之命夫子指孟子此一節皆公孫丑之問也

公孫丑問孟子說知言養氣志幣當抵大乃問說當初孔子弟子如宰我子貢這兩入說的言語皆能合道理當事情而善爲說辭如冉牛閔子顏淵這三人本有德行故說著身心上的道理便親切有味而善言德行數子各有所長如此然在宰我子貢兼不得德行在冉牛閔子顏淵兼不得說辭惟孔子則言語德行兼而有之然猶不敢自任常說我於辭命之事則不能也今夫子既說我能知言便是長於言語又說我善養氣便是長於德行以衆賢所不能兼而夫子兼之以聖人所不敢任而夫子任之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但是何言也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

卷十五

知言

惡是驚歎之辭此夫子指孔子也不厭不倦須枯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雙雙德氏孟子不敢以聖自當乃驚歎曰以我爲聖是何言也聖人之名莫說我不能當就是孔子也不敢以自任昔子貢問於孔子說夫子道高德厚天下莫及其殆聖人矣乎孔子說聖豈容易得到此非我所能我但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如斯而已元貢曰學而能不厭則又無不考物無不格融會貫通而理自明於心矣乃所謂智也教而能不倦則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涵養薰陶而澤普及於物乃所謂仁也既仁且智則是體川秉備道大德弘既已優入聖人之域矣雖欲辭其名豈可得乎子貢之言如此可見聖人之名雖實有聖德如孔子者猶不敢居況我之學遠不及孔子而子輕擬以爲聖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體以喻德一體是得一體具體是四肢皆具微只是小字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安是處

公孫丑見孟子不致以聖自居又問說昔者止當竊有所聞孔門弟子簡簡都學聖人但其學力不同所得亦異如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的文學子張得聖人的威儀都有聖人之一體如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義理完具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末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望之可言為覺微小耳今夫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姑是見舍是置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孟子曰立志欲本取法欲高數子雖賢都亦且置之而勿言此非我

之所欲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避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信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何如是問其所安否不同道言伯夷伊尹與已不同道亦即姑舍是之意也治則進只件說伯夷無治則進之事久是久於其國還是來去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

公孫丑又問說夫子既不欲以孔門諸子自處若伯夷伊尹夫子以之自處當何如孟子曰伯夷伊尹與我不同道試以其出處之大節言之如上則擇君而事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下則擇民而使之非

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方進而仕世亂則寧退而隱此伯夷之道也如以為事是君則為堯舜之君而何事者非君便是民則為堯舜之民而何使者非民世治也進而仕世亂也進而仕此伊尹之道也若夫出處不繫於一偏行藏惟安於所遇時可以仕則仕而用世時可以止則止而潔身時可以久即久留而不可以為遲遲時可以速則速去而不可以為倖倖此則孔子之道也此皆前人不思不能從容中道之聖人也吾未能全體而遂行之焉然夷之清尹之任皆有取必之意而末合時中之道若孔子之聖則道全德備不偏於清而未嘗不濟不偏於任而未嘗不任乃我之所願學者也我既願學孔子則我之道即孔子之道而伯夷伊尹與我不同道矣道不同則亦姑舍是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曰立志欲本取法欲高數子雖賢都亦且置之而勿言此非我

之所欲處也

公孫丑又問說伯夷伊尹與孔子既皆古之聖人則二子之於孔子其德亦若焉然則伯夷伊尹與孔子不可得而同也自生民以來之聖人皆未有如孔子者也蓋自古聖人有行造其極而不足以兼全乎衆理有德極其全而事功僅止於一時其道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一人而已非伯夷伊尹所得而班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有同是有同處有是有同君是君而臨之

公孫丑又問二子之於孔子雖不能盡同然既皆謂之聖人則亦有一二之同處與孟子說也有同處以言其德之盛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之這三聖人皆能使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天與人歸而一統天下

不假土地申兵之力以言其心之正若使他人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
罪之人不以其義而可以得天下這三聖人皆必不為不肖將一處
之私求壞了這全體也是則三聖之所同也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
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率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是汗下不平處判上智字說阿是私曲偏言之以則三子之言必
可信耳

公孫丑又問說敢問孔子之所以異於夷尹者何如孟子說孔子異
於羣聖非我一人之私言其先孔門弟子已有言之者矣昔宰我子
貢有若這三人諒見高明足以知聖人假使汗下而不尚明亦必不
至阿私其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四書本義

上卷

孟子

卷十五

予是率我各賢是勝過的意思蓋語事功也

孟子引宰我之言說自古聖人必以堯舜為得首以子觀於夫子則

於堯舜遠矣蓋堯舜以道治天下其功在一時後世賢聖之君不作

異端漸熾苟非得夫子祖述堯舜以紹後世則無所依歸以入堯舜

之道今人違堯舜也不識是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

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我之惟在

孔子如此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

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禮是制度文為乃夏禮殷禮吾能言之禮政是紀綱法度德須兼功

說此語本意是稱王者大概如此說

孟子又引子貢之言說自古聖人世代久遠其所行之政與所存之

德固不得而見然而有可知者蓋禮者所以飾政故今日見其人所
遺之禮則可以知其當日所行之政如禮之尚齊名則其政亦尚禮
之尚文者則其政亦尚文是也樂者所以彰德故今日聞其所遺之樂
即可以知其當日所存之德如樂之盡善者必性之之德樂之未盡
善者必反之之德是也現持此法從百世之後以差等百世之王莫
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子貢以其
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
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孔子也

豈惟民哉與起下夫這裏含簡類字本意只是說民類麒麟鳳鳥山海
用以比況耳故下即承之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以終首一言意誠

四書本義

卷十五

孟子

卷十五

麒麟是毛蟲之長鳳凰是羽蟲之長理是禮到行游是道無道之

出是而拔是特起是特起是特起是特起是特起是特起是特起是特起

承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不必兼麒麟鳳鳥山海

孟子又引有若推尊孔子之言說天地間豈獨民哉如麒麟與走獸

一般是一般是走獸鳳凰與飛鳥一般是一般是飛鳥太山與丘垤一般是一般是土河海與行

潦一般是一般是水其類亦不同也若夫能盡其形能盡其性雖同乎人類之中而

其類亦未嘗不同也若夫能盡其形能盡其性雖同乎人類之中而

實高出於人類之上雖處乎羣萃之內而實特起乎羣萃之中聖人

固皆異於凡民然自生民以來則固未有如此之盛若然則孔子其

出類拔萃之尤者哉此有若推尊孔子之言也觀三子稱孔子之

則見孔子之聖尤盛於羣聖人而況於伯夷伊尹乎此吾所以願

之也大抵此章始言知言養氣以明不動心之原末復推尊孔子以

申顯學之意其深斥告子者闢異端也其推尊孔子者承道統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此章大意是辨王霸之所為及其所應欲人之慎於所處也有疑力是土地甲兵之力假仁是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霸是諸侯之長其勢力強大足以把持天下若齊桓晉文是也德非止謂有教民水火之心德字說得闊指平素積蓄言是自己身上事卻做得來是無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行仁所該亦廣矣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伐罪弔民亦是仁以天理之公言王霸如字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王霸之辨誠偽之分只是德力二字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証王不待大意存疑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孟子

孟子曰王霸之辨其來久矣然其所以名不可不辨如以土地甲兵之九假仁以濟事此是霸者霸者必有箇大國方成得事若無大國則力小不足以假仁矣若夫以躬行心得之德發之於外而行濟人利物之仁此是王者初不待大國蓋其所為全在德上無待於力雖無大國亦足以有為矣湯之行仁以七十里文王之行仁以百里可見其不待大也存疑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賸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以力服人者是以力得人之服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也賸是足詩是大雅文王有聲之篇上節是說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此節是說人應之其誠偽亦不同上只說以力假仁以德行仁下突說出以力服人以德服人蓋以力假仁中已含箇以力服人意以德行仁中已含

簡以德服人意存疑

王霸之心術不同故人之服之者亦異霸者以力假仁而人服之雖外而順從却不是真心愛戴特屈於力之不足寡不敵衆弱不敵強故不得已而服之也若王者以德行仁而人服之非是勉強服從乃其中心受慕喜悅發於至誠而無所強也如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而非有各位勢力以繫之也其服之誠如此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說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思而不服夫服盡於東南西北則德之所被者廣而服出於心恩則誠之所結者深此正王者以德服人而心悅誠服之謂也彼霸者何足以語此哉蓋國治者安審所向矣直解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此因戰國諸侯惡辱之情而勉之存天理以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孟子

以遠不仁之辱也新安陳氏

仁是行仁晚榮是榮榮辱是恥辱下是卑下之地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朱子

孟子曰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然榮辱無常惟人所居在仁與不仁而已矣行仁晚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矣其恥辱夫不仁爲辱之所由得則惡辱者宜去其所以得之之道矣而今之爲國者莫不有惡辱之心而所爲的却都是不仁之事欲求無辱不可得也是猶惡濕之人不能移居高敞而仍處卑下之地欲求無濕不可得也法說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士則指其人

而言之德是人之所具。下文賢能賢是有德者能是有才者賢者
未嘗無才而德其所長曰賢自其所長言也。能者未嘗無德而才其
所長曰能自其所長言也。賢者在位尊賢也。能者在職使能也。開
是無敵國外患。可以為之時。及猶汲汲也。當以下文及是時般樂
怠放相對看。即所謂古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明是修明政是政事
刑是刑法。畏是畏服。此一節應仁則求也。新安陳氏
夫遠辟而不之惡。則已如惡之。則莫如去。不仁而為仁。貴重道德而
尊有德之士。上之賢者足以正君。善俗。則使之居。而無道之侯士之能
者。足以修政。立事。則使之居。百司之職。左右旁求。而野無遺賢。能
畢集而國不空虛。如幸而國家閒暇。無敵國外患之憂。可以從容有
為。大第整理。則趁這時節。與賢者能者。修明其政事。而使大綱小紀
秩然不能修明。其刑法而使五刑五罰咸適。其室凡所以遂民生。而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五 元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黜彼桑土。綢繆廟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是風風鸛鳴之篇。周公所作也。然所謂鳥非指鸛鳴。鸛鳴鳥之
也。迨是及微。是取桑土。足桑根之皮。綢繆是纏綿繆繆。繆繆是巢之
通氣出入處。是鳥自謂也。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侮是。侮
慢而擊射之。以迨天之未陰雨。比及時以敵彼桑土。綢繆繆戶。此明
其政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雖大國。必畏知道。只說他知道理
而知治國之道。則在言表。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
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引詩及孔子之言。是

上文之意 申述

公作鸛鳴之詩。託為鳥言。說我之為巢。將以蔽風雨。而禦患害。
然使陰雨而為之。則無及矣。必趁此大雨未降之時。先取那桑根來
補葺巢之繆戶。使堅好完固。則他日雖遇陰雨。亦不動搖。在下之民
寧或有侮我而擊射之者乎。詩人託為鳥言。如此孔子讀此詩而贊
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大人若能及時而治其國家。如鳥及時而
為巢。則無隙可乘。而誰敢侮之。詩人之意。正如此。可見其知道也。觀
此詩及孔子贊詩之言。則吾所謂仁則樂者。豈不信哉。新安陳氏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放。是自求禍也。

般樂也。般樂蓋樂而又樂。樂而忘反。故有般樂之意。此所謂縱欲
怠惰也。放放也。放也。此所謂偷安也。般樂以動言。怠放以靜言。彼般
怠放者。方其未閒暇時。亦不得以般樂怠放。故曰及是時。即所謂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五 元

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之意。般樂怠放。不惟政刑也不惟政刑。無求
於賢才。而惟般樂是崇。是用矣。自與上文相反。對此一節。應不仁則
辱也。新安陳氏

今之諸侯。都沒有憂深慮遠。未雨綢繆之意。見得國家閒暇。無敵國
外患之憂。便謂可以久安長治。乃及是時。而般樂以縱欲怠放。以偷
安把政事。刑法全不整理。致使國本動搖。人心離散。內憂外患。紛然
並起。而敗亡隨之矣。這禍患却是自己求來的。又誰咎哉。所謂不仁
則辱者如此。新安陳氏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此結上文之意。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新安陳氏
大業生於仁。仁由已也。辱生於不仁。不仁亦由已也。仁不仁皆由已
出。則榮與辱豈自外至。可見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新安陳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是大雅文王之篇永言是常常思念的意思配是合命是天命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是商書篇名雖是禍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類是避活是生活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則不可避於或然之數矣詩大雅文王之篇說為人君者若知天命至重不可以易水反身克已而修德行仁長思與之配合不敢違背則天心降鑒禍福無多福之來乃其自求者矣商書太甲篇說凡禍孽之來若是天之所作如木旱災皆之類出於氣數者猶可以人力挽回而去之若自作不善而致禍孽則為惡得禍乃理之常必至於死亡而不可救矣夫禍曰自求則非無因而得禍孽曰自作則非無因而致禍詩書之所言如此正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謂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三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天下之民仰之如父母而可以與王者之治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此章之大旨

尊非禮貌之虛美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惡遠色賤貨貴德皆是尊賢之道使能是隨才任使亦非無禮貌但此賢有間爾俊傑是才德之異於衆者即賢能也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俊傑在位言在位皆非指克庸劣之徒也

孟子說王政之要在得人心而人心之向背亦視其行政之得失何如耳且如賢能之士乃國家所賴以輔治者使樂而不用則衆傑解體而人心失矣必於賢而後德者降禮以尊敬之能而自才者分任而器使之使才德出衆者皆濟濟在位而不得參於其間則

天下之士聞吾好賢之篇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淺說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市是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建為九區向朝市左祖右社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後一區為市市字徵讀不與廛字相連廛是市宅官為之者本是死字然却作活字用蓋取其稅也法是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謹權量是言與服之類皆其法也不廛是不取其廛賦至於日中為市亦國家所資而通財用者使征求太過則商賈不行而人心失矣必於其市也或逐末者多則量取市地之廛而不更征其所貨之物或逐末者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巳雖廛賦亦不取之則天下之商聞吾待商之厚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三

關說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關是凡衆途所會之地立關以限之者蓋逐末者以防其先征是征其行旅之稅在途曰旅

如關隘之處乃行旅之所往來恐有姦細詐冒固當盤詰若因而擅取貨物豈不失了遠人之心必其於關也則使關吏議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其行旅之稅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政更相傳告而願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耕者與市關字一例助是井田什一助耕公田稅是橫稅賦若版賦之類

至農夫乃王政之本國家經費多出其力一概妄取豈不失了農夫之心必修井田之法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則天下之農皆悅吾恤農之政更相傳告而願耕於其野矣

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此屋即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願受一屋而爲氓之屋也。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活字此廛字是死字前主商言此土民言天是。一夫自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里之布是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夫字內附有家字布字內附有征字。夫自畝之稅果米之征也一家力役之征則力役之征也。出士徒車犂給稅役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布縷之征也先王之法宅不種桑麻者割之使出一百二十五家之布。不工不商游手游食無所事事之民割之使出一夫自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都是先王所設以常游惰之法非常制也。今戰國一切取之不問其宅之可種不可種與業之有無不以爲割乃以爲賦非先王之法也。賦即是民米子。

若夫夫家之征與一里之布皆先王所設以罰游惰之民者。市宅之內皆本義集解。上孟卷十五。至。

民已有了廛稅的不復征其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更更相傳告而願爲吾之氓矣。直解。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同室操戈。相殘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信是實天吏者天吏之也。廛與存古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上五條是備舉王道。而言其理如此。此則言當時人君誠能行此者也。象引。

王者之政能使士農商旅無不歸心其明效大驗有如此特思今之人君不能善實舉行耳。誠能實心行實政將這五件一一見諸施行。則政事修明德澤周備不但本國之民歡欣鼓舞。以爲君即鄰國之民亦皆心悅誠服。仰之若父。性而願立其朝。誠其市山其路。耕其

野爲之氓矣。天既仰之若父母。則鄰國之民就是我之子弟。一般那鄰國之君欲率其民以攻我。分明是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誰肯替他出力。用命。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其事者也。這等樣人心歸屬。則人不能制我。而我常可以制人。天下誰能敵之。無敵於天下者是乃奉天命而爲天吏者也。謂之天吏。則凡通天害民之國皆得而誅伐之。將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可以王於天下矣。借曰不王。斷未有是理也。直解。

○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心以實人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所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節五節併言義禮智各有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因發處察議而推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重在擴充上。大抵此章亦如仁則樂及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二章皆爲當時諸侯而發。象引。

不忍人忍字是反宅。不忍加惡於人。也不忍即是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來便是忍。不忍人之心。新安陳氏。

孟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各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故惻隱好生之念。不忍加惡於人。這叫做不忍人之心。聖人非有餘。而衆人非不足也。蓋天地生物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有不慈愛惻憫之心。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心。而今便教單獨只一箇人也。自有此心也。朱子。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斯猶此也是自然能充者也。看斯字最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如云

人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勿喪耳非為先王詳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自然流出更無差過矣如不忍人之失養也便為之制田里教樹畜以厚其生不忍人之失教也便為之設學校明禮義以復其性皆真心自然無矯飾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得以老老幼幼而各得其所天下雖大治之此心而有餘矣豈不可運之掌上哉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附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孟子

乍猶忽也是驟然看見孺子也未有知之小子憐傷是驚動之貌是傷之切隱是痛之深怵惕惻隱則不忍人之心之目也內交是結交要譽是干譽惡其聲只用避不仁之各說倉卒之間無差錯義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所以見其必有也蓋非人所固有則有見之聞不能發動如此之速故遂承之曰由是觀之云也容有疑我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驗之蓋人情於他容隱隱之容可安排矯飾惟是卒然感觸者不得一毫思慮的去處便見是本心發見處今有人驟然見一無知孺子將入於井無毫髮私親厚薄賢愚不肖其心皆為之怵惕而驚動不寧惻隱而傷痛甚切蓋憤目激於衷其真心自然呈露有不容已者道不是要文飾那孺子父母是使之感激而為之也亦不是求鄉黨朋友稱譽他而為之也亦不是怕人非議惡此不仁之名而為之也方乍見孺子時也者手辟

不獨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到一無所為而為之者也夫以不忍人之心其發也一無所為如此然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果是人

人同具不獨先王有之矣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惻方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更深是恥已之不善惡是憎人之不善辭是辭已之物讓是讓與他人是非是活字是其所非其所非也羞惡辭讓是非與惻隱並說但仁是總名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都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惟有是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曾動惻隱比三者又較大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非人也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之反求之於已也

附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孟子

乍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惻隱之心又發之自然不待勉為建保將來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斷斷乎其然矣蓋好生惡死人之同情未有可傷可痛之事交於前而悲傷哀慟之心不動於中者若無惻隱之心則非人也人則必有惻隱之心矣惟有惻隱之心方自然有羞惡方自然有恭敬方自然有是非若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羞惡之心矣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辭讓之心矣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是非之心矣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端是頭緒譬之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出見於外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絲續續而上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自是情仁義禮智自是性心是統性情者故惻隱羞惡之

雖亦曰心也。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該是已發底端倪。仁義禮智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也。說惻隱羞惡辭讓是該而曰仁義禮智之端者。以其惻隱羞惡辭讓是該。知其有仁義禮智。性情而歸之性。則性之善可知矣。潘宅陳氏

然此四者之心。所以感而遂通。窮而即應者。為何是皆吾性之所固有。而發之於情者。耳。發四者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統只是一物。所以外邊發動。其中便應。如孺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此乃仁之端緒也。如賊爾嗔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此乃義之端緒也。如進朝廷過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此乃禮之端緒也。如妍媸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非之心形。此乃智之端緒也。如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五 美

緒也。蓋由其中衆理渾然。各各分明。故應感隨應。便本善仁義禮智。則其感於物也。又安有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哉。故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矣。朱子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是手足。人之有是四端二句。是起下自賊賊其君之意。蓋以見其必有也。意尤明切。賊是害。謂其君不能者。不能勉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引

而自害者也。或謂其君不能而不勉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是引其君於不善之地。而害其君者也。為人臣者。固不忍薄待其君。而自愛其身者。亦豈可自處於薄哉。解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知字只帶擴充說。與始達字相應。知皆擴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應地充了。如已到地頭。相似皆擴而充之。是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中間矣。字文意不斷。火始然。是火不可遏。泉始達。是泉涓流而不絕。能充是擴其本然之量。事事皆能充滿。像足無少欠闕。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將去。明日又就第二件事上推將去。漸漸放開。自家及國。自國及天下。足以保四海。便是充得盡。苟能充之。是不忍人之心。而能察識擴充之。以行不忍人之政者也。至足以保四海。則亦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象引

四端爲人之所必有。但人多爲私欲所蔽。不能察識而擴充之耳。若使凡有四端於我者。皆能察識其心。知得擴充的道理。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擴而爲仁。羞惡之心。是義。則每事皆擴而爲義。爲智亦皆如此。於四者知皆擴而充之。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如火之始然。而不可撲滅。泉之始達。而無所壅遏。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苟能因此而遂充之。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以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愛。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以至禮無所不敬。知無所不明。舉四海之大。皆同吾一心之中。自足以保之。而無疆苟其量未充。則仁義禮智終非已有。於孝之道。必且有所未盡。雖至

親若父母亦不足以事之而況於四海乎古之先王所以始於陳

終於四海者惟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傷人函人唯恐傷人至

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此章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則皆是敬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也

矢人是造箭的人函人是造甲的人至是所難的匠是造棺柩的術

是術此以術以術之當操說起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孟子曰懼惡之心人皆有之矢人之本心豈固不仁於函人哉其初

一而已矣但矢人造箭惟恐傷人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造甲惟恐

之堅而至於傷人不但這兩樣人那至者以所製為事惟利人之

生匠者以速利而為事惟利人之死是矢人匠者之心豈不仁於函

人至者之心乃其術業使之然也故術之在人關係甚大習於仁則

仁習於不仁則不仁人之術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而得美乎仁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之樂而不仁是不智也

論語處仁指仁里言此處仁指仁道言孟子引之以証擇術故有不

同會勝是就人分上指出天說安是安穩樂是止莫之習言習人恒

止之見得是自不為意夫仁天之尊爵以下是孟子釋孔子擇不處

仁擇得智志

所擇惟何曰仁而已孔子田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大擇所以

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孔子之言如此何也蓋謂夫仁也者自

天之所與而為天之尊爵也凡受之於人而後得以曉之者非

尊爵而仁乃天地生物之心居五常百行之上得之最先而所獲最

廣豈非天之尊爵乎自其在人而後則為人之安宅也凡居於地而

彼得以危之者非安宅而仁則為本心之德有天然自德之安無人

欲陷溺之危人常當在其中而萬物莫能危之豈非人之安宅乎

安宅安宅是已所自有人皆可處本非他人之所能止者而乃不知

擇而處之則取舍之分不明而是非之心已失矣此乃所以為不智

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出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

恥為矢也

不智是益以不智無禮無義出於不知禮義之所任人役是為人

役使仰小國役大國之役恥為弓矢言不可免也自人役而恥為

以下皆是激而進之之辭

夫仁義禮智乃人之四德本是相因者也若擇術而不處於仁則

欲日蔽本心日昏而益以不智矣不智則不復知禮義之所任而

必起禍行必乖義又將無禮無義矣是災所與之良貴皆無一有之

於身而自置其身於卑賤之地則亦不免於為人役而恥為人役

而乃恥為所役猶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雖恥為之而不得

不為也

如取之莫如為仁

為仁是勉於仁前章貴德而尊士云則為仁之事也不言智禮義

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如知人役之可恥而必求所以免之豈有他術哉亦惟反其不仁而

為仁耳所尊者天爵始可去卑而為尊所居者安宅始可易危而為

安自強之計無出於此

仁者如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此示以為仁由已之意使自勉也反求諸已修德自強也本文則

射者

然仁亦豈待於外求哉求在我而已矣蓋仁者之於仁就如射者之於射一般射者必內正其志外直其體然後發矢若發而不中不怨那勝已者惟反求諸身以爲吾志容有不正吾體容有不直求所以正之直之而已爲仁由已而不由人何以異此蓋仁本固有反求而仁無不在仁統四端一爲仁而智與禮義無不該矣何患爲人役哉此釋術者所以必勉於仁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切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喜是喜其得聞而改之

孟子說古之聖賢其樂善之誠皆同而分量之大小則異言聖賢門弟子有子路者是勇於自修的人其心惟恐己之不善至於不知而不

能曉故人來說他的過失便欣然喜愛以爲幸而可改也其勇於自修如此

民聞善言則拜

拜是拜而受之

夏王大禹是不自滿假的大其心惟恐人之有善雖於不聞而不能行故聞一善言凡有益於身心有利於國家者便肅然拜受以爲幸

而可行也蓋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即至誠屈已拜而受之如此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大舜是虞舜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偏作舜之大善與人同是把他善做公共底物不做在己底也不做在人底乃是

天下之善舜把他做人與己之所同取於人以爲善是具見於行處豈不可謂只是取人之善言如好問用中之說須兼言行舍己從人二句即善與人同之日也然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衷衷無間如此

問過則喜聞善則喜其樂善之心同皆一出於誠然未免見善之在人而人已未能兩忘形迹未能盡泯也至若大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禹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推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己孰爲在人也就或見得己之善未至十分人有勝於己者便舍而從之直欲求到至善地位蓋不知善之在己也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是所謂善與人同也其規模氣象之廣大視喜聞過拜善

言者誠爲有間矣此舜之所以爲大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陶是燒造瓦器漁是捕魚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是說他平生爲人都是如此

且舜之樂取於人而爲善非特一時爲然從那側陋之日耕稼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以至登庸而爲天子一生所行只是取諸人以爲善或聞一善言或見一善行不問其出於躬親出於岳牧莫非其所取取而取用之皆也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與人爲善是孟子說舜取諸人以爲善上看出此意再疊一句以發明之可本意只是取人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則

因而張大其事也

夫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雖未嘗有助人為善之意然天下有善的

以見取為榮自然益顯於善天下有不善的以不見取為恥也

而為善則人之勸由我之取之是與人為善者也

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聖人成已成物之事與有知

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者君子之善流大於此哉夫舜事優於禹

禹事優於子路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故必先忘私意

已然後能漸如聖人之與人自然至公而無私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

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

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

而王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恐其為彼所污如者則示朝冠冠坐於塗

炭的一般有不能一息安者其惡德之嚴如此推他道惡惡之心莫

說真惡惡人不肯近他自思就是與鄉里常人並立其冠不正亦小

失禮耳要未必惡也他也看做不好的人必望望然去之若將汚累

及已而避之惟恐其不速也惟是之故所以當時諸侯雖有善其辭

命卑禮屈節而至者初無少失禮然以辭命雖善其人未必善也他

也必不肯受所以不受也者蓋其心視天下無可事之君無可立之

朝故不以就之為潔而浼浼於就也伯夷所以為聖之清者如此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既窮而

不憚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祖褐裸程於我爾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

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

已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此章欲入於夷之失也

而不以爲累其進而事汗君爲小官也亦不自隱存已之賢而必以其道必以其道則未免於遺佚既窮矣然雖爲人所放棄而亦無所怨甚至於困窮而亦無所憂蓋其坦夷平易超然於進退榮辱之外者如此故其自言曰爾自爲爾我自爲我原不相關雖祖褐裸裎無礙於我側亦爾之自失耳焉能汗浼及我哉惟其曰不能浼我故常由由然與之就處而不自失其正焉雖其欲去之際或留而止之則亦止也其所以援而止之而止者是視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居之官無不可處之衆故不必以去爲潔而浼浼於去也柳下惠所以爲聖之和者如此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是狹窄不恭是簡慢不由是不由其道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如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四

新義

此只二子所行已有弊矣孟子恐後人以隘爲清以不恭爲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既述夷惠之行遂從而斷之曰道惟中庸無弊伯夷雖是聖之清然既專於清則有當和處亦不能爲和矣其弊則狹隘柳下惠雖是聖之和然既專於和則有當清處亦不能爲清而視一世只和光同塵矣其弊則不恭惟其隘與不恭則不合乎中庸君子不由其道也學者當知戒夷惠之失矣

新安陳氏

白駒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六

堯山 徐養元章長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靖子寧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此章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天時是時日支十五行上相孤虛之屬地利是險阻城池之固人和是得民心之和不離城也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如人和

孟子說守國用兵之要有三時日支上吉內占候叫做天時山川城郭險隘可守叫做地利民心歸附上下相親叫做人和三者本不可闕一然以輕重論之天時雖足取勝然其理難測不如地利之可恃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一

地利雖足自守然其險亦難憑又不如人和之可恃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三里是城之小者郭是外城七里之郭之小者環是圍得天時是值

天時之善此條申天時不如地利就攻上說

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彼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雖云小矣然或以

其少有憑依故敵人四面環攻亦不能勝者夫環而攻之曠日持

久其間豈無支干王相遇者天時之善的然而終不能勝者以城郭

之據險阻而且堅固也是可見天時之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地利委是乘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

如何見地利不如人和且如敵人來攻我之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足以禦敵非不堅利也米粟足以養兵非不多也然不得民心民不為守將這城池兵糧委棄而去君亦安得而保有之此可見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是限制城民居民也不以是金不以是得道言為國得其道大要在於用賢而愛民所謂貴德而尊上與施仁政於民也助是効力扶助親戚者相親愛則相愛成也是極處順是從此條重在得道多助一句其封疆山谿意不主地利言此專言得人和之所以在得道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二

留侯論

觀地利不如人和則知國家所重惟在得民心而已所以說人君要服制居民不在封疆境界要固守社稷不在山谿險阻要戰勝攻取威服天下不在兵甲堅利只在民心向背何如耳誠使行仁義之道而思惠及民則民心有所歸結莫不親上死長樂為効力而扶助之者多矣如或失仁義之道而舉措乖方則民心無所繫屬莫不幸甚樂禍源然瓦解而扶助之者寡矣寡助之至親戚失了人心其極必至於眾叛親離豈特國人叛之雖親戚至近亦相率背而去之況其遠者乎多助之至既得了人心其極必至於近悅遠來豈特國人親之雖天下至大也都舉其德教翕然扶順而從之況其近者乎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此節是說人和之可戰以終上文之意

而言則是以至仁代至不仁而仁者不可為衆也自彼之敵我而言則是率子弟以攻父母而未有能濟者也故君子有不戰則已戰則必勝矣非惟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而亦無恃於地利更無拘於天時也此可見有國者當務得於人和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亦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直陳陳言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上為賢王是齊宣王如字只作若字說謂寡人若就見因有寒疾以風是不可見風上朝字謂來日也視是臨視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未嘗委質為臣故在齊王當就見不當召見在孟子可往朝不可應召其禮與臣下自不同也何孟子一日得朝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三

留侯論

王王初不知乃使人來召孟子孟子說寡人初意若要自來就見夫子只因偶有寒疾不可以當風來朝將欲力疾臨視朝因以得見夫子不識夫子肯來使寡人得一見否乎孟子之意則以為我自往朝則非往召猶可也今既有召命而往則是賓師應召矣所以執而不往亦託疾以對曰我初意亦不欲朝見但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蓋不顯言其非而亦不往應其召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可

東郭氏是齊大夫家昔者是昨日或者疑辭孟子託疾之大日便出弔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公孫丑疑而問說夫子昨日方以疾辭今日便以弔出則自明為託疾矣無乃不可乎蓋不知孟子者也故孟子亦不必以本意告之而但曰昨日有疾故不能

造朝今日疾愈可以往弔如之何不弔乎

子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使人問疾醫來是遣人問疾將醫來也孟仲子是孟子之從昆弟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讓辭也憂病也要是無阻

王不知孟子之非病而使人問疾又使醫來治其疾使孟仲子知孟子之心則言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不乃權辭以

對使者曰昔者有王命之召吾夫子適有采薪之憂而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已趨造於朝矣我不識此能至朝否乎孟仲子既飾辭以對使者恐孟子不知乃使數人要孟子於路說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六

四

欲以實已之言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氏是齊大夫景是姓丑是名氏指其家而言景子即景丑人之

大倫非以父子君臣爲夫婦長幼朋友而言此特舉父子君臣而言之耳惡是欺辭是何言也言謂我爲不敬王此言是何言也正以已

非不敬王也堯舜之道上仁義言堯舜之道仁義而已故上曰仁義下曰堯舜之道見其以堯舜望其君所以爲敬也

人仲子更其必朝矣孟子之心矣孟子欲歸則以仲子之要而勢有

不獲欲往則以齊王之召而義有不可乃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丑乃貴備孟子說人之處世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此是天下之大倫自有生民以來不可廢也父子以情相愛故主於恩君臣以禮相接故主於敬人人各有當盡的道理今丑見王之待子可謂敬盡禮矣乃未見子之所以敬王其如君臣大倫何哉孟子因歎息說恐以我爲不敬王是何言也大凡人臣敬君自有

正大道理不在儀節上周旋如今齊人都無有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的事其心以爲是何足與言仁義云爾外若敬其君熱心實薄之是以凡庸待其君而不以堯舜望其君則不敬莫大乎

是我則以仁義與王言而非堯舜仁義之道則不敢以陳說於王前其所以望於王者不亦遠且大乎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六

五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者不相似然

不果是不果行

景子曰否我謂子不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禮經上說父有召命則唯而不諾人臣聞君有召命則不俟駕而行是急趨君命者乃

禮之當然也今子不將朝王既聞王命乃反稱疾不果行與此不俟駕之禮若不同以是爲不敬也景子此言蓋以人臣之常禮律孟子

而不知賓師之不與臣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

違尊三爵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優其二哉

豈謂是是字指景子所說言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與富對說

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不以三公易其介故與爵對說辭只兩字其意則重在仁義蓋富貴之與仁義自是抵對不過也據恨也少也是心有所不足的意思是或一道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天下有達尊三以下足解曾子所言之意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也補世只是濟世如云輔之翼之以左右民長如君長之長自天子至卿大夫皆說得長民非長者之長也皆就人臣之分言德便是仁義三句所以申上論兩端所以爲天下之達尊耳各自爲說不必以相值之時言

孟子曰子以不赴召爲不敬然我今所言曾謂是與我之所以不應召者以王之與我不可召也昔曾子嘗說曾楚大國其富誠不可及矣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富之不辭而富是天下之至富者在我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當之不爵而貴是天下之至貴者在我也彼非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六

有餘而我非不足吾何嫌於彼哉曾子之言如此斯言也大違不介於義而曾子言之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其道何在蓋通天下之所尊者有三爵位尊貴的是樣年齒高大的是一樣道德完備的是樣在朝廷之上以貴臨賤以卑承尊那時只以爵爲重故爵爲一達尊在鄉黨之間長者居上少者居下那時只以齒爲重故齒爲一達尊至於輔佐一世而成治安之功長率萬民而致先覺之化此惟有仁義之德者能之那時只以德爲重故德爲一達尊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此所以不嫌於彼也夫天下有三達尊今齒德二者皆在我而王僅有爵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然則王之不當召我也明矣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大有爲之君是大有作爲非常之君須看一將字不召之臣是不召召之臣但要主人君言不可說做不召乎臣不召之意在其中然有謀焉則就之帶上文說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所抱說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德也如孟子所舉平治天下之具其道也不如是

指不召而謀焉則就之尊德樂道不如是謂不如是其尊德樂道非尊德樂道而又不如是也我謂王不當召我者非故自爲尊大也亦以人君國治之要在尊德樂道而已故自古帝王將欲興建太平而大有爲於天下則必屈已下賢隆禮待士而有所不召之臣如其於君德治道微有漸於詢於民情政事欲有所商榷則必枉駕就見而親訪之此所謂不召之禮也夫以王公之尊豈敢屈身於臣夫之賤哉只爲尊德樂道樂其道必如是乃可有爲若不如是其尊德樂道則不足與有爲也此大有爲之君所以有不召之臣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七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學焉而後臣之不必泥先後字及臣字只是尊禮而後委任之耳不是先以之爲師了然後以之爲臣也臣字不是卑之之辭亦不重在臣字

不如是其尊德樂道則不足與有爲故湯之於伊尹從受學焉而後任之是湯有不召之臣也故不勞而王桓公有爲矣桓公之於管仲亦從受學焉而後任之是桓公有不召之臣也故不勞而霸斯亦大有爲矣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是地醜言無一人能關土地德以所就功業言德齊言無一人

能奮發有為尚是過所教是聽從於已可役使者所受教是已之願從學者也。朱子

今天下之君其土地之所有皆同其功德之所就亦同無一人能開土地建功業大有為而高出於等輩者無他故也以其所好臣彼趨走承順為己所教之人而不好臣彼抱道自重為己所受教之人也不計臣其受教則是無不召之臣矣此則所以地醜德齊而不能大有所為也。漢說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是孟子自謂。朱子

然則我之不可召也亦明矣夫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未嘗敢召之來見也伊尹元聖其不可召固不待言至如管仲一霸者之佐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六

八

留所堂

耳尚且不可召而況不屑為管仲者顧可召而見之乎蓋我所志者伊尹之志所學者曾子之學輔世長民之德無歎於管仲堯舜仁義之道獨陳於王前方將卑管仲於不足為而顧託疾以召之是待我不若管仲也我豈可輕於往見哉。直解

陳蔡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此章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義而已。尹氏

兼金是好金其價廉倍於常者一百是百鎰。朱子

陳蔡問說前日夫子在齊齊王餽以兼金百鎰乃固辭之而不受及在宋有七十鎰之餽則受之而不辭在薛有五十鎰之餽則又受之而不辭夫同一餽也受則皆受不受則皆不受而夫子則有受有不

受焉若以前日之不受齊餽為是則今日之受宋薛之餽不免為矯激此廉若以今日受宋薛之餽為是則前日之不受齊餽不免為矯激此是彼非不能兩立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漢說

孟子曰皆是也。

主於義言故曰皆是不必說出皆是義也陳蔡之問只有是字無義字。朱子

孟子說辭受乃君子立身之大節應辭應受自有道理上何如不可苟也我今辭齊之餽不是矯激乃辭所當辭受宋薛之餽不是矯激乃受所當受皆是而無非也。漢說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贖贖予何為不受。

贖是送行者贈賄之辭辭是致餽之辭。直解

何以言之我當在宋時將去之他國有遠方之行夫人有遠行原自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六

九

留所堂

有餽送之餽以為道途之費是禮之當然也宋君致餽之辭說是為我遠行故來餽是則餽我為有名矣彼以禮來予何為卻之而不受乎是我受宋之餽未為不是也。直解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

有戒心是有戒備不虞之心聞戒是聞有戒心為兵餽謂以金餽孟子為兵備。朱子

我當在薛之時偶遇者軍旅之事方有戒備不虞之心薛君致餽之辭說是聞我方有戒心故為兵餽事來餽則餽我亦有名矣彼以禮來我又何為卻之而不受乎此我受薛之餽亦未為不是也。直解

若於齊則未有贖也無贖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是處物為義之處言在齊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貨之謂以物取之也從餌以去則為貨取矣兩貨字皆是活字取是羅致之惡趣受

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朱子

若前日在齊則既無遠行之役又無不虞之警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我懷惠也焉有守義之君子可以貨結其心而收致之乎此吾於齊之餽所以不受也是則吾之受者以義所當受也其不受者以義所不當受也受不當受適於義故曰皆是也。朱子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舉身以退也。

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舉身以退也。

平陸是齊下邑大夫是邑宰戰是有枝之兵單枝曰戈雙枝曰戟士是戰士伍是行列軍法以五人爲伍而以下士一人爲之長則持戟之士伍長之十也失伍是不在伍去之是殺之。趙註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十

孟子

孟子在齊會到平陸地方見其年歲饑荒民多死徙因謂其大夫曰距心說似你這持戟的軍士設若於行師之時一日之間三離其伍則以軍法誅之否乎距心說失伍離去法所必誅一次且不可寬待待於三失伍則未如孟子察問之意故直以士之職守爲言也。趙註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上之失伍也凶年說得如木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饑是病轉是轉尸於溝壑溝壑長壑深皆有水處距心是大夫名所得爲是所得專爲。

朱子

孟子曰官守之不可失職猶戰士之不可失伍也如今看象子之失職職守如軍士之失伍也亦多矣蓋國家設官分職象以爲民必使民無失所方爲稱職如今這凶荒饑饉的年歲看這境內百姓飢

餓愁苦生計無聊有那年老羸病的不能動移展轉僵仆死在溝壑之中有那年力強壯的拋棄家業流散四方苟全旦夕之命這等的

不知幾千人矣是子之失伍也不亦多乎距心猶未知其罪乃謂民之死徙距心非不知憫恤但事有不能自由者如倉庫府庫非奉命不敢發賦稅征輸非奉命不收納此乃王之責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距心此言蓋徒知事權之在上而不知職任之在已矣。趙註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道牧字是指畜養牛羊說求牧這牧字是指牧放的地土說

趙註

草場也是就地食草者芻是刈去之草凡養畜日哺飼之以牧夜則飼之以芻也反是交還其人是主人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敢爲臣而去何爲立視民之死也距心之罪是自知不得其職之罪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士

孟子

孟子因距心誤罪於上故責之曰子亦難以不得自專之故而辭其失職之罪也且以畜牧之事譬之今有人受了人的牛羊替他牧養者則必問那主人求了牧放的地土與那餵養的草料才好替他牧養管假使求牧與芻而不得還是把這牛羊交還主人脫身而去乎抑亦立視牛羊之死而不顧乎此必反諸其人無立視其死之理矣今子受王命而爲之治平陸就如受人之牛羊一般遇着凶荒便當請於上設法賑濟若請而不許就如求牧與芻而不得的一般便當致其事而去之今既不能養又不能去還守着這官看蒼百姓餓死則與立視牛羊之死者無異矣是誰之過與大夫至此乃悟曰爲君牧民而不盡其事不得自專而不致其事此則距心之罪誠有不得而辭者也。趙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

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邑有先君之廟曰縣為都。是治都知是議孔是姓。誦是言為王誦之。

是誦已與距心言及距心之答已二段。此句是記述之言。非孟子

曰為王誦之也。寡人之罪王知本之在已。故任其罪也。

孟子既以臣之失職責備距心。使之知罪矣。又欲因此警悟齊王。故

他日自平陸之齊來見齊王。說王之羣臣為治於都邑者臣誦五人

為五人之中能自知其罪者。獨平陸距心一人而已。於是將前日

所以切責距心與距心所以自責之言。一為王誦之。蓋欲使王

知約外邊百姓這等流離困苦。做有司的這等掣肘難行。庶幾王心

有所感悟。耳王果自任其咎。說人君職在養民為臣者。不過行君之

令而致之民耳。使寡人能行仁政。那有司自然奉行。何至失職令百

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職。皆緣寡人不能興發補助。以至於此。實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十一

齊也

皆寡人之罪也。夫孟子聖明辭達。長於譬喻。一言之間。而能使齊之

君臣舉知其罪如此。惜乎其悅而不釋。從而不敢改。齊之所以此於

齊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

月矣。未可以言與。

此章言君子由處進退。各有其道也。直解

蚳鼃是齊大夫。靈丘是齊下邑。士師是治獄之官。似是所為近似有

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朱子

齊臣有蚳鼃者。嘗辭靈丘大夫之命。而請為士師。蓋職當刑罰。而有

諫諍之責者也。孟子以職事諷之。說子之辭靈丘而願請為士師。其

所為近似有理也。所以近似者。正為士師司刑罰。而又近王。王之刑罰

不中。則可以為已責而責之也。本為可以言而請士師。一得士師則

當即有所言也。今既數月矣。豈王之刑罰皆中。而未可以言與。居社

官之地。有當言之責。而猶默默無所建明。此吾所未解也。直解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辭還也。是推其事而還之。朱子

孟子只說蚳鼃使言。未嘗教他去。乃蚳鼃因孟子之言。感動乃進諫。

齊王王不能用。遂致其職事而去。可謂得進退之義者矣。直解

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朱子

然蚳鼃之去。實孟子激之。故齊人譏孟子說。蚳鼃因孟子之言而進

諫。其諫為忠。諫諍不行而遂去。其去為明決。孟子為蚳鼃曲成其美。

則誠善矣。然孟子道既不行。去又不果。其自為身計。乃不若蚳鼃明

於為人而關於自為。則吾不知其何說也。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三

齊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是孟子弟子。朱子

公都子以齊人語告孟子。趙氏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

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是以官為守者。言責。是以言為責者。進退。即去就也。進字對退

字。生綽綽有餘也。綽綽是寬裕的模樣。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此時

孟子未嘗為難於齊。朱子

孟子說君子由處進退。各自有一種道理。齊人豈足以知我哉。吾聞

有言人臣分理政事。如禮樂刑罰。各有職掌。這是以官為守者。修其

職。乃可以居其官。若若不信任。事多掣肘而難行。於職業當處的。都

不得盡道等。不去。是貪位慕祿而已。所以說不得其職。則去。人臣事

引諫諍凡利病得失皆許直言的這是以言爲責者蓋其言乃可以任其責若君不聽從言雖苦口而不入於議論當行的都不得行這等不去是嫌合取容而已所以說不得其言則去祗爲士師得以進諫正有官守言責者不合則去乃人臣進退之義當然也若我於齊既不是分理政事以官爲守又不是專司諫諍以言爲責道合則留可以進而違不合則去可以退而退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綽有餘裕哉齊人安得以祗虛之去而議我哉蓋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爲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思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休與爲臣者不同故其自處之重如此此非齊人之所知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朝甚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孟子

孟子

此章言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

孟子

孟子

爲卿不必全是客卿但爲不受爵與他卿終是不同蓋齊下也等驪是齊之讒人有寵於齊後爲右師輔行是副使反是往而還行是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孟子爲卿於齊遇滕國有喪齊王以孟子爲使往行弔禮孟子驪爲卿而實賓師也齊王之意特欲借孟子以爲重又使治葺之大夫王驪爲副使輔佐其行這王驪是一箇佞倖之臣孟子平日所不取者故同行在途王驪雖朝夕進見往反齊滕之路就是出使的儀文禮節也不會與他計議蓋不願與之相比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之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驪蓋攝以行故曰齊卿既已或是有言有可已治之矣

公孫丑不知孟子待王驪之意故疑而問說凡人之相與若勢分懸絕或周旋不久則言有不能盡者今王驪仕爲大夫攝使事以佐夫子其位不爲小矣自齊至滕歷二國之境其路不爲近矣名位相與既非懸隔而不得言同行日久又非舍毫而不及言乃自往至反終不與之言及行事此何意也孟子於此亦有難於顯言者故托辭以答之曰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職固不齊然處固不容不與言而正之夫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安矣又何須更與之言哉

此雖託辭然亦可見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廬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牧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此章言孝必盡心排體之喻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孟子

孟子

孟子弟子敦匠事是黃治作棺之事嚴是棺木是棺木美是太美孟子爲卿於齊有母之喪自齊歸葬於魯既葬又自魯國而反於齊到廬地方止宿充虞請問說前日夫子有母之喪不知虞之不肖使嚴黃治作棺之事那時夫子方在哀痛迫切之中正嚴急有疑而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棺木似乎太美然治喪恐不必若是其過厚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是厚薄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槨稱之是與棺相稱也七十則槨亦七寸也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自天子達於庶人是厚薄皆然直字帶下讀視美是爲人觀視之美

孟子說喪葬之從厚其來久矣夏商以前禮制未備其棺槨的尺寸

隨人製造原無一定之式至中古時周公定為喪葬之禮才有棺制
度棺木許厚七寸槨亦與之相等自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
累之數墳壙之飾有異耳非直以為人觀視之美好也蓋欲其堅厚
以歷久遠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而已蓋人子受親之心本是無
窮而送終之禮尤為大事於此不厚則必貽悔於後日抱恨於終天
此心如何盡得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
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悅是心裏快足的意思得之正指先王之制
便是棺七寸槨稱之有財是力可為蓋制雖得為而財不足亦不能
如制故故言之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有財不然者言其不如是
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六

夫

夫

夫孝子之欲厚送親或王制所禁不得用之固不得以盡其心而為
悅若貧乏無財則亦不得以盡其心而為悅若夫禮得用之而財又
足以備之此正人子可以為悅之時於此而不用其情為平用其情
從古以來皆用厚槨人人都是如此我亦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何
獨不如此而忍於薄待其親哉是棺槨之笑亦猶行古之道也虞也
何疑之有

且此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侵乎

此猶為也化者是死者生變而為死故曰化猶通者膚是肌膚侵是
侵

且為死者無使土得以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而無所
恨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以儉為也不以天下儉其親是不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薄於吾親
言事親竭其力也

且此化者無使土親膚蓋孝子仁人之用心正在此耳天理當如是
勢又當如是而或不如是則是儉其親矣吾聞君子送終之禮必誠
必信惟恐一有不慎為終身之悔雖天下可愛惜之物亦不為之愛
惜在父母身上減省而有不盡其心也吾之致美於木亦不忍儉於
其親耳奈何以過厚為疑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喻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
受燕於子喻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
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此章言不義者必須聖賢也

沈同是齊臣以私問是自以私情問非王命也子喻是燕王子之是
燕相仕是為官子謂沈同也士即從仕之人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六

夫

夫

當時燕王子喻感於邪謀傳位於其相子之國內大亂齊之君臣欲
乘其亂而伐之故沈同自以已意私問孟子說燕國亂矣舉兵伐之
可與固未問以齊伐燕為何如也孟子據理答之曰何以見其可
也夫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在子喻不得私與人以燕
在子之不得私受燕於子喻譬如仕宦之人於此平日你喜悅他
却不請命於王就把你的祿秩官爵私自與他他仕宦的人也不
奉有王命就私受祿爵於你於理可乎子喻子之以圖私相授受何
以異於以祿爵而私相授受者夫不可與而與之則子喻為有罪矣
不可受而受之則子之為有罪矣此燕之所以可伐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
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

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未也只是言未實然是然其言天吏是奉行天討之君天所命者如湯武是也士師是專理刑獄君所命者以燕伐燕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燕有可伐之罪若有明王在上或湯武爲侯伯法在所伐孟子當日擊燕事付中亦準擬其可與問罪之師矣然至於所以伐燕者亦必有道齊不能修其內治使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固未可與議此也乃得孟子之言而伐燕是伐燕之專似成於孟子之言矣故或人問

說聞夫子勸齊伐燕果有是事乎孟子曰未嘗勸之也而謂我勸之者亦有由也彼沈同嘗問燕可伐與夫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吾固直以可伐之罪告之曰可彼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六

以我之言爲然不復再問而遽伐之也彼如再問那箇可以伐之則我必將應之說除非是奉行天命討有罪的天吏纔可伐之切非天吏是以舉以舉亦不可也譬如今有殺人者或問孰道有罪之

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再問那箇可以殺之則必將應之說除非是奉行天命專理刑獄的士師纔可殺之功非士師則不免於擅殺之罪矣亦不可也今燕雖爲可伐之國而齊則非伐燕之人以齊

伐燕是即以燕伐燕也吾何爲而勸之哉蓋孟子不會教齊不伐亦不會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使果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則其伐之也亦何爲而不可沈同安曉此理故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以伐人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怨於子
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故自愛者必以古義爲準而愛人者

不可效今之人也

畔是背叛齊被燕後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燕是慙愧無顏見孟子

齊人伐燕之時孟子嘗告之曰王欲取之當視燕民之忱及其破燕之後又嘗告之曰王速出令以安燕民之心而齊人皆不聽及燕人

不服共立燕太子平爲王畔了齊國齊王乃與蔡臣說孟子勸我當順民心又勸我置君而去我不曾聽他的言語今燕人背畔是我不用忠言之過心甚慙愧無顏面見得孟子將如之何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是齊大夫管叔是周公的兄弟名鮮監是管理國事解是欲以此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九

說孟子陳賈意只要坐不智與周公故下文又云周公知其將叛而使之與

王曰怨於孟子這是齊王悔悟的良心羣臣若能將順而誘掖之亦爲善之機也乃齊臣有簡陳賈是阿諛小人不能將順其美且教之以文飾其非乃對齊王說何必以此爲患臣且問王王自家付度與古之周公孰仁且智齊王驚嘆說惡這是何言周公乃古之聖人我

何敢比他陳賈乃舉周公的事來說王以周公爲仁且智非後人所及不知周公於仁智也有不能完全的去處當時武王克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其兄管叔去監守武庚之國後來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遂與武庚同謀以殷畔周公討而誅之假使周公預知管叔之必畔故意教他去監國是驅之使陷於罪忍心害理這便是

知這便是不智這等看來仁智二字雖以周公之聖尚自不能兼並而況於王乎燕人之畔正不必以此爲慰也賈請往見孟子以周公爲辭而解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過是謬誤不智之過也安是宜有過周公之過天理人情所不能免之過故曰不亦宜乎明其不幸不是說周公無過也

陳賈欲借周公以釋王之愆因往見孟子問說周公何如人也孟子說德如周公乃古之聖人也陳賈因問說周公使管叔往監武庚之國管叔反與武庚同謀以殷畔周不知果有此事否孟子說史書所載誠有此事陳賈乃故意問說周公用管叔之時亦預先知道他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子

義

將畔而使之與孟子說周公若知管叔將畔豈肯使之以理度之是不會先知也陳賈因借此發問說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周公既

是聖人安無過失乃不免用差人然則聖人且有過與孟子說人豈可輕議但遇著天理人情照管不到的去處亦或涉於過差而不知其有不得不然者當諒其身之所處何如耳周公於管叔爲弟也管叔於周公爲兄也當初只道他是王室至親故以愛兄之心誠信而任之是不料其至於此也使周公逆料其將畔是果何心哉惟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然則周公於是不亦宜有過乎

辭

顯是順從之順過既顯只依他做去更不更改便是順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至爲之辭只是申過則改之二句意今之君子非真君子也不必諱指責亦不必說指王只是泛論而寓責賈之意爲兄賈特地提必此議論於他面前講必有箇來頭心是恁寬度他故綴以此語也賈賈意只微微說更即是改民皆見之民皆仰之亦全就君子身上說辭是辭爲之辭爲字讀平聲改是君子自改順是君子自順辭是君子自辭故爲字不讀去聲

聖人之有過與常人之不宐有過而有過者固自不同豈可以聖人之過藉口而強自解釋哉且古之君子雖有一時意慮不及偶然而錯了的却能自認其過改從那好的一邊去不肯護短如今的人有過則憚於自改就順著那差錯的一邊去不肯認錯古之君子當其有過也明白示人無一毫遮飾就如那日月方食的一般天下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子

義

莫不望見及其改復於無過就如那日月復明的一般依舊光明圓滿天下之人莫不勝仰這樣心事何等明白正大即有一時之過亦安足以病之至於今之君子豈惟順從其過不肯改又更假借一段說話彌縫掩飾以欺人之耳目且此古之君子所以能卒歸於無過今之君子所以卒歸於有過也然則自愛其身者固當以古人自處愛人以德者亦豈可以今人待之哉

○孟子致爲臣而歸

此章言君子正身行進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同也

致爲臣是送還卿位於君孟子在齊雖不食祿任事而亦居卿位及其久於齊而道不行故致還卿位而將歸焉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

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得侍言得侍賢者此齊王謙辭同初其言同朝之人皆甚喜也

君臣在其中不敢請是不敢請必後見之期顯是顯見王
齊王見孟子去乃親自來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至吾國之時
寡人仰慕道德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到吾國而寡人得侍夫子凡我
同朝之臣皆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知夫子肯不終絕可使此別
之後尚得再見夫子乎孟子婉辭以對說繼見之期但不敢預以為
請耳然而得見王者乃吾之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
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是齊臣中國是當國之中遠近均也鍾是量名受六斛四斗萬
鍾是發祿之數於是敬式是法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也何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三

不也

他日齊王以其尚在未去謂時子曰我欲當齊之國中授孟子以室
廬使得便於居處且其弟子自遠方來者自給為餼吾將養之以萬
鍾使我諸大夫及中國之人都得以尊敬而取法之予何不為我告
於孟子備道所以勉留之意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因是托陳子即孟子弟子陳臻此方托陳子以告孟子下句方是陳
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時子托陳子傳道齊王之語而以告孟子陳子即連時子之言以告
之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
富乎

然是然齊王謂已之意不可是不可復留十萬是卿祿萬是萬鍾之
餉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
顯言者乃姑答陳子說王有意留我為諸大夫國人矜式其意誠然
然我之當去而不可復留者固自有為時子惡知之也且王之欲養
弟子以萬鍾者豈以予為欲富乎設使子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
十萬之祿而不受今乃受此萬鍾之餉是辭多而受少也欲富者周
如見乎況我本非欲富者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
執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異是怪已指叔疑二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字是子叔
疑使之也已矣之已止也獨字與上句執不字相反應龍是國龍斷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三

絕也豈斷國之絕高處也此孟子引季孫之言也

且吾既以道不行而去乃復以萬鍾之餉而留則是不待於此而又
欲求得其後其趣不足言矣昔季孫嘗讓子叔疑曰異哉子叔疑之
為人如使已為政不見用則亦奉身而退便了却又使其子弟為卿
代之秉政不過志在富貴而已世人之情亦孰不欲富貴但一得一
失自有義命何可盡取乃子叔疑失之於身復欲得之於子孫是猶
於富貴之中展轉營謀不肯割捨有似私登龍斷之類焉不亦怪哉

今吾道既不行而復受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
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而自此
賤丈夫始矣

有司是監市的官治是治其爭訟賤丈夫是令人可賤者左右望是

左右占視欲全得之則是問羅取之猶俗語云都包得去征是稅王

子釋龍斷之說如此

所謂龍斷者何如也蓋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彼此更
換有司者但治其爭訟而已而未嘗征其稅也以其有賤丈夫焉人
市則必求龍斷最高處而登之左顧右盼欲得此而又取彼網羅而
利而盡取之人皆惡其利而而爲賤故從而征其稅以示裁抑
後世緣此遂有商稅是征取商人之稅實自此累丈夫始矣季孫所
謂龍斷之說蓋如此此所以讓子叔疑於富貴之中既不得於此而
又欲求得於彼也今我於齊既辭其職而又受其饋豈能免龍斷之
譏哉

○孟子去齊宿於書

此章言惟賢能安賢也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書

書是齊西南近邑

孟子以道不得行辭齊而去行至西南書邑地方暫且止宿遂去國

不忍忘君之意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應凡而臥

欲是自欲留行是留孟子之行言即留孟子之言也應是應凡是凡

索古人席地而坐年長者爲之設几

孟子原是遲遲其行而未忍遽去乃有簡齊臣見孟子行得遲遲

其可以復留乃未奉王命而自以其意欲爲王留孟子之行有坐而

言其所留之意蓋有愛賢之心而不知待賢之禮夫以命世之賢大

義去就之際乃欲以匹夫之身不由王命而爲之苟且牽挽以見其

行是輕賢者也故孟子不應其言且憑几案而臥若不會聽聞者

所以絕之也

容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放見矣曰坐
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
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客即爲王留行者之人齊是齊戒宿是越宿請勿復放見是退欲去
請絕也安是安而留之泄柳是魯人申詳是子張之子非謂二子併

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

客見孟子不應其言以爲慢已忿然不悅言而遂起說弟子齊戒越

宿方欲求進言何等樣誠敬夫子乃臥而不聽明示拒絕從此不敢

復見矣夫齊人不自省悟而反責望於孟子是不知待賢之道者孟

子欲曉告之乃命之坐說子知我之所以不應乎我明以告子往者

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故常使人伺候道達誠意

所以能安子思也說者繆公無人在子思之側則其尊賢之意無由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書

自達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雖不如子思然

二子義不苟容所以能安其身於魯者以其常有魯類在其君之左

右維持調護之也若使二子無人在繆公之側則其君敬賢之禮

一有不至亦必望望然而去則不能以安二子之身此可見賢者之

居人國固以其上有好賢之君尊崇寵信而後可留亦以其中有

賢之臣彌縫匡持而後可留也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是也言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上文

泄柳申詳只以其類同故引之以言齊之無賢臣耳其實孟子非止

柳申詳之匹亦非只望齊王待以泄柳申詳之禮者故此只言爲長

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二句辭語是兩詰之其意則是說他

先絕已而後已絕之也

觀子思與淮衡申詳之事。則留賢之理可知矣。子之留我。誠出自王
之誠意。如繆公於子思之人。則待我以禮。安有不答。今王未使子來
而子自欲留長者之行。是子為長者謀。而不及為繆公留子思之事。
蓋不以子思待我長者也。我之自處。未嘗敢輕於子思。而不以子思
待我。這是子先絕我長者乎。還是我長者先絕子乎。我固當臥而不
應。何為而惓惓也。地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
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過故去。三宿而後出。豈是
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此章自千里而見王。至于日望之意。有三段。千里見王。予不得已也。
是一段。予三宿而後出。豈係一段。夫出而王不予追也。係是一
段。總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蓋決然
去者。義也。欲去而不忍去者。仁也。聖賢義

尹士是齊人。予是求澤。是思澤。濡滯是遲留的意思。士則雖不悅。言
平自於舉孟子。只因此事有不足於孟子者。微引
孟子去齊。齊人尹士見孟子去。不果決乃私與人議。說出處乃士
人之大節。甚不可苟。故進必擇賢。而在不為利祿。退必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這纔是難進易退的道理。使孟子先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
武。而來見。則智不足以知人。是不明也。使知其不可。然且來見。則志
不在於功業。不過只求些思澤。以自潤而已。是干澤也。且千里而來
見王。本欲行道。今以不遇故去。亦宜其速於去矣。乃三宿而後出。
係遲滯。留是何其濡滯也。以孟子平日抱負吾甚敬之。今所為若
此。吾則甚不悅。不意孟子而有此舉動也。夫尹士之言。似亦知守身
之常法者。而聖賢委曲行道之心。則不能識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通註

高子聞尹士語。切孟子之言。乃遂以告孟子。直解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
予不得已也。

欲是本欲。但曰是予所欲也。即是有意於王之為湯武。而非干澤耳。
見矣。故於上二讀不條析。案引

孟子說君子之出處。去就。若只顧自己高潔。這也不難。惟是愛君愛
國。委曲從容。當有出於常情之外者。尹士之言。惡能知我之心哉。我
當初千里見王。本以行道。是予所欲也。今不遇故去。則違吾願矣。非
本言如此。予不得已而後去耳。夫何目之來。本欲求伸其素志。故今
去之。去猶未忍。速替其初心。其戀戀不決之意。亦豈能以速去哉。非

聖賢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六

三

濡滯也。尹士語是以知此。直解

予三宿而出。豈於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有所指。而言孟子安天下之通。一系定於其中。而尋本則在
於格君心。故拳拳望之改之也。王庶幾改之。正如改諸。則必反予。此
謂三宿時心事也。案引

勿謂予三宿出。豈為濡滯也。即三宿而後出。豈於我之心。猶以為遲。
於急速。而有不能忍然者。蓋我之於王。尚庶幾望其能改之也。若
使王能知既往之失。痛加省改。則能以王道為必可行。以吾言為必
可信。必將追我而反之矣。吾何為而遲於去哉。所以三宿而後出。而
猶以為遲也。直解

夫出豈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
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乎。

浩然是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所謂爲善是後日事王如用子則豈修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正是足用爲善處子雖然豈舍王哉以下至子日望之又是出畫後之心如此言至此尚猶未能舍王也朱子夫惟其出畫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長往行歸志而不可止耳然歸志雖云決矣猶未忍舍王也蓋王有什言之資猶足以濟世安民而爲善也使王果有志於爲善而用子以輔之則豈徒齊國之民得安即天下之民皆可使被治安之澤而湯武之功不難於致矣此子之所以不忍舍王也今雖決去矣猶庶幾王之改之而子日望之也朱子

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天

無

悻悻是怒意窮是盡此條合上文子三宿而後出畫兩條只是一意反覆言之以辯其滿滯之議也朱子

我之從容去國而猶有望於王蓋爲世道生民計也豈若那規模狹

促不識大體的小丈夫一有所諫於君而不見聽受則心懷忿怒悻

悻不平之氣見於面目去則盡一日之力而後止宿惟恐其行之不

速哉其謀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意全非愛君憂國

者君子之道不如是也朱子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尹士聞之曰以行道濟時爲心以愛君澤民爲念故方去而不忍舍

既去而猶未能忘此君子之所爲士誠小丈夫也豈知君子之心其

忠厚固若此哉此雖尹士之問義則服然可見得時行道者聖賢之

本心不遇而去者聖賢之不得已也朱子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子不怨天不尤人

此章見聖賢憂時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也朱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兩條是言其所以不豫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一條是言其無不豫蓋自慰也朱子

路是道路問是於路中間也不豫是不歡喜的意思尤是過不怨天

不尤人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者朱子

孟子去齊其憂世之心有不覺見於顏面者故門人充虞在途問

說夫子自去齊以來憂形於色似有鬱鬱不樂的模樣虞竊有疑焉

前日虞曾問夫子說君子之心無人而不自得就是不得於天也不

怨天不合於人也不尤人以此言之則當無時而不豫也而今有不

豫則與前日之言不合矣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无

無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是前日此是今日彼一時是尋常無事之時此一時是吾道行止

之時朱子

孟子說不怨不尤這兩句是我平時誦法孔子的言語我何嘗有怨

天尤人之心但我今日之不豫所以異於前日者固自有說蓋君子

守身之常法與用世之微機各自有一種道理我前日不見諸侯只

是居仁由義不愧於天不忤於人便欣然有以自樂彼固一時也其

在今日却要得行道輔世長民然而遭際不偶則上憂天命下懼

民輒於心自有所不能忍然者此又一時也遇今之時雖暫中豁然

而素無怨尤者亦未免有不豫也朱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名世是其人之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朱子

我之所以不豫者謂何自來天地間的運氣到五百年則必有繼天立極的聖人受命而興在天子之位以開一世之太平。如自堯舜以至於湯自湯以至於文武都是這等年數那其間建功立業也不是一箇人做得又必有德業開導超出一世的賢人出來輔助他以成王者之治如堯舜之有禹皋湯武之有伊呂也都是這等轉合是乃氣數之必然而自不可易也。孟子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孟子自文武造周以來到於今七百有餘歲了以五百年之常數算之已過二百矣且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以當今戰國之時考之正是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矣於此而不得一佐聖王以成輔世長民之業僅見一齊王足用為善而又不遇而去此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孟子

則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得不豫哉

然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天欲平治天下則其在我必使我見用於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夫天意未定則治平尚有可望其在我則遭際亦必有期。吾惟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耳。又何為而不豫哉。是可見孟子自任之重故去國而不能無憂自信之深故處困而不失其樂聖賢之存心如此衆人固不能也。孟子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此章見孟子於齊不汶汶於留而亦不悻悻而去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也。孟子

休是地名 孟子

孟子雖為齊卿未嘗受祿以明其志在行道不為利祿所惑而公孫丑未之知也及孟子去齊居休乃乘間問說君子居其位則食其祿向者夫子仕於齊國而不受其祿是豈古人之道亦有當如是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變是變其去志孟子雖庶幾王之可以為而可去之變未嘗不先覺初見齊王之情必有不欲受者特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格與否也。孟子

孟子說仕不受祿本非古道但我之辭祿蓋自有說當初我來見齊王本欲行其志也使王能用我而可以久留於齊則雖受其祿亦無不可。顧吾初至齊國在崇邑地方得見齊王談論之間已知其不能助我退而有去志矣雖曾有爵位不過假此暫留以觀王之感格與否其實欲去之志不欲改變故雖仕而不受其祿也。蓋祿既不受則

則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三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是師旅之命不可以請主於義而言。孟子我於齊既有去志乃僥倖遲遲而行這是為何蓋我自見王之德遲遲齊國有師旅之命國方有事雖然而去亦不是於義不可即請然則我之久留於齊者非我志之所欲也亦因此以屬望於王云耳身在齊卿之位而久懷去齊之心此所以不受其祿也。孟子

日南書訂四書本義集說卷之十六

堯山 徐養元長善前手解

男徐

鍾子重 甫校則
靖子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此章言人生當則聖人乘仁行義者也。首二節言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三節四節是文公再見孟子時疑其資賢凡下不可以爲堯舜故孟子以成服以下三說答之末節是孟子恐文公自疑其土地狹小故以服膺之說告之。

世子是太子乃天子諸侯之子通稱後世乃分之字解做往字。滕文公爲世子時將往楚國修交鄰之禮因平日仰慕孟子而得孟子在宋國乃先過宋而見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是言性是人所秉於天以生之理善是渾然至善未嘗有惡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本然之理而言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凡人皆可爲堯舜也二句正相表裏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

世子急於見賢正是天性之善可與入聖的機。孟子欲他先知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故開口便說箇性善以人生下來便有箇性乃天所命的正理本有善而無惡然又恐其言之無據而其道性善之言則必稱堯舜以實之言堯舜與人同是一性而人皆可以爲堯舜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豈是於人之外更有所加不週由其本善無惡者充之以達其極耳稱堯舜之仁便見得性中同有是仁稱堯舜之義便見得性

中同有是義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疑者疑性善之說未必然或有性不善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未必然堯舜或另是一性而不可幾及也道字分明是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只當說作道蓋道是通統字隨處皆說得一是更無兩箇言道既一吾不容有二說前言已盡其道理也。

富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人之可學世子驟聞孟子性善之說未能了然其望以堯舜之聖益加疑畏故自楚國回還復來見孟子是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亦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迎而謂之曰世子此來得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排開吾之言而有所疑惑乎吾言固無可疑也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正古聖賢也是這一箇道理如今塗人也。是這一箇道理更無聖賢是一箇道理塗人又是一箇道理也但在篤信力行而已不容有二說也。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覿是人姓名彼謂聖賢公明儀是魯之賢人文王我師也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不可師故謂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此節是明上文道一之旨彼丈夫我丈夫舜何人子何人等處都要將性入說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試以古人的言語一一驗之昔成覿對齊景公說今之人見說簡聖賢便悚然畏之不知他也是箇丈夫我也是箇丈夫其性一也吾何

畏彼而不爲哉顏淵常說古今稱聖人必曰處矣然舜是何等人我是何等人看來性非有二也我若立志有爲也就和舜是一般何難之有公明儀亦常說周公是文王之子事事取法文王曾說文王是我師也以今觀之人忠不爲文王耳我性中自有文王人人可以師法這是明白簡易的道理周公豈故爲大言以欺我哉夫吾何畏彼者以其道之一也有爲亦若是者亦以其道之一也周公以文王爲我師者亦以其道之一也據此三人之言可以見道之無二致也道無二致則力行以求其必至豈不存乎其人哉然則世子復何疑

今膝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眩眩厥疾不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有孟予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此章是論三年之喪益可信任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爲也

之。吾君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餼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

之。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七
四

自盡是自盡其心親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亦因此加勉之也三年齊疏餼粥是正告世子處齊是齊致疏足盡節檢粥叫飲飯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餼粥喪禮之大經也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是無古今之異此時孟子在鄉然友即自滕至鄒以世子之言問於孟子孟子曰當喪禮既壞之時而獨能以此爲閭不亦善乎然人子居父母之喪其哀痛迫切至情根於天性於凡送終之禮只要自己竭盡其心而不忍一毫虧欠原非人所能強亦非人所能沮者蓋乎世子於此有不能自己也曾子嘗說父母在生之時左右就養當事之以禮既沒之後衣衾棺槨常葬之以禮祭享之時輪祀燕賓備祭之以禮自始至終禮無不盡則心亦無不盡而可以謂之孝矣即曾子此言見喪禮之不可不盡也若夫諸侯的喪禮則我未之學也然我雖未學此禮

而禮之大經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亦嘗聞之夫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爲定所服之必是齊疏之服所食之必是餅粥之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是這等從夏商周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吾之所聞大略如此夫諸侯之禮未之學者此其分之殊者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餅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其理之一者也分之殊者節文度數之詳固非今日所可考理之一者乃其大本大經之所在出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則固無庸致疑於服行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反命是復命定爲三年之喪則所謂齊疏之服餅粥之食在其中此四書本義集說上五卷十七

只是世子行末有世子行而臣下不行者然此處所重却在君上父兄是同姓老臣雖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雖謂魯爲宗國也志是記言先祖尚是始初立法之先祖不是後來變法之先祖蓋法本壞於後人子孫於禮之久遠爲始祖也受是德受

然友歸到魯國將孟子所論三年之喪的說說一復命於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爲必可行遂定爲三年之喪蓋其良心感動勇於從善如此是時古禮湮廢已久一旦行之衆心駭異那父兄百官皆爾然不欲說如今稱承禮之國莫如魯乃魯之宗國所當取法者也三年之喪魯先君不曾行吾魯之先君亦不曾行至於子之身而欲行之以反先君之所爲殆不可也且志書上就喪祭之禮當從先祖志之意以爲喪祭所以必從先祖者蓋魯先祖所行之禮有所傳受

不可改也喪祭當從先祖如此而子因欲不從之何也是蓋以元初先祖所當受者不受而反以季世上首祖宗壞古之法者爲所當受矣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惡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鄉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冢宰是六卿之長聽於冢宰是冢宰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聽政聽政之聽是飲深其也墨黑也深墨是顏色深墨乃哀戚之容位是冢宰君子指在上的人說小人指在下的人說尚是加偃是伏孔子曰君薨直至草尚之風必偃皆是孔子之言惟是在世子一句是孟子言

世子欲行三年之喪見羣臣不從乃謂然友說凡人平日所行人都做服然後有所舉動無不信從若我平日所爲原本當勸學好問只好走馬試劍因此不見信於羣臣故今日欲行大禮內而父兄等面自官心裏都不滿足我說我行不得古禮這等衆志未允恐不能竟送終之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其信從我也然友乃又至鄉問於孟子孟子曰當喪禮廢壞之久世于千年又未足取信於人一旦欲行禮而父兄百官不足誠然也然爲世于計者但當求之於已不可以他求也隨他足不足都莫管他子但自盡而已獨不觀孔子之言乎君薨而爲兩君者以百官之事聽於大臣之長自己居大守喪飲粥湯面客豈待至有深黑之色卽喪夫之位朝夕哭

臨於是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然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而感動其良心也蓋在上之人意有所好則在下者觀感而效法之必有甚於上者可見在上之君子其德能感於人譬如風一般在下的

小人其德應上所感譬如草一般於草而加之風則必隨風而動於小人而感之以君子之德則必隨德而隨應也孔子之言如此今

世人在上之君子也能自品其哀則父兄百官莫敢不哀矣是在世

子自盡而已

然友及命世子曰然足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

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是居喪之舍諸侯五月而葬本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也未有命

戒居喪不言也可謂曰知是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然友問孟子之言遂復命於世子世子直承當之曰夫子說的是這

四書本義集說

簡委的在我本不關別人事不必他求也於是斷然行三年之喪凡五

箇月居廬守喪不發命令此時百官族人皆已感憤稱其知禮及至

葬四方之人皆來聚觀見世子顏色慘戚哭泣哀痛凡諸侯皆

滕文公問爲國

此章民事不可緩也一句是一章大意通章皆是此意引詩是証民

事不可緩之說民之爲道也節言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皆具居廬

五十而貢生雖周亦助也都是說此事說爲序序一節又是說既

而教之事不在民事內蓋必教養然後爲治法也然終歸重德

民事上下至新上之國總言之合文公者止此下後雖說却只是

分田蓋畢戰惟章井田之事也

問爲國是問治國之道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文公一見孟子便問治國的道理這

是他銳意求治可與有爲之機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

民事是農事詩是面風七月之篇于是往取綯是綯字就是緊急

的急字乘是升播是布種

孟子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農事乃國之所急不要有得輕工

乃國家命脉所關第一件要緊的事務必也爲之經營區處而使人

得盡力於農畝可也詩經面風七月之篇連農家相勸的言語說當

此農隙之時日間則取茅草夜間則絞繩索急忙升屋修葺蓋趁早完

工到了來春更重新播種百穀無暇爲此治屋之事矣夫時方冬日

而猶爲來春之計可見農家終歲之間無一日不動於畝畝無一息

不在於稼穡其艱難辛苦一至於此然則人君可不以此爲急乎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

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爲也

放僻道於道則浸淫矣邪則成其惡矣後則益肆矣亦有浸淫之

別通節義亦與上篇同

夫農事之所以當急者何也蓋以民之爲道也有道衣食的常產便

能相生相養不去爲惡而有常之善心以存無違常產便朝不謀夕

無暇爲善而有常之善心以忘此理之必然也苟無常心則放蕩淫

亂陷於罪豈得不以刑法治之夫平時不能制民之產培養他的良心及其無知犯法則刑罰必如無所逃避就如張設網羅使人其中一般非國民而何若此者不仁其矣焉有仁人在位以愛養百姓為心者如此等國民之事而可為也然則恆產有無所繫甚重如此此農事之所以當急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是謙恭儉是節儉禮下是以禮接下取於民是賦取於民有制是不過什一之制恭儉以禮下取民有制以事恭儉實德之流行也恭者必儉儉者必恭且分田制祿二者田須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

恆產所繫之重如此可見民事之當急而取民不可以無制矣是故賢君必恭以持身儉以自奉惟其恭也則能忠信重祿而特臣下以

附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七

九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即陽貨是魯季氏家臣虎之言此為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

昔陽虎有言天下之事理欲公私不容並立若憂為富必至罔利取民就行不得仁了若欲為仁只得損上益下就致不得富了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本是不仁之人其意主於求富然就這兩句言論看來可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欲禮下而取民有制者當知所以自克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微也助者藉也

百助徹是三代田法之名三句是渾論說言夏后氏受田五十畝

畝而行貢法殷人七十畝而行助法周人百畝而行徹法什一是一分取一分亦舉古之制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是於五十畝之內取其五畝也其為十取其一最為明白商時

井田之制八家私田各七十畝而其助耕公田七十畝公田內除地十四畝為廬各見在公田僅五十六畝八家所助各得七畝七八五十六也是於七十畝之外取其七畝也為十一分取其一分周制漸

逐川貢法十夫有溝十夫各受田百畝也而各自貢其十畝之入此亦於十分之內取其一分都助助法八家同井八家共受私田八百畝而共耕公田百畝公田內除二十畝為廬舍則公田僅八十畝每

夫所助僅十畝此亦是於十分之外取其一分徹是通融均一的意思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所以謂之徹也通貢助皆然也不是通用貢助二法故謂之徹藉字解徹借字猶人人相借力助之也此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七

十

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五十七十百畝是制常產而貢而助而徹則其取之之制

今以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夏后氏一夫受田五十畝而徹夫計其五畝之入而謂之貢法商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

資為九區每區七十畝中為七十畝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使之同治公田而謂之助法周時一夫受田百畝漸逐用貢法十夫有溝都助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而謂之徹法曰貢日助曰徹其制不同而名亦異然其取民之實則貢者取五畝之入於五十畝之中助者取七畝之收於七十畝之外徹則兼之都是十分之中取一分

矣至於徹與助之義却是為何蓋徹者始而通力合作有通融之義繼而計畝均分有均一之義故謂之徹也助者但借八家之力以助

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故謂之助也其義不同而總之則皆取民
有制三代之政如此直解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
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為民父母使民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
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龍子是古之賢人治地言治土地之賦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是較量
數歲之所入酌其適中之數而立為常法也樂歲是豐年粒米是粟
米之粒狼戾猶狼藉言粒米使多狼藉捐棄於地也戾字亦有顛亂
之意寡取之是以常數少取之謂田是擁田不足謂以其所得者供
擁田之費尚不能給益是滿其常數盼是恨視勤動是勞苦例是舉
貸是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是取盈之數雅是幼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七 土 疏 孟子引龍子之言所以明助法之善而不可不行耳其實龍子所議
非太禹之元法也 卷引

太貢助三法雖皆什一之制然貢法又不如助法之善也龍子嘗說
古來治地之法莫善於殷人之助莫不善於夏后氏之貢何以見貢
之不善也蓋年歲有豐歉則收成有多寡此天時地利難以預定者
也今夏之貢法計算數歲之中多少收穫只就中定下規則年年微
收這些如遇著豐年粒米狼戾百姓每充然有餘便多取些不為虐
害則拘於其數而寡取之凶年之所不得者尚不足以供擁田之費空
勿取之或減其數而取之可也則必拘其數而取盈焉是樂歲之寡
取民不為恩而凶歲之取盈民實不堪命矣夫人君為民父母當勤
恤民隱如保赤子可也今以取盈之故使民盼然怨咨愁恨犯一
年辛苦所得的數輸之於官不得養其父母又借貸起利以足取

盈之數致使民之老稚者一無所食皆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百姓
每這等困苦上面的人全不愛惜又豈在其為民父母也貢法之不
善有如此若助法則就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又安有若是之弊
哉仰龍子此言觀之可見助法之當行也 義說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古者卿大夫士有功德其子孫雖本仕居官得世世食祿叫做世祿
此句特以起下文既引龍子之言見助法當行又說夫世祿滕固行
之一句意含只是未行助法耳遂引詩以証雖周亦助以教文公之
行助法也亦緣上文原有禮下制祿意故特照起說 存疑
夫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
食其公田之人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有不吝不益舉者今世祿之制
滕固已行之矣既言世祿則當行助法矣 義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七

土

疏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是小雅大田之篇雨是降雨水

然而助法之未行者得無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我周
初亦用此法今雖助法當廢而猶不存然觀之詩言猶有可驗也周
詩大田之篇小民視告於天說顧天下雨說我公田遂及我私田遂
是小民先公後私之意然貢法無所謂公田惟助法有之以公田之
名而出於別人之詩是言有未雖我周盛時亦兼用助法其公田足
以制祿其私田足以養民則非由商之舊制也周不能改於商而兼
用可不得周制耶信乎助法之善當與世祿並行而不廢可也 直解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
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非使文公兼設此四學以教民只是舉教民

之制如此使文公設學教民也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皆謂之國學其之是無異名人倫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大倫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親於下是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這一節是三代建學之制孟子舉以告文公也

誠能舉行助法則民得其養矣既有以養之則民不失其恆心而教化可興矣於是設為庠序學校以施立教之方焉然庠序學校四者其義謂何蓋古之建學以教民為主而鄉飲鄉射之禮亦皆舉於其中故謂之庠者收養老之義為名也謂之校者取教民之義為名也謂之序者收射以序賢之義為名也這三樣都是鄉學其實本非有二但三代相繼特各舉一事之義以立名耳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至於國學則三代共之而無異名也然要之各義雖有沿革而原其立學之意則庠序學校都是要講明人倫之理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使在上之人能設教以明乎人倫講解宣示昭然大明於上則在下之心既皆由乎倫理之中以恩相與以分相親而莫不相親睦於下矣此教民之法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王者是行三王之道者起是與起也
以上所言養民教民之法皆出於古而至於今乃百王不易之良法也於今行之雖以國小未能自致王業然一有王者受命而起欲養民與必來取法吾之養民者以養其民欲教民與必來取法吾之教民者以教其民是子之所行乃王者之師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是大雅文王之篇下指文公諸侯未逾年之稱也新其國言大小不同皆可以為善便是新其國此又再進之存疑
苟能行仁政又豈特為王者師而已哉詩經文王篇有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家自后稷公劉以來舊為諸侯之國至於文王始受天命而興王業以新其國可見修德行仁不論國之大小但恐不能力行之耳誠銳然以三代之治為必可復奮發而力行之亦以建興王之業而新子之國可也

使車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得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井戰是滕臣問井地是問古井田之法此仁政車指分田制祿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界其清塗封植之界穀祿即井地中公田穀其穀以為祿故君是為虐之君汙吏是貪吏分田賦虛井也制祿是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養君子雖平說然却相因分田始可制祿

滕文公問孟子之言而使車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孟子說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於井田子之君將欲分田制祿而行仁政選擇羣臣之中而使子委任責成可謂專矣子必勉力從事不負付托之重可也夫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如通水道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塗定疆隴則有封的土堆有極的樹木一一要經畫明白不可紊亂若經界不正則田之在民無一定之分那豪強的人都得以兼併侵奪而井地送不均矣賦出於田無一定之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

有不平矣。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汗吏則以其不便於已。必慢其經界而欲廢之。勿怪於仁政之不行也。誠知經界之為先務。而汲汲焉正之。則田有定分。雖欲兼併而不收賦有定法。雖欲多取而不能。凡分田以養野人。制祿以養君子者。可以不勞而定矣。仁政焉有不舉哉。五解

夫廩壤地福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壤是土壤福是窄狹福小。謂五十里也將必也。為有也。言必必有為君子焉。非特然之。無君子莫治野人。故祿不可不制。無野人莫養君子。故田不可不分。其辭雖若兩平。其意則重在分田上。象引

分田制祿。兩件皆是先王之仁政。不論大國小國皆不可廢也。今滕國之土地雖云福小。然其間必有為君子而仕者焉。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焉。使無君子則誰施政令以治野人。使無野人則誰供賦稅以養君子。是祿不可不制。而田尤不可不分也。分田制祿。不可偏廢。安得不以經界為仁政之首務哉。前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主 劉鳴堂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野是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是為井田而行助法。九分中取其一分。國中是郊門之內。都鄙之地也。什一是一分。不井授但為溝洫什分中取其一分。蓋用貢法也。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徵法也。慶源

觀君子小人之相須則分田制祿信不可廢矣。然其法當何如而後可以通行。如郊野之外上地。雖開田可井授也。請九一而行助法。使私田為野人之受。而公田則為君子之祿。郊關之內。此則相屬難行。

井田則什一而行貢法。使一夫受田百畝。而自賦十畝之稅於公。如

此則君子有祿而野人賴以治矣。野人有田而君子賴以養矣。此分田制祿之常法也。朱子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卿以下是自卿以下至於士。圭字解作潔字。所以奉祭祀也。五十畝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朱子

餘夫二十五畝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主 劉鳴堂

一夫是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入口為率。如有弟是餘夫也。二十五畝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四分。則二十五畝。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然此二節雖在田祿常制之外。其實分田則有此田制祿則有此祿。蓋亦分田制祿一時事也。慶源

一夫受田各有百畝。此常制也。而此常制之外。若有弟而年十六者。則為餘夫。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所以厚野人也。朱子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是徙其居。同井是八家友。猶伴也。守望是防寇盜。扶持是救其困急。睦是和睦。此言井田之法。有以善乎民俗。亦不必云著其效也。蓋都是井田之制。使然耳。先生立法之意。蓋如此。朱子

使十夫有溝者。不必皆矣。試以助法言之。一鄉之民。各有事業。安生

重遷死而葬者與遷居者皆不能出其鄉這一鄉之田八家同井居止既相聯屬情義自相維繫出入往來相為伴侶晝夜防守瞭望相為應援遇有疾病視其醫藥通其有無相為扶持如此則鄰井之人焉然相與若樂患難無往不同而無不親睦者矣井田之法有以善民俗如此已可見助法之善矣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公田即君子之祿私田即野人之所受所以別野人不言君子省文也看來孟子告文公還重在助法上貢法特帶說爾

試詳言其井田形體之制又所以別上下之分也蓋其制每方一里畫為九區其田如井字之模樣每田百畝為一區九區共九百畝中四書本義集說

問一區叫做公田以為君子之祿外面八區分與八家百姓各得田一百畝叫做私田這公田就教那八家百姓同出力以治其事凡耕

耘收穫之時必先治公田公事已畢才敢去治私田之事雖通力合作而實有公私之分先後之辨這是為何蓋以分別君子野人使在上者食人之食而不為奉在下者事上之事而不為勞也此井田形體之制亦所以別上下之分助法如此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和軟底意思不至是便局于溫潤滑澤方可行得也

然井田之法其廢也久矣吾所言之形體之制較公私之畝數其大略如此以為經界之準則而已古今異時彼此異地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利之所在而病伏於中或效見於今而

弊生於後如此之類吾皆不得而詳言之也若夫陳權宜之術變通之用因其時之宜隨其勢之便有因有革有損有益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若此者則在子之君主持於上吾子協贊於下而已矣非吾言之所能盡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陳距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亦不用於耕耳聞其假託神農並耕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乃責陳相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道辭故又闢其市價不二之說

神農是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耨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之為案彷彿四書本義集說

為其學者之類乃造作言語託為神農之教者蓋若一為耒耨見其言本非神農之言矣許是姓行是名距門是足至門仁政即上章所言井田之法應是民所居者是野人之稱與之處是舍之宅其徒是學其業者褐是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是扣孫之欲其堅遠屨之法也以為食是賣以供食衣褐二字為讀其所以衣者也捆屨織席以為食是一項其所以食者也

時文公分田制祿欲復三代之法風聲傳播有楚國之人託為神農之說者叫做許行自楚至滕距文公之門說吾遠方之人聞君分田制祿而舉行仁者之政時來歸附願分與一廛之居得為陳國百姓庶幾得沾仁政之澤也文公以其慕化而來仰與之一廛以為居止其徒數十人皆以褐為衣且捆屨織席賣之以供食不費公家之廩此不惟託神農即一衣一食已別自一種習尚亦可以微見

其意之所主矣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是楚之儒者陳相是良之門徒辛是相之弟相所以起土耒其柄也是耕田的器具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又有楚儒陳良之徒陳相者與其弟陳辛負耒耜耕田的耒耜自宋來至滕告文公說分田制祿乃三代聖人經理天下之善政聞君有志

復古是即三代聖人復見於今日矣願受田而耕為聖人之氓以沾仁政之澤焉彼本學於陳良而本聞邪說其遠負耒耜而至者亦不

為出疆而舍其耒耜耳非若許行直欲售其說而來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飩而治今也滕

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齊穀是穀食朝日餐夕日給饔飩而治是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

行之邪說害道處通章節節此

陳相一見許行見其議論可喜便大說而聽之蓋棄其平日所學於

陳良者而更學許行神農之道焉蓋邪說之易以惑人如此陳相既

學其道便非讓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乃來見孟子稱道許行的

言語說滕君能行仁政則誠賢君也雖然如此還未聞古聖人的大

道不足以治國家也蓋所謂賢君者寧勞己以養民不勞民以自養

當時與民並耕自食其力不費百姓的供給且自朝餐夕食而兼理

治人之事這才叫做賢君今觀於滕有倉廩以發穀賑有府庫以藏

欲除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而陳相顧稱道之異端之變亂是

非善人國家如此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

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

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甕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此決知其然者特以起下句之難耳冠素是以

素布為之自織是自織素布是煮飯的飯是炊飯的雖是然火鐵

是田器耕之屬此一段總謂莫道是為人君者難以與民並耕而

食費塗而治便是他這一匹夫之身已不能盡兼他技況人君一身

百職允萃乎故每詰之云而果不待辯而自支離矣

許行之說欲使人君身親稼穡而兼治民事此理勢之必不能者孟

子將折其非先就他服食器用不能兼為者詰之因問陳相說許子

必種粟而後食而陳相答以爲然蓋許子農家則必耕而食也孟子

必織而後衣也孟子又問許子戴冠乎陳相答以爲否蓋許子穿的是褐不

戴何冠陳相答說許子之冠以素布為之孟子就問道冠是許子自

織之與陳相說許子不能自織以所種之粟易之耳孟子問許子

何故不自織陳相說農工各有事務既要種粟又要製冠却不妨了

農事所以不自織也孟子又問熟食必用釜甕耕田必用鐵器許子

也以釜甕爨以鐵耕陳相曰然孟子問這器物也是許子自為之

與陳相說否許子恐害於耕也以所種之粟易之猶夫冠也此可見

許子一身之事已不可以兼為矣

以粟易機器者不為陶陶冶陶冶亦以其機器易粟者豈為農夫哉

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
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械器即上文釜飯耒耜之屬謂其械械便當也此屬字因他屬民自
養而發陶是為既者古之說實陶為之治是為釜飯耒耜字解作止
字宮中辭如說是家裏一般直解

孟子因陳相之對復詰之說就子之言觀之粟乃農夫之所種釜甕
未相乃陶冶之所為農夫以粟易械器正以濟陶冶之所無非有害
於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正以濟農夫之所無豈有害於農夫
哉蓋有無相通則彼此俱利從古以來都是如此也且許子何不自
為陶冶舉凡如釜飯耒耜之具止皆自取於其家而用之是為多少便
何為紛紛然日以其粟與百工之人交相貿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如
此陳相乃答說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而且兼之也陳相至此固已

四書本義集說 上卷 卷十七 主

情見辭窮而不能自解矣直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
有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
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
之通義也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夫人在上的人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
小人在下的人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路是奔走道路無時休息
勞心君也勞力民也治於人是見治於人食人足出賦稅以急公上
食於人是見食於人自故曰以下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天下通義
是天下古今通行的道理直解
陳相既知農工之不可兼故孟子印從而折之說爾謂百工之事固
不可耕且為然百工之治械器與人君之治天下事之類實心之勞

遠國有大不同者百工之事猶不可耕且為然則治天下獨可耕而
且為與蓋天地間大綱有兩棟人即大綱有兩棟事大人自有大人
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固不得而兼也且就一人之身計之服食
器用百工之所為無不具備如皆出於自為而後用之則既棄乎此
又兼乎彼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終無時休息也況以大人而兼
小人之事乎所以古語有云均是人也或為君子而勞心於上或為
小人而勞力於下勞心於上者須政布教以治在下之人勞力之小
人則惟聽君上之治而已聽治於人者須相輔以供在上之食若
治人之君子則惟受在下之養而已小人賴君子以治君子賴小人
以養此理天實為之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
且為哉直解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
穀不登禽獸備入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敦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
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洪水是大水橫流是下由其道而散溢妄行氾濫是橫流之貌暢茂
是茂盛繁殖是眾多五穀是稻黍稷麥菽等是成然道是路獸蹄鳥
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蓋惟洪水氾濫草木得水則暢茂禽獸得
草木則繁殖矣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稀少
而禽獸逼人此上下交相屬之大患也故字字皆分字字皆火是主火
之官烈是熾烈熾其火也焚之者灰之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
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滎曰衛曰南徒徒駭是河
之本道東山分為八枝也滎亦疏通之義濟漯二水名決排皆是去

四書本義集說 上卷 卷十七 主

其壅塞淤漢淮泗亦皆水名決決漢淮泗而注之江其實惟漢水入江決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但取其對偶而云爾無害為義理不必曲為之說雖欲耕得乎是提撥耕車以照前獨可耕且為一句雖是說再其實憂水土之未平竟舜亦在焉下節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亦是此意自此節以下言聖君賢相歷歷可數那有一箇與民並耕而食養殖而治耶

常觀自古聖人之治天下亦未有耕且為者且以堯之世言之堯之時去洪荒未遠雖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天下尚未盡平也那時洪水滔天不循舊路而散溢妄行以至汜濫於天下於是草木得水而日見長盛禽獸得草木而日見繁多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得成熟甚至人民為禽獸所傷多被傷殘但見獸跡鳥跡的道路交雜於中國這原世道百姓何由安生天下何由平治堯

內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三

新解

為天下勞心治人其心獨以為憂有不能一日安者以為天下之患非可以一人獨理遂舉舜以為相而使之分治焉舜命伯益掌火將山林薮澤的草木烈熾其火而焚之使禽獸失其所依都去逃散無偏人之患矣命大禹為司空使他治水禹以河之水天下之最大者也則於兗州之域疏大河之流為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漯水並九河皆注之海而北條之水有所歸焉又次南決汝水漢水漯水泗水而注之江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焉天下大水只有此數者今導其流而注之江海之中然後大地就平中國之民可得而粒食免於饑溺之患矣且當是時也禹治水在外者凡八年三次過家門而不入其憂民之意如此雖欲耕得乎設於禹則堯舜可知矣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有入之有道也飽食煖衣近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后稷是官名棄為之樹是種藝是聖人之有道言其皆有棄之性也這是安逆司徒是官名聖人兼指堯舜引放勳之言特以為證也

內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三

新解

人足皆相生相養而無復阻仇之患矣然民莫不有棄棄之性若使飽食煖衣居處安逸而無所以教之又將耽於安樂習為邪侈至於滅性亂倫而違禽獸不遠矣故堯舜聖人又有憂之舜於是使契為司徒而教民以人倫之道使天下之人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而有恩以相親睦臣以忠事君以忠而有義以相與夫婦則有別而不相混清長幼則有序而不相亂朋友則以誠信相交而無有欺詐蓋此五者皆人所固有之倫必設法教之而後民性可復也其立教之方何如然當時舜攝政而堯為天子故舜使契為司徒而命契之辭則出自堯也放勳曰民之用心於人倫者則勞以安之民之歸向於人倫者則引而來之所以嘉其善如此有邪僻者則明之使歸於正有回曲者則矯之使歸於直所以救其失如此有自立不定者則扶助而立之有進修不前者則誘掖而行之所以濟其不逮如此凡皆以

使自得其性也及其既得矣猶恐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也又心時時中飭提振警覺以加曲成之惠焉此等多方造流欲思無窮然後人倫可明而百姓可親也堯之命契如此夫水土方平即思所以養之衣食既足又思所以教之聖人之勞心以憂民汲汲皇皇不能一日釋如此而尚暇於耕乎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易字解

治字當堯之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爲治而不暇耕此與下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要之得人意上而都

五

留晴堂

夫堯舜憂民固急於治而不暇耕然當其時堯之所以愛民者非事事而憂之也惟以不得舜爲已憂一得舜則凡所以愛民者一付之於舜矣舜之所以愛民者亦非事事而憂之也惟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一得禹皋陶則凡所以愛民者一付之於禹皋陶矣幾事雖煩而惟急於先務細事不親而獨持其大體堯舜之所以愛民者其大如此則其所憂者乃知人安民之要務而末嘗屑屑於其小也若夫躬耕百畝之田閑閤然憂其不治乃農夫之所有事耳豈聖人之憂哉然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惠是小惠忠是盡心仁字可也惠字忠字是微一字可味蓋上文謂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得人之功大也故下爲天下得人之難以

見其功之所以爲大也而必以天下與人易對言之此猶中庸言天下國家可均也至中庸不可能也論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之例

堯舜之所憂惟在於得人誠以得人之所係爲甚大也正如憂人之貧乏而以財物分之於人持謂之小惠而已憂人之愚昧而以善道教之於人使人皆爲善則是其有愛民之實矣可謂忠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及與吾身之所及而已亦有有限而難久未仁也惟若楚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是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然後可謂之仁不止小惠小忠而已則得人豈容易哉是故天下大器難以與人誠皆至難然以聖人之心視之此無難者惟是爲天下得人則必擇之至當選之至公而後可託以天下乃爲難耳此堯舜之所以以不得舜爲憂也

南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天

留晴堂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湯湯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是法湯湯是廣遠之說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是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闕言其不以位爲樂亦不用於耕有於字總是說堯舜之德業巍巍如許雖有所用心亦斷不至於耕至此三批援耕事以昭應收結獨可精且爲與一句

欲知堯舜所憂之大觀諸孔子之所稱可見矣孔子嘗解帝堯說大哉堯之爲君以天道之大而能與之相準則其德湯湯乎廣遠民無得而名焉直是與天爲一者也又嘗稱帝舜說能盡乎道哉惟舜也巍巍乎高大雖富有天下若與已不相闕也惟以治天下爲憂是克盡君道者也孔子稱堯舜之言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一則法天

而德業之滿溢一則不以位為樂而事功之巍巍若此者豈無所用其心哉民害本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養之民性未復思得人以教之此皆其用心所在也雖有所用心亦不至用於楚耳夫道莫備於堯舜也使君與民並耕乃道之所在則堯舜當先為之矣而皆不然則許行之說何其妄哉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許行也夏是諸夏禮義之教變夷是變化蠻夷之人變於夷是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產是生先是過家傑是才德出眾之稱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倍與背同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

孟子既開許行並耕之非至此乃重責陳相就許行之學誕妄如此子乃悅而從之可乎夫中國所以異於蠻夷者禮義之教耳據吾所謂益有用中國之教以變蠻夷之俗而自歸於正者未聞有學於中國而反為蠻夷所變者也子之師陳良生長於楚本是南夷之人一旦問周公仲尼之道行於中國悅而慕之遂來遊北方以求周孔之學於凡二聖之制作則違背心領而身受之即北方之士素學周孔者亦未能出其上也彼能用夏變夷而投出於流俗乃所謂豪傑過人之士也斯人也師之以終其身可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背之謂棄其學而學於攻乎異端之許行所謂變於夷者矣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別

然後歸子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是擔負的行李失聲是悲不成聲場是家上之墳場有若似聖人是言行氣象有似之者所事孔子身所以事夫子之禮秋陽是秋日暴是曬皜皜白是借來字而不上二句說下但當實說不可謂如物之潔白也尚是加此條意有三段皆不信師而以其尤難者在後

子之恐於倍師亦未聞孔門弟子之尊師者乎昔者孔子既沒其門人在魯者皆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裝將欲散歸鄉里入揖于其師如而不倍師也子貢猶未忍遽去又反歸墓旁築室於壇場之

今也南蠻瞽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缺是博勞惡聲之鳥南聲之聲似之指許行也非字不訓詁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同獨言異於曾子者獨舉其不

改所事於陳相正相反者言為尤切耳

夫有若雖不及聖人而猶有似乎聖人三千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

是乃欲致其思亦未必有信師之意曾子且為不可今也許行乃南

蠻賦舌之人所學非先王之道與子之師正相反也子反倍子之師

而從其所學亦異乎曾子之尊信其師者矣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幽谷是深谷喬木是高樹

子倍陳良之道而學於蠻夷之人其於取舍之間亦為不知所擇矣

詩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可見

鳥雖微物猶知出於幽谷而遷於高明之處吾之所聞如此未聞有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七

完

義

自喬木而下反入於幽谷者也今陳良謂法先王如喬木之高明非

行漸於異端如幽谷之卑暗子乃倍陳良而學許行是下喬木而入

於幽谷矣不亦異乎吾之所聞耶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學矣

魯頌是問宮之篇戎狄荆舒皆南蠻之地也膺是搏擊的意思荆是

楚國本號舒是楚旁小國德是創此詩本是倍公之頌而孟子以周

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又觀魯頌篇中說周公輔佐王至於戎狄之不善者則擊而逐之於

荆舒之人則懲而止之使不敢侵凌其正夷夏之防如此南蠻之人

難用周公方且欲擊之今許行南夷之人畔於聖道子乃舍中國之

教而從其學乃周公之所擊者而子學之真所謂變於夷矣何其

之不善如此耶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通市莫之或欺下

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縹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

若履大小同則買相若

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者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如一尺布五文錢

二尺布十文錢通天下布價一定如此下倣此長短以丈尺言輕重

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並

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

孟子謂許行並耕之說陳相既無以為辭乃又舉其市不二價之術

稱於孟子說如夫子之言則許子並耕之說固不可從矣然其言亦

有可取者如市價一節從許子之術則市中貨物皆有定價而國中

之人無所用其詐偽雖使五尺之童幼小無知適市買易亦無有增

減價值以欺之者矣蓋天下之物唯是分衡等類則其價相懸而

難易起今皆一槩定價如布帛只論丈尺長短同則價相等麻縹絲

絮只論斤兩輕重同則價相等履只論其大小同則價亦相等物若

大同而無獨商之價市者平一而無飾價之人詐偽之情漸不得施

可以還淳反朴而復上古之治矣許子之道其善又有如此者何獨

而不可從耶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

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

也惡能治國家

不齊是自然之理精粗之具情是自然之情倍是一倍蓰是五倍什佰是

萬倍倍數也此是合此巨小與上文屨小大者不同此巨屨小屨說

言當精粗美惡說

孟子說許子欲市價不二將謂世間的貨物都是一般更無差別不

知夫物有精粗美惡之不齊者乃物之情也蓋其氣化之參差人力之功拙自然而有是也故其不齊或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甚者相去什倍相去百倍有多至千萬倍者不可得而強同也子如比而同之而使之無異價是徒紛紛然擾亂天下也何以言之蓋物之有精粗猶其有大小就將釐這一件來比方使大者與小者其價相同人豈肯爲其大者哉然則精者與粗者其價相同人又豈肯爲其精者哉昔從許子之道是使天下之人相率爲愚惡之物以相欺本欲除僞適以長僞本欲息爭適以啓爭如之何可以治國家乎許子之道固不特並耕之說爲不可從矣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也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此章孟子因夷之本心之明而教之也夷子二本一條只破其所講

則又因其厚葬之本心而痛言之以深明夫一本之意

墨者是治墨家之道者夷是姓之地名徐辟是孟子弟子夷子不來

是說夷子不必自來

有治墨翟之道的叫做夷之雖是異端之徒然仰慕孟子欲來求學

乃因徐辟以自通此其慕道而來或亦反正之一機也然未知他日

意思誠否何如故孟子對徐辟說夷子之來我固願見只爲我尚有

疾病未可以見也俟吾病愈且往見夷子不必再來這是孟子記

疾欲堅其求見之心以爲施教之地也

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言問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

直是盡言以相正易天下是難易天下之風俗

夷之初因孟子託疾未得相見他日又因徐辟求見孟子則其意已

誠矣故告徐子曰吾今則可以見夷之矣但存儒之道與異端不同

苟不盡言以相正則聖道不明我且盡言以規正之吾聞夷子乃學

於墨氏之道者墨氏生不歟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氏之治

喪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是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是道爲非

是而不貴之哉既以薄爲貴則必以厚爲賤賤無兩是之理然而夷

子之執親喪於非理之禮獨厚則是不以墨氏之所貴者事親而以

墨氏之所賤者事親也學其術而不尊用其教是誠何心哉蓋夷子

之不忍從薄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此正其一點天理之不吝泯滅處

故孟子因以諄之欲其反之本心而自悟其所學之非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

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

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

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若保赤子是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之是夷子名差等是分

別等級施是施厚之事由親始是先從已親屬始此兩句是夷子自

以已意解書之言以釋已厚葬其親之意却不知愛無差等此其大

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

何參子

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猶未悟其非。乃對徐子說。謂儒道與墨道不同也。彼儒者之道。古人有曰。若保赤子。是視百姓與赤子也。是一般斯言。是何謂也。之則以爲天下之人。皆所當愛。原無厚薄隆殺之等。但施厚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我之受無差等。即儒者之若保赤子者也。然愛無差等。親與他人一般。而施必自親始。於此空稍從厚。此吾之所以厚葬吾親。正施由親始之說也。夫豈以所喪事親乎。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夷子。據若保赤子之言。而自信其愛無差等之說。有康誥之語。真以爲人之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鄰之赤子。却無分別乎。差認了此句之意。彼周書別有所取。譬爾也。譬之言。以爲小民之犯法。出於無知。非故意之罪。猶赤子匍匐將入井。出於無知。非赤子之罪也。故保民常如保赤子。豈愛無差等之謂乎。且天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

卷十七

梁溪

助祭。噉是積共食之類。是類此是此然汗出之貌。脫是邪。視視是正。視非爲人此。猶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三句意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反是。禮樂是土。禮樂是土。禮樂之誠。是只從掩之上。路過厚葬去。蓋因是而推廣之也。掩其親。必有道。言必從厚也。此一節又因夷子厚葬其親。以深明一本之意。朱子誠以一本之理言之。蓋上世喪禮未制之先。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棄之。於怪他日。經過其處。見狐狸食親之肉。蠅蚋噉親之膚。於是頭額之間。泚然汗出。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但視而視之。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夫其此也。非爲他人見。此而發愧有泚也。乃其至親至痛之情。發於中心。而達於面目。自無所爲而爲者。於是歸反葬。掩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夫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之所以掩其親者。亦必有道。而不以薄爲貴矣。卽此可以明一本之理。卽此可以斷厚葬之是。使人非一本。則見親不葬。豈胡爲有此。使葬不當厚。則歸掩其親者。豈爲當然。惟其本之一。故其葬之厚也。夷子厚葬其親。則其本心之明。而必曰愛無差等。則其所學之蔽也。誠反而求之。則知以薄爲道之非。而墨氏之說。有必不可從者矣。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

卷十七

梁溪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閉曰。命之矣。

憮然猶憮然。是茫然自失之貌。爲問是有頃之間。命是後之字。作夷子名看。朱子

徐子以孟子之言。一一告語夷子。夷子遂茫然自失。少頃問說。吾學於墨氏。而不知其非也。今聞夫子之言。乃知天親果無二本。葬親果當從厚。夫子固已教我矣。夫夷子之聞言。卽悟如此。可見愛親之良心。人所同具。而異端未有不可返而歸正者。故君子之於異端。非

之甚慰而待之亦未嘗不恕也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七

上孟 卷十七

量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八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輯

男徐

鎮子



○陳代曰不見諸侯安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安若可為也

此章答陳代大段有兩義齊景公田一條是說不見諸侯之義且天枉尺而直尋以下至是說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枉尺直尋以下又自分三節首節言枉尺直尋是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見不可為昔者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哉是言枉尺而直尋君子之所不為且子過矣以下至是言枉尺亦無直尋之理

陳代是孟子弟子不見諸侯是不往見諸侯小是小節志記也枉是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一

藏板

屈直是伸八尺曰尋

孟子

當戰國時游說之士多干謁諸侯以取功名惟孟子以道自重不肯屈已往見陳代疑其過於自高乃以已意問說君子以行道游說而急令夫子不肯往見諸侯以我觀之似是小節然不必拘也今見之大則為佛為周而以其君王小則為管為晏而以其君霸似這等的事業只在一見之間夫子猶不肯委曲就之乎且古志有說人之處世若屈的止是一尺伸的却有八尺則所失者小所得者大宜若可為也然則往見諸侯而成王霸之業是舍小節以就大事即枉尺直尋之謂也何為而不可耶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術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而陳代以此為問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問是田獵虞人是守苑囿之吏旌是名大夫方川元是首志士二句乃孔子數美虞人之言不忘二字是活句言是擇了能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元此二句辭本虛而意則有所屬耳固非確然以為勇士也不必泥不至將殺之句往是自往見之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孟子說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撥之於義不當往見耳不親虞人之於齊景公乎昔齊景公出獵以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招之古時人君招見臣下各有所執以為信招大夫方川旌若招虞人當用皮冠那虞人見以旌招他非其官守不敢往見景公怒其違命將至於殺之孔子因稱他說世間有一等志士常思固守貧窮就死無棺槨葬在溝壑也無怨恨有一等勇士常思捐軀殉國就戰而死不保首領也不顧避正此虞人之謂也夫孔子何取於虞人而稱美之如四書本義集說

此篇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往故也夫招之不以其物在虞人小吏尚且不往況為君子者乃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何哉此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

夫不見諸侯者豈也君子知有義而已不當計較功利彼謂枉尺直尋在所可為者乃是在功利上計算而以所得之多寡言之也若果惟利是圖則不論可否惟利是圖豈但枉尺直尋而後為之則雖枉尋直尺所屈者多所伸者少而有利亦將為之與其不可也然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此君子之所以惟義是守而不肯徇利以忘義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彌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賤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奚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之說遇一朝而獲十禽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實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是晉大夫趙盾王良是善御者嬖奚是簡子幸臣果是御車御在王良射在嬖奚終日是自朝至暮及命是反命於簡子賤工是言不善御車復是再與之御嬖奚者王良可者嬖奚也一朝是自晨至食時良工是善於御車掌是專主謂是簡子語之也範是法度言吾為之律以我馳驅之正法說遇是隨便迎射不循正道的意思凡田獵是前而驅禽獸來我馳驅而射之此禽獸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的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說遇因他不能左右迎射故馳驅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

也詩是小雅車攻之篇不失其馳是不失其馳驅之法答是發強微言發矢則中如錐破物也兩句相連說重在下句實是習請辭亦王良之言非孟子記述之言

計利忘義豈特士君子所不當為即二獲之士亦有不肯為者昔趙簡子使其幸臣嬖奚田獵命王良與他御車自朝至暮不能射得三禽嬖奚復命說王良乃天下之賤工不替御車是以不便或以此言告王良王良恐損了他善御之名乃請再與之御以試其能那嬖奚不肯強之而後往自晨至食時就射得十禽嬖奚乃復命說王良乃天下之賤工善於御車所以多獲簡子說我使王良專與汝乘遂以此命王良王良却又不肯對說這獲禽之多非射御之正乃廢法曲徇之所致也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巧力原不相謀前日我以御車之法馳驅正路發矢不能左右迎射故終日不獲一禽今我不

由正道只看禽所從來迎而御之他才會迎者射去一羽而獲十禽
是發矣之射必使御者廢法而後可中也詩經車攻篇有云御車之
人亦曾失了馳驅之常度而車中射者發矢必中就如破物一般此
君子射御之正法也今發矣不能如是必為之說選而後中乃小人
也與小人來必說選也說選非君子之所為也我不貫與小人乘請
辭此王良之所以能循正道不肯說選以未獲也如此

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是阿黨容驕驕之法而阿比之也若丘陵言多也過謂陳代之言
過謬也枉已未有能直人言其所守一失亦決無能伸之道理也御
者且差與射者比至弟為也當以連屬上條且子過矣以下當更提
頭自為一條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四 留曉堂 藏板

大王良御者也今使與射者私相比為廢其馳驅之法而求獲禽之
利猶以為小人之事而差之推其心即使一時阿比而所得禽獸積
如丘陵之多亦所不為也其守法而不肯徇利如枉尺直尋之說如
此況為君子者乃欲計較得喪之多少而枉道以見諸侯何也且君
子之言過矣汝謂一屈已便可致王霸不知道不行於已而欲行於
人無是理也尚可望哉蓋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而己失
援天下之具矣更說其自已身已壞了如何直人也此吾所以堅
執不見諸侯之義者非固自為貴重也為是故耳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
熄
此章言以道正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故妾婦以規儀行者也
景春是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是魏人一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橫

者諸侯懼是也國諸侯懼也應如大之熄滅是寧息的意思也
當時列國分爭游說之士往往以從橫之術竊取權勢威權一時公
孫衍張儀尤其甚者故景春羨慕之問於孟子說我觀當世之士如
公孫衍張儀二子豈不誠大丈夫哉何以見之蓋方今諸侯力爭天
下多事他二人若有所憤怒即能動大國之兵使天下諸侯俱為恐
懼若安居無事即能解列國之難使天下寧息以一人之喜怒係一
世之安危是何等氣焰非大丈夫而何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
正者妾婦之道也

冠是加冠於首命是訓引禮意全在女子之嫁云云挾帶此一句女
家是夫家天子是夫順是順從正是正道蓋言二子阿諛取容竊取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五 留曉堂 藏板

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非丈夫之事也
景春但見二子權力可畏遂以丈夫目之不知聖賢之所謂大有出
於權力之外者故孟子曉之說儀衍所為如此焉得為大丈夫乎夫
丈夫之道與妾婦不同子豈未嘗學禮乎禮丈夫之冠也其父訓之
女子出嫁其母訓之嫁時送之於門戒之說今汝歸於夫家必敬必
謹必要戒懼惟夫子之命是從無得違背母命若此可見以順從為
正者乃是為妾婦的道理今二子阿諛君之好以售其智謀假時君
之力以鼓其氣傲諸侯志在土地二人不過順從其欲而說之征伐
以得土地乃妾婦順從之道非丈夫之事也丈夫且不可為況大丈
夫乎 雙峰錄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
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居字就心上說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廣如之居廣居便是居仁立字就身上說正言無邪曲正位是吾身所當立之位就處身上說便是立於禮行字就施為上說道如人行之路行大道便是由義天下字亦不開蓋皆是一等的直到至極處也由是與民共由此仁義禮智行其道即仁義禮智之道是為其心移是變其節是極其志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者何也實居正位大道是也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三句以浩然之氣對若他便能如此

所謂大丈夫者何如蓋知有理而不知有勢特在已而不恃在人者也仁統天下之善乃廣居也後則存心以仁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則能以天下為度而不忍溺諸會毒若生以就其一己之私計矣禮嘉天下之會乃正位也到得自家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六

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則能以道自重而不肯致身於污賤之地矣義公天下之利乃大道也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則能動與義俱而彼俾閭從橫之事又皆其所不屑為矣所性既全無往不善由是得志而見用於時則惟仁義禮之道而公之於民如不得志而隱居在下則安仁義禮之道而行之於已如是而處富貴雖豐華榮寵不能誘而蕩其心如是而處貧賤雖居約迫困不能撓而變其節如是而遇威武雖存亡死生在而不能屈抑其志此其視儀衍之以雕肝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

○周書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言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出前段出必載質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則君子急於仕也如此山後段又恐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又有不欲速者在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有所不恤也

周書是魏人三月是一時無君是不得任而事君皇皇是如有求而弗得之意端是本國的疆界出疆是失位而去國也質是執贄以見若如大夫執雁士執雉之類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事是憫恤的意思

周書以孟子之難仕而欲誠之仕故先問曰古時君子亦欲得仕而仕以事其君否乎孟子說君子抱道負德本欲出而輔世長民為何不仕傳記有云孔子若三月不仕則君而仕則後復不仕如有所求而弗得者及其失位去國則必載質以往蓋質是見君的禮儀若所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七

至之國君有用我者則執此以見而事之耳公明儀亦得說古之人若三月無君則人皆憫恤而來弔以其志不得伸而慰安之也以辟之言與公明儀之言觀之可見君子之欲仕矣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以已通是未甚的意思

周書說三月無君其時未久達至於弔弔古人欲仕之心不亦太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其桑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桑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耕助是藉田自獻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黍稷曰來在器曰盛是使世婦蠶於公桑盛蠶是置鬴於盆中而以手三穴落之

夫人露繅言夫人親執紼之事以率女功衣服足祭服不成不實
肥脂也無田是不仕則不得公田所入毋殺是性必特殺不敢用見
成牲肉也血所以覆祭者不敢以安是不敢以自安諸侯耕助以供
米盛夫人露繅以為衣服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四句是孟子舉括
祭義王制之文不是全文其餘皆孟子解釋之言則不敢以祭亦不
足弔乎兩句只帶惟士無田一段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也
孟子曰三月無君則弔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非是意於功
名只為情禮所在關係甚切耳夫士之有位猶諸侯之有國家士若
失位就如諸侯失了國家前一般蓋古人其重祭祀必有田祿之入
方能舉祭禮經祭義上說諸侯耕藉田率庶人終祿待其收穫薦
之御稌以奉祭祀之案盛夫人親執紼受繅繅絲以頒之世婦使為繅
數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此禮之言也此可見諸侯必有國家而後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八 留明堂

能供祭祀也使其失國則犧牲不能成案盛不能潔衣服不能備就
不敢舉祭祀之禮矣為士的也是如此禮經王制上說士有田則祭
無田則廢謂祭必諸品備不若薦則事簡雖無田猶可以時質易
假如士失了官位即無祭田無田則犧牲殺之具器血之資祭祀之服
皆不能全備也不敢舉祭祀之禮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
廢了一祭固不敢祭而遂不敢自安方有焦然抱恨之意亦不足弔
乎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蓋古人重祭祀如此此所以三月
無君則弔也子何謂之急耶 直解

出繼必戴質何也
周書問也 朱

周書又問說三月無君不得盡奉先之祭是誠可弔也乃若一去其
罔必裁質以往這等意於君又是為何 直解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見君不可無質耕田不可無耒耜
其義一也農夫雖至他處亦不能不耕既欲耕田則必用耒耜耜
離了本土遂舍耒耜其耒耜而不用哉士雖至他處亦不肯仕既欲
仕則其君用之亦必用質以見君此出疆之所以必戴質也 直解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
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
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恐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
之類也

晉國即是魏國韓趙魏分晉謂之三晉所以都制晉國仕國謂君子
游宦之國君子之難仕何也此方是周書發問之本意願是父母願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九 留明堂

之室家是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媒引合也約聘也對伯二氏以
成配合亦媒也穴隙是壁間空隙往是屈已往見 直解

周書設辭探問既得君子欲仕之情至此乃諷之說據夫子之言君
子之欲仕可謂急矣然晉國亦士君子遊宦之國也來晉聞有無君
則弔出繼戴質這探急的仕果如此其急則君子亦當易於仕矣而
君子乃或有不見諸侯而難於仕者何也孟子說君子之心豈不欲
仕而得君但出處進退自有正道不可苟且且如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故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這是父母之心
人所同有然在男女必待父母有命媒妁通言才好婚配而成室家
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鑽穴隙以相窺踰牆以相從這
等汚辱苟合不惟為父母者賤而惡之舉國之人皆賤而惡之矣是
以古之人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未嘗不欲仕也亦猶為父母者之

願男女有室家也然其去就之義審出處之分明雖欲仕而又惑不由其道彼不由其道而屈已以往見者與鑽穴隙相窺者類也其可惡為何如哉此君子所以急於仕而又難於仕者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亦有所不恤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雖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此章當與不索餐今章泰看言君子之有功於道統非無事而食者也

彭更是孟子弟子傳與傳車之傳同傳食於諸侯是遞續繼食於諸侯之國泰是後

孟子歷聘徒御衆多食於諸國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理道之有用

見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以爲無功而食故駭更問曰以一介之士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乘傳而食於諸侯豈不過於泰後乎孟子說君子之處世其辭受取予只看道理上如何如道所不當得則雖一簞之食極其微細亦不可受之於人如道

所當得則雖虞舜以匹夫受堯之禪而有天下亦不以爲泰而子以舜爲泰乎若不以舜之受天下爲泰則不可以士之傳食於諸侯爲泰矣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否是不以舜爲泰也事是事功

彭更曰舜代堯理天下而有其功則其受天下宜也吾所謂泰者非謂是也蓋以一介之士未仕諸侯上無功於國家下無功於民而食人之食則固非道之所宜此吾所以疑其爲泰而以爲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養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道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牽出則懷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通是通融易是交易事之成謂之功所作未成謂之事是餘有餘是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梓人匠人是木匠輪人輿人是車工先王之道廣矣大矣獨言梓匠輪輿者孝弟人道之本也其曰守先王之道則所該尚多至如論井田學校之制喪禮封建之法何莫非先王之道

凡皆以垂後世也故下文即以仁義承之此蓋皆孟子自謂也

孟子說子以士爲無功而食不知士之功固甚大也試以農工之事視之且如農人種粟女人織布各有其爲之功與所司之事以男之餘粟補女之無粟以女之餘布補男之無布是謂通功易事以養補

不足若使子不通融交易則男有餘粟且積之無用而又不待女之有女有餘布且積之無用而又不待男之粟多者無所用缺者無所取生民之用闕矣此固不容於不通功易事也子如通之則男耕女織下及百工技藝莫不相通如梓人匠人輪人輿人皆得以其所有

事而易子之食矣今有士人於此以先王之道莫大於仁義而仁義之實不外於孝悌二者獨能入而卒親出而倍長守先王仁義之道於當時使異端不得淆亂傳先王之道於後世使後學有所師法此

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吾道甚大豈特一梓匠輪輿之一事也乃反以爲無功而不得食於子是何尊重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之士哉知仁義之不可輕則士之傳食於諸侯非無事而食者矣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士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

曰

曰

曰

曰

食志

彭更因孟子之詰乃變其說以應之說吾非曰梓匠輪輿而輕仁義之士也誠以梓匠輪輿乃其藝之流原其本心固將以藝求食事食之可也若君子為仁義之道豈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志非在食而乃傳食於諸侯此吾所以謂之泰耳豈可以梓匠輪輿例論乎孟子說人之所志固自不同然子以食與人何必問其志為哉惟當計其功之多寡以為厚薄其人果有功於子於理當食即當稱其功以食之耳君子之志雖不求食然勞力者食於人用人之力者食人此常理也吾且問子平時以食與人果以其志在求食而食之乎抑因其有功於子乃食之乎彭更又強應說食志蓋梓匠輪輿之人皆有求食之心吾固因而食之也彭更之言與前所謂無事而食者已自相背馳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主

曰有人於此毀瓦盡毀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毀是壞盡非盡以采如以木石盡成縱橫之文於上毀是牆壁之飾如白灰蓋之便是飾之於外若以細土近白者蓋之亦是飾也毀瓦盡毀其志將以求食不可謂為此求食只是無功有德而欲求食耳有疑

孟子說子之食人固因其志矣設使有人於此毀壞子之屋瓦盡壞子牆壁之飾不使無功而且損於子子其人之志將以求食則子亦肯食之乎彭更到此再說不得食志了只得答說毀瓦盡毀無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他說毀瓦盡毀以無功不食則子之食人原非為志也還是因其有功而後食之也既曰食功則有功於吾道者在所當食矣乃以子為無事而食與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

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此章言修德無心暴虐無強也宋王假借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諸侯忌而伐之故萬章問孟子說宋小國也今欲與問罪之師伸弔伐之舉欲行王政於天下亦可謂有志者矣齊楚之君皆惡而欲伐之不知何如而後可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毫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殺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餽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餽此之謂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主

葛是國名伯是爵放是放縱無道不祀是不祀其先祖性之色純無雜毛謂之犧牲遺是送毫眾是湯之民饋食是饋食於耕耨者其民葛民也要是攔截校是與餽亦饋也仇餽是言與餽者為仇孟子曰仁者無敵王不特大嘗問行王政而遂為政於天下者湯武是也宋聞以行王政而畏人者矣以湯之事言之言成湯為諸侯盟居於亳邑與葛國為鄰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說何為不祀葛伯說祀必備物吾為無以供犧牲也湯乃使人送與牛羊以供犧牲之用葛伯自己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說犧牲既備可為不祀葛伯說祀安泰優吾為無以供粢盛也湯乃使毫邑之民往為之耕其老弱不能耕者往饋耕者之食葛伯乃率其民有饋送酒食黍稷的要而奪之其不肯與的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來餽葛伯殺而奪取之故商書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餽者為仇即此

殺童子而奪其肉之謂也是湯固施仁於焉而乃自絕於湯

直解

民之師誠有不容已者矣

富是利匹夫匹婦是皆童子之父母

直解

湯伯殺是僂僂之童子湯為是舉兵而征之四海之內聞湯之征皆
都說湯之心非有所利乎天下只是童子以無辜見殺其父母含冤
無所控訴故往征之實為匹夫匹婦復讐耳蓋惟成湯以弔民伐罪
為心故能取信於天下如此

直解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
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
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無罰

國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西

留學堂

載亦始也十一征是征十一國餘已見前篇

朱子

當初成湯起兵征伐無道之國自葛伯始從此討罪伐諸凡十一征
而皆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說
我等與彼國之君都困於虐政何不先來征我之國民之望湯來征
真若大旱之望雨一般惟恐其不速至也其未至而望之切如此
湯師之來則歸市者不止而商安於市者不憂而農安於野只是
誅殺那虐民之君撫綏那受虐之民就如時雨之降一般民皆幸甚
後蘇歡然大悅焉商書仲虺之誥述當時之民說道我民向在水火
之中待我君來故久矣我君既來庶幾其無暴虐之害也載書中所
言則當時之民心可知其已望而待之深如此夫湯之仁主政而無
敵於天下如此

直解

有攸不為臣東征綴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

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篋食糗藥以迎其小人

直解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攸所也綴是安匪與篋同是篋玄黃是綴綴是綴係是美言士女以
匪盛玄黃之幣綴事周王而見其休美也蓋向日事商則綴事周矣
臣附是歸附大邑周是商民尊周室之寵君子是在位之人小人是
細民從有攸以下皆尚書選篇孟子約其文如此自君子實玄黃於
匪以下至孟子又釋其意如此

朱子

又以武王之事言之當時之時有助紂為虐而不為臣者武王以其
害及士女而東征之以綏安其士女其士女都川篋盛者玄黃幣也
以迎武王之師且曰我民苦商之虐政久矣今綴事我周王庶幾蒙
其恩澤而見休美乎於是心悅誠服而歸附於大邑周焉夫民心未
易得也今武王東征一舉其有位而為君子的則以玄黃之幣實於
國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五

留學堂

篋篋以迎周之君子其在野而為小人的則盛著篋食糗藥以迎周
之小人這是為何蓋以商政暴虐民方陷於水火武王與兵征伐以
救民於水火之中惟取其殘民者誅之除殘之外未嘗妄有殺戮故
民懷其德而以類相迎如此

直解

太誓曰我武惟揚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是周書篇名揚是奮揚取殘殺指紂說以此證上文取其殘之
意

朱子

周書太誓之辭說我之威武奮揚彼紂之疆是罪致討取彼凶
殘而殺之而殺伐之功固以張大誓成湯嘗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今
取彼凶殘以救民於水火之中此於湯之伐紂又有光焉即太誓此
言則見武王之征伐惟取其殘而已矣夫惟取其殘此所以得其心
而來其臣附也武王之所主政而無敵於天下又如此

直解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者楚雖大何畏焉

由此觀之今宋惟不行王政而欲以霸術服人故見惡於大國云爾使其實心以行王政若成湯中民於大旱之後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而有後我之怨玄黃之迎矣齊楚雖大不能率其子弟以攻父母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則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此章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也

四書本義集說 朱子 卷十八 戴不勝是宋臣齊語是齊人語傳是教咻是喧譁齊楚齊語莊獄是齊街里名楚是楚語

宋臣戴不勝有志於正君而未知薦賢爲國之道故孟子告之說人臣事君孰不欲引之於當道然滿堂滿室非一人之力也吾觀子之事王蓋亦欲使王之爲善與亦可謂有心於王矣然正君之道容有未知者我明以告子假如有楚大夫於此願楚語之陋而欲其子學齊人之語也則將使齊人教之乎抑使楚人教之手誠不勝說欲學齊語必使齊人教之耳孟子說齊語而使齊人教之誠是然使居荆楚之地傳之者僅一齊人而朝夕喧譁咻者有衆楚人則所聞不專積習難變雖日加撻而求其子之齊語不可得矣若使引其子而置之齊國使居莊獄之間且至數年之久則所與居者皆齊人所熟聞者皆齊語必然化而爲齊雖日加撻而求其子之楚語亦

不可得矣此可見所與者衆則所習易成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薛居州是宋之賢臣長幼卑尊都指在朝之臣說

由大夫教子之事觀之則知人臣之欲正其君者非特取辦於一人而已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於朝在君之前後左右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今子謂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薦舉於朝使之居於王所誠得以人事君之忠矣然使在王所的羣臣長幼卑尊都是薛居州之賢則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爲不善其誰與之爲不善乎如使在王所的羣臣長幼卑尊都不是薛居州之賢則所見所聞者莫非不善矣王雖欲爲善其誰與之爲善乎

四書本義集說 朱子 卷十八 今以一薛居州同乎羣小人而居於王所正所謂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也

如宋王何哉衆君子之閒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子欲子之王之善亦惟廣求博訪得如薛居州者悉薦之於王而非薛居州者便不得以亂其間可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賤而可恥

不爲臣是求仕於其國者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

孟子不肯往見諸侯故公孫丑問說君子以濟世安民爲心必得君而事乃可以行其道今之不見諸侯不知果何義也孟子曰古之士

者未為諸侯之臣則不往見諸侯此不往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然所謂不見者只是以道自重不肯屈身以枉見耳若有尊賢下士之君自來求見亦豈有終絕之理乎昔魏文侯時有簡段干木是未為臣的文侯來求見他乃踰牆而避去晉穆公時有簡泄柳穆公來求見他乃閉門而不納一子之自處如此是皆立已於太峻非人以太嚴而為已甚之行者也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然如二君屈已求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則亦過甚而非義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獨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聊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孔子是欲使孔子來見受於其家是對使人拜受於其家其門是大夫之門陽貨是饋孔子是出在外蒸豚是饋孔子是先來加禮孔子獨往拜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然各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關亡意只重在往見上此乃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

蓋可以見而不見亦孔子所不為也昔魯國有季氏家臣陽貨者意欲使孔子來見已而惡無禮以致之乃索諸禮有云大夫有所賜於士士在家拜受則已如偶出在外不得拜受於家必親往拜謝於大夫之門孔子為士陽貨乃借以大夫自處因使人探看孔子出外之時將蒸豚饋之正要使孔子不得拜受於其家必然往拜其門可

乘此以相見也孔子雖不逆許亦不墮其術中也探看陽貨出外之時乃往拜之既答其禮又不使他得見夫不欲見其人義也往答其禮禮也雖然不見然名則欲見之矣蓋當是時陽貨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為得而不見之哉此可見孔子之不為已甚而適於禮義之中正也此可見之節也

曾子曰魯有諺笑病子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竹有是聲起兩肩謂笑是強為歡笑都是勉强媚人的模樣病是勞夏畦是夏月治畦之人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是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赧赧是慙而面赤之貌由是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所養是言中涵養

若夫不當見而往見是苟賤以求合矣與所謂俯有諺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哉曾子說今有一等人人見人則俯有諺笑以求相悅

追等情狀不勝勞苦比那暑月治畦的更甚這是極鄙之之辭子路亦嘗說凡人彼此契合方可與之談論若平日無交未知他的意向便要強與之言觀他顏色却心慙面赤赧赧然若無所容的模樣這等人品非由所知也這是極惡之之辭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爾媚之態而深鄙之子路剛方果決故視未同而言者而深惡之由此兩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必能守已安貧樂道忘勢便在無求見之誠則彼豈肯屈已往見而淪於污賤乎然則吾之不見諸侯亦惟守其分義之中而已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

此章言人臣謀國於華弊復古之事不可因循苟且也

戴盈之是宋大夫什一
是井田之法十分中取一
分關市之征是商賈之稅已止
朱子

戴盈之有意革弊而不能決乃問孟子說古時井田之法什分而取一關市之法議而不征先王之良法今則厚歛於民橫征其貨良法無存國何由治吾欲使君復古行什一之賦去關市征稅但積習已久難以驟興國用所需不能頓革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舉厚歛之弊與關市之征而盡已之何如
朱子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是物自來而取之損是減
朱子

孟子說爲政在於力行知過貴於速改子既有志於革弊而日始待來年是何異於攘雞者乎今有人於此日攘取鄰家之雞或告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子

說攘雞苟得無恥是非君子之道其人不能即改却說我一時便止不得請暫且減損每月止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這等的人謂之能改過遷善可乎
朱子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只就正意說不必帶攘雞已止也與上文然後已相應
存疑

之攘取其民猶攘雞之不義也但患不知其非耳如既知之便當速除其弊仁以行之所以決之使百姓早受其賜何故等待來年也不然則亦終歸於怠惰而陷於困窮苟且而已豈更化善俗之道哉
朱子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此章孟子詳言其所以不得已之心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

節節照應之
新安陳氏

公都子是孟子弟子外人是他人議論者也好辯是好與楊墨之徒辯也
趙註

當時楊墨之言充滿天下孟子欲防衛吾道不得不辭而闢之故有疑其好辯者公都子乃問說今在外之人皆說夫子好爲辯論以求勝於人是必有故矣敢問夫子何爲如此孟子說君子之處世豈不欲與之相安於無言然義理有當發明事辨有當救正雖欲不言不可得者若我之於今日豈故好爲辯說與人爭論哉乃有不得已於言者也
趙註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是生民一治一亂是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
朱子

所以不得已爲何蓋自古以來天下之有生民非一日矣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當其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爲之一治及其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爲之一亂反覆相尋未有常治而不亂者其勢然也夫由治而之亂雖聖賢不能止其來然撥亂而反之正在聖賢豈得辭其責乎
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子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洪水滔天壅泮汴水者洪水也

水逆行是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蛇龍居之是水處則蛇龍居民之地下是卑地巢是架木爲居猶鳥之巢上是高地營窟是掘地而處書是虞書大禹謨篇洪水是澤洞無涯之水水是成洪是大

所謂一治一亂者何以徵之昔當帝堯在位之時洪水滔天都不循正道倒流逆行以至橫溢濶漫偏於中國故平陸之地皆爲蛇龍所

若天下人民無有定止地勢卑的都架木爲巢以居地勢高的即掘地爲穴以處而生民之命急矣故虞書上說澤水警余言此澤洞無涯之水乃是天降災異以示警戒所謂澤水者即此洪水是也此氣化之聚而天下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淮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地是掘去壅塞滯是水澤生草之處地中是兩涯之間江淮河漢是四水名上曰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淮下只曰水由地中行不復及龍蛇者龍蛇之害本緣洪水故獨歸重在水土險阻即指澤水說消是除

於是帝堯憂之舉舜而敷治舜乃使禹治之禹以水之性必有所歸乃掘去壅塞疏通水道將這氾濫之水注之於海而不使其橫決以四書本義集說上五本十八

蛇龍之性必有所居於是驅逐蛇龍放之淮澤之地而不使其橫決水出由地中行不復氾濫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此時水患盡平險阻既遠不但蛇龍已歸淮澤而凡鳥獸之害人在皆已消除然後地平天成四隅可宅下者不必爲巢上者不必爲窟舉天下之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以遂其樂生之願矣此禹以人事挽回氣化而天下

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巢居代作聚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意棄田以爲園而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而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巢是亂代作是更代而與謂夏太康孔甲桀紂商武乙之類宮室指民居說田是五穀之田汙池園圃都是遊觀之所邪說邪偽之說暴行是紂究之行暴君五句全指在上人爲亂首者說邪說暴行又作

此句通上下而言暴行不止謂上文云也如此說又字方有歸着然亦必有邪說糊塗了理義然後暴行始作沛澤草木所生澤是亦所鍾禽獸至是禽獸衆多自堯舜沒其間暴君不一難以悉數至紂則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

當堯舜之時禹平水土天下已治矣及堯舜既沒聖人仁民愛物之政漸次衰息歷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繼而起都受後於自奉不顧民生休戚將百姓所居的宮室毀壞以爲池沼使之無所安息將百姓所耕之田荒棄以爲園圃使之不得衣食虛政如此風俗大壞其在下之臣民又肆爲邪說之說暴亂之行而害人者衆矣且田上棄爲園圃宮室壞爲汙池則此生民之所聚者皆化爲水草之區沛澤且多禽獸困之而至百姓何得安生其害神又甚矣虞澤不已以至紂商紂之身愈爲不道毒痛四海而天下又大亂焉是固人事之失而亦氣化之衰也

周公相武王謀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是東方無道國助紂爲虐者也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飛廉是紂說臣五十國皆與紂共爲亂政者是周書君牙之篇不是大亂是明譏是謀承是繼烈是功烈佑是助啓是開正與無缺是兩意正是正大無缺是周密的意恩引書以明一治之功如此其盛也不可說天下大悅是治功大慰於當時書曰云是治法垂於後世作兩意看只是一治之意

當紂之時天下大亂於是周公輔佐武王伐暴救民奉行天討以誅獨夫之紂又以奄國之君助紂爲虐則與師伐奄三年之久始就誅

戮又以幸臣飛廉亦助紂為虐者則驅之於海隅而戮之又滅紂之惡黨五十餘國而後人害以息且驅其閭閻所有之獸如虎豹犀象皆使之遠去而物害以消當時天下之民皆於暴君虐政久矣一旦睹聖王之澤莫不欣欣鼓舞交相慶幸熙熙然成太平之治焉此時民害掃除天下統一統又有大制作以致天下之大治故周書君牙篇說不顯哉文王創業之基不承哉武王制治之烈又顯於前武承於後所以治啓我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惡之法無一之或略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大矣哉此氣化盛人事得而天下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興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有作之有字與又字通用 象引
周自文武周公以來天下已治及傳世既失至平王東遷之後國運漸衰而不振王道亦湮而不明於是紀綱紊亂風俗陵夷邪說暴行又乘之而作其大逆無道之極至於以臣弑君者有之以子弑父者有之前乎此者世亂然則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自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極矣此一亂又甚於前且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虞翻補氏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天子之事是仲曲肱而聽命德討罪皆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所與所與皆是奉行王法也是故二字要看出兩句都要點著天子之事說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

簡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初史書官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慮用某字使人知微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其微辭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遇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顯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放犯耳豈非致治之法垂於天下後世也耶 象引

孔子生當其時既不得君師之位操賞罰之權以施其撥亂反正之術甚為世道人心憂懼仍假借史書文作為春秋之書以教天下後世這春秋所載皆王者尊卑禮命德討罪之大法如叙先後之倫秩上下之分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要皆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自說世有以心而知我者謂其存天理遏人欲正一王之法使君臣父子之倫大明於世其惟此春秋乎世有以迹而罪我者謂其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權其亦惟此春秋乎蓋奉行天道謂之天子春秋天子之事則無非道也使君子有所勸而為善則知我國所深幸使小人有所懼而不為惡則罪我亦所不辭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是孔子雖不得與治通於當時而垂治法於天下後世豈非天下之一治乎 前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思孔子之道不若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將相食
聖王指堯舜文武說處士是未仕的人橫議是肆為議論盈是布滿無父無君是指目前說不是流弊 子貢食人 人將相食方是流弊九

寒仁義是邪說偏滿於仁義

自古以來治亂相尋，大略如此。至於今日，則尤有可懼者。蓋聖王不作，爲日已久。列國諸侯，強力相爭，而放恣於法紀之外。於是異端之士，因各以其一家之學，橫議於其間。如楊朱墨翟，二人乃其尤者。故楊朱墨翟之說，布滿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則歸於墨，而去聖人之道遠矣。橫議之惑人如此，其爲害當何如哉？蓋楊氏見世人皆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故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人也只存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止有一患難在吾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吾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也。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末流遂至於此。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與禽獸何異？橫議惑人，一至於此，其害又可勝言哉？昔公明儀曾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乃今觀楊墨之害，則有甚於此者。蓋以仁事親，以義事君，本舊世不易之道。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而楊墨以無父無君之教，亂之。使楊墨爲我兼愛之道，流而不息，則孔子義以事君，仁以親親之道，廢而不明。是邪說惑人心，而充滿天下，以蔽衆仁義也。蓋墨氏主於仁，而仁非其仁，便充塞了仁。楊氏主於義，而義非其義，便充塞了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始也楊墨惑惡人心，猶是率獸食人，其終也人人中其毒，皆無父無君，而相刑相刃，相賊相賊，無復世道人理。人將相食矣，其爲生民之亂，豈特如春秋之時而已哉？
吾爲此懼，爾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

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開是術先聖，指堯舜以來至孔子說，距是邪說，放是邪說，而遠之邪說，即楊墨之說，淫辭，即其說之浩瀚放蕩，也不得作，作於其心，二作字不同，雖皆訓爲起，然不得作，訓不得復起於世，以惑人也。作於其心，是心惑於兼愛爲我之說也。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是害於其政了。害於事，害於政，二處先後，不必深爲之說，大抵害於其政者，亦能害於其事。害於其事者，亦能害於其政。
楊墨流禍之深如此，吾爲天下憂之。故防衛先聖仁義之道，使之著明於世，不爲異端所塞，而於楊墨之學，則必深距而痛絕之，以故斥其淫蕩無根之辭，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其爲非，而邪說之說不得復起，以誣民。此所以衛道也。蓋以此邪說若作於其心，而心爲所蔽，以陷於一偏，則見之於行事者，必不得其常，而害及於事矣。既害於其事，則措之天下，凡紀綱法度，必不得其理，而害及於政矣。夫心者，事之本，而政者，事之綱。心有害，則政事俱不免此理之必然者。雖聖人復起，亦必不能易吾之所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則聖道何自而明？天下之亂，又何時而已乎？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是止兼是并之。此夷狄蓋在所伐五十國之內。日兼夷狄，則料奄飛廉亦舉之矣。獨曰夷狄者，舉重以見輕也。前既歷叙三聖之事，以已聖之此以下兩條，又是總舉上文之意，而申結之也。
由此觀之，可見治亂相尋，固有定數，而維持教化，則存乎其人。恰則天地有闕，陷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許久，

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昔者大禹排洪洪水則能拯民之災而天下平治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則能除民之害而百姓安寧孔子成春秋之書則明大義於當時垂法戒於來世而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放焉惡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於民之機蓋皆有以見其責之在已不可得而辭焉者見得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者是這般樣子直有闔闔乾坤之功都是甚麼樣大力量也朱子

詩云我欲是卿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膺是擊懲是制承是當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是在所膺者也

況今楊墨之害不止如洪水猛獸之災蓋有慘於夷狄亂離之禍者詩經魯頌有云我欲是卿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是說周公於夷狄

四書本義集說

止孟卷十八

天

荆舒之國膺擊懲制使之畏威被化莫敢拒違聖人所以正夷夏之防其嚴如此今楊墨之教無父無君壞亂綱常與夷狄無異正周公之所懲而遠之者也有世教之責者豈可坐視其害而不求所以息之耶直解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離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邪說三句都指楊墨說詖行是偏諛之行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離四句亦有正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聞而入邪說既入行亦從而詖矣詖行既行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離成一篇話說文字故云三聖即指大禹周公孔子直解

我生斯世豈可不以撥亂為己責坐視戎狄害民而不知磨手我亦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邪說既入則人心

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故欲講明仁義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息楊墨之邪說而距絕其偏諛之行植其浮蕩之辭使天下曉然知邪說之不可由轉亂為治以繼三聖之功者豈予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也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彼不知楊墨之害而無心於天下之治者烏足以知此哉說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能言距楊墨是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徒是黨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從商議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想這便喚做賊之黨此又是誘之要人人與之為敵然後可以必勝而絕其根柢耳此孟子致意之深處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天

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而斥其為兼愛之非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天下學者如皆以關與端扶正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論皆於禽獸矣外人之論可謂不諱予心者哉直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蠅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此章孟子謂陳仲子皆是循聖道關邪說正人心處與距楊墨關許行同也然此章亦只據匡章稱述仲子之苦節而辨其不得為廉耳

其辭兄離姓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者尤未暇深非之也

匡章陳仲子皆是齊人廉是有分辨不苟取於陵地名也始是蟻蠅蟲匍匐是無力難行的模樣將是取明是莊朱子匡章言於孟子說廉乃士人之美節然或有外面矯飾不由中出者

亦有貧賤強自謹守者這都不是真廉若陳仲子豈不真廉士哉蓋仲子生富貴之家而甘處淡薄避居於陵之地一介不取至於三日不食耳不能有所聞目不能有所見也這樣窮苦未嘗求食於人適然井上有李蟪食其實者且過半矣而謂往取而食之三咽之間然後耳復有聞目復有見仲子居食之清苦如此天濬其身而至於不願其生豈不誠廉士哉直解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則而後可者也

巨擘是大擘惡能廉是仲子未得為廉也充是推而滿之操是所學孟子

孟子曰人皆溺於富貴而仲子獨能以窮約自守於齊國之士之屯如聚小指中有大指也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亦未得為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八

三

直解

廉蓋廉者非不取也不苟取耳仲子折義不精而務為矯激則過於廉而反不得為廉矣據他這等操守若要充之以至於盡除非是似那丘嫂一無所求於世而後可也直解

夫蛆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槁壤是乾土黃泉是濁水抑是發語辭樹是種米可知是所從來義與否皆未可知此段承上必蛆而後可說明其未能如蛆之廉也

夫所謂必蛆而後可者何也蓋丘嫂之為物上邊只吃些乾土不待人而後食下邊只飲些濁水不待人而後飲這等纔一無所求人豈能如此仲子居必有室室必待人而築食必有粟粟必待人而種這居食之所從來豈能通其義與不義乎今天下之言義者必歸之伯夷言不義者必歸之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徒所築與抑

亦盜跖之徒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徒所種與抑亦盜跖之徒所種與如其義則為伯夷如其不義則為盜跖其所從來義與否皆未可知也若有不義則是未能如蛆之廉矣然則仲子亦惡能自成其為廉哉直解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織以易之也

辟是績績是練麻易是易食宅直解

匡章說仲子之居食雖所從來未必盡出於伯夷是亦何傷其廉潔哉蓋人之處世只要自己能安貧守約不取諸人這便是廉今仲子之居食乃是親身織屨妻子績麻以易之此惟自食其力非不義而取諸人者而巳豈必出自伯夷而後為廉乎直解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八

三

直解

其兄生餓者已頻顧曰惡用是餓餓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鰥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鰥之肉也出而啗之

世家是世卿之家兄名戴為齊卿蓋是邑名蓋祿萬鍾是食采於蓋其入朝餽他日是異日歸是自於陵歸已仲子也頻顧是餓眉不悅的意思鰥是鵠鳴聲哇哇是吐之孟子此數語非為仲子敘家世也固有意在所以明其乖方也直解

孟子說爾謂仲子自食其力遂以為廉乎不知是亦不義也何以言之蓋仲子乃是齊之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邑於益兄有萬鍾之祿則其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仲子顧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屑於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屑於居也乃辟其兄因以

離其母挈其妻而處於於陵之地其於母子兄弟之間已滅其天性之恩矣及異日歸省其母偶有人饋其兄以生鰥者是亦交際的常

禮豈便是不義之微已乃類則指若生焉禮豈便是不義之物也
要他何用又他日在家其母殺是鴿也與仲子食而一子食之其兄
適自外至見而識之說爾所食的即何日所饋說之肉也仲子聞
是言於是出而哇之仲子之所為如此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
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甥而後充其類者也

類是仲子所操之類若仲子者甥而後能充其類者也即是上文充
仲子之操則甥而後可者之意也據仲子之志則將求為甥而實不
能為甥也明其非廉之正也

夫母之食兄之室本無不義也而仲子以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安得為義於母之食於陵所居之室安得
為義於兄之室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亦不義之類耳於此既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八

三

孟子

不食不居於彼亦不食不居也今仲子以母之食則以為不義而
不食以妻之歸饋所易者則又從而食之以兄之居則以為不義而
不居以於陵之居則又從而居之是尚為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
乎不能充其類則必不能充其操矣若謂若仲子者不食不居之操者
飲黃泉的丘壟然後可以無求自足而能充其操者不食不居之操者
也不能充其操則亦且不得自足其為操矣

白粉齊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十九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正

靖子輝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云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
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法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
責也白章首至可謂智乎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自是以惟仁
者至愛無日矣所以責其君自詩云天之方嚴至末所以責其臣

離婁是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是魯之巧人規是所以為圓之器
矩是所以為方之器師曠今由尺師曠是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是
律竹為角陰陽各六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律太簇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九

一

孟子

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呂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五音是宮商角徵羽堯舜之道是堯舜治天下之道指其藏諸運用於一心者言
仁政是治天下之法度

孟子見當時之為治者每以私智自用而不遵先王之法故說治天下
下之道皆本之於心而運之以法法之所在雖聖人有不能廢者如
制器雖以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使之制作亦必取諸規以為圓取

諸矩以為方而後可以成器設使不用規矩則明巧亦無所據而不
能成方圓矣如審樂雖以師曠之聰使之審音亦必以六律之長短
定五音之高下由一均以往旋相為宮然後五音可得而正焉如不

以八十一數之黃鍾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四數之林鍾不能
正夫音之徵不以七十二數之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
數之南宮不能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

角雖至聰亦無所施而不能正五音矣古稱至聖莫如堯舜如堯舜之治天下心存愛民而至有道也然亦必以紀綱法度而運其如天好生之德然後使天下平治設使不以仁政則養之無其具教之無其方必不能使天下皆遂生復性而歸於治平也為治當行仁政如此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是愛民之心仁聞是有愛人之聲聞於人法於後世是澤既被於當時其良法美意又足以垂訓於來世有王者起必求取法正足如此先王之道仁政是也即當時不行仁政不能為治以證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意

堯舜惟行仁政所以澤被於當時法傳於後世今之為君者亦有愛民之心與夫愛民之名聲聞於人者似亦可以致治矣然而當時之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十九

民不得沾其實惠傳之後世亦不可以為法則者豈其心不若堯舜哉由其不能行先王之仁政以為治天下之法故也不行仁政則雖有仁心仁聞而無其具以施之患亦不及於民矣欲治之成豈可得乎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善空也徒善是有其心無其政徒法是有其政無其心此兩句是承上文而結其意重在徒善不足以為政通章之意是如此仁心仁聞不足以成治如此可見心為出政之本政為致治之法政根於心則法有所本而不為徒法心達於政則本有所寄而不為徒善所以古語有云徒有仁心而無仁政者則心無所施澤不及民而不足以治天下徒有仁政而無仁心者則誠有不足而政為虛文亦豈能使其政自徧行於天下而民皆蒙其實惠乎是則仁政固當本

諸心而仁心尤當達之於政而世之言治者每不肯舉行先王之仁政亦獨何哉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是大雅假樂之篇愆是過謂用意過當處忘是遺忘謂照顧不及處率由是遵守的意思章是典法舊章是先王之成法此是承徒善不足以為政而言不徒善則足以為政矣

徒善既不足以為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詩經假樂篇中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說治天下者於政事之間能無差錯疎失皆由違用先王之舊典故也可見先王之法中正不偏纖悉具備後人惟不能守所以事有愆忘若能於發號出令立綱陳紀皆以先王之法為準自然有所持循而不至於錯誤有所考據而不至於疎失乃猶有過差遺忘而民不被其澤者無是理也然則先王之仁政豈非

後世之所當遵者哉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惑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竭目力是方圓平直之理目中見無不盡竭耳力是五音之理耳中聽無不盡竭心思是治天下之理心中思慮無不盡繼字是接續意許多道理在聖人耳目心思之中若無箇法度來推行他都積住無由發出及天下後世惟制箇法度去推行他許多道理都由這出去及天下後世此便是如繩墨一般準所以為方圓所以為直曲是制器的式樣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此正言立法作工之事皆聖人作的規矩音律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輪等相于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輪雖其所用之規

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離婁公輸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在心思仁政耳日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趣味不然天下不能常有聖人仁政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自此以上皆言為政者當行先王之政此則承言先王正為仁心不足以偏天下及後世故制為仁政以繼續之下即承之而言此為政者所以當國之也

大為治者固當遵行先王之政矣而先王之政之所以當遵者何也蓋古之聖人開物成務欲制器以利用天下之用既皆竭其目力以辨方圓平直之則矣然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目力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偏天下與後世也故繼之以規矩以為方圓準繩以為平直則規矩準繩立天下後世之為方圓平直者咸取則焉方圓平直之用無窮也欲作樂以宣天下之和既皆竭其耳力以察清濁高下之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四

理矣然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耳力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偏天下與後世也故繼之為律陰陽各六以正宮商角徵羽之五音則六律立天下後世之正五音者咸取則焉五音之用無窮也聖人不為生民之失所而欲為之造命固已竭其心思夙夜憂勤求所以遂民生復民性者已無所不用其極矣然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心思亦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偏天下與後世也故立教養之法制為不忍人之政以繼續之使天下後世之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故民皆獲生復性政行於當時而澤被於當時之天下政行於後世而澤被於後世之天下矣此先王立政之所以為善而後之為政者所以當遵也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下是卑下此師是承聖人使竭其目力而聖人法度既為後世之基

治者而立則法度既立正為治者所當因也存疑

先王立法為世無弊後之為治者誠當因而用之乃為知為政之道者所以說欲為高者必因丘陵以丘陵本高因而附累之則易成也欲為下者必因川澤以川澤本下因而疏濬之則易深也今先王之道著為成法就是丘陵川澤一般乃不知所以因之則是舍丘陵以為高舍川澤以為下是其心有所蔽而不知所以為政也可謂智乎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是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播惡於眾是貽患於下也

先王之道所以當因者只以不忍人之政足以澤當時而傳後世耳不然則天下皆受其禍矣是以為人君者必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則澤及生民法垂後世乃無虧於代天理物之責以是而居高位固其宜也苟不仁而在高位必且縱情肆欲破壞先王之法是播其惡於眾而天下皆受其禍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上指君下指臣揆是度量道是義理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是法度法守謂以法度自守法若道之用非有二也朝雖所主在君亦兼在朝之臣工指內外百官度即法也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為奸便是信度也君子指君與臣小人指民君子雖在上無道揆邊却兼無法守邊下與工工雖在下無法守邊却兼無道揆邊朝臣君子

犯義雖法所不加理則可咎也小人犯刑則入於吏議矣承法度字
來也雖平說六者然却最重在上無道悖正是仁而在高位至於
下無法守則播惡於衆矣蓋自惟亡者以至喪無日矣皆所以責其
君幸是倖免的意思

何以見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蓋人君者百官萬民之視率也荷上
而為君者施之政事惟任其私意而不以道理度則下而為臣者
務為阿順亦無所執持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夫朝廷之上全憑著道
理才能出令以布信今上無道悖則遷就紛更政令不能畫一而道
不信於朝廷矣百官之衆全依著法度才能順命以成信今下無法
守則偷情欺罔職業不以實修而度不信於百官矣朝不信道則在
上之君子必至於肆意妄行犯名義而不恤工不信度則在下之小
人必至於放僻邪侈犯刑法而不顧一不仁在位則臣民胥化於邪
則書本義集說 卷十九 六

如此非所謂播惡於衆者乎如此而國有不亡者亦僥倖苟免而已
不仁之禍至於如此不亦深可畏哉 直解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
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而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學者之
事賊民猶云奸民蓋國害民非賊而何喪無日是亡在朝夕無復有
期日言必速亡也 直解
觀於不仁之禍乃知罔之治亂只在仁與不仁而已所以古語說凡
為國者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雖是國勢不強却於根本無傷還不
叫做災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雖是國儲不富却於元氣不損還不叫
做害惟道悖不立於上而不知有禮則無以教民由是教化不行於
下而不知有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通退翻勝之權豈

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夫三綱五常人所賴以生而國
之所以為國也綱常日以淪棄國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
則為君者豈可不以仁心而行仁政哉 直解

詩曰天之方蹙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蹙蹙之意泄泄是怠緩從從之貌 朱子
仁政之行人君因當任其責矣而為臣者亦當以此責其君而共成
其業以任為臣之責也觀詩經大雅中說上天方降災禍顛覆周室
正千戈交徵之時為人臣者當夙夜匪懈以救國家之急不可泄泄
然怠緩從從苟且旦夕而無所救正也 直解

泄泄猶沓沓也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時人語如此 朱子
這詩所謂泄泄者就如俗語所謂沓沓一般在詩謂之泄泄在詩經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九 七

謂之沓沓其實一也 直解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義是事君之義如責難陳善以義正君就大體說進退無禮對事君
無義言就動靜說謂持身不正也自待之卑者其待君亦卑也指奔
走承順為恭說言則非先王之道就言語說非是詆毀詆毀先王之
道謂不可行也份要以下文來反證他正是怠緩從從之意 直解
如何是沓沓的意思被人臣之事君不責其行道而無事君之義其
動靜進退之間唯知趨走承順而無持身之禮其告君之言則輕毀
先王之道而以仁政為不足行者此者即世俗之所謂沓沓也詩人
所謂泄泄者何以異此是豈人臣之道乎 直解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聞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責是責望難是難事乃以極等之事望其君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

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陳善是開陳善道則是禁遏的意思邪
是君之邪心閉邪全靠陳善君心既開於邪了我須有箇正當好事
物去替他方得他回是就事上說仔細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以
正道便是做那貴難底工夫恭與敬大抵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
大敬意思較細密恭是就人君分上理會把他做箇大底人看致恭
之謂也敬只是就自己身上做謂吾君不能正與貴難陳善用反賊
字解做害字

人臣而至於泄泄沓沓無救於傾覆國家何難焉不知人臣事君有
有箇道理古語有云人臣但以極等之事望其君必欲其君以仁心
行仁政而得為堯舜之君也是以高遠望其君而不敢以中才當主
望之尊君之大也這才謂之恭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
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禍非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人

說

開陳善道這如何而為仁心如何而為仁政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
在而有以閉其邪心惟恐其所行不仁而或陷於有過之地者這才
謂之敬若謂先王之道非吾君所能行而不能責難陳善以盡開導
之方坐使其君有過而不恤這反是害其君了不謂之賊而何然則
為臣者其可不以正君為己責乎臣能正其君君能行先王之政君
臣交盡其責則民被其澤而天下之平治也不難矣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

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戒人勿如幽厲之不仁也其意在當時人君
變味候氏

至是極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
人便盡得人倫聖人人倫之至是起下文欲為君盡君道意
孟子曰天下所以為方員之理盡於規矩是規矩者方員之至也若

夫為入之道則盡於聖人蓋聖人氣清而質粹生知而安行故於五
品之人倫行之各極其至大中正而無一毫之過差盡善盡美而
無一毫之虧欠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
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也夫規矩方員之至則凡欲為方員者
必取法於規矩聖人人倫之至則凡欲盡人倫者必取法於聖人矣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
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

欲為君盡君道云云是二句不是四句欲為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
欲為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兩欲字當急趕到兩盡字上說此是說
立志當如此不安說要為君者須盡君道為臣者須盡臣道獨舉堯
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實望世之為君臣者取法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九

說

聖人莫盛於堯舜人倫莫大於君臣如欲為君而盡人君的道理欲
為臣而盡人臣的道理二者亦將何所取法哉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概可見是事事做得盡非
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故必法堯然後可為君必法舜然後可為
臣於君臣分內事始為無虧若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愚其
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則雖奔走為恭不過承事之小節皆為不敬
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不以斯民為有恆性雖粉
飾治具終無愛民之實心皆為賊其民者也此為君臣所以必法堯
舜而後可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道二是說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譬如說有大路有小路若論正當
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孟子引此之意在出了此入乎彼上孔

于是泛說今說此句辭亦依本文先從孔子泛說然後以孟子之意綴之

世之君臣所以不法堯舜而至於慢君賊民者無他蓋有畏難之心則謂堯舜至聖不可幾及有苟且之心則謂不法堯舜亦可小康此皆暗於大道而未聞孔子之言者也孔子曾說天下之道有二只是仁不仁兩端一念無私而當理便是仁一念徇私而悖理便是不仁未有出於仁不仁之外而判為兩途者亦未有介於仁不仁之間而別為一途者可見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其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留學

幽是暗厲是虐皆惡說也改是變改其惡論身危國削身弑國亡及隱論不可改皆不仁之禍不可謂幽厲只是不甚則身危國削者上文兼言事君治民此專主賊民言者意已歸於當時之為君者矣引若其不仁之君暴虐其民或橫征暴斂以窮民財或嚴刑峻罰以殘民命其為虐政多端然人心既離禍患立至甚則身弑國亡而不能以自存不其則亦身危國削而不能以自振本有不害於其身國於其國者也不特此也至於沒身之後考其行事定其諡號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是等惡諡定之一時傳之百世雖有孝子慈孫欲為祖宗奮而前意亦不得為公議而改之矣不仁之禍至於如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是大雅蕩之篇蓋是鑒戒言前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夫一不仁而生前之慘禍身後之惡名至於如此然則欲盡君道者不可不知所鑒哉大雅蕩之篇有云殷之鑒戒不遠而在夏后之世蓋欲紂之鑒於桀耳此正令人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夫鑒幽厲之不仁則能法堯舜之仁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此承上章不仁則身弑國亡而推言之即前篇惡聲而居不仁之意

三代是夏商周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皆以已然之迹言之也

孟子說前代之得失乃後人之法戒有國者不可不知也試以夏商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士

留學

周三代之言其初創業之君奄有天下如禹如湯如文武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事事都以惻怛慈愛行去是以民心悅服而天命自歸其所以得天下者以其仁也及其後王如桀紂幽厲皆以凶殘狠戾之心行苛刻暴虐之事惟縱欲以肆於民上是以致民心攜貳而天命不保其所以失天下者以其不仁也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興盛也不止於存廢衰也本至於亡家引不特天下為然至於諸侯之國若能行仁則土地人民可以長守而以興以存若流於不仁則內憂外患相繼並至而以廢以亡其得失亦有然者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也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保安也四體是身之四肢不保言必死亡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爲然新安陳氏

仁與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與國之廢興存亡恆必由之則可見天子所以保四海諸侯所以保社稷卿大夫所以保宗廟士庶人所以保四體者皆以其仁也若天子不仁則億兆離心叛亂四起四海不能保其有矣諸侯不仁則身危國削衆叛親離社稷不能保其有矣卿大夫不仁則壞法亂紀必有覆宗絕祀之憂宗廟不能保其有矣士庶人不仁則悖理亂道必有虧體殺身之禍四體不能保其有矣無貴無賤皆因不仁而致死亡可懼之甚也直解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強酒是強飲酒直解

夫死亡人皆知惡之不知所以致此死亡者由不仁也今人於死亡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上九

三

直解

無有不知惡醉於不仁之事則甘心樂爲不知鑒戒這樣的人猶似惡醉而強飲酒的一般不知強酒而欲無醉不可得也樂不仁而欲無死亡又豈可得哉如惡之莫如爲仁矣直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體人不答反其敬

此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及智與體仁包智體也直解

反是反求諸已恐其有未至也朱子

孟子說君子處世但當反求諸已而不必責備於人若貴人太過而自治或疎未有能服人者也且如仁者切於愛人之人之被其恩澤者誰不親而附之其或愛人而人不我親則是善仁有未至耳復當自反其仁務使立不獨立達必俱達可也立綱紀行政事以整理臣民使人就吾條理治人也智識精明凡綱紀之所立政事之所行者舉合天理而當人心則人無不治矣若夫治人而人不治必是智識未

到凡紀綱政事猶未有合天理當人心處使當自反其智務使知無弗明處無弗當可也有禮者敬人之人之被其敬者豈有施而不報之理其政禮人而不我答則是吾敬有未盡處便當自反其敬務盡其謙讓積誠以動之可也直解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是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是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愛人禮人治人此三端似亦說得盡了身之所接只有此三類耳然此以所接之人言則盡矣若以事物言則未盡也故曰皆反求諸己天下字說得廣天下則盡乎人也不但一人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直解

君子以一身而酬酢萬事若能以自反之心凡所行之事有窒礙難通不能盡如其願的件件都反求諸己只在身心上講求根本上著刀必求善事盡善而後已這等的修身克己嚴密精詳則一身之中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上九

三

直解

服之矣豈特一家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乎直解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永是無間斷之意此命字以理言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理能自反而天下歸之此便是永言配命而自求多福也引詩以誅贊之耳直解

大雅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說人能常常思慮念今天理則人心祐助多福自臻這福是自已求之非倖至者此所以反求諸己而天下歸之也如不知正已而但知責人徒以權力把持天下則今

之不從威之不服欲使天下歸之其可得哉直解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

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恆言是常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是恆言中自有之次序但常人只知其言而不知其序孟子乃推而論之以見其道之有序如此本在身乃恆言之所未及重在此本句下要入身正在齊家然不但家以之齊國亦以之治天下亦以之而平方得孟子之意

孟子說天下之言有平易淺近而全理存焉者不可不察也如今人尋常言語都說天下國家却不知這句言語有箇次序蓋天下至廣德教難以周徧須是國都之內治教修明則由近及遠可以致萬邦之平治是天下之本在國故言天下而即舉以國也然國人至樂情

意難以感乎須是一家之中恩義浹洽則由內及外可以與一國之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十九

仁讓是國之本在家故言國必繼以家也然則天下國家云者豈偶然而已哉而家之本又在身此則常言之所未及也蓋一身之舉動乃一家之所視效必身無不正而後閭門之內整齊嚴肅家自無不齊而治國平天下可以次第舉矣若其身不正則豈有本亂而末治者哉然則人宜先修其身以為家國天下之本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此亦承上章而言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巨室是世臣大家慕是向慕心悅誠服之謂也前然是盛大流行之貌沛是充滿此章是一意反覆說不得罪於巨室

一句與上為政不難相應巨室之所慕以下則盡不得罪於巨室之意以見為難也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只是點出巨室之所慕四句

當時諸侯皆以德教之不能廣彼為患而不知其本之不修故孟子曰欲德教之徧及於天下自下難也其本在於正其身以不得罪於世臣大家而已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相信若人君舉動乖錯則巨室心懷怨怒政教有違而不行者誠使言動無理處置得安絕無纖毫過失有一取怨而致怒的使世臣大家皆心悅誠服

然而而向慕之則一國之人皆視以為起向亦自心悅誠服於我矣國人既服則天下之人又豈有不服者乎由是德教之所施沛然洋溢乎四海而無遠弗屆焉向使身有不正則巨室不服而德教之行有所留礙矣以此觀之可見為政在於正身而已何難之有知正身之不難則知為政之不難也

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十九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蓋勉當時諸侯修德以自強也

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德字兼才對力字言也又言賢者見所以為小賢人賢者正以德之大小得名其小德者即小賢也其大德者即大賢也役是為人役使天是理勢之所當然則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孟子說天下之人分有二三出令以使人則聽命以役使於人此相臨之定體也然有尚德尚力之不同若天下有道人皆修德其位之貴賤必稱其德之人小故大德之人則小德者為之役大賢的人則小賢者為之役役人者不恃力而自尊役於人者非畏勢而自服小

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此在尚德之時然也若天下無道人不修德但以勢力相為雄長力小者則為大者所役力弱者則為強者所役小固不敢以敵大弱固不敢以敵強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此在尚力之時然也世道不同故其所尚亦異然合而言之都是理勢之當然纔到理勢之當然處便非人之所能為即是天了斯二者皆天也若能度德量力一聽於理勢之當然而不收違悖這便是順天順天則可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而國以長存矣不如此便是逆天逆天則豈有不亡者乎觀於存亡之機而自國者當審所尚矣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令是出令以使人受命是聽命於人物字解作人字絕物言必及於窮以女與人叫做女吳齊景公時為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涕涕而與為婦引此以言小役人窮役強之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十九 禮記 祭義 有通之世不可得而見矣至於小役大弱役強則齊景公是也昔吳

以蠻夷會盟上國最稱強大此時齊國衰弱不能與之力爭齊公乃與草臣謀說有國家者非取威定霸以令諸侯則審已量力以事大國只有這兩件道理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令以使人若又不能因時勢之宜屈已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賤絕而失其和好此則批發連禍自取滅亡而已於是涕出而以女出嫁於吳齊景公與言橫涕其萎蘭自棄之罪始未暇議然其言於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宜若猶可取也 虞翻補八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師是效法先師不是已亡之稱乃先生先輩之先故得親受其命今也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殷集息故皆若大國之所為者而猶恥其教命而欲不為所役這就是為弟子的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為弟子豈得不受教於師不能自強豈得不聽命於大國乎直解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天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師文王只是修德行仁果行文王之政必為政於天下謂大國反為所役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如使心誠愧恥欲免於人役則莫若反已自強取法文王蓋文王起於岐周為方百里而當商室全盛之日其締造甚艱難惟其能發政施仁使人心悅誠服故能三分有二開創成周之王業今其政布在方策誠能舉而行之則人心咸服天命必歸在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因勢乘便不由五年小國所乘之勢稍難積功累仁不由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六服恭惟罔不承德大德大賢且皆為吾役又不但強大者為吾役矣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

士肅敘祿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詩是大雅文王之篇麗數也十萬曰億不億是不止十萬侯字解敘維宅助語辭靡常是無常殷士是商孫子之臣肅是大敘是達祿是宗廟之祭以豐饗之酒灌地以降神將是助謂酌而進之也京是殷之京師商之孫子至天命靡常此言商之孫子皆為周之諸侯也殷士肅敘祿將于京言商孫子之臣亦皆為周之臣而助祭於周京也此文王之詩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文王之德所致以成成王也不可為衆為猶言難為兄難為弟之為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國若好仁二句亦只做孔子說好仁即是師文王天下無敵即上文必為政於天下處仁不可為衆是孔子釋詩之言乃承其麗不億句說周君好仁天下無敵又放開說蓋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

謂能師文王則必為政於天下夫文王之事何如大雅文王之詩
說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止十萬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
孫子無不臣服於周其所以臣服於周者以天命靡常歸於有德故
也是以商士之庸大而致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上祭事於周之京
師也孔子讀此詩而歎之說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何其衆也文王能
行仁政而周命維新商命雖革則是仁人在位雖有衆不能當之蓋
難乎其爲衆也若使爲國君者能如文王則必無敵於天下矣山大
雅之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則文王我師仁者無敵豈不益信也哉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

執是執持熱是熱物濯是以水自濯其手詩是大雅桑柔之篇逝是
語辭本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大

朱熹

觀文王之詩孔子之言則知國君之所以能無敵者以其好仁也今
之諸侯受命於大國其心豈不欲無敵於天下然乃師大國之敵
樂怠放不師文王之發政施仁未有誠心愛民力行仁政者是徒知
恥爲人役而不求所以免爲人役就是手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的
一般其終不免於熱明矣大雅桑柔之篇有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是說持熱者必以水自濯而後可以解熱猶立國者必以仁自強而
後可以服人若不務行仁而欲無敵於天下焉無是理也爲人君者
可不勉哉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
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此章言心有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存亡之若禍福
之來皆其自取

菑是災害非指水旱兵革之類但所爲之可致禍者皆是亡是敗亡
危險道也將近菑也菑患害也猶木亡也菑深於危亡深於菑安危
利菑其所以亡正是說不可與言處

孟子說有國家者誠不諱言危亡而惡聞菑禍然禍福之來皆其自
取惟通達事理者能言之亦惟樂受忠言者能聽之若那不仁之人
私欲同蔽失其本心雖有忠言諫論亦必拒之而不從豈可與之有
言哉且如修德行仁則可以長久安寧暴虐不仁則不免於危亡此
必然之理也彼不以危險爲可畏而反操之以爲安不以菑患爲可
虞而反趨之以爲利不以滅亡爲深憂而反怡然處之以爲可樂其
顛倒錯亂至於如此若與之言告固以爲危彼固以爲安吾固以爲
菑彼固以爲利吾固以爲必亡彼固以爲不亡此其所以不可與言
而至於敗亡也便不仁而可與言則必固言而悔悟去危而即安去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九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九

朱熹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孺子是童子滄浪是水名只是一水非滄自滄浪自浪也纓是冠系

由不仁不可與言觀之可見敗亡皆其自取也不觀孺子之歌與孔
子之言乎昔有孺子歌說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之纓這滄浪
之水濁的以濯我之足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小子是孔子弟子

孔子聞之乃呼門人小子而告之說這孺子之歌雖出於無心然就
中玩味却有箇感應自然之理小子共審聽之可也夫纓之與足一
般是濯何有以有清濁之分蓋纓乃首服人之所貴也貴則惟水之清

者乃可以致勝故以之濯纓足為下體人之所服也履則離水之濁者亦可以去垢故以之濯足是纓之濯也由於浪之清致之足之濯也由於浪之濁致之貴賤異同皆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一物如此其餘可知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此以下孟子之言也侮是慢毀謂破敗非試也夫人必自侮是因暴淫虐也家必自毀是傷敗衰倫也國必自伐是般樂怠放也此所謂自取之者

觀孔子聽泔浪之言而發自取之義然則吉凶禍福孰非人之自取乎如人之一身若能敬慎端莊無一毫過失則人心自生嚴懼誰敢有侮之者惟是平日不能儉身凶暴淫虐先自為可侮慢之行然後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十九

人以為可侮而恥辱加焉這不是人能侮我乃吾自取其侮也又如一家之中若能整齊和睦無一些乖爭則家道自然興隆誰敢有毀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治家或骨肉相殘或閨門不肅自家先取毀了然後人見其可毀而破敗之焉這不是人能毀我乃吾自取其毀也又如一國之內若能順治威嚴無一些釁隙則大國亦將畏之誰敢有伐伐者惟是用人行政皆失其道以致百姓不安四鄰不睦自已先有可伐之徵了然後動天下之兵而身危國削之禍生焉這不是人敢於我伐乃吾自取其伐也使我無召彼之端彼胡為乎來哉可見愛不虛生惟人所召孔子所謂自取者蓋如此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之謂言即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三句之謂也

者若尊自己作哭喪之主豈有存活之理此則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有國者如釋怨自取之義而深戒自作之孽則必能瞻信忠直而無亡國敗家之禍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樂之所惡勿施爾也

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樂所惡勿施首節先自失天下說起推言得天下之道二節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三節是承上言民所欲在仁則所惡在不仁而不仁者適為之政自今天下之君至末凡三條皆是倦倦致意於當時之意一條言仁之可為也二條言為仁之晚而猶可為也三條狀人之莫肯為仁也意思如論語我未見好仁者一章皆是反覆欺人莫肯用力於仁也

失其民也失其心也要說得兩樣失民謂無民民皆離叛而去也其心謂所為不合民心而民心離也得天下有道亦泛論之聚如聚斂民之所欲皆為致之若一件兩件未足為聚斂也二旁都是詳解

孟子說自古國家興亡皆由於民心之向背我觀夏桀商紂當君臨天下矣如何便失了天下其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則失國矣夫桀紂之民也都是祖宗所遺如何便失了人民其失民者失其心也心不悅服則離叛而去矣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道理只要百姓歸附則有人有土天下皆其統馭矣得民有箇道理只要他心裏喜歡則近悅遠來自歸於我矣至於欲得民之心又有箇道理不是智術可以愚之威力可以制之只看他所欲所惡凡民心之所欲

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亦無不合其公願而皆與之舉
之凡民心之所惡如飢寒疾苦之類皆勿以施之把不舒的事一些
不害著他如此則君以民之心為心而民亦以君之心為心豈有不
得其民者既得其民則保民而王天下孰能禦之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蟻也
民之歸仁也 句內已有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之意下二句特以喻
之耳蟻是野外空閑的去處

大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仁也仁則民歸矣不但其澤者莫不歡
欣鼓舞保之如父母就是聞其風者亦莫不奔走趨附戴之為我君
以民之所欲在此也民之所欲在此則自歸乎此矣如水之就下以
其性本下也如獸之走蟻以其所欲在蟻也

故為淵鰥魚者猶也為叢鵲者鵲也為湯武陂民者桀與紂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三

鰥鰥

故字承上面意思說淵是深水鰥是鰥逐的意思鰥形如鰥食魚者
也鰥是茂林鰥字即是鳥雀的雀字鰥是鵲之屬能食鳥雀與上節
只是一項事蓋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離乎彼則屬乎此也此以上皆
泛論至下文方說入時事

觀民之所欲在仁則所惡在不仁未有不趨其所欲而避其所惡者
故魚在水中只因為鰥所食都往那深水去處鰥藏以避鰥之害是
魚之必趨於淵者鰥為之鰥之也雀在林中只因為鰥所食都往那
茂林去處棲止以避鰥之害是雀之必趨於叢者鰥為之鰥之也主
於湯武之仁本是人心之所歸向而桀紂又暴虐無道百姓不得安
生把夏商之民都逼逐將去使之歸於湯武就似魚之歸淵雀之歸
叢一般是湯武之所以得民者又有桀紂為之鰥之也民之歸仁而
去不仁也如此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陂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此節承上兩節意思說特言其理之必然耳非利人之為已陂也

民之所欲在仁而不仁者適為之陂如此然則當今民遭暴虐無所
逃避之時有好仁者作誠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如湯武為則諸侯
之不仁者皆為之陂民而歸之矣民歸則得天下而王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
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艾是草名用以灸病的乾久益善畜是自今畜之專主艾言苟不志
於仁直說人君

但今之欲王者其平日無以得民心民之憔悴於虐政已深一旦要
起獎扶衰混一天下如何可得須是及早悔悟汲汲然舉行仁政然
後人心可收王業可致真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以治之也時
已後矣事勢已不及矣然不能畜之於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苟
為不畜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近而艾終不可得是故為仁者平日既
無積累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及今而志仁則猶可為也苟不
志於仁將見國事日非人心日去因循以至於終身惟有憂辱相尋
以陷於死亡而已豈復有能自振拔之理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三

陂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是大雅桑柔之篇淑是善載則也胥相也此正指不志於仁者言
引詩又是說志仁者之無人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說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是說人不能為善則相引
以及於沈溺而已是即不仁之君終身憂辱死亡之謂也詳味詩意

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容已於好仁者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

暴是害自暴是自賊害非是罪毀道理自棄是自棄絕自暴者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爲俱兼氣習言自暴與自棄人品雖有不同其不能至道一也自棄者亦可說不可與言自暴者亦可說不可與有爲不然者各自其切者言亦互見也禮義字淺仁義字深且全仁是體義是用禮義只在義字內存疑

孟子說人性本善不待外求須是自家涵養自家勉勵方能盡得性分中的道理如今有一種自暴的人兩旁暴戾就把好言語教他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又有一種自棄的人意氣卑弱志趣凡陋就知道理該做的事也絕之而不爲何可與之有爲也如何叫做自暴蓋人性中有禮義但有良心的誰不知其爲美而暴好之彼則非誠禮義之說爲非道而拒之以不信不知這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恣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所以謂之自暴也尚可與之言乎如何叫做自棄蓋人性中有仁義但有志氣的誰不以爲可居可由而勉勵之彼則甘心自絕以爲不能雖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以爲我必不能居仁由義分明是自己棄絕了所以謂之自棄也與之有爲必不能勉勵尚可與之有爲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孟

孟子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正路是天理之所當行無人欲之邪曲

自暴自棄之人自絕乎仁義如此殊不知仁者乃人心固有之理無人欲之傾危這是人身上安妥穩穩一所的住宅人當常居於是者

也義者亦人心固有之理無人欲之邪曲這是人面前平平正正一條的道路人當常由於是者也

瞻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瞻是空言是行來自暴自棄說來是傷寒哉二字有令人深省處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人當終身居之出之而不可須臾離者今乃自暴自棄雖有安宅瞻之而弗居雖有正路舍之而不由瞻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徼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不亦甚可哀哉孟子此言以本有者開示之復哀閑以警發之有致望之意焉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猛省也新安陳氏

孟子曰道在爾而來諸遠事在易而來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孟

孟子

此章論道術也孟子所責不在天下之人乃在爲天下之人及愚以道術易天下者也

爾即通古字通用事就行道上說非道外物也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爲之當然兩句且虛說親其親長其長是各親其親各長其長

孟子說凡人情之所趨卽世道之所係同則公異則私公則私則亂不可不察也夫率性之謂道一人由之衆人共由之至爾也乃世間別有一種學問謂衆所共由之道不足爲高務求之於荒唐高妙者這是道本在通人自求諸遠耳行道之謂事一人能之衆人共能之本至易也乃別有一種學問則別有一種事體謂衆所共能之事不足爲高務求之於艱深詭異者這是事本在己人自求諸難耳

何爲其然哉。彼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親長是道。在人爲甚。通也。親親長長之事。在人爲甚。易也。但使人爲子的。都親其親。人人爲弟的。都長其長。這等便是極和氣。的風俗。極無事的世道。而天下自無不平矣。此可見道只在於親長。親長之外。無餘事。使親親長長。而天下未能平。則親長之外。尚有道。親親長長。未足以盡事。而道不爲通。矣。事不爲易。矣。天下之大。只在親親長長之間。是道不外乎近焉也。而人何必求之遠且難哉。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美

明善堂

獲於上是得其上之信任。有道只開關說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會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不明乎善。是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也。孟子說君子以一人之身。事上使下。交友奉親。件件都有箇道理。須在根本切要處求之。正如居下位而治民。須是信上信任。才件件重若不得於君。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上。又不可以諛悅取容也。其道在乎信友。苟不信於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開。弗獲於上矣。而欲信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乎悅親。苟不能竭力盡孝。使父母常喜悅。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諱。弗信於友矣。然欲悅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乎誠身。苟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何以能得親之歡。不悅於

親矣。故思事親者。不可不誠其身也。至於誠身有道。又在於明善。必真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曾虧欠了。他底則擇善爲固執之基也。人孰無爲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毫自欺之意。則其心便不實。人亦孰不知善之可爲。然不能仰夫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識。則所知者。或未必真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何以能復於無妄。不誠乎身矣。故欲誠身者。又不可不明乎善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天道自在人者。言天之道。本無不實理之在人者。無不實是亦天之道也。不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天道是天道之本然。思誠者。修省之功。明善誠身。俱是思誠之事。卽中庸所謂誠之。但善簡思字。也須得思字分曉。此思字。亦著於述其工夫。兼知行而言。不是懸空思之而已。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美

明善堂

慎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是恐有不實處。更思去實他人之道。是人道之當然。二句總。是言理本實。而人之當實也。存疑。
君子欲盡道於君民親友之間。而必以明善誠身爲本。則可以凡誠之爲貴矣。是故誠者。乃理之在我。皆實而無僞。是天道之本然也。天無不實。實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在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思。有以實之始得。故加明善固執之功。而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是乃人道之當然也。夫誠曰天道。既爲性分之所固有。思誠曰人道。又其分內之所當爲。則明善以誠身。盡人以合天。君子不可不知所務矣。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是極至誠是誠到至處自思誠而至於誠者也即中庸誠則形至能動變化者動是動物若獲於上信於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思誠爲人道之當然則惟責成於己而實理乃人心之同然自足感通乎人人特忠誠有未至耳若能擇善固執由思誠之功而進以至於念念皆誠無一毫虛假時皆誠無一息間斷到那至誠的地位與天道合一了則誠立於此自然幾應於彼事親則親悅其孝事君則君諒其忠交友則友服其信治民則民懷其仁有不言而自喻者天下皆在所動初無先後之分矣使誠有未至則一身之中且有虛假間斷必不能使誠意貫徹而志意交孚欲求使上治民悅親信友必不可得已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人與我都是這箇實心心相感觸則不戚而自孚心相間隔則有求而莫應此必然之理也君子可不以思誠爲先務哉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九

天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以勉諸侯也

作字與字都解做起字作是文王起爲西伯與是伯夷太公奮然而興蓋是何不歸是歸周西伯即文王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施仁必先舉孤獨廢人之老皆無嫌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孟子說自古有國家者莫難於得賢士尤莫難於得老成之士若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當時伯夷避紂之亂隱居於北海之濱蓋非君不事矣及聞文王起爲西伯奮然而興說吾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就其養可也遂自北海而往焉

太公避紂之亂隱居於東海之濱蓋非時不出矣及聞文王起爲西伯奮然而興說吾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就其養可也遂自東海而往焉夫仁政一施而避世之賢皆自窮海相率來歸王道之得人心如此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

子孫往

二老指伯夷太公說大老言道德俱尊非常人之老蓋既有德又有德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天下之父言如衆父然此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爲政於天下處

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不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而德與尊乃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大老則其德望所在人心係屬且將觀其向背以爲重輕就如天下之父一般今皆慕文王之政來自海濱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已歸爲之子者寧有背其父而他往者乎蓋海內之心方觀望於賢者而賢者之心已趨向於文王雖欲退之不歸不可得矣此文王之所以爲政於天下也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九

天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而國而大國五年在其中

文王能行仁政而得天下之歸如此然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是文王之政也正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使養其老者也今之諸侯惟患不能行文王之政耳有能取文王之政舉而行之天下之老者豈無自海濱而至者而四方之民亦且襁負其子而至大約七年之內必能統一四海制御諸侯而爲政於天下矣有國王之志者亦何憚而不師文王耶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

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章是孟子救時之言蓋正諒明道以遏人欲之橫流也重在平土

而食人肉上存錄

求是冉求孔子弟子季氏是魯卿宰是家臣無能改於其德是不能

匡救其舊日之行厥是征稅賦聚倍他月是取民之粟倍於他月小

子是弟子鳴鼓而攻之是聲其罪而責之

孟子見當時皆以富國強兵為務人君之所求與臣之所以自任者

不過在此而不知其非故引此以敵之說昔孔門弟子冉求任於魯

大夫季氏為家臣之長季氏專魯國之政私家之富過於公室冉求

不能匡救以改正其惡德反為之聚斂於民徵收賦稅較之往時更

多一倍這是割下以媚上所謂聚斂之臣也孔子聞之對諸弟子說

求也遊於吾門而不能以道事人如此是有負於平日之教而非吾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三

之徒也爾小子於彼有朋友之義當鳴鼓聲其罪而責之使之肯改

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

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

於死

盈是滿率字選作率引說與率戰之率同罪不容於死言其罪大死

刑不足以容之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由孔子責冉求之言觀之可見人臣事君但當引以志仁不妄求利

若君不行仁政而為臣者又厚斂於民以封殖之乃明發之罪人皆

孔子所棄絕者也夫富國猶且不可況於為君強戰者乎蓋聚斂之

臣奪人之財猶未傷人之命也若強戰者則要開闢疆土戰勝攻取

而不顧生民之命故爭地而戰則殺人之多至於盈野爭城而戰則

殺人之多至於盈野爭城夫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膽塗地則是率

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豈特奪民

之財可比之乎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上刑是重刑連諸侯是連結諸侯如秦張

儀之類辟是開墾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其責如李愬盡地力而

鞅開阡陌之類辟草萊任土地是欲富國不足欲為民但強占土地

開墾將去以為己物耳皆為召聚斂之徒也所以可罪

強戰之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以為非善戰無以成功無以得富貴

故須是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然後可以成己事此其為心何可當哉

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室服上刑至於連諸侯者動輒以國之利害

為言其實是先其一己之利亦多至於戰而不身任戰伐之事耳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三

實使天下兵連禍結不得休息其罪亦不可赦此於善戰之刑即其

次也辟草萊任土地者直是謂我為國充府庫府庫充則已有功而

富貴矣何暇為民計使天下民窮財盡不得生養其罪亦不可逃此

於善戰之刑是又其次也此三者自當時言之孰不以為大功而據

正理論之則為大罪時君之所責者治世之所誅也故孟子因列之

而言其罪如此救時之意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

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此章言觀人之一法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易夫子之

言為旋觀其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

良是善言最好是眸子眸子最好觀人也眸子是目瞳子瞳子是明眼

是蒙蒙目不明之貌眸子不能掩其惡正其其良處胸中正四句正

孟子曰人皆知聽言之可以觀人而不知眸子充足以觀人蓋有乎人者最好是最眸子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者但莫良於眸子耳夫人之善惡生於心而心之精明見於目意念一起卽形於瞻視之間故惟眸子之在人不能掩其心之惡也如胸中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胸中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灑散而昏眊此其所謂不能掩其惡也

虞原補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是聽其言而又參之以眸子。成是匹。

夫言之足以知人也固矣而眸子之不能掩如是故既聽其言而又

并眸子觀之其言既善而眸子又極其清明則其爲光明正大之人

下孟

五、

可知也人罵得而掩匿其情哉蓋言者心術之所形而目者精神之所聚言猶可以僞爲胖子則有不容僞者故必如是然後觀人之法始盡也存疑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臭美觀爲哉

此章舉恭儉之實以明時君之不然也孟子執衡人奪人上謫見得
非迂言恭儉亦是爲國君言之耳

不侮人尊人便是恭儉之所爲惟恐不順惡言惟恐少拂吾蕭明其

當時之君自致飾於儀容度數之間自以爲恭儉而無恭儉之實德
皆其在本國也則不能以禮接下不能取民有制其於鄰國也則無
故而加之以兵無故而取人之土妄得謂之恭儉故孟子正其實而

言之曰古今言人君之美德莫如恭儉然恭儉不可以僞爲也恭者

心存敬謹必不有玩侮於人儉者志在簡約必不有所侵奪於人不儉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也彼儉人之君惟恐人之不順其儉矣

人之君惟恐人之不順其存惡得爲恭儉蓋不侮不奪者恭儉之實事不以聲音笑貌爲者恭儉之實德也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

儉之實德罪聲者笑貌哉爾僞耳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僞爲之哉
天理人欲之分誠僞虛實之判也具亦擴天理而遏人欲與

淳于棼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否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柱道徇人徒爲失已。林子

淳于姓號名齊之辨士授是與受是取古禮男女不親授受援是救

書本義集說

小疏

ইসলাম

爲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曰權權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

淳于髡見孟子直己守道不肯少屈身以伸道以爲知有禮不知有權故設辭以諷之說吾聞男女有別就是以物相取與不得親手交

接果是祝之當然與孟子曰男不言阿久不言久非祭非娶不相持

是禮也。凡說男女授受不親，固爲禮矣。卽如嫂之與叔，禮不通，問亦不可。親相授受者，設或嫂溺於水，生死在念，卒之間，爲之叔者，亦遂

引手以援之乎？還是拘授受不親之禮而生病以死也？並于日始，
不援生死在於目前者，拘遠別之禮，不引手一救，則忍心害物，是豺
狼也。豈人也哉？蓋事有緩急，禮有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衡之。夫男

女授受不親乃男女之間相遠別以避嫌疑杜患亂常時之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乃死生危急之際就二者相量之則避嫌為輕救人為重於此必當用權以稱度取重而舍輕此所以為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淳○免設問正是欲得孟子從權之說而因以折之故曰嫂溺既當從權以援之而不可拘授受不親之禮方今列國分爭生民憔悴就是溺於水的一般亦當從權以援之而不可守不見諸侯之義而夫子顧抱道自重而不一出以援之何也蓋孟子所謂權在道之內死所認權在道之外乃欲枉道徇人以濟一時之事功爾即此便是邪說與古人所謂權者差毫釐而謬千里矣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曰天下溺與嫂溺同所以援之與嫂實異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濟世安民必以先王仁義之道拯之乃能有濟非如嫂之溺水但援之以手即可救也吾能以道自重然後可以出而有為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孟子

孟子

以手援天下乎天下之溺不可以手援則亦不容輕身往見以枉其道矣此可見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惟是絕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孟子之不少張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而權印在其中矣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此章言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
君子是尊長之通稱不教是不親教
公孫丑問說凡人愛子莫不欲教之以有成乃君子不親教其子也

是何故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親矣

勢不行言非其情也勢然也夷是傷

孟子曰非理不當教也但以事勢論之有所難行故也蓋父欲親教必以正道使其視聽言動皆有準繩出入起居無或惰慢方是教子之法若或以正道而其子不行則不免痛加督責而繼之以怒夫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今以怒繼之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父子至於相傷則天性之恩有虧慈孝之理皆悖其為不美之事矣如之何其可行哉此雖為常人之為父子者言聖賢自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孟子

孟子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是我有子必使師事他人人有子亦許從學於我恰是相換易的一般其為此律正為父未必皆賢父子未必皆孝子也夫親教則至於傷恩不教則至於害子古人有見於此故已有子也不親教之轉之他人以施其教是以教行而德成也

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是責之使必為善善字重有必欲其如此不如此則責之意離是情意乖離此一節只是申上節意所以然者為何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這是處朋友之道里惟父子之間貴在恩義為父的須量其子之本質而善養之切不可強其所

難而責善也若使父子之間至於責善則父子相夷而情意乖離矣夫父慈子孝然後家道隆衍或乖離則家庭之間失了和氣其為不祥孰大於此此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教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為養親之大夫旨只重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為事親之本耳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為事親之則是皆為事親而發也

二事字與凡所謂事物之事不同乃服事之事也守身是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初言事親為事之大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為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美

新安陳氏

藏板

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新安陳氏孟子說凡人之於天下有所敬承而不敢違叫做事果以何為大惟善事其親凡服勞奉養無所不盡其心斯為事之最大者也有所保持而不敢失叫做守守果以何為大惟善守其身凡言動事為無所不致其謹則為守之最大者也事親守身固皆為大而守身尤為事親之本蓋身者親之遺誠能以道自守不失其身則顯親揚名可傳於後如此能事其親吾之所聞也如或一失其身陷於不義則虧體辱親乃不孝之大者而欲以奉養之末盡事親之道吾未之聞也欲事其親者不可不自守身始乎

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為本所以見其大

新安陳氏

夫事親為事之大者何也蓋事親與事君事長皆事也孰不為事惟能孝以事親則於事君事長者皆自此而措之耳是事親為事之本也惟其為本故言事之大者必歸之事親也守身為守之大者何也蓋守身與守家守國守天下皆守也孰不為守惟能正以守身則於家國天下特舉此而措之耳是守身為守之本也惟其為本故言守之大者必歸之守身也如不能事親則大本失矣豈有本亂而未治者哉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曾皙名點是曾子之父請所與是問此餘者與誰必請所與見在盤飴之餘也問有餘必曰有又所餘在甕厨未出者也曾元是曾子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三

藏板

子復進是復進於親養志是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不專在於飲食凡繼志述事之類皆是舉飲食以示例耳此承上文事親言之其旨歸在事親若曾子者可不不必枯著守身說蓋事親本於能守身此意上段登之已盡矣不用復贅故下言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再不用以守身與事親交言之此段特舉曾子之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蓋養志實事親之大綱要也

新安陳氏

此但求甘旨之常入以供養所嗜能養其口體而已若曾子者於一食之間親未有言即先其意而求之親有所問即順其情而應之真可謂能養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者矣直解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可也是許之之辭淺說
夫養口體者非不竭力備物然不能順親之心未足稱也蓋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大子之於父母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可故事親若曾子之養其志乃為盡事親之道而可也正如曾元則不可也守身為事親之本而養志不尤為養親之大乎章句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說

附錄

此章言君心為用行政之本而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也直解
有過失而指摘之叫做適有僻謬而非讓之叫做問大人是大德之人主為人臣者而言惟大人二字是緊關格如合格之格是本身無所不正致使其君化之亦去其不正而從正焉心之非是非僻之心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威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然而已人不足與適至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進下句讀仁是體義是用正包仁義言之章句

其君心之非必歸於仁義之正道而後已君心既仁則用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既義則用行政皆合宜而無不義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君正也君既正則何往不由於正大人但一正其君而國自定矣何必屑屑然事事更之人人而去之也哉章句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此章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章句
虞是料度的意思求全之毀是求免於毀而反致毀孟子說此兩句是欲人於毀譽上斟酌不可一槩信之也存疑

孟子曰行修而致譽理之常也其間亦有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者是謂不虞之譽可見譽未必皆實也行虧而致毀理之常也其間亦有謹身修行求免於毀而反致毀者是謂求全之毀毀譽之不可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說

附錄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此章言常人之情無所怒於前則無所警於後章句
易是輕易責是失言之責

孟子說人之言語最所當慎者也然有出言輕易的人或於人之善惡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為議論以至於興戎召辱者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忌憚故也如使曾以失言之故見尤於人而有所悔悟則必知言之失所係甚大當自加儆省而不敢輕出諸口矣豈至於易其言耶然此為常人言非人人盡如是也謹言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哉章句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此章言好為人師者言之無戒學者之辭也章句

通上章兩人字為泛然之衆人而言

孟子說人之為學莫貴於自修其病於自足如多見多聞足以待問有道德可以為法天下之人皆尊而慕之願以為師然後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乃自己的造詣未必便是聖賢却儼然自命傲然自足見得自己已餘別人不足一心只要做人的師範有這番好勝自滿的念頭必不能謙虛以受益動勵以自強是終不復有進矣豈非人之大患乎蓋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人師而人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為人師而人未必心悅誠服以師之也夫自足者且不足為學況可為人師乎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此章言尊師重道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孟子讓之賢者傳也子敖是王驪字

四書外義集說

卷十九

樂

樂

齊之右師子敖使之尊樂正子隨之來而之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未幾日矣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見孟子是時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昔者是前日樂正子曰昔者其來未久也孟子曰昔者云云謂其來已久也館是舍

王驪齊之倖臣孟子所深鄙而不與言者樂正子乃從之齊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及來見孟子孟子不

言其所從之失而先責其來見之遲故為絕之之辭說子今日亦來見我乎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而出此言也孟子問子至齊國今

幾日矣樂正子說前日方至蓋自明其未久也孟子說子前日已至今日方來見我則我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樂正子因自解說克初

至齊國舍館未定是故來見相遲孟子責之說子曾問門人弟子來自遠方必待舍館既定然後求見師長乎恐敬師之道不如是也

曰克有罪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於是樂正子自知其罪口未見之遲誠為失禮克知罪矣夫舍館未定之解原樂正子未見道處然其勇於受責如此則過人遠矣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備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備啜也

此二章只是一件事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徒是但備是食啜是飲

樂正子既知見遲之罪孟子又正言以責之說君子所從最宜慎重子從子敖以來想亦非有他意只為其飲食俱備有餘但圖些備啜

四書外義集說

卷十九

樂

樂

而已我不意子學古人之道以聖賢自期乃為飲食之微輕於從人何其不自愛耶蓋王驪倖臣孟子絕之深矣樂正子不察輕身從之

意時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視為無緊要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孟子所以切責之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此章言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

於理有不孝者三事皆是正路上差了脚步者與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不同

孟子說古禮相傳凡人不孝之罪有三一是阿意曲從貽親不義

是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是不娶無子絕先祖祀此二者亦俱不是尋常不孝底事但就三者較之無後則先祖的支派自我絕之而父母之宗祀無主其為不孝尤為大也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不告是不告於父母。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猶告言與告同。此句務要究其實。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於孝也。朱引昔虞舜有齔在下。帝堯以二女妻之。舜不告於父母而遂承堯之命。夫以舜之大孝。口以不順乎親為已。豈不知禮之當告哉。正恐告而不許。則不敢娶。而終於無後也。君子以為告而後娶者。孝也。其不告而娶。恐其無後。亦歸於孝也。是不告與告同者也。蓋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范氏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緊要在五箇實字。朱子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一

上仁義之實是大頭腦。其下條智禮樂云云。皆所以全乎孝弟二者而已。非以智禮樂之實來對仁義之實而並言之也。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蓋當時有夷子不知一本告子以義為外。故孟子宜以是言之。使人於斯二者知所趨也。朱氏公遷

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義先發處。實兄乃是事之當為而最先者。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遠而大了。乃是仁義的華采。非謂天下道理都不出於事親從兄。只謂天下道理都原於事親從兄而已。下文智禮樂亦然。故一一下箇實字。有道生焉。朱引

孟子說世之言道者。只在枝葉上講求。而不反之根本。切實之也。是以愈難而愈遠耳。豈知莫大於仁義。而其實亦不外於孝弟之謂乎。

只是一箇道理。發出末偏於愛底。此子便是仁。偏於敬底。此子便是義。故仁之為道。其用至廣。凡所當愛者。無不愛也。然是愛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惟在於事親。蓋父子天性有然。不可解之情。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這一點愛心。何等真切。能事親則仁民愛物都是這裏面生發出來。是事親為仁之實也。義之為道。其用亦至廣。凡所當敬者。無不敬也。然是敬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惟在於從兄。蓋兄弟天倫有然。不可喻之序。即孩提時長無不知敬其兄者。這一點敬心。何等真切。能從兄則敬長尊賢。都從這裏面充拓出來。是從兄為義之實也。人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尊。賢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也。朱子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十九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興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是見之明。弗去是守之固。節是等級文章。裝束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謂處置得齊整無過不及。恰好處也。樂與仰不愧俯不作之樂不同。這樂尚有工夫在。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惡可已。是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不知手舞足蹈。是自然而然而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事親從兄。是就源頭發見處說。知弗去。是就體認操存處說。節又是就纖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熟結果處說。前兩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此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四箇是也字。都是說用工處。到樂處。便不說是也字了。這處最要。看所以樂所以生。

者如何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箇生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鼓子裏生惡可已手舞足蹈正是形容可說可悅處

諸田王氏

不但仁義之實在於事親從兄二者惟之智禮樂莫不皆然蓋智以明通爲用雖萬事萬物都要周知然其根本切實的去處亦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知之明而不差其止路且守之固而不失其初心是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就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這便是本然之良知推之可以窮神知化本有能察人倫而不能明庶物者也禮以秩敘爲體雖三千三百都要精詳然其根本切實的所在也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節其過而歸之大中其不及而底於至善是也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自有從兄之節文粗言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里行得恰好這便是自然之天秩出之可以安上治民本有能尊卑而不能庸禮者也推之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附錄

附錄

於樂樂以和樂爲主雖平情宣化功用甚博然其切近情實之地也只在事親從兄這兩件由中而由無所勉強到得常常做得到自然決泠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矣若只焦的把捉安排幾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既有生意自然日日暢滿茂盛條理通達自無一息之停又烏得而遇之哉生則惡可已也生而不已則隨處發見動容周旋莫非性真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脈自然動盪足之蹈之一孝弟之流通有不知其誰之所爲也手之舞之一孝弟之形見有不知其誰之所使也這是吾心自然之和樂尤之以動天地感鬼神莫不由此此所以爲樂之實也可見孝弟爲五常之首百行之原吾性中之仁義莫切於此而知此之謂覺醒此之謂禮和此之謂樂天下之道無一不統於斯二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道盡矣何必求之遠日難哉

通解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罷辭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此章與萬章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意同言以天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也

孫疏

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得親是得其親之悅順字解作不違字順親者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必親之志全善我方得順之若親未能歸於道心安能與之一得若與之一是阿意曲從而不孝也順親之義當如此看論之於道是順字前而工夫固有人承順顏色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於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子

朱子

孟子說古之聖人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者蓋以性分爲重則以勢分爲輕也夫天下至大人心至不齊今皆欣然喜悅將歸服於我此富貴之極人孰不欲之也顧乃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之輕而不足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附錄

附錄

以致其心之欲者惟舜爲然舜之心何心哉蓋舜遭頑鄙之親瞽瞍倫之變心心念念只要得親之歡而無所乖忤論親於道而無所違逆方纔遂得他順他說是人生世間道理合當如此若不待乎親不會修得自己的孝行則人道有虧如何可以爲人子事父母我分合當如此若不順乎親不能論親於道使吾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則子道有缺如何可以爲子故親心悅則已心悅親心順則已心順於天下之歸又何加於我哉舜之心如此

陸說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親是舜父名底是致豫是悅樂瞽瞍雖頑亦有以致其悅樂也化以心言定以分言天下化裏兼有子孝父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

看出

舜不以人心之大悅為己樂而但以親心之未悅為己憂所以孜孜
 汲汲只要全孝事親的道理情誠感動不以父母為不足而自引以
 為己之惡惟見自己之不足而已凡所以曲為承順與所以諭之於
 道者無所不用其至所以替股雖至是亦感其誠意而格其非心
 畢竟至於歡喜悅樂則不但得親之心而且順親於道矣夫替股至
 難事者也舜事之而至於底豫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
 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天下之為
 父者因其子之孝亦底豫焉而莫不慈蓋舉天下之大而皆化矣子
 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為子者定父化為慈則父止其所而
 天下之為父者定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則愛敬
 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誠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
 家之本義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聖賢

道解

第一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此章是言古今聖人同一道獨以舜與文王比度者舉二人之獨盛
 者以類其餘也

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鄂都是地名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第
 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夷謂夷服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與諸馮則

夷實任諸侯九服之內非如今所謂四夷之夷矣
 孟子曰負夏古而同一道歷百聖而如一人皆不期同而自同此則

道之出於天而不易者也試以虞舜周文王論之舜生產於諸馮
 遷居於負夏其後卒於鳴條都是東方夷服的法處是則東夷之

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鄂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畢鄂近豐鎬非楚都之鄂諸馮負夏鳴條岐周
 畢鄂古今皆屬中國孟子之意重在東西二定但以際西而極東故

云爾

文王生產於岐周其後卒於畢鄂這都是近西夷的去處是乃西夷
 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者合符
 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千有餘歲得志
 至文王一千二百歲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近之同以此心此理

言是謂其指於天下者故曰得志行乎中國符節古人多以玉爲之
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右留君所在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
左以爲信非以得志行乎中國爲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
若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不曰道而必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者是據其行事之實相合處言也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
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是便是同也

舜與文王一在東夷一在西夷其地之相距千有餘里可謂遠矣舜
興於虞文王起於周其世代之相後千有餘歲可謂久矣然舜發於
畝畝之中得志而爲天子文王常有商之季得志而爲方伯至行其
道於中國則其行於前者此道行於後者亦此道其道之同就相合
著符節底一般凡其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何其無毫髮之差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一

二

孟子

極是度乃是此處也不是料度其揆一言度之其道無不同孟子未
嘗說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得志行
乎中國就舜文說先聖後聖其揆一又是因舜文舉說古今聖人或
謂專說舜文固不是或謂除舜文說古今聖人亦不是

山舜文二聖人觀之可見前乎千百世之既往有聖人繼興後乎千
百世之將來有聖人復起地之相去世之相隔雖其迹不能盡同然
以理度之所存莫非純王之心所行莫非純王之道其致一而已矣
蓋道至於中則不容有二致人至於聖則不容有兩心聖人純乎天
理所契合者皆天理也若易地則皆然矣若有不同焉則非道矣又
烏足以爲聖人哉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此章言爲政者當務民之空而不徒以小惠也子產非不知爲政者

孟子之意如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
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聽鄭國之政言舉鄭國之政皆其所聽決也
此一句見其操可爲之勢乘輿是所乘之車濟人是渡而渡之溱洧
二水名

春秋時有子產者輔佐鄭君凡一國之政事皆在所聽決則凡爲政
之道可以濟人利物者皆其所得爲也乃一日過溱洧之間見人有
冬涉者仁心不忍便將所乘的車渡濟他一則小民感其恩澤稱爲
盛事然而其失政體矣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惠字便是讓了不到不知爲政處方是讓政則有公
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此句是一章大指下皆明此意
孟子慮其後之爲政者或又從而效之其流將必有廢公道以市私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三

孟子

思遷正理而于虛譽者故極語而聲議之以警其微曰子產乘輿濟
人一惠此但行小惠爾初不曉得爲政也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
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
是政則不過能以德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已何足道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民未病涉也

庚是每歲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杠是方橋徒杠
是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興梁是可通車輿者凡橋皆可謂之梁惟
杠則獨是方橋此其可通車輿故曰興梁此橋之大者不曰作而曰
成者言子產若知爲政早使徒杠興梁都就了則今日何至以乘輿
濟人哉病是病若此修雖是先王之政却是就橋梁一事說
以爲政之道言之如患民之病涉也每歲天氣向寒的時候凡道路

之閒有阻水難行的去處仰量起人夫修治橋梁十一月農事未畢民力稍暇那徒枉可通入行的其功易就這時便早成了十二月農事俱畢工作可與那與梁可通車行的功難就這時也都成了所以水潦無阻道路通行如此民亦自無病涉之患也先王之政細大俱舉無不先事預防及時為備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此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平是施得其平政仰先王之政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亦在其內人是行人辟是辟除是卑僻尊卑與舍車濟人正相及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患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人之際雖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安然何以曲意徇物以求與濟之哉況國中之水當滿者衆焉得人人以米與而濟之乎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每人而悅之是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不足是不足於用民未病涉言不用衆與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衆與去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言衆與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存疑必欲人人而濟之是每人而悅之也故為政者但當盡為政之道若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之豈但曲意徇物違道干譽大非為政之體然有限之力應無已之求耳目之所不及不免有所遺而日亦不足矣善為政者果若是乎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交要譽之私而前而不可掩孟子明辨之以立教亦按本塞源之意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此章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慰也如手足是倚之以為用護之恐有傷如腹心是手足是衛之而顧為之肝脈衆體戴之而甘為之服役此所謂一體如犬馬者言待其臣徒有祿賜之厚而無禮敬之文猶養犬馬者徒有養之之恩而無禮貌之施也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芥是草芥註踐踏之謂上字斬艾之謂芥字其踐踏之又其矣侵害人者謂之寇受其侵害因而與之結讐報復則謂之讎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孟子告齊宣王說君臣相與之間各有當盡的道理然下之視上亦視上之所以待下者何如且如君之於臣能降之以禮貌推之以至誠待他如手足一般有相倚為用而不可一日少者君待臣如此思義之至也而臣是為臣的莫不感恩圖報矢志竭忠其視君也就如腹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一

五

子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禮是儀禮舊君是先時所事的君服是齊衰三月此以過去君而未絕者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為問王疑孟子的言太甚故授禮問說夫子言人臣在國固有寇讎其若者禮有云去國的臣或那舊君幾則為他服齊衰三月以夫子寇讎

之言來戰之夫諸君其思已絕而且為其君有服不見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不知諸君與臣下何如相親斯可為之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諫是君有過而諫諍言是有事而建言行與聽皆是從者是皆淵澤是水澤二者皆滋潤于物此二字是借字賢者之事君諫行言聽則自有膏澤在民矣以平日言去是往他國有故而去在諫行言聽之外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也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耳導之出疆是防割據所往是所到之國先於其所往是辨道其賢不反是不歸故國收是取田是所賦之祿入里是所居之第宅三有禮是去後三有禮如此則為之服此句通結諫行言聽以下這一節是言臣為君有服之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六

留明堂

孟子對說臣為君有服者以君待他甚厚方他在國政有善民者或諫其失者即行他的諫政有利民的或言當行君即聽他的言由是民免其害而蒙其利已的膏澤得下於民及其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引導他出疆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稱其賢良所以為其祿仕之地至去三年之久而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復歸所以示奉奉屬望之思義夫既導他出又遣他賢又望他歸這便叫做三有禮大將君於臣去國之後待他三有禮如此則雖所事不終而臣義猶未絕故於君之沒必為之服夫豈無謂者哉

是窮極其所往以絕其仕進之路寇儲猶言賊害冤讎此以君之待臣者言倘不云如土芥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便是臣之寇讎矣

若今之為臣者君相待則不然在國的時候節有諫則君不待其諫有言則君不聽其言由是膏澤不下於民至有故而去則君將執他加以拘囚之苦又窮極於其所往毀毀於他國以絕其仕進之路方纔去國就收他的田里不復欲其歸這等則刻薄寡恩不惟犬馬其臣且土芥其臣故為臣者亦以寇讎視之矣這便叫做寇讎既為寇讎則於君君恩義已絕又何服之有哉可見寇讎之報由君有以先之王何疑其言之太甚乎孟子此言蓋欲為人君者念夫感應報施之可畏而不可不待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而已若決在為人臣者之分君難待我者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盡而又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則庶幾其得之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七

留明堂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從

此章言君子當見義而作也

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去乎之類只是言當見義而作之意

孟子曰禍亂之興也其機先見君子之避禍也當見幾而作若士無罪而在上者乘一時之怒妄有誅殺此淫刑之漸也禍雖未及大天也而大夫可以去矣蓋不可則止義當然也若民本無罪而在上者用一時之法輕有刑戮此濫殺之端也禍雖未及士也而士可以從矣蓋亂邦不居道當然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可以藉口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大聖其機如此之說也。虞淵輔氏

孟子曰：人君一身為世之則也。誠於法度，號令之頒，一出於慈，非憚憚而無少殘刻，是自處以仁也。由是百官萬民莫敢不與於仁，蓋有不令而行者矣。於用令舉錯之間，皆歸於正大公平，而無少偏，既不自處以義也。由是百官萬民莫敢不與於義，蓋有不言而喻者矣。為君者可不以正身為本乎？漢說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此章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孫疏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是為人在道理上講論禮義，必欲行之，但禮義差，不是禮義，却以為禮義，大人對經經小人而言，此章緊要在大人。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八

孟子說所貴乎禮義者，謂其中正而不偏也。故或恭敬辭讓之節，或玉帛儀文之施，皆禮之所在也。或小而辭受取與之際，大而去就生死之決，皆義之所在也。是禮義也，察之必欲其精，或毫釐之差，則千里之謬，名是而實非者矣。如可行於背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若名亦喚是禮義，而實則非禮義之正，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全是察理不精之過。大人則道全識周，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中，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是以惟能弗行之也。君子所以貴乎精義。朱引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此章言父子兄弟之間，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虞淵輔氏

中是德性中和，以德意才是足，以有為以能言養是，涵育薰陶俟其自化，要看得與素字相反。始得賢則兼有才德者也，兼是德記之。此正為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惰，不前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耐之意，以為不可教而令之不能以寸，言其相去無幾何。朱子

孟子曰：父兄之於子弟，或遇其不賢而難教者，其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如自己已有中和之德，而子弟之德性，或有所偏，則必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涵養，使之自至於中而後已。自己已有幹濟之才，而子弟之才，能或有所短，則必開其昏，徹其惰，俟其漸清，使之自成其才而後已。如此則不中者有變化氣質之功，而不傷於驟不才者有開發聰明之益，而不苦其難。故人樂有賢父兄，而難其終能成已也。若且夕以責之，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遂以為不可教，而令之是責之也。中而棄不才也，而棄不才，家庭之近子弟之親尤且教之無方，養之無術，則所謂中與才者，未免過中而不才矣。然則父兄之賢與其子弟之不肖，相去之間，能幾何哉？為父兄者，慎不可輕棄其子弟矣。朱引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此章言不為非義殺乃可由也。孫疏

有不為是知所擇，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蓋自其不為時已是一段有為了。朱引

孟子說：凡天下之事，非不貴於有為也。然見之不明明，寸之不確，於所不當為者多，率意任情為之，而不知分義之所未當及其於所當為者反却矣。故人於未當有為時，能退故不為，則一旦當有為時，便能奮前有為矣。蓋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當前

之不爲者義也。後之有爲者亦義也。若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事？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章爲世之輕於毀人者戒也。血解

言是言談樂道，不善是不善之事，如字訓奈，新安陳氏。

孟子曰：隱惡，思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若問人有不善之事，便言其

樂道以快一時之口，惟務攻發陰私，不思掩護，設若於人固有所損

矣，豈知人必含怨蓄忿，以求傷於我，其如後患何哉？然此亦有爲而

言，爾若當官而行，有善惡當言，則又不可顧後患而默然也。新安氏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此章言聖人之所爲，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宋引

已字解，做太字，已甚是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便是已甚。程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孟子曰：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當然之理，其當然之理，便是本分。若於

當然之理有所超越，便於本分之外有所加，便是已甚。夫聖賢過於仲

尼，然觀其所爲，皆事理之至當，本分之當爲者也。如孝弟恭儉等事，

固不容一毫之不及，但到他限便止，不求奇立異，所謂無以甚異於

人，而致其知者，固天則之所有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泛應曲當，

不過其則，非不欲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自古聖人皆不爲已甚，獨

稱仲尼者，孟子學孔子，故稱其家法如此也。宋引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章言大人以事處事，而不以我處事，正是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

義，亦與非義之義，大人弗爲者，相發明。宋引

必者先期也。惟義所在，隨事而順理，隨時而制宜，不先期也。宋引

孟子說君子之於言，行但主於義，不可先有成心，且如言貴於信，便

不擇是非而必期於信，行貴於果，使不擇可否而必期於果，則拘泥

而不通矣。大人則不然，大人者，理極其精，心無偏主，故於言也不先

期於信，而曰吾斷欲如是而信也。於行也不先期於果，而曰吾斷欲

如是而行也。獨精吾義，焉爾。義當如是而信，則從而信之，而自無不

信之言也。義當如是而行，則從而行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信果自

是爲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但主於義，不主於信果。蓋主義

則信果在其中，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宋引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此章言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擴之，所謂樂以養正聖

功也。雙峯陸氏

赤子之心，如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非謂只不失赤子

之心，便是大人。蓋大人尚有許多事，不但如赤子而已。若箇不失字

便是不同，處這須著兩頭看。朱子

孟子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大人也。大人之於赤子，其也相去遠

有間矣。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乃正以其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赤

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

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

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

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若失了此心，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

箇小底人，亦無由以至於大人矣。孟子此言，亦是欲人返人欲，擴天

理也。新安陳氏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也。陳疏

養生是事親，致養當字解，做爲字。前去辭猶云：把他當事也。非猶當

之當送死是送終如禮

孟子曰人子之於親無有不當自盡者然養生者人道之常則從容而多至於計盡備未盡焉猶可也隨其分量大小可以自致還不叫做大事惟至於送死之禮乃人子事親盡頭的時候自此之後更無可以用情於親者設使有一木至焉將何及這纔是人子的大事至重而不可忽也夫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而必誠必信不可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則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章言君子之學以自得為貴如行而不自知下章獨主知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十三

孟子

造是造而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進而不已之意造是造道之方法便是致知力行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進進不已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不可便做已到說自得是自然而得之於己與強探正相反若那欲字不是深造以道便解自得深造之以道方始欲其自得之字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也居之安是已所自有如人之居住得那裏安穩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資之深是所以資給之者深他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滾滾地出來無窮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源水來注滿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足以應用而不窮取之左右猶言隨其所往也不必泥取之二字只是形容之辭言至近而非一處也原是本身心為應事之本就如水是源頭一般逢其原是頭頭撞著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這件事也

著道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都轉著他道理源頭處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只取之左右便撞著這道理只是從初本原如此到此熟處左右皆逢之資之深是未接物之時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當應接之時而所居所資者今皆隨取隨有綽有餘地矣始言居之安全是說內而大言資之深則漸說向外去又次言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說得受用其所自得者也居安資深逢原自得下面自然底節大非可謂自得之功效也蓋自得便是功效更無自得之效此章重處只在自得才自得則下面節大自是如此才恁地便恁地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一句要緊深造之以道

孟子曰君子之學則於自得而已然有自得之工夫不可以強探力取也蓋造道不深則工夫尚難得其要領然工夫未到亦無從悟速化之理固無由自得而不以其道則用功雖勞而不得其要領全無捉摸處亦徒勞而已欲其自得亦未能也必致知力行惟日孜孜而不自已今日明一理明日明一理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事事而不驟似這等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何為哉蓋欲其有所持循進進做將去然後有以俟夫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於己非淺近所可致也直是深造便有自得在其中將有不可禦者矣夫理以強探力取而得者則心與理不相浹洽居之未必安也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自信不疑而居之安如人之有室處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萬變不可得而搖外物不可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居之不安者則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有其之以為用也惟是自家既自得之而居之安則所以資藉之者深道理在胸中充足有餘取之無窮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十三

孟子

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來供自家用真箇足以爲吾資難而深遠
無窮矣其資之也不亦深乎資助既深看是甚事來却似都轉着他
源頭且如爲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爲人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
子之孝父之慈有那孝慈從那邊來只取之左右便隨着這道理這
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
物頭頭件件都自合得着如有源之水四方八面都來這邊也撞
着水那邊也撞着水源源來不竭無不盡其所資之本也其所得之
妙至於如此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此
君子之學所以務於深造以道而必欲其自得之也直見其有益於
得而功不可不繼序不可不領也若有一毫急迫之念便是私心與
道便自間斷更如何得到自得田地也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西

孟子

此章上章之意而告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狃約也但上章兼
知行此只是知

博是廣學是學於詩書六藝之文及凡事物之理皆是詳說也博與
說不同學就誦習而言說就講明而言說其實實是口說須知是心中
見得方口裏說得約字解做要字是簡要精切的意思如毋不敬思
無邪之類博字是活字約字是死字須把博字誦字對約字誦字對
多便是博然有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去裏面尋討博字
反說約全要博學而詳說之不博則約無所施到約後則會其博而
於行上見許多博處方有受用

孟子說天下之理不學之於博則識見淺陋而不能旁通不及之於
約則工夫汗漫而無所歸宿是以君子爲學於凡天地民物之類詩
書六藝之文無不旁搜遠覽學之極其博矣然又必從而詳說夫所

博於文之理通其一而及其二推其類而周其餘窮其所當然而必
究其所以然既得之於此而又欲得之於彼審問明辨不使有一之
或遺說之又極其詳焉如此者非欲爲誇多而鬬靡也蓋以天下之
理自一而萬萬復合爲一若是講貫得不詳悉只覺得千頭萬緒更
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惟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融
而會之貫而通之這事物未曾融貫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爲一
此正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將來臨事自有箇頭
緒方有受用耳然非博學詳說如何可得哉是可見學不可以徒博
而亦不可以徒約由博以求約斯爲學之全功畢矣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主

孟子

此章乃王霸之分蓋爲當時國君而言也
服是取勝者是箇背善陽的意思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子
等人言非必指百姓一則不能服人人者對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
天下天下則盡乎人矣

孟子說人君孰不欲服天下而所以服之者有公私不同而人之向
背頓殊矣苟或已有一善則欲以取勝於人使人屈服於我其爲善
亦只是欲以是勝人不見得善是我之所當爲惟恐人之進於善而
與我爲敵焉此霸者之所爲也故以善服人亦服得人但未出於中
心之誠然未有能服人者也若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而育
薰陶齊使同歸於善而後已如春風故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正王
者之所爲也若此者乃可以服天下使之心悅誠服以臨於我而可
爲天下王矣蓋其爲善是實見得是我之所當爲初非欲去服人而
後爲此而天下服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非以善養人之君天下

未必心服而能致王於天下也。有是理哉。夫善一也。一則不能服人。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王霸之分其端止在乎此。君天下者。可不審其幾乎。直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此章言蔽賢之害也。直解

蔽是蔽塞。直解

孟子說人之言語。有足以召禍起釁者。謂之不祥。然止於一言而已。無關於天下國家之利害。不可的的確確便謂之不祥。求其爲不祥之實。惟是那詭邪小人。見人有善。嫉妒嫉之。使不得見用於君。見人有技。嫉妒排擠之。使不得見用於世。此其言。真是巧言足以亂德。利口足以覆邦家。貽害深而流毒遠。乃言之實不祥者。故足以當之。蔽賢之言。其害固如此大。直解

附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 其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此章是孟子借水以徵現徐子之意。事欲教其猥等千舉之類。以子之稱水。蓋即川上之歎。固不專在此也。
徐子名雍。孟子的門人。亟是數水哉。水哉。歡美之辭。
徐子問於孟子說流水之爲物。不過天地間之一物耳。乃仲尼每觀於水而數數稱之。說水哉。水哉。若有深契於心者。不知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如此。直解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之本混混是湧出之貌。原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而晝夜盈科。出此意。下至末句。有本者如是。乃好叮嚀者。實說不舍晝夜盈其常由不竭。盈是滿。科是坎。言其進以漸也。放是至有本者如是。至

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間。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新安陳氏

孟子說。欲知水之可取。當觀水之源流。蓋有原之泉。混混然湧出。世如是。而夜亦如是。無止息也。及其遇坎而止。必盈滿於此。而後漸進。於彼。則是進而不已。則至於四海。這等看來。水惟其有原本。所以如是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此聖人所以取之也。知仲尼取水之意。則知君子務本之學矣。直解

荷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荷是誠。周七八月。是夏五六月。集是聚。澮是田間水道。涸是乾涸。聲聞過情。是名譽過實。字過情。是大段務外。暴得虛譽。如爲善無真。憊惻之意。爲學而苟且。勉強徇人。皆是不實。恥是恥其無實。而將不繼。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
吹氏

有本之水。能漸進不已。而至於海。若水之無本者。則不然。雖令無本。當七八月間。大雨時行之候。彼時雨水驟至。溝澮之中。莫不盈滿。則與盈科後進者異矣。及雨止。水退。則溝澮之乾涸。可立而待。則與放於四海者異矣。水之無本者。固如此。何足取哉。故德行有實。則如有本之水。漸進而至。極如道德本無足稱。而聲譽反過其實行之無實者。猶無原之水也。暴得虛譽。猶七八月之溝澮皆盈也。虛譽終不能久。猶其涸之可立待也。豈非君子之所深恥。而不居者乎。曰。君子恥。

之則非仲尼之所取矣就此反躬思量方得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此章言人物之所以分惟辨則盡人之道乃人倫之至者也

幾希是少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出這些好底說說下云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入之所以異於物者只這這些話其小異也

今欲究其所以小異處必先言其無異然後就其中別其異乃見其

小異也人之於禽獸相去遠矣孟子謂幾希者特為此語以警人使

知人之所去禽獸不遠當求所以存之無貽以禽獸之歸則知所謂

幾希者其旨甚重而非輕之口幾希也庶是幾希去之是不知此而去

之存是在所以異於禽獸者庶物人倫之至理即仁義是也兼說方

盡之惟君子知此而存之求有不知而能存者也

孟子說天地之間人為最貴與禽獸迥然不同人皆知之然其所以

異於禽獸者則未之知也蓋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

心也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通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

有一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

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便推得去如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朋友有信人之所以異於物者

只爭這些子為小異耳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所以

謂之幾希也既曰幾希則出乎此入乎其端其微而操則存舍則

亡所關亦甚重矣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眾人則拘於氣稟

奪於物欲把那幾希之理去之而不能存是以陷於禽獸而不自知

耳惟君子能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有以全其所受之正

也

神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明字訓昭字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物是事物凡天地之間眼前

所接之事皆是物察字却訓著字察深於明明於庶物猶格物察則

有以盡其理之謂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張子所謂生而知之也

仁者心之德人倫庶物之理得之於心仁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安人

倫庶物之理各有所安義也則仁義行這行字不若力仁義以在心

者言由此而行出來也所謂安而行之也行仁義行字著力此安勉

之分也三句以學言之則有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

人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孟子舉舜做箇好底樣子直

是聖人學之

幾希之理固惟君子存之矣然有生知安行不待存之而無不存者

此則聖人之事也蓋物有物之理人有入之倫而貫徹於倫物之中

者則曰仁曰義這就是幾希的道理求有不知之真而能行之至者

也雖舜則生而知之是得事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其理則知

之極其朋友有義是於人倫最緊要凡親義序別信是人之所

以異於物者其理又察之極其辭發達都是就事物上經歷一理

會通而所以為事物人倫之間者自莫非仁義之道也蓋所謂仁

義者皆不待察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得感物而動則

其中之所有者而發之於外安而行之其慈辭愷悌從心上生發出

來自是非其誠則匪計從心上運用出來自莫非義如目視耳聽

手指足履皆與理一而非二不是以仁義為義而有心以行仁義也

未物理人倫不外乎仁義而仁義即異於禽獸幾希者也若舜者可

謂全其所以為人而無虧分毫未至於舜猶為未盡也人皆可以

為舜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此承上言言得內無微舉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旨酒是美酒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惡旨酒與好善言對一好一惡也此雖二事所該甚廣不然是為數其事而稱之矣

孟子說古昔聖帝明王莫不以憂勤惕厲為心而能存其所以異於禽獸者也以西之事實之自舜開心學之淵而大禹承之惟能審理

欲之幾得好惡之正故於儀狄進酒才覺酒味甘美便惕然深慮道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及其間一善言似

覺有切吾身有裨治理便欣然聽納甚至下拜以致敬不難屈己以服人虛懷以受善大於旨酒而惡之惴惴然惟恐欲心之或熾則凡

人情所欲者皆不能動矣所以過人欲也於善言則好之汲汲焉惟恐善道之或遺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在所嗜索所以擴天理也此禹之憂勤惕厲處所以得統於舜而依後聖於無窮也

則書本義集說下五卷一十
三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是執持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以已發言與中庸之中稍異只是要事事恰好處無過不及而已若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

執得方猶類也無方是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在用伊尹上見得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執中以處事言立賢無方以用人

言索引
繼禹而王者有承湯以湯之事言之湯之心只是一箇憂勤惕厲而已彼中道為格事宰物之端或居常守經或遇變行權隨事而應都

有定理湯則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罕用人則惟賢即立之於位不問其類親疎不辨

貴賤不計惟念天位之惟艱欲與天下之賢共理之而已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也此湯之所以得統於禹而接道統之傳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視民如傷是視下民常若有所傷望道未見此句與視民如傷為對一治人一修己也耕者九一至必先斯四者是文王視民如傷處不

顯亦隱無射亦低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此二句憂勤惕厲意自明索引

繼湯而興者有周文王以文王之事言之也只是一箇憂勤惕厲而已文王發政施仁當時百姓已自安了乃猶常念若未見有妨

民生者看那百姓惕然常似有傷的一般其愛民之深如此其敬止緝熙於聖域已優入了然猶不自滿足望若那道理雖然常如未見的一般其求道之切如此此文王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

則書本義集說下五卷二十
三

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此見文王之純亦不已所以得統於湯而接道統之傳也

武王不泄適不忘遠

泄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適是近忘是遺忘泄適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以入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皆適也賢人之在側顧及親賢

之藩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諸事而在適也猶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

繼文王而聖者則有武王武王之心也只是一箇憂勤惕厲而已其事言之近者易於親狎此常情也武王心思深密凡近的所有耳目之所常接者不敢一毫輕忽如侍御僕從必擇正凡快戶屬皆

有箴銘雖尋常日用之間都有箇檢束防閑之意是其敬慎之心

時或息也何能之有遠者易於遺忘亦常情也武王志慮周詳就是遠的所在耳目之所不及者不致一些疎略如封建諸侯使遠為近厚佑後人咸正無隸離天下萬世之遠莫不有注指細畫之方是其并包之度無處不到也何忘之有夫於人所易狎者而不泄則放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者而不忘則誠心不息此武王德之盛仁之至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哉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是易易文四聖如何只喚作二王以代論也四事即上文易易文武所行的事其字是指周公非指三王蓋周公之所行事與三王有不能合者如忠質之異尚子丑寅之迭建賁助敵之異賦之類仰而思之是反復思維求其所以然之故夜以繼日是日不足則夜

以繼之得之是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坐以待旦是急於行此一精

精來只是將中

易易文武之後以聖人而相天下者則有周公周公之心亦只是愛勤惕厲而已以其事言之蓋周公相成王務聚衆王王把地所行的四事件件都指之施行不但近逮諸公親易文武之先列又教

遠播諸古通求禹湯之典如井用封建取士建官屬樂刑政禮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詩之三王之事而損益之是皆周公心思之所

經緯也如事果著其則自信而不疑理果當矣則決行不無礙其或古今異時彼此殊勢事有可行於古者或不可行於今可行於此者

或不行於彼是其事有不合者也周公則反復思維求其所以然之故事或不可行却當思其理日不足則夜以繼日何其心之切也至於思強而通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道以時趨理隨時而行於古

與彼者古之道彼之理可行於今與此者今之道此之理也事不同而道理同卒不害其為同此古今帝王所以因時為治因人立法而禮樂不相沿也所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幸而得此即欲見之於行事雖天尚未明亦必坐以待之汲汲然始有不遑寧處者何其行此決也周公之憂勤惕厲也又何如哉此皆天理之所以常在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此又承上章歷敘聖聖因以孔子之非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迹以其見於行事而言熄是滅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壞金不及於天下也詩亡是雅詩亡詩有風雅風者民間歌謠之詩雅者朝會燕饗之樂受於陳陳戒之詩也王者迹熄則朝會燕饗不復無復受於

陳陳之事矣焉得有雅詩故雅詩於是亡也春秋是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

孟子說聖聖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備於春秋夫春秋何而作也蓋自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秦離降為國風而雅詩亡蓋王者之詩謂之雅列國之詩謂之風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繼求思以後朝廷既無制

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與雅詩同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玉風不入於大小雅而王者之詩終於此春秋時上下陵夷名分倒置天下之亂將不知其所止孔子憂之於是作春秋詳述二百四十年之鼎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使王者之政雖不行於當時尤可昭於來世此春秋所以作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晉之春秋一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晉之春秋一也

乘者與於田賦之事。因以為名。或曰取誠當時行事而名之也。
構机是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意。春秋者記
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此一節言
春秋本是魯國記事之書也。
然是春秋之經。其初不過魯國之史耳。蓋當時列國諸侯各有史書。
以記一國之事。如魯國之史。叫做春秋。謂其記述事也。如車載物也。完
因之史。叫做構机。謂以惡獸比凶人。記以垂戒也。魯國之史。叫做春
秋。謂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故雖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這三國
的史。各雖不同。其為記事之書。則一而已。便春秋不經孔子之筆。
則與魯國之史。亦何異乎。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三其字。皆指春秋。春秋列國之事。皆在乃獨曰五伯。又只曰齊桓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
文蓋桓文舉其盛者。王迹既熄之後。所以綱紀天下者。金是也。文
則記事之文。史是史官。二句意輕。只是起下文耳。義即其文之義。
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取是義。則竊取者。義也。其文則史
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丘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雖解魯之春
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齊楚之史
同。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遊諸史之文。故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而所記之事。多言平齊桓晉文。其間之
文。皆出於當時史官。而其大義所在。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所以
嚴名分而正綱常者。乃吾夫子因魯史之舊文。而筆削以裁定之。而
他人不能與也。故孔子嘗自謙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其辭雖謙。而
斷自聖心。蓋可知矣。此春秋所以為史外傳心之要。所以存天理。

超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也。可見春秋一書。乃所以繼
雅詩之亡。而存王者之迹。其所係顧不大哉。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公。而以是終之。見孟子以道統自
任。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君子小人。蓋以位言。澤猶言流風餘韻。以德素之遺於後者言。父子
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是絕。孟子此語。在去聖人之世。
若此其未遠。上欲明聖人之澤。尚有兩故。舉以五世而斬之義。况於
孔子猶在五世之內。池不然。孔子之澤。萬世不斬。何為舉以五世。
孟子說聖賢之生。其建立在一時。而遺澤在後世。故在上而有位者。
其功業聞望。傳於後世。大約至五世而後絕。絕在下而無位者。其道德
聲名。垂於後人。亦大約至五世而後絕。蓋五世則親盡。服窮。無上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
之別。皆五世而斬。若在五世之內。則其澤固未忘也。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子是我徒。是門徒。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私是竊淑是。我
人謂子思之徒。私淑諸人。是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
見孔子繼聖之終。可傳於萬世之遠。而我去孔子之時。乃猶在五
世之內。故雖不得及門受業。為之弟子。然聖人之澤。尚在。猶有能傳
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也。孟子歷敘舜
禹之事。至於周公。而以是終之。蓋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孔子集其成
而孟子承其緒。其自任之重。見乎辭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恩。可以死。
可以無死。死傷勇。

此章言天下之理中而已矣過猶不及也。朱子
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有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
子言再思一微下二聯放此。朱子

孟子曰取與生死之義有必然易見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
間非精義者莫能辨也如不苟取之謂處方其體物之未受也初見
若可以取之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取焉既可以無取即弗取可也
而乃竟取之是為苟取害於廉矣以物與人為惠彼其將有與也初
見若可與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與焉如是即無與可也而乃竟與
之是謂與所不當與非惠之正也則反傷於惠能全死之謂勇方其
當利者之衝初見若似可以死矣及再思之則其實可以無死焉既
如是即無死可也而乃竟死焉是為死所不當死非勇之正也則亦
反傷於勇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使用決斷始得一或有
無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手

儒則失之矣故退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退與之傷
過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登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
傷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通簡不久之
意在學者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與生死之際不難於精擇
也。朱子

○蓬萊亭射於罪蓋罪之道思天下惟罪為愈已於是殺罪孟子曰是
亦罪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此章專為取友發罪不能取友而殺身猶不能擇友而見禍孟子只
取其不肯師耳。朱子
罪是有窮國之君蓬萊是罪之家來愈是勝勝平云爾比蓬萊為
也罪之罪作下文案引
從古以來皆稱罪為薄射他有箇家臣蓬萊從之習射盡得其命

之巧術亦以善射成名却思想已之善射天下無敵只以罪為勝已
苟有罪在難以獨顯其能於是乘罪射獵而歸殺而烹之孟子因論
此事說蓬萊以弟子而害師罪固不容誅矣乃罪以射牧人反致殺
身之禍是亦有罪焉公明儀曰罪為蓬萊所殺罪在蓬萊於罪空若
無罪焉孟子曰其罪蓋薄爾惡得無罪。朱子

鄭人使子濯孺子使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庚公之斯也曰
吾生矣其僕曰庚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庚公
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
友必端矣庚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
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若事也我不敢廢仙矢扣輪去其金發乘
矢而後反。朱子
下孟卷二十
手

子濯孺子是鄭大夫庚公之斯是衛大夫之斯等之字猶孟施舍之
苑字蓋助也謂之役者將以攻人也而乃承云衛使庚公之斯追
之何蓋蓋是子濯孺子使衛見勢未利而遂遁故衛追之或謂此解者非
也僕謂也尹公他亦衛人端是正小人庚公自稱也金是箭鏃果矣
是四矢古人一乘用四馬故謂四矢為乘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肯
師耳若國之貴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
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朱子

何以見罪之有罪也當春秋之時鄭國會遣子濯孺子子濯孺子見
勢不利而遂遁衛固因是庚公之斯追逐之子濯孺子說今日我
然疾作不能執弓而射吾其死矣夫因問其御車之僕說後而道我
者危誰其僕對說是庚公之斯孺子喜說若是此人吾得生矣其僕

問說庚公之斯是衛國之善射者也夫子既遇疾作乃不畏其射及
說得生這是何故猶子說我非謂他不能射只以精料之可保其不
肯傷我耳蓋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尹
公之他乃是正人他所取之友必然也是正人知我是其道本所出
必不害我也及庚公之斯追至果如猶子之言問說夫子今日為何
我執弓猶子據實對說今日我偶然疾作因此不能執弓庚公之斯
說同者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實學射於夫子我今日善
射都是夫子傳授之法若乘其疾作發矢相如是將夫子之法反害
夫子我不忍為也但今日之事承君命而來我不敢廢將如何以處
之於是抽矢扣輪去鐵使不害人乃以射猶子發四矢而後歸則見
其君有辭而猶子亦不見害焉猶子能取友而免禍如此使羿之
友亦如猶子焉則何至於殺身哉子故曰是羿亦有罪焉然夷羿其
射之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
夫
試之賊蒙乃逆傳成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
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此章蘇人之長善而勉人以自新也此是設言非實事也其辭以親
實其意以行言
西子是古之好女西施蒙是冒不潔是汚穢之物掩鼻而過之懼
其臭也
孟子說善惡雖有一定之質然其變化之機又在人之自處何如耳
如今西子之貌天下之至美者也若使被以汚穢之物則人皆惡聞
其臭至於掩鼻而過之縱有傾城之色亦不見其美矣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是貌醜的人可以祀上帝是可得上帝之祀

至於醜惡之人本人情之所憎厭者使其齊戒沐浴以致其潔則雖
對越神廟而奉上帝之祀亦無不可蓋有潔白之念自不厭於其惡
矣矣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惡人
之質本醜而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然則有善者固不
可不兢兢自保以全其善有惡者亦不可不洗濯自新以求易其惡
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此章專為智而發總要見得性本自然而人當知順其自然也首節
言理本自然二節言人當順其自然三節是舉至難者以明順自然
之不難纔是中言第二節意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則字不可做語助看了則有不足之意
者已然之味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利是順首以其自
然者為主也對智而發總要見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然故是
利是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然不
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智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之得自
然底從而順他孟子怕人將不好底做出來故說此此章意極精
此言性只是從頭泛說起不是專說性此節雖先說後說利却
重在前一節是利之故也故第二節只承利中說去第三節只言故
而不不及利者其所謂故即利之故非有外也
孟子說天下之理原於性人惟言性未得其真所以事不順理而徒
往多事以擾天下也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
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如仁義禮智是為性
也仁之惻隱羞惡之類是性之靜也智之是非此則性之故也故天下
之言性者只說到性之故而理自明矣然故却以利為本

已然之跡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故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節已然之跡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遇之非禮皆藏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故當以順為本所以言性則必驗之故言故必又本之利若其故之逆亦不足以言性如人之養水之下是皆其順者此可以觀性矣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逆其性而非順矣何足以觀性哉有疑

所歸於智者為其鑒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所惡於智者與下文兩箇如智者皆指當時之所謂智者言蓋以私智為智而非所謂智也鑒是穿鑿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變者人為之使然所惡於智者為其鑒是承故者以利為本說來言

四書本義集說

下篇卷二十

學

聖賢

穿鑿而不順利也本欲言智而先言性信言水而先言水之原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恐夫人為之使然者也禹之行水不是比喻是舉聖人之智以示法蓋行水是天下一大事禹之行亦是古今一大智故舉以為用智者則側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禹之行水也至則智亦大矣是解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句行其所無事正是水之性以水治水正是言其不鑒智亦之亦是亦大也也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此即似言利然利即德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不可強分故與利宋引天下之理本皆自然如此人之處事但順其自然可也所惡於小智之人却緣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而大其利之理此其智所以可惡耳如使智者之處事亦如大禹之行水一舉則心不勞而事不擾何惡之有蓋禹之行水也因地勢之高

下而為流壘之功順水勢之所趨而致開通之力先決九川以距險又游賦冷以距川初不鑒是設障而逆之不遇以水治水行無所阻而已此禹之智所以為大而古今莫及也使智者亦能以事應事以物處物順夫故之自然而行其所無事焉則其智亦如禹之大矣又何惡於智耶夫智一也務為穿鑿則小行所無事則大人安可不法禹而徒用智以自私哉直解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苟求其故此故字與前而故字一般千歲是大槩言其久耳千歲之日至是上古冬至之日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乃造歷者之歷元也當作已往者說蓋治歷者必先就今日逆推倒起初歷頭處然後從源頭處歷歷推其未來者始不差可坐而致是可見而得

四書本義集說

下篇卷二十

學

聖賢

以治歷言之天如是其高也星辰如是其遠也但其行有常而不變其度有數而不亂所謂開故也治歷者析於其故而求之微其已往之跡用積分之法直從今日推而上之雖太古之初千歲之久其年月日時皆為甲子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即此地為上元即此以為歷始者可不勞而得矣是亦行其所無事也況於事物之變特時時即然之故而求之豈有不勞而得者乎而何以穿鑿為哉此可見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也虞源補氏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此章言君子之德小人不能而能豈有他哉亦曰而已矣而公行子之喪大夫右師之喪之貴臣王驥子子放者皆後之卿也謂之左師者謂之右師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已也應有而應

就己也乃陳司敗將至馬期而進之之進存疑

齊大夫公行子有子之喪那時齊國諸大夫以君命往弔王驪

方其入門之時衆人爭先趨附有進右師使就己之位而與之言者

有自己往就右師之位而與言者無非示親昵以通殷勤以其爲

君幸臣而請之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

簡驪也

簡是忽略直解

孟子時亦注用王驪之所敬重而望其親已者乃獨不與右師言其

以道自重如此王驪遂不悅誠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

是以驪爲不足敬而簡驪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于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聖

教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云朝廷歷是更勝位是

他人之位階是級即班行也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

朝廷敘列班行所有許多人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位與言

揖者與言者必與揖也此兩句亦禮之成文也異是怪不可謂異於

禮

王驪有不悅孟子之言孟子聞之乃據理以明其故以君命往弔

則君命所在即朝廷所在吾聞諸禮公卿大夫在朝廷之間拜立各

有定位不得歷位而相與言班列各有定階不候驪階而相揖也若

右師未就位而進而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進

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我所以不與右師言者正欲行不歷位

不踰階之禮也禮備正相反以失禮爲簡無足怪也而子故以行禮

爲簡不亦可怪之甚乎夫孟子曰王驪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公
則此時所重在禮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即非王驪想亦不
能與言也心器子教而外順其辭君子之遠小人惡而嚴也如此
南軒張氏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此章論君子存心之學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總綱意該三自

反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

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以

仁禮存心兼內外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此句要重看意該三自

反不是既存於心到愛敬方說仁禮之施也只是說以仁處於心以

禮處於心此心常在仁禮止無頃刻或離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而非人所能及者無他也以其存心不同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聖

其存心如何曰仁曰禮而已蓋仁是吾心之側隱君子念念好生

在仁上造次輒施無頃刻或違違是以仁存心禮是吾心之莊敬

子念念時時都在禮上視聽言動無頃刻或怠這是以禮存心蓋仁

禮之心人所同具君子獨能存之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仁禮以心言愛人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見於外者要說

得不相侵犯

仁禮之德既有根心之實則自有及物之微蓋仁主於愛者也君子

以仁存心則親疎遠近殆無一人而不任其所愛之中吾知其必能

愛人矣禮主於敬者也君子以禮存心則衆寡小大殆無一人而不

在其所敬之中吾知其必能敬人矣此仁禮之施也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恆字解常字恆愛恆敬是欲起下三自反意

夫愛敬既盡於已則德意自感乎人我有仁以愛人則凡感我之愛者自然親屬於我而人恆愛之我有禮以敬人則凡感我之敬者自然遜讓乎我而人恆敬之此仁禮之驗也我感而人應可以驗我之得我感而人不應亦可以驗我之失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安至哉

橫是橫逆是倒義謂強暴不順理物是事

施則必報乃理之常設或有人於此不惟不相愛敬也而反加我以暴橫悖逆之事則君子必自反說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我若愛敬乎人則此橫逆之事奚安至哉方自歎其仁禮之未盡而無暇於責人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論語

卷之四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忠者盡心之謂非有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即忠也

其自反而有仁以愛人矣其自反而有禮以敬人矣乃其待我以橫逆如故也君子於此豈肯一自反而遂已哉又必自反也以爲理無窮盡人有作惡人見不在一物不體便是其心惡吾所以愛敬人者必或有不出於誠實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辨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是妄作的人妄擇是何異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技

自反而吾所以愛人敬人者不徒事乎虛名而皆本之實意則既忠

矣乃其待我以橫逆猶如故也君子必曰此人喪其良心仁不能

禮不能動亦天地間一妄誕之人而已矣人而妄誕至此名雖爲人實則蠢然一物與禽獸何所分別既與禽獸無辨則當置之度外豈以無心可也豈屑與之校是非論曲直哉故不校之量雖足以有容而自治之誠實未嘗少間君子之存心若此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愛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終身二字要看得分明此心常存念念不忘時時照管惟恐一毫之不自盡處豈非終身之憂而何一朝是卒然之意言其近小也正對終身而言憂自內出患自外至獨言舜者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論語

卷之四

人道苟盡於此固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之鄉人是鄉里之常人所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曰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爲實行謂行之於身表裏一矣有一朝之患患字以禍害言不患患字以憂患言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二句是樂括上文五節之意自仁者愛人至我必不忠是有終身之憂自自反而忠至禽獸又何辨是無一朝之患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總在三自反之內其所以自反而仁禮自反而忠只是欲求到舜地位也舜所以爲舜亦不外此仁禮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勉而行之耳新安由是言志是故君子自反之心有加無已即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有終身之憂至於意外之患猝然來到而前惟置之不校是無一朝之患也夫君子之心乃若終身之憂則有之其心常常是說舜生於天地間此人也我亦生於天地間此人也舜盡仁禮而爲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之仁禮未盡猶未免為鄉里之常人也惟
是則可也也置之如何如舜而已矣仁不如舜則自反而勉於仁禮
不如舜則自反而勉於禮之必至於舜而後已故曰君子有終身
之憂也若夫一朝之患在君子則無矣蓋其以仁存心而非仁無為
也以禮存心而非禮無行也故若樹遼卒然來加而有一朝之患在
君子亦惟自反而已處之泰然略不少動其中而為之戚戚也故曰
無一朝之患也此君子存心之學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
為同也

禹三過其門不投足帶瑣賢之是賢其用世而安民之政
自古聖賢得位行道莫盛於禹稷隱居弗道莫過於顏子禹稷當堯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 卷二十 吳

舜之世天下治平則在九官之位一則平治水土一則教民稼穡周
歷四海不憚勤勞甚至三過家門亦不暇入其忘身以愛民如此孔
子上席席處母以禹稷為賢而推尊之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其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
子賢之

賢之是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二孔子賢之是記事者因孟子禹稷
顏回同道之言先置此

顏子當春秋之世天下大亂隱於陋巷之中以一簞為食以一瓢為
飲其貧窶之狀使他人當之必有不堪而顏子處之泰然不改其樂
其修身以避世如此孔子品第門人每以顏子為賢而稱許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而心乃道之所從出也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

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大出處異致而皆為聖人所與故孟子因而斷之說禹稷顏子其出
處不同然禹稷進而救民雖功蓋天下其道非有異於顏子顏子退
而修己雖善止一身其道非有異於禹稷也夫天下事無常形而理
有定在存此則為此事之理在彼事則為彼事之理安在其為同
然此事之理此理也彼事之理此理也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
同也故進而救民是聖賢之道退而修己亦聖賢之道也其心一而
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
是其急也

是以如是其急是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要說得
是以二字分明

禹稷顏回同道何也禹既身任治水之職則天下之有溺者實禹之
責而思天下之有溺者就是我溺了他一般稷既身任播種之職則
天下之有飢者實稷之責而思天下之有飢者就是我飢了他一般
所以如此其急而不暇過家門也若顏子則自無此責矣故得以清
然自在陋巷之中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地是地位皆然是其心皆然意已盡於此下文只是管轄
禹稷顏子地位不同出處各盡其道如此說若禹稷窮而在下無
世安民之責則所處亦顏子之地也必能樂顏子之樂而思不出位
矣豈至過門不入乎使顏子達而在上有輔世長民之任則所處亦
禹稷之地也必能憂禹稷之憂而為國忘家矣何暇管轄白樂

聖人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無所倚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故隨感而應如進則便須救民退則便須修己皆吾人本中自然之理無或過無或不及各盡其道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非禹稷顓子同道而何此孔子所以於禹稷賢之於顓子亦賢之正以其隨所處而各盡其道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是過沐不暇束髮且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救之言急也以喻尚慢

譬如今有同室之人一旦互相爭鬪這與我休戚相關雖當沐浴之時不及束髮便加冠結纓奔而往救亦不為過蓋其地甚近而其情甚急也是所謂當理而可也禹稷之救民何以異於是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賊也雖閉戶可也

鄉鄰之鬪與鄉鄰之鬪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天

論語

若是鄉鄰之人互相爭鬪這與我利害不切却也若要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不達於理矣雖閉戶而不往救之可也顏子之修己何以異於是蓋君子而時中若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為中如居陋巷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聖賢之為聖賢其心無不同故隨所遇而各當於理則其事亦當可而無不同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政問何也

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聖賢至公至仁之心也分五段第二節言五不孝皆章子所無第三節言章子不得父之故在責善第四節言其亦有罪第五節言其既得罪之後不受其子之養亦足以自其心迹之非有他而與世俗所謂不孝者有別矣總之章子之行蓋

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匡章是齊人通國是盡一國之人禮貌是敬重的意思直解

公都子問於孟子說君子擇人而與之交非其善有足稱必其行無可譏若匡章之為人舉齊國之衆皆以不孝稱之是其大節已虧雖有小善不足取矣夫子乃與之遊且禮貌之以致其敬重之意政問其所以不見絕於夫子者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從是放蕩是盡厥根是忿戾五不孝從輕漸說至重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天

論語

所謂章子之不孝果何所據乎夫世俗所謂不孝之事雖有五件有等偷情其四放惟知晏安之可懷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身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一也有等博奕好飲酒惟知朋從之可親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交遊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二也有等貪好財貨偏愛妻子惟知自私自利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室家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三也又有一等縱耳目之欲淫聲悅美色放蕩於禮法之外身為下流不肖以貽父母之羞此則虧體而辱親不但失養而已不孝之四也又有一等逞血氣之私好小勇爭小忿自陷於刑辟之中以貽父母之患此則忘身以及親又不但辱之而已不孝之五也於此五者之中章子有一於是乎無其半而被之以不孝之名此必有其故而不可不察也

天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先說子父責善是子貴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更言遇是食朱子

然則章子所以得不孝之名者其故何在蓋章子之心不忍陷父於不義者以善道責望於父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而人因以不孝目之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字解作害字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也

夫道在倫理間各有攸當不可樂施如過失相規德義相勸此朋友之道也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家庭之關藹然慈孝乃為道之當然耳若以責善之道行於父子之間將見相責之過必至於相夷而天性由此傷矣豈非賊恩之大者哉章本心亦欲父之為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而至於相離是雖知愛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

聖

父而不顧賊恩之禍此則其罪之不容辭者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王開章子之子此母即章子之妻屬字即夫屬家屬之屬猶大妻子母而言不養是不受妻子之養是則章子而已矣是指出上文意旨章

子是如此耳非實有不孝處也

章子以子而責善於父固不為無罪及看他後來不自安之情則亦有可矜者彼身有夫妻之屬子有子母之屬人情之所甚欲也章子豈不欲有此哉只因責善而得罪於父不得近父之前其心有隱然

不自寧者故於妻則逐出之於子則屏斥之終其身不受妻子之養焉蓋其設心以為我既不能盡其養於父而又安敢受其養於妻乎苟不如此是見忤於父已有罪矣乃又悍然不顧而安心享妻子之

養則是終以念戾之氣行乎其間而一罪之中又一罪焉是則罪之大者夫其設心如此章子是如此而已與世俗所謂不孝者有間矣然則吾之與遊又從而禮貌之為過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始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此章言古之聖賢或遠害或死難其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武城魯邑名蓋何不也當是時曾子守舍之人反是還左右是曾子之門人退則曰至我將反亦即語其守舍之人反是還左右是曾子之門人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是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始於不可是始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此門人私議之辭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

聖

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沈猶大抵是姓氏不必說沈猶行或

偶同姓亦未可知也此是與其難

昔曾子設教於魯居武城地方適有越人來寇或人說寇至矣何不避而去之曾子從其言乃與守舍的人說無使人寓居於我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以示其去而復來之意也及越寇已退則又先與

守舍的人說室人不居牆屋必有毀壞者當為我修葺我將來歸矣于是寇退之後曾子乃還歸武城當時門人在左右的私相議說武

城大夫之衛先生內盡其誠外盡其禮這等忠而且敬可謂厚矣乃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常則復來還觀武城之忠

雖真然不加意嚴於其心殆不可如是弟子有沈猶行者以其所見解之曰夫子不與武城之難良有深意非汝等之所能知也昔夫子將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米沈沈氏當時從先生者七十

人死生率而去之。未有與其難者。觀昔日之處沈猶氏。則如今之處武城。乃當去而去耳。豈常情之所能識哉。蓋時常避難。則以保身爲首。曾子之所處。是或一道也。直解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孟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居於衛。是仕於衛。役是子思名。若誰與守。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居於衛。適齊人來寇。或人說齊寇且至。何不避而去之。子思說食人之食者。當愛人之憂。今齊寇方至。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其時也。若使役去。國以避難。若之社稷。人民誰與共守。役但知效死。勿去而已。蓋時常捍患。則以徇國爲忠。子思之所處。是又一道也。直解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同書本義集說 下 卷二十 孟子 微子

微是微賤。臣字對師字言。微字對父兄字言。象引

孟子就曾子子思之事而斷之。說曾子居武城。惟知避害以全身。子思之居衛。乃欲守死而弗去。其事若不同矣。然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當夫理而已。揆之於道。無不同也。何也。蓋曾子之在武城。所居則賓師之位也。師道之尊。等於父兄。彼武城之人。皆子弟耳。豈有父兄而自輕徇子弟之難者乎。此曾子所以去也。若子思之於衛。則已委質而爲臣也。以臣事君。分則微賤。豈有臣子而不急君父之難者乎。此子思所以不去也。蓋君子之處世。惟求理之所是。與心之所安。時常保身。不嫌於避害。時常徇國。不嫌於輕生。其道一而已矣。使曾子而居臣職。處子思之地。亦能如子思之死難。使子思而爲賓師。處曾子之地。亦能如曾子之遠害。便是交換過來也。都是這等作用。此曾子子思所以爲同道也。明乎此者。斯可以語精義之學矣。直解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舜與人同耳。

此章言人以道殊。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也。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含而未盡。直解

儲子是齊人。謂是堯舜。是令人窺其無所居處之時。動靜語默之間。果與常人不類乎。曰堯舜與人同耳。便是堯舜無與人異者矣。此中意便是同此性。而能盡其性。同此形。而能踐其形者。則高懸而不發。發則味反薄矣。象引

當戰國時。謀臣策士。皆卑卑無奇。孟子獨毅然以聖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人見其氣象嚴嚴。遂謂其與人不回。故孟子初至齊國。齊王暗地使人窺看孟子。察其動靜語默之間。以驗其爲人之實。而齊人有儲子者。因問孟子。說天子尊大名於當世。人皆稱夫子有異於人。

則書本義集說 下 卷二十 孟子 告子

主近使人窺視夫子。看夫子燕居獨處之時。動靜語默。果有超然異於衆人者乎。孟子說我何以異於人哉。我之所知。人皆能知。我之所行。人皆能行。與人原不異也。豈但我無以異於人。就是古之大聖。堯如舜也。只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米嘗有異人之知。異人之能也。堯舜且與人同。況我豈有以異於人乎。則固無待於疑。而亦不必於問矣。直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墮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

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也

良人夫也是婦人傳其夫之辭是飽顯者是富貴之人施是邪驕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之是子蟻聞是郭外塚間乞其餘是乞其祭者所餘酒肉顯是望而怨其施施喜悅自得之貌以為妻妾不知此故驕之也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

孟子見當時貪求富貴之可恥乃托齊人以形狀之說齊人有一妻

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每日出外則必壓飽酒肉而後回家其妻問

所與飲食者何人其夫謊說與人與飲某人與食蓋富貴之人也其

妻疑而求信向其妾說良人每出則必壓飽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

飲食之人盡是富貴尊顯之輩乃只見良人往而未嘗見顯者來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

二十

述可疑我將私窺良人之去向便可知矣乃蚤起乘其夫出門之時

密從傍路隨行不使之知因窺其所往只見徧園之人無有一人

與之竝立而接談者後來走到東郭墟墓之間見有祭墓的人道乞

討其祭餘酒饌而飲食之其欲未足又轉身顧望他處往而乞之直

至飽食而後已這是他酒食的來路所以能致壓足者用此道也其

妻偏得其狀不勝愧恨歸家告其妾說良人者我等所仰望將倚之

以終身者也乃今為乞丐汚辱之事所為如此我等將何望乎因與

其妾總管其夫而相哭泣於中庭其良人尚未知其踪跡之敗露也

乃施施喜悅自得從外歸來以壓足之態富貴之容誇示其妻妾焉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

幾希矣

齊人乞墦於外而驕其妻妾於家其妻妾固羞而泣之矣若由仁義

自守之君子而觀今之人則今人之所以未富貴利達者務為卑鄙

無所不至求得則憂愁窮蹙尾乞憐志氣蕭然不勝其小苟得則

志得意滿驕視成傲閭里而自視不勝其大其可賤甚於乞墦而莫

之覺也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幾希矣豈不可恥之其哉此君

子立身所以深明義利之辨充其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而當

以齊人為鑒也

以齊人為鑒也

以齊人為鑒也

以齊人為鑒也

以齊人為鑒也

以齊人為鑒也

以齊人為鑒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

二十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附校閱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

怨慕二字包盡一章之意

萬章是孟子的門人往于田是往至于田仁覆閣下謂之旻天號泣

于旻天是呼天而泣怨是怨已慕是慕親兩字相因怨已之不得乎

親思慕而必欲得之也不止是思慕欲得親

萬章問說古稱大孝莫如虞舜然聞舜耕歷山的時節每往田間便

呼旻天而號泣夫人情必至於抑鬱無聊莫可控制故乃有號泣而呼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一

天者不知舜處父母之間却這等號泣何爲其然也孟子說孝子之

事親幸而安常處順固是天倫之至樂然不幸而偶值其變則其情

亦有大不得已者舜惟不得於父母其怨艾之深而思慕之切無與

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所謂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

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我

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怨

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長息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是弟子弟子于父母亦言辭言呼父母

而泣也怨是無怨之貌其字即是供字於我何哉是自責不知已有

何罪非怨父母也孟子曰怨慕萬章不知爲怨不得其親而思慕

是怨慕故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如此則見其怨已之不得親而思

慕而非怨其親矣

萬章不喻其旨而疑其有怨於父母故又問曰嘗聞人子之事親也

見父母愛他便欣欣喜樂常有於心而不忘就是父母惡他加以勞

苦之事也起敬起孝不敢有一毫怨恨之意這纔是孝子若以號泣

旻天爲怨慕則舜之於親猶不免有所怨乎孟子曰非也昔者長息

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聞命矣若呼旻天父母而泣則吾

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是聖人至孝之心非爾所能知也吾雖公

明高之意以爲子之於親本有不可解之天性而適當其變則自有

不容已之至情若但忽然無慈略不動意薄亦甚矣曾謂孝子而若

是乎吾想舜之存心只要得親之愛我今竭力耕田不過供子職之

常事而已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我孝道有虧誠意未至不知我有

何罪以至於此負罪引愆日久惟思維其所以得罪之故而不可得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二

皇皇無情而不察此所以呼天呼父母而號泣也我所謂怨慕者

蓋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而必欲得之豈怨父母哉若怨親則又

何慕耶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

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是堯堯使九子事舜以爲陳二女是娥皇女英堯以二女妻舜自

官只是有司備是備其事是奉事就之是就舜而視之胥字解做皆

字還是移以與之胥天下而遷之是把天下盡皆與之蓋遷位而禪

之也順是愛如窮人無所歸言其憂若窮困之人無所歸往言其

怨慕迫切之甚也此條正承上文言舜之怨慕有如此下條則又推

其心以解之

舜之怨慕豈但躬耕歷山之時爲然當四岳咸薦之初大禹升階之

日帝堯將歷試諸難乃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觀其治外何如二女妻之以觀其治內何如凡百官有司牛羊介稌莫不備具以奉事舜於畝畝之中其際遇之非常如此那時天下之士翕然何慕都來歸舜始而所居成聚繼而成邑咸都其人心之歸服如此帝堯見舜果有盛德且將欲盡天下而移以與之使踐天子之位其帝心之簡在又如此夫舜以匹夫之微一旦而享富貴尊榮之極安何如其樂者乃惟不得順於父母其戚戚皇皇情不可以自遠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就如窮困之人無所歸往的一般蓋以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既不可以爲人子則此身無所依歸與窮人何異其怨慕迫切之情豈有不能自解者矣

天下之士悅之入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入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欲是貪人悅之言爲人所悅即所謂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好色便是二女事之富貴即指天下而遷之上文是說舜之貨事此又孟仲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舜起畝畝之中而處富貴尊榮之極乃其怨慕迫切如窮人無所歸者舜之心何心哉蓋親親爲重則視外物爲輕見可憂之在此則不可樂之在彼耳夫天下之士悅而就之是人之所欲也舜乃視之如草芥而不足以解憂好色是人之所欲也舜以帝堯二女爲妻其樂至矣而亦不足以解憂富是人之所欲舜有天下之大其富極矣而亦不足以解憂貴是人之所欲舜居天子之位其貴無以加矣而亦不足以解憂夫天下之悅我美色事我至富至貴加我都無足以解

其憂者則必如何而後可以自解乎惟能論親於正道得親之歡心親於我無所怨慕我於親無所違必如是然後可以解憂此舜之心也

正所謂怨慕者然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慕是思慕人是常人少是年少艾是美好不得於君是失意於君慕中是躁急心熱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非止到五十而止也上言舜不以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此則因贊其異於衆人如此也五十而慕是證其終身慕處

舜之心不見外物之可欲而惟知父母之當順其爲大孝是皆常人所能及哉大凡人生少時情實未開其良知良能止知如是慕君父惟依依念念不忍相離是等純一無偽之心不爲他念所奪此至性之本然也及其知好色則慕少艾既壯而有妻子則慕其心以慕妻子及出而求仕則慕其心以慕君或不得於君而遭際不偶便躁急心熱而此心又移於功名得失之際矣是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而無所盡孝之道也惟是大孝的人自少至老終身只慕父母那孩提愛親的本心始終如一情欲不能爲之牽窮達不能爲之變此孝之所以爲大而超出尋常萬萬也我觀於古惟大舜爲然蓋舜自徵庸之後攝政之時年已五十矣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愛慕其親猶如一日五十而慕者子惟於大舜見之矣所謂人終身慕父母非舜其誰與歸此舜之怨慕所以爲能盡其性而爲人倫之至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

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詩是齊風南山之篇告是稟命信是誠獻如此詩之言也至其如舜謂能盡道安莫如舜也對是仇怨以對父母非于怨父母也如告則不果娶亦徒為父母所仇怨耳

萬章問於孟子說婦娶人道之常然未有不稟命於父母者詩國風南山之篇有云娶妻當如之何必告於父母而後取娶就如詩之所言則能盡此禮者安莫如舜舜乃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而後娶者理之常也而舜之所處則人倫之變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則為父母所阻而不得娶矣夫娶而男女居室者人之大倫不可廢也如告而不得娶則廢人之大倫又生一場憎恨而徒見怨於父母

也與其告而廢大倫以對父母孰若以權行之既免於廢大倫且不

至親父母是亦所以為孝而已是以不告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君既得聞命免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帝是莫以女為人妻曰妻告是相告禮娶須五禮父母先將以禮

相告也帝亦至妻也作一句焉乃語助漢字帝莫知舜大孝故每

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

萬章又問說舜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夫子之命而知其為禮之權矣當時帝莫以女妻舜據人情之常亦當告於舜之父而後娶之知乃亦不告而娶是何意也孟子曰說欲妻其子當通言於其父帝竟豈不知此但舜之親既有害舜之心則要以二女必其心之所不欲也若告則必有違言父母之違言一出則舜便不敢娶而帝亦

於強之而竟至於不得妻之云云莫知其事必至於此故可娶則妻以君上之法治之不必問其親之知與不知耳此所以不告而娶也亦豈可以常禮舉之哉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廬捐墻墾壤使浚井出從而拊之象曰讓益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嚮思君嚮思君惟怙怙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是治廬是食指是去墻是捐墻使舜登原屋而拊去其梯焚燒其廬也浚井是穿井出是舜已出拊是蓋象是舜其母弟謀是謀蓋是蓋井都君舜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是皆績是功干是屋

戈是戰琴是舜所彈五弦琴張是離己二嫂是娥皇女英棲是牀也治牀欲以為妻也往入舜宮是欲分取所有鬱陶是憂思鬱結怙怙

是羞懼之色嚮思君爾一句怙怙一句言思君之甚故來見也

如此云終不免於怙怙茲此也臣庶謂其百官治其臣庶亦是見其來而喜之因使為看視爾非以治理之責寄之也莫何也象憂亦憂是伴象喜亦喜觀重在下句

萬章又問說舜與父母之機固于道之所難乃其處兄弟之際亦有非常情可測者固說舜之父母聽小子象之言每每設計害舜一日

使舜塗治倉廩舜腹不知其已下撤去梯于縱火焚之幸得不死又使舜掘井墾壤不知其已出從而拊益其井象只道舜已斃井中自謂得計乃於今日謀益都君於井中皆我之功凡都君所有之物

我當與父母共之若牛羊若倉廩皆以歸之父母若干戈若我自用之

二嫂娥皇女英則使治我棲臥之榻遂往入舜宮欲分取所有不意舜已先至其宮在牀彈琴蓋既出則滑歸其宮也象既見舜

流徙也遺之去其工是官名家恭滔太足以惑衆幽州是北齊之地驪靬是人名與共工比則爲常山是南齊之山按是殺其君三苗是國名負固不勝二苗是西齊之地源是拘囚困苦之猶云既死耳驪靬是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羽山是東齊之山罪是活字猶云四誅也服是服其用刑之當罪即下文誅不仁也有廩是封象圖名藏怒是藏匿其怒宿怨是留蓄其怨怨深於怨視之是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是欲得遂所欲富之是也

萬章又問說吾聞聖人治天下不以私情害公法當舜之時若共工驩兜三苗伯翳天下所謂四凶也舜於共工則流之幽州於驩兜則放之崇山於三苗則殺之三危於伯翳則殛之羽山罪此四凶而天下咸服者正以所誅者皆不仁之人而刑當其罪故也象之凶惡不仁極矣即與四凶同罪何不可巧以於有廩彼既將殺其兄又何有仁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九

於百姓必且大肆殘虐而播惡於一方有庠之人獨何罪而遭象之虐耶仁人所爲固如此乎在他人則伸法以誅之在弟則徇情以封之仁人似不若是也孟子曰此正所謂仁也蓋仁人之處其弟與其親之愛之務盡其友于之情如是而已矣然使尊卑親疏則地分相隔不可以言親使貧富懸殊則體操未則不可以言愛故親之則外其貴使有爵位之崇也愛之則欲其富使有財賦之奉也舜封象爲有廩則富有一國貴爲諸侯止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初身爲天子貴而且富窮爲匹夫貧而且賤可謂親愛其弟乎然則舜之封象立仁人之用心也事四凶之事而疑封象之非其亦不達聖人之心爲

故問或曰放者何謂也以象不得有爲於其國人子使吏治其國而約

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吏是官屬彼民是有庠之民來是來朝親雖然是又是一種源源若是若水之相繼貢是諸侯朝貢之期政是政事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於天子皆有政朝於京師則連其所受之職朝於方岳則有正時月同律度量衡等事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言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常得無事顯見之蓋古書之辭此之謂正以其欲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也引此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也

萬章又問孟子說弟之于兄則舜之封象明矣故問或人不謂之其而謂之放這是何也孟子說舜之待弟不獨有親愛之心而尤有善處之術但見其用心深遠或人未能測識耳蓋象雖封爲有庠之君然不能有所作爲於其國凡國中的政務則天子自命官屬爲之代理但使百姓出辦賦稅以供其費用而已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舜之處象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豈得虐有庠之民哉雖使象之爲此其意不在於使象不得虐民也蓋其親愛之心無已欲常而見之故使吏代之治國使彼得源源而來也向使煩以國事則彼亦安得源源而來而無事煩見乎故古書云舜不及諸侯朝見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政此源源而來之謂也可見聖人以公心治天下未嘗以愛弟之故示人以私以厚道故天下亦未嘗以彼弟之故自處於薄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十

成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舜般亦北面而朝之舜見堯驩其容有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

予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
征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遊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此章自堯老而舜攝也至是二天子矣是說舜無臣堯之理皆言天
之下至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是說舜無臣堯之理至本段引賦載
見替役一條又待諸咸丘蒙所連父不得而予之非亦以見無臣父
之理也

咸丘蒙是孟子弟子語是古語堯是聖王不曰安爰爰是危殆的意
思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是齊國之東遠老是不治事攝
是居攝而行其事此一句最有力量言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也堯
此是與書篇名放勳是堯征落是死魂氣往為鄉體魂魂為落百姓
是歲內百姓如喪考妣是如喪父母生日父母曰死曰考曰妣考

四書本義集說

下注卷之二十一

十一

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堯之官燒也燒於考故也還是止留是靜入武
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八音不作哀思甚也二天子言放
勳雖落天下為服三年喪坐定是天子而舜又為天子是二天子
矣又引堯典及孔子之言以証之明舜無即天子位之事也
咸丘蒙問於孟子說舜問古語有云盛德之士雖至尊如君荷其
德不得而以之為臣至親如父荷其德不得而以之為子夫舜惟
有聖人之德一旦居天子之位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志尊
腹亦北面而朝之那時舜望見堯驥朝已具容貌甚足雖不自安
孔子有感於此故因數息思此之堯君失其所以為君父失其所
以為父統緒紊亂天下豈安及乎其危哉此等言語不識果有其事
否也孟子曰無是事也此等無稽之言斷不出於君子之口必是齊
東野人目不睹禮義之行耳不聞典訓之言乃有此說耳豈可以之

証聖人也蓋堯之舉舜舜之代堯乃是堯既老而倦於勤而命舜攝
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此言言
有謬也虞書堯典上載舜攝位二十有八年堯乃落而終國中百
姓慟堯之歿如喪父母一般三年之閒四海遊密音樂靜密如二不
復聞有八音其思慕之深如此孔子亦嘗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據

孔子之言以斷堯與所載之事可見堯崩之後舜始即天子之位是
則堯為君而舜則臣也若堯未崩之時舜既為天子矣今又帥天下
諸侯以為堯行三年之喪則是舜是一天子堯又是一天子而有一
天子矣天下豈有二天子乎然則堯在時舜未嘗即位也明矣既未

即位又何為有臣堯之理乎既無臣堯之理則其無臣父之理亦可
見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爾詩本義集說

下注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上之謂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豈問替腹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
非是之謂也勢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也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
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是不以堯為臣謂是小雅北山之篇言是循乎是循循土之
道環海之內也賈豈是以為賢才而勢若父是字辭是語意是已意
志是詩人之志逆是前去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而候詩人之
志來如詩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
合其至否遲遲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得志是得詩人之心如以辭
而已矣是拘泥其辭而不求其志也漢是大雅篇各不守獨立之貌
道是道貌

咸丘蒙又問說舜無臣堯之理則我既得聞命矣其不臣替腹則

尚有可疑者北山之詩有三藩天下無八地非王土上之清無
一民非王臣舜既為天子矣則管仲亦王臣中人耳乃獨不謂之臣
此何說耶孟子曰是詩也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當時大夫勞
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也詩人之意若曰此莫非王事
也天下之人皆王臣則當皆服此王事何獨我賢才而使之勞苦乎
故凡說詩之法不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義不可泥一句之義
而害詩人設辭之志惟當虛心平氣以我讀者之意迎取作者之志
後游玩味徐觀其立言之本旨所向何如然後可以得其志而與之
相合焉若但拘泥其辭而已矣而不求其志則大雅雲漢之詩有云
周道饒饒之餘容民無子然遺脫者信如此詩之旨是周之民真無
遺種矣豈知其志特在於憂民而非真無遺民也然則北山之詩豈
謂莫非王臣而天子可臣其父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三

孝子之至莫大乎舜親舜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母之至
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至是至極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
也尊親以名言養親以實言詩是大雅下武之篇永言是長言不忘
則是法則上節是破其引詩之謬以見莫非王臣之旨非天子可臣
父之說此節則見舜為天子正所以為尊養其親之至非謂可以臣
其親也

且子亦未知舜為天子正舜之為至孝者乎蓋人子能事父母之謂
孝可以言孝然或分有所限未可言至也若論孝子之至則莫大乎舜
顯其親而分得以自便這纔叫做孝子之至彼身為諸侯大夫顯其
親為諸侯大夫之父而養之以一國一家之祿亦可謂尊親然未可
謂尊親之至也若論尊親之至則莫大乎以天下養而勢莫與之並

這纔叫做親之至今舜尊為天子則尊養為天子之父是舉天下
之名分無復有加其尊此尊之極至者也當有四海而養皆以天
下之奉是舉天下之供奉無復可加其養此養之極至者也尊養兼
至正舜之所以至孝而可為法於天下者也詩曰人能長念孝思而
不忘則可以為天下之法則其即舜尊親養親之至之謂也然則豈
有臣父之理乎

書曰祗載見替豐變變齊栗替豐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書是大禹謨篇載是敬載是事變變齊栗是敬慎恐懼之貌允是信
若是順祇載句見替豐變變齊栗句替豐亦允若是通連二句此一條
又特懸臆直蒙所述父不得而子之非

夫舜固無臣父之事而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有說也書經大禹謨
說舜敬事替豐毋去進見必變變然致齊莊之容作戰栗之色無一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十四

念不虔無一時或息由是積誠之所感格替豐亦遂化其頑而為慈
心以之孚意以之順矣天父為子綱父能立教子從而化理之常理
今替豐不能以不善及舜而反見化於舜所謂父不得而子者如此
是豈可臣其父之謂哉所謂君不得而臣臣則此亦可以類推矣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此章天字以主宰言聖人授受之際無非天也而又并民言者天人
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回天也至於朝覲協徵
歌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人以人經天天與人一也故此章
眼目全在一天字而究其所以為天者則在章末引泰誓一語

萬章之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意耳孟子不直答以其事之有無但
言其無此理

萬章問說人皆言堯有天下求可以禪帝位者惟舜有聖德因舉天

下而授之辭果有其一乎孟子曰無是理也蓋天下者天下之大下非一人之私有也為天子者安得徇一己之私而輕以與人哉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萬章曰既非堯與然則舜有天下果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也蓋天者至大面無外至公而無私也故能以天下與舜竟不過承順上天之命耳豈得而專之哉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然詳切之貌命是教命

萬章曰天與之者果能諄諄然命之乎然則何所據而見天之與舜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五

留明堂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其所以措之天下者即其行之於身者也付其出乎身而行也付其加乎民言事也本末之分耳示是示以與之之意

孟子曰天豈能以言命人哉天雖不言但因其行之出乎身與事之措諸天下者示以與之之意而已豈待諄諄然以言命之乎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皆能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薦是薦舉薦舜於天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暴是顯揚天遠而在上是為尊者也聖人於天舉其所知而取喻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也聖人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

之也

萬章又問說天之所以示舜在於行與事者其實如之何孟子說欲知天之所以示舜但觀舜之得天可見矣蓋人之才德有可托以天下者天子能舉而薦之於天然天意之從違未可知也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正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許其可任一國之事而不能取必於天子使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許其可任一家之事而不能取必於諸侯使與之大夫蓋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使有行焉天或違之有事焉天或拂之天何哉昔者堯薦舜於天使之攝行大事而舜之行事合乎天而天受之暴舜於民使之歷試諸難而舜之行事合於民而民受之即此天人所受之處是舜之行與事而示以與之之意也所以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六

留明堂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使之主祭是主天地山川之祭百神享之是百神皆飲其祀使之主事如紀綱文章謹權審量之事安是安於其化此節是言舜之得天也

萬章問說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敢問其事如何孟子曰使之主祭是薦之於天也而舜精誠之所感乎幽無不格百神皆飲其祀而享之這便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是暴之於民也而舜德意之所止措乎無不治百姓皆被其化而安之這便是民受之也天受之即天與之也民受之即民與之也天與之天與之皆天意所在帝堯不得而與焉所以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歌謠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故曰：天也。夫然復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始堯之宮，通堯之子，是猶也。非天與也。
避是避南河，在冀州之南，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必待三年之喪畢，然後去者，前此百官聽於冢宰，故也。初，親是人臣見君之禮，稱訟獄是獄不決而訟之，訟獄是歌謠功德，德長聲為歌，短聲為謠。歌謠非至舜而前，歌也。只是草野間歌謠之德耳。通是通，通上節言舜之得天，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三句又是言其所以得天，蓋堯崩以下，又即舜為人心所歸，以見其得天也。故曰：天也。應章首天與之句，故曰：舜之有天下，天與之也。存疑。
天心與舜，不特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為足以見其為天之所與。自有攝政之久，與其進於民心之歸者，親之亦足以見其為天之所與也。舜之輔相，得君行政，至於二十八年，在相位最久，施澤於民最深。此豈人力之所能為哉？歷數有歸，天實為之也。至於堯崩之後，三年之喪畢，舜以天位之難，而誠心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只要丹朱能嗣帝堯之業，其心安矣。然天下諸侯凡執贄而朝覲的，不去朝見丹朱而皆來朝見於舜，凡訟獄不平的，不去赴堯丹朱而皆來赴堯於舜，凡歌謠功德的，不去頌堯丹朱而皆來頌堯乎舜，此民心之所歸，非人之所能使也。故曰：天與之也。夫舜為民心所歸，避之有不得，然後自南河而往中國踐天子位焉，無非承天之意而已。向使堯崩之後，即竟居處於堯之宮，近屬乎堯之子，乃是篡君之位，而據之耳。豈得謂天與之哉？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泰誓是尚書篇名，自是從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此之謂也。謂泰誓此言，即吾所謂舜為人所歸，則為天所與之意也。此再申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之意，以結上文。
夫即舜民心之所歸，便知為天心之所與。此非無徵之言也。書經泰誓篇有云：天未嘗有言，以視而無所不見，但從我民眾目所視以為視耳。未嘗有言，以聽而無所不聞，但從我民眾耳所聽以為聽耳。書之所言如此，可見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民心所歸，莫非天意斯言也。即吾所謂民之歸舜，即天與舜以天下之意也。然則舜有天下，天之所以寄視聽於民者，審矣。豈待堯之與之哉？堯不能以天下與舜，蓋見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讓者不讓，益而讓，啓曰：吾君之子也。
此章言聖人之與賢與子，皆出於天而無一毫私意也。陽城，箕山之陰，都是地名。啓是禹之子，益是禹之相，此天字全是天意之天。昔者舜薦禹於天，至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是言天與賢之事。禹薦益於天，至不從禹之子而從益也，是言天與子之事。萬章問曰：人有言：天未嘗有言，以視而無所不見，但從我民眾目所視以為視耳。未嘗有言，以聽而無所不聞，但從我民眾耳所聽以為聽耳。書之所言如此，可見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民心所歸，莫非天意斯言也。即吾所謂民之歸舜，即天與舜以天下之意也。然則舜有天下，天之所以寄視聽於民者，審矣。豈待堯之與之哉？堯不能以天下與舜，蓋見矣。
與人亦不能以天下與子，顧天意何如耳。天欲與賢也，則聽天以與。

賢者何嘗容心於其間而欲假此以要萬世之名哉天微與子也則聽天以與子焉何嘗容心於其間而欲性此為一己之利哉蓋與賢與子莫非天意也何以見之昔者舜禹禹於天任以為相十有七年追舜崩三年之喪既畢禹因舜有子任乃遠避於陽城之地乃天下之民皆歸心於禹而翕然從之就與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的一般民之歸禹如此則天之與賢也可知矣至禹益之時則與此不同也禹亦嘗薦益於天任以為相者七年追禹崩三年之喪既畢亦因禹有子在亦遠避於箕山之陰但天下臣民朝覲訟獄的不往歸益而來歸舜說啓乃吾君之子也歌的亦不讚歌益而讚歌啓說啓乃吾君之子也民之歸啓如此則天之與子可知矣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

九

也其之致而至者命也

丹朱是堯之子舜之子是商均女英生也不肖是不類於堯舜敬是敬德承是相承繼是嗣字舜禹益相去久遠歷年多少二意如其子之賢不肖例謂歷年久遠之相去也丹朱之不肖至施澤於民久是言天之所以與賢者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至施澤於民未久是言天之所以與于者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對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此則下文所謂其子之賢不肖也益之相禹也歷年久施澤於民未久對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此則下文所謂舜禹益相去久遠天是大理之本然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以主華而謂之天以常聽受而言謂之命此所謂命以氣數言兼言氣之長短厚薄不齊者天如君命如命令君命人去彼職事其養有厚

薄歲月有近遠無非是命天之命令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亦無非是命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至便是命乃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致與為亦有分辨為在先致在後為之即所以致之也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十

此民所以不歸益而歸啓也夫均之為相而舜禹之歷年俱多益之歷年獨少其久近相去如此均之為子而堯舜之子獨不肖禹之子獨賢其相去又如此是皆與冥之中有為之主宰者二天之所為而已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蓋凡事有待於經營而成者皆屬人為惟是固物賦物非人力所為而自為乎奪去就冥冥之中然有主強此則理之自然而不可測者故曰天也凡事有可以希望而得者皆屬人力惟是與生俱生非人力所至而自至窮通得失乘受之理自有分量則其數之一定而不可移者故曰命也然則舜禹之有天下固天命之有不有天下亦天命聖人一惟聽天命而順受之耳豈能容心於其間哉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此條謂仲尼不有天下者天也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

推明之

益之不有天下固由於天而自古聖人不有天下者則非獨一益爲然也蓋凡起匹夫之微至於登帝位而有天下者非是說德爲聖人而卽可以有天下也必德如舜而又有天子如堯者以薦之必德如禹而又有天子如舜者以薦之然後能有天下使徒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薦安能以匹夫而遂有天下哉所以天縱大聖如仲尼者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之薦終不有天下是仲尼之不有天下者天也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是繼先世之統

觀仲尼之事則知有德又有薦者方可以有天下然亦有不盡然者蓋天命固不輕以予人亦不輕以奪人故凡繼先世之統而有天下

四書本義集說

下益

三

朱子

者非是說德不如舜禹而天遂廢之也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者自絕於天而爲天心之所棄者必大惡如桀紂者也非桀紂則天亦不輕廢之也如夏啓太甲成王其德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然皆能嗣守先世之業則天亦不能廢予而立賢奪此以與彼也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過爾君之賢終不有天下是益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者亦天也夫以伊尹周公之聖而不有天下其何疑於益以太甲成王之爲君皆足以繼世又何疑於禹此類以觀而天之所以與予之意見矣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頑廢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外丙仲壬皆成湯之子太丁弟也太甲是

太丁之子顓復是壞亂典刑是常法故是安置桐是湯意所在故之於桐者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非顯然放之也又字解

作治字蓋斬絕自新之意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訓是教成歸是建歸毫是湯所都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

以伊尹不有天下之事古之伊尹有聖人之德輔相成湯伐夏救民

以至於天下道成湯既崩太丁未立而外丙外壬二年仲壬立

四年皆不久於是太丁之子太甲立焉太甲既立又不能率乃烈祖

故行把成湯所建立的典章法度都壞亂了伊尹乃因諒陰之制安

置太甲於桐宮者有三年欲其顧乃祖之墓而興思也太甲果能翻

然悔悟自怨以示懲創之意自責以加克治之功居桐之日果能去

其不仁之習而自處於仁改其不義之行而能遷於義三年之期一

唯伊尹教成之言是聽是從也伊尹乃復自桐宮而迎歸於亳都奉

四書本義集說

下益

三

朱子

之以君天下而繼成湯之統焉此伊尹之所以不有天下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朱子

周公之所以不有天下者蓋其值成王之賢克成周家之績猶益之

於夏有啓足以嗣夏而不廢也猶伊尹之於殷有太甲足以嗣殷而

不廢也此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是授義者事之宜一也謂均於奉天命也

以此觀之則有天下與不有天下固皆天也聖人亦惟奉天命而已

矣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問諸孔子說唐虞之世堯禪舜舜禪禹以天

下爲公而不私其子夏后殷周之盛啓繼禹太甲繼湯成王繼文武

以天下爲家而不必與賢或禪或繼其述雖若不同然禪者非以揖

讓為名繼者非以世及為利天命所向人心所歸義在於與賢則與賢是禪位固理之所宜也義在於與子則與子是繼世亦理之所宜也聖人亦惟奉天所命初不容私於其別焉其義則一也然則則禹之德衰而有意於傳子者為足以知此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此章言聖賢不枉道以求客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一傳即其窮居之所守以見其無割烹之事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况辱已以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末以圖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宋二節又只是上文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不足以致割烹之說而言其所引以伐夏救民處則足以見其無割烹要湯之事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

卷之二十一

三

伊尹

萬章問說人有言伊尹未遇時餓死見湯而無由乃投托湯紀有諸氏作為股臣負鼎俎之器執割烹之役以此要求而見幸於湯遂說湯伐夏救民以成王業果有此事乎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禮義之說汲汲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已辱身有所不顧乃發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故萬章疑而問之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不是語則如書經都俞吁咈之類不然是明白不是也若是國俗樂是語其詩誦其書而欣慕愛樂之堯舜之道是堯舜相傳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博濟

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會一一學來道義兼體用而實是體義是用義以事吉道以理言互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有合一時之安及接以古道則有不合處說以義又探以道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祿之以天下四句要只是樂堯舜之道內事祿之猶言官之爵之之例繫馬謂所繫之馬馬必用繫馴是四疋千駟四千疋也介與草芥之芥同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

四書本義集說

下

卷之二十一

四

伊尹

孟子說否此非伊尹之所為也蓋凡出而大有作為的人其窮居必有大涵養伊尹當未仕時躬耕於有莘之野誦詩讀書而樂堯舜之道焉蓋堯舜之道達則可以兼善天下窮則可以獨善其身伊尹居畎畝之中其心思所向只是把堯舜之道欣慕而愛樂之其他嗜好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故太而辭受之簡只看道義上何如若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就祿之以天下之富亦却之而非願繫馬千駟之亦卻之而弗視蓋其心雖知有堯舜之道千駟萬鍾亦不足為之加損也小而取予之微也只看道義上何如使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就是一介與人亦不肯失之傷惠一介取於人亦不肯失之傷廉蓋其心雖知有堯舜之道一介取予亦不肯輕易所守也夫伊尹樂堯舜之道至於辭受取予之間一無所苟如此則其律已之嚴自耕莘之時而已然矣

湯使人以幣聘之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伊尹窮居樂道一無所苟故其出而用世尤不肯輕當其耕莘之時

商湯問其賢名使人執幣帛以聘之迎之致敬以有禮亦可應名而出矣乃伊尹抱道自高器器然說我何用湯之聘幣為哉一受其聘則食人之食使當憂人之憂豈若我處畎畝之中誦詩讀書而樂堯舜之道哉蓋志在天下者聖人民胞物與之本心而器器自得者則抱道自重謹於出處不苟於從人之義也夫湯以幣聘而伊尹猶不肯輕出如此直解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是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頂上二句說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便是吾身親見其道之行也有疑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三

伊尹

伊尹以道自樂固不輕於應聘而成湯敬重伊尹必欲致之不以一聘而遂也也乃三次使人往聘之可謂誠矣既而幡然改其不仕之心說我今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非不充然其有得然徒讀詩書慕之而已豈若見可而進相時而動上焉以堯舜之道致其君而使之君為堯舜之君下焉以堯舜之道澤其民而使之民為堯舜之民哉致堯舜之道於君民是堯舜之道見於行事之實也與其心自慕之而徒誦讀詩書之空言豈若吾身親行之而復見堯舜於今日哉夫其應湯之聘必有待於三往之勤而其用世之心又必欲觀見堯舜之盛則其自待者至不苟矣若論堯舜君民之心則自欲觀見誦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便已洞然於懷也朱引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今人知到此事講解此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而有箇見解如大德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中央而箇覺字皆訓練喚醒是我喚醒他覺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搖撼其未覺者亦使知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所增加適一般耳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非予覺之而誰言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廣源輔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三

伊尹

伊尹應湯之聘而必欲親見其道之行者為何惟其貴之不容辭耳其意說大生此民稟性雖無不同而知覺則有先後說其理當然者謂之知覺其所以然者謂之覺而有生於衆人之中而獨先覺獨先的這叫做先知先覺天生此先知的人非使之獨知此理也其啓迪後知使同歸於知而後已也天生此先覺的人非使之獨覺此理正欲其開悟後覺使同歸於覺而後已也今我於天生此居之中乃先覺者也予幸為天民之先覺則予將以斯道之所固有覺斯民之所未覺者也天意有在予不得而辭矣使非我有以覺之則誰與任其責哉既不能委其責於人則不能不任其責於我矣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思是設心思念被堯舜之澤是遂生復性而各得其所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言其志在天下而不在一身之富貴故知其必無割烹要湯之事也且湯使人以幣聘之至此位同是此一意朱引

伊尹此言觀之蓋其誠心正以天下之民皆吾同胞之民也天下之事皆吾分內之事也我為上天所厚生民所推尊使天下之民皆

遂生復性而各得其所也。思天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由已不能以道濟之，就如我推而納之清中之一般，其心惻然不忍，不得不汲汲于往救之矣。夫其以一世民物為己責，而以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以急於救民，見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有大不忍者，於是感三聘之勤，始就湯而說之，以伐夏而救無辜之民。焉正欲使斯民皆被堯舜之澤，而在已無負先覺之責也。蓋伊尹之抱負如此，則要湯必無是事也。家引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枉已是在道以求合，辱已足辱身，以干進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這是隱避處，身遠近是仕者進退，遠近以求仕而方出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於其國者言有四，箇或字當作四件，皆以聖人言。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一 王 留學堂 聖人泛指歸是要歸潔其身，是不污已，無割烹要湯之意，至此方說出存疑。

伊尹伐夏救民，欲使天下之民皆被堯舜之澤者，所謂正天下也太。下國家之本在身，必已身先正，然後可以正人。吾未聞枉道以求合已不正而能正人之不正者也。況於辱已以干進，則不止於枉已，欲正天下，則不止於正人，使伊尹而割烹要湯，辱已甚矣，豈能堯舜君民而成正天下之業乎？然人之所以致疑於尹者，徒泥其近君之迹，遂議其行之未潔耳。不知聖人之行不能以盡同也，或遠而隱，或近而仕，或仕而不合則去，或仕而合則不去，其不同如此，然必可近則近，不可近則遠，通耳而何有輕身以謀利也？可以止則止，不可止則去耳，而何必吝情於去留也？總之歸於潔身，無枉已辱已之事而已矣。若因伊尹之得行其道而遂以割烹之事誣之，則是聖人而有

辱身之行，何足以為聖人哉。直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以堯舜之道要湯，即上文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致湯三使往聘之也。非實以是要之，此蓋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干，語脉相似。家引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臧自毫。

伊訓是商書篇名，造字載字都解作始，字朕我也，毫是殷都，此伊尹自言，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一 天

商書伊訓篇載伊尹自言天誅夏桀始攻於牧官之地，由我輔佐成湯始其事於毫也。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不肯枉道自所以要君必矣。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直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此章言君子以禮進退也。凡三節，第一節即孔子之不主於彌子而安於義命，見其無主癰疽侍人之理。第二節即孔子之當既難時猶擇所主而見其在齊衛無事之時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第三節承上言君子小人各養其類，既是孔子必不主癰疽侍人，若主癰疽侍人便不為孔子，所以盡上二節之意也。家引

主是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癰疽是為醫癰疽之醫者也，侍人是內

侍齊姓環者衛君齊君之所近人也好事詞章是言出事之人
萬章問說或謂孔子至衛因陽貨治難疽的人得近於衛君乃即館
於其家及至於齊則侍人名疥環的得近於齊君乃即館於其家蓋
欲借二人之力以自通故不嫌於自屈也果有此事否乎孟子說經
言當析諸理論人當考其素豈有大聖如孔子而肯主非其人者哉
此言大謬不然也為此言者多由一般好事的人欲假借聖人之事
以自掩其私駕造此不根之言以眩惑人聽聞而已知道之君子豈
可為其所惑哉

於衛主顏雠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
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
曰有命而主難疽與侍人疥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雠由是衛之賢大夫彌子是彌子瑕衛靈公幸臣也有命是有天
命以氣教言曰有命是對彌子言之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顧以命

也進以禮是排讓辭遜退以義是剛決果斷得不得當申上進退說
無義無命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

孔子於衛實主於衛之賢大夫曰顏雠由者將衛之幸臣彌子者其
妻與子路之妻為兄弟之親因對子路說孔子欲得位而行道若舍

顏雠由而主我我當為之於君使得大用衛卿之位可立致也子路
遂以彌子之言告於孔子孔子說得自自有天命非人力之所能為

彌子安能使我得用於衛而我亦何必主於其家乎觀孔子平日凡
有進也必從容遜而進以禮不易於進也凡有退也必果斷剛決

而退以義不難於退也禮義在我惟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爵位之
得與不得一惟聽命於天口道之將行也賦命也吾何急於進哉道
之將廢也賦命也吾何難於退哉孔子之為孔子蓋如此若主難疽

與侍人疥環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命之不得而不受
命焉是無命也孔子肯為之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
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不悅是不樂居其國桓司馬是宋大夫向魋要是要截司城貞子亦
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為陳侯周臣是貞子時為陳侯周臣也

臣云者見其非難疽侍人之倫也二泉邵氏
孔子擇人而主不特見於處常無事之日雖造次之時亦有不肯苟

者昔者吾夫子周流列國常不得志於魯心中不悅去而適衛又不
得志於衛心中不悅去而適宋適宋司馬桓魋將要殺孔子而殺

之孔子此時只得換了常穿的衣服微行而過宋去適陳國當是時
孔子在厄難之時危急存亡之際以全身遠害為重若不暇擇而主

則書本義集說
矣猶且主於司城貞子之家蓋貞子前為宋司城官其賢符恭聞於
宋後為陳侯周之臣其賢行又著聞於陳故託之以為主也宋以

子處患難之時猶不肯輕於所主如此况處齊衛無事之時而肯與
難疽與侍人疥環也哉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難疽與侍人疥
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是在朝之臣遠臣是遠方來仕之臣其所為主是為主人所
主是主於人此亦即上節而以觀人之法申明之

夫君子小人其類自別故取人之道各以其類觀之吾聞近臣處於
國中常為人所主者依觀近臣之賢否但觀其所為主的是何等樣

人若為君子主則亦君子也若為小人主則亦小人也遠臣來自他
邦常主於人者欲知遠臣之賢否但觀其所主的是何等樣人若主

於人是君子則亦君子也若主於人是小人則亦小人也彼孔子何等
人也所主必其類也若主於難進辨環何足為孔子乎若是則孔
子必不主於難進辨環矣尚何疑哉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
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此章孟子之辨姑得以所聞者而推論其理諒其無食牛干主之事
耳大抵百里奚亦只是春秋之智士其所謂賢亦猶孔子稱管仲如
其仁耳所謂姑取一節者固未暇計其諫之是非也

百里奚是秦大夫自鬻是賣其身五羊之皮賣身而得者食牛是
為養牲者食牛也要是干主則所謂餒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
與之政也

萬章問說古之賢人若百里奚相秦以成霸業其功名至顯盛矣或
問書本義集說

人乃言其進身之始欲往見秦穆公而無資遂自賣其身於秦園養
牲者之家得其五羊之皮為其家餽生以此資求見於穆公穆公
以為賢遂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不識此語果誠然否孟
子說否此言殆非然也為此言者蓋山好事之人喜為不經之論家
自掩其汗辱之行而假借古人之名耳豈有百里奚而肯為食牛干
主之事哉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諫百里奚不諫是國名垂棘屈都是地名垂棘之璧是垂棘之地所出之美
玉屈產之乘是屈地所生之良馬乘四匹也皆晉國之所寶假道是
借道晉欲伐虢故以此物借道其寶欲取虞宮之寶亦虞之寶臣
諫是諫虞公今勿許此一係是先說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

斷之存疑

吾於百里奚而諫其無食牛干主之事者何亦觀其平日去就之聞
而已蓋百里奚雖仕於秦而生長於虞本虞國之人也只因晉人聽
荀息之計欲伐虢恐道經於虞為虞所阻乃以垂棘所出之璧玉與
夫屈地所出之良馬行賂於虞以假道因越虞以伐虢實欲先取虢
而併及於虞也虞公貪受璧馬之賂而不顧亡國之患是時虞臣宮
之奇以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言諫虞公諫而不聽以其族行百里
奚見晉人之計已成虞公之昏難悟以為空言何補遂不諫而去之
奈此其去虞從秦之由如此也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
為汗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
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
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成其君是成就其君之霸業自好是自愛其身之人自知虞公之不
可諫至可謂不智乎凡四段皆以首段為上下三段皆以推明此意
言奚之智有如此必知自鬻之為非矣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至而
謂賢者為之乎凡兩段則重在下段言奚相秦能顯其君於當時而
傳於後世則決是賢矣其賢又如此則必不肯為自鬻之事矣此蓋
反覆辨其智且賢以明其無食牛干主之事也智以所知言賢以所
為言

夫百里奚入秦取相之由已無所據矣姑以所聞大槩而推論其理
斷其必無自鬻要君之事也蓋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當其
時年已七十矣是其歷練老成非少年不更事者比曾不知以食牛

千秦穆公之爲汙也。尚可謂老成有智慮者乎。以吾觀之。其不諫處公者。知其不可諫也。遂止而不諫。豈可謂不智乎。非徒不諫又去之。是知虞公之必亡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之不智也。夫去而入秦。又知穆公之可與有爲也。而相之。又豈可謂之不智乎。夫不諫智也。先去智也。知穆公之可與有爲。亦智也。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矣。且其相秦也。取威定霸。顯其君於天下。而其餘休遺烈。且可傳於後世。保子孫而澤黎民。其功業之顯盛如此。是豈不賢者之所能爲乎。夫既有賢者之事功。則必有賢者之志節。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若使自賣其身以成就其君。此雖鄉黨之常人。稍知自愛其身。而顧禮義相廉恥者。亦不肯爲此。曾謂賢如百里奚。而爲此辱身之事乎。好事者之言。諒亦其矣。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甫公較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出其蔽於始。是以關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朱子

思是伯夷自思。頑是無知覺。貪昧嗜利也。故與廉對。廉是有分。辨。是柔弱不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二句。以已對人。言治則進。二句。以人之所出。言亂則退。橫政之所出。三句。以己之所居。言思與鄉人處。則推入益細矣。當紂之時。二句。又總證上文之意。一節密一節。象引

孟子說。言之人有伯夷者。以言其特已。則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以言其處世。則擇君而事。非可事之君不事。擇民而使。非可使之民不使。世治則進而效用於世。世亂則退而獨善其身。其視橫政所出之朝橫民所止之地。惟恐有累於已。不忍一朝居也。非特橫政橫民所不忍居。自思與鄉里之常人相處。如著了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一般。惟恐有泥於已。亦不忍居也。當紂之時。正所謂濁世也。目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色。耳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聲。君非其君。民

亦其民有亂而無治觀於上。人其皆橫政之所出也。觀於其天。抵皆傾民之所止也。觀於下。以暴天下之能免為鄉人者。幾耶。於是其身處去。避居於北海之濱。蓋將待天下之清明而後出。苟非其時。寧避世而無聞。矣。後世之人。聞其遺風。不但有識見的。有所感奮。即愚蒙不學之夫。亦皆化而有卓立之志。伯夷之行。蓋如此。此解。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彼克。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一句。伊尹之言也。治亦進。一句。則其所行也。天之生斯民。至覺此民。則言所以治亦進。亂亦進之意。皆是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四書本義集註。下孟卷二十二。三。

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後世者也。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高。至孔子如太和元氣之運感。又不足以言之也。蘇安陳氏。

古之人有伊尹者。嘗自覺。可以任。即是吾若何所事。而非若手。可以。即使即是吾民何所使。而民手遇治世固進。而行道以濟世。還亂世亦進而撥亂。以反正。其一於進而不必於退者。為何。其意以為天之生此民也。將此先知的。啓迪後知。先覺的。啓發後覺。苟與之共明此道也。今我在天民中能盡人道。則我固天民之先覺者。我將舉此道以覺當世之民。其責有不得而諉諸人者矣。惟其心但是當時之民。有匹夫匹婦。顛連失所。不與彼克。舜之澤的。皆其心之所不忍。者。其痛自責。就如已推而納之溝中。一般。有不能一日安者矣。是其舉宇宙之大。兆民之衆。無一民一物不在其擔當負荷之中。其

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其所以治亦進。亂亦進者也。此伊尹之行也。此解。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進不隱賢。是不稱其所長。必以其道是必行其志。舍所學以徇人。便是隱賢。便是和道相足。雖猶云不枉道而必以其道云爾。遺佚只是不見用。阨窮是因不見用。而貧窮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是柳下惠自高。袒裼是露體。裸裎是露身。鄙是狹陋。寬是寬懷。薄是淺薄。敦是淳厚。此註。

古之人有柳下惠者。苟可以事。不必明主。雖遇若汙君。亦事之。而不以為恥。苟可以居。不必尊位。雖與他小官。亦為之。而不必於辭其進。四書本義集註。下孟卷二十二。三。

也不宜。賴以蔽已之賢。而必期直道以行已之志。雖遺佚不見用。亦不以為怨。雖困不見用。而窮亦略無所愛。其進退之際。直率坦夷。有如此者。即至於處鄉里之常人。亦由由然與之偕。而不忍去。嘗自說爾自為爾。無與於我。我自為我。無關於爾。雖使袒裼裸裎。露身在於我側。安能玷辱於我哉。其言如此。故後世之人。聞其遺風。雖狹陋之鄙夫。皆化而有寬宏之量。雖淺薄之夫。亦化而為敦厚之行。矣。柳下惠之行。固如此。此解。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漸是漬米的水。接淅是漬米已將炊。亦不待其炊。以手承水。取米而行。蓋欲去之速也。遲遲吾行。蓋因于路趨行。故夫子以此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遲遲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此蓋孟子解辭速是去之速久是去之遲處是去而處任是不去處任是一去一不去久速都在去上舉去亦去皆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

朱子

三子之行固各有不同矣若孔子之去齊也因齊景公托言老不能用義不可留時積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雖一飯之頃亦有所不能待焉其去魯也因魯定公受女樂不朝知其不足與有為而去然不即遽去乃曰遲遲吾行必待膳肉不至而後行焉夫去齊如彼其急而去魯如此其緩者何蓋魯乃孔子父母之國見幾固當明決用意尤宏忠厚去父母國之道當然其即此去齊去魯之兩事觀之可見孔子之處世有不倚於一偏不拘於一節者道之不行去可以速矣即從而速去不俟終日如其可留則又不妨於久淹也世莫我知身可以處矣則從而遲若終身如有用我則又不妨於仕進也內無成心而意必盡混行無軌迹而用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四

孟子

聖之時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

聖之成德之號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

之謂也夷惠伊尹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

處從天理中流出無礙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渣滓故皆得為聖

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處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

到極處故其行為聖之時

孟子既辟斥羣聖之事因斷之說大凡行造其極者皆可以為聖然非道會其全者未可以言聖之至也觀伯夷以節自高其跡然明白之行已造到清之極處而無纖毫之混濁是伯夷之清出於自然其

聖之清者也伊尹以道自負其毅然擔當之志已造到任之極處而無一念之退託是伊尹之任出於自然其聖之任者也柳下惠量容天下其由然與偕之度已造到和之極處而無纖毫之乖戾是柳下惠之和出於自然其聖之和者也若夫孔子則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雖與三子之聖同一自然而實則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見其清也而不偏於清見其任也而不偏於任見其和也而不偏於和隨時處中因事制宜其聖之時者也謂之曰時則三子之行不過四時一氣而孔子之道殆如元氣之流行於四時有不得而測其運用之妙者矣夫豈三子之可及哉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五

孟子

奏一音為小成並奏八音乃大合樂為大成孔子集大成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是兼其所長金是鐘磬簫笙共奏之聲是引起的意思古人作樂擊一聲鐘而眾音遂作又擊一聲磬音又齊作金所以發眾音也玉指磬磬是石然其石甚細且有異聲亦玉類也故謂之玉振是收煞的意思未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眾音在裏面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清任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振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始是始之終是終之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條理是條目件項指眾音而言小成之樂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為終始大成之樂並奏八音則金為始玉為終八音各有條理欲並奏八音必先擊鐘引起他然後眾音隨之而起是以一鐘而引眾音故曰始條理眾音既作臨了擊一聲磬

若衆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磨而收終衆音故曰終條理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爲始下一截爲終始是知終是行小成之始終只在其一音之內大成之始終則通八音而言始於金而終於玉如三子之所知所行則在一清一任一和之內如孔子之所知所行則兼乎三子之清任和不是三子之小成者亦有始終條理也智者知之所及是知得到聖者德之所就以地言造其極之名謂行之結果成就也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此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聖人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於此一節特分而言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所得與也

清如伯夷任如伊尹和如柳下惠雖各造其極然聖矣而未大也惟孔子以一身而兼三子之所長是其總括聖之舉而爲一大聖也樂有於樂其猶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者乎何以謂之集大成樂有衆音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終始可以言小成而不可以言大成惟於衆音未作之時而擊鐘以宣其聲俟衆音既闕之時而擊特磬以收其韻金聲於先玉振於後這才是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金玉二音何以能集衆音之大成蓋金玉者衆音之綱紀凡樂之始作先撞鐘以宣其聲則凡衆音之條理翕然而竝作是金聲也者所以始乎條理也樂終擊磬以收其韻則凡衆音之條理寂然而俱止是玉振之也者所以終乎條理也始終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此樂之所以爲集大成也孔子集衆聖之大成何以異於是哉

蓋金聲以始衆音之條理則始無不備猶孔子心通乎道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若何爲清若何爲任若何爲和皆有以見其所當然之則而極其所以然之妙則智以啓作聖之始與金以開音樂之先者其事一而已矣是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玉振以終衆音之條理則終無

不全猶孔子物各賦物精粗大小無所不備而各當其可當清則清當任則任當和則和直有以造於成德之境而止於至善之地則聖以聖知至之終與玉以收音樂之止者其事一而已矣是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聖兼全而始終之條理俱備此孔子之所以謂集大成也彼三子者不過衆音之小成耳豈能比德於孔子哉

此一條亦主孔子言不兼三子而三子之不得爲全者自見於言外上節即樂以喻聖智之全此節即射以喻聖智之所以全二節雖俱兼聖智但上節聖智平說此節重在智字上三子不是無智只是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也

聖智兼全固孔子之所以集大成矣而智以成始聖以成終則聖又由於智夫孔子聖智合一雖無始卒之異然其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則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相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也何以見之彼孔子之智譬如射者之巧也孔子之聖譬猶射者之力也射者設的於百步之外其發矢而能至於的者乃兩射者之力也其發矢而能中於的者非兩射者之力也巧也唯其巧故有知止之明存於未發之內審固之用著於方射之際是以不期而中者也知射者之中由於巧則知孔子之聖由於智矣知聖之時者由於智則知聖之偏者必其智有不足也力有餘而巧不足此所以難語於時中之聖也

北宮錫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此章言聖人爵祿之制上下等差皆有常尊嚴有等威也前疏
北宮錡是衛人周室猶云周家班是列國周家班列爵祿等威謂仲

北宮錡問曰爵祿不能無制度盡制莫備於周室周室紀綱之廢人
矣今日爵祿之班想非周制之舊故問周室之班爵祿貴賤之等厚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
問其略也

詳是詳悉不可得聞是不可得備知惡其害已也情惡其法度妨害
已之所為已之所為兼井則班祿之制有妨矣已之所為併竊則班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八

漢書

孟子曰其制之詳不可得而聞也蓋其詳載於典籍與籍存而後爵
度可考也自周室衰微諸侯放恣併竊名號的以卑而擬尊兼井土
地的以大而吞小所為併竊則惡大莊祿之制有害於已而去其籍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
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位猶言級也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謂之天子爵位盛大以無為為德
者公也謂上公九命及二千後斥侯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

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男任也德足以安
人故曰男也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

以班爵之制言之其大略有通行於天下的有單行於國中的自其
通行於天下者而言天下之大統於天子公侯伯子男則分理乎庶

通於天下者也自其施於國中者而言一國之中君為至尊而卿大
夫士則共理乎國事焉故出命正眾而為一國之所舉戴這是君太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九

漢書

子君於王畿公侯伯子男君於列國各自為一位自君而下有卿一
位卿之下有大夫一位大夫之下有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
凡六等此六等施於國中者也此班祿之制也朱子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
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地方千里言其地方有千里方字帶下猶云正
也非謂地方也說公侯皆方百里文意可見地方千里其祿於是出

內其制地方千里天子爵為至尊故其地至廣公侯以下則皆食賦

於列國故公侯之地方廣都是百里其田賦之入視天子而殺矣伯
之地方廣都是七十里其田賦之入視諸侯而殺矣子男之地方廣
都是五十里其田賦之入視伯而又殺矣自天子以至於子男分田
制祿凡有此四等此外更有地不足五十里之數者遇凡朝聘聘問
等禮不能以姓名自達於天子但附屬於鄰邦諸侯以通其姓名這
叫做附庸則其爵愈卑而其祿愈薄矣此制祿之通於天下者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是比受地是所受采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
士是上士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自天子
之制至附庸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也自天子之卿以下四段施於
國中者也這一節是祿之班於王國者

以其祿之班於王國者言之天子以一人宰治於上而有卿大夫士
四書本義集註 下五卷二十二 十
分治於下其效忠宜力本與外臣均勢而地近職親比之外臣尤重
故王朝之卿所受采地比於大國之侯侯百里卿亦百里也大夫所
受之地比於次國之伯伯七十里大夫亦七十里也元士所受之地
比於小國之子男子男五十里元士亦五十里也其分本相稱故受
祿亦同然以王朝之官而同於列國之君又所以尊王室而重內朝
之意也其班祿於天子之國者有如此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這以下祿之班於侯國者大國是公侯之國祿猶今之俸祿蓋君
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聘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
為公用非所謂祿也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五
以耕而取其租者除起外八區自此以下三條雖有君十卿祿字然

却重在臣上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般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
上故也十是十倍四是四倍倍是加一倍庶人在官是府史胥徒未
命為士者如今吏員雜職之類代其耕是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
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周室之班祿其在侯國者亦各有等差以公侯之大國而言地方百
里君享一國之奉為田三萬二千畝比之卿祿蓋加十倍之衆卿田
三千二百畝較之於君才得十分之一而實加倍於大夫大夫之田
八百畝較之於卿才是四分之一而實加倍於上士上士得田四百
畝其祿則倍於中士中士得田二百畝其祿則倍於下士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若府史胥徒之流其祿相等皆得百畝之入焉庶人身役
於官既不得自食其力因給之以一大之養使足以代其耕如一夫
受田所入之數而已大國班祿之制固如此

大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次國是伯國三是一倍
公侯之下有伯比大國大一等謂之次國其班祿亦次之蓋伯爵之
國地方七十里較之百里之地狹矣而國中又有卿大夫士及在官
之庶人則與大國一也故其因田制賦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二
萬四千畝卿之祿則止三倍於大夫得田二千四百畝至於大夫則
一倍於上士而得八百畝上士則一倍於中士則得四百畝中士則
一倍於下士而得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人

使足以代其耕則與大國之制無不同矣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子男爲小國二是一倍。直解

伯之下有子男比次國又降一等謂之小國其班祿又次之蓋子男之國地力五十里較之七十里之地則又狹矣而國中又有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者亦與次國一也故其因田制賦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一萬六千畝卿之祿則止二倍於大夫得田一千六百畝至於大夫則一倍於士而得八百畝士則一倍於中士而得四百畝中士則一倍於下士而得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入使足以代其耕則亦與次國之制亦無不同矣夫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優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故不得不殺大夫而下其祿優厚苟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故不得不同也班祿於小國之中者其制又如此直解

西晉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一

三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養上農夫食九人上士食八人中士食七人中人食六人下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獲是得謂受田也養是加之以糞糞多便是力勤是爲上農夫豈是等級此一係乃明上文庶人在官者祿足代耕之意其祿以是爲差農有上上次中次下五等庶人在官受祿以是爲差亦有五等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繁簡而分祿足以代其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言此節只以庶人在官者言而不及下士者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淺說庶人在官之祿固取其足以代耕矣而代耕之分數又自不同蓋耕者所受之田每夫百畝百畝之田必加以糞糞多而力勤的是上等農夫計其所入可以供九人之食若稍次於上農的其所入僅可以供八人中等之僅可以供七人中等又次的僅可以供六人若下農

夫則不過能供五人之食而已人事之勤惰不齊而收入之多寡亦異其所食之數大約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祿有大小事有繁簡其受祿之多寡即照此農夫之次序以爲差等事之繁者食以上農夫之食其餘以次第減即事最簡者亦不失下農夫之食焉所謂祿足以代耕者其制又如此此則制之大略而我之所得聞者也若其詳則不可得聞矣直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此章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訕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也朱子

敢問友是問交友之道挾是挾持所有以喻人的意思兼夫有與恃者之意方謂挾但有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長是年長貴是貴勢兄弟是兄弟有富貴者二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友其德謂相友以德也趙註

西晉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一

三

萬章問曰朋友五倫之一敢問交友之道何如孟子曰交友之道不可挾已之長而與人交不可挾已之貴而與人交不可挾已兄弟之勢而與人交夫吾之所以交於彼者何也蓋友彼之德爲已之資也若有所挾則在我者不勝其驕矜之念非交友之誠矣故不可以有挾也淺說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收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孟獻子是魯之賢大夫仲孫蔑百乘之家是有百乘之賦樂正襄收仲是人名無獻子之家者視獻子之家如無有也猶云目中無人

意有獻子之家者把獻子之家來當作事而羨慕之也無獻子之家以下足說出獻子所以與友之意不必以獻子之志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

交友之道能無所挾固難而能不挾貴為尤難是貴而能不挾者在大大中則有若孟獻子孟獻子者百乘之家為大夫而有采地其勢分亦貴顯者也當時擇人而友有友五人焉其一人為樂正裘其一人為牧仲其一人則子不記其姓名而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蓋有所以取之者也止以此五人者但知道義為重其於獻子之富貴眼中全不見得心上全不著意內重外輕而能忘獻子之來者也惟其無獻子之家所以為獻子所重而與之為友耳何使此五人者視獻子之家一有羨慕之心則是勢利中人而非道德中人獻子必不肯與之為友矣此可見獻子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子思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惠公是費邑之君王順長息是人姓名師是所尊友是所敬事我足所使或師或友言無所挾也王順長息何是帶說蓋舉其成語以見其友德之意

孟獻子以百乘之家而下交五人固可見其不挾貴矣然不但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如此者昔者費惠公嘗說大賢如子思是人之師表也吾則致敬盡禮以師道尊之矣大賢如顏般則以友敬之矣若夫王順長息則不足為吾師友但可事我者也即此言親之是惠公不敢以待王順長息者而自謙不敢以待顏般者而待子思可見惠公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人入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是晉賢人平公造之唐言入公即入言坐即坐言食即食疏食是饘飯不敢不飽敬賢也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者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曰非王公之尊賢便下文堯友舜底意思了蓋不如此貶之則平公之於亥唐其尊賢可謂極矣又孰知其為尤有至焉者耶

費惠公小國之君固可見其不挾貴矣然又不但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此者昔者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嘗慕其賢而往造其家當至其門唐言入即入及其既入唐言坐即坐其進食也唐言食即食雖粗糲之飯蔬菜之羹未嘗不飽非飽其食也敬賢者之命不敢不飽耳其尊賢可謂至矣然惜其終於此而已矣夫天位以處賢者而不與之共焉天職以任賢者而不與之治焉天祿以養賢者而不與之食焉此乃無位之上所可自盡其尊賢之情者耳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然平公能如是亦可見平公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送為賓王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字與上字同館是舍之甥是婿禮謂其父曰外甥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為甥貳室是副官饗舜是就其食蓋此食是舜所設者送為賓王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則舜為賓而堯為主亦饗舜則堯為賓而舜為主故曰送為賓王天子友匹夫是為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此節不可以為此正是承上文言王公之尊

賢處蓋堯之於舜固能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在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晉平公以大國之君而尊禮玄唐固可見其不挾貴而友矣然亦非惟大國之君為然也雖天子亦有之當初舜在畎畝之中堯友禮之妻之以二女舜上見於堯堯以甥禮待舜館之於副宮亦時造副宮而就饗其食舜尚見帝則舜為賓而堯為主堯就饗舜則堯為賓而舜為主以君臣之間而更迭為賓主之交如此是堯以天子而友匹夫也亦友其德也何嘗有所挾哉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貴尊賢其義一也

用下敬上不必謂用上之禮以敬下只謂以上敬下也用訓以處接如此上文俱是說用上敬下此兼言用下敬上以貴貴尊賢解之又以其義一終之者總是揭尊尊賢之意於貴貴主意在其義一也欲人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大

留明堂

知尊賢之俱重也

存疑

歷觀古人不挾貴而下交至於堯之友舜為朋友人倫之至天抵以在下之士庶而敬其上因其可貴而貴之這叫做貴貴以在上之君公大夫而敬其下因其為賢而尊之這叫做尊尊賢貴尊賢其事若有不同然同歸於義而已蓋義者宜也位之所在則尊君為重故用下敬上而不為諸德之所在則尊賢為重故用上敬下而不為屈其義一也世人但知貴貴而不知尊尊此友道之所以不明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此章言聖賢之辭受進退固不肯徇俗而苟為同亦不可矯俗而苟為異從違可否之間惟以禮義為之權衡而已

際是接交際是日往來是彼此相敬其心主於恭

萬章問曰敢問人曰禮儀節帛相交際者其心果何心也孟子曰恭

敬之心存於中而托於禮儀節帛以將之交際之禮乃彼此相敬其心主於恭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是不受而還之而後受之下合箇卻意

萬章說交際固所以將敬辭讓亦所以明禮乃有卻之卻之而不受的人便以為不恭何也孟子說凡處人之餽未有無故而卻者如尊者有賜於我我心必私自付度說此所賜之物必是取於人者不知其取此物果合於義而當得者乎抑不合於義而不當得者乎必彼之所取合於義而後我可受之或不合義則卻之矣是卻其物而輕其人也此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惟以此為不恭故寧受之而不卻以卑承尊之禮宜然也知不卻之為恭而交際之心益可見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七

留明堂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以辭卻之是直以其不義而卻之非婉轉之辭以卻之也以他辭是託他事以辭交以道如傀儡問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受恭敬之節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目道如以義為質之義禮如禮以行之之禮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此道與禮之分也孔子受之如受賜貨蒸豚之類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終以為可受

萬章又問說尊者之賜固不可卻而不義之物終不可受於此而求善處之術當其以物來餽心雖知其不義請勿領言其故而以辭卻之但直以心卻之心度之曰此物乃不義而取諸民者則託他辭而不受焉則在我者無不義之污而在彼者無不恭之嫌不亦可乎

子曰：「仲子之視食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也。此而甚之必至於爲於陵仲子而後已。亦看他道與禮爲何如耳。如使其交於我者當禮而餽當賄而禮以道而非出於無名其接於我者申之以辭將之以敬以禮而不失之苟簡雖孔子亦受之矣何必卻哉。」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閭不畏死凡民罔不敵。』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是止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是無人之處。康誥是周書篇名。越足頃越既殺了則將其屍手擲而棄置之耳。罔是頑然不敵是怨教是教戒古人斷獄必有教戒之辭。此言欲殺之速猶所謂不以聽也。殷受夏周受殷言三代相傳以此法所不辭是不待辭說烈是明烈也。山金凡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六

萬章曰：「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際之禮設若有人於國門之外截人而殺之因用其禦得之貨交我以道餽我以禮若此者亦可不問其從來而受之乎？」孟子說：「若是禦得之貨則豈可受也。經康誥之篇有二云：『殺人之類越之罔取其貨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者也。如今爲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微轅孔子亦微轅微轅可而況受其賜乎？」

此字解微連字充是以類推之義之盡是義之至精至密之處微轅是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舊俗也。孔子亦

微轅依舊俗爲之而不變也。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二句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二句是以義推之辨其非真盜。孔子隨魯人之微轅所以小同於世也。

萬章又問說禦人之貨誠不可受矣竊見今之諸侯恭儉橫欲其取諸民之不義就如禦人國門之外的一般苟善其禮而備物以相交斯君子受之而不嫌於不義此與受禦人之貨者有何分別哉。問此何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固多不義然以爲猶禦而太甚焉子以爲今之天下有王者起而修明法度將連今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先施教令不改而後誅之乎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蓋禦人是真盜是大不義若必以其類推之而謂天下之物凡非義之所當得皆非吾之所當取苟不顧而冒之於義便有害而即加以以盜名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處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九

頭去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故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也。昔者孔子之仕於魯國也魯人之俗每當祭祀之時必去田獵於外道逐禽獸爭相較奪得之以祭此其事宏非聖人之所屑爲矣。乃孔子亦從其俗而與之微轅焉。夫微轅庸俗之事也。孔子猶以爲無害於義而小同於俗況諸侯之賜文以道接以禮又何不可受之有乎。此在之道但求合於中庸之行而已豈必絕物以爲高哉。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微轅也？」曰：「孔子先解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俎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事道是以行道爲事。薄籍四方是一國之四方舍是難繼之物兆猶卜兆之兆事之端也。此句受說不得復承上文微轅言去是決

意以去終者竟也淹是留於一國

萬章又問說君子之仕將以行道也今孔子從魯之俗如此然其仕

於魯也固非以行道爲事也孟子說孔子行道之外更有何事乃事

道也萬章曰既以行道爲事便當以道變易其俗然則微較者非道

中之事也室在所華者也奈何又從俗而亦爲之微較也孟子說孔

子之意但以其積習既久未可遽變始先正其本耳蓋魯人之微較

以供祭者只因祭無定器實無定品也孔子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

器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供其簿書之所正者使實有常品

矣此聖人陰移默奪之功其不變俗之中自有變之者在若急於革

目前之弊此淺陋者之所爲何足以知聖人之作用也萬章曰君子

所至便當以道易天下扶衰救弊撥亂反正今不能救習俗之弊姑

從之而陰爲之圖是道不可行不得已而同俗非其本心也然則奚

爲不去而必爲此不得已之事也孟子說孔子非難於一去也但世

方望我以行道而我更張太驟將啓人疑畏之心所以不去者亦欲

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矣

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決意以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

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

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是見其道之可行際可是接遇以禮公養是困君養賢之禮

季桓子是魯卿季孫斯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者當時桓子執國

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也衛靈公是衛侯元孝

公疑出公輒因孔子仕魯而官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

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間餽而不御之一驗

也

孔子行道之心不獨於仕魯見之苟可以仕未嘗不委曲以冀其一

遇也吾嘗歷觀其仕進之跡大槩有三有時會偶值事機適從見得

吾道有可行之兆則委身而仕這是見行可之仕其大雖未見其可

行而能迎之致敬待之有禮此蓋有尊賢之誠者則亦不即遠去也

這是際可之仕其大雖未必其能盡而有能修養賢之典者亦不

遠棄之也這是公養之仕然果何以致之其仕於魯也當定公即位

之初正桓子執政之日此時桓子能薦之定公能用之暖乎道有

可行之漸因與桓子其政而不辭此所謂見行可之仕也其於衛靈

公也有感於郊迎之禮貌則就之未至於問餽不遽行也此所謂際

可之仕也其於衛孝公也有感於問餽之殷勤則就之將待其爲政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二 主

不遽去也此所謂公養之仕也觀於此可見聖人之辭受進退惟義

所在固不肯徇俗而有爲同亦不可矯俗而有爲異苟執其充類盡

義之說而欲一毫涉獵人幾何而不流於陵仲子之爲哉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此章蓋爲當時有爲貧而苟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爲貧之具也

首節言君子之仕本爲行道而亦有爲貧者第二節言爲貧者當知

所自處必辭尊而居卑第三節言辭尊居卑之所當第四節即孔子

事以爲法例第五節言其所以如此者蓋位卑者無事於言高而居

高者必期於行道此其所以只宜辭尊而居卑也蓋是使下二句

不過管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

孟子說君子之仕雖有受祿之道而不可有苟祿之流蓋凡仕而用

世本爲濟時以行道非爲貧無所求爲得祿之地也然或道與時

違而家貧親老不得不資於升斗之祿亦有時乎為食而仕焉正如娶妻者本為繼嗣非為資其餽養也然亦有不任井臼之勞不得不借其中饋之助者亦有時乎為養焉五解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朱子

仕非為貧則居尊富可也既為貧而仕則所願者不過一階一級之榮而已尊官豈所安居要當辭尊官而居卑下之秩可也所願者亦不過一身一家之養而已厚祿豈所安要當辭厚祿而居微薄之俸可也為貧而仕者其自處之道當如是耳直解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抱關是監門之職柝是夜行所擊木抱關擊柝只是一事古人為關以禦暴而關之守莫重於夜柝此要見其職易稱之意象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三

朱子

為貧而仕者固在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矣然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居乎其惟守關之吏議防出入以擊柝為職者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蓋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而薄祿亦無有受之理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李氏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吏是主委積舍庾之吏會計是錢穀之數當是不失其重乘田是主苑囿芻牧之吏當是肥瘦長是生息滋繁牛羊肥壯而長且益也此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朱子

使孔子大聖也其為貧而仕也當為委吏矣曰錢穀之數不過出納惟於出納之間科量惟平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其職易稱也當為乘田矣芻牧之事不過牛羊惟有牛羊之畜肥壯而長且益而

已其職易稱也為貧而仕者可不以孔子為法而居乎卑貧哉朱子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平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立平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亦正為為貧而仕者發言其特以恥於賤故不肯居尊而寧就卑則其就卑也豈竊祿而已乎故此一章要見稱職意出象引

為貧而仕必辭尊富而居卑貧所以然者何也蓋以位卑者不得高言豫朝聘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者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卑貧也若處尊與富是名為為貧而其實竊位矣朱子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此章言聖賢交際之道朱子

此章言聖賢交際之道朱子

託是寄託於人謂不仕而食其祿朱子

萬章問曰士之未仕者則不託於諸侯而食其所賜之祿何也孟子曰不敢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蓋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土不啻出奔而求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安也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本非諸侯敢體又本無爵土豈可自比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若託於諸侯而受其賜則為者養矣非禮也故不敢託也朱子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民也固周之

餽是餽送以物與人也民是民周是視其空乏而周卹之無常數朱子

萬章又問說士之不託諸侯則矣若國君以粟餽之於士則將受之否乎孟子說君餽粟於士士固當受之矣萬章又問說士於諸侯既不敢以寄食而餽粟則又可受取問此何義也孟子曰士處貧而無位亦張也君之於民也有周其貧乏之禮故其餽可受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是予之以祿有常數

萬章又問說人君待士餽之以粟賜之以祿同賜予也乃士於所周之粟則受於所賜之祿則不受此何謂也孟子說士之不敢受賜即是不敢託於諸侯之意分有所不敢也萬章又問說敢問不敢受君之賜何也孟子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未為臣則不敢受有常數之祿也人臣受職任事雖微如抱關擊柝之吏亦皆有所守之常職則自當有所賜之常祿此人君待臣之禮也若士而未仕則無常職矣無常職則不當受常祿矣若無常職而受其常數之祿則為士而託於諸侯非禮而謂之不恭也故不敢受其賜也夫為士者上不敢自比於有國之君而託其身下亦不敢自比於有位之臣而受其賜士之自處當然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穆公之於子思也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繼是繼續也是頻頻問是問其安否鼎肉是熟肉鼎非調熟肉經鼎則熟矣故云卒是未後標是應斥稽首是叩頭飯是子思名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臺是臺官主使令者悅賢字虛舉是用

萬章又問說士不敢受君之賜獨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君之致餽於士亦可常繼乎孟子說人君致餽於士固不可不繼而失之疏亦不可常繼而失之數者皆穆公之於子思也慕其賢而尊禮之數使人間侯以通其意且數餽鼎肉以致其養目以為能養賢矣但數以君命來餽子思不勝其拜受之煩而於心有不悅焉及其末也應餽肉之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辭其餽而不受說吾始以君致餽於伋待伋是厚也自今而後知君之於伋舍而弗愛但以畜犬馬者畜之而已穆公悔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蓋人君悅賢之道所重在於舉不徒在於養若不能舉能養猶可也今穆公之於子思非惟不能舉亦且不能養也豈可謂悅賢之道乎此子思所以不悅而辭其餽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虞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子之道也

僕僕是頌頌的意思萬章又問說穆公於子思固未可謂悅賢矣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必如何方為能盡其道乎孟子說國君養賢始而不將之以君命則為簡禮故當始餽之時於凡粟肉之餽必遣人以君命行禮使道其誠

則但分命有司供其困乏使庖人繼之以粟庖人繼之以肉不復以君命將之俱免於拜賜之勞此穆公之禮安然也彼子思所以不悅穆公之餽者其心以為殷勤有命來餽使已僕僕然有拜賜之勞也非養君子之道也然則國君養賢之理不在於供餽之頻頻而在於禮意之周至矣

禮意之周至矣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之

賦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牛羊倉廩俱備見其養賢之盛上位是上相之位非天子之位也

欲養君尤固當繼其德而不以君命將之雖然猶未盡也其惟堯之

於舜乎昔者帝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觀其外二女妻之

以觀其內又承之以百官給之以牛羊倉廩無一之不備以養舜於

畝畝之中非必數數以君命將之而凡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者

又不足言矣況其後又舉而加之上相之位又能舉夫能養能舉悅

賢之道盡矣故曰王公之尊賢也人君好賢當以是為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

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此章詳言不見之義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三

不見是不往見在國是在都邑莽亦草也市井章莽之臣與詩學土

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庶是衆庶人即士也以位而言曰庶人

德而言曰士與下文士以所以士之招招庶人土字不同蓋此士是

未仕者彼二士是已仕有位者乃上中下士之士也傳是相通的意

義也往見不義也

役是役使往役是往供役事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失

禮故不義不義緣無禮而生也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

萬章又問說士未傳質為臣既以庶人自處則當惟君命是從矣今

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則不自往見何也孟子曰

士即庶人也但曰庶人則為君所屬當服君之賤事為士則知學問

崇禮義當為君所敬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其

往見者辱其身也非義之當然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

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多聞以所知言賢以所行言下文以德德字又兼多聞與賢以賢與

多聞細分因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以師屬多聞賢只言召亦互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三

耳且君之欲見之也至求爾欲見賢而召之也所以明上文往見不

義也之意而自此以下皆所以申明此一節意無他意也

孟子以士不可往見之義告萬章恐其未達乃問之說士所以不往

見諸侯者非一見之難也蓋必有其故矣且問子諸侯之於士祇

求其一見者其意果何為也哉萬章曰為其多聞而能知博聞多

識可以為考德問業之資也為其賢而能體道行成名正可以為正

君善俗之助也此其所以欲見之也孟子說國君見賢之意使不為

其多聞與賢則已如為其多聞而欲資之以講明道理是師道之所

在也既有師道雖尊如天子猶且學而不臣而況諸侯一國之主乎

猶可以召師乎既為其賢而欲資之以贊襄治化是德義之可尊也

既尊其德雖折節下交欲有謙焉則就之亦不為屈乃欲召之往見

則吾之所未聞也知國君之不可召士則上之不可往見明矣

公誦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子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而況可召與是召之使往見也此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家引

欲知國君不可召士觀繆公於子思之事可見矣昔者繆公知子思之賢而數見之四問於子思說古者千乘之君必分下交與韋布之士為友則何如繆公此言分明有自矜之意於是子思不悅說吾聞古人有言國君之於賢者當尊之以師道事之云乎豈但如君所言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之不悅也意豈不曰以爵位言之則子君也我為庶人而臣於君也何敢與君友也若以道德言之則子當以師道待我者也奚可與我平交而為友即子思豈曰友之之言觀之則子乘之君求與為士者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之往見又出繆公之下與直解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虞人是守範圍之吏新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不至將殺之有虞人已拚一死也引繆公之事言賢者不可召引景公之事言賢者不可赴召皆以明往見不義之意也存疑
君不可以召士不但微諸子思之言觀虞人之事又可見矣昔齊景公將有事於田獵使人持旂羽之旌招虞人以供事虞人不至景公怒將執而殺之孔子贊美說志士固窮管仲棄溝壑而不悔勇士輕生嘗念喪其首而不顧若虞人者足以當之矣夫孔子何取於虞人

而贊美若此蓋旌本非招虞人之物招非其物雖死不往孔子所以取之也直解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是田獵之冠招虞人以皮冠以其所有事招之也庶人是未仕之臣通帛曰旂帛色純赤無他飾猶庶人之未有文采也士是已仕者交龍為旂二龍於其上龍能變化猶士者之能變化也大夫以旌用帛而加飾有文采士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矣古人之招各有意義希疑

萬章問說旌非所以招虞人然則招虞人常用何物乎孟子說虞人以田獵為職則招虞人當用皮冠從其所有事也若庶人未仕者則招之以通帛之旂蓋有取於朴素之質士之已仕在位者則招之以交龍之旂蓋有取於變化之象惟有位之大夫方用析羽之旌招之也直解

蓋以大夫羽儀朝中有文明之德故招之以旌以明其不同於士庶也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死是守死以大夫之招招虞人二句即謂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而不至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語意未住是搭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句引過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句此與上文一義皆是不敢往者欲見而招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家子

今景公以旌招虞人是招以大夫者招虞人也而虞人守死不敢往以此推之若以招士之旂以招庶人庶人豈敢往應其召哉夫旌之與旂貴者之招也以貴者之招招賤者雖非其物猶為寵異之而尚

不敢往況乎召便往見此乃招不賢人之招也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賢人豈可往應其召乎知賢人之不可招而國君見賢固必有其道矣直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此則欲見賢人而以其道者也舍此而召之則非其道也上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意即欲入而閉之門此二欲字宜要分明義以事理之安言故曰路門者人所由也禮以天理之節文言故曰門門者人之所出入也此理為人所宜行是義行之而有節又無過不及是禮自君子而言不必以見賢上言詩是為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是彌石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如砥如矢當依義路也意解就道理說視是視以為法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廣漢補氏

即賢人之不可召則知國君欲見賢人必以其道或近而就見之或遠而以幣聘之皆道也若欲見賢人而召之是見賢不以其道也彼豈肯往哉就如欲人之入却閉了門的一般彼惡得而入哉夫義以制事是其所共由之路也禮以治躬是其所當出入之門也惟是君子為能非義無行所往來者必由是路非禮弗履所出入者必由是門也故詩經小雅大東之篇有云瞻彼周道其寬乎如底其正直如矢是乃君子之所踐履小人之所視效者也觀詩之所言所謂君子能由義路而出入禮門固可知矣夫君子動必以禮義如此若往見諸侯則非禮義之正矣彼豈肯往見哉此欲見賢者之所以不可召也說說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俟是待有官職是任職之事也

萬章又問說士以禮義自守可以不應君召矣乃若孔子承君之召不俟駕而即行其趨命如此之速獨不知有禮義之可守與孟子說未仕之士與已仕之臣不同孔子當仕於魯時有官職之當守魯君以其官召之所以不俟駕而行也若士未傳質為臣而無官職是亦市井草莽之臣耳安得與孔子應召之事並論乎直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此章言取友之道主成德者而言

一鄉之善士是已之善蓋於一鄉友是盡友之一國之善士即一鄉之善士中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國者也此節只是隨其高下以為廣狹意不伴循序漸進說然循序漸進之意則見於言外尚論古之人一節則是進意存疑

孟子欲萬章說人孰不欲盡善士而與之為友然在我之善未廣則在人之善難兼其所友者幾何是必我之德行道藝蓋於一鄉而卓然為一鄉之善士然後舉一鄉之賢者能者我可得而盡友之義之德行道藝蓋於一國而卓然為一國之善士然後舉一國之賢者能者我可得而盡友之推而至於天下之太使我德行道藝足以度越一世而卓然為天下之善士則將盡天下之賢者能者我皆得而友之隨其所處之高下而為所友之廣狹也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存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勉强合也不然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也新安陳氏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與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與誦通詩指賦詠而言書指文辭而言如禹謨伊訓之類此言詩書如今人言詩與文相似論其世是論其當時行事之迹是尚友也此句只承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意不必云上面一鄉之善士至天下之善士字生來也

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其心猶以為未足也又進而考論乎千百世之上稽古帝王賢聖之為人焉古人之言載於詩也則誦其詩而誦咏乎雅頌之章古人之言載於書也則讀其書而探索乎

典謨之指然既觀其言不知其為人之實可乎是以又論其當時行事之迹如何庶知其為人之實而不徒徇其言也如此則能盡其尚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幸矣是尚友也至於尚友而後取友之道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至

無以復加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也

貴戚之卿是內外親族異姓之卿是有德命為卿者大過是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是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此章反覆二字當死可見古人至誠懇惻之意與後世之姑一言以塞責者異矣

齊宣王把為卿的道理問於孟子蓋欲得其設官分職之意也孟子說王之所問是何等樣卿宣王說卿只是一樣的官也有不同乎孟子說卿之列爵雖同而委任則異有就國君同姓之中選擇其賢者而命為之卿這叫做貴戚之卿有就士大夫異姓之中選擇其賢者

而命之為卿這叫做異姓之卿卿之不同如此宣王說請問貴戚之卿何如孟子說所謂貴戚之卿者與君有親親之恩幸而君無大過固其所甚願也設或君為不修至於荒淫暴虐有大過以彰聞於外則當正言以規諫之諫之不從不以一諫而遂止必至再三反覆

臣教務使翻然悔悟而後已焉使更執迷不聽則當易置君位更擇宗族之賢者立之蓋於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上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所謂貴戚之卿如此

王勃然變乎色

宋子

宣王聞孟子易位之說疑其言之太過不覺勃然變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異是怪正是正義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至

孟子說王勿怪臣之言為太過也王既有問於臣臣不敢不以其正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去是去位

宜王顏色稍定然後問於孟子異姓之卿何如孟子說異姓之卿與貴戚之卿稍異其引君於道非必有大過而後諫也或用人之失行政之失當隨事匡救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不以一諫而遂止必再三開導以底幾其一職至於及獲規諫而不從則無所容矣安能總總而久居其位乎則有見幾而作告然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靖子寧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枳樛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枳樛

此章言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也

杞柳是杞柳只是而今做箱合底柳枳樛若厄匪之屬似今枳樛合子模枳樛是箇先材枳樛是箇器具杞柳未能就成枳樛須待做方成枳樛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病在為字上

告子曰性本無仁義只有仁義胚質其就如木中之杞柳一般柯生之物初非有枳樛仁義是仁義是人做造的就如枳樛一般非性之本

有也人性不能就成仁義須待做方成仁義故以人性而矯揉之乃成仁義猶以杞柳而矯揉之乃成枳樛枳樛在杞柳之外仁義在人性之外也告子此說蓋以性為惡而不知性即仁義也豈所以論性哉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枳樛乎將我賊杞柳而後以為枳樛也如將我賊杞柳而以為枳樛則亦將我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

我猶殘也不言我賊人之性而言我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禍仁義與楊墨充塞仁義相似蓋教習也

孟子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自然而非外之也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失不亦甚矣

吾且問子子果能順杞柳之性不加矯揉即成枳樛之器乎將必斤殘賊之乃可以為枳樛也夫以杞柳為枳樛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性就是仁義是仁義只盡性便是不待我賊其事自然不同如將我賊杞柳而後可以成枳樛亦將我賊人性而後可以成仁義與此言一唱人皆曰性中本無仁義也為仁義而必害性也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之人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必自子之此言始也夫不可不辨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湍是波流湍洞之貌坎中不定旋轉之水也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

亦然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然看此教章須把性字做一題目告子是一樣說性孟子是一樣說性

告子謂性為惡因以杞柳為喻周孟子之言尚未盡解乃又小變其說說人性謂之為惡周不可謂之純然為善亦不可看來性無定體猶之湍水之水湍洞圓轉本無定向決而引之於東則流於東決而引之於西則流於西人性無分於善不善在所習何如猶湍水之無分於東西在所決何如也告子之言如此是以性為無善無不善猶不知性之本然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水無有不下是據見在實事說人無有不善亦須據見在實事說所

有不善只是言其本善耳。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是就水說上

存疑

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何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何如耳故以

水無分東西為喻故孟子亦就水以喻之說子以水論性謂水可東

可西信無分於東西矣然豈無分於上下乎蓋水流無所歸皆地勢

之最下所以決諸東方則東流者必東方地勢為最下也所以決諸

西方則西流者必西方之地勢為最下也彼人之性本有仁義之善

也如水之流有最下之地也人性必善初無有不善者有不善則

人之性必下流初無有不善者有不善則非水之性觀水之流

而趨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本善亦可知矣

今人求博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

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搏是擊躍是跳額是衝激是衝激在山是上至乎山其性亦猶是也

文勢蓋言其性為人所逆亦猶水之為搏擊所使也既說人無有不

善水無有不下然人乃有不善水乃有不下者蓋人為使之也若不

說破則無以解人之疑矣故又說此條

人性之本善固猶木性之本下矣其有不善則豈理之本然也哉

夫木性本下木無過額在山之理也惟通其上流從下而搏擊之而

跳躍則可使之上過乎額過其下流從上而搏迫而衝激之則可使

之上在乎山過額在山此豈木之本性則然哉搏之不容於不躍激

之不容於不行人力所為勢不得不然也然則人性本善乃亦可使

為不善者亦安為利欲之勢所誘迫亦猶水之過額在山由人為之

然也豈可問人之為不善而遂謂其性無定體也哉

告子曰生之謂性

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也

生對死說即活也生活氣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知覺

觸心運動屬身生不是人物之知覺運動乃人物所以知覺運動也

只就氣上說得然依大文講可且未露出人物字以起下文告子不

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

不善之說縱橫謬戾紛紛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根本也

告子認氣為性而既以杞柳湍水為喻至此又復辯論說我所謂性

無分於善不善者蓋以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通行耳目視聽與夫

心有知覺之類即性也蓋生則能知覺運動無知覺運動則死矣知

覺運動之外更別無性又何分於善不善哉此告子不知性之為理

而以氣為性也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卷二十三 四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即謂之白

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告子謂生之謂性不悟混人物在其中而

有不通處孟子一闢其說便覺人物自是不同如此說不得故先難

之曰汝謂生之謂性猶如凡物之白者便叫做白與告子說然物之

白者即當稱之為白也孟子又請問說天下之物號為白者亦多矣

如白羽白雪白玉物雖有異而白則皆白但觀其白則同謂之白初

不問其物之異也汝言生之謂性果若是之謂與告子答說然白羽

此白也白雪白玉亦此白也其白既同安得不同謂之白乎告子之

言如此而不知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實

不同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犬之性猶牛之性此語只是牽過一步以起下句係上文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例且不必區別犬牛之不同處

家引

人物之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足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因而折之曰若果如此則是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人有知覺運動犬與牛亦有知覺運動也犬之性將無異於牛之性牛之性將無異於人之性與殊不知以生而言物之知覺運動若與人同以生之理而言人有仁義禮智之稟則與物異何可比而同之也子乃謂生之謂性是同人道於犬牛矣何其悖理之甚哉夫告子既不知性與氣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卷二十三

王

孟子

之分而直以氣爲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爲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所據也

勉齋黃氏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此章言事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張臨

食是甘食色是悅告子以主於愛者爲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爲義故曰外上面食色性也自是一截下面仁內義外自是一截故

道注

孟子辨告子只謂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告子先云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內亦不

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在內耳

朱子

告子以知覺運動爲性故於此又曰性非有他也曰之於味食而甘之曰之於色見而悅之皆欲之所在是即天性之所在也知食色之

爲性則愛食色之心生於內而食色可愛之宜由乎外以此推之

心之愛皆曰仁而仁差在內也非在外也若夫凡物之宜皆曰義而義皆在外也非在內也夫告子惟知以仁爲內而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爲仁仁是不識性了如義則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自在我若非我有簡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爲外可謂全無見識矣

雙峯張氏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是我以彼爲長我白之是我以彼爲白非有長於我謂非先有簡長之之心在我也

家引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卷二十三

木

孟子

不復贅其言仁雖非而言在內則是矣故亦在所略特義外之端不得不辨故反詰之曰子何以謂仁在內而義獨在外而不在內也告子說我謂義爲外者蓋以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敬長今有人焉其

年長於我我即以彼爲長是因其長在於彼斯從而長之非先有長之之心在於內也即如彼之色白我即以彼爲白是因其白見於外

斯從而白之亦非先有白之心也長與白皆在於人而長之白之不由於我此我所以謂義之在外也

直解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上異於二字是衍文告子彼長而我長之之旨專指人至孟子方分人與馬來開他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育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之

心發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爲內也且謂長者幾乎二句只是指長
人一邊不是兼長馬長人也只是長之字重朱引
孟子曰彼長而我長之豈真如彼白而我白之乎若吾子之比喻則
長之云者不過曰以彼爲長耳長人之長豈止如是乎蓋人有白者
馬亦有白者人有長者馬亦有長者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皆不過
以彼爲白耳固無異也不識長馬之長也果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
決有異也夫人馬之白同人馬之性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其由於
內而不在外可見矣更有一說且汝所謂義者果安在乎人在於彼
而年長於我是謂長者因人之長而有恭敬之心是謂長之者將以
長者年長於我爲義之所在乎抑將以長之者恭敬退讓爲義之所
在乎如以長者爲義則義在外矣若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
心則安得謂義在外乎此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七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
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悅是喜悅此條是再申義外之說必帶在內說者是欲因以開義之
在外耳存疑
告子以孟子長之之心爲義不得於心又辨說我所謂義外者義雖
不因長而後有實因長而轉移者也今以仁觀之吾之弟與我同氣
之親也則我愛之秦人之弟非吾族類我則不愛也均之爲弟而有
愛有不愛是仁愛之念由我之喜悅而生我所不悅者不能強也此
所以說仁在內也若義則不然楚人之長吾固敬事之吾之長吾亦
敬事之均之爲長則均之爲敬所主不在我惟長是喜悅耳可見事
物之宜出於外此所以說義在外也告子此言是終以長者爲義不
知長之者爲義矣實則

外與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
外與
耆字與皆字同炙是燒肉借耆爲食對上長楚人之長說則指
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爲然物亦有如此者此節言長之耆之皆出於
心也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林氏
孟子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不特於人爲然如秦人之炙吾食
而嗜之吾之炙吾亦食而嗜之味同則嗜同在物則亦有然者也今
子以長爲外而謂長之亦在外然則秦人之炙吾之炙固皆在外者
也而所以嗜炙之心亦在外而不在內與矣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
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不在外明矣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
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哉前新張氏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八
此即上章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之意皆反覆譬喻以曉
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也范氏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朱子
當時告子之徒皆以爲義外孟子之說專以爲義內孟子問孟子
之言而未達故私問於公都子曰人皆曰義外夫子獨曰義內以子
觀之亦若在外然不知夫子何以謂義內也葉引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行吾敬是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朱子
公都子曰義主於敬知敬之所自出則知義之在內矣有人於此或
齒尊於我而我敬之或德尊於我而我敬之所敬之人雖若在外然
知其齒之當敬而行吾尚齒之心以敬之知其德之當敬而行吾尚
德之心以敬之有是恭敬之心斯有是恭敬之禮則敬固由中出而

非由外至者也敬在吾心而不在于外則義之非外明矣此所以說樂在內也。孟解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兄是長兄酌是酌酒季子因公都子之言而復疑敬雖在內而長在外故以伯兄鄉人為問而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孟源輔凡

孟子子問公都子之言猶未能達乃又辨說子以行吾敬明義之在內似謂敬為義矣不知敬義固當有辨也試以敬長而言伯兄長於我我所敬也設使鄉人又長於伯兄一歲則將敬伯兄乎敬鄉人乎。

公都子說敬以親疎為殺鄉人雖長疎不踰親當敬兄也季子又問說伯兄當敬固矣設使請鄉人飲酒有伯兄在則當先酌誰乎公都子說酌以賓主為序伯兄雖親主不先客當先酌鄉人也孟子子遂就公都子之言辨說義果在內則敬有常尊可也今所敬者既在於伯兄以為長而先酌者又在於鄉人則是所敬所長因人以為轉移於此於彼屢變而無定在主張全不由我義果在外而非由於內也。直解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則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是祭祀所主以象神者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彼將曰在位是弟在尸位子亦曰在位是鄉人在賓客之位庸是常斯須是暫時庸敬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句總是欲說出敬有常暫意其說敬有常暫又總是欲見由中出意。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九

留味室

公都子屈於其辯而不能答乃述其言以告孟子孟子故公都子雖敬長之心本在於內而季子以為在外即如所言亦何難辨之有于試問他弟與叔父皆至親也將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答說弟卑而叔父尊當敬叔父矣季子又問他說弟為尸以象祖考則將誰敬乎彼將答說叔父雖尊然以弟當祖考則尤尊將敬弟矣季子又問他說既說敬弟則叔父不得仰其尊矣安在其為敬叔父也彼將曰弟在尸位故也子亦曰向者所謂先酌鄉人者亦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蓋兄在家庭之間無時而不敬是常敬者在兄也疏如叔父有常尊的一級鄉人在酌酒之時有時而當敬是斯須之敬在鄉人也就如弟在尸位暫時崇奉的一級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安皆本於吾心義之在內明矣持此以折彼將何辭之可辯乎。直解

孟子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十

留味室

同一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也但季子所認則叔父與弟字重孟子公都子之譏則敬字重敬出於我也季子之說是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之譏是謂吾之敬施之於叔父與弟也飲湯飲水亦上章耆艾之意。孟子

孟子子問孟子教公都子之言心猶未悟又向公都子辨說敬之所施誠如夫子之言當其尊在叔父則敬心由叔父而生而因以致敬於叔父及弟在尸位則敬心由尸而生而因以致敬於弟敬由中出感自外至依此則敬長之心還是從外物轉移義果在外非由內矣公都子乃即其易見者曉之譏子以敬為在外何不觀飲食之事乎冬日可飲湯也則從而飲湯夏日可飲水也則從而飲水湯水之室因時而變易正如當敬叔父則敬當敬弟則敬致敬之簡因人而化

裁也。今子謂敬在外而不在內。然則飲食之宜亦在於物而不由於我矣。殊不知湯水雖在外。然所以斟酌冬夏之宜而可飲則飲者皆由心而生也。叔父與弟雖在外。然所以斟酌常暫之宜而可敬則敬者皆由心而生也。義之在內。觀於飲食之宜而益明矣。直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章是因情以著性。天之性。人皆有善性也。保直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直解只認能知覺運動耳。食悅色者即爲性。而任意爲之無所爲善惡。新安陳氏公都子問於孟子說性之在人。必有一定之理。而人之論性則空有一定之見。何今之言性者紛紛其不一也。告子論性則曰人性渾然中藏。止能知覺運動而已。卒無有於善。而不可以善名。亦無有於惡。而不可以惡名。此一說也。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十一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新安陳氏或者又說。人性善惡本無定體。習於善則可以爲善。習於不善則可以爲不善。是故有文武之君在上。率民爲善。則民皆翕然而從。於善以幽厲之君在上。率民以暴。則民亦翕然而從。於暴。此可見性之傳於所習。而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又一說也。直解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桀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直解或者又說。性稟於有生之初。非人力所能移。有生來性善的。雖染於惡。而亦不爲惡。有生來性不善的。雖染於善。而亦不能化於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不善之民。而有象之凶。做是象之性本惡。而帝堯不

能使之改也。豈非不善之一定者乎。以桀爲父。而有舜之聖。子以紂之惡。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是舜與微子比干之性本善。而桀與紂不能爲之累也。豈非善之一定者乎。又一說也。直解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由諸說觀之。或言善惡皆性之所無。或言善惡皆性之所有。未有以性爲本善者。今天子論性。獨謂其有善而無惡。然則諸家之說。豈皆差謬。而無一言之當者與。直解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是發語辭。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情是性之動。可以爲善。是本但可以爲善。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說性因其情遂善。而可知性之本善。蓋通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未流之先清也。必矣。此三句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新安陳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十二

孟子曰。吾所謂性善者。蓋以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爲情。方可見耳。乃若其感物而動其發也。未有染污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吾所以謂性爲至善也。蓋在心裏未發底爲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則知人之性無有不善矣。朱引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直解才猶材質。是能解作用。底兼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脉曲折。隨物恣他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性。以體言。才以用言。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

所謂良能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其說已明矣。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是恐人以不善歸之，才之能也。才若不善，是性無能也，亦未免為性之累。故又為他如此說，使不為性善之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然而人之為不善者，此豈性情賦稟之殊才，質偏駁之罪哉？乃物欲陷溺而然耳。夫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性無形象，稟賦之可形容也。試以二者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朱子

則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朱子

恭是敬之發於外者，敬是恭之主於中者。恭就貌上說，敬就心裏說。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其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惻隱等是仁義禮智發出來底端緒，如一箇發種相似，發未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鑠是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弗思爾矣。思字帶箇求字，求則得之求字，帶箇思字，此云然者，肯文也。說弗思，當補陷溺於物欲意，倍是一倍，是五倍，算是數不能盡其才，是不思不求而擴充其善端，不是能去惡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處，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能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善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于祿之天下弗顧于軀弗視德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只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有皆發動後便退。

折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解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惻隱之心，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解乃所謂善弗思爾矣，至不能盡其才是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存疑

我謂即情之善，可以驗性之善者，蓋以人有此性，則有此情，同此情則同此善。故遇可傷可痛之事，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遇可愧可憎之事，則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以至交際往來，則恭敬之心，無一人不有；以之辨別可否，則是非之心，無一人不有此情。之所以為善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即是惻隱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仁也；即是羞惡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義也；即是恭敬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禮也；即是是非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智也。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眾理渾其各各分明，不是籠統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故曰：乃所謂善也。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如火之鑠金，自外至內者。乃我所固有之天性也，惟其為固有之天性，所以無不可以為善者。但人自不思而反求之於己耳，所以說性具於心，苟思而求之，則得其理而為聖為賢，舍之而不求，則失其理而為愚為不肖，惟其舍而失之，故卒歸於惡，而與善相去或差一倍，或差五倍，以至於大相懸絕，而不可計數者，由人自不思不求，不能察識而擴充之，以盡其才之分量者也。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出出來，事事做得便是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即做許多事，其不能做得此出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可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詩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朱子

言我是常性是人元來所挾帶的蓋人之所以爲人全在此故曰秉夷懿是美好是懿德是人之情無不好此美德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此懿德也孰不好是爲父能慈爲子能孝亦懿德也又孰不好是有物有則就蒸民上說民之秉夷指則而言懿德亦指則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者謂之夷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引詩四句好是懿德一句最重於好字見得是情此句正是其情之可以爲善處纂此猶見得人性之善也卽上文之意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懿德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秉夷懿德卽是常性心上所好者德卽是情之發動者不外於性就性初發動爲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

卽情善以驗性善此非我之私言也考之詩大雅蒸民之篇有云天生衆民有物有則言物與則皆生理之出於天者也民秉常性好此美德言所秉所好皆良心之具於人者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贊之曰作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蓋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卽賦焉故有物必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是卽人所秉之常性也惟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夫人情皆好懿德可謂善矣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三說可不辨而自明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此章亦明性善之意蓋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首節是說天降才之同其爲不善由人心之陷溺今夫暴至聖人與我

司類者是卽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故龍子曰以下至未是卽人身之所同以見人心之所同如此則人性皆善而可以爲堯舜矣此孟子立言之意也

富歲是豐年子弟是凡人之子弟類是類言有所積蓄而爲善凶歲是凶荒之歲暴是惡多賴多暴多字有斟酌富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能爲善但爲善者多凶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至爲惡但爲惡者多此二句重在下一句才是才能不曰降性降情而獨曰才者就所爲上爲切人之作爲言才也亦猶上章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意性是心之理不是心之能心盛貯是性才心消則性失不能發之於才矣然字指爲暴說

孟子說人性本無不善但常情每因物而易遷試觀豐稔之年人家子弟衣食豐足則有所賴藉而爲善者多雖有爲不善者少矣凶荒

之歲人家子弟衣食不足則無所賴藉而爲暴者多雖有爲善者亦少而異於富歲之子弟非天之降以有爲之才厚於彼而薄於此如是其殊異也蓋由飢寒迫於外則利欲攻其心其禮義廉恥之心就

今夫耕耨播種而穀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序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同類相似之意

今夫梓桑之爲物播種而覆蓋之其地利同也乘時而樹藝之其天時同也及其芽然而生由苗及秀以至於日至之時則皆然而收穫之期又同矣雖其間少有不同則不過土壤之膏脉有肥瘠雨露之滋潤有厚薄人事之糞治有勤惰之不齊耳而楚麥之性則何嘗有不同哉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凡同類則凡物之同類者須放開說不止梓桑舉相似言各有相似處如那梓桑地同樹藝之時同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承上文相似言疑是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皆相似也這裏就合其才相似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七

留明堂

由此推之天下之物除是類之不同雖可以必其相似耳但凡同類之物其性未有不相似者也類同則性同斯固物理之必然矣何獨至於人而疑其不相似乎雖聖人爲人類之首出若非我之所能及者然而我此形體聖人亦此形體其所得於天地之氣也是一般我此性情聖人亦此性情其所得於天地之理也是一般豈人類之外別有一等聖人而與我大相殊絕者哉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不爲黃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龍子是古賢人黃是草履仰今之草包而小者履之相似二句是孟子承龍子之言而什之而自此以下三條皆孟子之言也龍子之言只是引起下文於義無取觀總結只云口耳耳可見

人性之同不但有徵於物類即人身莫不皆然矣故龍子嘗說纖履者不知人足之大小而以己意爲之雖未必一中度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我知其必過於用斷不至相去之遠而爲黃也龍子之言

如此可見是有定形則履有定制以一人觀萬人無弗同者知天下無弗同之履則知天下無不同之足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是齊桓公臣蓋古之知味者易牙之於味於字重在言易牙所調之味天下期於易牙言必以易牙所調者爲美也

人之形體不但足也由此推之至於口之於飲食其旨之味本有不

同其嗜好者也故至今言飲食者皆以易牙所調之味爲美非是他獨能知味不過於我衆口之中先得其嗜好之性耳如使口之於味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大

留明堂

也唯口之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是嗜味之性不殊而天下之口舉相似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人之形體不但口相似惟耳亦然至於耳之於聲舉天下之人無不期於師曠者師曠所審之音皆翕然樂聽之以耳之於聲天下皆期於師曠是聽容之應不殊而天下之耳舉相似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姣是如僂無目者力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

人之形體又不但其耳相似也惟目亦然古之言美色者莫過於子都至於子都之美不但一人見之而知其容色之姣好也舉天下之人見之無不知其姣好者若於子都而不知其姣好則必替目之人

視之而不見者耳凡有目者豈有不知其姣好者哉可見天下之目舉相似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故曰非古語然猶可也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者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爲然者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此說義理之在事者理義爲人心之所同然如人之爲事自家處之當於理義天下莫不以爲當然無不道好者當就人心同處看豈獨自己心下如此別人都是如此這只緣人心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也凡牲畜草食的叫做芻牛羊是也穀食的叫做豢犬豕是也芻豢人之所同嗜也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三

嗜之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

人有此形即有此性今觀性體在人無之不相似所以說口之於味天下期於易牙而知人之嗜味無不同焉耳之於聲天下期於師曠而知人之好音無不同焉目之於色天下期於子都而知人之悅色無不同焉夫口耳目乃形氣之粗者尚皆有同然之性如此至於心爲一身之主宰豈獨無我思地他人也思地我以爲當然天下亦莫不同以爲當然者乎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必有所同然也心之所同以爲然者果何在也謂在物之理處物之義也如人皆知君父之當孝我能盡忠盡孝當於義理天下莫不以爲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心所同然謂此理義而已聖人之心此理義吾之心亦此理義但聖人知則先知而於理義之所當然者由之無不至覺則先覺而於理義之所以然者察之無不精惟能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而原其稟賦

之良則何嘗有加於吾性之外哉是故有此大則有此心此心則有此理義如已之所行合乎理義則必無愧怍而泰然得所安人之所行合乎理義則必無愧怍而泰然得所安人

心無不悅之者蓋根之於心同此秉彝之良則悅之於心同此懿德之好就如芻豢之味悅我口一般舉天下之人無不悅芻豢則舉天下之人無不悅理義此理義所以爲同然之心而聖人所以與我同類也夫人心同然乎理義則其才同能於爲善彼凶歲之多暴者由陷溺其心又可見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其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章以山木喻人心言不可失其善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舉孔子之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

牛山是齊之東南山美是美盛色外謂之郊郊於大國言爲大國之怨思是生長息本訓止息纔息便生故息又訓生萌是萌蘖是芽之旁出者濯濯是光潔之貌材是材木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節

孟子說人心本有天理之良而善端每戕於物欲之害觀之山水可知矣齊有牛山其材木茂盛前此固嘗美矣但以其鄰近都邑在於大國之郊舉國之人皆想採於其中斧斤之斬伐者衆而山水之殘

盛者遂失其常尚能如昔日之美乎然其根株之未盡拔者日夜之所生息雨露之所滋潤豈無有萌蘖之發生焉使道萌蘖無害則材木或可復生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人止見今日之牛山濯濯然光潔便說牛山原是如此水嘗有材木之生

焉不知山以生物爲性謂爲無材此豈山之木性也哉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特亡之矣特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其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存是在言在人之性也雖存乎人者二句承上文說雖字却與下文相呼應言山之必有材此在山者然也雖在人者皆有良心然人自放之耳文勢直起可以爲美乎止良心是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所以放其良心者指物欲言且且指日間言與且且字同與旦氣旦字異平旦是平明時候平旦之氣是未與物接時清明之氣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錢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莖之生良心定於有生之初如何生得物欲外却而心爲之靈物欲既退此心寧靜而義理復明便似復生也

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是不多且晝有別且早間晝通日官然此旦字又在平旦之後與平旦字小異所爲是所爲之事特是誠如被禁戒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特亡之非特亡其夜氣謂特亡其良心也反覆非顛倒之謂只是循環展轉有互換更替之意專指旦晝言言其特而又特日復一日也夜氣只是不與物接時這存字是箇保養衛護底意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爲物欲特之隨手又托放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良心此段專是主仁義之心說不足以存是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天地生生之理本自不息雖有所特亡而夜氣之所息平旦之氣亦自然有所生長蓋以夜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三

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但此心存得不多時雖略略生長得些子至日間依舊汨於物欲又依然壞了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便若不得故爲之不存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氣清則養得這箇心常存到夜氣不足以存則此心陷溺之甚雖夜間休息其氣只恁地昏亦不足以存此良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氣上未有工夫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耳這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才者性之能人之能爲善皆才也奸惡近禽獸則不能爲善似乎無才故以爲本常有才是豈人之情也哉言奸惡人之情也人之性本善人之才則能爲善故即人之性本善者以明之

善則人之爲不善由且晝之格亡非未嘗有才也明矣存疑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三

豈惟山木雖存乎人者原其有生之初亦何嘗無仁義之良心哉蓋吾人之心皆有這惻隱羞惡之良不處而知不學而能本然之善隨時發見就如山木之管美一般但人不知有操存涵養之功往往爲外物所誘情欲所牽於是惻隱之心反移於殘忍羞惡之心反延於貪昧其所以放失其良心而不存者亦如斧斤之於山木一般今日伐之明日又伐之欲山木之管美不可得矣況以物欲之斧斤而旦且焉攻伐吾心之仁義豈得保全其美而不至於喪失也乎然物欲能爲人心之害而亦不能即使善端之終泯也其日夜之間或物欲既退此心寧靜天理復還良心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其好惡猶出於真性與人相近良心豈無幾希之發見如山木萌蘖之生者然生於放失之餘亦存百之一二耳蓋不多也自此漸能存養則良心猶可漸復夫何夜氣之清明無幾而且晝所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三

為復皆不仁不義之事。將那幾希之善端。隨即禁絕而亡失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芽蘖而牛羊又牧之也。至於牯之又牯。今日牯之明日牯。之日日牯之。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磨滅。則他表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由是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日之氣亦不能清。而好惡拂人之性。其去禽獸也不遠矣。人見其如禽獸也。因謂為天質之不美。本未嘗有才。不知人有是性。則有是情。而亦有是才。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其為惡而至於去禽獸不遠者。乃由於物欲之牯亡。且其之反覆。以至於此。若以為未嘗有是。是豈人情之本然也哉。朱子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養是滋養。此段緊要在此四句。山木人心。辭俱平說。意則重在人心。

則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上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新安陳氏

以此觀之。可見山木之生意不息。人心之生理無窮。顧養之何如耳。

誠使山木既伐之後。猶能禁而衛之。使萌蘖之生。不為牛羊所牧。則

山木得養矣。人心既放之餘。猶能保而存之。使幾希之萌。不為旦晝

所熾。則人心得養矣。山木得養。則雨露日滋。榮日盛。而竹木不可

勝用。人心得養。則夜氣愈清。所為愈善。而仁義不可勝用。緣是此心

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故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反是而失所養。則見其湮沒也。見其遠矣。

獸不遠也。而無物不消矣。人不可不知所養乎。朱子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操是操守。但不是在硬提在那裏。只要提致他醒。便是操。兼動靜而言。

下是塊然自守。當是遺棄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出入便是

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觸物而放去。是出。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心豈有出入。只指外面言。入只指內而言。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要人操而存之。此心類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則鄉是方向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即亡。不出即入。本無定所。是尚難把捉。底物事。操存舍亡。只在瞬息之間。人不可不常常著精。未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惟心之謂與。是直指而總結之。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即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為物欲所汨。人心能操。則常存。豈待夜半乎。且也。朱子

養有得失。而心之消長。因之則心之繫於所養。非可以時刻間斷者。

矣。觀孔子有言曰。此有物焉。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亡而出也。

則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存而入也。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特繫

於人之操舍。何如耳。如此者。惟心之謂與。可見心之神明。不測得失

之易。而操守之難。須是常存得。這大頭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

而失其養。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其應事接物

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轉著那天。然恰好。處神清氣足

常如平日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朱子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此章論齊王之所以不智也。朱子

或與惑同。疑怪也。正是齊王無惑乎王之不智。言其不智有由也。

孟子私議說。人君之德。莫貴於智。莫病於不智。今齊王之不智。亦無

怪其然也。朱子

有天下易生之。一。孟子曰。莫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

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知有萌焉何哉

物指草木五穀暴是溫暖的意思陽氣之發舒也寒之是寒之以陰陰氣之閉固也罕是少萌是草木初生的芽

所以然者為何蓋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王之所以不智正由君子進見之時少也譬如草木之為物雖有天下極易生的也須和氣培養方能暢茂若使一日暴之才得些陽氣之溫和却乃十日寒之不勝其陰氣之肅殺必然枯槁零落未有能生之理也今我見王之時亦少矣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詭譎難進之日多磨十日寒之也故王雖善端發見非無萌蘖之生然一時之開悟不勝衆欲之攻多一人之啓迪不勝羣邪之引誘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終歸於至暗而已我亦將如之何哉王之不智有由然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誦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奕是圍棋數技也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是極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便是設使非實事也奕秋是善奕者名秋敘是以繩繫矢而射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承上文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者說來下段不智直指王說此段語末乃見王之所以不智處無惑乎王之不智亦見在言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其本非不智也

今我進見之時少亦由王聽信不專故也譬如下棋的一般棋雖是小小的技術然其中縱橫變化自有一種如算若非專心致志將精

神意念只在裏面講求何由得他妙處也就是奕秋通國稱爲高長

設使他教二人棋其一人專心致志一一聽奕秋的指导更不想到別樣念頭其一人雖在旁同聽却不精專心中想著鴻鵠將至欲舒弓緊箭射而取之一心要學棋一心又在鴻鵠雖與他同學不及多矣這豈是他資稟知識本來不同與我以爲不然也由其聽信之不專故也今齊王雖有爲善之資而無必爲之志既不能純心以任賢又不能虛已以受教其與學藝於奕秋而分志於鴻鵠者一而已矣安望其親近君子疎遠小人以成明哲之德哉所以說無惑乎王之不智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量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孟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熊掌是熊羆其味甚美以喻義魚以喻生二者不可得兼固不止謂簞食豆羹得生失死之際凡惟其所在則致死之類是皆死生取舍所在也牛山之木章是存養之功此章是取舍之分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有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

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有甚於生者謂義也得是得生有甚於死者謂不義也辟是辟死

一節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

其所以舍生而取義者何也蓋生亦我之所欲但遇死生之大變試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為苟得以偷生也死亦我之所惡但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非死而不可避也蓋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好德之良心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此節以利害之私情反言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孟子

劉宗周

人之利害莫切於生死而今義不荷生者何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惟知有生之可欲而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苟全性命為得生之計者將無所不用其力也又豈肯為義而舍生乎設使人無惡不義之良心惟知有死之可惡而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苟免禍福為避惡之地者將無事不為也又豈肯為義而就死乎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是之由蓋指秉彝之良心而言也有不用是不用苟生有不為是不為避患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而取義如此苟生而有不用也不為避患者耶由其有是惡不義之心而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可以避患而有不為也不

然豈樂於就死者耶觀此而秉彝之良心為人之所必有昭然可見矣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是心是好義之良心曰賢者能勿喪耳便是衆人喪之以上雖有四節亦不過只是一意反覆說人有羞惡之心耳故遂以一語結斷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由秉彝之良心視之是故義之可欲尤甚於生不義之可惡尤甚於死即此欲義惡不義之心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人皆有之但衆人溺於利欲之私多有喪失其良心者惟賢者操存此心守而勿失是以可生可死而此欲義惡不義之心獨能堅定而不變耳其實賢者勿喪之心即衆人固有之心而非賢者所獨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孟子

劉宗周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簞是竹器豆是木器噍爾是嗷嗷之貌行道之人是路中凡人蹴是踐踏乞人是乞丐之人不屑是不以為意此條又是即義心之發處以明之與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明以孺子入井之事一殷說到透徹痛切處

何以驗夫人皆有是心也今夫一簞之食一豆之羹其為物雖微然自飢餓之人視之得此則生不得則死其為軀命所關則甚重也嗷嗷乎以得食為急不暇計體義之何如矣設使置簞豆於旁噍爾而與之食便是行道之凡人以其賤已亦不肯受使棄簞豆於地用足踐踏而與人使食便是乞丐之人亦將惡其無禮棄之而不屑也夫路

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皆有是心者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鍾是量器辨是辨別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是華美奉是奉承所識窮乏者是我所知識之窮乏者得其恩惠我之惠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官室供妻妾濟知識者動舉之者他可類推萬鍾照上一簞食一豆羹說不辨禮義而受之照行道不受乞人不屑說於我何加照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說爲官室之美三句是說喪其良心由此三者

夫禮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則人所易昏算食豆羹生死所繫尚惡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至於萬鍾則不復辨別有禮義與否而受之萬鍾於我身何加益焉已身不能獨食萬鍾非若簞食豆羹得失有關於生死者也而顧冒焉受之却是爲何豈將爲官室計而欲極其華美爲妻妾計而欲極其奉承爲所窮識乏者計而欲其感我之周濟與使真以此三者之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則大異乎不受時蹴之心矣豈不可怪也哉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官室之美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指不得則死之時而言已是止本心謂羞惡之心二鄉爲身死而不受是與上兩條來梓稱言關於生死者猶不失其本心無關於生死者乃喪其本心此大不可也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其止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溺於私欲故至

於失其本心也

人之一身惟生死爲最切以身外之物較之其得失輕重大相懸矣鄉爲身死而猶不肯受嗟蹴之食今却爲官室之美而受無禮義之萬鍾矣鄉爲身死而猶不肯受嗟蹴之食今却爲妻妾之奉而受此無禮義之萬鍾矣鄉爲身死而猶不肯受嗟蹴之食今却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受此無禮義之萬鍾矣夫人之不能爲賢者多是不得已而爲之當軀命所關大不得已之際尚能辨禮義決生死而此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此之死生何如豈不可以已而甘爲之乎當已而不已非利祿重於死生也羞惡之心人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水雞三者之念都未萌芽故天理之發不可遏至於安安之時私欲紛紜展轉不已以至於計較豐約則義理之心至此喪失而無存是以能決絕於死生而不能忘情於利欲此所謂失其本心者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此章所重只在來放心首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之可哀末言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而已

仁是心之德仁是心所具之理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曰人心者反面名之也反名者以心所具之理反而歸之心也仁字心字亦攝略有分別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非以人心訓仁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仁雖人心所具之理實心之所以爲心也以心所具之理而言則仁自仁心自心二者固有分故以心之所以爲心而言則心即仁仁即心而實未嘗有所分也幾是行事之空路字非學論謂此爲人之路在所必行爾仁人心也是就心上言義人路也是就事上言

孟子說仁義之心人皆有之而能存之者少殆未知其切於人耳所謂仁者非他也是即人之心也人心方寸之中而其有這仁之生理在中心方能兼總四端包括萬善而不至於塊然無用是仁非人心而何仁爲人心則可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所謂義者非他也是即人之路也凡人出入往來之際必以這義之裁制爲準方能處常知經處變知權而不陷於邪曲是義非人路而何義爲人路則可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其義

放是放失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縱昏睡去也是放求只是要常知提醒醒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哀哉言其可哀也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爲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爲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留明堂

乃世之冥行徑趨者將義之正路舍置而不由却乃由於邪曲之塗徇欲忘理者將仁之良心放失而不知求却乃求夫身外之物則自暴自棄形雖爲人而失其所以爲人之理去禽獸不遠矣不亦可哀之甚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求放心非是以一心求一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知得心放此心便在便是不放仁義而此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此一條只是教人失其良心

仁義其切於人而人自失之總之只是放心於外不知照管而已人家飼養雞犬爲物甚輕設使放失在外或有未必不可求者然尚且到

追尋期於必獲至於心是一身的主宰何等貴重且縱求則更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使求便在更不用去尋討蓋知其爲放而求之則不放矣乃靜時昏昧動時擾亂任其放逸而不知求之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皆是也兼知行而言之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說味無他字見得非是先求放心只是其道在求放心也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求了放心便休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這是有得此心自能守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不是塊然空守得心便了

今大學問之道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非止一端然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只是求其放心而已矣蓋天下之理皆管於心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求其放心如七日來復只存此心便是不放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心存仁存而義無不在矣學問之要外此豈復有他務哉此君子所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留明堂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此亦上章以雞犬與心分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面加切焉新安陳氏

無名之指是手之第四指指有五二巨指一食指三將指四無名五小指第四指不切於用非人所緊要者故謂之無名指指與伸同害害是妨害於事秦楚之路乃孟子指自齊魯而觀秦楚而言則爲道耳非謂自秦至楚自楚至秦也不遠是不憚其道

孟子說吾人之身心至重不在一指也今有無名之指卷曲而不伸於身非有疾痛之苦而於中未為舉動之事似不必於求伸也如或

有能醫治其指而伸之者遂是秦楚之路亦不憚遠赴之勞務求伸之而後已這是為何若以衆人之指皆伸而我之一指獨屈以指之不若人為恥故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也人情取於不若人者有如此

此五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

夫一指至小也其屈伸無所關係尚以不若人為惡務欲求伸至於

心為一身之主少有邪曲則有愧於人心之同然矣視一指之輕重

迥別其可惡當何如也却乃屈於物欲甘人下而不辭此之謂輕其

所重重其所輕不知類之甚也倘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孟子

於惡蓋有須臾不遑寧處者矣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

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思甚也

此章言人不知養身也

拱是兩手所圍把是一手所握桐梓是二木名身字內已包動容屬

旋而言養之是治心以養其內諸動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

義禮智根心見而整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

孟子說吾身之於外物其輕重本自有辨乃人之味焉而非覺者多

矣今有桐梓之木其大不過拱把之間至微細也人苟愛其材之美

而欲有以生之則必培植灌溉而肯知所以養之者至於吾之一身

三綱五常係焉四端萬善備焉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

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

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以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

士而為聖為賢亦循循可進矣乃不知所以養之而使其身之歸於

善者是豈愛吾之身反不若愛桐梓之切哉良由蔽於物欲而不思

之其也苟一思之則知吾身之重一草木之不可不養矣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素所愛素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

已矣

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也

兼愛是無所不愛兼養是無所不養無尺寸之膚至不養也申兼愛

兼養意謂是皮肉考是稽考善是養得其道者不善是養失其道者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孟子

孟子說人固以養身為貴尤以善養為難且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

件件皆吾所愛惜也既兼所愛則必調護培息件件皆當兼養也微

而言之無有尺寸之肌膚不在所愛之中則無有尺寸之肌膚不在

所養之內也然欲於無所不養之中而考其所養善不善之異何者養

得其道而為善何者養失其道而不善亦豈待求之於外而有偏倚

哉只是於自己身上及而求之審其何者為重而從所當養何者為

輕而在所當養養其所當重則善養其所當輕則不善善與不善皆

近取於吾身而自得其理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賊害貴養其小者為小者養其大

者為大人

眼而小者是口腹貴而大者是心志此一條正是上面於已取之意

無以小害大不是教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者若養其小者而不

失其大者則小者不為大者之累便是無以小害大者其小是以小
害大者害也其大是不以小害大者害也在疑
人於養愛養之中必當考其善與不善者也蓋人之一身合而
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又有貴賤之分小大之別焉賤而小者
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在所重也不可以小而害大不
可以賤而害貴或見富貴而榮顯以飢渴為心官惟口腹之小體
是養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陷溺於卑汚汙穢之中而與禽獸草木
同浮沈也得不為小人有能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惟心志之大體
是養則道心為主人心雖舍而入於高明正大之域得不為大人乎
養其小者是重其所輕而養其大者是重其所重而
所養者善矣人其可不敬乎孟子
今有場師各其梧槨其槨則為場師焉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二 量
場師是治場圃者梧是梧槨是梧槨材也梧槨是小槨所謂酸
也非美材朱子
所謂小不可以害大者不可以害貴者試自材木而言設使為場圃
者於梧槨美材棄置之而不加培養却把那梧槨之木反養之而益
其有成則是美惡不分以無用害有用非場師而何道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很疾人也
一指肩背有大小之分故借以旁証小體只是取譬之辭非實以肩
背為大者所在也疾是疾走很苦韻疾則不候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今有場師至則為很疾人也正是養其小者為小人意但本可說出
至下節方說出上文且舉以起之朱子
自一身而言設使養生者於一指愛惜之而不忍傷却將肩背喪失
而不覺的是輕重反常就如復之疾走但知顧前不知顧後的一意

為很疾人也不善養者何以異於是哉朱子
食之人則人職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是專養口腹者職是鄙賤朱子
觀養木與養指者之異可見人之養身當養其貴且大者矣乃若飲
食之人為飢渴所害只圖飽足則必為人所輕而莫不鄙賤之矣養
為其專養口腹之小體而失心志之大體自處於可賤之地故人從
而賤之也直解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無有失是不失其大體此二條是反覆說養小者之必有失益以見
養體者當知所擇也朱子
若使飲食之人依所當飲食所當食不至以小害大以賤害貴而
其大體則飲食於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乃輕命所關豈但為大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二 美
之膚哉則口腹之養本亦無害也但養小之人無有不失其大者
其所以可賤耳蓋口腹雖所當養而心志必不可失養非謂養心而
者不當養口體也新安陳氏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
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此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故謂之大人者也朱子
鈞是同從是隨大體是心小體是耳目之類
公都子問說天下之人都是一般然或謂為大人而為世所尊或謂
為小人而為世所鄙此何謂也孟子說大人小人之分惟在所從而
已蓋吾人一身體有大小誠使一身舉動惟以大體為主而小體莫
不聽命這叫做從其大體從其大體者則為大人也若使此人舉動
一惟小體是徇而大體反不得主張這叫做從其小體從其小體者

則爲小人也。直解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可司聽目司視不思是不能思蔽是遮蔽上兩箇物字。主外物言。下一箇物字。主目言。若不思則耳目亦是一物引是

引將去心之官則思是主於思得之則不失之謂得其理而物不能蔽也。思則得之說得廣註中凡事物之來不專指聲色言。下云先立

乎其大者即此思也。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此字通指三者立字有力謂之立者是豈卓然堅立此心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內是

也。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正是答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意。耳目之官不思至不思則不得是解大小體耳目之宜不思而蔽於物所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記

新明堂

爲小體也。心之官至不思則不得所以爲大體也。先立乎其大則其小者不能奪此所以從乎大體也不能先立乎其大則反從乎小體矣。存疑

公都子又問。人同此形體則空同此運用。乃有從其大體者從其小體者。此何故也。孟子說大體小體之所以分者蓋以耳司聽目司

視是耳目之官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故易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矣。夫外物物也耳目亦一物也以外物而交乎

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矣。此耳目之所以爲小體也。若夫心則至虛至靈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須是去思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

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底做是底做不是物來蔽之便順他做去則失其職矣。此心之所以爲大體也。此小體大體皆天之所以與我者

惟在人思不思之間耳。苟知心之爲大而先有以立之於思處用之

能不安思。夫然後事至能操物來能應視必其所當視而視聽必其所當聽而聽德惟聰則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此所以從

乎大體也能從其大體如此則理無不全德無不備此爲大人而已矣。苟心失其職而求不從乎小體而爲大人豈可得哉。直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此章言得人棄天爲小人之事也。存疑

仁義樂善體用道理已盡了忠信則仁義之發於心而見於事無一之不實者樂是樂斯二者之樂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是樂之至即

仁義之實者無一息之閒斷也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爲我有乃爲可貴。雙峰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天

新明堂

有循乎天理自然之實非人所得而予奪而謂之天爵者有出於人爲使然之貴乃人所得而予奪而謂之人爵者如何謂之天爵蓋以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安仁義發於心而念念皆實之謂忠仁義見於事而事事皆實之謂信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而樂

則生也則惡可已而無一息之閒斷焉此雖大行不可得加窮居不

可得損乃所謂天爵也如何又謂之人爵彼夫九命而爲公六命而爲卿三命而爲大夫則此爵命於朝而得之者貴失之者賤此不出

於已而由於人不由於自然而出於使然乃所謂人爵也爵有天人

之異如此。直解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修天爵人爵自從後面來如祿在其中矣之

古昔盛時人知自重學唯爲己惟盡夫仁義忠信之理遠於榮華不
修之地以修其天爵者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初無異於人爵也然
爲士者修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
及之意是以道德修而名譽流鄉里舉之人君用之公卿大夫之爵
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
亦必亡而已矣

要是求亡是并所得之人爵而亡失之

今之人則異於古人矣其始初亦知天爵之可貴也但其意非爲道

德不過藉此以要聲名求富貴爲得人爵之地耳及至人爵既得意

意已滿遂以天爵爲無用而棄之而不知仁義忠信爲何物矣蓋無

所爲而爲者誠也故堅其守而不移有所爲而爲者偽也故得所求

而遂已耳夫假天爵以要人爵是不知天爵之爲尊其心固已惑矣

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殊不知人爵之可要徒以有此

天爵耳天爵既棄則民望既失必論不容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亦

亡失而不能保矣人豈可不反求諸已而徒慕乎在外之榮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此章言勢分之貴無與於己性分之貴不資於人欲人重內而輕外

不可徇物而忘我也

貴是榮重貴於己者是在己者謂天爵也即下文仁義禮樂弗思耳

是藏於物欲而不能思此三字便實知得功夫只在這裏

孟子說人情莫不如榮而思辱故貴者人心之所同然也但人人

有貴於己無待於外而自足者特心藏於物弗思而求之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良是木然之善指所性之貴也趙孟是晉卿趙氏世呼趙孟晉卿
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

夫貴於己者乃本然之貴與生俱生謂之良貴也人之所貴者必資

於人而後貴非良貴也如趙孟爲晉國執政之卿能操爵位以貴人

者然能以爵位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

人安得而賤之哉然則欲貴者信不可不求諸中矣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今聞廣舉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綬也

詩是人雅既醉之篇按詩德字本指思慮蓋上人之德也今日飽乎

仁義則是在我之德亦斷章取義也飽是充足顯是欲兩不

願室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是不將這箇爲念謂無所慕於彼也

非謂有厭薄不願就之意皆是肥肉梁是稻粱今是吾聞亦舉也廣

是遠大譽是美稱文綬是緇衣服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

著皆所謂良貴也

人之所貴者固不得如己之所貴者矣然則人能得夫己之所貴者

又何必慕夫人之所貴者乎詩既醉之篇有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矣飽不曰味而曰德者何哉蓋言德莫美於仁義君子戴仁而行

抱義而處則理義悅心而天下之至味在我矣視在人之膏粱安足

以動其心耶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飽乎仁義雖不求聞譽而

自然令聞昭宣廣舉四達實大聲宏而天下之至榮在我矣視在人

文綬之華安足以介於懷耶所以不願人之文綬也蓋心泰則隨處

皆足內重則外物自輕此所謂良貴也人之含良貴而外慕者何其

弗思之甚哉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

此章爲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

與字解作助字人皆謂仁不能勝不仁都去爲不仁不肯爲仁豈不
是有助於彼存疑

孟子曰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也是仁之勝不仁就如木之能克火一般乃一定之理而不可易者也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念以常存之天理而退人欲於將萌耳乃今之爲仁者爲之不力是猶持一杯之水以救一車薪之火火必不可得而熄矣人見火之不熄不說是水之力小遂遂之說水不勝火夫一暴十寒脩得復失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乃遂以爲仁不能勝不仁而不加勉焉此言一出由是不仁之人皆信以爲仁之難成將甘心於不仁而縱欲滅理無所不至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聖

亦終必亡而已矣

亡猶無也

以吾觀之。此人心亦且厭倦怠蕪。并與其所爲杯水之仁而亡之矣。學者觀此。可須臾而不存是心乎。天理淺明。則人欲淺消。及其至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其不然乎。南軒張氏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畱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爲仁之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不力

熟曰於菹之不力
美稗卽禾中之莖草乃草之似穀而其實亦可食者不熟之熟是成
熟熟之之熟是純熟尙爲不熟不如莢稗便見美種之不及熟爲可

恨而非有慕於夷稗也熟無所用力熟之之說盡夫爲仁之功外此無他也

孟子說學莫先於爲仁而仁必期於有得不觀之五穀乎彼五穀之爲物天所生以養人人所資以爲食固種之美者也然所以謂之美者以其由種而耘而穫可以爲粒食之資耳設使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則反不如莠稗之成熟而美者失其美矣爲仁不成亦猶是也蓋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那箇便進一分苟爲之不熟則若存若亡暫得暫失反不如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者亦在乎省察於念慮體驗於躬行於求仁之方循而行之日新不已由勉而利利而安心與仁一亦如五穀之苗而秀秀而實焉斯已矣不然是自喪其美而與五穀之不熟者等耳豈不有愧於他道之有成哉故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使恃其獨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

孟子卷二十三 聖

其獨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

孟子卷二十三 聖

圖書集成

下孟 卷二十三

聖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也

羿是古之善射者志是期必毅是引弓至滿學者是學射者氏

孟子說天下之事。未有無法而可底於成者。故善教者必有所據焉。

學者必有所循不觀之曲藝乎天下稱善射者莫過於羿羿之教人

以時安若有心得之巧。乃其教之之法。只是開弓引滿。明至於發。事

至也厚付貨也只是關防月滿期至於發發轉之外解不能自與

從他學射者也。只是開弓引滿其_一力_二放_三射_四之_五勢_六不_七能_八不_九身_{一〇}

教弟子不能有異聞也蓋教聖子耳滑之門弟者志於見而與特力

久則善中矣此射者一定之法學者安得而遵之哉

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是工師親所以爲方誨亦教也學者是學匠者

笑陳氏

大匠教人制器。室亦有獨運之智。乃其教之之法。只是引規執矩。使之為方圓。從他學藝者。也只是引規執矩。學之為方圓。規矩之外。大匠不能別有所傳。弟子不能別有所習也。蓋規矩乃制器之則。工者守其規矩。而真精力久。則能巧矣。此大匠一定之法。學者亦安得而違之哉。曲藝且然。則聖人之道。可知已。直解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三終

下孟卷之二十三

星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四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甫較閱
靖子寧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宋子

在國名在齊楚之閒任人是任國之人屋廬子名連是孟子弟子孟子戰國之時人多昧於理欲之辨故任國之人有問於屋廬子說人不可一日無禮尤不可一日無飲食不知禮與食二者果孰為重屋廬子答說飲食雖切於養生而食又賴禮以節其流無禮則必失之
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四
一
縱是禮重於食也
直解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宋子

任人復問說禮固可好而好色亦人之所好也不知色與禮二者孰為重乎
直解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以禮食則飢而死如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當此時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若必待其再三禮請然後就食則不得食而死矣不以禮食則得食謂如其嚙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則未至如珍兄之得也親迎之禮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戶凡此是也親迎則不得妻謂必拘親迎之禮如荒年不能備禮在

不能得妻不親迎則得妻謂其家貧不能舉六禮之類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計如此任人此間只重死字及不得妻字上

屋廬子答說好色之類人之所以而色又賴禮以別其嫌無禮則必至於淫是禮重於色也

於食矣說者謂禮之類則禮不可食必飢而死惟不以禮食則飢從禮往就而食之則得食當此之際尚必以禮乎吾思食可以無禮而生不可以滅性謂禮之重於食始不然也禮固重於色矣設若貧乏之甚而欲娶妻者其親迎之禮有未備焉若必拘親迎之禮則不可以得妻若從殺禮不拘親迎則可以得妻當此之際亦必以禮乎吾思婚禮可以不行人倫不可以廢廢謂禮之重於色殆不然也

四書本義集說 卷二十四 禮

屋廬子不能明目之鄉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何有是不難言何有為不可答也

屋廬子屈於其說不能對明日乃往鄉邑備選任人之言以告孟子孟子曰說禮之重於食色者禮之常任人之所節問者事之變於此問何難之有蓋事無常形而理則有定分惟以理折之則其辨不惑而自屈矣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猶是度量本謂下末謂上言不取下齊而徒取上齊方寸之木至卑論食色山小而高者曰岑樓

此二句且虛說喻不以禮為重而重之大分較之而但以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則食色固可重於禮矣

蓋禮重而食色輕者以大分言也如任人之論則是不較其本末而

禮反輕於食色矣蓋不揣本而齊末也且如岑樓至高方寸木至卑為從其根底而比較之也如不從下而揣量其根本惟就末稍比其高低則舉方寸之木可升之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食色而加於禮之上其高下失平何以異於是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此金字是五金之總名鈞是帶鈞古人束帶其帶有鈞以金為之其金最不多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雖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

重與禮之輕者一條意

然此非以論禮與食色之輕重也禮與食色正當較其大分始見本重於食色矣夫謂金之質至重羽之質至輕豈是說金不必多羽不必少將取一鈞之金以抵一與之羽而鈞金反輕與羽反重之謂哉

四書本義集說 卷二十四 禮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禮之重於食色猶之岑樓本高鈞金本重也而任人乃謂食色為重禮為輕其所以比較之者失其平矣如禮食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食之重者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見禮至輕而食至重也食豈但差重於禮而已乎親迎禮之輕者也不得妻而廢人倫絕後嗣色之重者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見禮至輕而色至重也色豈但差重於禮而已乎此正所謂寸木可高於岑樓而鈞金反重於與羽者任人所較豈為定論乎

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終是振臂膊，用繩拴縛，是牽處子，是處女，此一條是於食色與禮兩邊各舉其重者而權衡之，則禮之重於食色也彰彰矣。案引

惟取禮與食色之並重者而比之，乃見禮之爲重耳。汝何不往應任人說子以飢死爲成性，食固重矣，然攷兄亦禮之重也，設使當飢餓之際，終縛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干犯禮義，忍於終兄而奪之乎？以不得娶爲廢倫，色固重矣，然以正相從尤禮之重也，設使當饑餓之時，臨東家牆而牽樓其處女，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干犯禮法，敢以踰牆而樓之乎？此二者禮與食色皆甚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益攷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攷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樓人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四

處女以違婚娶之禮，禮之重於食色，顯然較著矣，以此而應任人任人尚何說之可解哉。直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此章之要在爲之而已，所謂弗爲耳。及下文所不爲也，皆與爲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相應，行求皆所以爲之也。陳氏

曹交是曹君之弟，交名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孟子曰：然，以其有此理也。案引

曹交問於孟子說聖人莫過於堯舜，疑若古今絕德非人之所能爲，乃有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不識果有此理乎？孟子說堯舜雖聖賢，人同類何不可爲之？有信有此理也。直解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九尺四寸以長，謂九尺四寸又長些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不爲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爲堯舜也。何氏

孟子曰：然者，言人實皆可以爲堯舜也。其所以可爲堯舜，在於性善而求盡之者，則未之言也。故曹交以形體爲言，曰：交聞文王之長十尺，湯之長九尺，皆能爲堯舜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形體類於湯矣，但食粟而已，不能爲堯舜也。如之何，則可以爲堯舜耶？案說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爲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是字指形體爲是修爲言，所以爲堯舜者，不在於形體而在於修爲也。有人於此，以下則中其意，匹是鴨雞，小鴨也，鳥獲是古之有力人能舉移千鈞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正言人皆可爲堯舜，以不勝爲患者，患不能爲堯舜之事也。這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雞舉百鈞說過來，無力有力兩箇爲字，輕與上下亦爲弗爲二字，不勝何有於此，亦惟屬作聖之志，而驅勉以爲之而已矣。夫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會道便是堯舜，更不假修爲，取有人於此，匹之雞雖至輕也，舉之而不能勝，則爲無力之人矣。今日舉百鈞而不難，則爲有力之人矣。是則其爲有力人，無力人，隨所任何如耳。且古之有力者，莫如鳥獲，鳥獲能舉移千鈞，然則人能舉鳥獲之任，亦爲鳥獲而已，使人能爲堯舜之所爲，非仰堯舜而何？夫人豈以才之不勝不克爲堯舜爲患哉？甘爲暴棄而弗之爲耳。誠一爲之，夫何不勝之患也。直解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五

不勝爲患者，患不能爲堯舜之事也。這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雞舉百鈞說過來，無力有力兩箇爲字，輕與上下亦爲弗爲二字，不勝何有於此，亦惟屬作聖之志，而驅勉以爲之而已矣。夫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會道便是堯舜，更不假修爲，取有人於此，匹之雞雖至輕也，舉之而不能勝，則爲無力之人矣。今日舉百鈞而不難，則爲有力之人矣。是則其爲有力人，無力人，隨所任何如耳。且古之有力者，莫如鳥獲，鳥獲能舉移千鈞，然則人能舉鳥獲之任，亦爲鳥獲而已，使人能爲堯舜之所爲，非仰堯舜而何？夫人豈以才之不勝不克爲堯舜爲患哉？甘爲暴棄而弗之爲耳。誠一爲之，夫何不勝之患也。直解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九尺四寸以長，謂九尺四寸又長些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不爲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爲堯舜也。何氏

孟子曰：然者，言人實皆可以爲堯舜也。其所以可爲堯舜，在於性善而求盡之者，則未之言也。故曹交以形體爲言，曰：交聞文王之長十尺，湯之長九尺，皆能爲堯舜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形體類於湯矣，但食粟而已，不能爲堯舜也。如之何，則可以爲堯舜耶？案說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爲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是字指形體爲是修爲言，所以爲堯舜者，不在於形體而在於修爲也。有人於此，以下則中其意，匹是鴨雞，小鴨也，鳥獲是古之有力人能舉移千鈞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正言人皆可爲堯舜，以不勝爲患者，患不能爲堯舜之事也。這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雞舉百鈞說過來，無力有力兩箇爲字，輕與上下亦爲弗爲二字，不勝何有於此，亦惟屬作聖之志，而驅勉以爲之而已矣。夫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會道便是堯舜，更不假修爲，取有人於此，匹之雞雖至輕也，舉之而不能勝，則爲無力之人矣。今日舉百鈞而不難，則爲有力之人矣。是則其爲有力人，無力人，隨所任何如耳。且古之有力者，莫如鳥獲，鳥獲能舉移千鈞，然則人能舉鳥獲之任，亦爲鳥獲而已，使人能爲堯舜之所爲，非仰堯舜而何？夫人豈以才之不勝不克爲堯舜爲患哉？甘爲暴棄而弗之爲耳。誠一爲之，夫何不勝之患也。直解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九尺四寸以長，謂九尺四寸又長些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不爲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爲堯舜也。何氏

孟子曰：然者，言人實皆可以爲堯舜也。其所以可爲堯舜，在於性善而求盡之者，則未之言也。故曹交以形體爲言，曰：交聞文王之長十尺，湯之長九尺，皆能爲堯舜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形體類於湯矣，但食粟而已，不能爲堯舜也。如之何，則可以爲堯舜耶？案說

索引



下前 卷二十四

大

留學

已矣

森恒

—

—

之

卷八

白雲行

奇以

不是那

道之



下

七

貨難

知哉

1

存

館受

之內。

故人

向之

實錄

行即此是師道在於此則師在於彼則師在於彼皆無生

而弄師者所謂有餘師也又何必留此而師我哉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也章言小弁之詩乃怨其所當怨者也

高子曰齊人小弁是雅篇名周幽王初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得

褒姒生伯服其嬖愛之而幽王中后而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師為作此

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因名其詩曰小弁小人之詩言非君子之

詩也怨是怨親之過疎無溫柔和平之意

公孫丑問說吾聞高子之說詩也以爲詩三百篇多仁人孝子之言

惟小弁乃小人之詩也孟子曰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其說云然

公孫丑說高子謂詩之意實平溫厚和平况小弁之詩又處父子之

間乎讀其詩但有哀痛迫切之情而無溫厚和平之意此所以爲小

人之詩也

曰因說高更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說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

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更之爲詩也

因謂說高不通爲猶治也越發夷國名國弓即是勢弓射之之字止

猶有人於此之人道是語說是在外之或是在親愛之不使其妄殺人而

陷於罪

孟子說凡說詩者當會其意而不可泥其言因說高更之治詩也類

其詩之理則誠然也因其意而遂謂之小人則非矣小弁乃怨其所

當怨者也譬如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欲射此人我雖知其殺人之

不可然而下過從旁談笑而開道之初無急迫之意此豈有他故哉以

越人與我情分疏遠利害本不相關故因其疏而肆之也如使其

人與我情分疏遠利害本不相關故因其疏而肆之也如使其

人與我情分疏遠利害本不相關故因其疏而肆之也如使其

關弓而欲射此人則已惘然恐陷其兄於殺人之罪當必向前垂涕

泣而勸止之不勝其惻懼之情矣此豈有他故哉以兄與我手足至

親休戚本同一體故因其親而視之也今小弁所處正與其兄關弓

而射之一般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也蓋愛親之

心仁之發見者也

詩也不亦同乎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是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姓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詩以自責

也

公孫丑說小弁之怨固是親親至於凱風之詩七子不得於其母

小弁不得於其父也何爲痛自刻責却不怨其親乎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也

莫則有忘親之心是不孝也此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殺則無廢親之心亦不可謂之孝也此凱風所以不怨也怨與不怨各有攸當焉可比而同之乎直解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慕是慕其親而不忘作小弁者自是未刊得舜地位蓋亦取其意類之相同耳案

昔者孔子稱贊大舜說舜其為天下之至孝矣年至五十猶慕其親而不忘非至孝其孰能之可見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於親當親而疏怨慕旋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高子乃以小人口之何其說詩之固哉直解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與亡之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十

與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

宋是姓姓是名遇是道遇石丘是地名趙注

昔戰國策士有姓宋名牼者將往楚國遊說楚王孟子偶然與之相遇於石丘之地直解

曰先生將何之

宋牼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趙注

孟子問宋牼說先生此行將何所往直解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趙注

遇是合體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趙注

宋牼說今日百姓之苦莫甚於戰爭而列國相爭莫甚於秦楚吾聞秦楚二國與兵構怨戰國不休意將南向而見楚王說以罷兵息民

之說便無攻秦設或楚王不悅吾言我將西向以見秦王說以罷兵息民之說便無攻楚不過於楚必遇於秦或者二王之中將必有一處遇合則吾之說可行而志可遂哉直解

曰柯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

孟子敬宋牼自稱其名曰柯指是大指言其不利其宗旨秦楚之王及三軍之士說不利言與兵之不利也號是名號直解

宋牼戰國之士孟子已逆知其所以說秦楚者無他只是以利害人之耳故又問說先生此行往說秦楚我且不敢問其詳悉只願聞箇大指說之以何為辭乎宋牼說兩國構兵由其見利而不見害其我將言其兵連禍結民困財盡非為國者之利也孟子曰先生能於戰

國處機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意在措天下於安寧志誠大矣但四對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四十

謀人國家之事安論道理不安論利害今先生欲言構兵為不利則是以利為名而欲秦楚之王惟利是從也名號不正將恐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殆不可也直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三軍之士有有位者有無位者自將校以至卒伍皆士也下文為人臣者為人子者為人弟者即三軍之士也直解

何以見其不可也蓋說之以利使之能從亦利心耳利之所在衆之所趨有利必有害也如使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說道罷兵息民乃國之利則秦楚之王必欣然悅於利而投戈解甲以罷三軍之師而

此三軍之士得免於鋒鏑死亡之憂其誰不樂是士卒亦樂從而悅於不戰之利也利端一倡舉國之人皆熙熙然爭務於利為人臣的懷圖利之念以事其君而無實心盡忠者矣為人子的懷圖利之念以事其父而無實心盡孝者矣為人弟的懷圖利之念以事其兄而無實心敬長者矣是君臣父子兄弟之間惟利是圖竟不知有仁義既忘義利之禍必起然而國不至於滅亡者未之有也夫利之說一行而其害至於下人之國先生欲以此為說而說秦楚之王不亦誤乎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不是構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也仁義只在構兵之中所謂殃民非仁過制非義是也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箇仁義之心去事君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一己富貴之圖便是利既不可為名則當以何者說之亦有仁義而已矣誠使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說道殃民非仁伐國非義則秦楚之王必欣欣然悅於仁義而休兵止殺以罷三軍之師而此三軍之士亦樂罷而悅於仁義也仁義之名一倡而人心惟知仁義之為美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自謂事君者臣職所當然非有所利而為忠矣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自謂事父者子職所當然非有所利而為孝矣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自謂事兄者弟職所當然非有所利而為

恭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間知有仁義而不知有利是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如此則君有正臣父有孝子兄有悌弟四境之內同一義君親上之誠舉國之人同一愛親敬長之意人心既振國勢自強然而不與王業而王天下者未之有也先生欲說秦楚之王亦說之以仁義可也何必以利為言哉夫戰國交兵之禍烈矣未便欲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此章言君子於交接之際動不違禮或見或否各以其安者也居處二字少有別居意當處處皆然蓋鄒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季任是任君季弟任君朝會於鄒季任為之居守其國處對出言蓋君出而為君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以幣交是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不報是不往答拜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若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也儲子是齊相孟子居於鄒國時有任君之弟季任者其兄有朝會之處替他處守其國一向仰慕孟子的賢遂使人自任至鄒執幣帛以為納交之禮孟子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及處於齊平陸之邑時儲子正為齊相他也仰慕孟子的賢使人自齊至於平陸執幣帛以為納交之禮孟子亦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其受幣之同如此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兩失連是屋廬子名聞是問謂已得問際而問非謂孟子所處有兩失也屋廬子如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問際而問之

及至他日孟子自鄒至於任國乃親去見季子以報前日之禮又
日自平陸到了齊國却不親去見儲子以報他前日之禮其報禮之
異如此屋廬子豈曰其交也皆同其答也有異聖賢之處此必有義
禮存焉連得其間隙而問之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爲其爲相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朱子

屋廬子問於孟子說季子儲子同一幣交則安同一往見也今夫子
之任就往見季子及至齊不肯見儲子夫子之意豈是爲儲子爲齊
相不似季子攝守君位之尊故輕之而不見耶且解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是周書洛誥之篇以物奉上叫做享多是厚儀是禮儀物是幣儀
儀不及物是幣物有餘而禮意不及其幣役字解作用字不役志于

問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四

焉是不用志於享書曰享多儀至惟不役志於享此數句皆指禮

公告戒成王以御諸侯之道也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指
賢者事也朱子

孟子說君子交際之義只論道理不論名位我之不見儲子非以其

爲相之故也周書洛誥篇有云凡人享獻之禮皆在禮意有餘若幣
物有餘而禮儀不足雖幣帛交錯都是虛文這便叫做不享惟其未

嘗用志於享故耳且解

爲其不成享也

不成享是不成箇享禮惟不役志於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爲其不

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蓋不役志於享而儀不及其物是乃

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新安陳氏

舊之言如此其意蓋謂享人者必先有是禮意之誠而後將之以幣

帛之物有本有文方成享也若不用志於享而但以物爲享則所謂
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爲其不成享故曰不享其所以不見
儲子者亦以其不成享耳朱子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愧是喜其得孟子之意不得之鄉是爲若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
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得之平陸言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
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朱子

屋廬子得孟子之言而悅以聖賢所處信有義理而不苟也故諸
有疑同一幣交也何有成享不成享之異乃問之屋廬子曰季子爲

君居守國政統於已也況由任至鄉則越國矣是季子不得之鄉則
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特爲齊相統國政自有人也況平陸又在
齊之境內是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不及其物

問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四

也君子之所爲一展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後焉而已矣

淳于堯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

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此章見孟子於齊王嘗時必有故而去但不欲顯言而託與應伊尹
以贈之見循不悖故又引孔子之事則其事益顯矣然終不言其故
亦所謂見幾明決用意忠厚也朱子

淳于堯是齊之辯士名是徐譽實是事功一字要作一類看不必謂
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大凡仕進的人所圖便在此二者先名實

是以名實爲先爲人是有志於救民後名實是以名實爲後自爲是
欲獨善其身在三卿之中者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齊處此三卿之
中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仁是全盡
地心之理朱子

淳于堯因孟子事齊無功而去乃說之曰天下之道一出與處而已若以功名爲急務而汲汲然先之者這是心存於救民而爲人也若以功名爲後圖而泚泚然後之者這是志在於守己而自爲也出便是出處便是處總之今此心之理方是仁者之事今天子當路於齊位居三卿之中則是志在爲人而非自爲者矣乃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濟民名實未加於一忽然致仕而去既不成就又不成人已兩無所成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下位是士庶不指有官者五就湯五就桀是伊尹爲湯見責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責之如是者五其趣是心之所存仁是無私心而合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大

天理君子亦仁而已矣亦三子說開去不指三子乃孟子自謂也何必同言君子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不必論也此條是反兇所問蓋兇所問言不爲人則自爲孟子舉此三子言伯夷不屑於就者此柳下惠不屑於去者也伊尹則有去亦有就者也去者是仁不法者亦是仁安得拘以爲人自爲顧其所存所處何如耳

孟子說子疑我夫固爲木仁是徒泥去就之迹而未能深諒我之心也且以古人言之寧居下位而不肯以我之賢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感幣聘而就湯因湯進於桀而就桀如是者五慙倦以救世爲者伊尹也不羞汙君而事之不辭小官而居之由山然與物無忤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一專於清一專於任一專於和其道之不同有如此然其心之所在則一而已矣所謂一者何也曰仁也蓋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也故伯夷之去非沽名天下無道在斯當去伊

心固無私而其去亦合天理也柳下惠之不去非介執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於理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湯也感湯之勝欲以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就其悔過遷善也其不用而復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爲利祿也是其心未嘗有私於理亦合也然則君子之或去或就亦惟求無私心合天理而已矣其迹之或去或就雖有不同何必論也必欲其迹之同同於去者恐有同室之鬪而不知救之同於就者恐有鄉鄰之鬪而不問其迹雖若相同而去仁遠矣

曰智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政是爲魯相子柳是泚柳子思是孔伋爲臣凡布列

席位者皆是削是地見侵奪滋甚其亡其土地者多兇諫孟子雖不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大

法亦未必能有爲也

淳于堯又譏孟子說賢者處世之道固難盡同而其濟世之功實難取必情者魯穆公之時以公儀子爲相而使之總理國政以子柳子思爲臣而使之分理衆職此三人者皆當世所謂賢人而穆公用之

宜乎有扶衰撥亂之功尊主庇民之效矣乃當時鄰國交侵疆宇日蹙魯之削弱滋甚如此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其去就亦未足爲輕重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則何可得與百里奚事見前篇下則何止於割故曰則何可得

孟子說賢人去留皆可謂其無益也昔百里奚初仕於虞虞公貪受首隆不能用之而去虞公遂見執於晉與就俱亡及其去而之秦穆公加之相位言聽計從遂霸西戎顯名天下夫以虞公一不用百里

奚節至於滅亡而不救雖欲如魯之制地何可得與然則魯之僅存於削而不亡者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豈可謂賢者無益於人國乎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騶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未嘗視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見必識之

王豹是衛人善謳洪是水名騶是齊人善歌高唐是齊西邑騶騶有曲折也歌長言也華周是華旋杞梁是杞殖二人皆齊大夫禮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功謂功名竟以此歸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淳于髡設難以譏孟子說賢者之抱負難知而事功易見

益於人國况豈有不知者乎昔者衛人王豹善謳居於淇水之上河

西之地凡近淇水而居者皆化之而善謳齊人絲駒善歌居於高唐之邑齊右之人凡近高唐而居者皆化之而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固夫死於戰國哭之而哀由是一國之中其俗皆變而善哭即此三事推之凡有才德福諸內必有功業著於外苟身爲其事可以自見其才而却無功效之可指者况未嘗見有此人也

有來當今之世實是無賢者也若果有賢者生於其時則有功可見而况必識其人矣今既未見其人安望其有益於國哉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不用是不能用其道是邪等是肝肉稅冕是脫去冠冕不稅

寬而行言其急耳寬非行旅服也微罪屬孔子苟法是無故而去以微罪行不欲苟去是二意俱就燔肉上見得謂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理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爲苟去故因燔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放燔肉爲得罪於君其用意欲人咎其以細故去國在孔子有微罪也然雖小事亦有可去處是其去亦有故也

君子之所爲二句當依上文君子亦仁而已矣同

孟子曰賢者未易識也昔者孔子嘗爲魯司寇然魯之君相惑以女樂而不之用孔子之心已決於去而猶未去也適遇得自郊祭禮當賜大夫以昨又不領及孔子於是孔子雖冠冕亦不暇脫而行焉當是時人之不知孔子者以爲爲肉而去固不知也其知孔子者以爲知必致燔乃待大夫之禮今這等政慢是爲無禮而去亦未爲深知也蓋孔子欲在已以微罪而行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九

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使人咎其可以無去而必去且

在已亦有辭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其見幾既如此明決而用意又如此忠厚當時安得而識之即此一事可見君子之所爲在尋常極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此章言王道衰微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

五霸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三王是夏商湯周文武今之諸侯大夫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罪人之事下則言之

孟子見世道衰微王降而霸霸降而戰國其勢將使先王紀綱法度

蕩然無存者故著其罪以儆之

三王者三王既往五霸迭興雖不無扶衰撥亂之功然功之首而罪

之魁乃得罪於有道之世而為三王之罪人也至於今之諸侯其

不知有王法之可守始又得罪於五霸而為五霸之罪人也若夫今

之大夫且敢不知諸侯之可同始又得罪於今之諸侯而為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視天子曰巡視春官耕藉而不足秋省斂

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廢以地

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譴一朝則貶其爵再不

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制之養國老而及死事者之祖父是也尊賢者重有德也俊傑在

位者收用人才而不取培克之徒也此一句專指市列庶位以修百

職者不與尊賢相混慶是賞賚之以地益其地也土地荒蕪田野

不治在其中遺老遺棄是賞賚之以地益其地也土地荒蕪田野

是聚斂之臣讓是責貶其爵是公臣為侯侯貶為伯伯削其地又是一

節不拘公侯皆封百里伯七十里始封時制也六師是六軍之衆移

以伐之伐是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據是奉諸侯以伐諸侯

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天子適諸侯至助不給是一節省耕省斂天子

諸侯之所同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是言巡視之事自一不朝至六

師移之是言巡視之舉皆舉先王之法而承之以是故天子討而不

伐至伐諸侯者也

以見當時諸侯之違王法不止據諸侯以伐諸侯

一事但即此一事明其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遵中矣

只曰天子討而不伐云云者舉一以該其餘也即此便見得五霸得

罪三王處不必依陳氏謂使居三王之世方為罪人案引

何以見五霸為三王之罪人蓋三王之世紀綱振舉法度修明天子

以時巡行於諸侯之國是叫做巡視諸侯以時朝覲於天子之庭遠

叫做巡視諸侯以時朝覲於天子之庭遠

必賻貸以補益之使他不妨於耕時乎秋曰正是百姓每收穫的時

候中間有糧食不足的必要賻貸以周助之使他不妨於欲天子省於

此焉耳以巡狩之事言之天子之適諸侯本以巡其所守之土地政

伐至伐諸侯者也

以見當時諸侯之違王法不止據諸侯以伐諸侯

一事但即此一事明其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遵中矣

只曰天子討而不伐云云者舉一以該其餘也即此便見得五霸得

罪三王處不必依陳氏謂使居三王之世方為罪人案引

何以見五霸為三王之罪人蓋三王之世紀綱振舉法度修明天子

以時巡行於諸侯之國是叫做巡視諸侯以時朝覲於天子之庭遠

叫做巡視諸侯以時朝覲於天子之庭遠

必賻貸以補益之使他不妨於耕時乎秋曰正是百姓每收穫的時

候中間有糧食不足的必要賻貸以周助之使他不妨於欲天子省於

此焉耳以巡狩之事言之天子之適諸侯本以巡其所守之土地政

察其治否也若入其疆內見其土地開墾田野修治老者養之以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而不至凍餒賢者尊之以禮而國或遺棄惟用俊傑有才之士使之

布列庶位如此是能克謹侯度有功於王室者也則有慶賚之典增

益其土地以示優異之恩焉若入其疆內見其土地荒蕪四境不治

老者遺棄而凍餒不免賢者放失而禮意不及惟用培克聚斂之臣

使之損下益上盡改而殃民如此是忌棄封守違背乎王章者也則

有威讓之令切責其愆以示斥罰之義焉夫以巡狩一行而慶讓並

舉其所以綱紀世道之具聯屬人心之機皆在於此此所以為三王

之制也以巡視之事言之諸侯朝於天子本自有常期也使其如期

而至固必有資予之典矣設或一次不朝是慢上之漸也則貶其爵

位以次而降其官再一次不朝是陵替之端也則削其土地以次而

損其祿如或三次不朝則特亂已極不但當削其地而已遂命六軍

之衆往誅其人而更置賢者焉此巡視之法亦與巡狩同一慶讓之

典者也三王之制度如此以此觀之則賞罰征討之柄皆自天子出而天下諸侯無敢自專而無不承命者也廷故天子但出令以討罪人而不必親與伐國之師諸侯但承命以伐罪人而不收擅與討罪之旅此體統名分所在由三王以來未之改也若五霸者則不用天子之命牽連與國之諸侯以攻伐諸侯之版已者名雖為伐實同於討舉三王之法遠廢盡矣那一件不是得罪三王是哉故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前解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諫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仕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面防無過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注

盛是強盛葵丘是地名束牲載書是束縛牲口將誓書用匱盛載於上歃血是塗血於口以示不肯盟誓的意思蓋此舊俗特地是取血用帛信服人無事歃血謂桓公也雖諸侯同盟主之者桓公也五命即載書之辭皆天子之禁也樹是立已立世子不得擅易無以妾為妻是不得立妾妾為嫡妻尊是致其隆尊是養之以為用尊賢育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也賢者固有德才者亦有德故總曰以彰有德實是賓客旅是行旅無忘是皆有以待之不可忽忘士無世官恐非才也雖是舉其職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閑人廢事也必得是必得其人專殺是以私怒行戮大夫有罪則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面防是曲為隄防癸泉激水以專小利和國是閉塞疆殺下使無敢封而不告是專封國已而不告天子言若語謹歸於好是無推怨而違五禁之命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注

何以見今之諸侯為五霸之罪人蓋五霸之中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最為強盛葵丘之會諸侯咸集桓公但就壇坫之上束縛牲體盛載盟書以與諸侯約誓更不消殺取其血以塗於口而威信服人諸侯莫不聽從如此其命書之辭有五初命曰罪莫大於不孝有則斷以大義必誅無赦世于既已樹立受命於朝不得變愛庶子相謀更易以播國本安所以此身敵體而上承宗廟者也名分已正不得有所廢立用妾為妻以亂嫡庶此終身治家之事不可犯禁者一也再命曰賢才皆有德者也必尊禮賢才而盡其體貌養育才者而身其常祿所以彰顯有德之士使榮傑能自表見而益堅其效用之心此用賢則治之資不可犯禁者二也三命曰老者年高於人當有以敬之幼者未及成人當有以慈之四方之賓客行旅不可忽忘必善待之如此則近悅遠來而人心悅服不可犯禁者三也四命曰士無世官恐非才也有功之士但當世其祿而已百官之職各有分職不可使之兼攝而庶務至於廢弛欲舉用有德之士必選於衆而務在得人欲誅伐有罪之大夫必告於朝而不敢擅殺如此則擇人任事而刑賞清明不可犯禁者四也五命曰得鄰國當以起心交相體恤有水旱之災無得曲防水利使專於己而病於人有凶荒之虞無得閉過難販使我有餘而彼不足至於國邑之土地人民皆當聽命於朝無得專擅分封而不告天子如此則既有睦鄰之仁又有尊王之義不可犯禁者五也五命既終而又叮嚀之曰凡我同盟之人自此既盟之後務尊五命之禁以歸於和好也五霸之禁嚴切如此是猶知有天子之命也今之諸侯則皆怙然犯此五禁莫得罪於五霸矣夫我故說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違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違君之惡故曰今之

大夫卒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君之惡是君有過不能諫而又順之則其過從此長矣逢君之惡

是君之過未萌而先意以導之是已之意思與君相達也

何以見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之罪人蓋君之設立大夫謂其能輔

之以正也若君之過已彰而不能犯言敢諫却乃曲意順從以助

其長遂叫做長君之惡此無能而與禍阿諛之小人固為罪矣然其

罪猶小也若君之過尚未萌却乃先意迎合以導其非這叫做逢

君之惡此有才而傾險陰邪之奸人也其罪甚大不可容矣蓋君有

不善之念其始必有不安於心未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

必果君以為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

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

害不可言也我故說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然五霸得罪於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孟

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與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

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

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此章是孟子欲慎子導君以仁勿殃民而為不仁也

慎子為魯臣

昔魯君欲使慎子為將軍伐齊以取南陽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是教之禮義使知人事父兄出事先上之是使之禮殃民是

陷之死地者字作人說明其為堯舜罪人所以斥之也

孟子止之說兵凶器戰危事古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必教民有

素使之人事父兄出事先上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戰之際

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今魯國之民未教之民也不

先教民使之知禮義而欲用之以戰吾知彼既無親上死長之心又

安有勇往直前之氣不足取勝必至敗亡是殃民也殃民之人聖王

之所必誅而無赦者決不容於堯舜之世矣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南陽是齊地然且不可言於理不可也此正是下文吾明告子云云

之意首節重在殃民上言其徒殃民而不足以勝敵也此節重在

不當得上又言縱使勝敵而於理亦不可也

無論兵家勝敗有不可知縱使吾子有善戰之才但與齊人一戰遂

有南陽之地不致殃民而克立大功於理且猶不可況未必勝殃民

而可為乎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孟

勃然是變色的模樣滑釐是慎子名不識言不知此言何謂也

慎子問孟子之言遂勃然有不悅之色說戰勝攻取人所難得今一

戰勝齊遂有南陽夫子猶以為不可則必何如而後可至此則滑釐

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

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是待其朝聘聘問之禮宗廟典籍是祭祀會同之常制

孟子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思昔先王之建邦設都也各有定制

天子之地方千里蓋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待諸侯苟不千里

則其朝聘聘問也何以成燕享之儀何以隆錫予之典而不足以待

諸侯矣此王畿一定之制未有過千里者也諸侯之地為方百里蓋

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苟不百里則其祭祀會

同也何以供犧牲粢盛何以辨庭實饗幣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此諸侯一定之制未嘗過百里者也先王之制如此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儉是止而不過之意

諸侯百里之制制定於先王而通行於天下卽以齊魯二國徵之昔

周公以王室畿視有大勳勞報功之典定加厚也乃其出封於魯不

過方百里也當是時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取其足以守魯之典猶

而已定制不可越也太公爲師尚父報功之典亦定加厚也乃其出

封於齊亦不過方百里也當是時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取其足

以守宗廟之典猶而已定制亦不可越也此一國之故典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美

言其必見損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四倍於始封之田其吞并小國運其制也多矣

以爲有王者作欲修明法度以整齊邦國則魯之地將在所損乎抑

在所益乎吾知其有損而無益也必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是空言不殺人而取之也自昔明告王至然且仁者不爲俱是解

然且不可句而況殺人以求之是帶說上而殃民意亦延

定制既不可越則取與亦不得私設使不與兵不戢一民徒手而

取南陽以與魯國仁者猶且不爲以其非所當得故也況於殃民以

求廣土地者乎此吾之所以爲不可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是事合於理志仁是心在於仁當道是終然且不可之意志仁

是終殃民之說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

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自合於道矣

夫越制而行謂之不道殘民以逞謂之不仁雖曰魯君欲之亦吾子

所當救正也夫凡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便之事事合理

而一毫殘忍之念不作心存於仁而已事合理則必不爭己所不當

有之地心有仁則必不殺人以爭地矣今聖不教之民以圖分外之

地豈君子之所以引其君乎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

辟是開墾盡地力也不是開墾境土充府庫是聚斂傷民謂之賊桀

言若夏桀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四

主

戰國之臣所以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爲也而其君亦以此爲

之忠於我殊不知富強之計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危亡之禍

可立而待也故孟子警之說今之事君者何其謬也見其君樂於聚

財則以興利之說進揚揚然曰誇其能說我能爲君開墾土地以盡

地力充實府庫以聚貨財而無不足欲無不遂這叫有財幹的在

今日必以爲良臣矣然非暴虐傾軋窮民之力何由得之是乃古之

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嚙民從欲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聚

貨爲務是一桀而已爲臣者不能引之以當道志仁乃求爲之樂則

以富之是以貪濟貪謂之富桀可也富桀則君惡日甚而民愈不堪

命矣非民賊而何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

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賊是輔桀也

約是要結與國是和好相與之國。而是為君富國。天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輔榮。言其助榮為虛。新安陳氏

今之事君者見其君喜於用兵則以戰勝之說進揚揚然自誇其能說我能為君連合相與之國以壯聲勢。每戰必克以樹勳名。使威伸列國。方益天下。此等有謀略的在今日亦必以為良臣矣。然非與師動衆糜爛民財由得之是亦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好大喜功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戰武為事是一榮而已。為臣者不能引之以當道志仁乃未為之強職以輔之是以虛助虛謂之輔榮可也。輔榮則君惡日滋而民不聊生矣。又非民賊而何。漢說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朱

由字與變字主君言以此二等為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也不能一朝居。言必爭存而至於危亡。朱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天

且今之君謂今之臣為良臣者固以其能富國強兵而可以取天下也。然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而已。今剝民之財以為富殘民之命以為強其道則權謀功利非先王之正道也。其俗則兼併攻奪非先王之善俗也。若率由今日之道而不能變今時之俗惟富強是事焉則雖與之以天下而人心不歸。邦本不固。有智力者又將起而奪之。危亡之禍可立而待。安能一朝居也。況由今之道未必能得天下乎。然則為君者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南軒張氏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此章言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朱氏公遷

白圭周人世言治生者祖白圭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朱子

白圭曰古今稅法皆什分而取一吾欲更之於二十分之中而取其

一使上不妨於經費下不病於誅求夫子以為何如。重刊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是北方夷狄之國名。朱子

孟子說如子二十取一之制則北方夷狄在某服者之道也。貉道安可行於中國乎。漢說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萬室是萬家陶是燒造瓦器。直解

孟子又詰問之說治國之必資於賦就如用器之必資於陶也。且如萬室之國而但用一人燒造瓦器以供其用則可乎。白圭說不可。若用器既有萬家而制器乃止一人何以能足其用也。直解

口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

糴餼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得及未寒時生成故獨生之幣帛亦

皆以飲食饋客之禮也。朱子

夫知一人之陶不足以供萬家則二十取一之制不可以治中國。而

類推矣。請言貉道之所以不可行於中國者。夫貉北方氣寒五穀不

能生長惟黍得及未寒時生成故獨生之無城郭宮室之費無百官

構造之費無宗廟祭祀犧牲黍盛酒醴之費無諸侯交際幣帛燕

饗之費無百官有司食祿之費習俗如此其朴陋用度如此其省約。故雖二十取一亦可充足而有餘也。此在貉俗則然豈可論於中

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祿以任用君子不可無也。今欲二十而取一。則必交接之禮盡廢。是去人倫矣。必建設之官。則盡省。是無君子也。如此。則何以立國。何以治人。如之何其可也。直解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此又因其辭而折之。上曰城郭宮室。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又只曰況無君子乎。者。歸重於百官有司也。蓋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存疑

吾且就子之所明者。譬之萬室之國。陶以一人且不可以爲國。況中國之大。養君子以教人。倫不止如陶人之制器而已。無君子。又豈可以爲國乎。夫君子不可無。則經費不可缺。二十取一。自不足用矣。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略小略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槩小槩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手

明倫堂

堯舜之道是什一。中正之制。大略小略。謂彼爲大略。此爲小略也。大槩小槩亦然。案引

穆道不可行。則什一之法不可廢矣。蓋什一而稅者。堯舜之道。中正之法。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亦本於中正。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相安傳之後世。而無弊人。不得以私意而輕重之者也。從古至今。其取諸民者。惟稅爲最輕。惟槩爲最重耳。今欲更制立法。以堯舜之道爲可順。而欲輕之。則因陋就簡。而與穆同道。彼爲大略。而此爲小略也。以堯舜之道爲可加。而欲重之。則橫征暴斂。而與桀同道。彼爲大槩。而此爲小槩也。桀固不可爲。穆亦豈可爲哉。二十取一而足。吾未見其能行也。直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此章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鉅野利己害人。則不仁。此戰國實

強之術。設深抑之。案引

丹是白圭的名。圭字也。愈是勝。直解

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建而治除之。因自誇其功於孟子。說古今稱治水者。必歸大禹。然禹之治水。用力甚勞。歷時最久。今丹之治水也。隄防一築。泛濫即除。無事乎四乘之勞。無待乎八年之久。也是又勝於禹焉。案引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子過矣。以其失言也。不必謂其言之過。水之道。是以水之道而治之也。就頂上治字說。存疑

孟子說神禹之功。萬世莫及。而子自負其能。欲加於神禹之上。吾竊以爲過矣。昔禹之治水。豈嘗用其私智。而急於近功。蓋水有自然之道。禹惟以水之道順而治之。蓋以水治水。而不以己與之者也。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圭

明倫堂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是受水處。以四海爲壑。正是水之道。以鄰國爲壑。是曲爲隄防。水以病鄰國。存疑

是故水性就下。而最下者莫如海。乃衆水之所歸。正是水之道也。禹惟順水之性。因其勢而利導之。雖千支萬派。無不使之歸趨於海。是以四海爲受水之處。而各得其所。歸所以水無逆行。而民無塗溺也。今吾子之治水。隄防於此。而灌注於彼。是以鄰國爲受水之處。而移禍於他邦。雖免一國之患。而人之遭其陷溺者多矣。直解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是壅塞而逆流。吾子過矣。只以其言如此。而責其過。不必說爲禹罪人。案引

以鄰國爲壑。是逆水之性矣。蓋水性可順而不可逆也。逆而導之。則

汎汎出洋無涯道便叫做洛水所謂洛水者即堯舜之所謂洪水也洪水為災則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是乃仁人之所深惡也今吾子以鄰國為怨水勢逆行而鄰國受害則與洪水之災無異正仁人所惡也乃以為愈於禹吾子誠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此章言重信之至者也

亮是信與言同明理自信的意思對真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真也

以已之信為真非謂之信也孟子言亮之正也執是執持

孟子說君子之於天下之事始然有定見而自信不疑叫做亮雖然有定守而特立不變叫做執執則臨事有當當才能有成然惟亮則

先事有主宰才能有此應事接物之準也使君子而不亮道理不會分明心體不能堅固則凡事苟且做得也罷不做得亦罷豈能有

所執持而成天下之事乎蓋亮之為義其體在慎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為能明善惟信為能誠身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與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也

為政是執政於國喜而不寐是喜其道之得行

魯君知樂正子之賢欲用之以執國政孟子聞之對門人說克之見

用於魯是吾道可行之會吾聞之甚喜至於忘寢而不寐焉孟子蓋

深知正子之所長故喜之如此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強是強毅有執即今所謂有力量也有知慮是知慮有餘多聞識是

多聞博識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

之

公孫丑問說天子喜正子之為政必為其才有足取矣不知正子之

為人果強毅有執可以擔當大事者乎孟子說否強固彼之所短

丑又問正子果知慮有餘可以裁決大議者乎孟子說否知慮亦彼

之所短也丑又問正子果多聞博識可以理繁治劇者乎孟子說否

多聞識亦彼之所短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公孫丑又問說今之為政者皆以強力知慮多聞為上而正子皆無

之則才有不足道無由行天子何為為之喜而不寐

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善不作好人之強力知慮多聞識說亦不是好善言善行足好人之有善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尺之彥聖其心好之是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孟子

孟子說其為人也見人之善則心誠好之不啻已出沒汲然惟恐求

之弗得取之弗暇者此則其所長而已故喜之也

好善足矣

丑問也言豈便足以治國耶

丑又問說魯大國也執政重任也好善一節便足以治魯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是有餘裕官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孟子曰善取於已則有遺善取於人則無窮好善則衆善咸集衆善

畢舉雖治天下尚有餘力而況一魯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輕是易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者天下之公心苟能不炫已之才而惟好人之

之變則其意氣所至風聲所感四海之內皆不彈千里遠涉而崇之
之以善由是以天下之善而理天下之事豈不誠粹粹然有餘裕哉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訕訕子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
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
居國欲治可得乎

訕訕是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子既已知之矣是人樂就之而
云然言其人訕訕然吾已知其為人矣就之何為也讒是奸言人之

惡者訕是希意導言面諛是不擇是非阿意取容

夫苟自恃其才不知好善平時妄自尊大視天下之人皆庸庸都不知

我則天下之人必將私議訕訕此人訕訕然自足其智不嗜善言吾固

已知其為人矣就之何為也訕訕之聲音顏色人皆知其無受善之

四書本義集說 卷二十四 禮

心望風遠去是距絕善人於千里之外也夫君子小人迭為消長使

直諒多聞之士自絕於千里之外而不肯來則讒諂面諛之人必明

微而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所聞者皆非善言而所行者皆非

善政欲國之治豈可得乎此為政之所以貴於好善也此吾之所以

喜克之得為政於魯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就就仕之正

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周盛通

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

何如則仕是問何禮可以仕就是就而仕去是不仕而去

陳子問說今之君子急於求仕固不可然不仕無義不知古之君子

何如而後仕乎孟子說古之君子不必於仕亦不必於不仕其有道

理何如道際何如如其可就則就之所就而仕者三如其可去則去
之所去而不仕者亦有三所處之地不同故去就之迹亦不能一律

而齊然就非貪位去非好名亦各盡其道而已此古之君子所以隨

時處中而不失其正也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迎是迎接非出迎也敬在心而禮其文猶云恭而有禮蓋亦有致敬

而無禮者迎之致敬以有禮將以為行其言之地耳將云者以其未

仕也故云就

如使為國君者迎之內致其敬而外盡其禮言焉又將行其言也其

言行則其道行矣君子志在行道故就之使其言果得行義無可去

則君子亦將久於其國矣其或禮貌之恭敬雖若未衰而其言已弗

行也雖有禮貌不過虛拘而已君子之本心違矣故去之蓋道合則

留不合則去古君子之去就此其一也

其去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禮貌衰是不敬

其次則在人君禮遇之何如耳若其始雖未即採納其言見諸行事

然交接之間亦能內致其敬而外隆其禮這猶是敬賢禮士之君子足

用為善之機所謂際可之仕也故亦就之及禮貌衰薄而不如初此

非為他好所後則必為小人所問是亦不可與有為矣故去之是蓋

以禮意之盛衰決吾身之進退古君子之去就又其一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問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

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

矣

行其道與從其言不同行其道如彼之道明德新民也吾行其明德

新民之道微以夷舜湯武之道望我吾行夷舜湯武之道也此是行其道若從其言只是爲他因事納諫如有所諫諍之類與上文言將行其言也言字不同彼即是行其道也首節所重在道故以道爲去就任之正也二節所重在禮故以禮爲去就任之次也此節連禮亦無只是因其周窮之意而受其食不是就之而往也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所謂孔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者也然亦只是暫時之就終須去耳故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也

君子之以禮貌爲去就也非其爲道之本心然亦有不可必得者又有下一等的其君既不能用又不能敬使賢者身處困窮欲去而不能去朝不得食夕不得食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其簡賢棄禮如此既而聞之乃始悔過說吾夫者不能行其所欲行之道又不能從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美

新解

因事納諫之言固已非待賢之禮矣乃至窮困飢餓於我之土地欲去而不得去是又不能盡養賢之道是吾之恥也於是致供餽以周之夫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故亦可受也然其所受又當有節不過免死而已矣夫周之可受則有辭之愧不可

以終絕是亦一就也然受止於免死不可苟留終決於去也古君子之去就是又其一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此章言困窮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也版築是設版以築牆魚鹽是鬻魚鹽士是獄官海是海濱市是都市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

孟子說天生聖人不偶然也然往往有自困而亨者如舜以聖人之

舊蹟天子之位萬世稱爲聖君然側歷木楊之日嘗耕於歷山其發跡乃在於畎畝之中傅說輔佐高宗是商之良弼然當時隱居傅岩親操版築是其舉用乃在版築之間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鬻魚鹽又工取之以爲臣是其舉用乃在魚鹽之中管夷吾相桓公一至天下然其始自魯內徙於士官桓公以之爲相是舉薦於士師之中者孫叔敖相楚莊以伯天下然其始嘗隱於海濱莊王用之爲令尹是舉薦於海濱之野者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然其初亡秦而秦楚於郢東穆公用之以爲相是乃舉於市井之中者夫自古聖賢雖若相異位王霸異術然皆起於困窮拂鬱之中者有如此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美

新解

大任是重大的責任降大任是使之任大事者舜以下是也苦是困苦勞是勤勞餓其體膚人受餓則體膚消瘦其體膚在體膚也空乏是窮乏是絕拂是反亂是謬亂行拂亂其所爲總之所爲不遂然曰行日所爲亦須有分別爲是作爲是經營運用意行是據見成的行去只一串事有終始之分言行出底事與其所爲者愈相拂也動心是疎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性是堅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曾益與增加的增字同動心忍性是成其德曾益其所不能是成其才非只動心忍性便是增益其所不能也但木上文來

則心不平氣不舒。理不精。處事多乖。如此者。正所以使之窮。則友
才勞。則能思。有以疎動其仁。不致窮之心。如源頭活水。沒得衰食出
來。堅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泊然無所求而益定。而盡於足乎。益純矣。
又且閱歷世故。備嘗世味。有以知其所未能。知其所未能。而為而才
於是乎益周矣。是其屈之者。正其所以伸之也。擇之者。正其所以成
之也。然則聖賢之道。雖中聖先明。俾得通出乎人表者。大豈無所自
乎。淺說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人是中人。恆是常。猶言大率也。衡是橫。不順也。作是奮也。徵是驗。
是驗。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作與喻。即
是改過之事。新安陳氏

抑不特上智之人。由處困以成其德也。即中人之性。亦常必有過。然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堯

後能改。以還其善。為益不能。諸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處以至其心出
而不舒。其慮橫。而不順。思前算後。都行不上去。然後能奮發而興
起。不能。極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發
非衆。誠都搭不得了。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感慨發於懲創之餘。悔
悟生於蹉跌之後。中人之性。亦大抵然也。淺說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恆亡。

入是國內。法家是法度。世臣之家。拂士是輔弼之賢士。出是國外。敵
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子胥之在。吳非
敵國乃外患也。上既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然則
抑不特於人為然。而國亦有然者。若使為人君者。內有世臣大家。謹
守其法度。有忠臣賢士。匡救其闕失。則有所嚴懼。而不敢縱肆。外有
強大之敵國。常畏其陵逼。有可慮之外患。常恐其疎虞。則有所警懼。

而不敢怠荒。此國之所以興也。苟使入則無法家拂士。以規正之。出
則無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必懷安。而視謙。使君於驕。惟國常有
亡者矣。淺說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生死二字。活看如國亡身危。而名聲雖不死。亦死道也。若舜發被歌
說舉版築。則自憂患而得生。道矣。此章言處困若憂患之意。多安樂
則憂患之反也。新安陳氏

合而觀之。然後知人之生。全成就多出於憂患。而死亡虧損多由於
安樂也。夫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多警懼。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
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惰。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也。雖然。道
無往而不存。人無往而非學。處富貴福澤者。當知其為厚。吾之生處
貧賤憂戚者。當知其為玉汝於成矣。淺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堯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此章言不教之教也。集說
術是教人的方法。多術言非一端。屑是潔。不屑是不潔。其人之行若
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言是亦教誨之
一道也。趙註

孟子說學者受教之地不同。故君子教人之法亦異。故或抑或揚。或
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是其為教亦多術矣。予於人
之有過。不以其人為厲。而示以拒絕之意。這叫做不屑之教。非謂絕之
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教誨之矣。蓋不屑之教。非謂絕之
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新安陳氏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子輯

男徐

鎮子重
靖子寧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
盡心知性知天是知底工夫就見地處說存心養性事天是做工夫
處就持守處說誠意不誠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
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存心

盡是完全充滿底意思盡其中之所有也心是活物所謂虛靈知覺
者也盡心是心之所在更無一毫不盡凡事理會得十分周足心處
限量如何盡得但到那貫通處盡得許多道理無些子空闊是爲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心性是我心之實理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
至人能盡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處
相似知性却在先者字不可不仔細看天者理之所自出而人之所
以生者也知天是知此理之自然盡心知性知天工夫全在知性
上知性有工夫盡性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盡心知
性有先後知性知天無先後存疑

孟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以生者性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
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
性莫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雖然亦無限量也若許多道理心有未
盡便有空間須是十分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徹底如此始得惟其
格於形氣之私滯於見聞之小這事理會得那事又理會不得理會
得東邊又不得理會西邊吾心之實理不知得盡却盡箇甚麼是故

體無不統用無不周而能充極其量者以能盡知其性而於民事物
則之理無毫髮之疑者也惟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旦會通
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所謂盡心者自不容已
是盡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也然性即理理即天天便是箇大底人
人便是箇小底天吾性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物之所有皆
自天而來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來者亦不外是矣雖窮理之時亦
必然窮到所從來處然未到豁然貫通時未免強探力索之勞至一
旦豁然貫通焉則天人洞然一貫矣故窮理之極即有達天之妙非
知性之外又有知天之功也存疑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是操而不含與盡心不同盡心是知至存心是持守工夫養是順
而不害其本然如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當禮而禮當智而智事理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理而不違以害之也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性
兼動靜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
失是靜養也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
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也事是奉承而不違心性即是天
之養之即是事天故曰所以事天也與知天亦稍不同必窮理之極
然後可言知天若存養之始就可言事天矣存疑

君子之學以致知爲入門尤必以踐履爲實地心固盡矣然心是活
物猶恐出入之無常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失矣又貴乎有以存之
使其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而能爲一身之主性固知矣然性
是實理猶恐作爲之狀害若自家違忤了便是戕害之也故又貴
乎有以養之使凡事事物物皆順其當然之則而勿喪其本然之真
君子存養之功致其密如此這是爲何蓋心也性也皆天之所以

與我者不能存養而特亡之則非所以事天矣故存其心養其性而
如上帝臨汝日在左右的一假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也

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歿壽是命之短長貳是疑貳修身以俟之之字承上句歿壽字言一
氣相連說細分之則歿壽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之者則事天
以終身也此命字是天命之謂性之命立是植立不墜之謂知天事
天之極功也

君子知天事天其於察識存養固能非盡矣然死生歿壽最人心所
易動而自始至終亦人之所未易保者使識見未融工夫有關於知
天事天猶爲未至也必也性無一毫之不知心無一毫之不盡或於
或略不足以介諸懷而有所疑貳而惟一意修身心無一息之不
存性無一息之不養以待天命直至死而後已焉則爲善之心

四書本義

下孟卷二十五

三

不德而天賦於我之正理無不全而歸之而植立不墜矣是所以
命也學至於立命則知之盡仁之至而知天事天應造其極哉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朱子

上章命字以理言此章命字以氣言莫非命也乃是皆吉凶禍福皆

言非是該正命與非正命意正是莫之致而至者朱子

孟子教人以知命之學說凡人之生吉凶禍福皆有一定之數與非

天之所命也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若

惟盡其在我聽其在天或吉或凶或禍或福必順受其正者若我無

以致之則命之壽殞皆是合當如此者斯可以言命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是正命知命是知此道理者前章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此知命

是方人聖賢之階正在知後知在立先巖牆是牆之將墮者凡行險
僥倖者皆立巖牆之下也其以巖牆而言特舉人所易曉者耳不可
泥此也須會其意此句緊要帶著順受其正說下方分正不正以

盡此意

是故知正命者擇地而蹈必不肯立身於巖牆之下蓋巖牆有傾覆
之勢自己却去下面立地以致覆壓而死則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
爲之也所以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而順受其正也夫
惟知命而後能順受其正不知有正命者安望其能順受也哉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即上章所謂修身是也死字重與下句同

何以叫做正命蓋命稟於天者也人能存心養性盡了自家修身
道理而不免於死者這是天數該死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乃

四書本義

下孟卷二十五

四

謂正命也蓋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歿壽雖變而不齊人之
學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
福且壽壽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而吉福
自至焉耳初非有所觀觀於天而爲之也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
否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遇自值乎凶禍歿耳非我有以致之而然
是亦命之正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是足械是手械今刑獄臣手者是也所以拘罪人者桎梏死
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非正命只是謂人所自取非天所爲
命則皆正命非天付於人者又有箇不正之命也

又何如而爲非正命若夫橫暴凶惡之人身犯重罪爲桎梏所拘四
面死者此則自作之孽自取以致之非正命也非正命又安望其

命哉可見生死歟無非是命然這裏又要分箇正不正此知命之君子所以必順受其正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此章言人當致力於其所可求不必勢心於其不可得也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上三句且虛說下句方指出

孟子說天下之物有所當求有所不當求不可不辨也今有物於此

求則得之能不提其所守可以爲聖爲賢而一舍則便失之得失係

於求與不求是求之有益於得也所以然者爲何以其所求者在我

之性也蓋仁義禮智皆性分中的道理人何憚而不求也哉

求之有得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言不可必得兩句雖平意自相連求之有道

不可以非道苟求也然雖求之亦不可必得也得之則有命在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

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物是事物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一皆實而無一之欠闕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

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物是事物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一皆實而無一之欠闕此

之本然也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爲義

孟子曰人具此心心具此理性有仁義禮智而人倫事物之理不能

外焉故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

分之內也蓋有是仁在我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理皆

在此矣義在我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之理皆在此矣

智亦然蓋是謂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反只是自己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誠是實言反諸身而所備

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

見得透信得及處樂是樂則生矣之樂此言盡性之事也

人惟不能反求其理無以兼體諸身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何干我

事蓋自家身上有些子不實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而中心懷

怍不能以自安矣如何會樂苟檢點自家身中果無欠闕事君親

忠事父真箇樂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

則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滔滔行將去見得萬物與我爲一

此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自然是快活其樂孰大於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強是勉強勉是難已以及人亦只就父子君臣細微上說強勉而行

是知之未至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要求至於誠仁者無私之謂

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以學言

且恁地把捉勉強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

失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屬而理未純也

是凡事勉強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我爲父欲予之我幸也以

等為機變之巧的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自以為得計其於愧恥之心恬然無所用之焉此解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若人是不如人朱子

若有恥之人所存者必正大之心所行者必正大之事自不居為此機變之巧矣人而至於無所用取則此無恥一事已不能如人由是民心喪而悔悟亡大節一墮萬事瓦解凡可以行險僥倖欺天罔人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更有何事可以如人者乎信乎恥之於人大也並解

孟子曰古之賢士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微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九

留學堂

此章言古泰交之盛蓋有感於當時而云也朱子

古之賢王捐堯舜湯武古之賢士蓋指伊呂之徒好善是好人之善忘勢是忘己之勢樂其道是樂己之道忘人之勢謂君之勢也好子淺樂字深善字細道字入何獨不然嘆下文言亦有所好有所忘也致敬是內致敬盡禮是外盡禮是數通註

孟子說人君固當尊賢賢士亦當自重今尹每自恃其勢而今士多徇人之勢此上下所以不交也嘗考古之賢王學高富貴其勢分無以加矣然一念屈已下士之誠惟知有道德之可好而恐不得天下之善不知已有勢分之足恃也古賢王待士之厚如此若古賢士之自待何獨無所好無所忘乎亦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也此道德以自重未嘗資其力而利其有不知勢之在人矣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二者一旦而相逼則上下交而為泰矣使王公不致敬

盡禮於賢士則不可得而數見之欲數見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臣之靡以爵祿委以任使乎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此可見惟賢王方能遂賢士之高惟賢士方能成賢王之大此古泰交之盛所以不可及也然若挾其勢而驕夫士士憚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虞源輔氏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朱子

宋是姓句踐是名遊是遊說朱子

孟子謂宋句踐說今列國策士無不喜為遊說以干世主者子亦好遊說乎吾告子以遊說之道並解

人知之亦爵祿人不知亦爵祿

爵祿是自得無欲之貌所謂有以自重有以自安者自得也所謂不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十

留學堂

慕乎人爵之榮不徇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欲則外輕此所謂爵祿也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禮義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虞源輔氏夫遊說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欣戚之遊而言聽諫行人知之也亦器器然而無以為欣謀不行言不聽人不知也亦器器然而無以為戚夫自足於已而無求於人則遊道斯為美矣並解

曰何如斯可以爵祿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爵祿矣

尊如尊德性之尊德謂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之類得於己者樂如樂天知命義謂所守之正如進退取與之不苟是也尊德樂義義義達言朱子

句踐問能得失之念人情所不能忘也今曰爵祿非大有涵養之士不能致問何如斯可以至於爵祿矣孟子說所謂爵祿者非可以

情飾貌為之也以其足於已而無待於外耳彼人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根於所性者叫做德其理本自尊也吾則尊故奉持之而不放忽所守之正如進退取與各有所安者叫做義其理本至樂也吾則欣慕受樂之而不敢忘尊德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樂殺則有以自安而不循乎外物之誘所以人知之則見得富貴是吾分所當得何足為欣固器器也人不知之則見得貧賤是吾性所當安何足為戚亦器器也蓋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有所若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義字兼德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前人知不知意然不可就指人不知為窮知為達蓋此又推開說看士字可見不失義是必守德義於已不以貧賤而移不離道是必推德義於人不以富貴而淫達所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卷二十一

十一

孟子

不離之進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發耳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上面尊德樂義是就其平日用功言不窮就出處說此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專就出處說耳象引夫器器本於尊德樂義如此故當其窮而在下尊德樂義也操持至定不以貧賤而移豈至於失義乎及其達而在上尊德樂義也事業光明不以富貴而淫豈至於離道乎此解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是不失已如云不失其身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尊德樂義如此則何往而不善哉蓋惟其窮不失義也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平生之大節惟恐失降者果能全所守矣士於是乎不

果如所願矣民於是不失望焉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得志是得志君國澤是德澤不得志是不遇遇見謂名實之顯著也修身見於世是內盡修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既言士得已民不失望此又即古人之事以實之蓋尊德樂義則可以器器者言其理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上得已不離道故民不失望者亦言其理此節則又指實而言也

概諸古人則可以見矣古之人以道濟天下為志者也當其得志則推此道義於人而澤加於民其或此志未遂則修此德義於身而名實顯於當世夫不得志而修身見於世則知古人之處窮非泥泥而無稱也位之所不在則敏斯道於吾身德自我尊義自我樂所以獨善其身也得志而澤加於民則知古人之處達非汲汲於進也位之所在則公斯道於天下德與天下共尊之義與天下共樂之義所以兼善天下也此古人之所以不失已不失望也士欲奮發可不以古人為法哉此解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卷二十一

十二

孟子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此章勉人當以豪傑自期毋以凡民自待也

此章勉人當以豪傑自期毋以凡民自待也
象引此章勉人當以豪傑自期毋以凡民自待也
象引此章勉人當以豪傑自期毋以凡民自待也

孟子曰人生天地間當為天地間第一等人彼其待文王之教化蓋

然自亦無待於人雖無文王猶自興起以子者以凡民自待而不以家
陳自期可乎淺說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則過人遠矣

此章言有過人之誠則不以富貴為事

附是益止是言以此加之非既富而又加之也韓魏皆是晉卿既然
不自滿足之意乃自檢身心不自滿足不是韓魏之家猶不滿其
願過人處在內家引

孟子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遂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有人於此

一旦以韓魏之家而附益之忽然貴為上卿而富有百乘乃能自視

欲然略無驕矜之念滿盛之容這等的人是志有乎道義而不以外

物為重輕者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蓋必有過人之誠然後

知至尊至貴可愛可求者自有所在而世俗之富貴不把來當事

四書本義集註 下篇卷二十五 莊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此章勞民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

以佚道使民如鑿池築城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如除害去惡之類

是也孟子

孟子試聖王在上而民無怨者非不役一人不殺一人也惟是有

不忍傷民之心而故民情好佚而惡勞之無有不怨者惟以佚

道使民如鑿池築城之類雖不免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

民亦自以此為當然雖勞而不怨矣民情如生而惡死殺之無有不

怨者惟以生道殺民如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

欲生之而已彼有非常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待然後殺之以安

衆而勵其餘彼亦何怨之有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

其所當為者理也言但為其理之所當為者故雖勞之殺之而非
咈民之欲也不然則定私意妄作而已欲民之無怨其可得乎君子
亦慎其所為勞與殺之事哉趙源輔氏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如也王者之民皞如也

此章言王者之功用學所當盡心也百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

不及霸末方以小補說上霸者之事

驩與皞同是歡喜悅的意思皞是廣大自得之貌二如字

即恂恂如取諧如之如語也此一句仰王霸之民之氣象而見

得王霸者之氣象家引

孟子曰欲知王霸之道當觀王霸之民彼霸者之民其氣象則驩

如也有不勝其威悅之至者若夫王者之民則皞如也相忘於大

和之世而已蓋霸者行善惟民有心於威民恩澤暴見易知王者

四書本義集註 下篇卷二十五 莊

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也然處之為務必處

處無患然後為驩則其樂淺皞則舒適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處

有以間矣孫奭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殺之而不怨即上章以生道殺人之意庸是功不庸是不以為功遷

善是日進於善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不怨不庸不知

為之此所謂皞如也朱子

何以見其皞如也王者以刑糾萬民固有時而殺之矣而民曾不以

為怨恨蓋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王者以

政養萬民因皆有以利之矣而民曾不以為功德蓋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非市恩而利之也何庸之有王者以教正萬民亦皆導民以善

矣而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蓋輔其自然之性使自得

之孰得而知其為之者哉此所謂神也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是聖人之通稱過是所經歷之處凡其身之所履政之所及風聲遐俗之所被皆是不必為所經行之地化是人無不感化存是自家主意處神是神妙不測有體無意恩乃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過化存神分謂講然其實所存者神要不出過化之外初無先後政教所及民即感化是過化聖人施政教心中存主處情也便如經來動和之意都就事上說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是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小補是逐片逐些子補綴殺之不怨三句道理就是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處此條是因其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而贊其德業之大也不是推說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王

留明堂

王者之道其刑政治教民皆無得而名則德業之盛豈可以易言哉蓋王者之於天下凡政教所及略略這裏過幾箇些些便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此纔有所存便感應之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焉是其德業之盛便與天地之化一唯而萬物皆生一吸而萬物皆成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瓊陶之重新歸一番過相似豈但如霸者之功僅小小補塞其弊漏而已哉王道之大如此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不若崇實務化民受君德也此章言仁言以仁厚之言加於民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是自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如鄉人聞太王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

孟子說人君出治言語政令之開皆足以感民但其效有淺深之異耳如以仁愛之言語撫循百姓這叫做仁言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這叫做仁聲仁言仁聲皆為民上者之所當有也但論入人之淺深則仁言雖足以感人終不如仁聲之感人尤深也蓋仁言者感之於臨時仁聲者孚之於平日此尤見仁德之昭者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是法制禁令教是道德齊禮得民是得民之誠服此以政教得效之大小言即論諸道之以政章意以畫一之法約束百姓這叫做善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這叫做善教善政善教亦皆為民上者之所當有也但論得民之大小則善政雖可以齊民終不若善教者得民之誠悅而誠服也蓋善政者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而善教者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有專恃其禁令者也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王

留明堂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畏是不敢犯愛是不忍忘得民財是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得民心是民入其教而不遺其親不後其君民畏之民愛之與得民財得民心自是兩意雖曰民愛之外更無可說得民心處但民愛之對民畏之說得民心對得民財說民畏之固不足以該得民財也得民心不止是愛君言民有恆心也所謂善政不如善教者為何蓋善政則民有所畏皆畏之而不善教則民有所感皆愛之而不忍忘善政則取之有道用之不節民皆知勤謹節儉而不敢窮奢極欲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可以得民財也善教則民入其教皆知孝弟忠信而不忍違親後君有恆心而無非心可以得民心也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夫善政立而後

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也然論得民心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為得民之至耳況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此章言在人皆有本然之善以見人之不可失也

學是學習應是思慮良是本然之善

孟子說人皆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試自能觀之則可見

矣夫凡人之於事由學習而後能的這不叫做良能惟是不由學習

而賢者能之不肯者亦無待於勉強這乃是天然自有之能其良能

也人之於理由思慮而後知的這不叫做良知惟是不肯思慮而智

者知之愚者亦無待於思索這乃是天然自有之知其良知也此善

原於性性出於天不假於外求者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四書本義卷之五 下孟卷二十五 七

孩提是二三歲之謂知孩提可提抱者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也

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

吾所謂良知良能者何以驗之彼孩提之童未有知識統教以孝而

無不知愛其父母也及其稍長也未有思慮統教以弟而無不知敬

其兄也孩提之童無不能者也無知能者而有知能此即所謂良知

良能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親親仁也謂是仁也敬長義也謂是義也達乃達道達德之達無他

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言人心所同然也無推此及彼

之意此節重在仁義上

夫以孩提而知愛親敬長之道此可驗知能之良矣然是愛親敬長

之心非自外至即吾性之仁義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於

孩提之愛可以觀仁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於稍長之敬

以觀義是親親乃人性之仁也敬長乃人性之義也夫愛敬之心一

人之私而即謂之仁義者何哉此無他故蓋以其達之天下無不

也以孩提之愛通之天下無一人不同此愛愛同所以為吾性之仁

也以稍長之敬通之天下無一人不同此敬敬同所以為吾性之義

也使非出於吾性之仁義何以達之天下也哉夫觀仁義之理不出

於愛親敬長之間則知道率於性無不同矣觀愛敬之道不出於孩

提知能之良則知性原於天無不善矣此本然之良人之所以不可

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

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此章言大舜之所以為大也

四書本義卷之五 下孟卷二十五 大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決江河謂江河之決非人決之也只是據一

時感應如孔子六十而耳順聲人心通不是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

之總是所聞所見都是他智中物事故其應之速如此是狀其勢之

順也

孟子說聖人之居處與人同而應善則與人異故由其感而遂應之

時以推言其未感未應之體當舜耕於歷山之時居在深山之中所

與居者不過山中之木石而已所與遊者不過山中之鹿豕而已以

迹觀之其不同於深山之野人者能有幾何此時聖心之善無有感

觸固不見其大異於人耳及其聞一善言便惕然了悟其所言之理

見一善行便釋然曉解其所行之善聲入心通無所凝滯譬如長江

大河之決沛然一瀉千里孰得而阻遏之也蓋聖心之發已渾全於

無感之先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至此乃見大舜所以

為其所以大異於人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此章言人當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也

蘇氏

為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為不欲是所不當為不當欲者無為是就躬行上克治無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

蘇氏

孟子說正入之道不外於心而制心之功莫要於義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開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厚薄以

為不妨但自目昧為之欲之誠誠於行事之際覺得此心羞惡而不可為便要這良哉斷斷然無欲如此則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

欲便要這良哉斷斷然無欲如此則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蓋君子所當為者義也所不當為者不義也所欲者善也

所不欲者不善也不為不義則所為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

九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

此章與舜禹契啟章互相發言人處憂患之境勿自阻而深自力於

以進其德益其術也

新安陳氏

在心之理謂之德德慧者德之慧謂聰智也術知者術之知謂智術

也存謂在非心存也疾疾非真是病猶憂患也

朱子

孟子說人情每快志於安樂而拂意於困窮不知困窮乃成德之他

也故凡聰明內含而德性之中其見之敏有以灼於事幾之未然者

叫做德慧才能外運而處事之力其見之明有以善事理之當然者

叫做術智人之有此德慧術智者須是有朴實工夫方磨得出故多

困遭罹患難有以激發其善心而抑其逆志則能動心忍性增進

其所不能大幸從疾中來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獨惟也不連孤字孤臣是遠臣孽子是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

疾疾者操心是恐懼意慮患是修省意操心危是戰兢恐懼常恐其

身之陷於禍患慮患深是思患預防使禍患無自而生操心未有事

慮患則有事有內外意達是達於事理則所謂德慧術智也

朱子

何以驗其然也且如為臣盡忠為子盡孝理之常也獨有那孤遠之

臣忠不得自效於君庶孽之子情不得自達於親這是臣子之有疾

疾的此等之人其操心也朝乾夕惕一念不敢自安其慮患也左股

右防一事不敢少忽危則專一深則精密專精之極慧智由此而生

故於事能通達也當憂患者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

軒張氏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

卷

十五

子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通指為臣者言

有事君人者下一句便言事君人之為人下放此容是阿徇以為容

悅是逢迎以為悅容與悅雖在君而其為容與悅者則在臣也要看

箇為字是專務之意

孟子說為人臣者人品不同事業亦異約而言之大概有四等有一

等事君的人方其未得君之時固不勝其患得之心矣及其事是君

也則專務為容悅於君而已恬然不以責難陳善引君當道為事也

所謂事君人者如此此鄙夫之妻妾婦之道也不足言矣

朱子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以安社稷為悅是把安社稷當容悅此為悅字承上句為容悅字天

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不必說安社稷為悅亦不必說自家心中以

此為悅猶云農夫專務耕田秀才則把讀書來做耕田相似

容悅之臣固無足言矣有一等安社稷的臣其發謀造慮千方百計只要社稷安亦如小人之務悅其君容容於此而不忘者也所謂安社稷臣者如此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是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達可以行之天下言不小用其道其可行處必是合道非苟行也主其不輕出而言如伊呂之徒是也

所謂安社稷臣者可謂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等而上之有所謂天民者乃天生此民中獨能全盡人道其人品既高自任甚重用世之志固欲大有所為然必審量出處達則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斷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者也所謂天民者如此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主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作聖人說與易經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之大人同正己無工夫是以見成者言物正足物自正蓋德盛而上下化之亦不大段費力有疑

天民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謂大人者蓋大人身修道立已無不正而天下之感自通蓋德盛化神非規規有意於物正而上而其君自正焉下而其民自正焉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人者也所謂大人者如此則無意無必較諸天民尤為自然矣此臣品之最上者乎由此言之事是君為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於功名者也天民則志乎道德矣然猶未嘗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志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其心臣道至此殆無復有加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此章言君子性分之真樂也

王天下只是有天下不是王道之成其道大行也不與存是不得與此三樂之中

孟子說人莫不有所樂至於王天下則其樂無以加矣然君子之樂止有三件雖君臨萬國而富有四海這等樣尊榮之樂亦不在此三者之中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無故不專是俱存意凡無不幸之事皆是若遇兄弟有惡處者亦是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主

享康寧之福兄弟既會而無變故之虞天倫無虧則吾之孝友得以自盡而無遺憾焉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

此當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來參看

克己最難盡性非易俯仰之間鮮有無愧作者今焉已私既克天理以復仰焉不愧於天所降衷之良俯焉不作於人所同得之性心廣體胖浩然自適又豈不樂乎此君子所樂之二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得是盡得之英才最明格之才之英者以資聚言不兼學力育是養既教之才養之俟其成也

願顧未必能盡得一世之人才而教育之也今也舉天下明府之志而所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河如哉此君子所樂之三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重言之所以美之也

此三樂者一繫於天一繫於人或以成也或以成物要皆天性道義之真樂而極人聞之至難者君子有之彼王天下不過勢分之樂而已烏足以當此哉所以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而樂不存焉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西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三

廣字衆字重言封下文天下以國言也欲之非爲一己之欲也欲其澤之遠施有以濟乎人也所樂不存言未足爲樂欲字欲樂字廣則孟子說天下有不一之遇而無不一之性人惟性有未全斯不能不遷於所遇耳盡性之君子則不然彼土地人民乃得位行道者所必資也然使廣土而所統之地不止一隅衆民而所治之人不止於一邑城關民衆則澤可遠施君子苟得大國而治之固其心之所甚願也然土謂之廣是猶有分土也民謂之衆是猶有分民也君子於此但欲之而已而其所樂者猶不在乎此焉蓋所及有限尚非大道爲公之志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猶云宅中剛治言中天下爲民物之主不必謂天下四方而我却居其中央也謂之四海言地外皆海也舉四海極地之所

就而言中天下而立則廣土定四海之民對衆民此與上節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此君子通聖人而言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是說生來承受之理所性不存言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廣土衆民固非君子之所樂矣若夫中天下而立則非特廣土而已

定四海之民則非特衆民而已其道大行而無一夫不被其澤此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君子固亦樂之然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有不存焉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此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是行之於天下如是添加些毫損是減少些毫不加言不因大行而性以之增添也不損言不因窮居而性以之減少也分猶言體量相似以理言乃所受於天之全體分定是說合下稟受府定至但能享用得這箇則富貴貧賤都無干預

西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吉

君子行道之志至於王天下極矣然猶不可以言性君子所性則何如夫君子所得於天者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遠而在上而其道大行於天下亦不足添加些子即窮而在下而用約以終身亦不足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故可窮可達而吾性之全體不因之而少變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根是木有根立堅固之意其性實爲已有也然字最重下面諸多物事便都從那根上發出衆生是發見生色二字通貫下一句

然是清和潤澤之貌。益是豐厚益滋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喻是曉不言而喻只是自然中禮意。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

以君子所性言之。彼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生來承受時。這四端便著在心上。相離不得。人便為氣象物欲一重隔下。才有些子私意。便剝斷那根。不能著土。便無生意。惟君子氣象清明。無物欲之累。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仁義禮智之四德渾全。而無所虧欠。至定而不可動搖。已植根於心矣。其根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其生色於面。貌則清和潤澤。瞭然而可親。一四德之光輝也。其生色於眉目。則豐盈溢溢。一四德之充滿也。以言乎施於四體。則動作威儀之間。自然不踰乎規矩法度之外。不待命令。而自能曉吾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三

孟子

無不順者。一四德之發越也。君子所性之德。有如此。此天之所與我。本如是。其全備也。豈窮達之所能加損哉。然則自樂其樂。而王天下之樂。不與存焉。信非實有所得者。不能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此章因當時人君不能養老。故孟子云。明其無難行也。家引。仁人以德言己歸是已之所歸。此是承文王事。而泛論道理。謂就文王說。固不是。謂說開當時之君亦非也。

孟子說當時商紂無道。伯夷避紂之亂。居於北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爲西伯。於是勃然而興。說古何不奉身而歸來乎。吾聞西伯發仁施仁。善於養老。吾身庶幾有所託矣。乃自北海而來。就其養焉。大公避

紂之亂。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起爲西伯。亦勃然而興。說吾何不奉身而歸來乎。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吾身庶幾有所託矣。乃自東海而來。就其養焉。以此觀之。天下誠有善養老。如文王者。則天下仁人皆以爲己之所歸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五母雞。二母彘。是一家養母雞者。五養母彘者。二也。餘見前篇此文。王之政也。此一條且沒說。出文王養老字。出只說文王治岐之政如此。衣帛食肉。皆言老者見少者不得與也。無飢獨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家引。

文王之政。何如。蓋田里樹畜之事。乃衣食所自出也。文王治岐。每夫授以五畝之宅。却於牆下隙地種植桑樹。使匹婦采桑。以供蠶桑之用。於是絲綿有所出。而年五十之老者。足以衣帛而煖矣。一家之中。使之各畜五箇母雞。二箇母彘。學生以時。無失其孕字之候。於是肉食有所出。而年七十之老者。足以食肉而飽矣。又每夫授以百畝之田。使壯者深耕易耨。盡力於農畝。於是穀粟有所出。而八口之家。皆可以仰事俯育。而無飢候之患矣。文王治岐之政如此。家引。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此承上文。言文王之政如此。自有以養其老者。而非家。賜而人益之也。上文據見在說。此處制字。教字。導字。皆與政一時有。家引。

田文王治岐之政觀之則當時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其豈家賜而人益之哉亦惟因其自然之利而教導之耳如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此田里之定制也文王但為民區畫之而制其田里而已豈桑難哉此樹畜之常制也文王但教民種植之而使之樹畜而已以少事長以卑承尊家庭之常禮也文王但導其妻子使各修其養老之職而已天養老而使家家得備其物人人得盡其情則老者未有不待其所者也蓋人年五十則身不得煖年至七十非食肉則腹不能飽不煖不飽便叫做凍餒而老者不得其所矣文王之民其老者皆得衣帛食肉而無凍餒之患者不過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之謂也豈必家賜而人益之哉此養老之王政行之甚易而諸侯何皆莫之行耶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孟子

歸德堂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此章言禮義生於富足無常產則無恆心矣

朱子

尹氏

歸德堂

易是治疇是耕治之田孟子曰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誠能不違農時使盡力於南畝而易其田疇恭儉節用使什一足賦而薄其稅斂則有以豐財之源而民可使富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食以時如朝饔夕飧及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豈不入於池以至莫實未熟者教以勿採之類用以禮如雞豚狗彘之食以養老者非祭祀賓客之需不妄宰宰

朱子

易田疇而薄稅斂固可以豐財之源矣然則貨既裕則奢侈易生又不可無以節之也夫民不能無食苟食不以時則財耗於口腹之欲

矣於是制為法令使朝饔夕飧而食之以時冠婚喪祭而用之以禮則有以節財之流而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使有菽粟使字上兩條是也止易田疇薄稅故食以時用以禮仁字所該自廣只是有恆產而有恆心意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亦以愛言

朱子

人君務本節用使民富而財足則厚生之政成矣民德不由此而可

正乎彼民賴水火以生非此則無以為生活之資安各私所有而不相假借矣然當昏夜的時候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吝吝而弗與者以其至足之故也聖人治天下知民所急者在菽粟凡所以豐其源而節其流者無所不用其至而使百姓家家殷實而在豐盈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孟子

歸德堂

所積菽粟之多就如水火一般樣至足無者可求有者可與此所以天下無不富之民而財不可勝用也夫菽粟如水火則衣食足而禮義生民焉有放僻邪侈而為不仁者乎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夫以仁民之化必自足民先之治天下者可不加意於愛養之政也哉

直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孔子一語二登字俱連帶孔子說東山是魯城東之高山太山則又高矣此是假借形容語未必是真登但皆作譬喻說亦不是分明是說孔子登東山使小魯登太山使小天下聖人亦泛說不專指孔子

與上句一例亦是形容說言是諸子之言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

為衆之意登東山二句是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於海者二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

孟子說道莫大於聖人聖莫盛於孔子大哉孔子之道乎自其身之所處而言在魯則則為魯國之一人在天下則為天下之一人其登東山而遂小乎魯焉登太山而遂小乎天下焉蓋所處益高則其所視益小也惟其地位如此故人見了聖道之大其小者都不足觀了夫未觀於海凡百川之水皆可以為水也惟看了海則其汪洋浩瀚之勢則眾水皆難乎其為水矣未遊於聖門凡百家之言皆可以為言也惟遊於聖人之門聆其切近精實之訓則諸子之言皆難乎其為言矣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孔子之道其大如此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必觀其光必觀其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瀾是水之端是容光是轉體通明是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五 无 湖處正是大其源即是本容光必照處正是大其明處即是本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新安陳氏

夫聖人泛應曲當而凡事皆出於天物各賦物而萬物各得其所極天下之高大孰有驗於聖人之道乎然人徒見其大而不知其所以大者有其本也今夫水行乎地必源頭深遠洪大方能起波瀾之狂急若其源淺又小決無波瀾故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則知其源頭深遠洪大則知其源之有本矣日月麗乎天必體顯明則方能布得光采故觀日月者於其容光之隱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蓋大德敦化乃小德之所以分一理渾然乃萬理之所自出也聖道之太而有本如此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盈是充滿科是低窪去處成章是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不是工字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神節節都有箇成章如善便成箇善信便成箇信美便成箇美夫便成箇大還便是成章達是足於此而通於彼

聖人之道固大而有本矣欲學聖人者豈一蹴所能至哉被流水之為物也必須停注坑坎之中盈滿於此而後可流通於彼若積水尚淺未至於盈科則坎止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其為學亦須是務實日積月累循序漸進有成章之美然後可以為上達之基苟不至於成章之地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於此而達望聖域將顛等凌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得也安能以自達談然則有志於聖道者信不可無以漸而至之功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五 手 此章教人擇術也

草孳是勤勉之意 孟子曰舜犬聖人也雖犬惡人也其相去固甚遠矣然使有人於此當雞鳴之時起得身來孳孳一念都只在天理上體認無一念不在於為善者如此之人雖未能達至於舜而舜此善念我亦此善念是即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隳之徒也 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雖是盜賊 有人於此起得身來孳孳一念都只在人欲上經營無一念不在於為利者如此之人雖未必達至於隳而隳此利心我亦此利心是隳之徒也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此利與善字不必說大精微只是明白相反者為善者從天理上勝為利者從人欲上微閒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過去一條路做那過去所以謂之閒二者雖已分乃是初分處只是理不明理差些便入那邊去此一節是上上二節意不足推其所以然之說以此言之為舜則舜為跖則跖都從雞鳴時之一念而始則欲知舜與跖之所以分非有他也同一聲發學於善則為舜一邊人學於為利則為跖一邊人故舜與跖之相去善惡雖甚懸殊而此閒却無甚遠才出於善便以利言其始也只毫釐之差其終也乃千里之謬可不慎哉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五

孟子

楊子是楊朱取是僅足之意為我是為已利天下是利天下之民拔一毛而利天下對庖廚放踵都是假借難言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為也

孟子曰無權不足以言中非中不足以為道既非道則害道矣如為子者其意但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下僅足於為我而已充其為我之心雖使他拔落一毛之微而可以利濟天下他亦猶愛惜而不肯為況所損有不止於一毛者彼豈肯為之哉其執於為我之一偏如此直解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是墨翟兼愛是無所不愛摩是摩突頂是頭頂放是至踵是足根言摩擦頭頂直至足根喫受辛苦的意思亦是假借難言其凡苟可以利天下者皆必為也

有墨氏者但欲一視同仁而不復問其親疎雖知兼愛而已其兼愛之心雖自頂至踵皆摩突之有所損於一身而可以利濟天下彼亦將無所吝惜而樂為之況其害未至於摩放者又何事不可為也哉其執於兼愛之一偏如此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是魯人執中是於為我兼愛二者之閒而執其中蓋不楊不墨而中立以為道者近是近道權是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其中也猶執一言猶楊墨之各執其一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五

孟子

也有專當為人時時當為我則為我為中為人不得矣時當為人則為人為中為我不得矣隨時進退因地變通稱物輕重而前却以取中此之謂能權今子莫執中而無權不得稱度為我兼愛之空欲兩邊平執以為中則時當為我不能卷而懷之尚去為人足鄉鄰有聞者而不知閉戶失退而修己之道矣時當為人却有愛身之意在不能以身殉國夫為人是一同室有闢而不知救之失進而兼民之道矣是楊墨二子一則為我一則兼愛是執一者子莫失為我兼愛之空於二者中間執其一節以為中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以異矣均之謂失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賊是害言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百字對而百者其多也道無定體隨時隨事隨物其頭緒甚多若只執其一則其

皆廢矣案引

子莫與楊墨固皆爲執一矣直解吾儒之中所以深惡夫執一者正爲其有害於道也蓋楊子爲我似義而害於仁墨氏兼愛似仁而害於義子莫執中似中而却有害於時中斯爲可惡耳何也吾儒時中之道一理渾然泛應曲當千變萬化頭緒甚多非一端所能盡也今

舉一爲我而仁之自端盡廢矣舉一兼愛而義之自端盡廢矣舉一執中而時中之百端盡廢矣害道如此此執一者之所以可惡也知

異端之可惡學者可無反正之功哉直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

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此章言人不可以貧賤而害其心之正理也新安陳氏

甘字不并不甘以爲甘也正是正味只淺說如魚餒肉腹不得其適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孟子

朱子

而食便是不服擇而失其正味也人心亦皆有害是失其正理朱子

孟子說飲食於人本有正味也惟是飢者得食食雖不甘亦將以爲甘矣渴者得飲飲雖不甘亦將以爲甘矣其以爲甘者未必皆得飲

食之正味也良由口腹爲飢渴所迫而急於飲食故精粗美惡皆有

所不服擇而因失其正味耳則飢渴之爲害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

害哉人困於貧賤則於富貴不服擇雖不以其道得之亦苟且受之

亦猶困於飢渴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矣是人心亦皆有善也存疑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愛矣

此飢渴就當貧富字看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語意如所謂以安社

稷爲悅者不及人不爲愛言其所造之遠也只就人能無以飢渴之

害爲心害上說不必依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例案引

以貧賤動其心是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人多未知也若人能無以飢

渴之害爲吾心之害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爲不義則其過人遠矣亦

聖希賢有不難致者尚何以不及人爲可憂哉世之充詞於富貴賤

於貧賤者是自失其理義之心而甘爲人下也學者宜深以房戒

焉直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也朱子

三公是三公之位介有分所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

分明不可踰越就惠所守言不以三公易其介猶伊尹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祿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驪弗視也視惠之和空若不介故此

特言之亦微顯闡幽之意也朱子

孟子曰柳下惠聖之和者也然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不

流觀其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還快不怨既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

黜是其所守之介雖三公之位不與易也相而不流固如此此其和

之所以不可及也便徒知其和而不知其介豈善觀柳下惠者哉

○孟子曰有爲者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此章教人以不可自畫也朱氏公選

有爲者兼德學事功說不專主爲學掘井是穿地爲井八尺曰仞不

及泉是未及泉而遂止棄井是自棄其井時人之辭不是說有爲者

井者何異哉此君子所以不爲則已爲則必其成不可半道而廢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此章言王霸心術之辨也

性之是合下如此合下使得來受用身之是身踐履之做到那田地假之是假借之月已自也三之字俱指道言謂之性者性是自然物事故取此立言性身本是死字此却做活字用言堯舜性乎此道者也湯武身乎此道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者也

孟子說帝降而王上降而霸此世道汗隆之機也而心術誠偽之關

實不能無辨以堯舜而言其知生知行安行蓋賦性合下便有此

道而堯舜則性乎此道者也以湯武而言知則學知行則利行修身

體道以復其性蓋道出於身以身行之而後得者也至若五霸既不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三

孟子

能率乎其性又不能體之於身但假借這道理以求濟其私所謂假

之者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是還有是實有不歸只是久假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而安

也所謂居之不疑相似惡知二字爲五霸說如云五霸不自知也久

假不歸便自以爲真有不不知其非真有也此句是數語要說得孟子

意思出

夫五霸本假之者也然使暫假其名而亟反之實猶爲自知其非顧

乃視虛名爲固存之物取公道爲掩護之私譬如借物於人而久占

於已終不肯還與主人的一般私意纏繞虛偽益甚膠固莫解將霸

其名以終身而亦不自知其非已所真有也始焉自欺以欺人而其

終至於自欺而莫覺可欺也有志於治道者尚嚴其辨哉

○公孫丑曰伊尹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此章言伊尹之聖公天下以爲心也

子不狎於不順是太甲篇文狎是習見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

餘見前篇

公孫丑問說伊尹嘗說我於桐王有師保之義今桐王不明義理我

誠不忍習見其所爲之事而沒然不加救正也乃放太甲於桐官使

居成湯之墓側庶乎感悔與思可望省改於時民皆大悅謂其能行

權以匡君也及太甲悔過自新處仁遠義化而爲賢乃自桐迎歸反

居於亳於時民又大悅謂其能積誠以移君也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若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篡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美

孟子

則可之辭亦見楚變僅可之意非正法也

以伊尹之事觀之凡賢者之爲人臣也苟遇其君之不賢則固可放

還而無傷於君臣之義與孟子曰伊尹之事志存於宗社變而得其

正者也蓋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故上信於君而不疑其

逼下信於民而不疑其爲專以其有是志耳使爲臣者而有伊尹之

志則以大公無我之心而行通變濟世之事雖非事上之常法猶不

失爲匡救之微權庶幾其猶可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擅謀廢立之舉

則篡逆不軌之臣天下萬世之罪人也豈能逃於誅戮哉爲人臣者

慎勿以聖賢不得已之事而爲奸臣亂賊之藉口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

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

於是

此章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因論辭受而見處物之義朱氏公選

詩是衛風伐檀之篇素是空無功而食謂之素餐孟子君子之不耕而食

何也為孟子發用之是用其言不是用之為臣也孟子其君用之與子

從之相對說謂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安是安其位無禍亂也孟子富

是國賦充足尊是為人所崇仰無敢慢也榮對辱說以仁則榮不仁

則辱來照看雖大國必畏之是榮也孟子

公孫丑問說伐檀之詩說不素餐分蓋言守志之士不安無事而空

食也以此看來君子必居位而有功方可食人之食乃今君子不事

躬耕而安享國君之養則何以解於素餐之譏也孟子識子以君子

不居其位為無功而食不知君子之功正不待居位而後著也蓋君

子居是國也其君但用其言則道行於上而邪禁以國邦賦以充為

人崇仰雖大國必畏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其子弟但從其教則道

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五 三

行於下人則孝弟忠信而不欺信而無妄而足以厚其風俗是上

則有功於君下則有功於民詩人所稱不素餐分孟子大於是哉子之

見何其陋也新安陳氏

○王子藝問曰士何事

此章言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也新安陳氏

王子是齊上之五名藝趙註

王子藝問說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農工商賈皆有當為之

事惟士居於其間既無官守又無生理不知何所事乎直解

孟子曰尚志

尚是高尚志是心之所之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

其所存也朱子

孟子說士固未嘗有事然亦未嘗無事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

則惟高尚其志而已蓋志者事之本未為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為省

也志之所尚者高抗而不可屈堅定而不可移則以之獨善一身者

此志以之兼善天下者此志尚志便是為士者之事也何必待有事

迹可見而後始謂之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

不屑為且不暇為也新安陳氏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仁存諸心義形諸事仁為體義為用大人謂公卿大夫孟子

王子藝又問說人各有志而士獨能尚志然何以謂之尚志孟子說

士之所志者惟在仁義而已矣是仁義之道達而有為則為事功窮

而有養則為志向士當未得位時其心曰若殺一無罪不應死之人

即捐吾好生之德非仁也若取一分不應得之物即傷吾廉潔之行

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五 三

非義也非仁無為則其心之所居安在乎仁是也非義無行則其身

之所由安在乎義是也蓋仁為天下之廣居由是而體之則人之所

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義為天下之正路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

以為室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士之尚志如此夫居仁者大人之

體也由義者大人之用也是士雖未得為大人之事而大人之事其

體用已全於此矣一旦得大人之位特舉而措之耳此論士者遂則

視其所為窮則視其所養也直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節食豆羹之義

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此章言聖人之道重大倫而輕小節也

仲子是陳仲子信字當許字看是舍節食豆羹之義哉下去看蓋對

親戚君臣上下言則彼為小節也講中不必用徇名矯飾意信其大

者此大字虛說不指大倫

孟子說親人者當論其大德而暫其小節試就陳仲子為人言之非義不食非義不居推是心也設使非義所當得即與之以齊國之大彼亦必辭之而不肯受其為人如此齊人皆以此爲大節而信其賢矣自我看來這千乘之國若看得輕了是也不難讓但只是舍節食豆羹之義小小廉潔而已豈大節所在哉蓋親戚君臣上下此人道之大倫正大節所在也人之罪莫大乎亡親戚君臣上下今仲子避兄離母是無親戚矣不食君祿是無君臣上下矣大節既虧雖實讓千乘之國亦無足親者今若以固守之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夫豈可哉當時齊人皆稱仲子爲廉士故孟子言此以曉之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單陶爲士將腰殺人則如何

因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元

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

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也

桃應是孟子弟子士是掌刑獄的官

桃應問曰處常易處變難設若舜爲天子單陶爲士師而遇舜腰犯

法而殺人單陶將如何以處之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單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執是執法

孟子說單陶既爲士師之官則當守士師之法使舜腰而殺人推單陶之心惟知執法而已矣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禁是禁止

桃應又問說單陶固以執法爲正矣然舜爲天子獨可坐視其腰之罹於法而不禁單陶之執其父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有所受是有所傳受不必拘說受之於堯總是國法使有所受而爲士師者所當世守雖君命不得而廢也

孟子說夫舜惡得以已意而禁之乎蓋單陶所執之法乃原於天討而奉爲無私之命沿於古制而守爲不易之典蓋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何

桃應問也

因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罕

桃應又問說舜於腰殺若禁單陶之執固不可聽單陶之執亦豈可

乎當此時舜將如何之例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然樂而忘

天下

雖是草履敝屣不情遵是循

孟子曰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視棄天下之大猶如棄敝

屣之輕也必且竊負其腰而遠逃遵海濱而處以爲全親家計終身所然樂而忘其有天下矣

若然既不以士師之法又不傷父子之恩推舜之心如此而已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蓋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故其竊負而逃者畏天故也所然之樂者樂天故也單陶但知有天子之法舜但知有父皆君臣父子天理人倫之至也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

事矣 朱子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新安陳氏

范是齊也居是所處之位養是奉養夫非盡人之子言王子亦人子也喟然歎之意全在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數非徒欲羨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已 朱子

孟子自范邑往赴齊國望見齊王之子其容貌氣象異於常人因有所感而喟然歎曰人之氣體本同而居養各異惟其居處在尊貴之地則神氣為所移易而精采自覺其發揚惟其未養有豐厚之餘則形體為所移易而容貌自覺其充盛夫氣體由於居養如此居之所

四書本義集說 卷二十五 星

係豈不甚大矣乎彼王子者稟氣於父母猶夫人也受體於父母猶夫人也亦都只是人子而已豈另是父母所生而自為一類者與

孟子曰 義文也 朱子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宮通一家言室其宮之闔房也衣專指衣裳服通言冠履之類曰多與人同亦見終有不盡同處猶曰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連帶夫非盡人之子作一串說下先言居養此却只言居者有是居則有是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廣居見前篇

宅乎天理者也 前軒張氏

王子亦皆人之子則人所居者宮室王子亦居宮室也人所乘者車

馬王子亦乘車馬也人所服者衣服王子亦服衣服也王子之宮室

車馬衣服雖與人美惡有異然大要亦只是這等樣其不同於人者幾何而王子若彼其迥異者以其所居地位為國君之儲貳所居既尊則所養自厚與人不同而有以使之然也夫以勢位之居猶足移

人如此況居天下之廣居者宅乎天理者久則其氣質變化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昨然見於面盎於背四體不言而喻有不期然而然者乎與王子驕貴之氣體又當不侔矣 新安陳氏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是親自呼垤澤是宋城門名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此無他居相似也斷作孟子說孟子又引魯君事為証證王子也然

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外 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卷二十五 星

吾謂居能移氣觀之魯君之事又有可信者焉昔者魯君曾往宋國當暮夜之曉城門已閉魯君親自呼於垤澤之門守門者聽吾君不

曾出城此呼門者非吾君也何其聲音與吾君相似也夫魯君呼門而守者疑其似宋君此無他故也蓋以魯宋二君皆諸侯之尊惟地

位相似則聲音亦同此守者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居能移氣此固其明徵矣彼王子之異於人何足怪者然則居廣居之能移人也豈可

信其必然矣 直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此章言待賢之道恭敬貴賈也 孫疏

交是接前是養獸謂犬馬之屬獸畜頗厚於豕豕豕交全不受獸畜則愛矣但不敬耳亦須明白此四句泛說言凡待人者若徒食而弗愛便是豕豕豕交從愛而弗敬便是獸畜 朱子

孟子曰：凡待人者，徒銀劍之而已，而無親厚之情，這就如泰一一般。其豕交之也，知所以愛之矣，然徒憐恤之而已，而無禮貌之加，這就如畜獸的一般，其獸畜之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幣是幣帛，將是執本幣之末，將是幣帛未下之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此以下方說上國君待賢士。

然所謂恭敬者，又非幣帛之謂也。乃幣帛未將之時，而恭敬之心已生於內，無文不顯，特用幣帛以表其恭敬耳。國君行幣帛以恭敬賢者，不是因這幣帛上有這恭敬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實謂受敬。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此恭敬而無實，以幣帛言。拘是羈留，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虛字從無實字生，非謂四書本義集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五

聖

君子當去不可虛留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則恭敬有實矣。若時以幣帛為恭敬，幣帛未將之時，原無恭敬，則恭敬無實矣。恭敬而無實，則亦豕交獸畜矣。名曰君子，又豈可虛禮而拘留之也？孟子見當時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故發此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此章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為人，亦須盡得人理，而學必求至於聖人也。

形是形體，如耳目手足之類，色是形體能運用處，如耳能聽目能視，手持足行之類，色便在形裏，色猶言容貌，也有形便有色，如動容周旋中禮，則色自正，如祭祀則必有敬之色，臨喪則必有哀之色，故下文只言踐形，形色天性是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

聽之理，皆天性所在，非指形色為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路，是有這箇物事，腳實踏著，不關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是踐得這箇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

孟子曰：天之生人，人之所以得於天，其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本來天理在內，所謂天性也。然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能踐目之形，耳目本有這箇聰明，若不盡其聰明，便是闕了這箇形，不會踐得。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目口鼻也，而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雖於其間，足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步步踏著來路，無非此自然之理，方得他本來形色，所以人皆有是形，而必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可見為人須盡得人理，而學必求至於聖人，求至於聖人者，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猶未足為成人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五

聖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其之喪，猶愈於已乎？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也。

短喪是減短三年之喪，已足止，愈於已言猶愈於止而不行喪者。

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又欲減短三年之喪，而為其之喪，則廢人子之禮，悖先王之制甚矣。公孫丑附其說曰：三年之喪，不行者多矣，三年短而為其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為者乎？

孟子曰：是猶或給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給是戾教之孝，弟只承上給兄之臂，說短喪之意在言外。孟子責之說，親喪之不可短，猶兄臂之不可給也。今王欲短喪而子乃謂其勝於已，是無異於人有振臂其兄之臂而縛之者，其不第甚

矣子乃從容解勸說終從你終但不可太猛姑且徐徐可也夫弟之於兄斷無可終之理終固不可徐徐而終亦豈可哉以我言之亦惟教終兄者以孝弟而示之以大理人情之不能已者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終矣徐徐云爾非所以教人也然則王欲短喪子何不以孝弟教之哉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其母是王子生母請數月之喪是王子所生之母死服於嫡母而不能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綌絰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時

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

丑因孟子之譏無以自解適見當時王子其生母死服於嫡母而不放終其喪者王子之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固執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五

聖

義疏

此以問說爲恭之喪既曰不可然則爲請數月者尚不及恭則是非又何如耶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非爲者也

終是終喪弗爲是自不肯爲

孟子說王子之請與短喪之事不同王子生母之喪服於嫡母欲終喪而不可得也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於止而不加者說數

月乎此王子之請不容已也我前所譏子不能教王以終喪者正爲齊王莫之禁而自不肯爲也王子則制於人而不肯爲齊王則無所

制而自不爲不可同科論矣乃謂其猶愈於已而附其說以減之此吾之所以議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此章言君子之教各因其材而篤無棄人也

下文時雨化成德達材各問私淑艾都主君子之教言孟子曰君子之教或因人品不同而異其施或因時地相去而被其澤其所以教者大約有五也

有知時雨化之者

時雨是及時之雨不先不後適當其時因地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之告顏子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

五者何彼其人品最高學力已到於焉迎其機而授以吾道之要如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

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此其教之一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德是心術近底人天資純粹仁義禮智得之有生之初者未喪雖未大喪亦不能保其全者成德是成就其德如孔子之於冉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五

吳

義疏

閱材是天資明敏有才能底人通於治國治民之理而有爲者也雖材是通達其材如孔子之於由賜

其次天資純粹德有可成則自其天資之純厚而成就之抑其過引其不及而育薰陶使之去其偏而入於全去其疵而一於純美而

其德皆有立是成德又一教也又其次天資明敏材有可通則自其天資之明敏者而通達之開導誘掖未就理者使之就理就理而未

至其極者使至於極是達財又一教也

有答問者

答問是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成德達財各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蓋必候其問而後告教之也

又有資質凡下學力未充不可語之以所難知惟隨其疑而解之不可強之以所不能惟因其明而通之所謂答問者如此豈非君子之

敬乎凌說

有私淑艾者

私是獨淑是善艾是治此言為不曾親聖人者設也亦主敬者而言

蓋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必并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

業引

又或地之相去有遠近時之相去有先後不能及門受業只是或聞

其風而思慕之或私竊其善言善行學之以自善自治於其身是亦

君子教澤之所及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也

合五者而觀之學者之性質雖殊要皆有曲成之術後生之遭逢雖

異無往非造就之澤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

則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二十五

聖

而篇焉皆君子之所以教也此君子之教所以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宏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

幾及而日望之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

轂率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定法學不可抗高不可恥語不能顯默不能

藏學者當自勉而已

大匠二句是起下文君子引而不發云

公孫丑說道不可以無傳而教常使人易入若乃夫子之道峻極而

不可踰則誠高矣純粹而無可議又且美矣學者非不勉強以求之

也然如登天的一樣似不可企而及之也夫子何不別為卑近易行

之法使道之高美者稍有持循之力為庶幾可及而學者得以望學

焉用力以求至也孟子曰凡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成法彼繩墨者

匠之法也大匠以此為教眾工以此為學雖有拙工大匠亦不能因

其拙而廢棄繩墨別改為簡便之法也設率者射之法也羿不能舍

此以教弟子不能舍此以學雖有拙射羿亦不能因其拙而更易轂

率別變為遷就之術也大大匠與羿其教人尚有一定之法不容自

貶以徇學者之不能況君子之教乎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是引弓發是發矢躍如足如踴躍而出下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

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見在面前如由中躍出也承上羿不為拙

射變其轂率言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

方自得也

後人者固皆有不易之法矣是以君子立教但看道當如何知便教

人如是去求知如博文格物致知是也看道當如何行便教人如是

則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二十五

聖

去求行如約禮誠意正心是也但授以學之法而已若夫真實知

得這道理是如何真實行得這道理是如何此是自得之妙則不能

告之何也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也然雖不告而其所以真

知得真行得者已在面前就如射者之引弓至滿還不會發矢的一

般其所以不告之妙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即此躍如之妙以為難

則皆夫人之所能知能行者固非難也以易易則又非自私用智者

之所能及亦未易也非難非易無過不及亦惟昭昭然場中正之矩

以示人亦惟其真精力久而下學之功虛者就中道而求之而道於

是乎得矣其不能者君子且奈何哉然則學者亦當自勉而已矣豈

可以為不可幾及而欲其更道以徇人耶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此章為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發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以道殉身是道從身施功實也以
身殉道是從道而隱趙註

孟子說君子一身與道爲體者也身固不能離道道亦不能離身是
故當天下有道之時則此道緊隨其身身既出而事君即以道而
致君也身既出而治民則以道而澤民也蓋君子遭時之治則身顯
而道行也當天下無道之時此身緊隨道道既顯則身不容不
退也蓋遭時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也隨時之
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君子之處世只有此兩端
而已朱引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人是從人孟子主意正在此一句當時仕者皆以道殉人者也故
發此言存疑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兗

留明堂

夫以道殉身以身殉道君子出處進退無往而不與道俱此吾之所
聞也若夫身顯而道不能行惟知枉道以求合道屈而身不能隱惟
知希世以取容此以道從人妾婦之道耳以道從人又烏有所謂道
哉未聞以正道而反從乎人者也趙註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此章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朱子

滕更是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若在所禮言安答見禮也趙註

公都子說滕更以問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之門若當在禮貌之中而
每有質問夫子不答果何故也趙註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
不答也滕更有一焉

挾者兼有而恃之稱是恃已驕人的意思勲勞是已嘗有功效於師

故是已與師有舊好昔所不答言皆所不當答二謂挾貴挾賢以國
君之弟固有貴可挾以諸侯子姓而能從師受業亦可見其有賢可
挾處朱引

孟子說學者之從師也不徒有求教之禮而貴有受教之誠蓋師也
者師其道也若矜其爵位挾貴而來問恃其才能挾賢而來問或挾
長而問恃其年加於我或挾有勲勞而問恃其有功於我或挾故
而問恃其有故舊於我五者之中但有一件其求教之心便不誠篤
雖有所問皆在所不當答也蓋受道者以虛心爲本有所挾則私意
先橫於胸中而不能入矣今滕更來學而不免有挾貴挾賢之意挾
此二者則不勝其滿足之意焉此我之所以不答者正欲矯其矜已
之失而發其尊師重道之情也豈爲吝教乎哉直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手

留明堂

此章言過不及之弊也上二項同是不及之弊對下句便是一不及
一太過不可以進銳退速貫上二項作一事說朱子

已是止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以處事言所厚是所當厚者以待
人言此言不及者之弊朱子

孟子說君子立身行事有不可不用其心者有不可過用其心者但
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繼也不然則皆未免有過不及之弊矣以處
事言之凡事有關於綱常切於性分此在所當爲而不可已者也若
於所不可已者領止之而不爲則因循怠惰必至逡巡畏縮視天下
之義無一可擔當而無所不可已矣豈復能有任事之力乎以待人
言之凡人有情愛相屬分該相親此在所當厚而不可薄者也若於
所當厚者顧薄之而同恤則私刻薄惡必至殘忍少恩視天下之人
無一可親厚而無所不薄矣豈復有仁愛之情乎直解

其進銳者其退速

此用心太過者以修爲言不但爲學爲治亦然如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與上節自是三項

以修爲言之功固有所當進然亦有所當循若志意太高工夫太驟其進非不勇猛鋒銳而氣過激則易衰力太竭則難繼即此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其退必速矣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豈能望其有成乎夫是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君子有爲於天下豈可不懲其弊哉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此章言君子之施仁有等級而不混也上是不混下是有等既有輕重之等則先後亦在其中但正義主於輕重之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至

物謂禽獸草木愛是愛惜不暴殄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仁是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仁字是用親

是恩意親切比仁字猶加厚如所謂事親敬長慈幼是也愛若厚官則包仁親若並言則當分別皆偏言之仁也

孟子曰天地間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則親也民也物也皆吾之一體也皆吾之所當愛也知其分殊則有親疎貴賤之等而吾之所施

不容以無序矣故君子之於物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愛之也至矣然品節雖嚴取用不廢亦但愛之而已而未必有治教漸摩之理

則愛之弗仁也其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仁之也至矣然好惡雖同而恩義有間亦但仁之而已而未必有天倫維繫之恩則仁

之而非親也夫仁而非親非故新其恩於民也以民視親親疎本自不同君子惟親其親而因推吾之親親者以仁其民自不得以待吾

親者而聚施之民也便於民亦親之則何以別於吾親也乎愛而

仁亦非故斬其恩於物也以物視民貴賤本自不同君子惟仁其民而因吾之仁民者以愛乎物自不得以愛吾民者而聚施之於物也

使於物亦仁之則又何以別於吾民也乎夫親親仁民愛物統而言之則均謂之仁分而言之則各有其等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

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此章言君子之爲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

急先務如堯之欽天授時抑洪水之類舜之在囿墾田衡以齊七政

是也急親賢如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稷契爲憂

是也急親賢如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稷契爲憂

爲已憂是也知所當務所包甚闊不可竟以親賢當之此章乃兼論

知仁非論知仁相爲用也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

仁以實之物是事

孟子說知以明理仁以愛人二者不可偏廢然不識其全體則知之

不周愛之不廣此狹用其心者也而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

神弊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量盡於不流此泛用其心者也是故知

者雖無所不知也然天下之事多矣必欲物物而知之則知不能備

若游哲古今稱大知者至堯舜而極然亦非物物而偏知之也其
急者亦惟先務是圖如授人時治洪水齊七政輯五瑞之類是已此
外一日萬幾雖未嘗不加之意而政教之大綱不與存焉即堯舜之
短亦有所不暇聞耳況知不如堯舜者乎曰如天曰好生古今稱至
仁者亦至堯舜而極然亦非人人而偏愛之也其所急者亦惟急
於親賢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是已此外
百工庶績雖未嘗不加之意而民物之大計不與存焉即堯舜之仁
亦有所不暇及耳況仁不如堯舜者乎於此知仁知之有要務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不能是總行總是總麻總麻三月小功五月
皆服之輕者豈是放飯流歠是大飲縱意啖飯也流歠是長飲長飲
無節也此不敬之大者齒決是斷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是講求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聖
之意上文言知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乃知仁之大者此取
於喪服飲食以議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開結
上文當務急親賢為務二務字 新安陳氏
親堯舜之所急則知知仁各有所當務矣乃若知不急先務仁不急
親賢而惟瑣細之是圖譬之喪服三年之喪是重服總麻三月小功
五月是輕服乃今於父母重喪不能自盡却於總麻小功之服計論
之必詳焉又譬之飲食放飯長飲是大不敬齒決乾肉是小不敬乃
今於放飯流歠之大過不知自檢却於乾肉不齒決之理講求而不
置焉若此者舍重而圖輕見小而遺大是之謂不知務之也也知仁
不知所務何以異此誠知仁之大體者宜於此取焉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六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肅校閱
靖子重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
所不愛及其所愛
此承前篇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思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及親
也 朱子
不愛是所不親愛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仁者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所不愛者此亦所
謂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之意蓋理一分殊之說也故民亦吾所
愛也視親則為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又在所不愛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一
孟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君以好生為德乃若殘忍少恩不仁哉
其梁惠王也夫仁者之心至於愛人故其用愛無所不至親其親矣
而又推親親之心以仁民仁其民矣而又推仁民之心以愛物充其
念必至於無所不愛而後已這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而亦愛
之也若此不仁之人偏於殘忍故其殘忍亦無所不至薄者薄矣而
厚者亦薄疎者疎矣而親者亦疎充其念必至於無一不愛而後已
這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而亦不愛之也仁不仁之分其端其
微而其流如此 南軒張氏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
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謂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復之

是復戰于弟請太子申劍是從死也王本意不是驅兵敗被殺則劍驅之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朱子

公孫丑問說夫子以梁惠王爲不仁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何說也孟子說人君以土地視民則加重在民而土地爲輕以民視子弟則加重在子弟而民爲輕此夫子較然也梁惠王始初以土地之故爭地以戰其民死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將欲復戰恐不能勝復驅其民受子弟殉於行陣之閒受其身先士卒而致死亡之禍是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惟其徇欲而從施放橫放逆施莫之紀極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殘忍如是非不仁而何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六

二

新明堂

此章春秋諸侯兵爭之罪也新安陳氏

春秋是指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無義戰是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是說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是也此句要見得總是無義其戰意家引

孟子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此春秋所以作也是故每書諸侯戰伐之事或書名以示貶或書人以示譏無有一件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容有假尊王之名爲彼善於此者如召陵之師責包茅之不供此類是也然則特此於叛義恃禮之舉爲稍優耳要之皆無義其戰者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此是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敵國是同爲諸侯者此條正解上

文春秋所以無義戰之義家引

春秋所以無義戰者何也蓋征者以上伐下之名諸侯有罪則大命方伯以討之征伐自天子出也若同爲諸侯不相上下這叫做敵國敵國之中有強弱弱家暴者當告之天子聽命誅討無有自相征伐之理使敵國相爭則無王矣春秋之義皆是敵國相爭以諸侯代諸侯不稟王命而自上下伐下也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家孔子之致廢於書法也家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此章孟子直反書意而言之所以按本來源而爲生民之命也家引書是載事之辭信是執於辭而信之朱子

孟子曰凡載事之書皆有重利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大義而巳不可執其辭而一一盡信之也仍盡信之而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惟無以識聖賢之心且適滋後人之惑矣不如無書之爲愈也家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六

三

新明堂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是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策是竹簡取一二策其餘不可盡信也朱子

何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彼武成一書乃武王伐紂既歸史臣作以紀事之辭也其簡爲周多然吾於其間僅取其二三策而已矣自此之外安能盡信耶家引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至仁指武王至不仁指紂紂是流流杵是春杵古人行兵各持春杵板杵之屬爲營壘備者家引所謂取二三策者如武成有云血流漂杵以理斷之凡仁人之師上

奉天討下順民心天下自然無與之敵者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可不戰而屈其兵矣何至於商人為敵而武王殺之至於血流漂杵也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蓋謂紂離心離德因武王弔伐之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紂乃商人自相殺非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說是言惟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此乃拔木塞源之論蓋辨殺者非義而亦不忍言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此章首言善陳善戰為大罪不引湯武之事以見其不用戰末節焉用戰是直說出本意與上三章意思相承皆救戰國兵爭之禍聖賢仁天下之心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異孟子說兵凶戰危本非國家之利也如有人自誇其能說我善為陳而整師行伍我善為戰而決勝交兵斯人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城以戰殺人盈城乃天下之大罪人不容於有道之世者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無敵是無與為敵南面而征以下又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夫善陳善戰不過與人為敵而已誠使國君好仁以寬代虐以治亂則天下之民皆將望之以為君而人自無與為敵者焉用此善陳善戰之臣為哉何以見之如湯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即說我等四方之國均之惟皆於虐政者也湯與民伐罪之師何不先來救我而使後於他人乎夫以成湯之師一出而人心莫望如此就有敵之者好仁無敵此其一驗矣

武王之伐殷也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車是兵車以皮殺其輪能其殺者兩是車致一車兩輪也虎賁是武士如今之親軍禁兵也三百三千言其不盛於兵威以矯我善為戰我善為戰之意

又如武王之伐殷紂也車三百兩而車馬未見其盛虎賁止三千人而武臣未見其多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無畏是無驚畏寧爾是來安寧汝百姓是商之百姓若崩厥角稽首是叩頭至地如厥角之下觸也崩不是崩墜只是垂向下之意此條重在此一句

三百三千宜乎其易敵矣然觀武王入商之初與商民說爾等不必畏懼我今伐紂為他志行暴虐使爾等困苦不堪故來安寧爾等與百姓為仇而敵之也商民歡欣感服都來武王面前稽首至地如獸角崩墜一般夫紂與王敵好仁無敵此又一驗矣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各欲正己是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

然所以國君好仁便能無敵於天下者何也蓋征之為言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如葛伯無道成湯則以大義正之商紂不仁武王則以大義正之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有不俟兵威之加而自服矣又豈有敵之者既無敵則焉用戰為乎然則人臣不以湯武望其君而但為陳戰之事遂功啓發使上下均被其殃其罪真不容於死矣

孟子曰梓匠輪輿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此章正意在言表蓋勉勵學者求解悟於條教之內也

梓是梓人匠是制木使成器者輪者以車所重在輪故制爲一工與則除輪之外凡車中事件皆其所制也規矩是法度可告者也巧是循規矩然後自得之妙新安陳氏

孟子說君子之教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在學者之自得而已如被梓匠輪輿其教人之法但能與之以規曰如此而爲圓與之以矩曰如此而爲方由其一定之制使人有所持循依據而已道是其可能者也至於由規矩而精熟之不疾不徐不甘不苦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是巧也則存乎其人也安能以此而教人哉蓋巧雖未嘗出於規矩之外亦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但非教者所能致力耳然則聖賢之道下學可以言傳即規矩之謂也上達必由心悟即巧之謂也若徒守成法而不能自得其妙於法度之中非學者也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六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袷衣鼓琴

此章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

飯是食糗是乾飯糗茹亦食也草是蔬菜蔬菜乃草之可食者故皆謂之草朱子

女即娥皇女英果是侍側若固有之言若平素所有存疑

孟子說常人之情處貧賤則多慕乎外處富貴則易動於中惟是大舜方其側微之日所飯者乾糗而粗糲不堪所茹者野蔬而芻蕘不足貧賤極矣舜之心乃不以此爲歎而安於所遇若將窮約以終身焉非惟不冀未來之富貴且忘見前之貧賤矣及其升於帝位之後被五章之服鼓五絃之琴且堯之二女侍之富貴極矣舜之心亦不

以此爲泰而視之漠然若已之所固有而不與焉非惟不見已性之貧賤且忘見前之富貴矣當其未富貴之時絕無富貴之心及其富貴又若素富貴之人蓋聖人之心純是一團天理窮約也是如此豐樂也是如此略不爲之動此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也非自然有得於性分之理者忍能如此哉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此章孟子因事致戒使人知所謹不輕於殺人也

親謂父兄一聞是我往彼來聞一人耳與自殺無異

孟子有所爲而發曰吾今而後乃知殺人之親於情爲甚重也何也人之有父兄猶我之有父兄也今人但知殺人之父兄便以爲快不知人情無不報之仇吾以是施之彼必以是報之殺人之父人亦必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七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必殺其兄然則初心本非忍於自殺其父兄也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殺者非我而所致其殺者則我也然則非自殺其父兄也此往彼來特謂一人耳其實是自殺之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此章孟子舉關之一事而言其失先王之意也

禦是止暴是暴亂

孟子說事有在古爲良法而今卽爲弊政者不特大者爲然如一關也而古今所以爲關之意則不同矣古之爲關也重門擊柝以時啓閉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爲之皆有內外之選則以節制出納之將以禦止暴客議察非常而巳初未嘗征其稅也

暴是暴虐

今之爲國也誠防不測而稅課是圖特以征稅出入之人易暴虐而

已古人禦暴之處適爲今人行暴之資以利爲國雖古法之尚存者

亦皆轉而爲一己之計矣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天下事莫

不皆然豈特爲國之暴而已哉商軒張氏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此章與論語鄉州里行乎哉意同存疑

身不行道以行言之不行是道不行使人不以道以事言之不能行

是令不行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而

言妻子者非專爲妻子也言妻子至親近尚不可化不可令况他人

乎象引

孟子說斯道本通於人已之間以此行已以此率人皆未有能外是

道者也如使身不行道綱常未立倫紀弗修則已既不正焉能正人

雖妻子至近欲責其妻並妻道子盡子道亦將導之而不化矣况其

遠者乎如使人不以道動作非情驅役無理則已所不顧焉能強人

雖妻子至親欲責使妻從夫令子從父令亦將驅之而不應矣况其

疎者乎然則欲導之即行令之即從無他惟在本諸身者皆合於道

而已直解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伐

此章言人當積累其德也上句起下句象引

周是足言積之厚周於德者理明而氣充也邪世如所謂世衰道微

邪說暴行又作是也存疑

孟子說君子遠世非難自處爲難蓋世之邪正係乎人而德之修否

存乎我也故人之爲生有遭凶荒而飢死者由於利之不足耳焉使

家有餘資稟有餘粟財貨如此充盈雖當凶荒之年可無匱乏必不

至於飢餓而死是周於利者之足以自勝如此若夫人之修身有當

邪世而搖亂者亦由於德之不足耳苟使仁義備諸已道德積於身

有定見有定力雖當淫諂之世亦必不至於爲所搖亂而改其素矣

蓋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快一善之長而

自以爲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爲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慮

於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積之不厚君子不思乎世之難處而思乎

德之不周廣說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虞源補氏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單食豆羹見於色

此章言觀人之法即孔子察其所安之意也象引

讓千乘之國凡可以取而辭之未可以與而與之皆是非非其人其

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象引

孟子說觀人者不當據其迹而當察其心不徒利其名而審考其實

如讓人之所難能也以千乘之國讓人人尤人之所難能也然有一等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

一簞之食一豆之羹通雖小節處必然辭較而見於顏色之間矣

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慕讓之美名而勉強爲之耳然這讓

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單食豆羹必見於色故觀人者不於其所爲

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朱子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此章言爲國之大要也商軒張氏

仁者德之首賢則總言其有德耳乃仁德之賢人也不信是不信用

空虛言若無人然朱子

孟子說爲國之道固多端而致治之要有三事是在人主知所重耳

今夫國之所恃以充實者以有仁賢也。惟在人君能信用之。則君有
所恃賴國其有不空虛者乎。五經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是中正之制。義即其所以為是禮者之理。五經

國之所恃以綱維者以有禮義也。禮義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有之
則自身以及國君皆臣民父子而上下所親治也。苟無禮義
則名分無以辨。民志無以定。將上陵下替。日入於悖亂而莫之救。則
上下亂矣。五經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政以大綱言事。是其中節目。五經

財用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十

禮記

國之所恃以充實者以有政事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然其具雖有
姓足而君無不足焉。苟無政事則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將
民貧國耗。日憂於匱乏而財用不足矣。此三者為國之大要。人君所
當急圖之者也。五經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此章言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五經

得國是得土地。如田氏之於齊。三卿之於晉。是也得天下。是得丘民
之心而混一天下。五經

孟子說天下雖有適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且如不仁之人。本
不可以得國也。然或遇昏庸之會。肆其私智而盜千乘之國者。嘗有
之矣。若以不仁而得天下者。普天下萬邦之廣。欲以術而得之。而天
下之大。不可以勝也。欲以力而制之。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也。

雖得土地於一時。然不能得丘民之心。亂亡亦相踵而至。適以速其
滅亡耳。求其能成混一之舉者。千古以來。未之有也。蓋必如三代之
仁而後可。望天下之歸。豈非一國之小可。而天下之民。心未易得
耶。五經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此章論君民社稷之輕重。因當時諸侯皆以南面之貴自驕。而視民
如草芥。故孟子抑彼伸此而為言也。五經

民為貴。只是西天西地。能勝子之意。社是土神。稷是穀神。建國則
宜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繫於
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五經

孟子說人皆知君之為尊。社稷之為重。而不知民之所係更甚太極
以我言之。民雖至微。然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雖無可尊之勢。而何可
西書本義集說

西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十一

禮記

民之形。民其至貴者也。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雖
係一國之大事。然亦為民而立。而報祀亦為民生而報也。不可與民
並論矣。是社稷次之。至於君雖為人神之主。然君之尊。又繫於二者
之存亡。又不可與二者而並論矣。是君為輕也。五經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得是得其心。丘民是田野之民。五經

何以言民為貴也。蓋田野之民。雖至微賤。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而
為天子。若大天子。雖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封以為諸侯耳。諸
侯雖亦尊貴。然得其心者。不過為大大耳。又豈能比於得丘民之心
哉。是民為重也。五經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

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一繼相須故社稷之立同其所亦同其祭也社稷壇相並社稷在東稷壇在西天子社饗方五丈畝五色土封之諸侯社饗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以黃土諸侯危社稷是諸侯為危社稷之行驕亢自居肆其私欲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自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將使社稷為人所滅變置是更立賢君朱子

何以言若輕於社稷也蓋諸侯之立所以主社稷也苟或諸侯無道為亂社稷之行者則當更立賢君而諸侯不能有常尊矣夫君位之安危係於社稷之安危是君輕於社稷也朱子

後世既成泰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兩變置字不同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社稷之壇廟而非改立其神也朱子

四書不義集說

下孟卷十六

十三

廣義

何以言社稷尤輕於民也蓋社稷之立所以佑民生也若犧牲既潔泰盛既潔祭祀不失其時矣乃武恆賜而旱乾或霖潦而水溢則變置修將為民請命社稷於他處而祀之而亦無常享矣夫社稷之更置係於民生之利害是社稷雖重於君而尤輕於民也今而觀之國以民為貴不益可見乎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社稷使其知所輕重者如此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恐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朱子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此章言伯夷柳下惠為聖人美其德也朱子

聖人是行造其德者百世言其道也師字只在下開風而興起內見

得興起是感動憤發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此句最重親炙是親近而薰炙之不必兼一世言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上文俱非親炙者餘見前篇朱子

孟子說行造其德之謂聖人而謂之聖人不但可法於當時雖一世至百世猶可以師表於無窮也若伯夷柳下惠便是其人也蓋伯夷往矣而聞其清之風者即愚頑之夫亦變而有廉隅快懦之夫亦變而有立志無不以其清為師也柳下惠往矣而聞其和之風者即偷薄之夫亦變而為敦厚鄙陋之夫亦變而為寬大無不以其和為師也夫以伯夷柳下惠振起於自世之上而能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發而興起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蓋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其德既已造於聖人自足以師表百世故吾斷然以二子為聖人也百世之下猶興起如此而況於親近而薰炙之者其興起也當何如乎

四書不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十三

廣義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章言人外無仁而道亦不外是也朱子

仁也者人也是說此仁即是人底道理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仁也者人也所重在人未有合意下句方合之朱子

孟子說天下之理存之於心則為仁措之於事則為道人皆知吾性之有仁矣而不知此仁不是別物在天為生物之心在人為有生之

理即人之所以爲人者也然仁理也人物也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只說人不說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將這仁與人合而言之則有是人之身便有這仁之理以爲日用事物所當行之道是則所謂道也蓋一心之謂理然天理故動容周旋造次顚沛不可違也夫有此人即有此仁仁不在人之外而當此仁即成此道則道又不在仁與人之外而不可以遠求矣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漸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此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即大當可之道也
此章言孔子在末行之時說蓋魯既受女樂不欲爲此去又不欲爲者去故遲遲云云

孟子說君子當去國之日固亦各有其道焉昔孔子之去魯也自言說遲遲吾之行也魯爲父母之國寧過於親去父母國之道也及其於齊不合又嘗去齊矣其去齊也炊不待熟以手秉水取米而行時刻不少停焉夫義不當固所當去乃不俟終日非急道也蓋齊爲他國故寧過於急乃見幾明決去他國之道當然也蓋當可即是道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爲道當去齊之時則接漸而行爲道孔子之去國遲速各適其宜如此此所以爲時中之聖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此章言君子困窮不變道也
君子是孔子尼與厄同是因窮的意思上下謂君臣接是交接也
孟子說孔子大聖安乎行無不得然當時曾厄於陳蔡二國之間者蓋君子處世上而其君用之則其交在上下而其臣爲之則其交在下當時上不知孔子而無能用之君下亦不知孔子而無能薦之臣

上下無交是以道不行而不免於厄耳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與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此章言人顧自處何如盡其在我者而已
貉姓貉名理是類不理於口言爲衆口所訕也
貉稽問孟子說貉每遭人之訕謗而大不理於衆口奈何蓋未免有尤人之意而不知自反矣

孟子曰無傷也士惜茲矣

無傷言無害惜字當作惜是增益的意思
孟子說雖爲衆口所訕亦何傷也夫爲士者固益多爲衆口所訕耳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雖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是邶風相舟及大雅綿之篇悄悄是憂貌憂在心也慍是怒也
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殄是殄絕殄是絕失問是問問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怒亦不自墜其聲聞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殄文王孔子所以見其無傷也蓋其在我之意在言外見得然亦不必說出衛之仁人與太王
試把自古聖人憤茲多口的來說詩邶風相舟之篇曰憂心悄悄見怒於羣小人多聚而非議賢者此孔子之問也大雅綿之篇曰雖不能殄絕人之慍怒亦不自墜其聲聞之美此文王之問也夫孔子文王皆大聖人也孔子尚不免爲羣小所慍文王亦不能必人之不怒已士憤茲多口如此然則衆口何害於子乎君子惟患在我者有未盡耳謗言可無恤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此章言以明昭昭開者以開以開貴明開者念迷賢者可達誠今之非也

昭昭是明昏昏是闇今字指當時之治人者言自諸侯至於大夫凡有治人之責者皆然

孟子說自古聖賢之治大率自明明德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已及人自內達外都有箇本原故賢者欲求於天下必先求於身在我之明德既明然後有法制禁令以使家國天下之人尚歸於明德這便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今之為治者則不然不求諸身而求諸天下未能皆察克治以自明其德徒然以法制禁令責人欲使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這便是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矣此賢者之治不令而行今之治所以雖令不從也有治人之責者何不先於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十六

自治也

○孟子謂萬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此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舍而弗修猶茅塞是塞窮為善之不可不也

徑是小路蹊是人行處介然是條然之頃用是出路是出路為路是少頃為間不用是承上句說茅塞是茅草生而塞之

孟子謂萬子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易發而難窮在學者於善端發見之際深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質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試觀山中小徑可容人跡之處本非大路若使倏忽之頃往來繼由之者不怠則向之小徑可成大路然雖成路矣使少頃之間人迹不至則茅草復生前路阻塞而不可行矣矣此

一山徑之蹊介然共由則成路甚易為間不用則阻塞不難可見誠理即人心之大路物欲即人心之茅也今子才心未嘗不明向道亦非無路但存養未幾而於可資池則理義日窒就如茅草之塞路一般今茅塞子之心矣不可不知所惕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此章言於道藝之迹不足以知聖樂也

聲是音樂尚是加尚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高子說先王如夏禹周文王所作之樂雖一般是治世之音然自今日觀之禹之樂比文王之聲似猶高出於上者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跡

何以言之是窮其立言之意追是鐘紐紐是鐘木蟲言鐘紐將絕有似為蟲所留的模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六

十七

孟子謂萬子曰禹之聲過於文王果何據而云然高子說樂之優劣視人用之多寡吾觀禹時鐘在者其鐘紐如蟲留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誠是車轍迹兩馬是一車所駕者

孟子說足奚足以知聖樂之優劣哉試觀城門車轍之迹猶深於城中之是豈一車兩馬之力遂能使之然乎蓋日久車多所致耳蓋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歲雖久而紐欲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其優劣也

○齊饒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此章言聖賢處世發言舉動各有其時也

是齊邑名發棠是發棠邑之於以賑民復是再為之市

先時齊國膏粱孟子當勸齊王發棠邑之粟以賑貧窮時人賴之至此又復饑國人復有發棠之說陳臻乃問於孟子說齊國之人何因夫子一言得家賑濟今歲復告饑民則就以發棠之請當了故事指望夫子再為之言由陳觀之謂人之屬望雖殷君子之自處當重殆似不可復請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吾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卒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馮是姓婦是名手執曰搏卒是後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是適負是依山曲曰嵎是謂笑之是笑其不知止

孟子曰君子之於非當為則止則止以我今日在齊若復為此則是為馮婦也吾人有馮婦者善能徒手搏虎既而悔其所為之非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

六

孟子

卒能痛改前業而為善士似可為善矣忽一日行至野中見眾人逐逐一虎虎急而依負山嵎據險自固眾人遂無敢撓觸其怒者遂見了馮婦是素能搏虎之人相與趨而迎之馮婦此時若改悔之意果堅便當謝絕眾人矣乃不覺故態復形自車中攘臂而下急欲逞技於眾人之前那眾人都感他為已而下車莫不喜悅殊不知此眾人之見耳若夫知禮義之君子聞之方笑其可止而不知止矣我若復勸王發棠是亦不知止也安知為士者不以我為馮婦乎蓋是時齊王已不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可見世之勇於為善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為之善亦足以取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此章孟子於性命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資成於已也

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性也言此則是性也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論貧賤富貴有命焉言蓋有命存焉須是安於定於不致少過始得君子不謂性即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

孟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仁義禮智天道之理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於欲之所在則言性而不言命雖有不至而必欲求之於理之所在則言命而不言性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是只見得一邊而已若君子則異是也且以口之於滋味目之於采色耳

之於音聲鼻之於香臭四肢之於安逸不勞世之人於此則言性矣然是皆氣稟之所有而上智之所不能無者固是性也然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

亦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富安之於理君子於此則惟命是安不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或我可以得而必極其欲也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

九

孟子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仁義禮智性也天道者即其渾然之全體也此命字專指氣而言太凡清濁厚薄之稟及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命也以氣稟與所值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論智愚賢不肖有命焉言蓋有性存焉須是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君子不謂命是限制道心欲其無不及也

若夫仁之於父子也有至有不至義之於君臣也有盡有不盡禮之於賓主也有恭有不恭智之於賢者也有哲有不哲聖人之於天道

於賓主也有恭有不恭智之於賢者也有哲有不哲聖人之於天道

也有純有不純世之人於此則言命矣然是五者在我們則有厚薄之
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固是命也然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如何
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如舜遇特輟同是所遇孰救然舜惟
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又如聖人之於天道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
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僥雖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之
不同然其性善可學而至君子於此則惟盡是性而自成於己不謂
吾命已定而不可復移也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
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
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到入說性處却口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
性伸此抑彼要之示人以遇人欲而擴天理耳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此章論人品是主學言自善至美此猶是成己事體之所以立也充
四時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三

實而有光輝以後則兼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善之誠立而用
有以行也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
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爲聖而不可知則神矣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
外此而已

浩生是姓不害是名齊人也善人只是渾然一箇好人如爲君仁爲

臣機爲父慈爲子孝是也信者實有於己而不失之謂

浩生不害問說樂正子他是何等的人孟子說人之造詣固由資稟

也要學力觀樂正子之所至則可謂之善人矣然亦可謂之信人矣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爲善信之行謂何 趙氏
不害又問如何叫做善如何叫做信 趙氏

曰可欲之謂善

可欲是說這人可愛更無些憎嫌處此便是他不可欲處人便欲飽
孟子曰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不可惡此人情之所同也
若其爲人也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這便是渾然
一箇好人則可謂之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有諸已是真誠有此善也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夫善人者其善之實也其知之而勉強慕焉未必其真以爲
然而果能不失也若夫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偽
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三

充實之謂美

充實是充滿積實二字平說不可謂充之而至於實有諸已之謂信
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
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實凡應事接物道理都從裏
而流出來而無待於外

善信固有可稱然義理無窮聖賢的學問尚不止此蓋有諸已則已
是知至意誠之事然又須見於實踐方得若夫既信之則其行必力
其守必固如是而己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
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潔而無不善之雜是則章美內含而無待
外求矣乃所謂美人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字全在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

而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也此是工夫到後自然之符驗中庸之誠則形是也

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滿滿布洋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身也則昨而盡費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所謂大人者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化是化其大之迹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大而未化是暢於四肢尚有矜持矜持則尚有造作到工夫熟然後從心所欲無矜持其造作都無形迹可見聖以全體至極言

即書本義集說

下孟

三

體形迹之閒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混然無迹不待於思慮不假於勉強從容自然與道為一而非人力之所勉為矣不謂之聖人乎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不可知是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另有一等神人但聖人中有不可知者便是神也亦有聖而未神者如云湯武反之也為人聖域而不優雖亦聖人然少讓矣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二之中言在善信之閒言在二者之中則其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

矣

若樂正子之為人有人有可欲之善而無矯偽之私其造詣所至蓋在善信二者之中至於美大聖神的地位則資稟有厚學力未充猶在四者之下也然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學之不可已也如此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此章為當時儒者待楊墨而不得術者而發也
逃是去歸是來歸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楊之受墨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矯偽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

即書本義集說

下孟

三

今楊墨之徒執迷不悟固難聖其以吾道為歸矣如使天理未盡而亡人心不終錮蔽迷而歸之則亦有之然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為墨氏之學者惡務外不情而逃之必有所歸然未能便至於聖人厥務外則舉近實歸於楊者其勢然也若又服其太簡則必求大中正之歸故逃楊而必歸於儒者亦其勢然也夫吾儒之所以痛排楊墨者以楊墨之能害道耳今既以道來歸則為吾儒者惟當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一言近道則因言而啓發之使不惑於吾道之歸一事近正則因事而指引之使不礙於至正之路斯受之而已矣不可追其既往而拒絕之甚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

放豚是走出去的猪豎是猪圈招是用繩拴縛其足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

方今之世。既難得剛邪衛道之人。即有能倡其說而與得道者。却又一切以先入之成心。不平之客氣。務要與他相持到底。不肯放寬。湯既歸於我矣。猶咎其曰。為非之非。仁既歸於我矣。猶咎其背日兼愛之非。義深惡痛絕。使之無地自容。就如此追趕放伏的猪一般。臥入其豎圈而制之。使不得奔走亦可矣。又從而拴縛其足。使一步不可行焉。如此則彼不得其所歸。而吾亦不免於過當。故已歸者苦其嚴。而思叛未歸者畏其嚴。而不來是豈盡至公之心。而得為聖賢之造哉。有衛道之心者。其思所以待之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此章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尹氏

征是賦。布縷。如今之絲絹麻布。粟米。如今之夏稅秋糧。力役。如今之

常差。做工是也。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並征之耳。用其一。是一時併用二端也。用其三。是一時併用三者也。殍是餓死的人。離是離散。

此孟子言之以警夫取民無度者。新安陳氏

孟子說為人君者。天下之財力皆其財力。其勢不容不取乎民。所實取之以時。不至於橫征虐使。俾民不堪命耳。故自古征賦之制。有三件。一件叫做布縷之征。是自五畝之宅出者。一件叫做粟米之征。是自百畝之田出者。一件叫做力役之征。是丁口所出者。總舉征賦之

常數。一歲只有此三者。然君子雖例得取之於民也。而於催科之中。寓撫字之意。用其一而緩其二。如布縷取之於夏。則粟米力役在所

緩也。粟米取之於秋。則布縷力役在所緩也。力役取之於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緩也。是故上無誅求督率之擾。下無饑饉流離之患。有賴

有此耳。苟一時而並用其二。則小民奔命不給。有仇死而轉於溝壑。

者矣。一時而並用其三。則小民室家難保。有父子逃亡。而散於四方者矣。夫使百姓困窮離析。無以聊生。危亡之禍。可立至焉。為國者不可不知。漢說

○孟子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此章言實得其寶者。安其寶。失其寶者。危。尹氏

寶是其所寶重而愛惜之者。孟子說萬物中難得而可貴。都叫做寶。然寶得其寶者。則安。寶非其所寶。則危。不可不慎也。若夫諸侯其所寶重而愛惜之者。不過三件。而已。彼國有土地。錫之天子。傳之先人。乃基業之所由繫。非是則無以立國矣。此第一件當寶也。國有人民。賦稅為我供養。急為我使。乃根本之所由固。非是則無以守位矣。此第二件所當寶也。國有政事。利以之興。害以之除。乃紀綱之所由植。非是則無以保土地而理人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三

民矣。此第三件當寶也。諸侯能知此三者為國大寶。而念念謹守。特時修飾。使之無一些玷闕損壞之處。則國祚安。而遺澤及於子孫。不止於一身無慮而已。至於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若以之為寶。而徒給於耳目之玩。則內以嗜欲喪志。外以徵求剝民。擄奪將與危亡立至。此身且不免於受殃。而況能常有此珠玉哉。有國家者。所當慎也。直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此章言小智自私。有取禍之道也。南軒張氏

盆成是姓。括是名。小有才是才之小者。盆成括方仕於齊。孟子適料他說我觀盆成括。非享壽祿之器。今雖

盆成括方仕於齊。孟子適料他說我觀盆成括。非享壽祿之器。今雖

盆成括方仕於齊。孟子適料他說我觀盆成括。非享壽祿之器。今雖

盆成括方仕於齊。孟子適料他說我觀盆成括。非享壽祿之器。今雖

可勝用也

充是滿如擴而充之之意達如導水自缺於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其中惟達而後能充也擴此心之用無少差過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闕則謂之充字是穿穴竅是踰牆皆爲盜之事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然之量也承上文只是

一意但說到害人與穿竅以示人之知所達耳
如何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卽是仁如不仁之事至於處心積慮要坑害人皆有所不忍者也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凡一切自私自利不便於人之事件體貼將此心不忍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仁之全體在我由是而親親仁民愛物愛無不彼而仁之爲用不可勝窮矣如何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卽是義如不義之事至於穿穴踰牆而甘爲盜賊皆有所不忍者也人能推所不忍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天
爲以達於其所忍凡一切擴心昧已不合天理的作件檢點將此心不爲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義之本體在我由是而正家正國正天下其宜無所不得而義之爲用不可勝窮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爾汝是輕賤之稱其是其心慙忿而不甘受者此一節事雖微而顯念齊慶源輯此
仁義在人固不可不充矣然義之爲道甚廣而充之事多端尤當推類以至於盡者也彼人以爾汝輕賤之稱加諸我雖或有貪昧隱忍而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所慙忿而不甘受之者夫其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慙忿而不肯受者乃其實也人能卽此而充之反已自修凡自取卑屈於人者皆不肯爲則無所在而不爲義也夫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也存養之不加檢察之不

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本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充所不受以達之於所受而無稍涉漏則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到處光明正大安往而不爲義哉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信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信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士字指在我信之之字指在人此一節事至微而理愈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節是採取之今人以舌取物曰信卽此意也味之類二字所謂特舉以見例也語默雖細事但有意採取人心術便不光明所以爲穿窬之類存疑

不特此也又如士未可以言而言本不必說自家却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做人是以言信之也如今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爲隱晦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元

要使他來問我是不言信之也若此者比於甘受爾汝又爲細微豈若穿窬不義之甚哉然其事雖隱微而便依語默皆有意採取於人則心術暗昧亦非義理之正是皆穿窬之類也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法之卽一語一默之微至纖至細處亦不容不謹

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此章孟子自解其言欲使立言者必本六經爲法者必法三代也遠近字不可太拘雖目前淺近之言卽至理所在便是指遠不下帶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
孟子曰不知道者務爲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

又節淺而無深遠之趣非善言也惟言近而指遠者不出民生日用之常而測之而愈深察之而愈遠達等的言說才是微上微下可以垂世而立教斯為善言也夫不知約可守之則思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非善道也惟守約而施博者所操者簡要而約而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達等的道理才是有體有用可以經世而宰物斯為善道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達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我觀尹子之言不出目前之近事而至遠初不外是焉若不下於衣帶之近皆人之所能知能行而理則有當然之則有所以然之故原於天命具於人心皆至精至微而不可以言近言也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天下平謂天下各修其身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三

我觀君子之守只就一身本分之內固然自修初無實效於人之處惟修其身而已吾身既修則正己而物自正由是而家齊國治而天下由此乎皆其所推耳夫一修其身天下自平其守一何約而其施一何博哉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芸是治田以喻身是起下文所求於人者重專欲治人也所以自任者輕略於自治也此言不守約而務施博者之病夫守約可以施博則人安以修身為重矣芸人田也今不務守身而徒欲治人與農夫必先芸己田而後可以芸人田也今不務守身而徒欲施博其為病也便是舍己之田不芸只管去替人芸田的一般所求於人者重而欲人人各修其身而所以自任者輕而不能自修其身也此則不守約而務施博者天下罕有是理說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此章言聖人盡性君子所以復其性也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乃所以性其性也但自其率性而言則曰性之指其人而言則曰性者反是復之字指性反之是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身之是兼用功而言反之是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

孟子說聖人之德原其始雖有安勉之異然及其成功一也以堯舜言之其知為生知其行為安行乃所得於天者無所污壞不假修為乃天性渾全之聖人也以湯武言之其知則思而後得其能則勉而後中便是賦性不能全而修為以復全那性底乃能反其性以至於聖人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三

動容以顏貌言周旋以動履言中禮是細微曲折無不中禮盛德之至謂一身渾是天理故行出來都是理為生者是欲使生者感我之是常經德猶曰庸德如子臣弟友之道之類是也同是曲能盡其道便是不同言語必信是言之必行非以正行言非欲為正行而然也正行亦無甚不好處但聖人不用著意耳正行就在言語必信內不如下三句為屬動容周旋中禮看言動容周旋中禮固是自然而然此三者亦皆自然而非有意而為之此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不是指堯舜言此一節是由仁義行者也君子行法以俟命則所謂行仁義者象引性之之德何如彼其動容周旋之間一皆中於禮者乃其盛德之至自然中而非有意於中也勝乎哭人之死則極其哀慟乃聖人

之心無有不誠。一見死者誠心所發。自然哀傷。不是欲生者之我。而與哀也。於經常之德行之無所回曲。乃是聖人秉性自然不同。不是以絕德不同。自有得祿之理。故勉強要做人。以求開達而得祿。而不回也。既言之必行之。而言語必信。乃聖人至誠之意。所言者自。然莫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非勉強要行些好事。以求踐其言也。此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性之德也。孟子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如爲君而仁爲臣而敬。子孝父慈。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行法是依法而行。命字兼吉凶禍福。孟子

若夫反之之君子。則未能如是之自然。惟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如動容周旋之禮。哭死之哀。經德之行。皆天理之當然。法之所存。吾人所當從事者。若夫吉凶禍福。則天之付於人者。有定命。非我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三

所能必。君子惟法之所在。循而行之。求得者必得之。既得之不失之。至於命之吉凶禍福。一俟其自至。而略無趨避。就避於其間。焉。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已與天爲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爲一。已未與天爲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此雖出於勉强。未能無意而自然。然已非有所爲而爲之矣。此反之之事也。便行而熟。大能化財。亦聖人矣。孟子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此章主於說大人言。孟子

大人以位言是當時尊貴者。親是極之巍巍是富貴高顯之貌。所謂巍巍即指下文云也。藐者正是不以其貴勢威嚴爲事。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蓋主爲說時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孟子孟子說空游說之上。欲進說於王公大人之前。往往視大人太尊

已太卑。不勝其畏懼之心。志氣有所傾伏。則必不能展底蘊。顯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而反徇之。所以理爲勢屈。而不言不盡意耳。自我言之。凡欲說大人者。則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不把他的富貴高顯之貌。著在眼裏。則志意舒展。言辭得盡也。孟子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金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八尺曰仞。榱題是椽頭。食前方丈。言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堂高數仞。兩句是宮室之盛。食前方丈。兩句是逸豫之樂。般樂飲酒三句。是晏遊之設。此皆所謂巍巍也。古制是古聖賢之法。皆之一字。所護固虛不止不爲上文云者。而止當依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三

我以吾義。則何也。彼大人者。堂有數仞之高。榱題有數尺之長。不遇宮室壯麗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爲此侈靡之事也。金前方丈之廣。侍妾有數百人之衆。不遇饌食聲色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爲此奢縱之事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而田獵且每出一遊。則後車隨從者有千乘之衆。不遇快意適觀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爲此荒亡之事也。若此者。皆其所謂巍巍然者。而我皆有所不爲也。夫在彼者既皆我所不爲。而在在我者。則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又皆古聖賢之法。制也。是我重而彼輕。我大而彼小。吾何畏彼之有哉。此孟子特以當世之士。以道衡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耳。孟子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

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此章言寡欲為養心之要也

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欲只是減少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事又要便是多欲多字對寡字說就要多些子便是

孟子說人之有心乃具衆理而應萬事之本誠不可不養而養心之道固不止於寡欲已也而實莫善於寡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衆人不察絕但不至於流耳誠寡之又寡不使其放縱而無所節制這便是養心極好底方法也何以言之只看其爲人也而爲寡欲者爲心未有不存者也雖有不存焉者然而寡矣其爲人也而爲多欲者焉心未有不存者也雖有存焉者然亦寡矣蓋眼前事事食要養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幾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食

切書本義集說

下志卷二十六

孟子

養心

要道儘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那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此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寡欲則人欲分數少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是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

曾子食羊

此章言曾子之事實而追論之須看不可忍字直是沒能離其思也

曾子是曾子之父嗜是好食之羊秉實小惠而罔又謂之羊矢

曾子曾生之日好食羊秉既沒之後其子曾參每見羊秉以爲尋父平日嗜此羊秉今雖有羊秉不能食矣食必思親故不忍食羊秉

孝子不忘其親之心如此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秉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秉曰膾炙所同也羊秉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雖而切之爲膾炙是炙肉羊秉所獨言曾子父獨嗜羊秉諱是避忌名做親名諱不諱姓膾炙食膾炙諱名不食羊秉諱姓公孫丑問說肉中有膾炙果中有羊秉二者孰爲美乎孟子曰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秉哉公孫丑曰膾炙固美於羊秉則曾子何必嗜膾炙而不嗜羊秉也曾子既不忍食羊秉豈亦不忍食膾炙也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秉豈忍於膾炙而獨不忍於羊秉也孟子說人之所好有同有不同以膾炙爲美而嗜之乃衆人之所同也以羊秉爲美而嗜之此曾子之所獨也人之所同嗜者食之無所觸父之所獨嗜者見之則有觸於心而不忍食矣譬之諱名者親之名而不取輕犯未嘗諱其姓而諱之者蓋姓是一家所同名乃一人所獨故名可諱而姓不必諱也知此則羊秉之思豈得此於膾炙哉學者於此但宜體孝子惻怛專一之至情而不可徒泥其迹也

切書本義集說

下志卷二十六

孟子

養心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此章言聖賢傳道之心衛道之志辨異端息邪說之微權也

孟是何不狂是志大簡是略於事進取是求達高遠進而取之不忘其初是不能改其舊進取不忘其初卻放在狂簡二字外說不是申說他蓋狂簡是目之之辭下文云云都是說狂簡之所以爲狂簡者如此

萬章問說者孔子在陳國之時知道之不行自歎說我初則落天下本爲行道計也道既不行何不歸來於我魯國乎吾黨後學之士大段資性狂簡志大而略於事求望高遠不肯改變其初心其狂如此儘可副我傳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歸也夫既曰狂士則亦非其上者矣而孔子在陳何不思其土者而取於魯之狂士耶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孔子字下常有曰字中道即中行有所不爲是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其次專指狂者若萬章問

孟子說孔子之思狂士非其本心殆有所不得已耳孔子嘗言中道之

所貴者中誠得中道之人而與之吾之願也今既不得其人必也其思得狂狷之士乎蓋狂者志向高明而期望甚遠狷者持守貞固而有所不爲也得這兩樣人激厲裁抑庶乎可進於中道也觀孔子之言如此此其心豈不欲得中道之士哉世教衰微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斯道又不可以無傳不得已而思其次此所以思及於狂士也何莫非爲道之心乎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又問曰敢問當時在魯之士何者則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宰字子張曾皙見前牧皮未詳其行大抵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孟子說當時孔子弟子在魯者如琴張曾皙牧皮這樣的人俱是狂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又問說狂必有狂之實敢問何以遂稱之爲狂士也

曰其志嚮慕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其志二字讀嚮慕然是志大言大的模樣人之志常於言見之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夷是平這字從上古之人古之人生來緣他動曰古之人古之人說得高了故平平考之蓋始未責以其高且從其日用平常而考之也掩是覆言平考其行則不能掩覆其言也

孟子說欲知狂之所以爲狂惟於其志觀之以言子狂者之志常嚮慕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不可得是不可得不得屑不潔是以不善爲不潔而不屑爲之此因上文所引遂並解所以思狷之意

夫孔子固有取於狂士矣乃其思及於狷亦自有說蓋中行而下狂士最高然這等樣人世間亦不常有惟狂者又不可得於是思得不屑爲不潔之士而與之蓋狂有志者也狷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亦能不失其身此所以謂之狷也以中行之士律之下狂

士一等此又其次焉者也取人愈忍而爲道之心愈益加切是豈孔
子之得已哉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之賊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憾是恨原與愿同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愿德之
賊言其似德非德實害乎德此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萬章因問孔子之所以取於狂者如此所以取於狷者又如此然孔
子又嘗曰人情不見親原過其門而不入則必恨之若過我之門而
不肯入我之室我亦無恨於彼者惟是於鄉原之人爲然乎蓋鄉原

之爲人似德非德實害乎德乃德之賊也方以其不見親就爲奈何
恨之有孔子深惡鄉原之人若此暇問其所爲何如便稱之爲鄉原

狂狷之外又有此一等人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天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
踴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爾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踴是獨行不進之貌涼涼是薄言不見親厚於人也善是人皆稱
以爲善人爾如奄人之掩閉藏之意媚是求悅於人此一句是孟子

說上都是述其言然亦未必是鄉原實有此言乃鄉原之志是孟子
代他說

孟子曰彼鄉原者務爲謹原而已彼狂者嚶嚶以古人爲志雖行之
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彼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爲不善二者皆不

顧流俗所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是爲己不爲他人彼鄉原
之意反議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也言誇大而不顧其行行闊略

而不顧其真每事便說古之人古之人何其大言而不慚耶又議
者說何必如此踴踴然獨行涼涼然寡薄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斯

世則但當爲斯世之人使舉世之人皆稱爲善人斯亦可矣此鄉原
之志也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

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惟是收斂閉藏不敢放出一句忤人之
辭展俗之事專務媚世以取容者是鄉原之行也孔子所以無憾於

彼而謂爲德之賊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無所往而不爲原人謂人皆慕之

萬章又問說一鄉之人公道所出今一鄉皆稱爲原人是其爲人無
所往而不謹原則無所往而不稱之爲原人矣原亦謹厚之稱若無

害於德也孔子乃深惡之謂其爲德之賊何也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天

非是說他不是刺是攻擊他流俗者風俗類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
然也汙是濁非輕刺重流俗汙汙世廣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居廉潔

以制行言故曰行似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真矣自以爲是向最重猶
所而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堯舜之道是大中至正實實之道

所以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全在自以爲是上

孟子說人之處世心術貴於光明行事貴於正直若鄉原之爲人欲
明指其失而非之則掩覆甚周無可刺之顧過欲伺察其惡而刺之

則閉藏甚密無可刺之微疵是固無筋骨底人東邊去趨來人西邊
去周全人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只看人眉

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其立心本無忠信之實而深情厚
貌恰有似誠篤不欺一般其行事本無廉潔之操而好名能諛俗有
似清介有守一般此正是闖然媚於世之去處故一鄉之衆喜其謬

軟皆欣欣然悅之稱以為善人彼亦自以為是居之不疑是以迷而不
知反終身為原人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
理之存於人心者所謂善也狂者自其所見而裁之亦可入堯舜之
道狷者自其所守而裁之亦可入堯舜之道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
於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竊善之似而已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却
被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了便依所以終其身汨沒於斯世而不
可與入堯舜大中正真實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為有德故孔子曰
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孝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
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似而非是似真而非真者孝是似前之章佞是才智之稱佞者思巧
而才便說得來有處置方略本是不義的事被他安排計較說來又
四書本義集說

都是義故能亂義利口是口給便利則專在言語上說心中全無實
事只是目前口尖舌利若似有信故曰亂信鄭聲是淫樂樂是正樂
紫是間色朱是正色鄉原不在不獲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
非故惡其亂德此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夫孔子以鄉原為德之賊正深惡其似是而非耳觀孔子所說凡似
是而非者皆可惡也惡孝之似苗者使人觀之莫辨其誰為苗惡其
亂真苗也佞人之言似義使人聽之以為真義所以佞為可惡惡其
亂真義也利口之言似信使人聽之以為真信所以可惡惡其亂真
信也鄭聲似樂而非樂所以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紫似朱而非朱
所以惡紫色者恐其亂朱也至於鄉原不在不獲若似有得於中行
將使天下之人迷誤於名實而不知所適從皆自鄉原敗之則所惡
於鄉原者固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則

以鄉原為德之賊者正以其亂德故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無邪慝矣

君子兼德位言反是復德便是大經萬世不易之常道反經兼邪行
及政事且就君子身上說與是興起於善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
皆是以此章言則信鄉原

然鄉原之亂德皆由大經之不正似是名之能惑人皆由真是者之
未明也君子欲辨與端思邪說無他術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凡日用常行道理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惟自家
躬行以率之於上又修明教化禮樂以導之且先復此大經使大綱
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矣大綱既反而歸於正則化本端而民有
所觀感治具張而人有所特守自莫不勃然興起惟吾常道之是趨
庶民豈有不興者乎庶民既興起於常道則是非明白無所回互人
四書本義集說

人知其本而見其明雖有邪惡如鄉原之屬不足以惑之其道自
然銷鑠而至於無矣尚何邪惡之足患哉由是觀之孔子之思狂狷
者傳道之心也惡鄉原者衛道之心也聖賢修德之意無非為斯道
計焉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
聞而知之

此章歷敘聖王之統所以明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

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運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
知謂知其道

孟子曰斯道在天地間決無久絕而不續之理然必同時之見知者
有以羽翼推廣之於前然後後世之聞知者得有所考據以續其不

傳之精耳聖聖相傳豈有外於此哉吾嘗謂觀性者中固有數的樂
簡聖人大率五百歲而一出是故精一執中發之於堯舜而道統之
傳始於此自堯舜至於湯計其時蓋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
知其道者精一執中之旨堯傳舜而舜傳禹禹天敘天敘天命天賦之
大道皆皋陶發之也若湯則聞而知其道者堯舜自心上發出執中
之義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
矣蔡朱胡氏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
知之

萊朱是湯之賢臣伊仲池也通註

由湯之時至於文王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
其道者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舜執中而後建中
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六

於民萊朱能發之若文王則聞而知其道者紂惡教止是以小心之
誠遠繼乎制心之學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
則聞而知之

太公望是呂尚散宜生是名文王之賢臣朱子

由文王之時至於孔子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
見而知其道者微勝息者吉意勝敬者誠此太公之見而知之也無
能往來茲通要教文王茂德降國於公此散宜生之見而知之也若孔
子則聞而知其道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夫子焉不學是以
觀耿光於未泯而幸斯文之在茲矣通解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
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至今言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近聖人之居言鄉魯相去又近爾如
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東陽許氏

以此觀之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一出所以與世同心所
聖同道道統純純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
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年去
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鄉魯相去又近近聖人之居又若此其甚
也然而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
有聞而知之者乎蓋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稟精會神於一時之頃
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論先
後則不有見之者而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為先孟子此言
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固已可見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
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聖

經

四書集說二十八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徐養元趙漁同撰養元字長善漁字問源俱唐

山人崇禎癸未同榜進士是編採集四書大全益

以諸家之說不出坊刻講章之派

圖書衍五卷

〔明〕喬中和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刻西郭草堂合

刊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圖書衍五

卷》提要

圖書衍序

予之守邢也思得人爲

茲輔光詢之鑒序諸人士余

曰內丘還一先生曰當而之其

序

守已清嚴其爲政敏慎存

至歸田則拙立扶輿誨

人不倦無不讀之書無

不了之書尤時心于河洛淵

源任舉所得揭以示人予以是
雅慕其人也而韜光匿采歆
接至塵尾不可得乙亥春循
鄉飲故事禮延先生而先生至

序

二

冲如也亦坦如也及但勝睡語
出所著元韻譜紀經言意以
相遺予益服其學之博且核
也越數月先生門下獲雋士

韓滑兩君暨諸子衿數十輩
捧先生手歸圖書衍明序于
予且曰先生自致政來讀易
十有七年所著圖書衍五卷

序

三

理超象外悟微繫表真可
以發前人所未發而通志之
業斯疑盡破宋儒影響
之說矣且先生以儉褊躬以

序

誠率物以忠孝教人允其吐
之為詞皆從孤行之詰暢
為獨得之解固非拾發滿以
偶然亦非逞異說以驚愚也

四

予讀之益覺然有得想
見其人之幾于道矣蓋事殊
塗而理同歸用百慮而體一
致豈聖人說卦觀象參天地

序

今日用食息無弗該括微
言之鉛槧家言不過易理之
按膚色相若先生則拈花
弄草悉成妙諦以為真

五

文章可即以為真性命亦未
始不可先生其為聖人之所
翼乎

天子敦崇實學肇開一代文

明之盛是編未必非希世之珍
也聞其藏稿尚多茲錄其大
海之一滴耳然而一滴已具大海
矣先生性高民諱中和還一其別號

序

六

也選士為恒曲令遷太原別駕

著紀于左

時

崇禎乙亥仲夏穀旦信都

守姑孰湯一湛敬題于郡

署之日新堂



序

七

圖書衍弁言



予不敏少習文事於聖賢之道未有知也嘗侍夢白先生教以讀書錄不可不

弁言

看自是始知讀理學諸書云自先生沒數載於茲道義之言不聞於耳久矣我叔父別駕公凡相見必以

道義爲言其議論滔滔不窮雖不必言圖書然大要皆圖書之旨也說易說疇既有成書矣近復推說易

弁言

二

說疇之意說學庸語孟名之曰圖書衍者自河出圖洛出書義則之而爲易禹則之而爲疇易疇之義出

於二而實一也禹之疇箕
子衍之義之易文王周公
孔子衍之狀易疇之義出
於一而實二也諸儒多有

弁言

三

未諳混淆錯亂者有之公
則以為易言陰陽老少而
不言五行生尅疇言五行
生尅而不言陰陽老少各

有取爾也故今圖書衍其
道陰陽則易之旨也其道
五行則疇之旨也然易疇
一也言陰陽之老少而五

弁言

四

行之生尅在矣言五行之
生尅而陰陽之老少在矣
則皆圖書之義也故名之
曰圖書衍也予每聞公說

書皆直窮根抵以昭揭於
人不留毫髮贖義故公常
戲言曰古人多俏語人以
當然而不肯言其所以然

弁言

五

某則甚默凡看破時只要
明說了夫知公所謂明說
與所謂所以然者則知圖
書衍之旨矣則公之功大

矣

崇禎乙亥重陽舊考功郎
臨城族姪喬若雯頓首拜
書

弁言

六



內丘喬中和著

弟中方訂

族孫已百閱

男 鉢刊

大學

明德與天天極也火也虛融光朗之象親民與地地極也水也澄澈盪滌之象止至善與人入極也土也安處恰當之象三綱領者三才之道也三才之中上

躋新堂集

卷之一

圖書行

旋天而下轉地者人也大學學而知之之事故自首至尾皆言止至善明德親民直等閒帶過

止者土也土生金故知止而后有定定者金也金生水故定而后能靜靜者水也水生木故靜而后能安安者木也木生火故安而后能慮慮者火也火生土故慮而后能得得者得止也土也土寧以處止也物格而知至也至者止也金堅而久定也意誠也誠者定也水明而寂靜也心正也正者靜也木直以樸安也身修也修者安也火照而察慮也家齊國治天下

平也齊治平者慮也得所止得大道也

物有本末重本也舉本而末自該之矣事有終始貴終也成終而始乃不虛矣本固重矣乃始事也乾也乾知大始知所先而先之智之巧也誠而明也未疑輕矣乃終事也坤也坤作成物知所後而後之聖之力也明而誠也明德親民非二也

格物乾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亦一物也故萬物資焉各正性命萬物各抱一太極也保合太和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各抱一太極者萬物咸備故晦翁有

躋新堂集

卷之一

圖書行

窮至事物之說統體一太極者一物不有故象山有格去物欲之說晦翁之說利也象山之說貞也究言之有亨焉變化之謂也有元焉統天之謂也天亦一元也故元統天變而通之化而裁之非亨而何哉元亨利貞條分縷析之無遺焉而物格矣

致知兌也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相悅以知也或生而知之莫之致而至也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其致一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則亦無所用致矣或曰知至至之四語乾

三文文言非兌也曰乾三動而體兌正以兌言

誠意離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明則誠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亦各從其類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亦各從其類也已矣豈有意于其間哉無意焉而意乃誠矣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明之至也明之至即誠非明而後誠也日月之運而無端亦天地之意也誠意者隨意所起而起焉隨意所止而止焉如日月之容光必照而無私繼明即以繼天也昔人謂誠意爲

躋新堂集

卷之一

三

圖書

人鬼關余謬以爲天人關

正心震也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夫恐懼所以自省也自省焉而心得其心則正矣是恐懼爲我用也故曰以恐懼修省不能以而有所者我爲恐懼後而全無修省法故不得正曾子引而伸之曰忿懣曰好樂曰憂患故知正心者隨感隨應之爲正非寂焉不動之爲正也帝出乎震震帝心也震爲復復天地之心也皆正心之謂也

修身巽也巽爲風風之自在身風無微顯而自有微

顯風無遠近而自有遠近格致誠正至身而止由微

以達之顯也齊治均平自身而起由達以邇之近也則身其卷舒闔闢之樞邪故巽爲進退大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凡食息起居日用常行之事莫非命也天造我命而我又以造物命命一而已而申以行焉則人各有身而身以及身風之德遠矣哉合正心而並論之震一索而得陽乾象也乾爲天天爲心正心者所以全天而內聖之德備巽一索而得陰坤象也坤爲地地爲身修身者所以全地而外王之

躋新堂集

卷之一

四

圖書

業弘崇德廣業一正修而無餘蘊矣

齊家坎也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孝弟慈尋常之德行也教事者教人之事也夫教以教天下而習之家焉習之家而行于國亦若鳥習之巢而飛于空也是故興仁興讓之化不過曰一家仁而家家仁一家讓而家家讓猶水之放乎四海也不過曰一坎盈而坎坎盈矣故哉習以爲常而常以習之也習之爲用大矣哉小以習童蒙大以習天下粗以習耳目而精以習性命習之爲用大矣哉

治國艱也艱止也父子兄弟各止所止不出位也不
出位則不出家而教成矣是故不獲其身者藏諸身
也不見其人者喻諸人也藏身者歛之無矣而何獲
喻人者示之意矣而何見內外兩忘物我俱化藏舟
于川藏山于澤藏天下于天下藏之也密則其喻之
也神是故治國者非其有法制禁令也修教而已矣
教國者非其有條告規程也修意而已矣修意者行
行止止靜而未嘗動也動而未嘗不靜也止而靜靜
乃定故一人而定國

平天下坤也地勢坤有天下象君子以厚德載物有
平天下象乾以格物坤以載物乾坤亦物也不能離
物而自爲物故格物者盈天地間皆物也而格之平
天下者盈天地間物皆吾心之物也而平之西南得
朋而類行平乃不平東北喪朋而有廢不平乃平平
之者豈其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哉從陽則吉比陰則
凶人情喜吉而厭凶好陽而惡陰好惡在孝弟慈惡
惡在不孝不弟不慈民心帝心無二得主而有常坤
不過順以承乾也云爾平天下者亦不過終格物之

局也云爾物格則心平如天一人之心平則天下之
心平矣一人者天子也故大學者所以教元子也承
乾也凡春秋秋誦之矩過闕過廟之儀察人倫而明
庶物卽此是格物之法卽此是平天下之法乾道坤
道一而二二而一也

修身土也萬物生于土萬化生于身故自天子以至
于庶人皆以修身爲本木火所以生土金水由土而
生故格致誠正所以修身齊治均平由身而推之也
奚故哉建皇極也天子之身建其有極惟皇作極也

庶民之身會極歸極錫汝保極也或疑曰子不謂修
身爲異乎曰先天之巽後天坤也坤爲土
明德水也水外暗而內明故曰自明或曰子不謂明
德與天而爲火乎曰德之成光照四方象火德之初
源淵自天象水也新民火也火薪盡而傳故曰無所
不用其極或曰子不謂新民與地而象水乎曰新之
初盈科而進象水新之成高朗有融象火也火者離
也水者坎也坎中實離中虛實故施而能感虛故受
而能應中者心也心感心應明新之化寧有待于外

也哉或曰如子說經言明之成而傳言明之始乎經言新之始而傳言新之成乎曰非也然與經傳一旨也明無終以新民爲終新無始以明德爲始故曰物有本末言一物也而有本有末非本一物而未又一物事有終始言一事也而有終有始非終一事而始又一事知此則事物無兩明新非二胡然而有本有末有終有始哉洪範曰水一火二以一言而蔽明新之序矣

君臣西方金位也君止仁則東方木臣止敬則南方

躋新堂集

卷之一

七

圖書行

火何也人合也嚴不可以相合故君行父道臣行弟道水火相通而生三極如一之尊父子東方木也父止慈仍東方木子止孝則北方水何也天合也恩不容以或間故父行父道子行妻道水木相滋而箕裘隆代終之義君人者南面而臨一國則妻妾兄弟朋友皆國人也交以信而禮而知該之矣切磋木也骨角木屬木饗饗故道學琢磨金也玉石金屬金收斂故自修瑟個火也火爲禮故恂慄赫烜水也水爲貌故威儀有斐土也五色備爲斐不忘者

止于至善安土也

東北爲陽爲君子西南爲陰爲小人是故北坎水水曰知知崇故賢賢東震木木曰仁仁愛故親親南離火火曰禮禮定故樂樂西兌金金曰義義和故利利止至善者安土也土思故不忘

離爲火火外明故聽訟坎爲水水內明故無訟天一生水明德之始也地二生火新民之終也火性烈政刑之謂也民知畏而無情者阻畏之小也水性柔德禮之謂也民不知所畏而無情者化畏之大也數始

躋新堂集

卷之一

八

圖書行

于一五行始于水萬善始于德故曰知本子產謂火猛而民避焉水柔而民溺焉寧猛勿寬衰世不得已之感也非大學之旨矣

獨太極也一念未起神鬼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故欺曰自欺謙曰自謙慎獨者保極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雜則性道岐慎焉者動不離靜靜不離動純陽不雜而意乃誠矣謙韻書音遣訓安靜貌引大學此之謂自謙自謙者自家安靜不張狂也經文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正自謙也好惡在物

而我無意無意之意誠意也誠即獨也謙舊讀如嫌訓快足似矜喜意于誠意若不相似然

忿懣兌金西方恐懼震木東方好樂離火南方憂患坎水北方有所則偏于一方而不中正心者心在中也中者信也信者誠也

親愛者仁之施木也賤惡者義之嚴金也畏敬者禮之恪火也哀矜者智之察水也傲惰者信之愚土也天地之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聖人繼天立極故好中有惡惡中有好而知焉者鮮何哉非心之難于正意之難于誠也物難格耳子之惡苗之碩夫亦蔽于近也

孝弟慈皆孩提之良也仁也東方木事君者義也西方金而孝以該之事長者禮也南方火而弟以該之使衆者智也北方水而慈以該之仁不爲萬善之宗哉木火金水皆生于土仁禮義智皆本于信故又曰心誠求之誠者信也信者土也至善之所止也所惡于上上者火也禮也辭讓之謂也所惡于下下者水也智也是非之謂也所惡于左左者木也仁也

躋新堂集

卷之一

九

圖書行

惻隱之謂也所惡于右右者金也義也羞惡之謂也所惡于前後前後者土也信也終始之謂也

明德水也天一生水故先慎乎德水生木故有德此有人人者木也木生火而生土故有人此有土土生金故有土此有財財者金也金生水故有財此有用用流而不窮水象也至于用而德愈以洪遠矣或問人何木曰胎生從木故枝卵生從火故飛濕生從水故潛化生從金故華西方書言化身全身也不生不滅故以不住爲常住是爲貪痴去明德遠矣

躋新堂集

卷之一

十

圖書行

生之者衆木也仁也食之者寡金也義也爲之者疾火也禮也用之者舒水也智也生衆則食必多矣義以裁之而寡焉食寡則爲必緩矣禮以束之而疾焉爲疾則用必迫矣智以通之而舒焉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逆以制之人道也若天道則木生火火生金金生水水生衆而爲自疾爲疾而食自寡食寡而用自舒順以布之而我無心此帝皇之上理聖神之玄功天道也大學舉學而知之之事故不言天而言人

中庸

命太極也性八卦也道六十四卦也教三百八十四
文也命何太極一也性何八卦健順動止隱濕剛柔
皆性也道何六十四卦天道地道神道鬼道皆人道
也皆率性之謂也教何三百八十四文内外本末乘
承比應變化往來皆教也皆修道之謂也中庸之大
旨三曰性曰道曰教總之命而合于天不睹不聞命
也莫見莫顯性也發皆中節道也中和位育教也君
子中庸至聖者能之言性也何也知仁勇性之德

隣新堂集

卷之二

十

圖書衍

也費而隱至哀公問政言道也何也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揖讓征誅制禮作樂三近九經皆人道之
常也自誠明至孰能知之言教也何也盡物成物參
天地知化育皆位育之能事而教之成也錦者文也
陽以象天綱者質也陰以象地外陰而內陽泰象也
故君子闡然外陽而內陰否象也故小人的然淡而
不厭性也情實未萌而水火不射何厭之有簡而文
道也道一而已而粲然皆備溫而理教也饒柔涵容
而彛倫攸序知遠之近言教也聲教之訖四海者始

于輦轂知原之自言道也道化之播于風聲者本諸
身知微之顯言性也性命之隱于無者彰于有潛伏
孔昭命之著爲性也屋漏敬信性之凝爲道也無言
勸威道之動爲教也篤恭天下平教之變而化也聲
色化民言教也德輶如毛言道也無聲無臭言性也
而曰上天之載言命也始終皆天天者乾也乾一太
極也萬事萬化皆從此出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此中庸之紐也

先天乾南坤北後天離南坎北惟天有命命其火惟

隣新堂集

卷之土

二

圖書衍

人有性性其水何也人附于地也離坎互藏故即命
即性既性矣由焉習焉而不知率也而枝葉日繁則
道也木德也天之所以降衷也既道矣裁焉損焉而弗
過修也而規矩以立則教也金德也人之所以合天
也

萬物相見乎離則睹也者南方之衆故離爲目黃鐘
之律生于坎則聞也者北方之衆故坎爲耳戒慎者
慎之于未來恐懼者懼之于既往皆東方之衆故震
爲恐爲戒語有之尸居龍見淵默雷聲雷聲龍見皆

震也淵默主聲不聞也尸居主見不睹也尸居猶尸位南面臨民非獨處也言淵默又言尸居猶所謂暗室明庭蓋言尚不睹也而已戒慎之既不聞矣而猶恐懼之工夫綿密之極合過未來見在爲一念之兢業故曰帝出乎震而君子以恐懼修省修道也或疑聞作未來睹作既往奚不可曰非也龍雖潛而可畏雷必震而乃矍何故哉聞從耳來坎卦也坎爲水水既逝而仍濕睹以目往離卦也離爲火火未焰而先烟

躋新堂集

卷之二

三

圖書衍

莫見乎隱乾之始于復也莫顯乎微坤之成于姤也陽輕清故曰見隱陰重濁故曰顯微莫見乎隱道心之所以惟微莫顯乎微人心之所以惟危道心微而乾乃始人心危而坤乃復凡自危者不危故君子慎獨慎自也隱微見顯皆自念之旋轉耳大學自欺自謙正始復之閑其指同故皆曰慎獨獨者太極之元也

喜者木之榮怒者金之決哀者水之漸樂者火之暢其未榮則土也木者仁也金者義也水者智也火者

禮也土者信也堯舜之執中執信也信者一也夫子之一貫亦是物也曾子曰忠恕存之爲忠發之爲恕究竟一信而已矣信在心非口不妄言之謂故傳曰必忠信以得之信者誠也一誠立而萬事畢卽此是中是一後世論中曰一片空明境界論一曰非二三浸浸乎流于虛無幻化矣雖曰非禪吾不信也大本是大德敦化愈渾淪而愈翕聚愈翕聚而愈渾淪達道是小德川流愈枝分而愈詳細愈詳細而愈枝分本惟大故位天地道惟達故育萬物位天地者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四

圖書衍

乾清而坤寧也育萬物者盈天地間皆物也剛柔相摩動靜相生火炎上水就下雲從龍風從虎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鳥獸魚鼈日星草木幽明人鬼流峙山河無不歸根而中節也

陽有餘陰不足水木爲陽火金爲陰水知而火愚水賢而金不肖何以故知從心坎離心也行從身震兌身也中者土也庸者平易也不剛不柔不燥不濕渾然一太極之元也

陽爲善陰爲惡兩端者坎離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執兩而用之則闔闢變化之妙神矣故曰大知夫寧有待于擇也哉

和不流木柔中也中立而不倚金剛中也有道不變火燥中也無道不變水濕中也所謂隨時以處中也天下惟中爲強之至故曰矯和何木春象也木性本直豈隨波以上下故曰不流中立何金秋象也金性自剛豈借物以主持故曰不倚有道何火陽明之象無道何水陰暗之象火揚熾而炎上之性無二水垂盡而潤下之性無二故皆曰不變

躋新堂集

卷之二

五

圖書行

水爲智索隱行怪後世有述者水之溢木爲賢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木之衰依中庸則無賢智之謬邈世不悔則無愚不肖之惑中德也土也土爲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唯聖者能之

費者道之用隱者道之體從用上作愈支愈遠從體上作愈近愈真莫見乎隱故君子慎獨獨者隱也念慮未起而忽兮恍兮之際也盡工語曰閉門捉鬼難得鬼捉鬼閉門不用門可以闔費隱之秘矣

中庸治賢知也聖人中也愚者可知分中之一也聖

人不知則非中矣而智者務知焉何哉不肖可能亦分中之一也聖人不能則非中矣而賢者務能焉何哉任一念之馳騁且將侮造化而小乾坤憾天地者賢智之狂惑也後世鄒衍八十一洲之說佛氏三千大千之說皆憾天地也左傳美猶有憾憾者不滿足之意

莫載者大德敦化天地中有鳶魚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莫破者小德川流鳶魚中有天地萬物各抱一太極也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六

圖書行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雖鳶魚亦與知與能又何必知聖人所不知能聖人所不能哉馳情于天之上淵之下而憾人所不必憾哉

子臣弟友而不言夫婦夫婦分柔分剛分陰分陽坎離互攝而權有獨操天能包地地不能包天非夫之上更有夫婦之下更有婦也故不與君臣父子昆弟朋友爲埒

富貴者俾臧俾昌而日盛木象也貧賤者焚如棄如而速盡火象也夷狄者剛暴而嗜殺金象也患難者

險阻以入陷水象也自得者中心安仁土象也安土以敦仁也木克土而火生土則富貴其君子之疾疾而貧賤其君子之膏粱乎土生金而土克水故夷狄得君子而化患難遇君子而平矣

在上位火也火炎上何陵下之有在下位水也水就下何援上之有上爲乾乾爲天本乎天者親上故不怨天下爲坤坤爲地本乎地者親下故不尤人

坎離用也天地風雷山澤體也用藏于虛故不見故不聞體顯諸實故不遺虛實相攝鬼神亦得中而能

躋新堂集

卷之二

七

圖書行

庸也哉

德爲聖人土也尊爲天子火也富有四海水也宗廟享之金也子孫保之木也德何土土爲思思曰睿睿作聖尊何火火屬離離本乾乾爲天富何水水屬坎坎本坤坤爲地饗何金天門東向百川西來日月沒于西祖廟坐西而東向保何木子孫千億本支百世帝與王其德同故其福亦不異

五達道君臣金也父子木也夫婦水也昆弟火也朋友土也木火相生兄弟有父子之誼焉是故父沒子

繼兄終弟及金水相生夫婦有君臣之誼焉是故夫曰夫君臣曰臣妾土無定位寄王于四季友無定人隨契于四倫是故相敬如賓夫婦之友也因心則友兄弟之友也迭爲賓主君臣之友也旦與在四友之間父子之友也故朋友之吉也

水柔知也木直仁也火強金剛勇也所以行之者一者誠也誠也者信也知主別夫婦之事仁主慈父子之事勇主義君臣之事三德所以立三綱也

生知安行知也水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生知者水生知安行知也水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生知者水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八

圖書行

之生安行者水之成學知利行仁也木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學知者木之生利行者木之成困知勉行者勇也火金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困知者火金之生勉行者火金之成所以行之一信也土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知之一者土之生行之一者土之成也

九經修身者建極也中也太極也親親者震也本枝承統而主仁尊賢者兌也朋友講習而主義敬大臣者離也虛而仰焉儀文盛也體群臣者坎也俯而

焉惠澤濃也子庶民者坤也坤爲衆庶民之衆坤爲母以子之來百工者巽也巽爲資斧百工之衆巽爲入以來之柔遠人者艮也艮內外敵應有遠人衆止其所以相安所以柔也懷諸侯者乾也乾爲君有諸侯衆乘六龍以御天所以懷也

言虛聲火也事實迹金也坎以習事故行爲水震爲大塗故道爲木火生于木言前定則不殆者道克而言自順也金生于土生于火事前定則不困者言順而事自成也水生于金行前定則不疚者事成而行

躋新堂集

卷之二

九

圖書衍

自裕也木生于水道前定則不窮者行裕而道自克也蓋言前定者非前定其言前定其所以言也餘同此四語環生無端一定而咸定非逐逐也治民水也獲上金也信友土也順親火也誠身木也明善水也環首尾以相生友求近裏之學也一人未格何言億兆金蘭未契何論天澤毛裏且乖寧字交于投分肢骸尚僞詎允若于庭幃非誠不動非明不誠明善者繼善也不明則肝膽胡越身以內且五賊相戕况身以外哉民何水載舟覆舟上何金君臣主

義友何土土寄王而友擇交親何火火炎上親尊而順之天事父也身何木木屬仁反身而誠求仁莫近善何水水外暗而內明明善者內自明也

博學之水源淵也審問之金從革也慎思之土別空也明辨之火照晰也篤行之木條達也學何水好學近智水智衆問何金知恥近勇金勇衆思何土思作睿土睿衆辨何火辨以言火言衆行何木力行近仁木仁衆

坎中實誠也離中虛明也故水盈而乃流火空而乃發坎伏離故水外暗而中明誠則明也離伏坎故火外明而中暗明則誠也是故坎離有互宅之妙誠明有一致之歸

誠一實也抱其一而已性盡一者中也人稟天地之通中虛離也物稟天地之塞中實坎也化者陰氣斂而萬物隨天地以俱入兌也育者陽氣舒而萬物隨天地以俱出震也與天參焉上也與地參焉下也至誠者以一掬而包六合者也蓋參之爲言契合之謂非三也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十

圖書衍

上焉者至誠也生知安行之事當下便誠無格物致知工夫其次者思誠也學知利行之事曲物曲也物情之委曲無窮致知在格物也有誠者誠意也形者心正也著者身修也明者明德之成也動者家齊也變者國治也化者天下平也至于化而新民之業完矣自格致至于化人力可學而至故曰人道至誠一盡性而直與天地參人力所能及故曰天道大而化可學也化而不可知之不可學也可學者曾子之守約不可學者孔子之時中

陸新堂集

卷之十

上

圖書行

禎祥者福曜鍾木也震也妖孽者天剝而鬼車金也兌也著龜者稽疑七火也離也四體者貌一水也坎也善先知者陽召福不善先知者陰召禍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以成己教以成物而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何也曰不厭不倦者知仁之體成已成物者知仁之用今試想孜孜學者非知而何至成己而一真在握萬物皆備則仁矣勉勉教人非仁而何至成物而六合全收不離徑寸則智矣

天地之道乾坤也博厚山澤也高明日月也悠久雷風也詳具說易蓋二老無用以六子爲用六子無體以二老爲體故博厚高明悠久者六子之道即二老之道二老六子非兩也

今天天節言天天以象用言日月日以精用言地地以形用言山澤山澤以氣用不言雷風者雷風以神用也神出有而入無不可以言言也悠久成物神之爲也

致廣大者萬物皆備仁也木也盡精微者周旋曲折

陸新堂集

卷之十

上

圖書行

禮也火也極高明者片私莫容義也金也道中庸者行所無事知也水也溫故者已土坤也先天坤後天坎坎水流而不盈故知新敦厚者戊土艮也先天艮後天乾先天乾後天離離火炎上故崇禮按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非新何故故非故何新是兩套事與上二句同故曰而而之爲言轉辭也臨上六曰敦臨艮上九曰敦艮敦即崇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厚道也厚即禮也是一套事與上三句異故曰以以之爲言即辭也至崇禮而德性尊矣性原于天崇效天而

大禮與天地同節問學無餘蘊矣老子謂禮爲忠信之薄豈知禮意者哉

居上不驕者火不熾爲下不倍者水不逆國有道陽氣開張木也木生火故言與國無道陰氣閉藏金也金生水故默容言與者雷發聲道以行而大先聖以此待之我默容者塞其兌道以守而大我以此而待後聖明謂明于理定局也哲謂察于事圓機也驕倍與容一不當皆足以災身故保身者其學在戒慎恐懼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十三

圖書衍

議禮者離也制度者坎也考文者五禮五度該焉信也中也之三者皆中道也握一中以役萬靈孰敢過孰敢不及蓋居重以役輕也故曰三重

祖述者仁之至憲章者義之蓋上律者禮之嚴下襲者知之常如天地載覆者與天地合其德如日月代明者與日月合其明如四時錯行者與四時合其序天地者乾坤也載覆者廣生大生也日月者離坎也代明者陰陽互宅也四時者震艮巽兌也錯行者冬至陽在下震也春分陽在上艮也夏至陰在下巽也

秋分陰在上兌也合德者好生也合明者能好能惡也合序者知仁禮義時措之而宜也

小德陰也坤道也大德陽也乾道也陰分陽而爲小愈小愈分分之萬而無涯如川中之月陽合陰而爲大愈大愈合合之一而無二如天上之月天地之爲天地不過以陽自宰而已仲尼之爲仲尼亦不過以剛自立而已矣

居上不驕不陵下也大德敦化也大德乾也包萬有而若虛虛則何驕何陵之有爲下不倍者不援上也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十四

圖書衍

小德川流也小德坤也分一珠而若承承則何倍何援之有援謂攀擬非依附

聰以聽金也明以視木也睿以思土也知以動水也臨南面以臨民火也二句皆中方土信也朋友之道不聰明睿知不足以交朋友寬廣延火也裕綽餘金也溫融和木也柔下弱水也容虛恢以納物土也二句皆東方木仁也父子之道不寬裕溫柔不足以爲父子發勃勃然木也強烈烈然火也剛斷斷然金也殺綿綿然水也執執中以有常土也二句皆西方金

義也君臣之道不發強剛殺不足以爲君臣齊潔齊木也莊端嚴金也中不偏倚火也正不邪曲水也敬主一而不弛土也二句皆南方火禮也昆弟之道不辭莊中正不足以爲昆弟爍然著木也理離然解火也密瑟以精金也察照以沉水也別區分井然土也二句皆北方水知也夫婦之道不文理密察不足以爲夫婦聖人之道總一圖書合之愈渾而愈大分之彌析而彌精于斯可見或曰臨何友曰國人朋友皆交也庶民不傳賢爲臣不見諸侯友道也故以信

信非塊然之謂故以聰明睿知

天之所覆乾也地之所載坤也日月所照離坎也霜露所墜艮巽也霜山氣露風氣也舟車所至兌震也兌澤舟震塗車也人力者合中國蠻貊而混處于天地日月風雷山澤之中者也

大經者五常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經綸者窮理也修道以立教也大本者五性也仁義禮知信立者盡性也率性以合道也化育者五行也水火木金土知者至命也立命以盡性也立命則一太極矣太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莫非自然之運何倚之有或曰易不言參天兩地而倚數乎曰易數學也故倚數至誠與大極合體超然在理數之先故無倚經綸大經者曲成萬物而不遺故仁立本者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淵知化育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故天仁也者教之成淵也者性之靜天也者命之一一也者中也中者庸也此堯舜以來之旨也

論語上

學而章學不厭知也知爲水爲坎先天坎後天兌也坎而兌故習而說說者新機也教不倦仁也仁爲木爲震後天震先天離也震本離故朋來而樂樂者故物也不知不愠土也土坦然自信而已矣何愠之有古帝王學古有獲而作之君作之師四方則之試問之穆清之上宥密之中闇如也內聖外王之業該是矣故曰君子君子者道全德備而大人御世之美稱也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圖書行

三省章爲人謀仁也東方木與朋友交義也西方金忠信者中方土傳者火傳禮也南方火習者習坎知也北方水由是觀之忠也信也傳也習也皆中也一而已矣是故聞一貫而任道統道千乘章敬者火也信者土也節者金也愛者木也使民以時水也何也周官司空水官也冬也古帝王奉天時而敬民事故倉廩實而教化興朝信道工信度合敬合愛於無疆者坎離交攝而五行各修其職也

弟子章入則孝不德仁也出則弟火德禮也謹有常

水德知也信有物土德信也愛衆親仁有厚薄輕重之權焉有尊賢取友之誼焉金德義也曰愛曰親依然一赤子之良也蒙以養正大人亦不失此心耳賢賢章賢賢易色夫婦之以德相好智也水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仁也木也事君能致其身義也金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言者火也信者土也四倫全而五行備讀書誦詩更學何事

君子不重章厚重土也土生于火火能威土克乎水

躋新堂集

卷之三

二

圖書行

水爲學故不重則不威火弗騰也學則不固水弗隄也重非莊嚴自尊忠信也中德也水火之樞而萬化之宰也土生金而朋友講習者克也土之用也木克土而有過則改者震也土之成也此守中之學也務本也

夫子溫良句月令六月溫風至溫者土也信也詩麥秀良耜良嚴利也茲訓易直易者治直者立皆秋象金也義也洪範一曰貌貌曰恭恭者水也智也萬物始于約帝出乎震儉者木也仁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讓者火也禮也九思章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由是觀之溫也者色之和良也者聽之聰恭也者貌之肅儉也者視之明讓也者言之遜土金水木火順相生信義智仁禮併以出真精內篤光輝外著故邦君勤而聞以政

信近章信近于義土生金也言可復者火不熄恭近于禮火濟水也遠耻辱者水不涸因不失親木自滋也亦可宗者本根立而千枝萬派無窮也因如因心則友之因親如親者無失其親之親宗如獨得其宗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五

圖書行

之宗因之而親得其親非斯道之宗而何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此意也務本也食無求飽章食之飽金也無求飽者陰不窮居之安木也無求安者陽不亢事之行水也敏于事者水不滯言之發火也慎于言者火不焚陰不窮兌之缺也陽不亢震之悚也水不滯坎之流也火不焚離之虛也道者人之所共由一達曰路二達曰岐三達曰劇旁四達曰衢五達曰康六達曰莊七達曰劇八達曰崇期九達曰達十達曰爐皆道也有道者微細分

別毫忽不爽不就正焉知已之所由果是邪

貧而無諂章火無我而附物貧象也木本實而末繁富象也水卑已以下就諂也金陵物以自雄驕也取情于對境慮物之有以勝我也故諂故驕盈歎不同均之後役于外也樂者離也貧自有樂不外待也禮亦離也富自生禮非強設也何也貧無物以崇其中如火之虛而暢故樂樂者貧之趣富多事而日益紛如木之條幹支分而井井有序故好禮好禮者富之趣趣自內生視驕諂茫乎遠矣

躋新堂集

卷之五

四

圖書行

爲政以德章德穆然而已太極之元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一呼而一本散爲萬殊陰一吸而萬殊歸爲一本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禮義智在天爲水火木金土在人爲貌言視聽思在天爲雨暘燠寒風在人爲肅乂哲謀聖愈推愈廣彌約彌精故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蓋天人合一之旨而萬化一原之象也道之以政章道之以政震木也齊之以刑兌金也欲其格也欲其耻也耻且無之何言格哉道之以德坎

水也齊之以禮離火也火生金故耻耻者激于義水生木故格格者至于仁何以故坎離者中實中虛乾坤之紐自心出也操一中而變化生求之內也震兌則求之外矣操本者可以舉末操末者不可以舉本故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

吾十有五章志者火也學者水也水一火二十五在一二之間故志學志學則坎離交而萬化生三十而立木也木直而豎故立四十而不惑金也金明而決故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上也土者地也地配天故知

躋新堂集

卷之三

五

圖書行

天凡此皆生數也生生不息故夫子不厭不倦而時習之不己也生故也六十而耳順水也水盈虛而無礙坎爲耳爲水六數也故六十以之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火也火緣付而不越離爲心爲火七數也故七十以之凡此皆成數也成則無所事事故夫子忘食忘憂而不知老之將至成故也或曰如子言夫子七十三而止矣或八十九而期焉當奚若曰不可知也或強曰子必試言之而吾試聽之奚害曰八十者木之成也其坐忘乎九十者金之成也其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乎百歲者期也人生期此而已矣其處一而化齊乎一者天命之元也處一則我命天命不分爲二而土乃成矣數之終矣化齊者與造化齊一而生死同條共貫矣或曰然則夫子尚未坐忘乎曰自耳順以後全無工力優游以俟之耳時有淺深聖無優劣故孔子與堯舜一而已矣

不器章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體道故不器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道也籩豆之事器也知廉勇藝器也文之以禮樂則道矣由是觀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六

圖書行

之不器者太極之全體得其上雖形色亦於穆之元得其下雖性命亦一隅之見

義比章天下萬事萬物不過陰陽陰陽于人爲仁智仁者木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逆以相成而至于義乾道也智者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順以相行而至于義坤道也夫義秋象也萬寶告成而精義入神窮神達化聖神之歸結處也適音釋暢遂也層層克勝何暢遂之有了而不了之心也仁也莫疑阻也生生不息何疑阻之有一了百了

之心也知也從知入者明則誠誠一而已故有了處從仁入者誠則明明無盡故無了處有了處于義處了無了處亦于義處了故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五行生克至義而止勇也故言知言仁而止于勇言仁言知而止于勇夫義學之竟也或曰金不生水乎曰天一生水萬化之始非金也故金無餘氣按字書二人爲从反从爲比比也者非義从我非我从義蓋渾合之極矣

懷德章德者陽之開所以生萬物刑者陰之閉所以

躋新堂集

卷之三

七

圖書行

成萬物生已生人總此德成已成物總此刑土則自情有待而生惠則希澤有待而成君子者繼天立極而春生秋殺所以宰陰陽闔闢之運小人者遵王從化而踐土食毛所以率樂樂利利之常

喻義章易曰利者義之和金德也秋象也物之成也君子者公卿大夫之稱小人者農工商賈之名君子勞心以治人故喻義小人勞力以食人故喻利喻義故好義徙義以至精義而入神窮神達化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喻利故好利趨利以至汨利而欺心喪心

病狂與禽獸同流而無筭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究其始利者便也義者宜也便與宜相去不遠宜者理也便者情也理不在情外情亦不在理外但情圓而理方耳義之爲物也體方而用圓情之爲物也用圓而體不方故相去日遠善學者欲就義而去利須棄圓而執方

訥言章言者火也火炎上而難制行者水也水流下而易涸訥于言防火之熾也敏于行濬水之源也抑火而滋水修土用之以延命聖人用之以成德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八

圖書行

孟武伯問子路章帝出乎震而繼天立極仁雖東方木而實渾然一太極故包萬善而生理全由之治賦西方金也求之爲宰北方水也亦之可言南方火也未嘗非仁而不足以盡仁

未見剛章剛金德也自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生土土生金五行備而百鍊精至堅至白不磷不緇皜皜乎不可尚此孔子所以嘆未見也

子產有君子之道節行已恭水也卑以自牧事上敬火也仰以尊君養民惠未也寬以恤衆使民義金也

嚴以正俗蓋九疇之數水一火二木三金四言之有序故先已而後君

顏子好學章不遷怒懲忿震也不貳過室慾克也懲忿謂之降龍室慾謂之伏虎忿何龍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怒也慾何虎虎視眈眈其欲逐逐過也不遷則懲之蚤矣不貳則室之微矣學求日損非求日增損之損之以至于無而肝氣平肺氣清木金適而水火調聖學完矣顏子其知損卦哉

季康子問仲由章按洪範三八政木也由也果西方

臨新堂集

卷之三

九

圖書衍

金金克木賜也達南方火火燃木求也藝北方水生木故皆曰于從政乎何有

然而識之章若曰嘗試默察識天下亦何有于我哉卽我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好古敏求以學焉學之不厭也如此究竟學自學不厭自不厭雖曰智也智亦于我何有焉卽我之詩書執禮文行忠信而無行不與以誨焉誨之不倦也如此究竟誨自誨不倦自不倦雖曰仁也仁亦于我何有焉蓋我不與物鄰凡學之可涉誨之可加皆物也非我也非默何足

以識之由今思之學不厭智也坎也坎伏離推之而禮樂文章離也亦學之事也誨不倦仁也震也震伏兌推之而刑政征伐兌也亦誨之事也天下果何有于我哉此其故何也水火木金皆兩儀四象後生出太極之初何有哉太極亦無聲無臭而已矣是我也舊說何有謝不能夫子自言可謂云爾已矣何又遜

避識音志訓強記又音失訓聰慧俱不似聖人德之不修章德者心也心爲離修者度也坎爲度德

不修者火廢水學者習也習爲坎講者言也離爲言

臨新堂集

卷之三

十

圖書衍

學不講者水廢火聞義不徙金之鈍也不善不改木之衰也五行皆弱萬事立毀故曰憂易不云乎自強不息貴剛也

志于道章道者行也行爲水志虛而銳火也志于道者離攝坎德者心也心爲火據實以握水也據于德者坎攝離于此見道德相須以成美水火相濟以爲用仁者木也萬物發育春之象藝者金也萬寶告成秋之象至于蓍而射御書數之微信手拈來頭頭是道頭頭是德頭頭是仁亦猶之秋成之後而木果草

實無不各抱一太極而乾坤生意無涯矣

不憤章憤啟悱發四字如貫珠然故夫子曰發憤忘食乃知發而後憤不發不憤憤而後啟不憤不啟啟而後悱不啟不悱悱而後發不悱不發亦猶之春而後夏夏而後秋秋而後冬冬而後春不春不夏不秋不冬也憤春氣鬱也啟夏氣開也悱秋氣歛也發冬氣滿也一氣調三氣自調如顏子之發子夏之啟也是善教人者舉其一而畢矣舉一者其一貫之微旨乎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十一

圖書

雅言章詩性情也兌乃金書政事也震乃木禮品節也離乃火之三者所以教人也故不言坎習或曰國朝禮爲春官何如虞以水土百工各一官周同領于司空虞以士兼兵刑周分屬于夏秋帝王隨時制宜無定義也定義惟五行五性命之天而受之人發憤節發憤者陽也食者陰也樂者陽也憂者陰也老者陽衰而陰勝純陰焉則死矣聖人一生純是陽氣用事陰氣退藏故常憤常樂忘食忘憂而不知老之將至

子不語章坎爲水爲智水涓涓不息常道也怪則非常而靈智震爲木爲仁木強幹弱枝立本也力則恃強而槁仁離爲火爲禮禮秩秩有序正經也亂則拂經而滅禮兌爲金爲義義幽明生死共貫也神則詭幽而破義聖人心存于正自不語非有所慮焉而塞者也

四教章文者火也行者木也忠者金也信者土也皆教事也常德也習教事者坎也學者之事也水也故四教不及焉○行去聲象木豎立之義平聲象水流行之義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十一

圖書

聖人不得見章聖人者繼天立極陰陽合德君子者小往大來以陽宰陰有恒者一息千古真陽不斷亡者巽也有者震也巽之姤遇其所本無震之復反其所固有虛者離也實者坎也火虛乃炎水實乃流約者兌也泰者艮也澤約故下山泰故崇三者皆以陰冒陽以小人詐君子之象子溫章溫而厲者土不腐威不猛者火不熾恭而安者水不溢溫何厲土生金也威何不猛離伏坎也恭

何安水生木也火金相育故厲則必威水火相濟故不猛則恭木土相資故安則必溫夫子一身五行環生太和元氣在一溫字溫也者冲氣也

恭而無禮章水火濟則不困恭無禮故勞木火發則不僵直無禮故絞土火生則不縮慎無禮故蕙金火煅則不拂勇無禮故亂火以成萬物禮以善萬化中教也離中虛以合天也

所貴乎道節容貌水也顏色土也辭氣火也暴倍金也慢鄙木也有一毫剛猛之意即暴即倍有一毫柔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十三

圖書行

婉之意即慢即鄙近者欲其有遠者欲其無言遠言近正三省良法隨處嚴察虛摩實體而至精至一帝王執中之學也魯氏得宗蓋以此虞廷之治水焚山典刑樹穀洙泗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有象可尋有迹可蹈皆邊豆也非道也

狂而不直章狂不肅水咎也水生木故不直不直者木咎也不直則侗而無知矣木生火故不愿不愿者火咎也不愿則恹恹而無能矣火生土故不信不信者土咎也狂而侗侗而恹恹疾漸以甚不直而不愿

不愿而不信惡益以深自不信以往非言語思慮所及矣故曰不知不知其底止也狂之流弊蓋如此或誤以無知無能道之似也而以爲狂焉豈夫子思狂之旨哉

舜有臣節禹治水水也益掌火火也稷司稼木也皋典刑金也契教倫土也土者信也朋友之道亦師道也

子絕四章意者水也水之生萌萌然意之動亦萌萌然必者木也本幹枝條有必然之勢也固者金也凝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十四

圖書行

實堅確有固然之局也我者火也火無我緣物以爲我我無物緣意以爲物有意則有我我則有意意有我我有意亦猶之坎兆離離兆坎循環互換之軸也絕四者漠然一中而已矣

知者不惑章坎水知也震木仁也離火勇也離外明中暗惑也坎外暗而中明故不惑坎行險憂也震不喪七鬯故不憂震驚遠懼懼也離繼明照四方故不懼水生木知而仁也不惑矣而何憂木生火仁而勇也不憂矣而何懼離伏坎火未能遽生水也不懼

者未必能不惑故君子兢兢業業戒慎恐懼而終不敢自雄者慮惑也此一節進德修業之事故始言知語下舉道全德備之名故先言仁若曰仁者生意渾淪包羅萬善何憂之有木德也若知者未免有憂焉乃其本體靜虛百物咸照何惑之有水德也若勇者未免有惑也乃其天性猛烈千折不回何懼之有火德也若仁則必有勇也不憂不懼非二也之三有偏全而無優劣可貫珠以相合可鼎足以相分也故曰道三

躋新堂集

卷之三

五

圖書衍

共學章克爲朋友講習共學也金也震爲兌適道也木也艮爲山立也土也坎爲度權也水也紛于見者迷所往故共學未可適道馳于外者搖其中故適道未可立堅于守者膠于變故立未可權奚故哉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逆以相成聖功也

論語下

德行節德行堅定內完金也言語英華外著火也政事條幹有象木也文學源淵無窮水也

柴也章愚者火無知魯者木不明辟者水之浮嘖者金之鄙

子路侍坐章子路三軍甲冑秋氣金也冉求萬戶蓋藏冬氣水也公西華禮樂輝煌夏氣火也曾點童冠浴風春氣木也夫子太和元氣萬世爲土土也

顏淵問爲仁章克已復禮爲仁六字古語也已坤土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十

圖書衍

禮乾火克復者逆而制之卽陰爲陽變坤而成乾也一日下夫子釋古語一日猶言一旦非百刻之謂剝復者呼吸之界一復而百物咸復卽此是仁卽此是天下歸仁已之至私克之至公非私無公非已無仁故爲仁由已明醫化痼疾爲氣血聖王化盜賊爲良民昔人謂亂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可借爲克復之喻但莽操遇漢高周武彬彬雜三傑十亂之班而尚父子房遇漢末渭川之釣赤松之遊矯如也此天道人道之別也非禮勿視四句亦古語蓋先民檢身寡欲

欲之箴夫子取以爲克復之目勿視者靜離目勿聽者寂坎耳勿言者塞兌口勿動者息震機易曰至日閉闕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復也先王所以仁天下也商旅者視聽言動也后者視聽言動之主也至日閉闕而不行不省外外交攝天人合發甚矣易之精于言仁乎

仲弓問仁章出門者木也見賓者火也陽之順以舒使民者水也承祭者金也陰之逆以歛勿施無怨者土也中之虛以孚大賓上賓也異邦之情形社稷之

躋新堂集

卷之四

二

圖書行

休戚事最鉅一出門而如見則物我之脈絡融矣包無涯矣大祭郊禘也人生本乎祖萬物本乎天理無二一使民而如承則幽明之精神貫矣入無朕矣不欲勿施我之情透于物邦家無怨物之情透于我莊乎畛域不分矣如此者雖是形骸往來渾是天機爛熳非仁而何註曰敬恕似言德非言仁敬一而已言賓又言祭似複以敬恕爲仁以無怨爲效似贅或曰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何如余曰強恕所以求仁也非仁也

司馬牛問仁章言離火也訃坎水也以水制火復生而始化生生不息故仁坎險也險難也煉性之資也諺曰性剛強只因經歷少語柔順會受琢磨多難也仁哉

司馬牛問君子章知仁勇君子道三不容缺也仁不憂者木德震不懼者入德離疚心病也不疚者水德坎知也始告以崇廣之完局繼告以進修之首務

子張問明章浸潤水也水易溺膚受火也火易燬火爲日水爲月君子肖月而內朗故不溺肖日而外融

躋新堂集

卷之四

三

圖書行

故不惑日月爲明也明則誠誠則變化參贊而內聖外王之事畢矣故曰遠子張問明是學問大關鍵夫子所告是格物致知下手工夫處善學者便從這裏起

學稼章不言仁知而言禮義信者仁知之蘊密禮義信之施顯蘊之密者所以合天施之顯者所以孚人中庸言見言行言言亦此意

居處章居處恭水也動靜不分爲二執事敬火也外內不分爲二與人忠金也物我不分爲二之夷狄不

棄土也常變又暫不分爲二合之爲仁木也生生而不息

剛毅章剛者堅不屈金也毅者綿有常水也木者樸而直木也訥者默而息火也仁者萬化所出萬化所入土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也或曰一以木爲仁一以土爲仁何也曰以承乾論帝出震木也太極論中黃紐土也皆生生不息之全體非惻隱四端之一之謂也

克伐章克者勝也木之強伐者矜也火之熾怨者忿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四

圖書衍

也金之厲欲者貪也水之溺

成人章知虛靈旁照水也不欲亭亭獨立木也勇發不可禦火也藝用不可窮金也禮者離也樂者坎也文之則陰陽渾合而太極在握人一天矣故成也見利思義金也見危授命火也久要不忘土也偏德故次之

顏淵問爲和章行夏時效天也乾也乘殷輅法地也坤也服周冕治人也離也樂韶舞事神也坎也乾坤坎離四象備而王業成矣

義質章義以爲質金也禮以行之火也孫以出之水也信以成之土也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遙相制以成其美也不剛不柔不競不諫宛然一帝胃之良故曰君子者木也

知及章知及之水也仁守之木也莊蒞之金也動以禮火也水生木也金克木而火克金也知以開仁之基莊以裁仁之過而禮又以裁莊之過知莊禮總以成仁守之事守身守國守天下一也守之至而不可搖賢之所以守約也守之純而不可倪聖之所以守

躋新堂集

卷之四

五

圖書衍

一也壬辰吳默重仁守見亦及此乎

大受章按易陽大陰小陽爲乾爲君子陰爲坤爲小人乾知大始無不包也故君子大受坤作成物順承乾也故小人小知無不包故周而不比順承乾故比而不周陽無所待于陰故君子求己陰不能不待于陽故小人求人陽自復而之乾乾爲天故君子上達陰自姤而之坤坤爲地故小人下達陽得陰如男之有室足乎內形乎外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故泰陰得陽如女之有家依乎人忘乎己改頭換面易姓接天

故驕乾元亨利貞與陽俱開與陰俱歛于陽無乖于陰無忤故和坤利西南不利東北或與類行或以從陽類行毗陰從陽毗陽故同

三友章直者木之美諒者土之美多聞者金之美便辟者貌惡水也善柔者思惡土也便佞者言惡火也三樂章節禮者火之序節樂者水之和道人善者見善則遷震也多賢友者朋友講習兌也驕樂者火之逸佚遊者水之蕩宴樂者土之情

三愆章躁者火也隱者水也替者土也

三戒章少者艮兌也山輝澤媚色也戒之者止其說也壯者震巽也雷風相遇闢也戒之者動以入也老者乾坤也知始成物得也戒之者乾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坤代終而無成也不言坎離者哀多益寡消息盈虛之妙在一心也中也一中立而乃知戒矣按易陽為君子操其權者陽也非陰也故曰君子有三戒

南離畏之者畏明也三畏一也故下止言一不畏九思章九思逆而遯之也視為木震也震本離離為日故思明聽為金兌也兌本坎坎為律故思聰色積中發外土也九疇土八卦虛中中冲氣也故思溫貌為水坎也坎本坤坤順故思恭言為火離也離本乾乾實故思忠坤作成物事也巽申命行事敬也坤本巽故事思敬巽進退疑也兌講習問也巽本兌故疑思問艮敵應忿也震恐懼難也艮本震故忿思難乾美利得也艮不出位義也乾本艮故見得思義

九思圖

| | | | | | | | | | |
|-----|---|---|---|---|---|---|---|---|---|
| 視思明 | 豐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 聽思聰 | 困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 色思溫 | 謙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 貌思恭 | 比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 言思忠 | 畜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 事思敬 | 升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 疑思問 | 蒙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 忿思難 | 頤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 得思義 | 遯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三 |

上一字皆後天下一字皆先天余故曰凡思者逆而
迎之也豐日中見斗故思明困窮而通故思聰謙稱
物平施故思溫比下順從故思恭大有順天休命故
思忠升順德積小故思敬中孚信及豚魚以議獄故
思問願虎視眈眈故思難遯遠小人而嚴故思義
子張問仁章恭者水也靜深莫測故不侮寬者火也
輝光普照故得衆信者土也分疆別界故人任敏者
金也萬寶告成故有功惠者木也生意流動故足以
使人

躋新堂集

卷之四

九

圖書行

堅白句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而
德成矣堅者金之形白者金之色金無餘無缺不變
不化故磨不磷而涅不緇
六言章帝出震仁也好仁者普度萬靈堯舜猶病非
愚而何天一生水知也好知者逞私驕巧雕萬物而
落天地非蕩而何信者土也賊者毀其則直者木也
絞者急而絕勇火德發無序亂也剛金德率以逞狂
也或問仁與直之分曰仁全體直本體也問知與信
之分曰知坤道信中道也問勇與剛之分曰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遏勇也不屈不撓常伸于萬物之上剛
也勇奮發于當機剛堅持于有求

詩可以興章可以興浚然而動水德也可以觀朗然
不眩火德也可以群藹然春溫木德也可以怨凄然
秋愴金德也邇之事父履地而不敢忘父也遠之事
君戴天而不敢忘君也六合之事事物該矣

三疾章在水外肆者步趨踰而弗肅蕩則度數全無
水泛溢而戒火矣廢禮矣矜金谷廉者圭角露而弗
謀忿厲則鋒鏑加入金亢暴而戕木矣害仁矣愚木

躋新堂集

卷之四

九

圖書行

咎直者變化未而弗哲詐則機械日熟木勾曲而壞
土矣賊信矣江河日下莫之挽也故曰而已矣
有惡章稱人之惡非仁也木之強居下訕上非知也
水之溢勇而無禮火弗戢果敢而窒金弗從四者皆
五行之過微以爲知知者不屑微不孫爲勇勇者不
屑不孫許以爲直直者不屑許三者皆五行之不足
三仁章三仁者非三箇仁乃三樣仁仁生生不息之
理一而已矣奚以三仁也者木德也水生木而木不
窮木生火而木不朽金古木而木不絕去者水也子

孫保之宗廟享之是不窮也不窮便生生不息奴者火也歛煖輜光傳薪綠物是不朽也不朽便生生不息死者金也形滅真存胎元性始是不絕也不絕便生生不息故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生生不息之謂也○三仁固矣擬之孀婦有三節焉有慷慨而死者是亦一比干也有箕裘是延者是亦一微子也有饑荒改嫁以濟翁姑者是亦一箕子也降志辱身矣與不降不辱者同科事有重于死者其爲節一也故箕子雖傳洪範于武王未必不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十

圖書行

可見先王于地下大凡遇難而不輕以死必有所以重其生湯之夏臺文之羑里孔之陳蔡是也管夷吾之植車司馬遷之蠶室亦踴附焉

博學水也篤志火也切問金也近思土也水以潤之火以暄之金以修之土以培之而木乃成仁不在學志問思中哉

三變章望之者貌也貌爲水水象柔儼然者嚴也金象嚴水生于金此一變也既嚴矣而卽溫溫土象也金生于土此二變也既溫矣而言厲厲火象也土生

于火此三變也柔剛燥濕之迭運入見爲變耳其機勢水生于金金生于土土生于火一天理自然之妙聖何容心焉請續之爲四變曰察其情也直火生于木也木象直

仲尼焉學章賢者君子也不賢者小人也大謂陽也形而上者也親親而賢賢小謂陰也形而下者也樂樂而利利夫子元氣充周故陰陽合德而小大兼備夫子得邦家節立之斯立良也道之斯行震也緩之斯來巽也動之斯和兌也其生也榮乾也其死也哀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十

圖書行

坤也之六者顯仁也不言離坎者藏用也

堯曰章不曰天命而曰曆數日月五星甲子會元中始也盈虛成閏氣不踰朔中衡也四時司令已日乃孚中則也是故天之立君以爲民耳民食喪祭者東方木寬得衆者南方火信民任者中方土敏有功者西方金公則說者北方水民心帝心非二也堯舜之執中執信也一不信而食喪祭皆故事寬敏公皆偽術矣伊尹天下信之是他能樂堯舜

立美節惠而不費木也仁也勞而不怨金也義也欲

而不貪水也知也泰而不驕土也信也威而不猛火也禮也

四惡節不教而殺則惡金也不戒視成燥惡火也慢令致期濕惡水也出納之吝柔惡木也四者皆不信之故土德衰也中弗執也余敢爲之說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可以繫執中一貫之旨何以故信也

不知命章離爲心爲知爲禮爲言離本乾乾爲天爲命此一章皆離宮事蓋以心治心之法而內聖外王之業殫矣語終矣而結以心學爲君子者亦求之心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士

圖書衍

而已矣

孟子上下

天地之化陽一噓而萬物生陰一吸而萬物成故仁義而已矣性命之理微仁義之用顯子思言性命坎離之妙也所以傳道孟子言仁義震兌之功也所以宰世孟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肥甘不足于口兌也輕暖不足于體震也采色不足于目離也聲音不足于耳坎也便嬖不足于前中土也土便安

古者前朝後市士立朝離也商藏市坎也耕野者上

躋新堂集

卷之五

士

圖書衍

中央也震爲塗出塗者震也兌爲口赴訴者兌也好樂水也好色火也好貨木也好勇金也苑囿塋池

宮室土也目于色耳于聲口于味鼻于臭四體于安逸性也有命焉命則通于天而合于人故皆可以王天下

天下

設辭蔽木也淫辭陷水也邪辭離金也遁辭窮火也知言者逆而燭之也蓋木生于水故設必淫水生于金故淫必邪金生于火故邪必遁

麒麟胎生木也鳳凰卵生火也泰山丘垤金也河海

行潦水也

尊賢使能章立朝離火藏市坎水出塗震木耕野中土夫布罰也罰屬金頤爲坻金也

惻隱仁東方木羞惡義西方金辭讓禮南方火是非智北方水

是故賢君節恭者水德也儉者木德也禮者火德也制者金德也坎宅離故恭則有禮震伏兌故儉則有制恭儉所以操之已禮制所以施之人

井九百畝九宮也八家同井八卦同一太極也其中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二

國書

爲公田八家各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中爲公廬所謂攸介攸止田畯往來勸課之所也此井以內也三十井爲一成此井以外也亦猶之八卦各抱一太極太極復抱一八卦層層而入無盡也層層而出無涯也圭田五十畝兩其井取象于兩儀餘夫二十五畝四其井取象于四象

父子有親仁也木也君臣有義金也夫婦有別智也水也長幼有序禮也火也朋友有信土也

勞之使悅兌也來之使入巽也匡之使正坎也直之

使前離也輔之使立艮也翼之使行震也自得者各抱一太極乾也振德者共成一太極坤也與論語立道綏動相表裏

江漢以濯坎也秋陽以暴離也皞皞不可尚金也水火濟而金德完聖功畢矣

離婁章規圓以象天圖也矩方以象地書也六律者律娶妻而呂生子隔八位以相生木火金水孟仲季五音者宮商角爲陽徵羽爲陰陽下陰上每三分而損益正者十二律迭爲宮而音不忒○子十三亥十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三

國書

五丑十六戌十八寅十九酉二十一卯二十二申二十四辰二十五未二十七巳二十八午三十各三之爲十二律之數黃鍾子三十九陽長而每月增九焉丑四十八寅五十七卯六十六辰七十五巳八十四巽賓午九十陽消而每月減九焉未八十一申七十二酉六十三戌五十四亥四十五

及其仁東方木反其智北方水反其敬南方火水火相濟而木冒其始

莫不仁東方木莫不義西方金莫不正北方水木金

相成而水貫其中

有子謂孝弟爲仁之本本者根也如水之有根而枝葉自繁孟子謂事親爲仁之實實者粒也如穀之有粒而華秀乃發取義則異而其理一也有子以弟隨孝而統曰仁孟子以弟衡孝而分曰義匪竟弟出于孝義原于仁二而一一而二也道一而已曰仁一生二而爲仁爲義二生三而爲仁爲義爲智三生萬而爲禮樂禮之生至三百三千樂之生至千容萬籟愈出而愈無窮愈析而愈無盡皆是物也有子渾淪孟子

躋新堂集

卷之五

四

圖書行

子精邃宋儒心如穀種亦孟子意

木金以形用屈其力也水火以神用屈其性也屈其力而力猶存屈其性而性遂化故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德惡在德禮是也水爲德火爲禮力惡在政刑是也木爲政金爲刑

五不孝情四支土也奕飲酒水也好貨財木也從耳目之欲火也好勇鬪狠金也

可以速離之火可以久兌之金可以處坎之水可以仕震之木

聖之清冬也聖之任秋也聖之和夏也聖之時春也

或曰晦翁謂三子春夏秋冬孔子太和元氣何如曰春夏秋冬者元亨利貞也元包四德春貫四時故邵子曰三十六宮都是春

五禁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仁也尊賢育才以彰有德義也敬老慈幼無忘賓旅禮也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智也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信也

苦其心志火之焦勞其筋骨金之敝餓其體膚木之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五

圖書行

困空乏其身土之絕行拂亂其所爲水之滯

困于心離也衡于慮坎也徵于色兌也發于聲震也盡心章喜怒哀樂發而中節盡心也剛柔燥濕不乖其用知性也元亨利貞萬化歸宗知天也○存惻隱之心者養仁之端也元也春也所以事蒼天存辭讓之心者養禮之端也亨也夏也所以事昊天存羞惡之心者養義之端也利也秋也所以事旻天存是非之心者養智之端也貞也冬也所以事上天○吉凶倚伏者天之道修吉悖凶者人之道故修身則天命

在我不修身則我命在天立命者我立我命也立我命而立物命立物命而立天命矣此章與中庸盡性章相爲表裏

所過者化小德川流也所有者神大德敦化也化何過春生秋殺往而不返神何存太極之精無臭無聲過者化故殺之利之而日遷王者無心存者神故不怨不庸而不知王者未嘗無心天地之化過焉而無盡王者之化亦過于無盡天地之神存焉而無朕王者之神亦存于無朕故曰同流同流者同等埒也

躋新堂集

卷之五

六

圖書衍

五教時雨化之水也智也成德金也義也達財木也仁也蒼問火也禮也私淑艾土也信也

口之于味章諸說紛錯準之易按易口爲兌金也目爲離火也耳爲坎水也鼻爲艮土也四體者股肱爲震巽木也兌澤鹵故味離爲明故色坎爲律故聲艮通氣故臭震主動巽主進退故安佚口一也而五味俱目一也而五色俱耳一也而五聲俱則陰陽雜而美惡混故曰性然不有無味無色無聲之元乎是命也卽口目耳而在也可遂以口目耳爲口目耳也

哉○仁于父子無不仁而木全義于君臣無不義而

金全禮于賓主無不禮而火全智于賢者無不智而水全聖于天道無不合而土全全則於穆之元也故曰命然不有非仁之仁非義之義非禮之禮乎是性也卽父子君臣間而在也可遂以仁義爲仁義乎哉上節就聲色覓無聲無色故不謂性而謂命是于欲中尋理下節從仁義檢非仁非義故不謂命而謂性是于理中尋欲欲中尋理則愈推愈廣卽好貨好色無非天理流行之妙理中尋欲則彌約彌精卽義精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七

圖書衍

仁熟猶有人欲潛滋之恐雖庸愚不能無道心雖聖神不能無人心上節是接引法所以成物下節是深造法所以成己究竟性命非二盡性立命亦非二比性命合一之旨而矯偏救弊之學也

樂正子章蓋信土象繼之天而抱之已也美金象精純完滿足乎內無待乎外也大水象正已而物正浩乎與天地同流也聖木象不規而圓不矩而方渾然爲人倫之至也神火象按之無物揆之無形若光若輝而光輝不知其所自來疑變疑化而變化不知其

所自往吁其至矣

樂正子爲政章強者火也知慮者水也多聞者金也多識者木也好善者土也抱一中以繼善所謂善人也信人也美大聖神基之矣故優于天下

中行章中行者五行之中也以守則寧極抱一中以行則圓達萬變中也者太極之精行也者陰陽之流由陽氣而舒發焉則爲狂由陰氣而斂收焉則爲狷狂其復乎陽明用事而以智仁自任盎然八荒之我闔狷其姤乎嚴凝用事而以禮義自防凜然一毫

跡新堂集

卷之五

八

圖書衍

之莫犯中行土也狂水也狷火也鄉原似忠信似中行也似廉潔似狷也自以爲是似狂也不可入堯舜之道者彼其心自知其非忠信非廉潔而非是也欺也欺世以盜名而已矣

亂苗者木之賊亂義者金之賊亂信者土之賊亂樂者水之賊亂朱者火之賊鄉原則五行皆亂故歷言之

水生木故仁須智非智則其仁也愚木生火故禮須仁非仁則其禮也滴火生土故信須禮非禮則其信

也賊土生金故義須信非信則其義也襲金生水故智須義非義則其智也械

木克土故泥于仁者多傷信土克水故泥于信者多傷智水克火故泥于智者多傷禮火克金故泥于禮者多傷義金克木故泥于義者多傷仁

通相生以相成故曰智仁禮信義通相制以相濟故曰仁義禮智信水木相滋故智與仁而并言木火相通故仁與禮而并言火土相息故禮與信而并言土金相守故信與義而并言金水相涵故義與智而并

跡新堂集

卷之五

九

圖書衍

言至若言仁言義金木之相成也言智言禮水火之既濟也言禮言義火金之相育也言信言義土金之相合也天一生水則智爲始帝出乎震則仁爲尊萬物皆備則禮爲全一中獨宰則信爲約告成歸宿則義入神五德皆可爲主五行皆可爲帝十二律皆可爲宮也少有得者曰仁而已矣曰禮而已矣曰智而已矣曰信而已矣曰義而已矣皆未適于大全也欲以竟一貫之旨不亦難乎

圖書衍終

圖書衍五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喬中和撰中和有說易已著錄是編爲四書講
義而名之爲圖書衍者凡四書所言皆以五行八
卦配合之也如說大學明德爲火親民爲水至善
爲土之類皆穿鑿無理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

六卷(一)

〔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

居刻本

四書大全自

國初頒行版刻訛誤滋甚各坊射利或翻或增或刪或改

善本 張爾公先生大全辯據

永樂舊本訂正兼系蒙引存疑淺說諸名家語錄於
中異同頗益承學蒙

國子監咨

禮部刊行與坊本迥別 先生尤以舊本去取未

精後儒發明有待擬請

旨重加增刪用垂不朽增定四書大全辯嗣出倘各
坊私行翻刻雖遠必究毋貽後悔謹告

公請刊行四書大全辯第

具揭應天府十

樞陳名夏魏學濂湯開先錢禧吳應箕

劉城沈壽民等謹揭爲恪遵

祖制闡述聖經懇

賜鑒定表章以弼右文以式崇正事伏

念道在六經四子源流遠而淵源爲難

支分七略九流異議倡而舛訛滋甚故

廣順間母昭裔請鑄經籍發刊布于遐

四書大全辯

第一卷

一

方而國子監胡安定特拔名儒遂召處

以學職况

本朝方隆儒重道屢思嘉惠于黌宮豈通

儒能修缺補殘廼令沉淪于蠹簡我

成祖文皇帝特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行

天下學較蓋以聖經賢傳大義宜炳

星師說家言一得咸歸海岳意取集腋

成裘豈曰續貂借尾但一時儒臣雜采

衆說微開弗論弗議之端而後世曲學

汎覽舊文益深何去何從之嘆承襲徒

增亥豕刪纂更甚支離長此無歸弊且

奚極竊見江西袁州府宜春縣太學生

張自烈忠孝性成賢良夙著厲行潔身

雅崇守先之訓危言抗論恥讀非聖之

書急友難羊左具有同心道崇古處排

異端佛老不容入室力砥狂瀾長處約

而一介不苟高風競爽于滅明雖臨變

而九死勿移勁節齊驅于汲黯人倫欽

四書大全辯

第一卷

二

爲師表承學樂附宗工富經術而經世

見擯棘闈者廿年于茲先正身以正家

不就薦舉者一人而已久僑寓于白門

惟覃思于素業朝披夕翫閱是書不帝

三編日較月讐見賡本應須一炬曾編

成大全辯一書叅以蒙引存疑淺說暨

諸儒語錄博考程朱之同異遠邇鄉魯

之淵源間抒已見附後議黜浮夸要令

羣言折中理歸簡易爲今日儕輩所

能補

國初儒臣之未逮幸編摩既已告竣惜版刻尚未流傳在本生隱身有待不妨藏諸名山在生等樂善非私豈能終爲枕秘共謀剗剗期廣津梁顧是訓是行繫文皇帝之明命有赫而曰模曰範統

太宗師之教思無窮匪藉裁成曷資尊信

伏乞

俯垂鑒定

四書大全辯

第一揭

三

特賜表章或進之

經筵或頒之鼓篋先移咨

南北禮部行文江西提學道檄示袁州府

宜春縣督本生重訂速梓行世俾諸說

不至舛雜使學者知所嚮方倘藉手于

雲漢扶

天將拭目于江河行地名教幸甚士林幸甚

它如本生手訂理學精義要編理學辯

疑大學衍義辯疑史學辯疑歷代名臣

奏議定古詩文辯前冢宰余公懋衡古

方略諸書悉宜次第刊行庶幾後先攸

賴行見一道同風之治躋三五而比隆

作聖述明之謨歷萬億而爲烈矣事關

學較敢不以

聞爲此除具公呈公書國子監禮部施行

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崇禎十二年九月

日

四書大全辯

第一揭

四

宮詹王崑華先生復諸生手書

此發明

聖學第一事會當持呈面與

周巢老詳商之袞白

四書大全辯

公書

五

王崑華先生再與諸生手書

昨既與

巢老商確先行江西地方官後轉南北部

以副

諸君子崇真儒明正學至意其行本地方

者立梓流傳可也袞白

四書大全辯

公書

六

何玄子先生復吳次尾手書

前聞坊間云

爾公有大全辯之刻甚艷慕之而獨以未得亟見其書爲恨讀

來教舉要發凡備見開繼盛心足以表章爾公矣當卽看詳達之

周巢老計欣然闡揚不待辭之畢也冗復不一一借頓首

四書大全辯

公書曰

七

抄刻西廳何玄子先生看詳

看得監生張自烈潛心味道杜門著書履仁蹈義卓然醇儒之品四方學者咸宗事之所著四書大全辯折衷同異剖析毫芒當茲正學荒蕪之時本生一段諄諄衛道苦心匪獨有補先儒實亦恪遵

朝典據呈各生公行捐資授梓事屬可從合

無咨部移文江西提學道督令重加訂

四書大全辯

西廳看詳

八

正亟爲流布下以慰諸士嚮學之心上以廣

聖朝右文之治爲此詳請伏候

裁奪

崇禎十二年九月初八日

抄刻周集軒先生咨禮部文

南京國子監爲恪遵

祖制闡述聖經懇

賜鑒定表章以弼右文以式崇正事據應

天府十三省舉人楊廷樞陳名夏貢監

魏學濂錢禧生員吳應箕沈壽民等呈

稱前事事關學較敢不以

聞等情呈監據此隨該本監看得大全一

書我

四書大全辯

咨禮部文

九

成祖文皇帝彙集諸儒折衷衆論頒之庠序

炳若日星年來新說競行子衿束之高

閣以致源湮流失理學不明異端乘闌

入之機彞倫多攸斁之歎監生張自烈

獨能微顯闡幽尋繹不怠手成大全辯

一書辯疑所以存信存信所以尊

王況又叅合明儒網羅散佚黜排非聖蕩滌

喙鳴蓋本生以躬行心得之言持距淫

聞邪之論俾衿帶之士稟

成祖之明訓而擇鄒魯程朱之心傳有功于

學術最大爲此合行移會

貴部煩爲轉文江西提學道發學梓行表

章正學恪奉

王謨諒主持風教者有同心也須至咨者

崇禎十二年九月廿一日

四書大全辯

咨禮部文

十

上 撫臺方仁植先生公書

已卯九月朔日後學陳名夏吳應箕錢

禧沈壽民余垣等頓首上書

大中丞方老先生閣下

竊聞之天下之治亂繫乎經術之明晦
而已古之君子身反經之任者出而建
功則以之經世務處而衛道則以之正
人心然草野著述所以尊信不廢者莫
不有鉅公偉人爲之表章然後可行於

四書大全辯

公書

十一

一時傳於後世斯文之興起恒有所待
非偶然也嘗攷前世大臣得布衣之書
卽獻諸朝薦其才爲可用如宋之歐陽
公

本朝之楊文貞其人也此其心事光昭日月
至今如或見之况闡繹聖學折衷羣言
爲功于人心世道不小而在位大臣獨
無懷援引之心如古人者哉謹按四書
大全

本朝特命儒臣纂修頒布學較明道辯惑功
在萬世伏讀

文皇帝 諭楊文敏公曰五經四書皆聖賢
精義要道諸儒論議有與傳注相發明
者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大哉

王言炳若星日其足爲後學準式明甚今詳
觀儒臣所定著自程朱而外橫渠上蔡
龜山諸家尙矣乃存軼者半至雜取天
台溫陵仁山玉溪一切洸洋靡曼之說

四書大全辯

公書

十二

充塞其間匪複則迂質諸
文皇帝發明傳注初心不無抵牾者矧邇來
坊肆所刻大全襲舛承訛率戾于初而
又或纂或刪往往惑亂承學害道匪細
乃者友人張爾公砥節礪行明道著書
連不得志于有司年來偕四方及門講
業金陵曾編定四書大全辯一書詳其
義例皆發前人所未發爾公之言曰明
王務學惟正已知人是急不沾沾章句

四書大全辯

公書

主

訓詁儒臣纂修則不然昔呂祖謙手輯宋文鑑朱紫陽謂其不能發明人主之學無補于治實似道在經筵人主每問經史疑義萬里輒從旁代對識者譏之本朝諸儒臣既已受命纂修謂宜慎較讐嚴釐正典起道術爲後儒倡雖當經綸黼黻日不暇給不得不假借多人視疑義不能對似未可同日語極其弊不能不與伯恭並議夫人才進退繇制科理學

四書大全辯

公書

主

顯晦繇經傳大全者理學人才胥是焉出擇之不精論之不詳必無以明理理不明必無以守道而適於用大全辯取大全蒙引存疑諸書爲辨其醇駁而且深致責備于諸儒臣蓋以明人臣不可不親職如此任人不可不慎如此學者讀大全不可不明去從舍其粗而求其精如此豈苟求先哲哉繇爾公斯言推之參互考訂要歸至當其不合於聖人

之道者益鮮矣向令爾公遭時親際親

示

文皇帝纂修之命與楊文敏諸人上下議論必卓然足觀又令爾公蚤見用當世讀書中秘芟繁舉要必能開迥來學羽翼經傳予以弼

謨匡治豈曰小補今爾公屢瀕困殆肆力論

述皆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觀其手訂

理學要編理學辯疑史學辯疑大學衍

四書大全辯

公書

主

義辯疑歷代名臣奏議古詩文辯冢宰余少原先生古方略諸書倘極精嚴頗益時用而四書大全辯一書尤足補宋明諸儒所未逮名夏等方捐資授梓流布四方已具呈南京國子監請賜頒行而爾公擬進御覽恐坊肆翻刻益滋舛訛不欲輕出簡本示人私惟老先生斯道已任無善不揚又稔知爾公

生平獨永之好伯倍倫等懇

老先生軀致江西直指

徐老先生據十三省諸生公呈

慨賜

題請隨移檄袁州府宜春縣趣爾公速梓

行世併禁翻刻用垂久遠則此書不至

湮沒不傳皆

老先生賜也在爾公窮不忘道實有裨于

承學在名夏等出則揚美愧不逮于古

四書大全辭

公書

五

人在

老先生仰體

文皇帝隆需重道盛心濟溺起衰在此一舉

而求歐陽文忠楊文貞于今之世舍

老先生其誰屬哉伏惟

老先生念世道人心之攸繫察立言尊經

之旨考古大臣樂善好德孜孜無已之

懷以彰守先待後之功使天下萬世之

學者知所嚮導守關名教仰竇

尊嚴

俯垂鑒擇幸甚按 南京國子監禮部公

揭併附臨書可任翹企

四書大全辭

公書

其

袁州府行宜春縣原牌

袁州府爲恪遵

祖制闡述聖經懇賜鑒定表章以弼右文以

式崇正事蒙

欽差提督學政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

司僉事候 憲牌前事崇禎十二年十

二月初六日蒙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徐 批據應天府十

三省舉貢監生員楊廷樞陳名夏魏學

四書大全辯

原牌

七

濂等呈請刊刻大全辯等書情繇蒙批

闡明理學羽翼聖經固盛舉也提學道

查行蒙此擬合就行爲此備牌行府炤

牌并抄詞內事理卽行該縣查取大學

生張自烈大全辯一書請其再加訂正

卽便抄錄正副二部送道仍酌定刊寫

各工價銀數并該府縣有無堪動官銀

一并先行呈報以便詳院發刻其理學

大學史學奏議方畧等書亦俱借錄各

一部送道查閱以憑酌奪刊行毋得遲

違等因蒙此擬合就行爲此仰縣官吏

炤牌并抄詞內事理卽便查取該縣大

學生張自烈大全辯一書請其再加訂

正卽便抄錄正副二部送道仍酌定刊

寫各工價銀數并該縣有無堪動官銀

一并先行呈報以便詳院發刻其理學

大學史學奏議方畧等書亦俱借錄各

一部差人徑送學道查閱以憑酌奪刊

四書大全辯

原牌

六

行毋得遲違仍將報過日期及差役姓

名報府查考俱毋違錯須至牌者

右牌仰宜春縣准此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府 行

定限本月三十日繳

公請具題刊行四書大全辯第二揭
具揭應天府十三省舉監生員陳名夏
錢福吳應箕沈壽民余垣等謹揭爲恪
遵

祖制闡述聖經懇

賜

題請表章以弼右文以式崇正事崇禎十
二年九月生等竊炤江西袁州府宜春
縣大學生張自烈編定四書大全辯一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揭

十九

書爲學者所共宗鈇流未廣抄錄寔難
連名具呈南京國子監請賜咨部刊行
本年九月二十一日蒙國子監周移咨
禮部十二月初六日蒙

巡按江甯監察御史徐 據應天府十三
省舉貢監生員楊廷樞等呈請刊刻四
書大全辯等書情繇蒙批闡明理學羽
翼聖經固盛舉也提學道查行蒙

欽差提督學政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

司僉事侯 牌行袁州府炤牌并抄詞

內事理卽行該縣查取大學生張自烈

大全辯一書請其再加訂正卽便抄錄

正副二部送道仍酌定刊寫各工價銀

數并該府縣有無堪動官銀一并先行

呈報以便詳院發刊其理學大學史學

奏議方略等書亦俱借錄各一部送道

查閱以憑酌奪毋得遲違蒙袁州府備

牌轉行宜春縣名夏等伏念大全辯一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揭

十

書宜先理學辯疑等書鑲版行世蒙
諸老先生斯道已任慨賜表章督令本生
梓行士林幸甚名教幸甚所惜者本生
以大全屬

文皇帝頒行未敢遽自刪改雖辨正業有灼
見而剗剗愧非全書嘗竊嘆

國初大全原本援證不無舛訛文辭尚多
繁複令坊本刪釐不確在後學取正未
繇名夏等又念漢孔安國獻古本大學

乃壁經原文自宋河南二程後先改正
紫陽復全定自補格致一傳皆與古本
異至今學者不以爲非紫陽作通鑑綱
目手成凡例其後復有汪克寬考異徐
昭文考證王幼學集覽陳濟正誤劉友
益書法尹起莘發明至今學者又不以
爲僭雖本生駁正諸家或不恕先哲或
不阿時論然考宋朱陸頗多異同後世
未嘗宗朱廢陸旣並祀學宮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揭

主

本朝王守仁持論多牴牾朱子時儒皆極詆
守仁獨我

世宗稱爲有用道學迨定議從祀

神廟又謂守仁學術與朱熹互相發明又未
嘗黜王尊朱繇此推之本生雖偶與諸
說異同但求發明義理初非妄騁意見
况四書大全舊本其中實有可增刪者
大全辯之視考異考證傳習錄諸書實
有補儒臣所不逮廣後學所未備者又

况

皇上隆儒重道匹休

二祖往往嘉惠來學博詢芻蕘崇禎二年監

生江旭奇進孝經疏義三年詹事府少

詹事陳懿典進

聖學聖政紀要九年武弁張抱赤進屯田書

皆荷

俞旨留覽刊行至如大全一書尤聖經賢傳

之奧蘊繫理學政事之源流本生旣覃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揭

主

力編摩四方咸悉心膺服倘蒙

頒行學較必能昭示來茲懇乞

轉致江西

按臺 學臺諸老先生據十三省公呈南

京國子監咨文特疏具

題許自烈重加增刪先汰除蕪說繁文益以

永樂以後諸名儒論說折中諸家一底

于正書成繕寫全書呈

進恭請

皇上御製序文刊布天下俾知尊信庶無負
文皇帝特命纂修初意行見濂洛關閩之學
迄今日而愈明孔孟曾思之傳歷萬世
而無弊矣爲此除具公呈公書國子監
禮部施行外謹錄大全辯序文一冊重
刻大全辯凡例一卷辯略一卷示白下
及門諸生語一帙併呈

台覽伏候

施行須至揭帖者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揭

奉

崇禎十三年正月

日

袁州府解華育先生詳學道原詳
袁州府爲恪遵

祖制闡述聖經懇賜鑒定表章以弼右文以
式崇正事堂

欽差提督學政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
司僉事侯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初六

日蒙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徐 批據應天府

十三省舉貢監生員楊廷樞陳名夏魏

四書大全辯

袁州府原詳

呈

學濂等呈請刊刻大全辯等書情繇蒙
批闡明理學羽翼聖經固盛舉也提學
道查行蒙此擬合就行爲此仰府官吏
招牌并抄詞內事理卽行該縣查取大
學生張自烈大全辯一書請其再加訂
正卽便抄錄正副二部送道仍酌定刊
寫各工價銀數并該府縣有無堪動官
銀一并先行呈報以便詳 院發刻其
理學大學史學奏議方略等書亦俱借

錄各一部送道查閱以憑酌奪刊行毋
得遲違等因到府蒙此看得四書大全
本朝儒臣受

命纂修刊行天下閱三百餘年如一日者也
邇來坊本承訛羣言淆亂浸失

文皇帝崇儒明道初意宜春縣監生張自烈
腹飽縑緇才驚風雨心企曾閔勵非公
不至之操學本程朱厘弗慮胡獲之懼
雖折衷諸家而辯惑爰講求有用以須

四書大全辯

袁州府原詳

壬午

時所著大全辯一書說主于研傳明經
志存乎尊

王翼聖考信析疑源流較若發凡舉要次第
爛然豈惟定末學之從違兼足補諸儒
之闕漏南京國子監據應天十三省諸
生公呈久已咨部督令刊行本生尤竊
以舊本每多重複之文必節繁乃能就
簡後人間有精微之論非蒐佚未繇補
遺居恒辯詰粗識權衡此日刪釐敢忘

讐較欲望

聖明特詔有司許重加增刪稍汰初本之冗
說遠觀是書之明備于

國家無少勞費在經傳賴有發明候書成
本生繕寫呈

進恭請

今上御製序文頒布學校此殆本生編摩所
不敢辭而亦卑府表章惟恐或後者也
合無據公揭咨文慨

四書大全辯

袁州府原詳

壬午

賜

題請過為刊行庶俾經學重熙于

聖治士躋忠君親上之隆大義不蠹于繁文
世衍一道同風之盛為此詳請伏候

裁奪

提學道 侯批 仰候轉詳行繳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二十一日

侯廣成先生復解郡侯書

爾公大全辯學者翕然宗之昨以未得
卽見其副本爲悵頃

示及序略發凡諸稿則已嘗鼎一臠窺班
半豹真可謂有功後學羽翼聖經卽當
藉手轉詳從吏

按臺入

告倘遂得

旨頒行有光前典詎非

圖書大全辯

公書

毛

熙朝盛事邪謹此奉

聞

提學道侯廣成先生轉詳按臺看語

該本道看得大全一書頒自

聖祖博采諸家既鉅細之畢陳或異同之雜

見於爲近刻訛謬滋多幸袁州府監生

張自烈砥行著書洽聞味道輒爲刪繁

就簡汰駁還純勒成一書厥功甚鉅本

道前奉

憲檄亟行該府咨諏訂梓公之海內今

據該府覆詳則此書已有四方同好釀

四書大全辯

學道看語

夫

金板行且經南京國子監各部督刊可

以功成不日公呈之請乃不爲此特以

大全爲

昭代之成書辯疑出張生之確見明知不悖

聖謨有功前哲然非經

宗匠之特題奉

一王之裁定則折衷義例未敢遽行恭遇

台臺以崇儒闡學之心值重道右文之

主是敢特祈

大疏表章正學倘荷

鑒觀于乙夜遂頒

重巽以申行然後筆則筆削則削斷之無疑

益其寡哀其多燦然有理庶經術炳煥

可佐

聖明廣勵之盛心且理學醇全并無負

皇祖纂修之初意矣昔大學古本出于孔氏

而改補于二程朱子綱目出于朱子而

考異正誤等書雜出于後賢往例具存

四書大全辯

學道指歸

元

匪為僭妄惟事關

題請恩出

憲裁非本道所敢擅決也

崇禎十三年二月

日

抄刻應天府告示

應天府為恪遵

祖制闡述聖經以禁翻刻以廣風教事據書

坊人何慎王茂等連名呈前事聞稱四

書大全

國朝頒行日久邇來坊刻或纂或刪舛訛

滋甚幸各省直名公精加訂正音釋為

四書大全辯益以蒙引存疑淺說等書

本坊自備資本刊刻與後先坊刻不同

四書大全辯

府示

一

崇禎十二年蒙

南京國子監周咨部十三年正月蒙

提督江西學政侯江西按院徐批准

刊布又蒙提學道轉詳候

題重訂頒行尤恐奸頑射利藐法借名翻

板用偽亂真貽誤初學除江西出示嚴

禁外所有南京書坊理合呈乞俯准出

示嚴諭以免攙奪翻刻等情具呈到府

據此合就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本京各

書坊知悉敢有暗自刊刻前書混亂射利傳布及無籍棍徒生事嚇詐者許原呈人何慎等指名呈

府以憑重究枷號示衆决不輕貸須至示者

右仰知悉

崇禎十三年六月

日給

告示

實貼東觀閣書房

書目

示

二

石塘居書目

國朝今文辯

行世

歷科程式

行世

甲戌文辯

行世

歷科小題文辯

行世

丙子程墨文辯

行世

丁丑文辯

行世

國朝四書程墨文辯

行世

詩經歷科程墨文辯

行世

書目一

已卯程墨文辯

行世

古今論表策判合辯

行世

批評陶淵明集

行世

詩辯

合先輩大家詩經行藏稿及同社各

稿刪定約七百餘篇已梓嗣出

四書大全辯

國子監咨禮部刊行即

增刪今文辯定本

前集先生刪定洪永先輩文至崇禎

房藏名稿後集先生合選各省直同社新舊校今文辯尤嚴確已授梓未竣嗣出

批評余冢宰古方略

冢宰少原余公合諸史兵家言編次征謀機備守律奇間凡八部先生復精加評注與坊刻武備兵衡闕外春秋等書異卽出

四書三家合辯

書目上

石齋居

先生合蔡虛齋蒙引林次崖存疑陳紫峰淺說編成全書各有駁正卽出

程朱遺書語類合辯

語類遺書元本篇帙頗富諸門人雜記多不合經傳先生錄要刪煩詳加釐正二程爲前集紫陽爲後集卷次如舊一二似是而非者先生各有辯論附載各條之末與坊本別嗣出

古今理學精義要編

先生博采宋明諸儒語錄存其羽翼經傳至是無非者便學者覽誦嗣出

古今理學辯疑

先生辯正諸家節錄舊說附駁義于後令讀者知所去取嗣出

史學辯疑

胡尹諸家不無異同先生本春秋大義詳爲駁正嗣出

歷代名臣奏議定

書目三

石齋居

坊本舛訛甚先生據名臣奏議原本訂正分吏禮戶兵刑工六區其中議論異同條奏濶略者皆有乙注嗣出

古詩文辯

先生合文章辯體文體明辯詩家全體諸書刪定共二百六十卷古今詩文之體盡于此嗣出

大學衍義辯疑

丘瓊山補真西山衍義後先尚多駁

雜先生擇其精要裨益時政者凡六

十卷嗣出

國朝古文辨

近刻文衡文歸奇賞不足志一代之

盛先生合諸名家全集分類選評如

古詩文辨例約三百六十卷四方同

志藏有先輩笥本或已刻未刻懇郵

寄本坊東觀閣續選傳世嗣出

批評性理大全

嗣出

書目四

石齋居

批評陸宣公全集

嗣出

刪評王陽明全集

即出

刪評郝京山草堂集

嗣出

忠書

嗣出

合歷代經國平亂直諫死節諸名臣
本末編次共一百二十卷未附相鑒
一卷專輯漢唐宋好庸事跡足資省
戒者先生各有論斷嗣出

書目畢

石齋居主人謹識

御註

子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

太祖高皇帝曰攻如

御註一

攻城之攻已止也

孔子之意蓋謂攻

去異端則邪說之

害自止而道可行

宋儒乃以攻爲治
而欲精之爲害也
甚豈不謬哉

子曰夷狄之有君

御註二

不如諸夏之亡

也

太祖高皇帝曰夷狄
禽獸也故孔子賤

之以爲彼國雖有
君長然不知君臣
之禮上下之分爭
鬪紛然中國縱無

御註三

君長必不如此是
其有君曾不如諸
夏之亡也宋儒乃
謂中國之人不如

夷狄豈不謬哉

御註四

御註畢

御製四書大全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

自伏羲神農黃帝

御製序一

堯舜禹湯文武相

傳授受上以是命

之下以是承之率

能致雍熙悠久之

盛者不越乎道以
爲治也下及秦漢
以來或治或否或
久或近率不能如
古昔之盛者或忽
之而不行或行之
而不純所以天下
卒無善治人不得

以蒙至治之澤可
勝歎哉夫道之在
天下無古今之殊
人之稟受於天者
亦無古今之異何
後世治亂得失與
古昔相距之遼絕
歟此無他道之不

明不行故也道之
不明不行夫豈道
之病哉其爲世道
之責孰得而辭焉

御製序四

六

夫知世道之責在
已則必能任斯道
之重而不敢忽如
此則道豈有不明

不行而世豈有不
治也哉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
基卽位以來孳孳

御製序五

六

圖治恒慮任君師
治教之重惟恐弗
逮切思帝王之治
一本於道所謂道

者人倫日用之理
初非有待於外也
厥初聖人未生道
在天地聖人既生
道在聖人聖人已
往道在六經六經
者聖人爲治之迹
也六經之道明則

天地聖人之心可
見而至治之功可
成六經之道不明
則人之心術不正
而邪說暴行侵尋
蠹害欲求善治烏
可得乎朕爲此懼
乃者命儒臣編修

五經四書集諸家
傳註而爲大全凡
有發明經義者取
之悖於經旨者去
之又輯先儒成書
及其論議格言輔
翼五經四書有裨
於斯道者類編爲

帙名曰性理大全
書編成來進總二
百二十九卷朕間
閱之廣大悉備如
江河之有源委山
川之有條理於是
聖賢之道粲然而
復明所謂考諸三

王而不繆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大

御製序十

哉聖人之道乎豈
得而私之遂命工
悉以鉞梓頒布天
下使天下之人獲

覩經書之全探見
聖賢之蘊繇是窮
理以明道立誠以
達本修之於身行

御製序十一

之於家用之於國
而達之天下使家
不異政國不殊俗
大同淳古之風以

紹先王之統以成
熙皞之治將必有
賴於斯焉遂書以
爲序

御製序十二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

一日

序畢

題性理四書大全書後
欽惟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宵
旰孜孜誕興文教以
斯道爲已任

四書大全原序一

萬幾之暇嘗與儒臣議
論以爲四書雖有宋
儒朱熹爲之集註以
便學者然而羣儒之
說頗有異同純駁不

一至今幾三百餘年
紛紜揉雜莫知適從
茲欲會而通之去其
駁而錄其純庶幾聖
賢之道昭然太明臣

四書大全原序二

榮忝居侍從恭奉
德音敢不敬承謹率四
方學者彙以成編
上親商確以定去取書成
特賜名曰性理四書

大全書卽以刊布天
下學較凡從事於聖
賢之學者莫不欣焉
若披雲霧而仰青天
若翦荆棘而循大路

四書大全原序三

坦然無疑釋然有悟
誠萬世之寶也予鄉
郡建陽葉添德氏家
素崇文而好學博雅
間於庠序得觀此書

遂求抄錄鈐諸梓以
廣其傳乃以書來
京師請予言識之夫
奉揚

上之盛德美意以昭示於

圖書大全原序四

無窮者人臣之事也

昔

太宗文皇帝惓惓纂輯是
書以嘉惠天下後世
有功於聖門大矣然

而添德以民間之傳
然者乃能廣播而盛
傳之此其所以超乎
衆人者豈不遠哉是
可嘉尚也已因拜手

圖書大全原序五

以識於後

宣德二年歲丁未秋七

月甲辰資善大夫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

兼

謹身殿大學士知

制誥

國史總裁臣楊榮謹

識

四書大全原序六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等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謄寫總二百二十九卷裝潢成帙進

四書大全辯進書原表 一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

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
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
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
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
昭然可觀自王道旣衰異說蠡起燔烈
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
絕如絲黃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
夤緣故習鮮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
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

四書大全辯進書原表 二

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修
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
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
悉掃秦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
阨狂言旣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
卒莫能會其說于一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
教興太平首建學較頒賜書籍作養人
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纘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
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

四書大全辯進書原表 王

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爲未成體道謙冲
遊心高遠乃者渙起

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
之委靡發舒幽贖鉤纂精玄博采先儒
之格言以爲前聖之輔翼合衆途於一
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晴日皦
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
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
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

制作續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
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繇於
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
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
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
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竊嘗觀
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
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爲之
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

四書大全辯

進書原表

四

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
廣等一介書生羸知章句大學賢關渾
未造其閫奧員冠句履固慚列於章縫
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較劇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爲樂觀就編豈勝歡慶
與天下而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
行所知求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

四書大全辯

進書原表

五

大臣胡廣等謹上表

公序

奉

勅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蕭時中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陳循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周述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陳全

四書大全辯纂修姓氏

一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林誌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李貞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黃壽生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陳用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陳璉

翰林院五經博士廸功郎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臣黃約作

翰林院庶吉士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臣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四書大全辯纂修姓氏

二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敞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 | | | | | | | |
|---------|---------|---------|---------|--------|---------|---------|-------------|
| 鎮江府儒學訓導 | 常州府儒學訓導 | 善化縣儒學教諭 | 濟陽縣儒學教諭 | 蘄州儒學學正 | 常州府儒學教授 | 泉州府儒學教授 | 建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 |
| 導臣留季安 | 導臣彭子斐 | 論臣顏敬守 | 論臣杜觀 | 正臣傅舟 | 授臣廖思敬 | 授臣伊振 | 復原 |

四書大全引用先儒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朱子 | 鄭氏 | 張子 | 藍田呂氏 | 上蔡翁氏 | 河東侯氏 | 安定胡氏 | 眉山蘇氏 | 致堂胡氏 | 沙隨程氏 | 象山陸氏 | 南軒張氏 | 樂菴李氏 | 北溪陳氏 | 慶源輔氏 | 節齋蔡氏 | 覺軒蔡氏 |
| 晦菴 | 康成 | 子厚 | 大臨 | 良佐 | 仲良 | 翼之 | 子瞻 | 明仲 | 可久 | 九淵 | 敬夫 | 衡平 | 安卿 | 廣菴 | 伯靜 | 仲覺 |
| 如有注 | 子厚 | 鳳翔 | 與叔 | 顯道 | 聖賢 | 泰州 | 子瞻 | 從彥 | 延平 | 東萊 | 止齋 | 山陰 | 勉齋 | 三山 | 九峰 | 三山 |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姓名 |

謹按引用先儒宜詳列世代郡邑因處
位後學有所考今皆闕焉且有併其名
氏而失之者當日纂修諸臣簡略類如
此

四書大全

引用先儒姓氏四

四書大全舊本凡例

一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
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
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諸家
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而集成輯釋
遺漏者今悉增入
一註文下凡訓釋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
取新安陳氏之說

四書大全

原例一

例畢

四書大全辯序

遑予釋菜南雍爾公
張子問業予予察其
人蓋秉道不詘者居
恒論著類折中于聖

四書大全辯序 姜一

人漢以下儒者醇疵
雜出張子皆竊有去
取所定新安余冢宰
古方略予旣序而行
之今年春復出四書

大全辯質予曰古今

未有不明理而能興
教匡治者也則未有
不辯羣言之是非而
能明理者也自經術

四書大全辯序 姜二

不明漢新莽變制宋
安石新法皆援經據
古究也禍延百姓可
不慎哉歷覽四書大
全諸家之說備矣它

舛錯疑似者頗衆不
有以辯之則滋惑惑
則亂天下有餘惡在
諸儒臣克副

文皇帝講學明道意邪此

四書大全辯序 姜三

大全辯之所不能已
也予時卒觀其書喟
然曰若是者豈徒工
于辯哉以予聞張子
少好關閩濂洛遺籍

攘排二氏貫洽百家
謂文不足盡道思治
其身以推及于人見
世儒竊聲聞苟祿利
恥之或告張子曰我

四書大全辯序 姜四

能明于死生之故幸
而與聞乎道也張子
曰不然士焉有皇皇
趨利避害而明生死
者哉聞者愧屈張子

同邑友人袁臨侯爲

予言張子辛未入

都門有友橐金屬張子

還南道遇劇盜方瀕

死張子拊膺曰予豈

四書大全辯序 姜五

以盜而負友託哉力

與盜持得脫抵白下

廼歸友人金甲戌張

子泛舟繇吳會旋里

舍舟將覆從者皆涕

泣張子神色自若未

幾風濤靜無恙丙子

張子就試南闈不得

志四方同人醵金以

遺張子張子峻卻之

四書大全辯序 姜六

然則張子見利而無

變志臨難而有愚色

閱三十年如一日其

能明義理審是非確

乎其不可拔也可謂

有其本矣其爲辯也
推其說足以興教匡
治去後儒訓詁章句
不亦遠乎

今天子孳孳隆儒重道寸

四書大全辯序

姜七

善罔棄明道辯惑補
諸儒所未逮如張子
兼講求有用以忠孝
自砥厲若之何其徒
以辯論見也惜予鄉

者不能以安定之遇
程子者遇張子也雖
然張子豈以出處爲
顯晦也哉

崇禎十三年仲春旣望

四書大全辯序

姜八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
吏部右侍郎前詹事
府詹事掌翰林院事
經筵
日講官國子監祭酒左

春坊左庶子掌坊事

起居注知

制誥奉

旨首起右春坊右中允

兼翰林院編修充

四書大全辯序 姜九

經筵展書官纂修

兩朝實錄編纂六曹章

奏出

使朝鮮兼閱視海外兵

馬屯田錢糧等務

欽賜麒麟服色新建姜

曰廣楔

姜序畢

四書大全辯序 姜十

四書大全辯序

古茅州周鑣謨

予始與爾公張子交蓋
自袁臨侯南遊之壬申
夏也張子孝友恭儉稱

四書大全辯 周序一

於鄉閭性剛潔廉靜推
於人以不欺爲本人與
接若怡怡無所忤比發
施於事則義有可畏而
其能有不可及故其動

止纖悉謹而有法至考

其大節偉如也甲戌春
輦上覲官奉新檄將謁
閹人之司部事者臨侯
兩疏爭之旣而就晉中

四書大全辯 周序二

學使會貪污御史屬所
私弗得志矯劾臨侯得
逮張子間道入長安周
旋園徃中人爲張子難
之乃更安留如素也旣

五年臨侯移節淮南其
時視醯貴人欲相屈弗
可得遂以臨侯能冷笑
入糾嗟乎是烏足以入
臣子罪哉臨侯爲賦冷

四書大全辯
周序三

笑詩去位而張子拏小
舟風雨飄颻沂江千里
相攜歸袁山省其兩尊
人始更來南嗚呼如張
子者豈易及哉人當患

難鮮不避而弗前而張
子獨好與親如其身受
之及旣平人恒嬉煦相
近張子乃獨引而去若
落落未嘗合者此張子

四書大全辯
周序四

之所以難能也聞之先
君子西江理學節義之
鄉也

今上行堯舜之政難以盡
舉然其大者有三如袁

臨侯陳士業湯谷美之事則十三年以來所首稱又三百年以來所僅稱也士業谷美各以忠亮忤時旣逮而

四書大全辯 周序五

上各知其誣還職如故視吾臨侯一轍云三君子者宜春新建臨川皆西江產斯異矣而皆與張子敦平生之志稱友善

則又異而予於三君子佐佑有年或一日如終其身或與終身交又如一日則三君子又皆不棄遺予也則又異嗚呼

四書大全辯 周序六

予不孝得藉諸君子之賢下見先君子也孰非吾張子之賜者哉張子嘗慨然曰世道否亨根乎人心人心邪正根乎

學術學術不正生心發
政其害難窮子輿氏之
好辯豈誠得已哉於是
爲四書大全辯行世其
指次尾序之詳矣予又

四書大全辯
周序七

推本其人如此且知張
子之爲人始乎張子之
學而天下愈知三君子
之人則亦愈知三君子
之學也哉

序終

序

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
下而所以造士者非
聖人之道無取夫聖
人之道六經其燦然
者矣其最精微者莫
如四子之書于是表
章四書專取朱註行
之謂漢唐以來能折
衷聖人之道使其微

四書大全辯
吳序一

言大義不爲異端邪
說所亂者莫朱子若
也乃當時秉國者受
成祖文皇帝命尤有四
書大全之輯豈非以

四書大全辯
吳序二

聖人之道大卽朱子
固有未盡者則羣儒
之說奈之何其盡廢
也意甚深遠哉予不
肖嘗取其書究之其

中有所發明者固多
卽醇疵未嘗不相半
至其與聖道相戾者
復不少此抑何歟亦
豈非當時承

四書大全辯
吳序三

旨者未能深窺
祖意但取成書不暇精
擇又時日不給所委
而分彙者多小生豎
儒識有未逮歟今習

者第謂此

成祖皇帝頒行之書有
敢議論其間者是毀
聖而倍

上也殊不知其不然哉且

四書大全辯
吳序四

夫

國家之制行之後而
當否見則夫論說之
是非亦未有不久而
愈明者也既已是非

較然矣徒以創于更
制之難而併我

聖祖闡揚聖道造進學
士之意寢以微失此
又誰之過歟于是袁

四書大全辯
吳序五

州張子獨憂之因于
數百年之後爲

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
者取其說之疑而辯
之或曰是母乃不足

間執讒慝之口乎予

曰不然夫

二祖之考古定制廣厲
教化不可不謂詳且
盡矣乃祀聖之典至

四書大全辯
吳序六

世廟時始定卽以歷代
所從祀者方不難有
所予奪况依傍聖人
而爲說者哉使張子
得時行道必將以此

爲黼黻

聖治之大端今窮而著
書獨先從事于此此
固

文皇帝在天之靈而聖

四書大全辯
吳序七

人之道未墜地之驗
也其以爲朱子功臣
爲楊文貞諸公之諍
友又何疑哉張子聞
之曰然于是以其書

授之梓其辯爲世所
共見予不必論夫以
今日科舉之弊蓋有
異端邪說剽竊前人
之議而恣其猖狂無
忌者矣張子獨起而
辯之則張子之爲人
亦吾之所不必論者
也
皆

崇禎己卯歲孟冬朔

日

貴池同學友弟吳

應箕序

序

吾友張爾公今之醇
儒也植節砥行言動
不苟生平與朋儕骨
肉書未嘗作一草字

四書大全辯

劉序一

他可推矣其譚說名
理重躬修黜虛悟惟
程朱是宗排佛老是
力卽舉子執一言有
乖辯斥不稍假他又

可知矣斯其學問大
致也要所從來得之
濂洛關閩之傳而究
其微言大義其最著
明者有大全辯一書

四書大全辯

劉序二

導揚程朱之言折衷
諸家之說務求至當
以合經指甚盛事也
或曰大全者
文皇帝合諸名臣纂輯

之矣亦有辯歟爾公
曰是乃所以辯疑也
聖人之教人也甚無
取乎守其一說而不
知有更端也是故學

四書大全辯
劉序三

者所見出乎向所懷
來之外則亟喜之知
來啓予喟然之與槩
可覩也夫程朱之言
是矣蔑以加矣

四書大全辯
劉序四

文皇帝又令採之諸儒
使相助發意可知也
且夫胡光大黃宗漢
金文靖夏忠靖輩功
名事業則彪炳矣其
不登兩廡之祀當有
別論焉者而
文皇帝使之網羅先儒
之文去取衆家之論
機務之佐得與見知

蓋容納細流不名一
善意又可知也夫西
河之教尚訛本末鵞
湖之聚爰有異同予
後生小子讀書而有

四書大全辯
劉序五

疑焉則質之質之不
得則思之思之不得
則又反覆讀焉著爲
說以解之研慮問答
若有辯焉者其實以

存吾疑爾矣此諸儒
之樂聞

文皇帝所必許者也予
小子又奚辭蓋爾公
之意如此余聞而是

四書大全辯
劉序六

之會同舍生欲傳其
書苦鳩工無資已爲
請之

國子先生國子先生
樂其事移書

太宗伯及御史臺俾
共督成焉以爲此儒
者之絕業而

文皇帝之功臣宜相與
左右之使其殺青得

四書大全辭

劉序七

竟承學有資也余不
敏知爾公生平悉因
是書成敬言于簡首
如此

嘗

崇禎己卯歲十月望

日

貴池同學友弟劉

域序

四書大全辭

劉序八

序

國家欲使士子深於義
理之文若者士子競
進徒以義疏章句爲
逢時資勦說焉耳何

四書大全辯
方序一

暇問義理果當與否
邪此吾友爾公所以
有大全辯也夫深於
義理者必博學君子
廣見洽聞然後能覽

聖人之大指士托儒
林志在身通唯通斯
得其全耳誦

世祖之諭楊文敏亦曰
諸儒論議有與傳注

四書大全辯
方序二

相發明者采其切當
之言增附於下發明
正欲其博也切當指
大指也今之業此童
習章句祇知爲制舉

義博學故難亦安知
所謂博學邪何尤乎
不得大指也卽自號
不屑辭章于義理獨
深者亦苦少不博學

四書大全辨
方序三

長爲名稱以其眇見
執一省覽釋此不能
通彼自相轆轤卽曰
先民是程吾豈許之
哉吾觀聖人之言非

可以一端論也情見
乎辭書不盡言或反
復得之學者當以聖
人之言解聖人之言
思其意之所指勿以

四書大全辨
方序四

辭病義諸子百家可
合觀焉故得大指者
恒不事章句小儒然
章句間不得大指亦
不能讀也爾雅有釋

詁釋言合而釋義今
但執訓詁遂謂全得
聖人之指不亦迂乎
先儒亦惟恐其指不
得故思而釋之晚年

四書大全辯

方序五

每有所得不自以爲
是乃一切拘守之襲
其辭以爲制舉義若
此者不惟不得聖人
之指抑且不得諸儒

求得大指之指自謂
深於義理不屑辭章
誣矣況有口程朱攘
臂爲狗彘又欲行其
說於天下徼天下從

四書大全辯

方序六

之他日者望其以聖
賢之學上進

君出政事不更誣乎爾
公躬行不苟博學著
書亦旣久被服天下

矣嘗曰明王務學惟
正已知人是急不沾
沾章句訓詁蓋謂讀
聖人之書內以淑身
出則期不負

四書大全辯
方序七

國家徒以爲文章讀之
已非矣至於藉此爲
逢時資豈所以對
祖宗訓士至意哉是安
可不辯也定其回穴

正其靡曼攬其要難
略其附會其不合聖
人之大指者蓋鮮矣
參考者數年而始成
書成方子讀之曰可

四書大全辯
方序八

謂發明切當矣道德
文章政事出於一矣
士君子讀而學之理
學大明人材一歸于
正所學卽所用矣爾

公之對

祖宗不負

國家志何深也其爲世
用豈不大哉又豈第
望其立朝之後上以

四書大全辯序
方序九

此諷諭下以此廣厲
乎

崇禎十二年仲冬月

旣望

皖桐方以智序

四書大全辯序

子夏之學後有田子
方子方之學後有莊
周師相沿流相遠也
廼上蔡龜山定夫諸

四書大全辯序
沈序一

公親及伊川之門號
高弟其弊也浸入於
釋氏豈遞傳而爽厥
指歟何遽鑒也明仲
仁仲咸胡文定之子

又咸稱賢仁仲每欲
焚其兄所著論語解
讀史管見同體而不
相謀以視師承焉尤
奇至朱子則一人之

四書大全辯

沈序二

身經緯萬端裁壹衆
說集註成自謂銖兩
稱勺無可損益晚思
改正而未及復云自
誑誑人之罪不勝贖

胡信於始悔於既也
哉嗚呼聖人之道博
矣大矣博難一大難
精弗審弗一弗擇弗
精夫以大聖大賢爲

四書大全辯

沈序三

之師或得諸面提或
得諸私述承風未遠
本原淆如甚者一戶
之指歸岐趨又甚者
一身之後先殊見彼

其人皆巍然至德爲
世楷模者也而遠近
同異之間牴牾錯出
矧推而他儒之論說
合以諸家之罔羅意

四書大全辯沈序四

見互持寧詎無失善
乎張子之爲四書大
全辯也慮及此矣或
曰是文敏文穆諸公
所廣衷而共正者可

無辯或曰是

文皇帝所諭而定鑒而
裁者可無辯嗚呼同
學孔子之學皆孔子
之徒也濂洛以下率

四書大全辯沈序五

得揖讓而質其是非
者也同庇

祖宗之宇皆

祖宗之臣也楊胡諸公
率得確稽而決其可

否者也藉令張子當
其時膺其任出入參
伍斷厥醇疵必有以
闡道微稱

上旨匡諸臣所未逮掖

四書大全辯

沈序六

來學以所趨者今其
言粹然疇復持異議
於其後哉夫

明興治天下亦多術矣
而會與大全二書斌

斌稱綱要焉會與者

法之經大全者道之
源也法者一王之所
定匪天子不得而更
道者萬世之所公雖
匹夫可得而議且夫
會典成於

四書大全辯

沈序七

敬皇帝之世而歷數代
輒一釐正修明大全
寢三百年無有問者

縱

天語未飭亦非

成祖之所望於後儒也

張子秉德在躬綜富

而義約以尊

四書大全辯

沈序八

王可以較先臣之訛以

翊聖可以摘前賢之

釁且夫三代以後諸

儒不能不疵繆失實

前之爲說蓋彰彰矣

張子庸得已乎哉張

子袁州人學術行誼

余所宗數天下稱爲

芑山先生云

崇禎十三年仲秋旣望

四書大全辯

沈序九

宣城沈壽民謹序

序畢

四書大全辯序

今世皆稱芑山張先生云匪徒艷譽其文采炳赫奔走智勇斤居軫笈相望所至

四書大全辯
陳序一

刺相錯而已也蓋謂微言絕于僭偽大義乖於訓詁先生出而近搜遠紹擢瀾討源上自鄒魯下自河汾

昌黎關閩濂雒洙

國家白沙餘姚諸儒莫不折衷捃摭以成一家之書使學者是正而不敢違悖於義理

四書大全辯
陳序二

太祖高皇帝曰往古聖哲不儒名而德行實儒今求德行于文藝之中先生所以度越諸子宜夫天下翕然稱

道不以爲濫也先生
爲人廉以潔知以斷
少好著述凡先儒註
疏語錄貫涉既久涵
養既熟乃始編摩大

四書大全辯

陳序三

全詳爲之辯夫辯者
豈疑先儒哉讀先儒
者不得其要則充汗
而周張不發其凡則
拘蹇而影附學者之

疑往往而是也而必
以宋儒章句之義如
爝火之明滅于兩間
涓滴之注跗于百谷
也不亦謬哉

四書大全辯

陳序四

永樂中鄱陽儒士朱季
友詣
闕獻所著書毀宋儒以
自是
上覽之入告曰此儒之賊

也悉焚所著書其彰
示奸惡端嚴士習如
此其重也乃者

功令釐正文體溢于格
則罰併坐選主一時

四書大全辯
陳序五

英傑蔚起尊傳註明
體要靡然如草之從
風矣間有雄奇自命
之士賤道德而喜權
術儕中正而升雄奸

且謂此傳註之學譬

三家之市拳曲揖跪
長老子弟盤旋爲禮
文耳至于陳帝王之
略備將相之器廷則

四書大全辯
陳序六

激直圉則扞衛非跣
跣不羈多知自將恐
未免談虎色變技且
窮而莫之試也爾公
先生竊憂之以爲學

者不善讀傳註耳夫
傳註者求聖人之道
未有舍此而可以弋
獲者也昔之儒者既
得其大義矣而猶未

四書大全辯

陳序七

敢卽安也一篇之中
一字之義反覆沉潛
必無毫髮紕繆而後
已挹其氣雍容夷易
高談仁義佩其教老

成典則坐鎮雅俗國
家危疑禦侮勘亂則
儒者又以恂恂然陳
風吟雅而任之李克
論魏成子曰居視其

四書大全辯

陳序八

所親富視其所與達
視其所舉窮視其所
不爲貧視其所不取
不然不可以仕趙衰
議擇帥曰卻縠可嘗

聞其言矣悅禮樂而
敦詩書禮樂德之則
也詩書義之府也德
義利之本也不然不
可以戰爾公先生布

四書大全辯

陳序九

永困諸生試屢蹶四
方學者師宗之名夏
竊嘆先生于先儒有
提綱挈領之功于文
章有摧陷廓清之力

律以治身以孝友風
厲同人能使一時翔
集京都者不敢稱先
生爲名士領袖名夏
爲之歷推先生之教

四書大全辯

陳序十

古聖人之徒也先儒
之翼也我

國家章明禮樂之功臣
也亦今日人才用世
之兼資文武者也有

其行兼有其言儒其實乃儒其名此大全辯之大旨造于後學也嗚呼孰謂立德立言立功非一人事哉

四書大全辯

陳序

崇禎十二年仲冬朔日

梁陽陳名夏序

陳序畢

四書大全辯自序

今天下學術不適用諸畔棄聖經蕩越古訓者何其紛紛歟揆厥所自士讀書不審

四書大全辯

自序

去從錮往說溺文詞去道滋遠耳四書大全

本朝

文皇帝詔諭諄悉務極精

備切當冀學者明理
弼治意甚盛哉亡何
儒臣纂修值

國家多故鮮克覃思竭
智折衷大道以故去

四書大全辯自序二

取頗謬于聖人學者
弗察輒無敢是正曰
以奉

王制以宗程朱墨守大全
足矣予究觀其書程

朱而外橫渠安定西

山龜山諸家有足采

者他天臺溫陵仁山

玉溪東陽繁複者衆

甚則牴牾經傳安得

四書大全辯自序三

槩取而傳會之况大

全闡繹傳註屬輯自

諸儒臣非四子之書

之莫可易也其間義

理無盡俟後人庚續

發明非

祖訓大誥律令之無可議
也又况聖賢立言以
救時爲急以不悖道
爲正既不無異同而

四書大全辯自序四

又未嘗自以爲至孟
子願學孔子其論斷
子產管仲與孔子異
朱子師事李延平迨
權衡格物致知有時

輕延平而軒程氏至

於程氏之說疑而不
足信者朱子尤有所
不取夫程朱一代大
儒程子生平論著間

四書大全辯自序五

嘗自以爲未當而朱
子集註初本改本更
定至易簣不能無憾
它書屬程朱門人問
答雜記類皆失真而

滋訛誤繇此推之非
斷之以不易之理未
有不爲往說文詞所
惑者然則學者以程
朱未定之論與

四書大全辯自序六

國初諸儒臣未精未備
之書率從風以靡罕
所讐正則是名爲尊
王舍其匡救將順之大者
而併曲阿儒臣一隅

之見口宗程朱不能
得其微言大義而卒
以乖亂孔孟立言之
指如是而欲其明道
以適用不亦難乎予

四書大全辯自序七

生也晚竊有志于道
不幸不與程朱同時
獲質疑請益又不幸
不親見文貞文敏諸
人與論定得失是非

助大全所未及今也
不得已私有折衷每
與諸家異同雖宋諸
儒爲世所共宗者亦
罔敢傳會不知者且

四書大全辯自序八

怪以爲妄可歎也已
然予猶幸遭

今上聖明講學求治匹休
二祖中外雖孔棘孳孳論
誠正

頒孝經以風厲學官惜
夫諸大臣未有以釐
正大全之說進者夫
大全理學忠孝所自
出昧此則亂明此則

四書大全辯自序九

治今士習其讀遺其
義或庸鄙而登膺仕
或佛老而竄聖經生
心害政匪一朝夕而
其失皆始於不明是

非不深求乎學庸語
孟之道當是時而靡
然不爲之辯可乎哉
予不揣固陋偕家仲
季定著四書大全辯

四書大全辯 自序十

行世蓋將使天下知
孔孟程朱雖嘗異同
而同歸于道如此大
全諸家之說之雜見
諸儒臣編纂之疵漏

如此讀大全不可不
審去從如此非敢謂
論辯證據有功經傳
學者苟推予辯以求
其當庶知所取正不

四書大全辯 自序十一

爲往說文詞所惑雖
以適用匡治無難則
道在是矣故予惟懼
辯之有未詳辯之雖
詳而尤懼言有餘而

行弗逮不能漸幾于
聖賢之道是則可憂
也彼異已者之議惡
足恤哉

崇禎十三年仲春月既望

四書大全辯 自序十二

後學張自烈序

自序畢

四書大全辯凡例

大全舊本各章用小註分疏集註每集
註或十數句或五六句或四五字以下
皆細書小註隔之每小註或數十句或
六七句或二三字以下復大書集註承
之集註斷絕不屬小註紛冗雜見大全
辯先白文次集註又次小註各章集註
連書置小註前各段小註次第置集註
後凡小註如朱子曰一說既畢復自起

四書大全辯 凡例一

一說皆連行細書用一圈中隔不另擡
頭南軒張氏雲峰胡氏等各爲一說者
各擡一頭冠以姓氏不並行連書又小
註中各有音釋舊本連小註寫刊俗學
誤讀音釋爲小註大全辯摘出置各段
小註後又小註有同一條而中誤用圈
截使文辭不貫者有各一條而中不用
圈截使分界相混者凡若此類皆詳加
改定不宜圈截而誤用圈者削之宜圈

截而誤失圖者補之與大全舊本別

坊刻四書大全白文集註皆大書字畫殊無分別大全辯白文字畫大于集註以明先經後傳之意又四書注疏大全合纂行世已久某竊謂大全諸說繁複甚而又合注疏並存是愈繁也注疏宜另爲一書單行不當刪附大全或注疏與經傳合其說確不可易者間采一二入大全辯去取與合纂異讀者詳之

四書大全辯

凡例二

金陵吳間武林所刊大全字句錯誤頗害文理有二字併訛者如政教作改效致沼作放泊元聖作无本交互作文王之類是也有一字兩脫者如丕作不一置作四直堂作尚士馨作鼓咎之類是也有點畫轉相訛者如能作長長又作出尊作專專又作馬之類是也它如簡簡審蜜莫英袞袞兆非志忘而面乘乘效郊攻改求來里至巫坐任在之類枚

舉不盡大全辯據

國初原本較正魯魚亥豕庶幾或免合坊本參觀自見

大全小註凡精切者增損爲難其可刪而尚存者細注各章上方云某氏說宜刪或諸說足補小註闕略者錄附舊本小註後姓氏失考不敢勦爲已說仍別以或曰二字或小註諸說已明某不敢復贅他悖理叛經者間亦竊附管見借

四書大全辯

凡例三

肆駁義侯學者論定特書芑山張氏曰別之

蔡虛齋蒙引林次崖存疑陳紫峰淺說諸坊皆有專刻惜辭多義寡質諸聖經離合者半然其間駁正集註小註者頗益承學大全成于永樂中蒙引存疑諸家皆未及附入某舊有三家合辯合蒙引存疑淺說而辯之是非備見其采入大全辯者仍著蔡虛齋林次崖姓氏特

什之三四耳紫峰詰訓本文半循集註
蒙引存疑故不多錄嗣梓三家合辯全
書附大全辯行世

大全辯雖入等是正與原本稍別然未
經具

題不敢榮刷擬伏

闕上書深明

國初儒臣編纂缺略之失諸家議論繁蕪
之陋與夫援引左傳史記家語莊周荀

四書大全辯凡例四

楊淮南劉向之說之紕謬請

旨重訂盡汰去舊本冗複謹輯

本朝

二祖

列宗羣經類要正定書傳春秋本末

御注洪範世臣總錄名臣奏議等書凡羽

翼經傳與各章互發者錄置各章小註

前備經筵講肄昭臣子尊

王一道同風之義又旁撫漢唐宋史事暨

永樂以後諸名儒語錄有裨理學經濟
者附載各章小註末明四子之書皆治
天下要道所繫未可訓詁同日語舉要
刪繁編成全書然後繕寫呈
進候

今上親賜裁定冠以

御序刊布學宮庶無負

文皇帝崇儒明道初意茲所刻大全辯少正
坊本之誤俾學者知初本闕漏如此尚

四書大全辯凡例五

未瑩某夙志況各章點乙評注爲寫人

削氏脫誤者不少傳久實難願二三同

志悉心發明匡某弗及明道辯惑非某

一人任也增刪四書大全嗣出

後學張自烈書

四書大全辯凡例畢

芭山大全辯釋正書合藏金不在此外借

大全辯釋成或初在在街。是金金金。先生曰不得已耳。或曰辯可得聞與。先生樂舉前所去取者告之。聞者輿然曰。今而知辯之不可已也。一時與先生異同者。皆退求其說。皆不以辯爲非。蓋不待卒觀全書。而其間是得非失。較然可見。嗟乎先生豈好辯哉。予小子欣承師說。草次校劄。用公同學。其說或不載大

芭山大全辯釋

一

全辯。或詳見大全辯各章。凡若干條。顏曰芭山辯略。附先生凡例後。覽者宜有取焉。崇禎己卯冬月望門人餘姚陸志浩拜手書。

凡說書有磔裂牽綴穿鑿者。雖其說出於漢唐宋諸儒。皆其所不取。如論語射不主皮節。邢昺疏云古者射有五善。不但主皮爲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但以主皮爲善。故孔

子抑之云。古之射不主皮也。古者爲力

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

失。力役之事。貧富兼併。強弱無別。而同

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

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結上二事。皆前

古所行之道也。諸家凡磔裂者類如此。

禮云禮云節。韓愈云此連上文訓伯魚

之辭。李翱云慮伯魚但習二南。多知蟲

魚鳥獸而已。不達雅頌形容之美也。有

芭山大全辯釋

二

以知詩者禮樂之文。玉帛鐘鼓者禮樂之器。兼通卽得禮樂之道也。可與共學棠棣之華二節。陸象山云上面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之語。掃上面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吾猶及史節。韓愈曰上句言已所不知。必闕之。不可假他人之言筆削也。譬如馬不能自乘。而借他人乘之。非已所學也。諸家凡牽綴者類如此。

孔子時其亡也。韓愈曰。時當爲待古者。亦時而人音作遲。其實待爲得文。王視民如傷。節趙岐注云。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于紂也。程氏外書云。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道。太平而未得見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一節。趙註云。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諸

芭山大全辭畧

三

家凡穿鑿者類如此。雖邢趙李韓程陸諸說大全所不載。然小註諸家之說。間有與此類者。某皆詳爲辯正。其他出入二氏依傍百家。憑臆破道之言。雜見經言枝指諸書。或皆出于時儒好異傳訛之陋。不斷之以理。質之于經。是非必不能無惑。讀者繇某所辯正熟思之。當不爲往說所錮耳。

小註中有辭意重複者。有大同小異者。如

學而時習一章。集註云。說喜意也。慍含怒意。其說已明。而雲峰胡氏又云。說是喜意。慍是含怒意。朱子云。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其說已明。而勿齋程氏又云。未知未能必效諸人之謂學。已知已能刪者也。子禽問于子貢一章。新安陳氏云。身所經歷處。則人皆化。心所存主處。

芭山大全辭畧

四

皆神妙無不通。其說已明。而吳氏程又云。過謂身所經歷。化謂人無不從。存謂心所存主。神謂意無不達。哀公問弟子一節。集註云。顏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其說已明。而上蔡謝氏又云。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己之學。此吳氏謝氏說之可刪者也。有小註本釋彼章而誤入此一章者。如孟子不成章不達小註採朱子所謂如孝真個做得孝

成之真個做得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做得成。此乃解釋論語斐然成章之旨。脩書者誤採之于此。殊是惑人。考語類。此章並無此語。說見蔡虛齋蒙引。此不成章不達一節。朱子小註之可刪者也。又有一章之中。一人之說。前後重出者。如養氣章首節小註黃氏洵。云無所疑是道明。無所懼是德立。至敢問夫子。惡乎長一節小註。又錄黃氏洵。

芑山大全辯畧

五

饒云無所疑。即道明無所懼。即德立。二條並列于一章。而其言初無分別。特即與是二字稍別耳。又有一人之說。或見于此章。或復見于他章者。如大學所謂脩身一節。小註西山真氏云。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嘗嘗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至中庸道也者一節小註。又錄西山真氏云。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

恐懼不同。中庸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嘗嘗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二說並列于大學中庸小註。而其義初無淺深。特字句繁簡稍別耳。此黃氏真氏說之不可不分別刪之者也。某循覽各章小註。如此類者頗衆。凡皆當日諸儒臣去取所未詳。而就中逐節刪汰。令歸簡要。勿填贅亂。學者聽聞其不能

芑山大全辯畧

六

無俟于後人可知也。小註有腐迂不合理。後學不可不辯者。如殷因于夏禮一節。東陽許氏云。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觀聽。某竊謂改正朔易服色。此中自有通變。宜民道理。非徒新觀聽而已。若僅新一時觀聽。得已不已。樂于變更。則聖人紛更多事。其去後世無故而更

制立法者一問耳豈因時損益之道哉此許氏說之不可不辯者也凡與許氏此說類者可推也有深看集註淺看白文失當日語意者如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節仁山金氏云此章就接人處言之反其求之之意而其言遂欠內一層故集註曰盛德曰過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內而本註亦字及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某竊謂五者雖就接

芭山大全辭畧

七

人處言而內一層自寓觀大學心廣體胖孟子根心生色便知接人處雖屬外所以接人處仍屬內非子貢僅從外邊氣象形容尚欠內一層必待集註補之也此金氏說之不可不辯者也凡與金氏此說類者可推也有拘泥集註一句一字不能領畧大義者如信近于義一節雲峰胡氏云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

節文蓋所謂信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如此某竊謂約信致敬雖就人之行此而言未有離本體而可謂之信恭者集註雖說事之宜而心之制在其中雖說禮節文也而天理在其中遺却心之制何處得事之宜遺却天理何處得節文集註獨言事之宜獨言節文者省文耳此處因集註不言天理妄

芭山大全辭畧

八

謂禮非指本體言如生事之以禮三句集註但云禮卽理之節文獨畧去天字又將如何立說謂集註不輕去一字乎此胡氏說之不可不辯者也凡與胡氏此說類者可推也有呆看白文不切事情失言外之意者如孟子爲卿于齊一節南軒張氏曰孟子特統其大綱于上而驩則共其事于下若驩于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曠則孟子固不免有

言以正其失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亦烏得有言哉其竊謂使驩而果可與言事雖既治孟子不必不與言惟驩不可與言故婉絕之耳夫既或治二句託辭耳若云驩于禮無失于儀無曠孟子無從而正其失便呆看了治字便似孟子果無可言失却孟子不與右師言之意併失却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此張氏說之不可不辯者也凡與張氏

此說類者可推也有道理本自貫通過爲分析自生窒礙者如德之不修一節小註朱子云講學自是講學修德自是修德致知格物是講學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辯是講學篤行是修德其篇謂四項自應依白文分說不必牽連說不必將上一句包下三句說但細看修德必須講學講學正以修德道理亦自相貫通若云講學自是講學

與修德不相涉致知格物是講學正心修身是修德未足分析支離之病觀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皆一氣聯貫說來便見得致知格物皆所以爲修身地原非截然兩段安得謂格致專是講學正修專是修德邪至于學問思辯行中庸總言擇執之目闕一不可必行之既篤然後學問思辯有實際工夫可據豈判然劃定界

限各不相通博學等偏屬講學篤行偏屬修德邪此雖朱子之說亦自有不可不辯者也凡與朱子此說類者可推也有一章諸說相矛盾不合本文大旨者如夫子加齊卿相一章朱子云知言養氣爲不動心之本又云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又云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

後方能養此氣。又云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又云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某竊謂孟子蓋從曾子自反中勘出慊心學問。只在心上用功。能集義則知言養氣自包括在裏面。先正云浩然之氣孔子有兩句說盡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又云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或問集義曰只是無事不求個是而已。蘇頌云達于

芭山大全辯畧

十一

義所以不動心。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頌演此說雖與朱子異。然與白文通章大義相貼。新安陳氏采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氣。據此帖所云。則朱子所謂知言養氣爲不動心之本。不自相矛盾邪。至于小註中陵陽李氏則云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爲先。仁山

金氏則云知言養氣是其助。雲峰胡氏則云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又云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李胡諸家雖似傳會朱說。而据通章大義求之。自當以朱子與郭帖蘇頌演陳新安之論爲正。此紛紛諸說之必不可不辯。而凡與諸說類者皆當求其大義者也。某按各章小註如此類者不少。凡皆當日諸儒臣擇之未精。論之

芭山大全辯畧

十二

不定者。大全辯雖不徑刪其說。卒亦未嘗槩相傳會也。詳見各章辯正。集註小註有事無明據。語屬承訛。撫入各章。滋後學疑端者。如未見好德一節。集註云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小註新安陳氏云夫人不翟弗自蔽。公與同車。翔翔過市。無耻孰甚。爲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某竊

謂此字... 論片... 靈公... 而... 靈公篇中加已... 矣乎... 靈公也... 白雲... 許氏曰此與大學此喻一般意只是勉... 人須要好... 此說自正新安附會圈外... 註以史記事爲可據非也齊景公待孔... 子節集註云事見世家小註載孔子世... 家云齊景公復問政于孔子曰政在節... 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

芑山大全辯畧

三

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 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塋不... 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 賢之意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 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 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君欲用以... 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 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 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吾

老矣不能用矣孔子遂行反魯其竊謂... 孔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稱其善與... 人交必有取爾也度晏子之言不宜鄙... 倍至此不宜詆斥孔子至此豈史記世... 家果傳信之書乎集註小註各章引證... 之未可據者多此類至他章所引荀子... 淮南說苑其中舛悖而無補于經傳者... 尤甚惜當日諸儒臣不嚴加擇別耳... 集註小註有制度官職姓氏皆無可考不

芑山大全辯畧

四

能不闕如者如陳亢孔子弟子或曰亢... 子貢弟子集註云未知孰是申枨鄭康... 成云孔子弟子申枨史記云申枨字周... 家語又云申續字周左丘明或問丘明... 非傳春秋者邪朱子云未可知老彭集... 註据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 氏注云商賢大夫故謂之商賢大夫指... 一人而言王弼又云老是老聃彭是彭... 祖指兩人而言朱張不見經傳八士或

曰戚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大師摯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大師摯以下八人于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時抱樂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也。古今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葉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事曰師

十五

摯見之矣。則師摯又似厲王時人。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此官職姓氏之無可考者也。千乘之數。朱子云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費力考究。周室班爵祿。朱子云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明堂制。朱子云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類。又云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貢助徹

未

孟子曰先王制民之政。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該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此制度之無可考者也。學者于此。自當以春秋夏五郭公例推之。必欲求詳則鑿矣。

合觀某三家合辯中存其簡明確當者而已。或存疑淺說載蒙引諸條無復異同。駁正者則仍蒙引原文而削存疑淺說所節錄之文。蓋合三家爲一書嫌其重出耳。至于蒙引不傳會吾人處如君子而不仁一節則云不必依謝氏註人無有不善一節則云不必依朱子註皆確有所見。然其中舛悖呆滯亦有與存疑同病者如君子博學于文一節蒙引

云博者在外。約者約在身。上來某竊謂文雖屬外。至博學則讀書窮理工夫。仍在裏面。豈可只看學字。某謂博者在外乎。此說之外。悖不足觀者也。賢哉回也。一節。蒙引云。賢哉回也。下文云云。是其所以爲賢。故終之曰賢哉回也。某竊謂白文簞食瓢飲數句。只虛虛就中想像顏子活潑地。首尾兩賢字。咏嘆淫泆。尚有語言形容不盡處。口氣最渾淪涵蓄。

芭山大全辯畧

七

若云實指所以爲賢。便似以下文詰上文矣。此說之呆滯不足觀者也。存疑中尤悖理者。如能以禮讓爲國一節。存疑云爲當時上陵下僭而發。詞雖若指人君。其實臣意居多。當時李氏據國政錄已出。止是不讓故聖人言此。以寓箴規之意。魯君失政公室四分。讓已過矣。若更規之以讓。非以水濟水乎。某竊謂聖人只槩論致治之道。不專規切季氏。况

讓雖主退。亦其愛廉怯懦自別。以魯公室四分而謂之裏。不惟看禮讓道理不明。而失却當日聖人立言大指。蒙引存疑中若此類者。某皆不敢苟同。讀者宜知所去取。

集註小註有正義。有餘意。如道千乘之國一節。紫峰陳氏云。集註反復相因。是餘意。虛齋蔡氏云。咏朱子在此五者句。可見反復相因之說是餘意。如百工居肆

芭山大全辯畧

七

一節。集註云。工不居肆。則遷于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于外誘而志不篤。尹氏云。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小註新安陳氏云。前論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于夏餘意。人不知而不愠一節。小註新安陳氏云。集註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

某嘗錄此。以推合章。如其爲人也孝。第一章集註。以仁爲孝。弟之本一句。非本章正意。特發明道理如此。吾曰。三省吾身一節。集註三者之序。以忠信爲本。亦是本節餘意。非正意。須知傳習中。亦自有忠信在。故凡讀集註小註。而不分別其爲正意爲餘意者。未免扣槃捫籥之見。恐卒與聖經大義判隔。其害道正不淺耳。學者詳之。

芭山大全辯畧

九

大全舊本有援引左傳周禮等書。每條音釋與本文連書。段落皆不明者。如論語君子之于天下一節。集註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舊本小註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遇。而賦曰。狐裘麗音蒙茸。以狐腋爲裘。貴者之服也。麗茸亂貌。言貴者之多也。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鼎立爲三國。吾誰適從。

言城不堅。則爲二公子所經。堅之則爲國害。不忠於上。某按晉侯使士蔿至吾。集註適從五句。凡三十一字。屬左傳本文。音蒙二字。至不知所適從。共六十九字。則皆左傳本文註也。孟子市廛不征一節。舊本小註周禮地官司徒市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辯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音古阜貨而行。

芭山大全辯畧

十

市。以量度教賈價同而徵債。音育。以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以賈民音古。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黷皮告反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大市日昃。昃同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某按司徒司市至販婦爲主十七句。凡一百二十字。屬周禮地官本文。市官至昃同。

三十四字。則皆周禮本文音釋也。諸如此類。後先坊本皆連書。皆不用圈截。或微加圈截。仍用連書。久之。圈截漫滅。本文與音釋。字畫無大小別識。往往合本文音釋而一之。此皆後人沿襲初本之陋。而不知所更定者。今大全辯特拈出各段注釋。或字句簡約。如龐音蒙。龐茸。亂貌。賈音古。賈價同之類。皆提起小字。細書列本註上方。其稍繁者。如茸以狐腋爲裘。爾雅質劑也之類。皆炤傳記次第置本文尾。各用一勾劃斷。不令音釋與本文纏繞連互。又舊本所引傳記諸書。裁割字句。語義或有未暢者。間查傳記原本。稍益一二語。又舊本註釋脫遺。後學往往失考者。間采傳記諸家注釋補之。俾讀者曉然于心目間。或亦微有裨助云爾。

白下示及門諸生語

四書大全予私有所辯正。凡大全簡要精切者。甲之。複重支離者。乙之。使諸家是非異同。條分區別。爲四書大全辯。已又念。今天下書院既毀。士君子以講學爲戒。儒先理學。不絕如綫。以故滅彝倫。叛

示及門語

君父。往往而有。予歷觀古今大儒。未有不讀書窮理而能講學者。亦未有不端心術務躬行而謂之能窮理能讀書者。昔譙定語胡憲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嘆曰。所謂學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不求人知。一意下學。解縉嘗曰。王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繇此觀之。凡侈談理學。剽畧先聖遺言。不孜孜正心淑身是務。特內豎傳令。瞽史誦詩耳。以予觀唐宋諸儒。其心術邪正。躬行醇疵。勿具論。攷其立言。間有與聖賢

經傳相悖者。卽如孟軻之與荀卿。其術源流甚明。迺度與李翺書。則云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歐陽脩唐書藝文志論。則云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愚謂荀卿嘗言亂天下者。子思孟軻。則是荀卿尚未明孔子之

示及門語

二

道尚欲與孟子爲難。惡在能專修孔氏乎。惡在能左右周孔與孟軻同日語乎。至如曾鞏王安石復妄推莽大夫楊雄輩。作劉向新序目錄序。其言曰。自漢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按鞏之爲是言。亦旣軒輊失倫。詒識者嘲笑。及荅王深甫論雄書。則又

云。雄處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死。合于箕子之明夷。又云。美新之文。雄非可已而不已者也。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則于美新。安知其不爲而爲之。亦豈有累哉。又云。鞏自度學每有所進。于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爲然。鞏之言不合于道。蓋如此。安石嘗力排荀卿。不能知禮。而獨于楊雄仕莽。則謂其合孔子無不可之義。且云。世傳其投閣

示及門語

三

者。也。安石侮聖叛經。附會楊雄。又如此。耶人簡紹芳又言。雄無仕莽事。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明日遂卒。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于谷子雲。或又云。考之法言。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

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豈止三世哉。然予不責輩輩考雄仕莽失其實。責其妄謂雄仕莽合道耳。又韓愈司馬光。率盛稱荀楊。欲傳其書于後世。愈之言曰。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而止耳。及得荀氏書。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之。

示及門語

四

故詩書春秋無疵。予欲刪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光之言曰。戰國以降。百家蠡起。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獨荀卿楊雄排攘衆流。張大正術。使後世學者知所去從。愚謂荀楊之書。其是非純駁。皆灼然易辨者。而韓愈司馬光卒阿所好。至此。令後儒無所折衷。至此。又況它書之毫釐千里。似是而非者。凡此皆講求未精。理學不明之

過也。

本朝理學名臣雖未嘗乏人。而其言之不合于道。亦往往見于什之三四。如殷時訓邁。固世所稱究心中庸者。其自言曰。于幽寂中恍忽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楊復所起元。持論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于孝弟慈。其自言曰。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謂一心耳。一以爲有

示及門語

五

形之心。非心。一以爲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果有二心乎。昔程氏以心使心之論。考亭竊以爲非。豈卽心非心之說。果確有所見。與先聖殊途而同歸者乎。又陳白沙獻章嘗語人曰。載籍多而耳目亂。徒誦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苟不奉之書而求之心。察于動靜有無之幾。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實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

書得之自我也。愚謂聞見未可驟廢。但宜反求諸心耳。楊中立云。六經之義。驗之于心而能施之于事而順。然後爲得。中立此論自確。如白沙所云。豈非本陸子不必讀書之說。使後儒皆墮入空寂乎。何椒丘謂白沙有數語與濂洛關閩不合。豈白沙果皆醇無疵。而椒丘爲苛論乎。繇白沙復所時訓諸人之言推之。我

未及門語

太

明理學。未必粹然。出于正。而所刻理學諸書。又皆維出無統。甚非昔賢明道辯惑之意。予雖謫陋。私欲合性理大全程朱諸大儒遺籍纂次評定。爲理學精義正編。又合羅允升羅近溪陳白沙王陽明王龍谿諸人語錄。及邇來賢士大夫雜著。與聖學相發明者。爲理學精義續編。又摘諸家肯謬穿鑿腐迂者。爲古今理學辯疑。繼四書大全辯行世。而尤冀四

方學者無徒求諸語言。人人以讀書窮理正心術務躬行爲急。徐而措諸政事節義之間。皆卓然足觀。則書院雖不能驟復。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理學卒未嘗不明于天下後世也。願同志共商之。

西蜀門人孫士登 錄
廣陵門人朱茂升 較

未及門語

七

與友人論大全書

一

辱示後人妄著書引朱季友爲戒者
至謂大全確不可易學者但守成說不
宜更有發明則非也某嘗謂時儒不深
觀大全或明知諸說有未當不少加是
正無它懲于季友而莫敢發耳夫季友
以布衣獻書禁詆先賢宜其爲

上所棄然在季友竊有可痛而在文貞諸公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一

不能無過季友年已七十肆力論著豈
無一言之幾于道就令言不合道當合
季友生平所著書分別邪正

頒示天下使皆知季友毀聖叛經皆因以爲
戒又使知季友一二可采者

聖朝容納廣大未嘗禁廢質諸仲尼不以人
廢言與古聖王寸長必錄之意不至相
刺謬之甚爲文貞計方

上怒時宜進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聞闔

洛彼此不無異同俟臣等卒觀季友之
書得失豈治季友罪勿沮將來獻書者
意果爾則

至怒可回季友之書之是非可並見文貞諸
公所以處季友之道可無憾若之何其
悉燬之也況史昭勸懲善惡備載陸九
淵有言孟軻曰仁曰義錄楊墨而其說
益明則是楊墨之言至今存楊墨不能
害道卽季友之書至今存季友亦不能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二

二

亂經可知也又況它雜家百氏焚不勝
焚在學者知所去取信如文貞之說齊
桓晉文不當見于春秋樊遲宰予陳亢
叔孫武叔告子楊墨諸人之言不當見
于語孟有是理乎然則季友以妄言獲
罪固無足惜文貞諸公獨不思深明
國體以成

聖德之廣大折衷羣言一歸于正此某所以
終不能全議也時儒懲季友前事相

率隱默皆趨利避禍之見某深不取文
貞諸公有知當不謂某爲妄足下幸教
之

二

來教云先儒成書不可妄有去取其竊
謂不然少時見儒臣進書表盛稱

文皇帝功德三皇無以加其恠歎曰將置

太祖高皇帝何等邪鄙見儒臣但當云功德
比隆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三

太祖不當謂

成祖追蹤三皇如儒臣所言頗失古大臣因
事納諷意不可爲後世法然則諸儒臣
凡似是而非若此類者其不可強相傳
會甚明也足下推此以觀大全當知某
非好辯耳

三

伏承警誨感發良深來諭云四書大全
皆聖賢經傳先儒詁釋甚詳復有辯何

也某意足下尚未悉大全辯始末耳

某非辯經傳辯諸家解經傳有未當者

某言雖未必盡合道其間心同理同一

二可自信者則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非妄也

書辨四書者耳楊中立著周禮書義

辯疑非辯尚書周禮辯王安石父子耳

信如足下謂某不當辯大全則是仲虎

中立不當辯四書周禮尚書也或又言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四

大全

成祖頒行爲下不倍辯不能無罪某謂此論

尤非歷攷古經傳臣子之于君父經傳

雖不一皆以從所可從爲不信非從所

不必從爲不倍也嚮使大全果至是無

非哂哂喜辯好異某罪誠大今是非雜

出尚須定正獨以諸儒臣編纂進

呈卒強相傳會則是不敢于悖先儒而敢

于叛孔孟豈得爲知道者哉成化中禮

臣周洪謨進辯疑錄三卷言五經四書雖宋儒註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說者乞特 勅儒臣考訂仰取

聖裁某謂辯疑錄必非無據雖不允所請併辯疑書亦不傳然亦足見大全未必皆合經傳後儒不可無所發明辨非自某一人始也宋張栻曰仗節死義之臣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呂文穆對太宗曰臣非執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五

國事繇是推之

國家舉措有不合道者諫官廷諍不爲過不奉詔不爲倍

上況是正遺書同敢少阿庶幾古補闕拾遺之義

聖明勿棄葑菲可幸無罪彼不深究義理者槩以靡然亡所是非爲尊

王爲翼聖何其弗思甚也藉當

國大利害宜犯顏直諍者亦皆拱默觀望

退曰我臣子耳分當唯唯耳此子思所以致愾于君者也天下事誰任之又元辯特爲此言言之未爲過惡得與信上者同科邪今足下必欲謂某辯爲不可某極知僭踰存鄙說俟後世而已倘足下更有以益某某不敢不敬聽惟炤察幸甚

四

某頓首白比來詳訂大全其中實有可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六

刪補者擬單力一二載卒業是書繕寫進

呈或有所發明足下必以爲版刻不容更易諸說不可增損私竊疑之某觀大學舊本有某章誤在某章下者朱子更定篇次爲大學章句子思叅夫子之說作中庸而于哀公問政章或刪其繁或補其闕後世未嘗非之然此皆往事也我太祖嘗集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錄至

文皇帝復充廣之爲文華寶鑑視昭鑑錄
詳又萬曆間大學士申時行奉

旨謄寫

太祖及累朝訓錄置法宮以便覽觀言訓錄
舊本式樣寬濶今宜稍斂改從書冊舊
本簡冊繁多今宜併省不拘卷數

上從之凡書籍宜更易而不必不改定與
宜充廣而不必不增補如四書大全者
皆可例推如謂更定增補大全爲僭則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七

朱子大學章句子思中庸刪補

文皇帝充廣昭鑑錄申學士請改訓錄舊本
皆謂之僭皆非臣子所當爲又況某明
知大全有可刪而尤不敢遽刪擬請

旨重定則某于尊

王大義蓋未嘗不凜凜也足下幸慎思之

五

承示大全辯不朽之書獎譽過情某何
敢當儒者著書立言以理爲準得失皆

自知傳與否有幸不幸時輩未必皆定

論也卽如雄著大玄自謂後世必有子

雲然稱雄書者侯芭韓愈數人而已蘇

洵則力詆雄書淺陋雄固不足道孔子

作春秋大義微言游夏莫贊王安石則

謬指爲斷爛朝報而況它書乎至流俗

好惡尤有不足據者朱子修輯遺經晚

學師宗之韓侂胄則斥朱子爲僞學子

思孟軻大賢也苟卿則曰亂天下者必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八

子思孟軻夫古之聖賢且不免詆訾而

其書復有傳有不傳安在某足不朽邪

雖然孔孟程朱之道未墜於地則某雖

固陋其說或少有可存則亦庶幾賴以

寡過矣時儒極詆某與足下過譽某某

皆不敢當知罪俟後世可也

六

頃者聞足下語友人云大全

欽定之書不得妄行刊布某竊嘆此論迂甚

先是坊刻大全有或纂或刪者非獨其
創爲之也此無足深辯私嘗以諸儒臣
進大全宜詳言是書繇四方學徒編纂
未能盡聖道精微不無俟後儒補輯雖
既

頒行仍請

旨許

本朝博學洽聞後起之士如纂修實錄會
典例典續釐正極醇無疵而後已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九

文皇帝隆儒重道未有不樂從者諸儒臣迺
徒取一時苟率急就之書驅天下萬世
靡然從之如六經學庸語孟之必不可
易必不容有所增定蓋亦甚誤矣

國初士大夫既不發明此義正告文敏文
靖諸公三百年來讀大全又不析別是
非補所未逮深可嘆也其此言雖爲流
俗所怪久當論定耳足下以爲何如

論大全書畢

四書大全辯

師友叅定姓氏

王錫衮

崑華

陝西

方逢年

書田

浙江

周鳳翔

巢軒

浙江

徐養心

松濤

湖廣

侯峒曾

廣成

嘉定

徐石麟

虞求

嘉善

方孔炤

仁植

桐城

四書大全辯

蔡懋德

蔡懋德

雲怡

蘇州

解經達

華育

韓城

姜曰廣

燕及

新建

謝德溥

培元

東鄉

趙維寢

無聲

浙江

解胤樞

用拙

韓城

王相

勸

泰州

何

黃如

莆田

寶慈

萊陽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劉明遇 | 沈鴻儒 | 李化麟 | 趙春芳 | 解胤樞 | 解胤槐 | 解胤標 | 解居易 | 解經鉉 | 四書大全辨 | 侯岐曾 | 湯開遠 | 金光辰 | 周鏞 | 金九陞 | 廖履亨 | 藍綱 | 陳瑣 | 丁聖時 |
| 浣松 | 石芝 | 伯繩 | 明河 | 玉衡 | 幼植 | 仲準 | 含素 | 鼎侯 | 泰定姓氏二 | 雍瞻 | 谷美 | 天樞 | 仲駟 | 樊桐 | 視菴 | 崑瞻 | 寶洲 | 翼聖 |
| 四川 | 四川 | 陝西 | 陝西 | 韓城 | 韓城 | 韓城 | 韓城 | 韓城 | | 嘉定 | 臨川 | 全椒 | 金壇 | 全椒 | 雲南 | 湖廣 | 福建 | 湖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朱國藩 | 劉之澄 | 何光斗 | 徐中台 | 吳文英 | 吳聞禮 | 趙應騶 | 徐茂渥 | 劉芳節 | 四書大全辨 | 丁全芳 | 丁聞芳 | 丁晉芳 | 丁吉芳 | 侯玄瀟 | 侯玄潔 | 侯玄泓 | 侯玄演 | 侯玄沆 |
| 价侯 | 叔清 | 元杓 | 伯朗 | 子含 | 去非 | 虞生 | 爾霖 | 聞甫 | 泰定姓氏一 | 吳仲 | 閻仲 | 潛伯 | 敬伯 | 智含 | 雲俱 | 硯德 | 幾道 | 彥舟 |
| 南安 | 饒州 | 四川 | 福建 | 徽州 | 徽州 | 徽州 | 吳縣 | 永州 | | 巴陵 | 岳州 | 岳州 | 巴陵 | 蘇州 | 蘇州 | 嘉定 | 嘉定 | 嘉定 |

| | | | |
|-------------------------------|----|----|----|
| 李 | 緒 | 叔則 | 陝西 |
| 張 | 樞猷 | 公允 | 山東 |
| 楊 | 廷樞 | 維斗 | 吳縣 |
| 吳 | 應箕 | 次尾 | 貴池 |
| 劉 | 城 | 伯宗 | 貴池 |
| 周 | 銓 | 簡臣 | 金壇 |
| 周 | 鍾 | 介生 | 金壇 |
| 顧 | 杲 | 子方 | 無錫 |
| 鄭 | 三謨 | 都甫 | 建德 |
| 四書大全辯 <small>參定姓氏三</small> | | | |
| 陳 | 貞慧 | 定生 | 宜興 |
| 錢 | 禧 | 吉士 | 吳縣 |
| 梅 | 之煥 | 惠連 | 麻城 |
| 李 | 憲 | 源嘗 | 貴池 |
| 南 | 徵 | 神清 | 吳縣 |
| 徐 | 枋 | 昭法 | 長洲 |
| 馮 | 第 | 躋仲 | 慈谿 |
| 陸 | 符 | 文虎 | 寧波 |
| 嚴 | 澹 | 子岸 | 杭州 |

| | | | |
|-------------------------------|----|----|----|
| 葛 | 成龍 | 雲農 | 慈谿 |
| 朱 | 茂暉 | 子若 | 秀水 |
| 朱 | 茂暘 | 子葑 | 秀水 |
| 朱 | 茂昉 | 子葆 | 秀水 |
| 褚 | 運時 | 青還 | 浙江 |
| 曹 | 元禕 | 介繁 | 海鹽 |
| 屠 | 令儀 | 羽可 | 秀水 |
| 吳 | 統持 | 巨手 | 秀水 |
| 四書大全辯 <small>參定姓氏四</small> | | | |
| 姜 | 埰 | 卿野 | 萊陽 |
| 姜 | 垓 | 如須 | 萊陽 |
| 羅 | 其鼎 | 耳臣 | 桃源 |
| 梁 | 以樟 | 公狄 | 順天 |
| 梁 | 以桂 | 杭木 | 順天 |
| 范 | 邦瞻 | 若侯 | 順天 |
| 黃 | 鼎 | 上周 | 順天 |
| 黃 | 鼎 | 惟梅 | 順天 |
| 張 | 繼鏞 | 季超 | 順天 |

| | | |
|----------------|----|----|
| 王崇簡 | 敬哉 | 順天 |
| 蕭亮 | 伯開 | 順天 |
| 米壽都 | 吉士 | 順天 |
| 應聲 | 賡九 | 順天 |
| 何平 | 又侯 | 順天 |
| 牛裕范 | 式之 | 順天 |
| 孫弘結 | 吉甫 | 山東 |
| 孫弘姓 | 伯生 | 山東 |
| 徐鳴時 | 君和 | 吳縣 |
| 四書大全辯 泰定姓氏五 | | |
| 徐孚遠 | 闇公 | 華亭 |
| 徐致遠 | 武靜 | 華亭 |
| 周立勲 | 勒尚 | 華亭 |
| 周季勲 | 成子 | 華亭 |
| 王元玄 | 默公 | 華亭 |
| 王育平 | 井玉 | 華亭 |
| 黃宗載 | 大冲 | 餘姚 |
| 張學謙 | 子一 | 嘉善 |
| 李標 | 子建 | 嘉善 |

| | | |
|----------------|----|----|
| 張鴻遠 | 雲符 | 慈谿 |
| 張鴻遠 | 宏望 | 慈谿 |
| 張鴻遠 | 來之 | 浙江 |
| 馮愷愈 | 道濟 | 慈谿 |
| 馮愷章 | 帝皇 | 慈谿 |
| 郝洪範 | 箕言 | 湖廣 |
| 鄒枚 | 馬卿 | 湖廣 |
| 易道暹 | 曠侯 | 黃岡 |
| 王都俞 | 在明 | 麻城 |
| 四書大全辯 泰定姓氏六 | | |
| 易為瑚 | 伯賜 | 麻城 |
| 謝淳培 | 應侯 | 漢陽 |
| 劉肇國 | 阮仙 | 潛江 |
| 謝璠 | 喬玉 | 湖廣 |
| 謝璠 | 魯玉 | 湖廣 |
| 姚彥 | 無聖 | 湖廣 |
| 袁伯猷 | 稚圭 | 郴州 |
| 袁從諤 | 昌言 | 郴州 |
| 袁從諤 | 玄晏 | 郴州 |

| | | |
|-------|----|----|
| 劉青燁 | 杜三 | 攸縣 |
| 杜詔先 | 于皇 | 黃岡 |
| 鄒山 | 禹封 | 湖廣 |
| 鄒華 | 雲掌 | 湖廣 |
| 劉伯愚 | 千之 | 商丘 |
| 吳伯喬 | 讓伯 | 商丘 |
| 吳伯胤 | 延仲 | 商丘 |
| 侯方夏 | 赤社 | 商丘 |
| 侯方域 | 朝宗 | 商丘 |
| 四書大全辯 | 崑崙 | 山西 |
| 程康莊 | 古遺 | 山西 |
| 曹良直 | 文伯 | 山西 |
| 薛宗周 | 凝之 | 黃岡 |
| 官撫辰 | 孔瞻 | 湖廣 |
| 蔡希孔 | 仁日 | 湖廣 |
| 蔡希孟 | 我容 | 金壇 |
| 周鎔 | 我成 | 金壇 |
| 周錫成 | 遠侯 | 金壇 |
| 周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 鏞 | 劉廷璽 | 錢 佐 | 徐時霖 | 龔九疇 | 顧 宸 | 惲日初 | 阮士鵬 | 湯啓燿 | 黃廷才 | 柳存賦 | 王龍文 | 王之翰 | 李衷燦 | 王 潢 | 計嘉開 | 黃日乾 |
| 全真 | 貴池 | 吳縣 | 金壇 | 武進 | 無錫 | 武進 | 宣城 | 宜興 | 泗州 | 泗州 | 泗州 | 滁州 | 含山 | 應天 | 應天 | 應天 |
| 仲升 | 上扶 | 聚五 | 無技 | 玄初 | 鼎子 | 開赤 | 蔡仲 | 元偉 | 瞻兮 | 聖因 | | | | | | |

| | | |
|----------------|----|----|
| 盛賓 | 于素 | 應天 |
| 蔣元彥 | 士粲 | 應天 |
| 姚誥 | 夢士 | 應天 |
| 王彭年 | 幼公 | 桐城 |
| 翟猗 | 去文 | 應天 |
| 羅世繡 | 繡銘 | 應天 |
| 何黃 | 德坤 | 應天 |
| 錢滙 | 季水 | 應天 |
| 陳彝 | 伯倫 | 應天 |
| 四書大全辯 於定姓氏九 | | |
| 方畿 | 奕于 | 桐城 |
| 王亦臨 | 穆如 | 應天 |
| 周景濂 | 仍叔 | 應天 |
| 施化遠 | 元引 | 應天 |
| 謝廷相 | 願小 | 應天 |
| 韓范 | 孟小 | 應天 |
| 王開 | 升如 | 應天 |
| 周士章 | 吳昉 | 應天 |
| 朱應昇 | 允升 | 應天 |

| | | |
|----------------|----|----|
| 沈日星 | 明阿 | 浙江 |
| 朱萬鎬 | 潔湘 | 桐鄉 |
| 宋之繩 | 其武 | 溧陽 |
| 吳穎 | 見末 | 溧陽 |
| 陳名夏 | 百史 | 溧陽 |
| 彭旭 | 旦兮 | 溧陽 |
| 芮城 | 巖尹 | 溧陽 |
| 陸燾 | 文垓 | 浙江 |
| 吳德鑑 | 于民 | 徽州 |
| 四書大全辯 於定姓氏十 | | |
| 汪知默 | 開增 | 徽州 |
| 吳霖 | 束三 | 歙縣 |
| 洪德生 | 生甫 | 徽州 |
| 洪德吉 | 吉甫 | 徽州 |
| 洪德嘗 | 嘗伯 | 徽州 |
| 黃象乾 | 祝聖 | 和州 |
| 白瑜 | 瑕仲 | 桐城 |
| 吳道凝 | 子遠 | 桐城 |
| 方文 | 耐止 | 桐城 |

| | | |
|--------------------------|----|----|
| 左國柱 | 子正 | 桐城 |
| 周岐 | 志先 | 桐城 |
| 方以智 | 密之 | 桐城 |
| 左國棟 | 子直 | 桐城 |
| 左國林 | 子忠 | 桐城 |
| 左國材 | 子厚 | 桐城 |
| 戴重 | 敬夫 | 和州 |
| 金光房 | 天駟 | 全椒 |
| 魯可藻 | 孺發 | 和州 |
| 四書大全辯 <small>卷之四</small> | | |
| 吳濤 | 鷺公 | 建平 |
| 齊維嶽 | 方壺 | 桐城 |
| 黃良 | 杞孺 | 應天 |
| 徐濯 | 道潔 | 江浦 |
| 白夢鼎 | 孟新 | 應天 |
| 白夢龍 | 仲調 | 應天 |
| 金光軫 | 含章 | 全椒 |
| 金光吳 | 冲玄 | 全椒 |
| 金光婁 | 文郁 | 全椒 |

| | | |
|--------------------------|----|----|
| 鄭篆 | 頡書 | 應天 |
| 何如玄 | 中散 | 應天 |
| 陳憲 | 君昱 | 應天 |
| 江詮 | 聖功 | 應天 |
| 余懷 | 澹心 | 應天 |
| 吳瑋 | 子奇 | 應天 |
| 葉蒂棠 | 懋公 | 應天 |
| 金光啓 | 開曦 | 全椒 |
| 金新鼎 | 仍之 | 全椒 |
| 四書大全辯 <small>卷之五</small> | | |
| 金輝鼎 | 闇之 | 全椒 |
| 王櫓 | 藩室 | 金壇 |
| 沈士柱 | 崑銅 | 蕪湖 |
| 張明象 | 玄湛 | 蕪湖 |
| 蕭雲從 | 尺木 | 蕪湖 |
| 蕭雲倩 | 小曼 | 蕪湖 |
| 朱有章 | 西離 | 蕪湖 |
| 潘延年 | 右枚 | 蕪湖 |
| 朱長澤 | 祖潤 | 蕪湖 |

| | | |
|--------------|----|----|
| 朱嘉禾 | 顧玄 | 蕪湖 |
| 杜時舉 | 黃卿 | 蕪湖 |
| 孫頤 | 宜之 | 桐城 |
| 孫臨 | 克威 | 桐城 |
| 趙又漢 | 相如 | 桐城 |
| 周曰赤 | 子組 | 桐城 |
| 方以元 | 坤承 | 桐城 |
| 劉漢 | 臣向 | 桐城 |
| 方其義 | 直之 | 桐城 |
| 四書大全辯 卷之五 | | |
| 倪天弼 | 右臣 | 桐城 |
| 左國寵 | 子衡 | 桐城 |
| 何亮功 | 次德 | 桐城 |
| 錢秉鑑 | 幼光 | 桐城 |
| 吳德操 | 鑑在 | 桐城 |
| 姚文烈 | 觀侯 | 桐城 |
| 姚文煦 | 集侯 | 桐城 |
| 姚文然 | 若侯 | 桐城 |
| 孫中麟 | 振公 | 桐城 |

| | | |
|--------------|----|----|
| 冒襄 | 辟疆 | 如皋 |
| 宮偉鏐 | 紫玄 | 泰州 |
| 王奎光 | 聚此 | 通州 |
| 蕭松齡 | 木公 | 靖江 |
| 羅若彥 | 未若 | 四川 |
| 楊愈盛 | 縱公 | 四川 |
| 蔡方燁 | 穎韜 | 蘇州 |
| 顧鈇 | 彥威 | 蘇州 |
| 蔡方燾 | 涵之 | 吳縣 |
| 四書大全辯 卷之六 | | |
| 吳履嘉 | 元禮 | 貴池 |
| 吳應纂 | 緒倩 | 貴池 |
| 吳蒼竹 | 子春 | 貴池 |
| 吳鐘 | 空之 | 青陽 |
| 胡士邵 | 美穉 | 貴池 |
| 趙珣 | 尹孚 | 四川 |
| 莊持志 | 尚之 | 徽州 |
| 沈壽寧 | 子靜 | 宣城 |
| 沈壽民 | 眉生 | 宣城 |

| | | |
|--------------------------------|----|----|
| 陳士驄 | 龍媒 | 宣城 |
| 徐日表 | 天偉 | 宣城 |
| 梅朗中 | 朗三 | 宣城 |
| 顏紹庭 | 庭生 | 宣城 |
| 梅超中 | 季升 | 宣城 |
| 沈壽國 | 治先 | 宣城 |
| 孫支煌 | 其星 | 宣城 |
| 萬應隆 | 道吉 | 涇縣 |
| 秦永昌 | 燕及 | 宣城 |
| 四書大全辯 <small>蔡定姓氏十五</small> | | |
| 徐貞乙 | 俶子 | 宣城 |
| 趙司直 | 維生 | 涇縣 |
| 趙初浣 | 雪度 | 涇縣 |
| 王徽 | 慎五 | 涇縣 |
| 蔡說 | 傳公 | 宣城 |
| 吳鏡 | 若金 | 宣城 |
| 後日大 | 太如 | 宣城 |
| 徐日康 | 康錫 | 宣城 |
| 吳炯 | 季野 | 宣城 |

| | | |
|--------------------------------|----|----|
| 徐律時 | 乾若 | 宣城 |
| 後震 | 起龍 | 宣城 |
| 陳穩 | 山立 | 宣城 |
| 朱苞 | 以九 | 宣城 |
| 湯纘禹 | 君謨 | 宣城 |
| 詹振 | 子先 | 歙縣 |
| 鄭汝敏 | 魯若 | 涇縣 |
| 咎質 | 無疑 | 宣城 |
| 麻三衡 | 孟璿 | 宣城 |
| 四書大全辯 <small>蔡定姓氏十六</small> | | |
| 沈壽岐 | 姬山 | 宣城 |
| 後雯 | 雲章 | 宣城 |
| 葛明會 | 元士 | 宣城 |
| 王雲龍 | 雲從 | 涇縣 |
| 陳策 | 仲獻 | 歙縣 |
| 許貞 | 思嘗 | 建平 |
| 趙芳華 | 臧若 | 涇縣 |
| 吳士俊 | 元賡 | 宣城 |
| 崔璵 | 洲生 | 宣城 |

| | | |
|------------------------------|----|----|
| 陸之珍 | 禹海 | 宣城 |
| 杜名齊 | 朋李 | 旌德 |
| 徐銓 | 玠如 | 宣城 |
| 劉堯枝 | 根生 | 宣城 |
| 貢大受 | 海若 | 宣城 |
| 胡泉 | 白水 | 太平 |
| 葛蛟 | 道瑞 | 涇縣 |
| 陳礪 | 劍穎 | 涇陽 |
| 鮑奇才 | 炳如 | 涇陽 |
| 四書大全辯 <small>卷之十七</small> | | |
| 殷以翼 | 齊生 | 宣城 |
| 黃雲鶴 | 鳴僊 | 宣城 |
| 馮毓禎 | 天貞 | 宣城 |
| 項如臯 | 孟凱 | 太平 |
| 後霑 | 子洽 | 宣城 |
| 楊雲鶚 | 薦臣 | 宣城 |
| 馮開虞 | 鍾玄 | 宣城 |
| 孫翰 | 伯衡 | 建平 |
| 萬麟 | 道祥 | 涇縣 |

| | | |
|------------------------------|----|----|
| 後聚 | 爾清 | 宣城 |
| 徐襄時 | 曰贊 | 宣城 |
| 秦仁管 | 穉如 | 南陵 |
| 張鶴 | 鶴齡 | 宣城 |
| 張習孔 | 念難 | 歙縣 |
| 郭玉城 | 瑞屏 | 宣城 |
| 施閨章 | 尚白 | 宣城 |
| 劉士瓚 | 在中 | 宣城 |
| 周廷英 | 光升 | 涇陽 |
| 四書大全辯 <small>卷之十八</small> | | |
| 文啓元 | 佑人 | 涇縣 |
| 文敦元 | 艮吉 | 涇縣 |
| 秦明獻 | 翼可 | 宣城 |
| 羅尚允 | 允矣 | 青陽 |
| 周斯 | 盛際 | 涇陽 |
| 吳震化 | 伯璋 | 高淳 |
| 梅枝鳳 | 子翔 | 宣城 |
| 梅枝遇 | 雨吉 | 宣城 |
| 徐振文 | 文起 | 宣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新時 | 吳之晉 | 張新周 | 馮肇虞 | 貢師臣 | 詹孚道 | 陳名傑 | 沈潛 | 徐顯烈 | 四書大全辯 | 徐顯勲 | 胡之瑗 | 王親賢 | 梅枝起 | 詹希弼 | 鄭佺 | 陳名誌 | 陳鴻聲 | 胡大冲 |
| 聖銘 | 自明 | 錫哉 | 毓玄 | 幼儒 | 鳴九 | 簡最 | 亦昭 | 碩公 | 蔡定姓氏十九 | 掌六 | 羹玉 | 承周 | 起聖 | 拂士 | 期生 | 簡尤 | 廷佐 | 軼左 |
| 宣城 | 徽州 | 宣城 | 宣城 | 宣城 | 宣城 | 溧陽 | 涇縣 | 宣城 | | 宣城 | 太平 | 太平 | 宣城 | 宣城 | 涇縣 | 溧陽 | 建平 | 建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昌祚 | 陳崑茹 | 倪廷佩 | 徐日來 | 駱夢龍 | 史繼筆 | 王爾揚 | 沈壽崑 | 李其柱 | 四書大全辯 | 章人鳳 | 芮朝鼎 | 芮震亨 | 史文長 | 葉耆 | 史權 | 朱嘉祐 | 丁聖和 | 沈煥 |
| 爾玉 | 君玉 | 振玉 | 復生 | 宗亮 | 康侯 | 抑之 | 景山 | 欲僊 | 蔡定姓氏二十 | 藹吉 | 均載 | 孔修 | 君碩 | 伊氏 | 夢與 | 綬玄 | 進野 | 涇縣 |
| 高淳 | 高淳 | 溧陽 | 宣城 | 建平 | 溧陽 | 宣城 | 宣城 | 繁昌 | | 繁昌 | 溧陽 | 高淳 | 溧陽 | 涇縣 | 溧陽 | 蕪湖 | 蕪湖 | 涇縣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衍 | 李澶 | 李渭 | 孫象壯 | 鮑元華 | 朱家胤 | 朱尚雲 | 范植 | 蔡蔡春 | 蔡芝春 | 孫爾宜 | 吳古懷 | 荆衍穀 | 沈師陸 | 李源 | 李灝 | 黃詢 | 劉元樞 |
| 巨源 | 萊馭 | 公望 | 子輶 | 曼殊 | 長錫 | 槐里 | 汝培 | 大美 | 玉立 | 幼窳 | 弗如 | 爾戩 | 公酉 | 長公 | 澄最 | 挹清 | 子辰 |
| 合肥 | 句容 | 句容 | 青陽 | 徽州 | 揚州 | 應天 | 應天 | 宣城 | 宣城 | 當塗 | 高淳 | 丹陽 | 宣城 | 溧陽 | 溧陽 | 溧陽 | 溧水 |

四書大全辯

蔡定姓氏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揭重熙 | 劉徵孝 | 張允修 | 陳維崧 | 許裔聲 | 劉日杲 | 晏揚勳 | 湯開先 | 羅日崇 | 羅應秋 | 萬發祥 | 吳家儀 | 錢謙亨 | 吳元率 | 朱秉慶 | 汪沐日 | 嘗錫胤 | 龔允肅 |
| 潛銘 | 孝若 | 恂孺 | 其年 | 石疏 | 出子 | 鼎鐫 | 季雲 | 玄目 | 君實 | 養正 | 桂子 | 尊生 | 起之 | 源修 | 扶光 | 介明 | 諸玉 |
| 臨川 | 泰和 | 於潛 | 宜興 | 合肥 | 廣信 | 瑞州 | 臨川 | 瑞州 | 瑞州 | 臨江 | 瑞州 | 臨江 | 瑞州 | 揚州 | 徽州 | 河南 | 合肥 |

四書大全辯

蔡定姓氏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孫元凱 | 孫鼓 | 唐之儼 | 龔典學 | 曾應秋 | 徐斯馨 | 楊文彩 | 羅仲 | 徐世名 | 四書大全辯 | 甘鳴鳳 | 熊啓堦 | 熊啓堂 | 程元極 | 余正垣 | 陳弘緒 | 趙爾圻 | 鄧履右 | 萬時華 |
| 若士 | 子雙 | 翀之 | 當時 | 正萬 | 宜明 | 治文 | 繡仲 | 仲嘉 | 徐定民三 | 伯申 | 仲平 | 伯陽 | 隆之 | 小星 | 士業 | 千里 | 左之 | 茂先 |
| 崑山 | 湖廣 | 贛州 | 南昌 | 贛州 | 建昌 | 贛州 | 宜黃 | 建昌 | | 臨川 | 南昌 | 南昌 | 南昌 | 新進 | 新建 | 廬陵 | 新建 | 南昌 |

| | | |
|-------|------|----|
| 戴宏烈 | 伯承 | 桐城 |
| 閔遵古 | 無作 | 歙縣 |
| 方天眷 | 我謹 | 杭州 |
| 汪啓齡 | 大年 | 桐城 |
| 左國鼎 | 子玉 | 桐城 |
| 馮祖快 | 歉然 | 宣城 |
| 劉自珍 | 來聘 | 湖廣 |
| 余紹祉 | 子疇 | 婺源 |
| 余重曾 | 慕先 | 婺源 |
| 四書大全辯 | 徐定民三 | |
| 余燕翼 | 謀長 | 婺源 |
| 戴簡孺 | 臣在 | 休寧 |
| 戴思孝 | 永言 | 婺源 |
| 查秉光 | 我涵 | 婺源 |
| 查潛 | 个臣 | 婺源 |
| 曹鳴遠 | 文季 | 婺源 |
| 汪東易 | 開明 | 徽州 |
| 項翼聖 | 魯文 | 徽州 |
| 潘大京 | 南二 | 徽州 |

| | | |
|-----------------------------|----|----|
| 江世育 | 曰生 | 徽州 |
| 汪志稷 | 龍卿 | 徽州 |
| 余垣 | 大微 | 婺源 |
| 余維樞 | 中台 | 婺源 |
| 張韜 | 飯生 | 應天 |
| 汪蛟 | 辰初 | 儀真 |
| 顧蓋詰 | 念之 | 應天 |
| 麻三言 | 無易 | 宣城 |
| 麻三高 | 夢日 | 宣城 |
| 四書大全辯 <small>參定姓氏三五</small> | | |
| 吳閔胤 | 汝訥 | 應天 |
| 吳閔胤 | 汝爲 | 應天 |
| 麻九齡 | 度如 | 宣城 |
| 麻乾齡 | 天爲 | 宣城 |
| 陶玉 | 小宋 | 應天 |
| 李際時 | 士醮 | 應天 |
| 李開 | 奔賓 | 應天 |
| 李天沃 | 生一 | 應天 |
| 朱 | 應玉 | 應天 |

| | | |
|---|----|----|
| 項文 | 玄龍 | 應天 |
| 潘光國 | 君晉 | 應天 |
| 嘗溥 | 博侯 | 應天 |
| 陳孔文 | 子文 | 應天 |
| 夏啓聖 | 爾化 | 應天 |
| 倪于光 | 允家 | 應天 |
| <small>姓氏不序地不序齒四子好友暨 中同社非後先共參訂者不敢妄 重也</small> | | |
| 四書大全辯 <small>參定姓氏六</small> | | |

四書大全辯

門人較閱姓氏

吳遇 子相 貴池

徐日旭 公旦 湖廣

成其懋 敏公 山東

成其謙 吉甫 山東

蔡沐 大湜 湖廣

王尚傳 守先 涇縣

孫應喬 喬年 四川

四書大全辯

門人姓氏一

吳朗 明臣 歙縣

金潞 西原 休寧

余良辰 際期 婺源

余起龍 用霖 婺源

余聘卿 晉臣 婺源

余藩卿 翰臣 婺源

余延勲 勒永 婺源

余振鴻 羽侯 婺源

程基濬 希哲 徽州

金鍾英 德聚 婺源

葉友栢 銅柯 饒州

余楷 上木 饒州

許邦諫 五從 應天

鈕大縉 克生 應天

張介德 淑士 應天

徐鵬舉 有俶 臨川

朱茂升 五遂 揚州

顧吉士 與復 應天

四書大全辯

門人姓氏二

閩人姓氏

歐社姓氏

周顯 勁止 萬載

袁一唯 嗣魯 宜春

錢經濟 駿伯 袁州

黃士縉 晉之 宜春

袁繼升 以時 袁州

何江 仲子 宜春

黃士紳 申之 袁州

何山 叔子 宜春

四書大全辯

歐社姓氏

施光寵 覆龍 臨江

易嗣重 又尹 袁州

黃士綬 受之 袁州

張兆桂 月粟 分宜

張啓偉 梧生 袁州

劉嚴 奇敢 宜春

張兆蘭 以綺 分宜

彭崧 義况 袁州

袁端 以人 萬載

簡元嘉 申公 萍鄉

樂泳中 季子 宜春

梁巨植 嶽生 宜春

四書大全辯

歐社姓氏

四書大全引用諸家姓氏

蘇氏

子孫

王氏

應麟 伯厚
著論孟考異

晉江蔡氏

清 虛齋
著四書蒙引

同安林氏

希元 次崖
著四書存疑

晉江陳氏

琛 紫峯
著四書淺說

泰和羅氏

欽順 整菴
著因知記

盱江羅氏

近溪

瓊山丘氏

著大學衍義補

吉水羅氏

洪先 念菴

新會陳氏

獻章 白沙

姚江王氏

守仁 陽明

東里高氏

拱 中玄
著四書問辯錄

湛氏

若水 甘泉 增城

郭氏

子章 吉安 青蠟

呂氏

柟 涇野 陝西 西安

吉水鄒氏

元標 南阜

四書大全辯

引用諸家姓氏一

楊氏

慎 升菴 四川 成都

盱江鄧氏

元錫 潛谷
著經譯史

焦氏

苑 漪園

京山郝氏

敬 仲輿
著四書九經解

江陵顧氏

起元 麟初
著中庸外傳

豐城李氏

頴 弘明
著論語測疑

袁氏

黃 了凡 著四書疏意

吳氏

因之

萊州張氏

夙行 月恒
著四書近解

海虞陳氏

禹謨 錫玄
輯談經說

吳氏

麟瑞 秋圃
著古本大學通

方氏

文 桐城 爾止

引用諸家姓氏終

四書大全辯

張氏家學

叔

張曰積

文木

弟

張自熙

惟道

張自勳

靖節

張自燕

以燕

張自熊

非熊

侄

張肇瑾

與石

張肇瑜

去瑕

四書大全辯 家學姓氏一

經 167-549

古本大學

經正書舍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親在長長在明明德於天下者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
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
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
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

古本大學

一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
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
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
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
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

之爲修所善上引古本此
意本利者至新之引

古本大學

二

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
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
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
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
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
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
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
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
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
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

於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

古本大學

三

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

後言保赤子而信不疑

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

古本大學

四

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辟則為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夫眾
 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
 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
 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
 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
 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
 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
 古本大學

五

陽明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
 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正心而已矣
 正心之至善其則致知而已矣致知之
 修身著其用也以致知而正心之明則
 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
 利也

此專為下
 有財聚

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
 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
 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
 財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
 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
 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
 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
 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
 利也

六

古本大學

七

善而本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
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
非即其意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
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
格則知致意誠而存以復其本體是之謂
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復
其離舊本而格而聖人之意亡是故不務於
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虛不事於格物
而徒以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
以誠意格物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
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
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
而復舊本傍為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
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
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吳秋圃曰按學庸出於禮記右古本大學
乃漢孔安國所獻壁經原文也自是一篇
無分經傳時去古未遠又出孔氏似無可

疑紫陽宗程子之說以其有錯簡而更定
之尊首篇為經分三綱領八條目而各自
為傳又以其說補格致之闕文嘉惠後學
至矣愚竊疑格致傳中所稱窮至事物之
理反復求之大學全書此旨不少概見何
也且篇首提綱語取分明意則歸併止至
善故下專言知止實非三項格致誠正等
名目有八卒言知止實非三項格致誠正等
紛各釋其義則大學之緒若是一事如紛
取古本讀之其於首篇之未接以此謂知
本此謂知之至乃知知本而知已至此謂知
之說已明故下獨言誠意以是知不必補
傳也此後歷引古之明新止至善者以明
修身之為本又引聖人之言證其知本之
說於是詳言身心相因之理修齊治平本
未一貫之意全篇如貫珠以是知不必分
傳也譬有石錦於此經緯文采本自斐然
必裁割之以就近製不足則益之以他繒

古本大學

八

聖復整密不若仍其舊矣夫子曰吾猶
史之闕文史猶闕文而況經乎古本向
於世好古者多述之余特為之通其義如
此

程明道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

程明道改正大學

一

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程明道改正大學

二

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

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
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
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
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
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
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程明道改正大學

三

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
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
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
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
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
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
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

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
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
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
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
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
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

程明道改正大學

四

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
爲天下謬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
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
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
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
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
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
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
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
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
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

程明道改正大學

五

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易曰亡人無以
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
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
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
遠之悻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

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
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
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
財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
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
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

程明道改正大學

六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
善之小人使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如無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

程明道改正大學終

程伊川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

當作新

民在止於至

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

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程伊川改正大學

一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

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之本

字四

此謂之本此謂知之至也康誥曰克明德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

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

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曰邦畿千里惟民

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

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

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

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

程伊川改正大學

二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

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

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當作心有所忿懣

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

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

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

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其字家在修其

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

程伊川改正大學

三

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

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

程伊川改正大學

四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慤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管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

程伊川啓聖大學

五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作急之誤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

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上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

程伊川啓聖大學

六

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一本云彼爲不善之小人使之爲國家

中庸外傳前語

明 江寧後學顧起元論次

史記曰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作中庸
蘇氏古史刪嘗困于宋四字文義欠明似
子思年六十二作中庸矣

鄭端簡公古言曰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
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
小篆八分刻之于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
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

中庸外傳 前語

一

宋懼家學不明先聖之道墜作大學以經
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陳晦
伯辨考魏無政和年號又考魏立三字石
經時鍾會尚幼以端簡之說爲未足据余
考國志誠如晦伯所辯隋志魏正始中立
一字石經玉海邯鄲淳建三字石經于漢
碑西政和之說更無它証獨周從龍中庸
發覆篇云魏政和刻賈逵石經中庸篇次
與今小異辟如行遠章在費隱章之後鬼

神之爲德章在達孝章之後據此則石經
中庸似有傳本然政和年號畢竟虛誕不
足信也

焦氏澹園集心性解曰子思作大學中庸
四十七篇遭秦燔書獨二篇存耳是合大
學中庸共四十七篇孔叢子言子思年十
六適宋宋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
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
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

中庸外傳 前語

二

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
其書周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
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
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
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
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
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
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
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

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按此言困于宋事甚詳而書止中庸不言大學又四十九篇校焦氏解多二篇至子思年十六而作中庸則著書之年甚蚤亦古所未有也

鄭康成云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以昭明聖祖之德

中庸外傳

前語

三

李翱復性書曰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景德四年邢昺以工部尚書知曹州入辭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昺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宋史道學傳周敦頤出于春陵得聖賢不傳之學明道中程顥

及頤受業周氏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

張載字子厚少喜談兵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訪讀中庸載嘗曰中庸出于聖門但可疑者又曰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其深思自得如此

中庸外傳

前語

四

李侗字愿中學者稱延平先生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數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

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

元王翰金華人蓋魯齋謂中庸古有二篇

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

一章明鄭瑗并觀所言曰王魯齋只憑漢

藝文志中庸說二篇一辭欲析中庸爲二

篇後易其文使各以類相從魯齋最不信

家語謂朱子不當據家語以正中庸似矣

班氏漢志獨可據以正中庸乎況其所謂

二篇者本指其注疏非指其正文也

中庸外傳

前語

五

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前魚卒時
年五十孔子年當六十九矣子思之生又
不知前此幾年孔子卒時子思而喪主年
亦應不甚幼孔叢子載子思與孔子答問
之語雖未必然要亦難斷其必無也子思
年六十而適宋必在孔子既卒之後云十
六者恐或亦未然惟是史記年表孔子卒
在周敬王四十四年魯穆公立在此年上
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生
主于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穆公之立也而
孔叢子載穆公薨時子思居位孔叢子固
不足據然孟子亦言穆公之子子思不
應有喪年表之錯明矣宋高似孫子略國
朝宋景濂諸子辨證云子思壽六十二魯
穆公同聘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
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也答問之事安得
有之乎謂既信壽六十二之說卽不當信
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

思之生當在孔子薨奠之後矣伯魚既先
孔子而卒子思安得與孔子而生哉凡傳
記所紀年月如此抵牾者不可勝計盡信
書不如無書信矣此亦鄭瑗并觀瑣言所
辨存之備攷

中庸外傳

前語

六

中庸外傳略例

中庸一篇書耳中引仲尼曰者一子曰者二十詩曰詩云者十有六雖有間隔處然自非判而爲三秦漢以前著書類然閱老莊之文可知也鄭康成注分爲三十二節中有不宜截而截者見有子曰字卽截之古人之質樸如此紫陽分而爲三十三章自謂妄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于文意首尾則似具矣許孟中

中庸外傳

略例

七

先生中庸述依禮記古本分爲八章每章自爲首尾愚謂只宜作一篇讀之庶得其合一之妙今所傳微做紫陽稍便詮注不爲斷截也中庸一書首尾照應甚密中間廣說處從橫離合不可端倪微妙不測紫陽所謂極有條理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惟心領其大意如庖丁解牛游刃衆虛方中理解若執語生滯便大有遷庭矣一傳語多引前賢之論中有語意渾涵未

明未盡者以已意發之則不一一注出某氏惟全用其語始爲標出若間伸鄙見有所發明亦不拈舉以此傳自備一家之言不敢仰摹前賢詰訓也

篇中詞義之細碎名象之剖析有原注已具者不更摘錄以成書可閱毋煩重出也間有原書未詳或鄙見少異處乃附注于後亦或別起它端伸本書未有之義意謂聖文廣大隨意舉揚毋第沾沾于一家言

中庸外傳

略例

八

耳

金華王氏欲以中庸誠明分爲二篇以前說性教後又說性教更端再起似非一意故欲分之不知古人文字有複說而意愈明者如莊子逍遙遊前說北冥有魚後又說一遍而旨實相發不爲兩段也古文自有此體魯齋遽欲剖而二之誤矣

中庸不似大學多錯簡致諸儒訂補之紛紛然亦有一二可疑者如道其不行矣夫

接上文則子曰字衍不接上文則此語上
下應有關文哀公問政蒲盧二字爲蟲爲
葦兩俱牽今若非方言定爲訛字在上位
數句的係重出如學上智上加子曰字明
是更端家語有哀公自言云云可証家語
無博學之以下章句謂爲子思所補而許
孟中先生直謂此章止首數言是夫子告
君之語其下皆子思所論或更有它据矣
總之書經三寫烏焉成馬如素隱字畢竟

中庸外傳

略例

七

有訛而康成乃以素爲係君子所以貴關
疑也

歐陽公讀李翱文以其復性書三篇爲中
庸之義疏非也翱自論復性之學引中庸
以証之耳不爲中庸作注也觀末篇可見
已然而葉石林乃云李翱復性書卽佛氏
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藥山
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以其爲言者儒
也又云韓退之原性不逮翱復性書遠甚

翱作此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藥山又云
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言之則
爲佛石林之言如此要之理之至一處道
術不得而岐卽謂此書爲注中庸亦奚不
可

子瞻中庸論三篇于中庸之指無所發明
其曰孔氏之遺書而不完曰其要有三又
曰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爲文豈似未遊
其藩者至于由序古史引中庸言上古聖

中庸外傳

略例

十

人無爲之治可謂達其本矣其後又言道
不可名聖人寄于一與中以名之自曾子
而外夫子未嘗與之言一與中獨子思發
之傳于孟子孟子爲性善之論而一與中
之道枝噫觀于此言子由固深于中庸者
也乃謂子瞻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
未喻邪

注書難自古記之矣彖之釋卦辭也小象
之釋爻辭也此千古注疏之準也而文言

之于乾坤繫辭之于諸卦別仲微指似于本卦初不相蒙者卽四子中所引詩書亦曷嘗規規焉如傳而口角之云云爾哉劉孝標之注世說裴松之之注國志鄭道元之注水經皆廣記異聞益所未備若郭象之注莊抱一子之注關尹并其言外之意而發之不以詮釋本文爲能也嗚呼至矣余今所傳中庸微彷彿此意所愧心未入道妄肆揣摩徒爲駢拇枝指貽笑大方耳

中庸外傳

略例

上

澹園先生曰子思孟子本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爲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後世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然則中庸者政論語之義疏也故有論語不可無中庸有中庸而後論語之所未發者如日月之中天後儒言孟子大有功于聖門不知子思之功爲尤大

古人作經有自爲解釋不煩更下轉手者

如喜怒哀樂之未發分明卽是解釋中字而今又增出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早是畫蛇之足續鳧之脛本意反爲之晦矣余私持此論未敢自信偶讀焦氏筆乘載趙學士孟靜論有曰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爲之躍如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因此推之傳注繁多其翳本旨者政自不少也

中庸外傳

略例

上

古中庸注疏目

漢藝文志中庸說二篇

晉戴顓中庸傳二卷

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又制古中庸三卷

大同十年張綽朱昇賀琛述

唐孔穎達中庸注疏二卷

宋胡瑗中庸傳一卷盛喬纂

程頤中庸義一卷

呂太臨中庸義一卷

中庸外傳

疏目

註

蘇軾中庸論三篇

喬執中中庸義一卷

游酢中庸解義五卷

郭忠孝中庸說一卷

郭雍中庸說一卷

楊時中庸解一卷

司馬光中庸廣義一卷

司馬光等六家中庸解義一卷

四先生中庸解義一卷

程頤呂太臨游酢楊時

石塾中庸集解二卷

朱熹中庸章句一卷中庸或問二卷中庸

輯略二卷

十先生中庸集解二卷

朱熹序

張九成中庸說一卷

王奎文中庸發明一卷

錢文子中庸集傳一卷

倪思中庸集義一卷

項安世中庸說一卷

中庸外傳

疏目

註

晁公武中庸大傳一卷

趙順孫中庸纂疏三卷

袁甫中庸詳說二卷

陳堯道中庸說十三卷

謝興甫中庸講義二卷

何基中庸發揮二卷

潘植中庸論一篇

黎丘武中庸指歸一卷

許謙中庸叢說一卷

中庸外傳考異

明 江寧後學顧起元 輯

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中庸其至矣乎○陸德明云一作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

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陸阱或作穽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漢明帝詔注作而不息

中庸外傳

考異

圭

不變塞焉○鄭注塞或作色

素隱行怪○素漢書作索鄭注讀義作倬向也

吾弗為之矣○弗漢書作不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陸本又作拂徐音弗

人猶有所憾○憾陸云本又作感

君子素其位而行○素鄭注讀為侑

和樂且耽○耽詩作湛

樂爾妻帑○帑陸一作孥

栽者培之○鄭栽或為茲

嘉樂君子○嘉詩作假

憲憲令德○憲詩作顯

保佑命之○佑詩作右

壹戎衣而有天下○衣鄭讀作殷云一用兵伐殷也左傳引周書殪戎殷

所以序昭穆也○穆陸一作繆

所以逮賤也○逮陸一作逌

中庸外傳

考異

圭

踐其位○鄭注踐或為纘

其如示諸掌乎○示鄭讀如寘置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敏或為謀

義者宜也○董仲舒作義者我也云仁在愛人義在正已也

好學近乎知○公孫弘傳作好問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

知所以治人○公孫弘傳作知此三者知

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

齋明盛服○家語作齊潔

尊其位○家語作爵其能

勸大臣也○家語勸作敬

勸百姓也○家語勸作子

日省月試○家語試作考

既稟稱事○鄭既讀爲餼

勸百工也○家語勸作來

柔遠人也○家語柔作綏

不勉而中○家語作弗勉而中

中庸外傳

考異

七

必有妖孽○鄭本作妖孽許氏說文作妖

孽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乎陸一並作於

久則徵○鄭注徵本作微

可一言而盡也○一唐石經作壹

其爲物不貳○貳陸一作儻

載華嶽而不重○華陸一作山

鼃鼃蛟龍○蛟唐石經作蛟

於穆不已○正義引孟仲子作於穆不似

是故居上不驕○驕陸一作喬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哲徐道明作知

雖善無徵○徵鄭云或爲證下同

考諸三王而不謬○謬唐石經作繆

在此無射○射詩作斲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辟唐石經作譬

下放此

無不覆幬○幬鄭一作燾

爲能聰明睿知○睿唐石經作叡

中庸外傳

考異

七

施及蠻貊○貊陸一作貉

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注本綸本又作

論

肫肫其仁○注肫肫本作純或爲純純

衣錦尚絅○絅陸一作纈詩作衣錦綦衣

亦孔之昭○昭詩作炤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唐石經無之字

奏假無言○奏詩作駸

不顯惟德○惟詩作維

上天之載○載鄭讀作裁也生韻注云說文
作緯楊雄賦同

中庸考異終

中庸外傳

考異

尤

論語考異

宋 浚義王應麟伯厚論次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卽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有常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

論語大全辨

論語考異

一

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
晏子焉知禮則植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
惡臥而辟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
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衛虎欲宵
攻王含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
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竝稱然斯
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
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
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二

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
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
可乎曰孝弟爲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
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
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
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
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无
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
殯之喪哀公欲設籓以問若若對以爲可

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爲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
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竝爲廟主
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
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
必有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
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
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三

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謂里爲所
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
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爲起子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
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
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
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

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邵子之言見觀物篇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四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枏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枏爲棠則申棠申枏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枏魯伯本朝祥符封申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卽棠也

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枏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棠無申枏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孟康之訓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太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爲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五

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

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皇帝書卽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減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

圖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六

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問或以絕減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達之際有啓蒙非以爲飾也

王无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

鹿邑屬亳縣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頗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

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年之書當從之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

圖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七

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旤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謂如言父慈子孝

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秘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縗也側其反而釋文以鄭爲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紵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紵帛之紵多誤爲純周禮

四書大全辯論語者異

八

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

釋文純側其反依字从系才詩行露箋紵帛釋文云紵音緇依字系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紵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集解純絲也取說文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工記三人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緇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緇禮練衣黃裏緇緣練冠麻衣緇緣蓋孔氏誤以緇爲緇則緇不可爲近喪服集註謂緇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

正義曰一入爲緇未知出何書又云二年緇以緇飾衣似讀緇爲緇當以石林之說爲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

四書大全辯論語者異

九

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圖說同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

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

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禮宿之日讀

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

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

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

雅爲文王之篇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
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
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
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
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典
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
可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
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十

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
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
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
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
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卽葉公所云也
致堂曰直躬猶口正已而呂氏春秋以爲
人姓名妄也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
負九枝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夫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
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濫矣可以
發明無所用心之戒

言無所用之心害非以博奕爲賢也讀此
章者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
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
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

董仲舒春秋繁露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士

注云武王賢臣昔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
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周之言攷之
當在文武時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惟俊
此天所以興周國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爲獻子石林謂以獻
子爲穆伯子之以惠叔爲惠伯讀左氏不
精二者皆誤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丘墨翟晝日誦誦

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

語夢見周公

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默足以容古注亦有昧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十一

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爲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

沮溺荷蓀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鳴之高翔玉雪之不汙

野世作殉利亡恥饕餮苟得者猶腐鼠羹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爲此說朱文公集註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爲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无咎之說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十二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五峯謂此說是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

禮舜如此 用樂記區萌字音切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

下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曾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論語考異

詩曰恥生湯武于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

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予嘗攷之

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

名於天下又去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

謂首陽在蒲爲得其實 澮水名左氏所謂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

觀之而明爲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

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

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

身無暴怒絮齊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

已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已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

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

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

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虵見寢

石以爲伏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論語考異

分念親者莠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

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

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

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

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

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

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

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廢

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乙酉二月夢前宰輔以太學所上書求余
跋語夢中作此語而識之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祭之服

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

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集解不取集注用
鄭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

至江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

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七

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飯要作

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

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

爲乃餐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

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

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語與

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

攷左氏傳邱叔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

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震

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

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

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

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

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詔石顯

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注獨以審富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七

貴安貧賤

陳仲龍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

明之焉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

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

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

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

也仲長統云飄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爲飄

則史記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教之化民也淺於
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
集註於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
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爲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
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
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太

丘足以爲吏而不足以爲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
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
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
學者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弟子列
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
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
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

語有孫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爲縣豐唐
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言縣子豈其
人與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
南郭獻譏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
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非以狂狷爲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
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
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左

常談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簣一於正而已論
學則曰正心論政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
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
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蓋解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
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釋文

陳白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破之昭
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
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
矣

聖人母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爲
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
不善之家必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
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太史公稱子貢一

四書太全辯

論語考異

卷

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
客視子貢也又列于貨殖傳以論語一言
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
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庇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
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
成已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卽詩
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
知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
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論語考異終

四書太全辯

論語考異

三

孟子考異

宋 浚義王應麟伯厚論次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四書大全辨

孟子考異

一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洞酌

吳才老書禪傳臣辨誤晉侯重耳為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

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孟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

孟子曰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喪向有賢臣道未得至王无咎

四書大全辨

孟子考異

二

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益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榮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資參考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愚考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三

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與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

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圖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

無疑

鄧惲曰孟軻以疆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四

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頌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棄禮捐耻秦所以敗耻尚失所晉所以替耻之於大人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

首嘖嘖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爲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爲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爲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五

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卽道也申不害以術治內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爲楊墨出於師商攷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攷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六

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楊朱書唯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

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
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
郊邳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
僭歟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
但禪學有體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
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七

氏者

老泉二子知聖人汗論誤以汗字為句趙
岐謂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汗下亦
非孟子之意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
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
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與疑
皆傳會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
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與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
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
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
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
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
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
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八

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
為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托
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
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
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
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闕

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惟伊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

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

仲已熟之萁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四書大全辨孟子考異

九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爲寶故

曰諸侯之寶三

爲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

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

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爲天吏矣仁義之

言齊梁以爲迂濶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

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

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

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爲貴

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漢豈能爲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永去而不

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痺疴疾痛之

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

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

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

四書大全辨孟子考異

十

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

於達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闢則

無關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有猷有爲矣必曰有

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歎

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爲法

以入時爲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

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

劉璋之事可謂義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表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

圖書大全辯

孟子考異

士

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

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

亂而已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

圖書大全辯

孟子考異

士

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

後世
夫民
心而
不為
何也

荀子
論可
論日
語

此論
自

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疆之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三

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

楊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

觀我朵頤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四

無儒孔子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鼓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入蜡孰謂古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

李成李曰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
其他入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
見人有求為非

宿於澧水經注云澧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十八里所謂澧中也俗以澧水為宿留

水以孟子三宿出澧

或云當有出澧漢賦介進軍中史記書一
人王闡師經會出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
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

四書大全辯

孟子考異

五

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

使秦民應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

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

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

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百者三王之罪人謂其

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

如
宋
可
案

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
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
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其作俑
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

以壽昌為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

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

歲不敏饑饉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

四書大全辯

孟子考異

六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求如

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

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前賢之讀書
如此

教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

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

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

興而民好善

孟子考異終

大學章句序

經正書合卷六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

同治十年

同人

灑 去一 聲 去 灑

去聲

的適宜

决决

分去 聲下 同 僂音 免治 去聲 下同 類徒 同反

問 答

聲 少去

混音 閔 鮮 上

1. $\frac{1}{2}$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حلل

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
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
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
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
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
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
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
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
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
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序 二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
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
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
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
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
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
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夫言先天下而後己者
同反下
首肯
更反
否部
鄙反
沈俗
非作
為去
聲
轉去
聲
入反
如字
開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
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
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
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
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
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
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
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序 三

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
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
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
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
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已意補其
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
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
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
甲子新安朱熹序

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
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
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
禮則是箇恭敬節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
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
性之理則曰性曰朱子曰書釋仁曰心之德愛
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之理之節
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
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
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
都陽沈氏曰智者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
心是性之理
新安陳氏曰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六經言性自此始謂天降生民
而與之以性亦本善之意而言
通考程氏復心曰仁義禮智四者具於人
心乃性之本體此謂天地之性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序 四

新安陳氏曰性之所有即仁義禮智是也
性無智愚賢不肖之殊惟氣有清濁清者
能知而濁者不能知故不能皆知賢有粹
知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不能皆全
二者該盡一而屬知大學意已寓於此矣
通考程氏復心曰氣出於天性亦命於天
性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只一
般氣便有清濁五行之氣聚在天地中精
爲人查澤者爲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爲聖
賢精英中查澤者爲愚不肖此所以爲氣
質之性
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朱子曰此也如何知
得只是籠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爲億
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
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
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至

九

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至遠近之勢與費
勞是力費是裹足如自某處到某處用力
幾何裹足幾何之類七盈朒以御隱雅互
見盈是多朒是少數之顯者可見隱者不
可見至於雜則尤不可見由見顯者以推
其隱如人有財物失去一半或大半或小
半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雅互見是因
其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八方程以御
錯揉正員今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算錢逐
件除下零細絕長補短奏得齊整便好
算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大月小日子不齊
便將閏月來補奏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
月星辰之行不同都要算箇行之會却相
合九勾股以御高深廣遠橫爲勾直爲股
斜爲弦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
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
道路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勾
股之術如今木匠曲尺尺頭爲勾尺稍爲

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九

股尺頭與尺稍盡處相去爲弦
永嘉史氏曰以文對節而言便是天理節
文之節文分而言之亦對舉以互見耳
朱子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
之事之所以又曰古人如禮樂射御書數
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大來都不費力齊
氏釋名物者非是
附纂景氏星曰大學所言不過學與教也
故此序首冠以學教二字天降生民至之
性二句言性之所賦人人皆同天之生人
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是性故序中性字
凡五言之蓋大學字所以教人者不過使復
其性爾兩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言下指
學教言
黃氏洵饒曰則旣之旣已然之辭仁義禮
智之性卽天命之謂性然其氣質之稟至
而全之也一節言氣質之稟人人皆異性
之所有指仁義禮智而言一有聰明睿智

+

至以復其性一節言得其氣之至清者自然能盡其性聰明睿智耳無不聞心無不達又曰思之通徹曰睿知之周徧曰智又曰治謂法制禁令教謂政事設施已上四性字前二性就本原上說盡其性就聖人行上說復其性就學者行上說繼天立極即皇極之極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爲至高至中之喻王謂天子公謂諸侯新安陳氏曰凡民惟賢者得入大學不此小學則無貴賤賢愚皆得入也新安陳氏曰三代有小學大學之教法未諸侯公卿大夫元士繼世有天下衆子建爲皆在所教民之俊秀他日亦將用之以佐理天下國家者也窮理知之事正心以下行之事
 附纂元士承位元士上士也新安陳氏曰上言學較施教之法此言君
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十
 身爲立教之本即所謂爲億兆君師繼天立極者也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舜倫常理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則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教之節目也如行吾孝而得其所以爲孝行吾弟而得其所以爲弟即此推之自有餘也如子當孝而教之孝勿當弟教之弟即此求之非有外也新安陳氏曰性分固有即仁義禮智是理是體職分當爲如子職分當孝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之事俛焉盡力是行之事與前知性之所有而全之相照應
 通考吳氏程曰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其學焉者則專言大學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土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十二

7-593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三

之正者乃管仲商鞅韓非申不害之徒
東陽許氏曰如日之晦如目之盲如氣之
否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
東陽許氏曰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
底意沈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猶如病著
於身而不可愈
附纂黃氏洵曰晦盲否塞反覆沈痼如
耳目不聰明如氣之不通如疾之久扶起
扶倒之說
雲峯胡氏曰感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
知充塞仁義使斯道塞而不能行晦盲全
無能知者否塞全無能行者所以為壞亂
之極也大道之要無能行者所以為壞亂
治之澤也大道之要無能行者所以為壞亂
知此大學故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上之
人無能行此大學故小人不得蒙至治之
澤
通考張氏師曾曰壞音怪學記曰壞亂而
不修
東陽許氏曰及周之衰至此為第二節首
言上無聖君而教移於下記誦以下言人
亡政息
通考按張達善點本於是出而有以連下
文作一句或以出字斷者非是
張氏師曾曰程子之學出於周子而周子
之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大學序
及孟子篇末集註則皆以程氏接乎孟子
而周子若無與焉豈能免學者之疑邪說
者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孟子之
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意主於書而致
之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
意於孔顏之間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
仲尼顏子之樂而已則其所志之高可知
矣及讀朱子之記周子之祠曰夫子之學性
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說又曰
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

有治內
有教亦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四

又曰繼往聖開來學大有功於斯世然後
釋然無疑而知周子之道繼乎孔顏之統
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子之傳者也嗚呼
觀此氣象自非超然脫灑而入於聖域者
孰能當之
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而其傳民焉至二程
夫子出而絕學復傳於是始拔大學篇於
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
而發揮之使與春秋書耳
附纂治效休明謂治休美而敘詳明表章
夫子之經賢傳謂曾子之傳○此八字收
拾序文起首
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予未得為孔子徒也
於此序中先生諸公此用其語謂聞程子之教
東陽許氏曰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
為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
不得為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
此私淑字最切
通考張氏師曾曰問中間之問與補傳間
當或問問獨不類
通考東陽許氏曰自天運循環至小補為
第三節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
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
程氏復心曰大學一篇序意終始推本治
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王
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之此聖學之修廢
王道之隆污皆視此三者如何爾
附纂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於序言性詳
焉
新安陳氏曰此序分六節精義尤在第二
節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
其性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綱領
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

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首釋明明德，亦曰：達明之，以復其初。此序此四致性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有，在格物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修身以力於行而已。讀此序此書者，其以知性之所有，與復其性初爲要領，以知行爲工夫，而融貫其旨云。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序

五

易去聲 此朱子

讀大學法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

四書大全辯讀大學法

一

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修身。身之所以修，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大學是爲學綱目。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

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拈本原極致處。○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又曰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

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

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

陽告
略反
下同

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却不妨。○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大學稍通。正好著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

四書大全辯
讀大學法

三

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間讀漸多。自通貫他書。自著不得多工夫。○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

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
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胷之間驅遣不去
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
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
也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他
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
他實著誠意亦然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
益也○讀大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

四書大全辯讀大學法

四

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
果能好善惡惡如此乎間居爲不善是果
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
長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
之有

新安陳氏曰凡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
大學也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
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
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

書

又曰伊川當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
說而今有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
看

陳氏曰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只
直按他現成的熟就裏面看意思滋味便
自得無窮妙理出焉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
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
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

四書大全辯讀大學法

五

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
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
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
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
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
亦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
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乃

三腳之註腳。○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准
得容易了。○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
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
個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
解意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
愈有味。

陳氏曰。大學約其肯於章句。已的確真切。
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
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或問
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泥。必於章句約之。
四書大全辯 **大學法** **六**
新安陳氏曰。右二條之說。不闕而所互補
發明。

至字經 未確字經
大學自 亦處自 亦處自 亦處自
六經之 六經之 六經之 六經之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之一

明 張自烈 定

張自熙

大學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
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之一

龜山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
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
朱子曰。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
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庸。○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
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
大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陳氏曰。爲學次序。自有其要。先須大學。
以爲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
具其條理。實萃經之綱領也。次則論語。
以爲操存誦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
爲體驗充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
極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大。而本末
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紊。學者所當
最先講明者。
新安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
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修身。有矣。
言修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

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本於格致明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二

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

明此契

聖自虛

可思廣

語切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三

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其衆理應萬事德也其衆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已發者也德之所為也所以應萬事者即其具衆理之大用已發者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

於大而言明明正者謂之明德○問明明德是心是性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是性實底是性明德是性理心便是成昭該誠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四

朱子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休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明德是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者。便是明其明德。

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

雙峰饒氏曰。明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

雲峰胡氏曰。章句釋明德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眾理。是性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性所發。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子言四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

新安陳氏曰。常人於明德之發見。隨發而隨泯。學者於明德之發見。當體認而克廣之。所謂達明之也。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昏而初者失。致其明之之功。以變化其氣質。則昏者明而初者復。

東陽許氏曰。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人欲所蔽。就有生之後言之。夫自太極之理。與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凝。形既生矣。則所謂明德者。已炳然於方寸間。至虛靈至空。

初復明到了其發大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五

洞然乎如水之無波。瑩乎如鏡之無塵。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隱。事物之繁浩。幾微之眇。雖萬有不回。而其理悉具。謂之即覺。感之即通。方其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愛果何從而生哉。此明德也。及其既長。無不知敬其兄者。敬果何從而起哉。此明德也。見孺子之將入井。則怵惕之心動。若本無明德。則必不怵惕矣。聞牽牛之將繫鐘。則不忍之念萌。若本無明德。則必不忍矣。是其虛靈空洞者。隨事而有覺焉。不自知。其然也。在書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彝。一耳。是德也。與生俱生。本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品類繁瑣。喪之。則晦蝕洗濯。之。則呈露封蔽。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軀。按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一。安能保是德之常明也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義理之歸。誠意正心修身。以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則真見。陷融。私欲消亡。則本體發見。向之未明者。至是寔明矣。向之寔明者。至是大明矣。何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謂明明德。

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為氣與欲所昏。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問明德。却又在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又在他人。曰。雖說是明。已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

北溪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舊污。則昏者復明。又成一箇新底。是新之也。

玉溪盧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

新安陳氏曰。書云。舊染污俗。咸與維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

圖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六

通考吳氏季子曰已之德固明而人之德不能成物徒知欲立而不知立人夫豈天生聖賢之本心哉天之生聖賢也固以一世民物之責而誘之也我胎胎矣何忍置人於昏昏我察察矣何忍聽物之汶汶是必以先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自修身而齊家以明一家之明德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自齊家而治國以明一國之明德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于四海以明天下之明德舊染之汙雪消冰泮新美之化雷動風行而聖賢之責盡矣

朱子曰說一箇止字又說箇至字真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未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至善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我

雲峰胡氏曰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

通考趙氏曰是者指至善而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不至於當然不足以爲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於當然不足以爲善雖若近指事物當然之理而明德新民推其至善之理是即天命之性而道德之大原大本固已源蓄該貫於其中

朱子曰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意所爲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不加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固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

朱唯

事心分
亦與新

孟子以放當
也動引孟作

圖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七

善在他雖未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自得對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民以仁率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如後之重之若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變外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問至善不是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至善皆要明到極處至善只是以其極人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爲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如此是仁那一事便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

雙峰饒氏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爲主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爲重

新安吳氏曰止至善爲明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爲止至善之律令然既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天理之極者蓋自散在事物而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人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理統一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衆理會萬爲一則曰天理一理而已

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爲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

通考吳氏季子曰明德新民之事業必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後可以爲明必光天下之至至於海隅而後可以爲明不然則水也必協和萬邦黎民於變而後可以爲新必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而後可以爲新不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八

然則未也。要之曰：明日新，皆有截然一定之則。必至於足而後止，未至於足，豈有駐足之地哉？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之交，之信明德而至於足，是則極其明矣。新民而至於足，是則極其善矣。至當盡善盡美之域，毫髮不可得而加者，聖門無以形容之。姑強名曰：至善耳。以至善為準，則任重道遠，果何如哉？政使學者，立心弘毅，惟日孳孳，斃而後已，愚猶懼其不足以望聖賢之後塵，況復習為懦偷，先自狹小半塗而廢一貫而止，其可與言大學也哉？

新安陳氏曰：綱以綱言，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

朱子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

王溪廬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

鄱陽沈氏曰：大學之體在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則在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格物致知，知之事也；誠意正心，修身之事也；行，行之事也。行以知為先，知以行為重。知之精則行愈達，行之力則知愈進，物格而知以至意誠心正而身以修，則吾德之本明者極其明，而吾身之所止者極其善矣。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善教行焉，善政施焉，莫不革其舊染而復其性，初天下之明德非一人之明德乎？一人之明德非天下之明德乎？

通考張氏曰：在猶當也。章句以當因又當皆當釋三在字工夫，則有明新止三者。

宋忠分虛
確想思靈

言始偏九
學偏何幸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九

勿轉熊氏曰：明德二字出堯典，明德新民，並言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稷。至善，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道，自始學言之，則謂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明之授，非苟言也。

吳氏季子曰：文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大學之綱，領又以此止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後之人欲從事於大學，必先以至善為準，不可也不以善為準，則志不立也。自古安有決不能立而能成功者哉？天下之事莫不有所止，止學者知所止之地，則將日夜策勵，馳以赴之，心無弛放，力無怠倦，皇皇汲汲，必歸於至善而後已。苟為不然，則始覺而終悔，朝作而暮輟，雖明而未必至於明之極，已自足矣。是則文公所謂苟且之學，不足以為學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明明德兼知行言，新民全體太極止於至善，一物一太極理至此無所增損，謂之至善。明明德即天命之性，明明德即率性之道，新民即修德之教，至善即性道教之理。合心與性而言，謂之明德，謂之體，所發純是善意，心之所發有善惡，是忠是信，是孝是悌，是節是義，是靈氣稟所拘，謂之智，愚賢不肖，人欲所蔽，是耳目口鼻，氣稟所拘，有分數人欲所蔽，則全遮而昏，心本體性之明，下明字所發善遂明之上，一明字復其初，兼知行凡五言之，但孟子養氣章專指氣而言，之矣。至於無過不及，當然之極，一物一太極天理之極，明德新民，景氏星曰：人之所得乎天，五字原明德所從來，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明之實，具衆理應萬事，此德之實，所具之理，即指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十

致之理所應之事即誠正修齊治平之事
氣稟是內根自有生之初言物欲是外染
自有生之後言必至是未至必求至不遷
是既至不當遷
或曰大學對小子之學而言古者人生八
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之教在乎灑
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
學之教則在明德新民止至善非謂列國
諸侯之人皆入成均辟雍天子之學而謂
之大學也湛甘泉云大學即國學謬其
蔡虛齋曰道字前輩訓作方法一說道以
理言非方法也此蓋但知其所以異而不
知所同蓋方法即道也孟子君子行法以
俟命條集註曰法者天理之當然也天理
之當然非道乎又大學序文云古之大學
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學所以教人之法非
即大學之道乎○大學第一字是明字明
字第一義是虛字德之所以為明者盡于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十

明已德新民德則可曰明已德親民德則
不可然則前輩改親作新不為無見也傳
習錄又謂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
覺偏了此大誤大學所言是教人事不是
養元所以駁之者以此如親民欲兼教養
上文明明德亦兼教養乎如何可通
句至善明明德當然之極方是解字義不
說到明德新民處要其歸則不外是故蒙
引曰凡事不屬明德則屬新民只在這兩
箇圈子裏傳習錄非朱註謂于事事物
物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
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
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
純乎天理之心發之孝父便是孝發之事
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
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據此
說止至善只是去人欲存天理不可說于
事物上講求不知若不講求將有錯認人
欲作天理若申生之死孝子路之死忠者
又謂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非有學問思
辨之功將不免于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夫
曰須有學問思辨之功依舊是講求不知
如何又如此說豈不自相矛盾陽明謂於
事事物物上求至善是義外是失記萬物
皆備于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之說物備于我則格物于我物則秉彝則
格物于秉彝安得為義外乎
芭山張氏曰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總
見明德體用兼該處非虛靈不昧為明具
眾理應萬事為德也看大註以字而字者
也字可見林次崖云靈本于虛具則能應
是字一申事其論自確黃氏小註不可從吳
氏程云虛靈不昧釋明字具眾理應萬事
釋德字與黃氏同失却集註渾論語意景
尤分梨破碎之必不可從者明德二字凡

定靜分心未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
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朱子曰。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
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
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卽是未定。
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夫次第。不是工夫
節目。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安相
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

圖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皆不甚相遠。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定在那裏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安而不定。蚤還。能處得事否。人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臨事又湏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湏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是。能慮却是要緊。知止如知爲子而必孝。知爲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爲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爲私欲所汙。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利祿所汙。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知止知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十三

新安陳氏曰明德新民所以得止於至善之繇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蓋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卽物格而知至也下文致知知至之知字已張本於此矣通考勿軒熊氏曰所有二字此道之用散在萬物其體實具於人之一心有定謂物各有一定之理知之則此志方有定向然必反求之心能靜能安是此心未發時事靜謂有養之密能安安其所止能慮謂省察之精能得得其所止也此一節本節齋蔡氏發明文公未盡之旨蓋聖賢傳授心法宜詳玩焉

陳懼齋曰靜而后能安文公以爲無所擇於此則是與安上之安同學者多不審附繫黃氏洵儼曰知止而后有定說理能靜說心能安說身能慮又是心能得又是理○有次序無功夫大功大從誠意正心上來知止是物格知至之事定靜安慮得兼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齒

知行處如處通乎微安如安貧富之安至
善之所在即事物當然之理安何說理所
處而安說身處謂處事又心上說理所
景氏星曰章句知之一字指至善之所
在言於事物皆知其一之字指至善之
與氏季子曰定靜安慮得五者止善之節
也大學篇端三語以止善終之既欲學
者止至善以爲準此又詳言其節次耳
至善之也非一蹴所能到必歷此節次而
後至於其所止能得之時則是其所止處
也自有定至能得凡五節然必自知止入
苟不務知止而欲徑造於能得之域則是
躐等妄作而不足於進道矣此大學所以
揭知止二字冠於五德之首歟夫明德新
民莫不有截然一定之則存乎其中加之
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則不及是乃學者
之所當止謂之至善者也然使不致其知
以究極義理之精微則惟見夫道之浩浩
無所措手吾心且疑且信見漾搖曳汎乎
若不繫之舟放乎中流不知所屆自夫博
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良知之天表
裏洞徹無所障礙真見理之當然而在
之不容已則此心始止乎一而有據係之
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人之常情心無所
主則一與物接皇惑躁動方寸之間第見
夫憧憧往來而靡所歸宿膠膠擾擾而靡
所止定千條萬端始不勝其多事矣使其
得所據依卓有定向始乎絲絲是終乎絲
不願乎其外不見物而遷則塗轍專一
大簡易事不期省而自省心不期清而自
清萬感俱寂一真自如太虛無雲虛室生
白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故曰定
而後能靜身以心爲主心以身爲役而天
理爲事物而引之即身之所行必不能外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圭

於是理之正矣古之聖賢素富貴行乎富
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
夷狄行乎夷狄隨其所寓是理存焉往往
無入而不自得焉惟其靜而已蓋靜則紛
華盛麗之物皆無所投其隙而天理純全
矣受陵奪自然心廣體胖安而行之即不
於天爵不作於人而無復疑貳畏忌之患
矣故曰靜而後能安精詳出於閒暇之餘
錯謬起於造次之頃此理也亦勢也天下
之事物公私邪正曲直是非雜然並陳而
聽之隨其所自擇者不知其幾吾將獨而
適其可非精思熟慮不能也然人孰不欲
胸中之精熟而終於臨事顛錯者則以其
於事物之理欲交戰而然不寧而無以揅度
至能應權焉而觀衆以逸待勞物來能名
執當辭執當受受者不傷惠而取者不傷廉
矯之止久速之不受者不爲貪而辭者不爲
質之異尚惟其當而已易之極深研幾書
之以義制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故
曰安而後能慮人之不欲爲善者不爲論
也固不欲造其極者亦不得以爲善者矣
其極而不得以造其極者亦不得以爲善
止於仁激於忿憤則爲暴雖欲仁而不可
得爲臣吾知其止於敬藏於寵利則爲欺
雖欲敬而不可得推而至於子之孝父之
慈友之信莫不可得然凡吾心願焉而不得
以遂吾心者何可勝計是故定靜安慮非
難而得爲難必也功深而力到德盛而仁
熟秤停適中處盡善然後志從容中道而
於不思而得之仁尚志而得志從容中道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
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

非諸人或有或無皆反之於已蓋欲學者
之知本而毋徒外驚也欲誠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曰致誠皆自其序
蓋欲學之反始而毋致逆也學自其序
能先其本而後其末則自盡已至於盡人
而本末具舉矣先其始而後其終則自下
學至於上達而始終不紊矣其於道也夫
何遠之有上達而始終不紊矣其於道也夫
是謂應物而進退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始修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是未嘗不
以始事為先也則以本原為先也則有務內之
功以始事為先也則以本原為先也則有務內之
指南也後世乃有不反諸已而欲以私智
小數齊物者管商之學是已乃有不循其
序而欲以徑造頓悟為事者佛老之學是
已烏識吾儒之所謂大學哉
蔡虛齋曰按第二節不過推本第一節止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六

至善之意非與首節對言也而于此第二
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邪蓋物與事自不
侔對舉而言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
故對舉而言耳○物有本末先自治而治
人也事有終始行以知為先也故曰知所
先後則道達矣○近道箇本末終始字而其
先後之序自見○近道黃氏洵饒以爲是
聖人之道此亦無傷要之聖人之道亦只
是大學之道故管仲之器小哉註云不知
聖賢大學之道所該亦廣矣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
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
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
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
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九

新安吳氏曰繇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
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也
新安陳氏曰本當云欲平天下者先治其
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言之蓋以明德
乃人已所同得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體
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民使之皆
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一
言可以該大學之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爲
綱領中之綱領也
東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
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
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
附纂史氏伯雍曰陳氏此說雖似得之但
先言明明德於吾身而後言明明德於天
下則似乎明明德於吾身一句是解篇首
在明明德之義明明德於天下以下三句
是解後段此句之義明明德於天下只
是新民之事只是用與或問極體用之全
一語以舉之之意不相似觀於或問先提
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然後從而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三

釋之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
之人皆有其明德也立言之序如此
或問所以釋明德在此句之中矣○章句
如何曰章句所以訓釋經文之義或問所
以教於天下之旨豈有二哉夫章句明
德易於使字上致疑往謂平天下是治
人之事乎今日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
德則可以治人者使天下之人皆如此句
不可以再加以自明之意故或問於章句此句
以見自明新民皆所謂使天下之人有以
明其明德也然後經文所謂使天下之人
一言可以為極體用之全而舉之耳蓋此
使字只是活字只當輕看不必以在已使
人為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蕭道
成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大學傳之十章章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三

絕筆所更定而列之與國者為據此本獨
作必自謙而延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乃
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門
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贊今觀
誠意章則見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
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之云
固亦有其味但必惡惡如惡臭好善如好
色方自快足於已如好仁必惡不仁方
為真切若曰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
似是敬後語語意欠渾成○當不若必自
謙對無自欺語只以傳語釋經語痛快該備
跌撲不破也○況語錄有云誠與不誠自謙
與自欺只爭毫釐之間自謙則一自欺則
二自謙正與自欺相對誠意章只在兩箇
自字上用功觀朱子此語則可見矣
通考吳氏程曰觀朱子此語則可見矣
自謙乃自欺之母自欺之後效難以居先若不
善惡但曰必自謙而毋自欺則小人之誠
於中為不善者亦可言誠意矣先儒謂意
有善惡一於善其可易邪○祝本或以為得
之文公絕筆劉刻校吳說不同當從吳氏
所改為是
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
此是言工夫大節又若致知則便在格上欲
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致知誠
意是學者兩箇關關透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
意乃善與惡之關關透致知乃善與惡之關誠
然則費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不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
關上面工夫簡易如一節了至治國平
天下地地步愈闊但須照顧得到○格物是
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致知於物
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
一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
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通得九

五

主

經 167—609

二四

吳季子此條煩錄可刪

五

經 167—610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主

知之至則意誠誠不可得而誠是以誠
意之方又當自致知始致知者不在乎他
任乎格物而已矣自明德以下六等皆出
至比爲本學之始也誠意以下六等皆出
焉致格致而至於格致者何如致知致知
之致格致而至於格致者何如致知致知
雖兩節而實一事也外格乎物所以內致
其知物理無一之不明則良知無一之不
盡矣蓋知者天與之而不慮而知者其良知
也良知者天與之而不慮而知者其良知
情目欲觀之天與之而不慮而知者其良知
於極使介然一隙光明日就晦蝕而是非
生而夢死冥行而徑趨意始不誠心始不
正而身始不修矣況望其齊家治國以平
天下乎故大學之教必使學者即物以窮
其理觀天地之高深則必窮其所以爲高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主

物始終一事渾河聯合無復縫罅天下國
家之外別無身心意誠正修之外別無齊
治平
蔡虛齋曰但明一己之明德而必明天
下之明德此之謂明明德于天下如中庸
所謂盡人物之性者不在盡其性外亦吾
有以盡之也八條目其實一明明德之實
通心大學之明雖解曰自明其明德而推
以新民其實不是一明與新民平重其曰
格物用之全者亦不過謂只是其失在不詳之
貫史氏伯樂之說全謬蓋其失在不詳之
文許多大節且其解章句使字尤謬也○
章句傳本云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
所發微其一二善而無自欺也後元本
改云必自慊而無自欺也○愚所見元本
尤爲明白蓋意之所發有善惡一于善而
無自欺則意誠矣無自欺就見得必自慊
且先之以一于善字面尤見端的意者此
其定本與格字者謂必到之也章句曰
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明白切當而痛快無
以加矣只要人如此定用其功此格字最
難解非朱子不能定格物工夫要不出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雖曰人心之靈
莫不有知然不格物以致其知則其知
精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甚者孝或陷其
而慈或敗于信或爲尾生之信義或爲楊
朱之義所謂理有未窮知有所蔽此所以
貴于格物以致其知而陸氏之學所以深
見非于朱子者也○大學不說窮理只說
格物者朱子格致之道與形而下之器不
相離此所謂道器與形而下之器原不
物此所以與于異端之外物以爲知也○
誠意致知格物則誠意章內然却即于
經而括其意于誠意章內使人深思自得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天

或曰誠意致知格物原是合併俱有。所謂大學古本于聖經後首揭誠意。然後及至格致。誠意為首功。而不見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曰誠好誠惡。誠也。知好知惡。知也。好惡必麗于事物。內自始。外至天下國家。物有本末。好惡以及于天下國家。此誠意致知用力于也。八條目中。惟此三件。不能分析。亦不能各立一條。○格物無傳。此大學最精微處。蓋物不可指名。自誠意後。康誥盤銘。微處以及身修。正心至平天下。章無往非物。無往非格。朱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蓋通大學數章而言也。羅允升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為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

子駿不非
耳家宜恒
未之良
為說知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堯

大。就無小大處。妄分大小。豈得為定論邪。惜時儒不察。槩相傳會。可嘆也。○格物之說。紛紛無定解。漢疏格訓來。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于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于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之最淺陋者也。司馬溫公則以物為欲。以格為扞。為去。慈湖語錄云。格物不可以窮理。訓據經而言。格有去義。謂格去其物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此本象山說。而與晦菴抵牾者也。王陽明謂格不正以歸正。南城羅氏謂事皆合式。諸說皆欠通微。皆不可從。至陽明駁此。尤見理未親切處。蓋朱子雖就事物上求。良知亦在其內。未嘗舍理而專索之于物。安見其泥物而不求之于知。未嘗析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國治國治而天下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勿軒熊氏曰。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是就心之念慮方萌處說。雲峰胡氏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

三

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是當會於言意之表也。

新安陳氏曰。意誠心正身修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家齊國治天下平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皆之一字包明。明德新民而言此四句。包括此一節也是二節可見三綱之統八目而八目之隸三綱矣。

朱子曰。致知者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格意便不用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繇。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致知知至則

道理明白坦然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道善當好。惡當惡。然臨事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無差。問物格知至。曰格物時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問或只見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爲不可者。決不肯爲。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哉。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修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爲至耳。○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修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修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

事

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意誠後惟澄得查滓伶俐削心盡是義理意是指發處心是指體言意是動心該動靜身對心言則心正是內能知此身修是外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恐懼哀樂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心正矣身不用管外面更不顧而心與迹有異矣湏是無所不用其功○到正心時節已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如水已淘去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意未誠時如人犯私罪意既誠而心猶動如人犯公罪亦有間矣○物格而后知至至心正而后身修著而字則是先爲此而后能爲彼也蓋卽物而極致其理矣而后吾之所知無不至吾知無不至矣而后見善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意無不誠矣而后念慮隱微

大學章句卷

三十一

雙峰饒氏曰：「一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
 王陽明氏曰：「格則理之散在萬物而同
 出於一原者，無不明矣。知至則理之會
 吾心者，皆手到物者，無不明矣。此明明
 之體也。意者，明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心
 正則明德之存，無不明矣。意誠心正而
 一身皆明德之實也。家齊則明德明於
 一家矣。國治則明德明於天下矣。齊字
 有整然肅然之意。父子兄弟夫婦無一不
 意。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一不
 正之謂也。國有推家親而國祿，故曰：『平
 治天下者，國之推家親而國祿。』故曰：『平
 所以齊之治之平之一而已矣。』物格至身
 修則明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天下
 平則民新而明德之用行。物格知至則
 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三

圖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

三

之心與身對內外不同分而言之者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物格而后知至物格即
知性后字變文知至卽盡心知至而后意
誠此后字與下文五后字作可得說物格
之後再無致知工夫可得二字見得知行
並進七后字自始而終自本而未以推其
効驗之次序欲人之知所後也上文六先
字是自末而本自終而始以逆邇其工夫
之端緒欲人知所先也○知至就心上說
不曰物格而后知致而曰物格而后知至
者則知自至物格之外再無致知工夫也
格物知之始誠意行之始此是大學一篇
綱紐此二句最要思量
希武吳氏季子曰至於一旦豁然貫通萬
處俱徹則其於是非善惡之幾若辨白黑
若數一二而無復毫髮之疑似矣是謂知
至知既至則事之所當爲者自不容已而
意之所發無不誠意旣誠則物之至吾前
者自不能動而心之所存無不正心正矣
絳內達外神動天隨未有身之不修者也
身修矣自長及幼表正景從未有家之不
齊者也閭門之內萬化出焉家齊則國治
矣朝廷之上四方象焉國治則天下平矣
是皆格物致知之功也文公嘗論天下平
一段邇而至於格物則曰本領全只在這
兩字上其指示後學入門之地亦切矣學
者誠能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質之聖經賢
傳驗之往古來今隨事體察如程子所謂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久而不已則
良知之天表裏洞達而誠意正心修身之
事可以次第而舉矣推而爲天下國家用
其效可勝言哉
蔡虛齋曰小註上一節以用工言下一節
以成功言此自無害于覆說之義而今人
痛非之何也嘗有問思無邪毋不敬之別
者朱子答云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勉齋黃氏曰天于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
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身誠意正心所以修
一箇總要處蓋天下之理皆當以修身爲本
家之詳說之此一段是皆當以修身爲本前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修身言天子諸侯卿
大夫士無人不期而必至矣單提修身而
以下之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矣
通考吳氏季子曰人之一身物接乎其外
而心蘊乎其中致知則因物之理推之而
知誠意則即心之發實之而已是格物致
言則四者皆在其中矣身乎身乎一嘆一笑風
之恨抵乎其萬化之權與乎一嘆一笑風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
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俗係焉一舉一動儀表關焉小而不家大
國廣而天下統宗會元皆不爲外乎吾身
如水而之派別疏爲河渠散爲溝洫不勝其
衆而實同此源也如木之支分數爲柯葉暢
爲華實不勝其繁而此根也故曰本葉暢
而實同此源也如木之支分數爲柯葉暢
家治國平天下之規模儼然有天不修身爲
本又將何平天下哉天子有天下者也諸侯
有道者皆不可以不講然亦何有本於修
身誠摘聖人之所已論者觀之如曰風自
火出家人身爲君子以言有物而觀之如曰
君而國定矣是治國以修身爲本也如曰
君身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是修身爲本也
誠意正心也格物致知也致知也
燭無不真必不至於認非爲是認曲爲直

而陷此身於有過之地矣誠意以正其心
則心之所用者無不實必不至於似善實
惡似正實邪而素此身爲小人矣夫士庶
子諸侯之所當講者此也故曰自天子至
人之所當講者亦此也故曰自天子至
切訓之如一以修身爲本也故曰自天子
也天下之理一而感與應至爲不誣如響
聲如影隨形斷乎其毫髮不差也身苟
不修而求其末之治國之治天下之治
亂而求其本之治國之治天下之治
可以暴而民從之失之於其本也爲天子
其本也爲諸侯者不可不修身也修身
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其父子相教
父子相教則惡矣失之於其本也爲天子
父除而有人者無根無雨所不能活學之
夕除而有人者無根無雨所不能活學之

可不務本也。如此聖經之言昭揭千古自
天子至於庶人章而習之未嘗不曰大學
之道必以修身爲本也。異時施之天下國
家者乃或舍本而末。行逆施卒無以齊
之治。其知而於物我賓主之間權度不審耳。
致其知而於物我賓主之間權度不審耳。
泰虛齋曰。只云皆以修身爲本。則格致誠
正在其中矣。本字何嘗與下文不同。其本
亂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者也。其本
李見羅曰。齊家非必大夫治國非必諸侯
具足也。人人有家國天下分量在。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
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三

節之意

三山陳氏曰。國天下本非所薄。自家視之
則爲薄也。
新安陳氏曰。以家與國天下分厚薄。
通考吳氏曰。千曰所厚二字。文公以爲指
家而言。蓋父子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
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也。以國對家而言。則
家厚於國。以天下對國而言。則國又厚於
天下。大學既以本末二字發明修身上之
事。故又以厚薄二字發明齊家以下之
當有所厚薄哉。然理雖一而分則殊。則夫
宜厚宜薄。蓋有天理之當然。而不能以自
詰者。反此則非人情。而吾心不能以自安
矣。是故厚於其所厚。薄於其所薄。雖聖賢
不能以強同。所同者各當其可耳。老吾老
以及人老。不以人老而先吾老也。幼吾幼

見於等

此論

以及人幼。不以人幼而先吾幼也。秦人之
弟。親吾弟。有兄矣。楚人之長。較吾長不侔
矣。齊人欲以事兄。兄可也。若鄉人之長。則不
過於斯。須繼冠。兄可也。若鄉人之長。則不
關則不妨於弟。弟可也。若鄉人之長。則不
於國乎。先弟於弟。弟可也。若鄉人之長。則不
京師也。志中國以綏四方。不以諸夏而加
中國也。荒服之政。視甸服則略矣。遠郊
之賦。以較近郊則重矣。小雅治外之詩。不
列於內。之賦。則重矣。小雅治外之詩。不
厚。列於內。之賦。則重矣。小雅治外之詩。不
天下故欲平天下。必先治其國。如使施於
家者。薄則施於天下。必先知其國。如使施於
則施於天下。必先知其國。如使施於
子弟。以殉之。故廉頗其民而不恤。唐明皇
一日殺三子。故枝殺其臣而不顧。薄於家
者。豈復厚於國乎。二世重法以誅公卿。故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三

忍於發問。左之皮。武帝林連以興大獄。故
敢於窮問。北之兵。薄於國者。豈復厚於天
下乎。是以大學之教。必先於所厚而次及
於所薄。如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先家而後國也。如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聖賢之心。有所偏。狗而必設。爲厚薄之別。
哉。愛無差等。乃墨氏之道。而非天理也。或
謂聖賢之心。曠然大公。與天地萬物爲一
體。若家若國。若天下。皆歸之於厚。而
無所謂薄。不亦善乎。此大學所謂絜矩也。
是不然。天之賦分。其接於我者。固有親疎
遠近之不同。吾又安得而一之。况大學之
教。初未嘗使人薄於國。與天下。特以天下
視國。則國尤當厚。以國視家。則家愈當厚。
也。比而同之。則厚於天下者。天下未見其
爲厚。而國已先見其爲薄矣。厚於國者。國
未見其爲厚。而家已先見其爲薄矣。何則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三

彼此相形則當加厚者反為薄理也亦勢也易曰君子稱物平施蓋惟稱物之重輕而後可以平施厚所當厚薄所當薄乃所以為絜矩也一集而施之則欲平反至於不平矣何絜矩之有哉
雙峰饒氏曰上一節與此節上一句是教人以修身為要下句是教人以齊家為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
雲峰胡氏曰以朱子之言推之經一章中綱領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功効第二節七節三句說工夫第三節五句說功効則於工夫中拈出修身正結後節則新於陳氏曰此兩節結八目前於家言齊書所謂惇叙九族叙即齊之意惇即厚之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三

亦謂家又為國與天下之本與聖經抵牾不必從
右經一章
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大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此一章特發為人為已之學開示學者生死路頭其意切矣東陽許氏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及兩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及兩古之法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張氏師曾曰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其次第可知
通考韓氏古遺曰格致為誠之始誠為格致之終誠為正之始正為誠之終正為修之始修為正之終齊為治之始治為齊之終治為平之始平為治之終合而齊之自格致至平天下為大始終變而文六箇欲字一箇在字六箇先字七箇后字傳文六箇在字一箇極字則終始不盡釋者又觀若無統紀深淺始處即理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處

六四五三章經
字十百凡一
決則疑蓋
詞字詞字
字十百凡一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此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卑

新安陳氏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不可不知者未嘗不釋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無庸情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附纂輯氏古遺曰人讀大學而不知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未為之讀大學故今一一附以示例學者蔡虛齋曰通經之一章大抵都是孔子述古法或全是先民所述者不可謂某處是古法又某處是孔子論述之言

從不也韻審試是從必全廣口說字古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卑

云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于克之而自明者猶孟子所謂錄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也或問是以克字為着工夫字章句則不如是之拘急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朱子曰常目在之古詩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觀在此相似朱子曰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

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白昏蔽了他。○顧諟者。只是常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見得道理常在目前。不被萬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

雙峰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諟。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卽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親見其當孝。於事兄見其當弟。此之謂常目在之。玉溪盧氏曰。天之明命。卽明德之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名雖異而理則一。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顧諟明命之所。亦孰非明明德之所。

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德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新安陳氏曰。傳引康誥帝典之克明。皆釋上一明字。乃明之明。而明德之本體則未嘗說破。惟以顧諟天之明命言之。蓋明命卽明德之本原。顧諟卽明之工夫也。貫天命已德而一之。或問謂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可謂精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其亦祖述此意也歟。

東陽許氏曰。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卽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貽誤了此明命。

吳氏季子曰。德之本明。而不可以不明者。是固然矣。抑明之功。又當何所先邪。曰。

聖主

敬是也。蓋敬則一不敬則二敬則專不敬則雜敬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常如天理之在目前不敬則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多矣。此章之所謂敬者何哉。顧諟而已矣。書之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此伊尹稱湯之事。以教太甲者。漢儒釋顧諟二字。以為常日在之也。常日在之非敬而何。夫明德之在人。豈絲外鑠哉。有生之初。天固以此明德而畀付之矣。其畀付之者。卽命也。故不謂之明德而謂之明命。奉承此命而存養此明者。當何如。朝於斯夕於斯。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目擊道存而所以明明德者。不敢不用其力。蓋不如是則懼墜天之明命而失其畀付之初意也。蔡虛齋曰。常日在之。此目字當緊帶着在字讀。莫帶常字讀。乃是箇活字也。不然當曰。目常在之矣。此旨人多不察。○明命有何形狀。如何常日在他得。只是此心常存耳。

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望**

或曰。顧諟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必有事。是此等工夫。

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已之性。通貫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

吳氏季子曰。堯之德。自欽明文思而充之。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虞書紀之曰。克明峻德。大學引之。則曰。克明峻德。峻者高。大之義。今以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觀之。則高大可想矣。謂之峻也。不亦宜乎。是德也。人皆有之。惟堯則發耳。巍巍乎惟天爲

意謂詞語雖若不倫。要皆是自明已德之
意。蓋所謂克明。即德經文之明明德。所謂
天命。即德之所謂明德。而明德之所謂
功。所謂峻德。亦即明德之體用之全。非有所
加也。故總之曰皆自明也。
或曰。三書克明。顯贊等。俱就日用處。感實
際處言。非尸居靜攝時如此。小註靜存動
察。宜玩。○不是解明德。是解大人之學在
明。明德克湯文。都是古來大人。
芒山張氏曰。臨川吳氏分發端。示方著效
未確。併非傳者意。宜刪。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

不忘之下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吳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
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
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
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
也。

新定邵氏曰。日日盥。人所同也。日日沐
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
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
刻之盥。似之。盤。歟。

雲峰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邵說雖無
闕於日新。大旨然於盤字。或有小補云。
問盤銘見於何書。朱子曰。只見於人學。緊
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
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
却不。不去。苟字。上著工夫。○苟日新。只是要常
舊染之污。而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
常如此。無間斷也。
西山真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
者。神明之舍。乃甘為私欲所污。是以形體
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
雙峰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機
息。則彼之。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新。存
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
雲峰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
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
新安陳氏曰。德日新之。蘊自仲虺發之。湯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吳

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
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
所言。萊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
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原不相離。故於平
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經體而達於
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新為
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已德之
明字。以言明新民之新字。以言
附繫黃氏洵曰。日日新。又日新。是至為
精密處。
吳氏季子曰。新之一字。其進德之機。括
其作聖之途。徹歟。處已若不如。此則於明
德有遺憾。處人若不如。此則於親民有餘
愧。皆非止於至善也。新者何。遷善改過曰
新。去穢養華曰新。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
歲不同。曰新。湯以齊聖之君。稟聰明之德。
若無俟乎新也。今則不然。聖惟恐其不益。

聖明惟恐其不益明提撕省察之功殆無
一息之閒而益其久而忘也沐浴之
所當即東面而南九字森嚴凜乎若
日之新又曰新者蓋謂苟能日新則當
日之新又曰新者蓋謂苟能日新則當
也明日新之猶今日新之猶昨日之
循環不窮而後此德常新矣大學以湯之
新矣推之天下國家則必能洗濯積習之
汙濁者使之清穢者使之厚滿者使之
蔡虛齋曰舊染之汙只是物欲不心又兼
言氣質
芭山張氏曰吳氏季子一條徒繁言耳于
義理少發明宜刪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朱子曰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然能使
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
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
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
鼓舞振作之使之盡善盡美不能自已
自新之民也此正新民用工夫處
雲峰胡氏曰前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覺
其在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覺
在民者也
新安倪氏曰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
摘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即孟子稱堯
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意

但來與
匡直與
者包在
等語

此是
推本
說文
新字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

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為自新
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
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
通考東陽許氏曰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
化而新之明其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
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
德日新
黃氏海鏡曰作新民精密井田學校作之
之具孟子放勳勞來匡直作之之術新民
止於至善
蔡虛齋曰按或問及書傳皆以為作新乎
民惟章句以為作其自新之民蓋亦晚年
改定之說也○書傳云作新斯民亦與或
問之說同蓋皆用舊說
林次崖曰民之自新當本武王之化說蒙
引云商之民染紂之汙俗已深至武王布
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矣但在
上者未有以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便能
濯然一新耳故武王于康叔之衛告之云
云○蒙引云自新之民用不得匡直字愚
謂自新亦方有自新之機耳要之克已最
難凡民安得都無邪曲者乎匡直似無妨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

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朱子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
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
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
之極
雙峰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
命新是末稍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

道自是理
開下
反教
禁

家此引
言此引
或言
武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五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
王溪廬氏曰前言止於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不紛紛擾擾矣用則非稿木死灰矣
雲峰胡氏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義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
臨川吳氏曰此章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是發新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自新既至則可

簡天下無住外之物
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
通考吳氏季子曰文王與於岐山以商部千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地不改辟也民不改聚也而聖德彰聞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舊矣故詩人美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二者皆自新之效也使學大學者無愧於湯之日新則康誥之作新民周詩之新舊邦特分內事耳大抵上之人有以自新而後下之人與之俱新則存神過化綏來動和之域非天下之至善孰能與於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其謂是歟黃氏洵饒曰其命維新此一命命以天下文王明明德新民之事當於二南攷之

程氏考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五

自新作新民皆在其中矣○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隨舉其一而足不必拘拘從已說至民從民說至命亦不必全法三王必全法三王似三王各自有缺偏在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
附纂黃氏洵饒曰不用其極極字卽下章之至善所謂文理接續也
景氏星曰用其極者卽所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後能用其極章句皆欲二字正貼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學者宜然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惟以作興自新之民示親民之方也文王詩承上文言既自新而推以新民則民德皆新而天命亦新著新民之效也盤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文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卽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章所止之說也
林次崖曰蒙引云論湯文之德則皆是自新新民而各用其極者固無淺深但據所引之詞則略而淺深蓋是大學傳文之體所謂深淺始終至爲精密者云耳若論文王自新之極亦不過湯之日新又新而已按此說于傳文有發明故錄之
或曰古人引詩引書虛員活潑如此章總是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儼然有考三王侯百世之意非絲商周時勢起見錄前而唐虞何嘗無自新新民工夫只一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則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以此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汎說止宗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

通考吳氏季子曰古者方千里曰王畿蓋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維天子冠禮樂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與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循大學之止於至善乎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聖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蔚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雲峰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以得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止與所附蔡黃氏洵饒曰此比人當知所止至在知字

淺處乃天理之本然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節之意此是說深處乃人事之當然也示人以天道之本然使之盡人道之當然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緡緡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聖

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通考吳氏程曰深遠無淺露迫切之意朱子曰緡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西山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新安陳氏曰安字見文王安行氣象非勉焉用力之此迎考張氏彭老曰上一箇止字是萬事體統此止也下五箇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黃氏洵饒曰於緡熙敬止此是又深處統言德常明也又曰為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又曰安所止者聖君之事欽厥

不知父道之所止也與人交而不信則爲
賣友是不知交道之所止也所止之地乃
仁之至義之盡極天下之善不能如毫末
於此止也者其明德新民之標的而大學
之終事乎等而上之爲緝熙之止者此理
也推而下之爲邦畿之止爲丘閭之止者
亦此理也天下之理散見於萬事者莫不
各有其止大學特舉君臣父子與朋友之
交以例其餘耳文公曰止是事事各有箇
止處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
又曰君使臣臣事君以忠君使臣臣事君
此則止善之事固不待仁義之類莫不皆然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季

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
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
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
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
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
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鑣錫磨以沙石皆
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
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

子身分知
可證行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季

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僖武毅
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
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
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
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
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繇恂慄威儀言其
德容表裏之盛宰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六義屬興借淇竹
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也
雙峰饒氏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
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
通考吳氏程曰鑣錯也即磋石錫治木器
東陽許氏曰嚴密是嚴厲鎮密武毅是剛
武猛毅以恂慄釋僖僖而朱子謂恂慄者
嚴敬存乎中全仁山謂所守者嚴密所養
者剛毅體認則瑟僖之義可見
此展轉體認則瑟僖之義可見
雙峰饒氏曰宣著釋赫字盛大釋喧字
新安陳氏曰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為易故
以切磋比之治骨角猶易於治玉石也自
修所以力行行視知爲難故以琢磨比之
通考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講之又重
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自修省
察是密察精研之求其不善以從善也
黃氏洵曰道學格物致知也自修誠意
正心修身也又曰講習討論始條理之事
知也省察克治終條理之事行也又曰講

善詞論言格物致知省察言誠意克治言
正心修身
而山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
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
旋中體非徒事容飾而已
蛟峰方氏曰惡是工夫細密備是工夫強
毅前懷是兢兢業業惟其兢兢業業所以
工夫精密而強毅
新安陳氏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
可象謂之儀本左傳語威儀之美形於外
附錄黃氏洵饒曰道盛德至善見得新民
在明德中欲盡人道之當然必如此見得
言綱領而條目在其中未及說新民此是
至為精密處德以理之得於心言善以理
之見於事言
朱子曰切而不磋未至善處琢而不磨
亦未至善處
矣未至於善處
今威儀輝光著見於外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五
亦未為至善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
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
王溪廬氏曰切蹙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
則得至善之所止恂慄見至善之德修於
中威儀見至善之容著於外德容表裏之
盛一至善耳卒指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
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
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為至善身體此
理而有所得則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
能勉其仁即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
賦之善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後者亦只
一理而已
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止至善亦有釋知止
能得之意於止知其所以止也引淇澳
而釋之學與自修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
善之繇恂慄威儀盛德至善指其得止至
善之實民不能忘已開新民得止至善之
端下文方極言之耳章句所以得之之得

吳季子條
義訓此

字正與經義能得之得字相照應
東陽許氏曰此節之得字全在切蹙
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治之
有緒謂先切蹙而後可以蹙摩循序而進
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切蹙而後可以蹙
磨求其極至王夫不輟切蹙以喻學是就
知上說止至善講其精論窮究事物之理
自淺以至深自表以至裏直究至其極處
琢磨是就其精論窮究事物之理
克治是就其精論窮究事物之理
處惡分今謂分謂治是德存於中者完
通考吳氏季子曰淇澳者衛淇水之濱也
葉竹者淇水所產之物也竹之為物在
有之而淇園之竹名天下則以土地所生
風氣所宜特異於他處也衛者衛之
稅詩人假此以形容衛武公之德彰著而
不可揜者如此要其彰著而不可揜則未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五
嘗無所本也譬之骨角必既切而復磋之
極其滑澤然後已譬之玉石必既琢而復
磨之極其精細然後已蓋日積月累之功
非一朝一夕所能辦也迨夫嚴密之貌
然武毅之貌然盛德之貌然誠敬存於中宣著之
象赫然盛大之象喧然而光輝見於外則
其出處語默之間動容周旋之際自覺斐
然成章可觀可度使當世之人近之則不
能捨遠之則不能忘斯可見其德之盛善
之至而有所謂為新民之地矣吾觀武公年
九十餘猶日教其臣以箴儆已之過失則
其切蹙琢磨者可知矣如抑之一詩既曰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德
之基則瑟爾維民之則又曰溫溫恭人維
人思之而極其尊稱曰睿聖武公所謂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信乎不我誣也上段
既引玄鳥綿緜文王三詩以明學者之不
可不如此此段乃接淇澳烈文二詩以明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奎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

意章下

雙峰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前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目謂仁敬孝慈孝工夫謂學與自修王溪廬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雲峰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八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修是誠意

雙峰饒氏曰。所歎此其外也。其外也。故書不許外。
或曰。前王節只申如有外也。其外也。故書不許外。
沒世而留親親賢賢樂樂利利。就君子小
人相忘大化說。自見前王盛德至善處。○
賢親樂利舉其可見者耳。其精神與百世
垂繫處全在四其字中。
芭山張氏曰。黃氏洵饒云。不先父而先子。
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按此
說無深義。信如黃氏所云。則君臣與父子
等。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敬。亦當先言臣
矣。况白文雖置爲父止慈子爲子止孝之
前。而父不慈子不可不孝的道理未嘗不
寓于其中。何必如此穿鑿立說乎。蒙引傳
會黃氏非也。

蒙引曰前章皆從格物爲釋

要知錯簡之過以連下文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推本言明之明乃本意

意外之意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
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
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
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
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朱子曰聖人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使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所以聽訟爲末○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繇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

誕之辭。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
謂之辭。然只是自為感動人處耳。又曾聽
雙峰饒氏曰：聽訟未也使無訟理其本也。
傳者舉輕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
明德新民之相為本末矣。問：無情曰情與
偽對，情實也，偽不實也。論語曰：民莫敢不
用情。
玉溪盧氏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至善無
訟。可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
使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
之本末，先後即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
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止能得一節，前章
擇止至善而不知止，能得之義已在其前，中
文：物有本末，治者有終始，此言知本則不特
終始先後之意，亦在其中矣。為本及本亂末
治者否之義，亦在其中矣。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畜

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
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
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
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臨川吳氏曰：上章烈文以新民之所止言
之，而著明明德之效者，是能新民者皆本
於明明德也。故此章言聖人能新民者皆自
新而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自無
有以畏服其心志，是以訟不待聽而自無
者。蓋本於能明其明德也。故朱子曰：觀於
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通考吳氏季子曰：此一章專釋物有本末
之義。所該者廣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
餘也。蓋天下之事，物莫不有本，本正而末
隨之。本者，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自大學言之，則明明德本也，新
民末也。無訟者，新民之驗，而所以人畏民
志者，非明明德孰能與於此。夫惻隱羞惡

孟子也荀子極

詞類

是非辭遜之心，與生俱生，皎然於方寸間，
者所謂明德也。人孰無之？然氣稟所生之
軀，口欲美味，鼻欲芬臭，目欲綦色，耳欲綦
聲，天地間之物，不能以各充其所欲，而
勢不能無爭。凡所以相刃相靡，胥戕害，
至於為鼠牙雀角之訟者，物欲蔽其明德，
耳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厚貌深情，各騁其
辯，雖天下之智者，猶不能不為之惑。聖人
謂聽訟者，末也，而使之無訟者，本也。能屈
其口，此但可以不施之聽訟耳。苟欲使之無
訟，非屈其心，不可以施之聽訟。其心則何
下之人，同此心，不可欲屈其心，則何以哉？天
暫為物欲之所蔽，然亦同此德，德之明者，雖
未始亡也。彼訟者在庭，頑嚚忿戾之氣，固
勃勃乎其胸中，此即所謂明德也。故屈其
心者，當於胸中求之，即所謂明德也。故屈其
一明德者，也。即此之明，而明彼之明，則頑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奎

理畢，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心，徐還天
庭，見國爭之為可恥，而愧懼不暇，縱有
訟，自戢其民志，有所畏服，而不敢盡其辭。
不獲自盡矣。蓋雖欲盡而不敢盡也。茲非
新民之驗歟？大學之道，守約而不散，博學
以御詳，莫不致力於其本，而未嘗從事於
其末。故教學者，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欲
黃氏洵饒曰：聽訟猶人理一端，以明之耳。
治本也，不得盡其辭，明也，畏服民志，新
民也，統言明德新民止至善，即唐虞刑期
於無刑，民協於中之意。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則自知末之意後矣

程子曰衍文也

通考吳氏程曰饒氏謂知本卽物格之誤今爲衍文

東陽許氏曰雙峰云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奎

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問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

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

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

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

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附纂黃氏海鏡曰莫不有知本然也莫不有理一物一太極理有未窮物未格

也知有不盡知未至也新安陳氏曰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累多時然後一朝豁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卽釋明德章句所謂具衆理者吾

心之大用卽所謂應萬事者也附纂黃氏海鏡曰已知之理遂明之意無不到則物格無不明則知至

問所補第五十章何不能成其文體朱子曰亦嘗故而爲之竟不能成○大學不說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奎

究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問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至在格物前曰云因其已知而後知至是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芽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嘗通纔思量著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頭緒無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表者人物所共繇裏者吾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工於理之所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充

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
於事物上。卻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
病。二者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
精粗無不盡。
北溪陳氏曰。理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
散在事物。情粗巨細。都要逐件窮究。其
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一物之理。非精底
一物。不理會。則此一物之理。非精底
理會。而遺其粗。則大底理會。而遺其小也。
頭緒雖多。然進亦有先易而後難。先
近而後遠。先明而後幽。
西山真氏曰。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
即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功。
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若不就事
物上。推求義理。則極至處。亦無緣得知。
盡。
雙峰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關
與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理。又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充

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
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粗。而遺其精。亦
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
格。
玉溪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
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知
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
物之主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
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
裏也。精也。理之體也。衆理之體。即吾心
之體。衆理之用。即吾心之用。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
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
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須兼看或問。大
學始教。是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為始
謂。是大學用功起頭。即凡天下之物。莫
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
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用力之久。一
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
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事雖萬殊。理只
是一。曉理之在此。事如此。須有融會貫通之
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之
然無礙。如水消雪釋。怡然渾然。處處格物
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
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
透徹。全無疑礙。方是一物中。表裏精粗
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衆物表裏精
粗。無不到。
纂疏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
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乃形而下者。
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
性情言。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
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心之理。乃形而
上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句就致知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幸

上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句就格物
上生○能存心則端莊靜一以致盡心之
之本知窮理則學問思辯以致盡心之
功吳氏季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
物必有一理理則物之自然而處物之
當然者也文公嘗曰學者須知天如何
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能
幽顯山川如何而能融結方是格物高
也厚也幽也顯也融也結也皆物之自
然者也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
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
色容莊便是一身之謂理也恭也肅也
止也靜也值也肅也德也莊也恭也肅
之當然者也是一身之謂理也散於萬
知具於吾心未有一物之謂理也散於
人惟不能隨物體認於其所自測識者
所當然者行不著習不察然後吾之靈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幸

君吾知其為仁而不可以不仁也必窮
其所以仁與夫所以不可以不仁之理焉
臣吾知其為忠而不可以不忠也必窮
其所以忠與夫所以不可以不忠之理焉
推而至於若朝若野若官若民若上若
下莫不皆然而無逆曳倒植之患矣窮
其所以窮而格物之說也既格一端又
一端久而不輟則因此驗彼倫類自通
始也知一事而己終則散之於萬事八
也知一事而己終則散之於萬事八
玲瓏四面洞達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
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然
格物致知之學自持敬入苟不能持敬
則胸中雜亂而學自持敬入苟不能持
於吾前方且眩昏顛倒之不能事何物
之可格哉文公謂敬則心存又理
具於此而習之不可不精又嘗誨其門
觀書察理草不精皆歸此心雜而不
一莫若收斂身心淨掃雜慮令其光明
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錄是觀之
入道莫如敬致知者不可不敬乎故程子
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為夢覺關知之
始事又曰此一章明善之要單立致知
誠意兩章理若不接續血脉相為貫通
或曰綱領條目有傳本末二字不過經
文中字眼何必有傳本末二字有傳始
先後亦當有傳矣○有謂聽訟章是釋
格物致知非釋本末見得格物道理不
勝言指此以例其餘殊未然蓋格致無
傳非無傳也何則大學入門下格致一
物即身心意家國天下之無格致一條
知曾子不傳之妙

芭山張氏曰吳氏季子一條紛冗無義
理可刪至天如何而高云云說得無邊
惟使學者工夫漸向玄虛無歸宿處尤
悞理不必從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
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
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
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
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
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圭

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
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
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
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
於此以審其幾焉

雙峰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
胡於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
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
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
一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
以治病之方以已共於此章故也
雲峰胡氏曰大學條目有八只作六傳格
物致知二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

訓詞自陳氏
宜無誤

八証之
名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圭

慎其獨中庸慎獨本在此母自欺是解誠
意之正義心術之所發涵善惡
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
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偽所歸分之幾微處
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如別歧途之
起脚處一差毫釐而謬千里矣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
有善惡便須就此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
是生奈何得下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
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
是工夫在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
是鐵便是自欺湏表裏如一方是不欺
湏是見得分曉如知鳥喙不可食水火不
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知寒欲衣饑欲食則
自是不能已人果見善如饑欲食寒欲衣
見惡如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

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
兼誠意獨善一德然誠意者自修之首
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
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誠意正心修身皆自修之事而誠意居其
始故曰自修之首
雲峰胡氏曰毋自欺三字釋誠意二字自
欺字與自欺字與誠字相反
東陽許氏曰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
曰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新安陳氏曰謙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
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自謙
新安陳氏曰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
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
附纂黃氏洵饒曰誠其意者念頭也必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壹

自是實矣。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
道善哉。所謂當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
欺不知。不能只以欺為不知。不識不喚做自
欺。新安陳氏曰。以上語以知為重。見得物格
知至意。意之根基也。○纔說不自欺。則
其好善惡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
思衣。以自暖。饑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
苟且。姑以自為人之意也。○如鑄私錢。做官
會此。是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
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
差。了緣。緣連下文。小人開居一節。看了所
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
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捨著之時。又其甚者。
○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
間。便是虛矣。○凡惡惡之。不真為善之。不勇
却是虛矣。○大學章句卷一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壹

與眾人同。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
此亦是獨處。北溪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實如一之
謂。自欺。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慊而無
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
曉。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好。則求必得。足
惡臭。人所同。惡惡。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
吾意。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真實。無
非苟且。徒為此也。人之好善。惡惡。亦須表
裏。真實。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
不真。實胸次。間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
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斷然
真。實恁地。始快足。吾意。此便是自慊。便是
誠。然。自慊。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
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
謹審。其幾之發也。問。母自欺。還是須從戒謹。恐懼。上做起。抑
戒謹。恐懼。即是。毋自欺。境界。潛室。陳氏曰。
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
是自家不欺。不聞之時。有誠。養性。氣象。如
此。謹獨。是眾人。不欺。不聞之時。有誠。養性。氣象。如
大學。只就。己發。未發。說。故。只防。他。罅。漏。處。
雙峰。饒氏曰。此章。用功。之要在。謹獨。上。凡
人。於。獨處。致。謹。方。是。誠意。未。必。果。出。於。誠。若
雲峰。胡氏曰。君子。小人。所以。分。只在。自欺。
與。自慊。上。兩。自。字。與。自。修。之。自。相。應。自欺。
者。誠。之。反。自。修。者。不可。如此。自。慊。者。誠。之。
充。自。修。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
誠意。亦。兩。言。慎。獨。誠。首。尾。言。慎。獨。此。章。論。
東陽。許氏曰。誠意。只是。著。實。為。善。著。實。去。
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母。自欺。是。誠意。之。反。而。誠。
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去

芭山張氏曰。自慊便是誠。其意如何。說自慊是誠意之效。東陽說氏說宜剛。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

解題

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

雙峰饒氏曰：「黑字有黑暗遮閉之意。」新安陳氏曰：「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羞慚。」

朱子曰小人閒居爲不善是誠心爲不善

惡於隱微之中而作善於顯明之地將虛

人豈可欺哉○閒居爲不善便是惡惡不

好好色。○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爲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

雙蜂饒氏曰閒居爲不善自欺也厭然則

不自慊矣。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

也自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
至於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

兼善惡說○廓然與心廣體胖是君子爲善
是小人爲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爲善

雲峰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

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

爲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爲天下國家害也必矣。

王溪盧氏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固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

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脩之微處言之此一節

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許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欺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不自憐矣。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自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

至於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
兼善惡說○厭然與心廣體胖爲對厭然

是小人爲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爲善之驗

雲嶺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
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爲善惡關過得

此關方是吾子過不齊此關猶易小人轉
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卽此閒居
爲不善之小人也意言不誠之害自家心

王溪盧氏曰兩言煥獨讀上節固當直下

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
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

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

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母自欺而必自欺

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
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
附蔡黃氏洵饒曰前慎獨欲其自慊後慎
獨絕其自欺○兩節相為終始格物致知
為誠意是始意誠是終慎獨即誠意此一
章之本
林次崖曰蒙引云原彼所以不能慎其獨
者其意蓋以其惡可掩而善可許也依愚
見似過于巧原小人之為不善未必有此
意
或曰獨體無人不有無時不在小人之厭
然即小人之獨體也惟不能直露其好惡
之本體旋以掩著二念奪之是以入于自
欺而為小人耳○并其拚著處亦是良知
厭然重小人自知不善不重君子身上
月恒近解曰見君子至誠處為不善無所
自已懊悔說正是意不誠處為不善無所
不至是自欺見君子厭然連自己也欺不
得了體拚根心廣來不平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 堯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
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未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
肝之意不可說人不知人曉然共知如此
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畏恐其
與十日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
玉溪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間人所不知
已所獨知之地即十手共視共指之
地故為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自知之
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自知之
可畏之甚如此者此所以戰兢臨履直至
於手足而後已者也

雲峰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蓋本諸此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
十目十手即此上之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
新安陳氏曰幽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
之者當常如十目所共視十手所指可
畏之甚焉其嚴乎
獨知之地也暗室屋漏之中幽深隱與一
念將動人非禮勿視聽言動兢兢然慄慄
然真見夫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臨之在上
質之在旁而不敢以不勉也夫如是故能
充吾性之固有不盡吾職之當然可以快足
而不至於自欺矣曾子以守約之學加三
省之勤雖容貌辭氣之間莫不致謹
蓋曰吾之所獨即衆之所同雖在隱微幽
闇之中炳然十目之視森然十手之指也
林次崖曰或問十傳皆曾子之意小人間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 堯
居一節亦曾子意也又特引曾子之言何
與曰小人間居節是為誠意而設十目所
視節是平日之言則其所言言既述其意復引
其言自不相礙
蔡虛齋曰十目所視二句若依新安陳氏
用常如二字則于本文其嚴乎一語反緩
矣要明說出不可揜之意即上文所謂人
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不必謂述雖未形
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也以此
之故所以君子必致謹于獨知之地使不
至于暴著如小人云云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
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全

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節善誠中形外
 勿軒熊氏曰誠之一字本於商書至夫子始大明其義至中庸明善誠身之言行之天下國家皆此誠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也其言慎獨工夫及誠之不可揜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至誠盡性明明德之止至善也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新民上至善也本之心身此誠也行之家國通考黃氏曰誠意乃善惡關此行之始事一日格物至平天下為大始終其間兩條相為終始又各條自為終始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正此也此見得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處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進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誠意正心
格物致知
明明德
新民
止至善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全

朱子曰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始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莫非實不然則理明心一而所發自莫非實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至則其不之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理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知不至則意不誠通考黃氏曰此言知不至則意不誠上一明字所未盡謂知未至所發謂善惡用其力指誠意
 三山陳氏曰於知已至後亦非聽之自誠蓋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
 新安陳氏曰此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蓋誠意者進德之基本也
 通考黃氏曰謹乎此此字指誠意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正此也此見得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處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進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

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三山學氏曰：此句緊要說一察字，亦非從

外操來，蓋此二字，文心不在焉，一句發出，察

者察乎理也。

新安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推黃傳文

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

問：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

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

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

須是執持其志。

朱子曰：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

心，修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

誠，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

則為物欲所動，未見有偏處，却未必為惡。

○即若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

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懣，因人有罪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金

而捷之，終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
常不平，便是自心所謂有所，是被他為主
於內，心反為他動也。○心纔繫於物，便為
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
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
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過，都是為物所繫
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
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
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
隨物而遷，怒心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
動，而後於人也，則豈怒而不喜哉？○
今人多是有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才
喜，雖有可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
事理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在胸
中，推過，終不消釋，使我無所與，也。○問：忿好
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問：忿好

白已事，可也，然不為憂患，恐懼，自外來，不

經自家曰：是自然來，須要我自道，理處

之事，亦不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

濟甚事。孔子畏於齊，文王困於羑里，死生

前聖人元不動心處，文王曰：或問大學

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

真氏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持敬，令

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

怖之類，白與中庸有異。○喜怒哀懼，乃心

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

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

中便是不得其正，酒是涵養，此心未應物

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

物之時，方不致錯，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

憂而憂，當懼而懼，恰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

此方得本心之正。

玉溪盧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金

也。未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懣，恐懼
則心之本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
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懣而忿懣，不
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
德之妙用，無不有。有所忿懣，恐懼，則心之
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無不明矣。
人患不識其本心，耳惟虛故，靈纔失其虛
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為心，而明德之所
以為明德也。
雲峰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
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
之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
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正其體，本
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體，正
或然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
無喜怒哀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十

全

則喜喜已而後喜怒憂懼皆在物而不在于我我雖曰接乎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並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意首省察而次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工夫存養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有先自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宜仔細看章句之二察字及三

通考黃氏洵饒曰心有所忿懣等此即戒慎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誠意兩言慎獨此章只是戒懼工夫觀章句敬以直內四字可見○此與中庸恐懼與憂患是一恐懼與戒懼是一事此恐懼與憂患是一類也○心感物而動者察字向內察○欲動見得淺忿懣之著情勝見得深忿怒之留○恐好憂陽也懼樂患陰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將至畏其

吳氏季子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與生俱生觸物而動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也特西可有其所耳若有所不能無者以一端橫於胸中則凡事物之來吾心所以應之者自然編而合乎當然之理蓋以先入者為主耳故自其有所忿懣也則惟見大頭之可疾惡之可惡雖有不必要惡者亦將以忿懣之心而逆之焦然不得寧矣自其有所恐懼也則惟見夫痛之可驚矣自其有所憂懼也則惟見夫樂之可戰慄之心

處之淵然不敢安矣好樂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口好色曰樂逸游皆得以敬而勝理憂患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口安

分方
節非

味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全

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雙峰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修也言此而不正所以正心修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其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

蛟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上字之主也心自有主則羣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修矣

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以敬以前之以是大學本文未言之意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九十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朱子曰古註辟音譬至礙不通只是辟字便通況此篇自有僻字辟則爲天下僂是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朱子亦以察字言之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十一
九十二

只不可偏。如人饑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

北溪陳氏曰：教只是簡於爲禮情、只是慜於爲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

問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未見身與物接意思。潛室陳氏曰：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身與物接。

玉溪盧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孰敢爲惡。所惡且知其美、則一家孰不爲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

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生

言有此三等賤惡教情指所惡之人言有
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
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
雲峰胡氏曰或疑教情不當有殊不知本
文人字非爲君子言乃爲衆人言章句曰
衆人又曰常人也是衆人中人固自有偏
教情之人如下文是也衆人中人固自有
頑亦泛言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
戒深矣
通考吳氏季子曰齊之爲言整齊嚴肅之
義也易之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夫
夫婦婦而家道正蓋父父子子兄兄弟夫
盡其所以爲子兄盡其所以爲兄弟盡其
所以爲弟夫盡其所以爲夫婦盡其所以
爲婦而後家道始正矣正非齊之謂乎然
其象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
而行有常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修明矣夫
行有常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修明矣夫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生

愛而藝狎生焉曰藝狎則是身不修矣
見衰狎者恃恩而驕必蕩蕩而不可律其
能使之齊乎賤惡人情之所不能無也
其偏於賤惡而忿疾生焉曰忿疾則是身
不修矣彼遭忿疾者齊乎失歡而怨必復
不可謂其能使之齊乎失歡而怨必復
一偏則爲足恭父母有失無柔聲以事之
義非所以爲足恭父母有失無柔聲以事
慈幼而言一偏則爲姑息無嗃嗃悔厲之
容非所以爲慈幼而言一偏則爲姑息無
不脩教誨而言一偏則爲侮慢無意論色
授之益非所以爲教誨而言一偏則爲侮
美而不見其美愛而知其惡惡之者惟見
希矣
或曰五辟卽是不能知處非不知故辟也
看兩知字工夫仍不能離致知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
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
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雙峰饒氏曰之其親愛等而辟者言身之
不修也莫知其子之惡言家之不齊也大
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
知其美惟其身不修故家不齊當看兩故
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凡爲人者言莫
知子之惡始舉家之一端言之

玉溪盧氏曰：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雲峰胡氏曰：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懣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修，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

通考黃氏洵饒曰：好惡而知其惡美，是愛惡得其正。吳氏季子曰：愛憎根於內，而美惡變於前。若考作室，乃弗肯堂，猶以為其子之克家也。俾彼甫田，歲取十千，猶以為其苗之不長也。大抵家之不齊，始於身之不修，而身之不修，則以其情之有所偏耳。身之不修，而如此而欲化行於閨門之內，胡可得哉？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夫君子之方寸，如鏡，斯明；物之鑒者，妍媸自生，鏡何心焉。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缶

如衡斯平，物之稱者，軒輊自形，衡何意焉？苟非身端而治，其孰能與於此？夫是以閨門之內，不言而諭，不戒而孚，一唯一諾，無非教化之所寓。雖不使之齊，而自齊矣。此章歷舉親愛以下之五事，而諄勤反覆，深戒其辟言哉！言乎。

蔡虛齋曰：看註所以二字，只是說他偏家不齊意。在言外，不可謂上條言好惡之偏，而身不修，下條言偏之為害，而家不齊，蓋好惡一偏，則身不修，身一不修，則家不齊，是不得齊，非是本文謂家不齊，緣身之偏之而章句乃謂家之不齊，緣于好惡之偏之為害也。故字承上文，可見此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不可另分為家不齊，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故字亦承上文，豈可泥人莫知其子之惡，一句遂以為說入家人乎？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其言其偏也，其偏亦與上文偏一般。上文言天下

矣。下節言人莫知，何以別乎？芒山張氏曰：蒙引說是。雙峰饒氏親愛等屬身不修，人莫知子之惡，屬家不齊，失本文語氣，不可從。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問如何修身，專指待人而言。言朱子曰：修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洞一節去。

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字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雙峰饒氏曰：身以心為之主，而心以意為之機。人所以之其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之不正耳。心所以有忿懣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懣等之必謹，其獨而不敢失其正，親愛等之必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缶

謹其獨而不敢流於僻，是知誠意即正心。修身之要也。章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懣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正其心也。之其所親愛等而能加察，是謹獨以修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之，首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修身章為然也。緣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誠求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誠其意即謹獨之謹獨論出門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可謂得其要矣。此章甚言偏之為害，至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甚言偏之為害，至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又可見此獨反結者，修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變文應經文修身也。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通考勿軒熊氏曰修身二字本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文王之事修厥德孔子修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修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朱

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家裏推之於國○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陳氏曰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父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者能修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

宜此季氏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朱

玉溪盧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矣雲峰胡氏曰修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指出教之一事然其所以爲教者又只從身上講來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孝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修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况家有父猶國有君雖殊理則一也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通考吳氏季子曰君子之教自小而之大自約而之博自近而之遠蓋大者小之推博者約之推遠者近之推也今以家對國而言則此爲小而彼爲大以孝弟慈對事君事長使衆而言則此爲約而彼爲博孝施於父弟施於兄慈施於子以若君若長若衆較之則遠近又不待辨自明矣自常情觀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莫難事者君也設官分職各率其屬莫難事者長也林於此蓋有簡而易行要而易守者不過反求之家耳家果齊耶則所謂事君在此所謂事長所謂使衆者亦在此否則施之家且不可况國何夫國之本在正而求其影之直無是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慈而已矣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孝於其父者爲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之恭盡陳善之敬移其事父之孝以爲忠矣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弟共其節崇推遜之風移其事兄必能守靖共之節崇推遜之風移其事兄

之弟以爲其父之令生我母今我終於
博施之思所謂使衆者亦不遇舉斯心而
若甚宏濶其節目若甚繁多其施爲若甚
待捨此而他求也古之君子惟能反求於
此而知其所用力焉故身不出於其家而教
自行於其國斷斷乎不可誣也
乎家而其化自風行于其國也
或曰凡欲教忠孝弟如其事父則已耳仍
不出教孝的謂事君者所以慈幼而先教國以教
國一理則謂事君者所以慈幼而先教國以教
以事兄使衆者所以慈幼而先教國以教
家亦何不可○孝者所以慈幼而先教國以教
出成家教意此中寓觀感之理國之事君
皆取諸此若僅就一人之身說如所云移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矣

孝作忠者非弟慈二句即此可推
范山張氏曰孝弟慈三者不出家而成教
不在此形迹摹效處詭朱子小註天下人看
着自能如此云○傳雖止言齊家却包修身
在內非章句補傳所未足○吳氏季子孝字專
句爲推本之論非是○吳氏季子孝字專
就溫清定省處說殊覺淺膚失傳者大意
使孝而止于溫清定省孝字分量尚不無
缺陷况借吹填吹篪生我鞠我貽弟慈二
字尤與弟慈道理不相切吳氏煩言無當
類如此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是說使幼推事小可確大
非衆以慈主註易不討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
在識其端而推廣之理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矣

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
端者明德之發見爲孝弟慈是已
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者
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首教字三者
不假強爲說未作推說立教之本首教字三者
端而推廣之說心有學養子而後嫁在識其
雲峰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
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
保赤子慈之天本有失者也天者獨母之
誠求之慈之天本有失者也天者獨母之
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
新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
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
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良能皆不
假於強爲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處而從
此推廣去耳
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
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

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
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
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以下皆就身上說
○孝弟慈是仁仁字自止於仁處來孝弟
慈是明明德明明德是人所同得非家
戶曉也○平天下章老老長長恤孤卹
三者是人人所同也
吳氏季子曰夫赤子之在襁褓寒則欲
饑則欲食疾痛則欲撫摩痒癢則欲抑搔
益與成人等耳然其所欲撫摩然於心而
能宣之以言則夫為之保抱攜持者莫難
於求其中心之所向是故察之乳哺焉察
之臥起焉察之聲音笑貌焉不待赤子之
言而自然陰合乎赤子之意此父母之心
最真實而無妄者也人患不用心耳使其
用心亦如父母之於赤子則雖不能盡中
斯民之所欲而相去不遠矣譬之處子然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一百

既嫁則有為人母之道方其未嫁也豈有
先學字幼而後適人者哉要其字幼也亦
不過以真實無妄之心而求之耳誠者真
實無妄之謂也聖賢教人每以真實無妄
為先蓋嘗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明之矣
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即保赤子之誠皆人
心之自然然而未有以偽為之者也聖賢可
謂能近取譬矣昔者夫子之告曾子曰事
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
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而孟子亦曰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
而已矣夫以所謂移孟子之所謂推其
大學之所謂如乎明乎此則大學之義
然矣或謂上文以孝弟慈三者並列而言
之下文乃獨舉如保赤子以明使眾之慈
何也曰此舉一隅以反三隅者耳孝弟慈
三者皆人心之所同然而世降俗末則薄

於孝弟而厚於慈者多矣人知赤子之當
慈也雖暴戾之夫頑狠之人一見赤子則
慈愛之心油然而生蓋不待教而能者至
於妻子具而孝則弟之孝則弟之孝則弟
之爭抑又多矣是孝弟者非士君子鮮知
之而慈之一端尤人之所易曉者也聖賢
以其易曉者而曉之使天下後世知保赤
子之慈則知事親之孝事兄之弟矣知使
眾弟之不出於慈則知事君事長之不出於
孝弟矣循是而行之則自家至國自齊至
治雖不出戶可也
或曰此是治國在齊家傳不可作慈使眾
一句傳言保赤子有齊之義言如保赤子
有治之義此固求而可中非學而後能正
見孝弟之慈一與相感出於自然不假強為
不必外此而教國也心誠求之誠字正指
真心自然流貫處言之孝弟慈所以能通
于國者只此真心通徹去時說觀于慈而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一百

孝弟可知及小註雲峰胡氏新安陳氏蒙
引存疑之說皆不可從
林大崖曰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是本
文言外之意推廣是備其本然之量不是
推之以事君事長使眾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
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
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
言教成於國之效

朱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
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一

自家好乎則却責民問禮讓如何得也
○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
以下是人自化之也
雙峰饒氏曰仁讓是本文孝弟而言仁
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惡之反也上言不出
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
教於國底道理
王溪虛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
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有善無惡之
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幾實歸於君
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
之夫才見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
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之所在可畏如
此可不謹歟債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
字可見引以證上文
仁山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
論債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
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已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一

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與雖有是
貪戾而何至於亂一旦為民上者能使父
慈子孝而一門之內皆仁兄友弟恭而一
門之內皆讓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
下激昂奮發雖欲不為仁不能自己也雖
欲不為讓不能自過也自其一念之貪而
形之於事者無不貪一貪之戾而施之於
政者無不戾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
下薰蒸濡染淪胥於貪不奪不饜也相挺
為戾不兢不止也一國者一家之推也發
乎邇則見乎遠一人者一國之表也出乎
身則加乎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在
陰其子和之至不可誣也昔陽城兄弟友
愛奴亦化之一家之仁耳晉之鄙薰而善
良者幾千人一國之仁也窮而在下者如
此况達而在上者乎東郡民咸韓延壽之
化昆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一家
之讓耳郡中翕然傳相教厲二十四縣莫
以訟言一國之讓也賤而為民者如此况
貴而為君者乎晉武帝賣官而錢入私門
其始不過一人之貪耳迨夫錢神之論一
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豈
非一國之亂乎梁惠王糜爛其民而戰之
其始不過一人之戾耳迨夫東敗於齊南
辱於楚西喪地於秦則雖所愛子弟亦不
免於死豈非一國之亂乎夫惟貪戾之害
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債事夫子
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夫惟仁讓之效
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亦可以定國孟子
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古之聖賢所
以孜孜然汲汲然誠意正心以除貪戾之
根修身齊家以立仁讓之的蓋亦曰一身
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焉一家之習尚一
國之觀瞻係焉其機甚可畏也傳大學者
揭機之一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之也深
矣文公曰機發動所繇也味所繇二字則

夫仁之爲仁讓之爲讓不發於人而發於
我貪之爲貪戾之爲戾不動於彼而動於
此明矣學者蓋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哉
蔡虛齋曰使氏以仁爲孝讓爲弟貪戾爲
不慈愚以爲不然味或問仁讓言家貪戾爲
言人之說則貪戾仁讓之反也而仁讓者
慈讓專屬弟可矣况貪字于不能慈幼之
義亦不甚切其說不可用○上文所言者
教成于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于國之
發外更討箇效也○春秋桓公五年夏齊
侯鄭伯如紀胡傳云○春秋桓公五年夏齊
明紀侯去國之義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
意之效是也此效字亦云實迹不可以對
工夫言

林次崖曰蒙引云孝慈屬仁弟屬讓一說
孝弟慈裏俱有仁讓有恩以相愛仁也有
禮以相接讓也此說更是

四書大全辯太學章句卷十一 一高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
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
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
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
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
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
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
則所令 具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四書大全辯太學章句卷十一 一高

新安陳氏曰民之仁暴惟上所帥帥之
所好則民從如好暴而令以仁所令與所
好反民弗從矣
蛟峰方氏曰此章是如治已之心以治人
之恕絮矩章是如愛已之心以愛人之慈
通考黃氏洵饒曰有諸已無諸已忠也
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主也即尚書所
違上所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
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
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身治國
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
常人若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
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
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
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
三山陳氏曰已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有
此善已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
已先之也
雙峰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
人是無已可推而欲及人也此章雖釋齊
家治國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主
之身此乃極本窮原之論問恕者推已及
人却說所藏乎身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
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
是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已無諸已
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
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
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
民爲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
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
從其所令○藏乎身者自其盡已處言之恕
者自其推已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已無

百六

諸已者也。恕是推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曠
裁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
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神天下
以仁以己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己而
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
者也。恕也至所謂祭紂帥天下以暴不仁
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
雲峰胡氏曰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推己
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二字已帶盡已之忠
信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
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恕上文心誠求之即
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
之則有諸已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已矣。
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己盡已之忠也
推己以責人正人錄忠以爲恕也。忠即恕
之藏於內者恕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
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爲恕是乃程
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
無之。
通考吳氏季子曰克讓者一堯耳而黎民
以之時雍好生者一舜耳而四方以之風
動率天下以仁者民之從何如也。虐民者
一桀耳而其徒之附勢寔繁毒通者一紂
耳而小民之敵讐相繼率天下以暴者民
之從何如也。然則仁讓之風貪戾之禍自
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次第相承
蓋同此一機耳。張之出出至愚也。然上之
所好異則不從何哉。故以身率之則易以
令驛之則難。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夫自后
王君公而下至於大夫師長各率其衆之
多寡雖若不侔而其統御之道皆必先已
而後人。惟己之仁也而後可以使人之仁
惟己之敬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敬。惟己之
孝也而後可以使人之孝。惟己之慈也而

一百七

後可以使人之德行於已者其所好也
人從已者其所令也若令之以仁而其
好者非仁也令之以敬而其所好者非
敬也令之以孝且慈而其所好者非孝
非慈也是謂所令及其所好民胡爲而
從之哉君子知夫民之從好不從令也
是故有諱思之曰已亦有此善乎一或
無之方且白愧之曰已亦有何敢以此
善乎一或無之方且白後非諸人欲議
人之爲不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已能無
此不善乎一或有之方且自訟之不暇
而何敢以此尤人乎大抵正己之事諱
而正人之事略律已之念重而律人之
念輕味而居二字則可見矣恕之爲道
義曰推已曰如心推已云者以待已之
道而待人是也如心云者待人之心亦
如待已之心是也苟無諸已而求諸人
有諸已而非諸人則其在吾身者已不
能盡恕之

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夏

義彼見吾之所以治人者如此而所以
治者乃如彼則意向扞格貌雖從而心
不服豈能使之喻哉或曰有非爲求人
而後有無非爲非人而後無君子只自
求自非此處正可想他藏身之恕求非
只就存諸心說不宜說向外邊纔合下
文藏字語意

已山張氏曰有而後求無而後非總
是藏身恕處如何穿鑿分析說所藏是
指有諸已無諸已恕是指求諸人非諸
人仁山金氏說宜刪恕是不恕言所令
反所好以桀紂之好行堯舜之令民必
不從也不必牽連忠字來說新安陳氏
無藏于內之忠而欲爲恕是乃釋了所
謂無忠做恕不出云云牽連忠字殊覺
纏擾不必從○堯舜帥天下數句引起
自諸已無諸已數句非承一人定國而
言蓋一人定國特引語耳堯舜承定國
何不以桀紂承債事學者徒

泥註其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通考韓氏古遺曰再言治國在齊其家以應經文其所原者薄吳氏季子曰故治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其下連引三詩不厭重複所以反覆詠歎發越言外深長之味使人諷之於口而得之於心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

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頁

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

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玉溪盧氏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意

或曰此節須根修身以齊家說以見寡妻所繇則家邦世緒御皆本諸其身正文王

不出家而成就處雖美后妃化原却不在此

之乎上故曰宜其家人故曰可以教國人

○關雎王化之始雖引三詩自有漸次就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居法而後民法之也

詩曹風鴈鳩篇忒差也

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朱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如著周公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已著德地而今且理會常底今未解有父如瞽瞍兄弟如管蔡未論到變處

三山陳氏曰說正四國及仁帥天下皆是說到極處

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

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治國之事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頁

則明德明於其國矣新安陳氏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

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已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宜

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

○三引詩即孟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又發經文厚薄之意此

是血脉貫通處蔡虛齋曰不是謂一家之爲父子兄弟者

皆足爲人之法是我之爲父子兄弟者皆足以法于人此所謂其儀不忒也儀者

吾身實爲民之表也

芒山張氏曰看來宜家人宜兄弟俱有仁讓意思非宜家人專屬仁宜兄弟專屬讓黃氏洵饒說背理宜則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
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三山陳氏曰古人凡詩有盡而意無窮者
多援詩以吟咏其餘意
玉溪盧氏曰此章言治國甚略言齊家甚
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以人同
此心同此明德故也
仁山金氏曰二引詩首引之子宜家繼引
而人情之每易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
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
宜乎其儀不式而足以正則家無不齊者矣
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
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
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一章並
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章

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衆而言是
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
化有諸已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
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
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
雲峰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
必先妻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翁此三引詩
首以婦人之宜家而後兄弟既翁此三引詩
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
於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
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
東陽許氏曰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
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
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感矣
故引詩言夫婦為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
言者又次之
通考黃氏洵饒曰治國之仁讓與於孝又
言一人貧賤一國作亂而遂及平天下則

深淺可見矣
或曰只在承詩上發明先家後國意非通
結上文與上故治國句實言國本于家語
意不同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
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
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章

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
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
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
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矩者制方之器俗呼曲尺此借以為喻
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老長長恤孤下效
謂民興孝興弟不倍此即上章孝弟慈所
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章句接上章說
下來
新安陳氏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慈之
心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可使有一人之
不得其所也
朱子曰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切近
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聖

民之惑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
上行下效感應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
此是以君子有聚矩之道也此句方此之
謂聚矩之事下而方說聚矩而結之云此之
在治國乎天下之聚矩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
得○先說上而下行下效到聚矩處是就事
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
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
父母畜其妻以及於彼使彼仰足其善心
已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其善心俯足
有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也○矩
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矩
慈心也我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
之不便方可以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
理只便是前而正心修身底推而措之○道
問聚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
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
不待聚矩而自無不平矣聚矩正是恕者
之事○興與弟無不平矣聚矩正是恕者
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
文君子必須聚矩然後可以行天下之義
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一章首尾皆以聚矩
之意推之而末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矩
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而接是以君子有
聚矩之道也○矩而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
相續聚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
老其老各得其長不得其長其幼不成自
家老其老教他不得其長其幼不成自
不得其長其幼不得其長其幼不成自
之故所以有聚矩之道○聚矩如君子為是
安樂便是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聖

乎滿登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用里
教之樹畜皆此以推之
雙峰饒氏曰矩所以為方之具也匠欲為
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
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矩為
矩君子之度人也以心為矩
王溪盧氏曰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
然之則也以此齊家聚矩於家也以此治
國聚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聚矩於天下
也○聚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推也
仁山金氏曰首三句是化聚矩是推既有
以化之而興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
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者在因其利所惡
在奪其利
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一節
言所以有聚矩之道夫子十五志學即此
所謂大學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末節方言
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大學格物而
下亦分知行到末章亦言聚矩是致知力
行之極功矩者何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
吾心自有此天則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
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
則學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
故曰聚矩即吾心之一箇矩字但不踰矩之矩
渾然在聖人方寸中是矩之體聚矩之矩
於人已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矩皆
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圖矩方圓者動
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聚
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
失眾失國為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
之為一節是書至驕泰為一節四節中分
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聚矩分五段第一

大學章句卷十 百四

百四

段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卽前章孝弟慈也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爲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絜矩只是義兩字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如惡兩字

黃氏洵饒口章句云分願卽謙卦稱物平施

吳氏季子曰人同一心心同一理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且夫老吾老非欲使民之孝也而民自興於孝長吾長非欲使民之悌也而民自興於悌恤吾孤非欲使民之不倍也而民自有不倍之風豈非同天下而一理合千萬人而一心乎

蔡虛齋曰此章所引或人君事或人臣事又或傑說蓋傳者于此都不管只要說箇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畱

絜矩意在耳

林次崖曰通章所言皆是政事不見感化意以其說已具于治國章故也蓋治國平天下相關

芑山張氏曰不踰矩與絜矩但安勉有別耳非不踰屬明德絜矩屬新民信如雲峰胡氏所云絜矩能新民而不本明德乎說書不見大意紛紛穿鑿如雲峰此說者衆矣必不可從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不是
覆
字義

此。覆。牆。上。文。緊。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大學章句卷一 頁五

百五

新安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

通考黃氏洵饒口絜矩二字亦自經文能處來章句所謂處物精詳者無一夫之不獲卽新民止善

雲時胡氏曰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

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在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官之時我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鄰以鄰國爲壑是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可也上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夏

立而後左右微九箇人來看便見○已
又思以待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是兩相說只
乎子好以待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是兩相說只
其所好此言父未之惡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
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
不能孝於我之下我欲親慈於我而我不能
慈於親長短廣狹如一而無不方在人而有天
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
日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
長當使之均平也上下皆得其親但各隨其
事盡其親下之人也長之意耳
雙峰饒氏曰以上下左右前後言之則我當
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猶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夏

吳氏季子曰君子知夫人同此心同此
理也故其與人接必有以揆度於其間曰
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也
日使之事曰思慮之方曰從曰交處之也
此務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缺然猶
規舉之居是之謂絜矩舉天下之絜矩而
絜之居上而施於下者如矩居下而施
則居後而施於前者亦當如此居左而施
之右者亦當如此則居右而施於左者亦
此推此心以此則居右而施於左者亦
其可喻何人皆試自官者言之則使民必
下賢勞而己立乎其中者也莫非王事
獨賢勞而己立乎其中者也莫非王事
時不然是以所惡於上者而使下非絜矩
也又自在家者言之上有父下有子而已
立乎其中者也厥考作室乃弗肯堂嘗患
子之不肖肖矣則事父必以孝不然是以
所惡於下者而事之非絜矩也以至前後
左右莫不皆然必均平齊一而後已故
我能老老不皆然必均平齊一而後已故
亦得無厚薄無餘欠自天子至於庶人一
孤矣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或曰日本文母以字最重正是反諸心而能
度處所以為絜矩
芭山張氏曰上節絜矩之道虛說此節是
實說蓋必如是而後可謂之絜矩耳非覆
解字義也如大註所去則傳者涉訓詁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東陽許氏曰三言絜矩之效言上之人能如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顯其好惡之心而已大舜之民常得其好而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則愛民之道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夏

后王君公奉以為大夫師長徒以求吾之所好去吾之所惡而已為民上者視民所好若善若公若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已所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邪凡麗乎人偽者猶已所惡亦從而惡之好其所同好惡其所同惡是絜矩而足以為民之父母矣庶民豈不以事父母者而為之哉

聖賢之好不可不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瞻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其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此辟字即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夏

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不能絜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却不然也

可與與則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

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

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聖

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

王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

上帝失人心所以不能天命之去留判之

人心之向背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絜

矩與否而已得衆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

失衆失國應節南山之意存此而不失明

德之體所以立絜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

用所以行

雲峰胡氏曰右第三節就好惡言絜矩蓋

好惡二字已見誠意修身二章特誠意章

是好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

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爲好惡也一誠無僞

此章主絜矩其爲好惡也一公無私修身

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之辟不足以齊

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絜矩則好惡之辟不

齊

心利私存謂是偏惡意好惡何絜字從
之自自不德即不好惡何絜字從

賢說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聖

之問耳絜矩謂何以已之心度衆之心而

從其所欲也衆心即天心天心即天命從

違去就如反覆手保而有之亦難乎故

曰峻命不易知其不易則雖欲不絜矩亦

不可得矣嗚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衆苟

以一人之寡而撫千萬人之衆苟不絜矩

豈特不能平天下而已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

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

不患無財用矣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聖

朱子曰為國聚斂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
以家而只管說財。○自家若不意誠心正身
修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
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如
雙峰饒氏曰格致誠正修所以謹此德也
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
王溪廬氏曰德即明德謹德即謂明明德
先謹乎德所以平天下之大德而德有德
則能聚斂所以得衆而得國
新安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
為大學一書之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於此
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私有也
東陽許氏曰言為國上者明德為本而財
用為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
但當修德為本聚斂而取於民有制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第二節中分五段
董氏彝曰首章明明德以自修末章
慎德以治天下言
吳氏季子曰人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為急
有所蔽耳世之以蔽於利者莫不以財為急
而德為緩語之以散利薄征則曰吾何以
充府庫也語之以蠲租已責則曰吾何以
給用度也語之以厚薄輕重於方寸中而
損下益上瘠民肥己之事靡所不為矣烏
能聚斂乎不知君天下者非無財之為患
患吾德不修耳古之君子先謹乎德有德
則天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莫非王土
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
財則量入為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
即此便有不得他求也曰人曰土曰財用
無一而不出於德則德為本而財為末昭
昭矣
或曰既是平天下君子原是天下人皆吾
人天下土皆吾土其曰有者只是人民土
宇我能寧固之耳故民聚亦只不離散之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人有土有土而
後方有財可見德為本而財為末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聖

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
欲不能聚斂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
矣

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
為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
上教得他如此
三山陳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
均平便是不能聚斂
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當修德而聚斂
取民財有制
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
經文本末不同
吳氏季子曰苟以末為內而以本為外則
是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輕民不見德
而惟財是問母乃施之以相陵相奪之教

而導其民之爭乎此特以是非言耳
以利害言也
月恒近解曰外本內末則是爭民之財而
施其奪于民矣此處且未說民奪至悖出
方見之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
則有德而有人矣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夏書

孫養蒙氏曰為國者豈可惟知聚財而不
思所以散財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
東陽許氏曰三段財聚民散言不能聚矩
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聚矩取
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
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
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
通考吳氏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
此則失於彼故財聚則民散紂積鹿臺之
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聚武王發
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觀財之聚散
則知民之聚散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
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
知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問緊如如何只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
為是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夏書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
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
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以德
為本則善善則得眾得國矣以財為本則
不善不善則失眾失國矣
王溪堂氏曰有德則能聚矩是之謂善所
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
則不能聚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
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
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為

殘害人亦只是這箇○此章大槩是專從
聚矩上說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
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人抵有
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
三山陳氏曰以惡聲加人必以惡聲加
已以非道取人之財人必以非道奪之言
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理其為不
可恃一也
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
聚矩者之得也內未而爭民施奪與財聚
民散悖入悖出不能聚矩者之失也
東陽許氏曰四段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
不能聚矩取於民無制之害
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間惟感與應出乎
兩者反乎爾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榮
自言如日在天而其民謂時日曷喪是也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秦人頭會箕歛而
府庫卒為漢有是也觀言之出入則知貨
之出入矣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皇

以天春言其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

吳氏季子曰惟命不于常言天命所在何
常之有有德有人為善則得之皆入皆
出為不善則失之矣此其利害較然
明甚以是井言之則如彼以利害言之則
如此斯皆言其不可貴貨賤德耳亦孰知
貨之不足貴乎

或曰從民心之聚散看出天命得失來不
是從民心惟到天命上去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三山陳氏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
古語鄭氏曰楚書楚語王時書也
國語楚語王孫開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
子賜玉以相調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

之楚引或
結章首曰

此兩
節當
合下
說

耳名文
重公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
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皇

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
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
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
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喪
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
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為利而大
喪人之喪能說之謂子其辭焉重耳聲喪亦
友國求為後是因其以為利也說如字猶解
也
古語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
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勸之復國
舅犯為之對此辭也
西明李氏曰楚為春秋所惡舅犯特霸王
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
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稟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下文及之
雙峰饒氏曰實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
來却換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
事最大
王溪廬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
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
能內本而外末者也
雲峰胡氏曰右第五節當連上文善與不
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
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
起下文之意蓋第三節言好惡第四節言
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檀弓大學引之其
意若曰宜推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
非所寶而惟寶人也此二段承上內德外
財之意而起下文善人之說
吳氏季子曰自常情觀之所謂寶者非明
月之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
善二則曰仁親疑若迂濶不切於事情而
其至寶卒無以易此則貨之不足貴也信
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又何必土地之不廣
人民之不多財用之不饒切切然係累吾
心而終於不能聚矩哉沉觀前代之君溺
意聚斂而不知紀極者何莫不然漢之武
帝惟以大農少府之藏為重故算舟車權
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德宗惟以
瓊林大盈之積為重故稅間架征竹木雖
京師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聚矩之
心哉一蔽於利則明知聚矩之為善亦不
能行矣傳大學者分別本末辨明得失反
覆於是非利害之間而力言貨之不足貴
凡皆欲以解其蔽而已文公曰聚矩章專
言財用蓋人主不能聚矩者皆緣利心之
起故徇己欲而不知存人也
或曰舅犯仁親一語大學借證如此若推

上何要由善有若
去心說都口不之已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稟

原其意系下之謀稽首再拜而受衛野之
規其志豈直史忘國哉特以天時人事未
可耳
邑山張氏曰聖財不外本內末康誥節已
結此兩節合秦誓總是起下用人小註饒
氏許氏說謂秦誓語意易犯節正見文公
能用易犯之言以對秦穆公因主晉祀此
亦用人之一端非楚書二節又明不外本
至秦誓總言用人也學者詳上下文自見
雲峰胡氏謂結上起下者非是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
西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稟
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
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三山陳氏曰聖字專言之則為衆善之極
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
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聖此
專言之者也周禮六德知仁聖義中和此
對衆善而言之者也
問聚矩以好惡財用媚疾彥聖為言何也
朱子曰如系羊聚斂以奉武帝之好若
是聚矩使人必思許多財用必是侵過者
民底瞞得我奸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
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者

言安入諸一
危徐位小

是才言客不美有蓋無
也不非者駁而才指技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學

則合當舉之使使之得其所今則不舉他使
失其所是使善人之分便是不能舉此不
能舉其好也則用之類當舉矩事亦當
舉矩
王溪隱氏曰一個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
謂之矩其義深矣有德有餘而才不足也休休
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
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有技若已之才
能容天下有容才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才
也若已之有不特不妒疾而已彥聖心好
不啻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
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好
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以天下
之才德為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
如人有容此言定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
人其有益於人國可知有技疾惡之彥聖

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為才德人君
而用此不能容者豈不危殆能容者用之其
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
在擇一相者此也此又矩之先務也
蛟峰方氏曰其如有容其疑辭也有甚物
似他自容者言無可比他有容之大
新安陳氏曰有容者矩而人所同惡者
者矩疾者不能容矩而人所同惡者而舍
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矩疾者而舍
之是又矩之大者
東陽許氏曰三殺此專言為政者好惡之
公私尚亦有利害哉以上一截言能容矩而
以公心好人以下一截言不能容矩而以
私心惡人
通考黃氏海鏡曰一個尚書作一介介即
獨也人之有技矩疾以惡之此一人似李林
甫人之有技矩疾以惡之此一人似李林

同不違
聲與放

非說言
亦事

通與違
分不之

確說虛王休
一甚氏深生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學

楊氏矩曰不啻猶豈止也
吳氏程曰定當者值實是也
吳氏季子曰定當者值實是也
能舉矩則矩事明矣不事表裏其多
特舉矩則矩事明矣不事表裏其多
大見人之不啻猶豈止也
彥聖則不啻猶豈止也
料事言辦事而我之彥聖則不啻猶豈止也
惟不熱中而事體成於身而中為大臣者非
真到若得其利就大於此乃若不能黎民
才而器使之君之利就大於此乃若不能黎民
蒙其福國家之利就大於此乃若不能黎民
矩則必欲我之勝人不願人之加我其心
忿戾而不平感迫而不廣人雖有技其心
不下於我則矩疾以惡之矩疾者疾其所
長而已惡則併與其人而憎之矩疾者疾其所
以爲不出於我則矩疾以惡之矩疾者疾其所
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沮其事而敗之務

使天下之人才俱莫已若錄是嘉言伏賢
人隱國家之事淪胥以敗禍延當世殃及
後人子孫黎民皆被其害矣豈不殆哉自
常情觀之容德之於子孫黎民若無關係
然讓直濟文者成貞觀之治如賢嫉能者
肇天寶之亂明效大驗不我誣也能保則
言猶左氏所謂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言皆
錄乎此也
芭山張氏曰無他技湏看得活小註吳氏
手子其不中雖多材藝外視一無技能如
此看無字不呆滯玉溪盧氏硬說德有餘
而才不足非也○矩疾以惡之惡字緊承
矩疾說來無兩層非矩疾疾其所長惡則
併其人而憎之也疾其所長便是憎其人
處吳氏季子分兩層說無謂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

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北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禁短者

雙峰饒氏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

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

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進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

之去小人所以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安君子所以威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皇

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爲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

也新安陳氏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

謂冠之乃引接古語之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能禁短而惡惡得其

正所謂放流即媚疾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又以仁人總結

之言能禁短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之好惡大抵好君

子而惡小人此其所以爲正也大學治國

平天下章每反覆於好惡公私之間蓋以

天下之治亂決於好惡之當否君子於此

可不謹哉吳氏季子曰仁者無所不愛然以其禁短

之故見不能禁短者則惡之必徹屏除流

放諸四夷不使之得同中國以害吾治

於此見仁人之心本無適莫衆之所惡已

亦從而惡之禁短而已矣何者禁短則知

衆心與己心同衆皆惡其疾有技惡其違

彥望已獨何爲不惡之屏除流放所以與

衆逆棄而非有一毫之私意也惟仁者爲

能禁短故惟仁者爲能愛人能惡人他人

則蔽於私意己之所愛未必衆之所愛也

已之所惡未必衆之所惡也如四凶在朝

深爲元愷之憂使舜不能以己之心度元

愷之心則雖見其掩義隱賊猜潛庸回以

沮元愷不恤也雖見其崇飾惡言傲很罔

德以害元愷不恤也又安能投諸四裔以

禦魑魅哉禁短工夫必如舜而後可

或曰不必說惡以成愛玩下文見賢節好

人之所惡節皆好惡並說則愛人尚有許

多培植委任道理非一流放遂併括愛人

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皇

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曰當作迨未詳孰

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

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

雙峰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

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

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

新安陳氏曰舉不先未盡愛仁之道退不遠

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

盡好惡之道所以爲君子而未仁者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五段言禁短而薦賢當

速退不肖當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朱子曰斷斷者是能絮矩媚疾者是不能絮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絮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絮矩括蒼葉氏曰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好所同好者反從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辜

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雙峰饒氏曰好惡與人異苗必逮夫身桀紂是也王溪廬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之性可苟好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其矣若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與小人而亡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絮矩者之所為也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絮矩者之所為也秦誓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心此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為之今夫其道者皆罔察矩之義而中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天下之要道也

此治天下之君子之道即明之明已達學即

朱子此節

學於此則氏曰有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之未仁小人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事恕則以行仁故特以仁語之蓋絮矩是恕惡之及吳氏季子曰見賢而不能舉以下足知所愛惡而力不足絮矩之未盡者也知人之所惡以下足又香臭不分愛惡易位不知絮矩民斯為下矣絮矩則不盡者特未能自求多福耳不知絮矩則是自求禍也寧不為身之災乎林次崖曰按用人一節是國家大事此上好惡一偏則其餘皆偏雖欲與民同好惡亦不可得看本文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亦善之流乎後世亦自見得故傳者專就用人一事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之意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辜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朱子曰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更穩當

陳氏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後世異
 矣。雙峰饒氏曰：財者未也。財雖是未，亦是重
 事。若要生財，須自有箇大道理。生衆至用
 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
 皆邪徑也。王溪廬氏曰：國無遊民而不奪農時，民之
 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爲出，國之財
 所以足。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
 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
 失之。貪者裕之吝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
 世理財之大法也。

百六

通考黃氏海鏡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一事

東陽詩氏曰第四節言生財之方當用君

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

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爲精密

生衆爲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

吳氏季子曰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正

而不迂所以爲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窮天

地亘古今而不廢也大學卒章深以聚斂

爲戒使通人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

不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超於一偏天

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則不然既關

錡財之非則必曉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

日用有不空日闕者使聖賢爲國亦不

能以捨此銀聖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

君汚吏凌民之生耳百畝之田匹夫耕之

五畝之宅四鄰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材

之用百工飭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則一

國無閒民是謂土之者衆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生食無贅員賦祿僅足以代其耕則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曰于相四之曰舉無作輟也書爾于茆宵爾索綯無休息也斯不亦爲之者疾乎歲抄剝用悭入焉出無汎濫也國有內荒則殺其禮無多菲也斯不亦用之者舒乎夫惟生之衆而食之寡爲之疾而用之舒則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泉源矣豈非足國之道乎其言有大道者蓋謂此有正大之理非必以私意小智巧爲聚斂之術也知正大之理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匱而言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其隙矣不然窘於調度則雖財聚民散不遑恤也迫於費用則雖恃入恃出不暇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之常道也

林次崖曰此是卽前言財用而申言以補

百无

其未盡之意蓋前只說不可聚財然財用是國家最急事不可一日緩只教人不聚財都無箇生財之術如何可得故又說生財有大道一條

芭山張氏曰後世善理財者當以我祖爲法洪武中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國用者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傷人况重爲徵斂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積而能爲國家者太祖言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財則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爲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一口闔內庫慨然謂侍臣曰此皆民力

寧有盜臣只不思民之患多

爲利也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堊

萬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

始有卒謂之終若徒愛戴於一時而又終遷於他日則是其事不終矣不終二字正如韓信所謂公小人爲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世有好行小惠以于百姓之譽而非出於至誠者事久論定人知其心則愛戴之情弛矣是以不終全仁者之爲仁旣出於所好之真又能使其下好義而以尊君親上爲不容已自然有始有卒矣烏乎而不終國之所與立者民也民心終於愛戴則府庫吾府庫也財非吾之財乎仁與不仁之效如此此大學之所以丁寧反覆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新安陳氏曰孔氏疏曰按書傳上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騤騤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木之家是卿大夫令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爲大夫者也左昭四年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朱

百望

夫命婦喪浴用水喪大記云士不用水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也常故士喪禮賜水則夷槃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槃造水焉大夫設夷槃造水焉士併瓦槃無水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後而止士不用水以瓦爲槃併以盛水耳○周禮天官凌人掌水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水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其凌者三倍其冰以備消釋也鑑如甄大始治之爲將獻羔啓水也掌事主賜水多少秋刷除冰室將納新冰也甄音陞小口鑿也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水於盤置於尸

書太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臺**

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言也○夷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爲利者義以方外也

雙峰饒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

玉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理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

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況爲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以爲利快目前之意而爲禍深以義爲利檢目前之用而福自遠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君子能絜矩而

生財之利

仁上小

事若

大夫

吳氏

人則

子小

家者

或小

理故

即身

利而

冰謂

乃蓄

然害

下以

卿家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夏

敏之臣乎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者耳能
貧家而不能破家能盡國而不能亡國乃
若聚斂之臣則利進身為主斂怨用之
家必破國必亡擇禍莫若輕故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也獻子之見可謂加於
人數等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

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

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

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

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

矣

王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聚矩而務財用

也君子論義人主用君子則能聚矩矣小

人論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聚矩矣此大

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

欲事聚歛則失人心而于天怒故諸害並

至舊錄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

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

利為利以義為利上引就理上說固不以

明聚矩之意當務下所引就理上說固不

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生財有道而

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子言後兩節自君

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

之大者是又所以為聚矩之要道也故此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夏

章言聚矩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
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
理欲之辨若乃大學及本窮源之意即本
心存亡之義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
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

勿輕熊氏曰指用人而言又結以務財用

必自小人始而深致嚴於義利之辨用君

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人則利未得而

害已隨之此章前以理用人則能聚矩不

後乃合而論之其實能用理用人則能聚

雲峰胡氏曰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聚

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

自不節用非聚矩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

言仁者皆因聚矩而言也聚矩為恕之事

恕為仁之力好惡不能恕安能如仁人能

愛人能惡人則用不能恕安能如仁者以

財發身未又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

吳氏李子曰大學引獻子之言以實義利之說又從而申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卿大夫士一家之長也天子諸侯一國之長也細而長一家大而長一國所少者非財也今也未遑他務而汲汲於財用是非小人孰使之然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夫苟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蓄害安得而不至乎善者猶言能者亨屯傾否之君子也國家之事小人敗之而使君子誅之君子固不難也然事勢已極不復可爲則雖能者亦爾奈何哉繇此觀之則國家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昭矣大學重言以結之其垂戒也不亦嚴乎夫庶小人之於國家貽禍不一而其禍之烈者則莫甚於使其主之失人心故聖賢尤疾之若春秋之世有盜寶玉大弓以出者此盜臣也亦有爲家臣而聚斂以附益之者此聚斂之臣也日常所觀之則聚斂之罪孰

與盜多矣。國去之。攻天子不施之於彼。而欲施之於此。則夫聚斂之基。怨召禍有甚也。盜者。聖人之常權衡之矣。夫小人亦人。恤者。則不能察年之故耳。不能察矩。蓋亦徒知以刑爲利。而不知以義爲利也。知以義爲利。則必曰。義之所安。卽利之所自。剝下以媚上。殘民以奉君。揆之於義。安乎。吾乎。充此一念。不以己之不欲。皆施於人。則人人各得其所。欲而天下平矣。非利之大者乎。文公曰。惟義之安。自無不利矣。學大學者。其誼於義利之辨云。

林次崖曰。此兩節復卽財用而申言之。以致丁寧之意。蓋子節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二句以義理言也。長國家節。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二句以利害言也。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朱子曰。緊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緊矩者。皆繇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主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

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大意則在於緊矩。其所以說緊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惡者。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如此。則天下均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覆援引出人終傳者。幾千言。意者不一。然求其緒。卒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
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

不過如惡義利之兩端又從而要其
則亦不山於聚矩之道而已聚矩之
以已知彼以彼反已而好惡義利之理
明矣
雙峰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
章說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如知
其惡惡如好好色所令反其所好平天下
章說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與
所惡惡之好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
惡兩端自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
三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
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又曰此章大要
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
是說理財自泰誓以下是說用人自生
財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二事反覆言
之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必能
均其利於人所用人者小人則小人之
私必至專其利於己所以未後又說長
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
財用人又只是一事
王溪廬氏曰聚矩所以明明德於天下
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則明德
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
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聚
矩而聚矩在乎用人理財處為要然得失
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
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
其正而能盡聚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
行之以修睦必不能聚矩則遠正人而
讒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
之原也

四書大全辯太學章句卷一

之意而誠身所修誠
本為誠身以修下

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
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
篇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
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
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
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
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使萬善於已而使
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非莫辨而後
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
空言此大學第五之明善第六之誠
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
王溪廬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
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
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
第五明善之要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
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言
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思
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
者急先之當務云
雲峰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
言之其說元白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
末舉此二者以見會思孟子三子之相授受
焉

四書大全辯太學章句卷一

書大全辯或問卷之三 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大學或問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

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政聞其爲

子之學何也曰爲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

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轉而爲書矣學者不

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

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

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言何也

圖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一

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

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

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

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大義理

而窮小學之成德也則學之大

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

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別非若古今之辨

義利之分判然如蠶絲冰炭之相反而不

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

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

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

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

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

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

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

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

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

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

圖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二

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

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

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

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

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

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

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

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

四書大全辯

太學或問

三

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
者將不忠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
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
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
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
於前也願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
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
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
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
昏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况欲
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

朱子曰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問小學
大學之綱曰小學大學只是簡要小學
是學事理事長大學便就上講講究要
其所以事親事長是為何○古人由小學
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
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
曰小學已達之功
至大學曰大學之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
或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
目觀邪色口談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之
不以禮皆是放也放者便於邪思妄念處
其心不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
也

四書大全辯

太學或問

四

又養箇德性也○朱子曰然
西山真氏曰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
智信是也德性在心本皆全備緣於
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
心即是養其德性非二事也
王溪盧氏曰蔡夫義理大學始事格致是
也諸諸事業大學終事齊治平是也
記學記蔡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遇然
後學則勤若而難成人欲既察而後禁之
則扞格堅強而不勝也
通考吳氏曰扞格抵牾不相入也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
有一歲之功到二十來歲聖賢資質已自
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采而今都蹉過
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割
住立定腳跟去做去後種後來根株填補前
日欠缺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
腳跟做去如三十歲覺悟亦然便年八九
十歲覺悟亦只據現定割住硬裏做去
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
未嘗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
下工夫雖敬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
不得○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
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
川却是帶補一敬字
北溪陳氏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何
以補小學之缺蓋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
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序而進
無往不通大學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
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
王溪盧氏曰敬者定志慮攝精神而存養
本心之道故為聖學之始終百倍其功只
在主敬一句篇首三言為大學一綱領朱子敬之
一字則又明明德之綱領也
記禮運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

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會也物合其則也如頭容宜合於肅之
類束收斂也如手容宜恭之類
問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
未子曰失時而後學必若如此趙補得前
許多欠缺處人不能之已百之人不能之
已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
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補前面○
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
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的純
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敬字是徹頭徹
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不外此

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

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

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五

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
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

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程子曰主一無謂敬無適之謂一
朱子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
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
時只著衣了此一又做一件事身在這裏
心亦在這裏○今講學更須於主一上做工
夫若無主一工夫則講底義理無安著
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底工夫則
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
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
明
凡溪陳氏曰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不三
無適是心只在此不東不西主一無適只

勝轉相解釋要分明非主一外又別有無
適之功也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
辟之干矣

王溪廬氏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
實上教人使只就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
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內外一
致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便一
則外面便無非辟之干

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
敬蓋齊整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則不
明如瑞龍記長樂得為敬○學問須是警省
且如瑞龍記長樂得為敬○學問須是警省
吾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在此無所作爲
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六

異處在此○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
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今人心雖然
在此尚無惺惺之氣况曰心常能惺惺者

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處
陳氏曰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蓋心常惺
惺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

了心經在這裏萬理便森然於其中矣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和靖尹氏曰只收斂
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

心收斂便是主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攪亂便是
不容一物○問心收斂不容一物曰言心
都不容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
恭敬此是見得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
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隙若這事思
未了又去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問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朱子曰譬如

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
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敬諸先生
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
是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
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
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
氏尤切當曰更分曉○問程子說得切當整
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
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間外面整
齊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
新安陳氏曰朱子淺取整齊嚴肅之說者
蓋以有著實下手處耳
勿齋陳氏曰整齊嚴肅及收斂不容一物
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敬
之成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敬
而明也然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敬
欲主乎一以成德言之則所主者一

四書大全

太學或問

七

黃氏曰且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
是主一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常
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四者
皆以有所畏而然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義
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
西山真氏曰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
用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

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
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
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
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
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

聲離去

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
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
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
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
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
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
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
之要也哉

四書大全

太學或問

八

新安陳氏曰尊德性持敬以涵養本原也
道問學窮格以開發聰明也
新安陳氏曰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意
正其心也小者不能奪百體從心君所令
而身修也
朱子曰敬者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
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昏
昧而不自知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
非敬無所守
陳氏曰心之爲物虛靈知覺所以爲一身
之主宰也身無此以爲之主宰則四肢百
體皆無所管攝矣然所以爲心者又當由
敬者是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之乎所謂
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
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
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九

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枯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十

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浚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卽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士

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

也註略上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士

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夫。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

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徂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

四書大全辭大學或問

主

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自為氣形而上下是也○未有五行只得喚做陰陽既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
附纂黃氏洵就曰天道指太極流行指陰陽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是流行處
蔡虛齋曰天道流行不言地者以形言則天之形包乎地之外也以氣言則地之氣實亦天之氣也生物主宰全是天只借地以發育之耳故地非天敵也言天則地在其中矣○或曰陽氣下降陰氣上騰如何說地之氣亦天之氣曰凡萬有之生長收藏其形雖寄于地其氣實得之天不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若夫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雲同陰氣之上騰矣然究其極天地間本一氣流行故必天將降時雨然後

山川始出雲雲雖從山川而出其實陽氣之所驅也顧人多不察耳○太極即天道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天道之流行此天字是專言之者上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黃說固是但大分截有似乎天道自天道流行自流行耳○天道流行猶言乾道變化發育萬物人任其中人亦天地間之一物也
問必有一物是理然後有是氣是如朱子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理未嘗離乎氣然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查滓○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行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為木火陰為金水健為仁禮順為智義○問陰陽五行健

四書大全辭大學或問

主

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理有氣理也者稟得五行之性○天地之間有也氣也者稟得五行之性也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具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
北溪陳氏曰人始於氣感則得魂為先既而體稟焉則魄次之魂主乎動所以行乎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者也
節齋蔡氏曰先有理後有氣者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氣之謂也有理俱有者道即理氣則判為二物如性之與情未發已發自有先後固不可道性情同時也然情之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五

本實具於性非先有此性而後別生一情
 是有此性即有此情也
 東窓李氏曰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已
 人之性五常其實健順而已仁之油然而已
 意不可遏禮之絜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爲
 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智不昧乎是非之
 別順之爲也若夫性則體是理而不易者
 建也循是理而不違者順也
 王溪廬氏曰魂陽之靈魄陰之靈五臟五
 行之質百骸萬物之象也真以理言而理
 不雜氣精以氣言而氣不離理妙者理氣
 之莫測合者理氣之無間凝則有是形而
 各一其性矣
 蔡虛齋曰嘗疑理氣一齊有底朱子謂必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雖就天道本體言然
 天道豈容無氣耶無氣又何以爲天道耶
 ○天地間無懸空之理此處雖先言氣後
 言理亦可也今乃先言理而後言氣何與

且若未有魂魄五臟百骸之身不知健順
 仁義禮智之性當安在何處也但或者謂
 先有氣而後有理則是全不知理之所以
 爲理而亦不知氣之所以爲氣正○天地
 間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但自造化
 言則氣分爲二而理兼有二定能主宰幹
 運之所謂一故神者也故理尊乎氣而得
 太極之名是亦可先言理後言氣耳若自
 人物言則有一身之氣便有一身之理有
 一髮之氣便有一髮之理其理不獨全其
 氣不獨分也理不獨全者四端萬善其分
 固殊也氣不獨分者有生之初便全賦以
 一生所受用也○凡立言當隨所在如理
 氣之說若主造化則當先言理而後言氣
 若主人物則當先言氣而後言理蓋聖氣
 無先後言理氣則有先後也
 朱子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
 不能無偏○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六

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
 通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端正端直
 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
 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
 生向下尾反向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
 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
 守禦牛但能耕而巳人則無不知無不能
 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論萬物之
 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
 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方賦與萬物之初天
 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二五之氣有清
 濁純駁之不同而萬物已得之後雖有清
 純駁之不同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
 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
 近如知寒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
 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
 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
 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

新安倪氏曰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
 氣以不雜者言之則理同而氣異以不離
 者言之則得氣之正者理亦全得氣之偏
 者理亦不全矣朱子後一條與或問之說
 略有不同者而亦未嘗不互相發也
 北溪陳氏曰此八字只是再詳虛靈不昧
 以具衆理之意虛靈洞徹蓋理與氣合而
 有此妙用耳非可專指氣如心善底人亦
 有此妙用耳故昏迷顛錯無此虛靈洞徹
 朱子曰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衰來衰
 去便有昏明厚薄是天地之正氣但有形之物
 纔是有形之物便有自美惡也○問智愚
 賢不肖是所稟之物便有清濁美惡之不同
 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耶曰賦如俗
 語云分俊均敷之意○問有人聰明通曉
 是稟氣之清矣然却所爲過差或流於小
 人之歸又有爲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何
 也曰或問中所謂知愚賢不肖之殊是也

矣。矧未嘗去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邪。若必以不改為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訛。心知非是。而故為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為法邪。

新安倪氏曰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二字所本也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九

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繇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不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十

歷之次序也。

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或問中却兼下極淡研幾字。覺未穩。朱子曰極淡研幾是更審一審當時下得未子細要之。只若得研幾字。陳氏曰物果格而無一理之不窮。無一見之不盡。則於天下之事。所謂至善所當止者。皆灼然有以知之矣。○理既有定。則心之所主。更無外慕。凡外物皆無以動之。而能靜矣。身既安。則向者知所當止之事。物或接乎吾前。而吾從容以應之。自能精於慮。而不錯亂矣。朱子曰。如志學至從心中問許多。便是大

階級步却闕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
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大抵皆相類只是
統一級中間細分耳○某事當如此某事
當如彼如君當仁此是知止事至物來對
著胸中恰好底道理將這箇去應他此是
得其所止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
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
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
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
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主

朱子曰知止大先後次第則進為不遠矣
忽近務遠處下窺高而其入道為不遠矣
謂至道之近也
黃氏曰知所先後方是曉得為學之道本
能遂得夫道也然既知其進為之序則有
至之階矣故云去道不遠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
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
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

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
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
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
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
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
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
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
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主

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
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
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
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修之亦不可得而
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
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
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
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
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

朱子曰神是天地精氣明是天地光明○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所以謂之妙聚理妙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字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便是字宰便是制○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只要知覺一心的爲萬物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物之綱至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飛飛揚以狗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歸其歸即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在不在妙字如何發得許多理出來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盡

三山陳氏曰欲意之誠而不木於致知則有善否未明而誤於所向者多矣推之而至於盡有用力之辭

靈不昧者也心因具衆理而應事物所以妙衆理而宰事物者非心之神明乎其長與裏洞然無不盡則心之用與體無不明矣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爲表裏虛上理言靈兼氣言先言虛後言靈見心之體不離用神兼氣言明主理言先言神後言明見心之用不離體

新安陳氏曰心本神明之物知又心之所以神明者而神明所以妙也

朱子曰言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所以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用敬如君之所以仁益君是箇主體百姓人民皆屬他管他日是用仁愛非說是爲君了不得已以仁愛行之自是合如此若天使之

然又知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爲哉

王溪廬氏曰粗也顯也即事物當然之則也精也隱也即事物所以然之故也

新安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

括蒼葉氏曰但能隨事觀理盡與理會卒之天下事物之理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隱若顯蓋將無所不知矣一事一物之間不惟知得一分兩分若精若粗蓋將無所不知矣

朱子曰原道舉大學却不說格物致知蘇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却不說明善誠身這樣都是無頭學問

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美

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

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辯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毛

陳氏曰天下事物無一之不及格幽明巨細有以洞灼其表裏其知之至也蓋萬理於胸中是極其所真是不可移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少過物果格知果至由是而往則意極其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極其正而無一息之存身極其修而無一動之或偏矣此書首三言固當無所不盡而所謂明明德者又通爲一篇之統體又曰體具於方寸之間萬物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毛

無所不備而無一物能出乎是理之外用發於方寸之間萬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其理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玉溪盧氏曰言明明德與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矣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吾心之體即明德之虛而具衆理者也吾心之用即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能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之而遽欲合之則有虛空恍惚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真西山嘗誦此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附纂黃氏洵饒曰極其精而不亂如一物一太極盡其大而無餘如體統一太極三山陳氏曰修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

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

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本於此云

三山陳氏曰修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積也。不如是則身不可修。身之不修。則其本亂矣。本之既亂。如國家何。事父母。而不能孝。事兄長。而不能弟。是於其所厚者薄矣。所厚者猶薄。奚望其親天下之親長天下之長哉。

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

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

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

其分。而何以得為為己之學哉。曰天之明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朱

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

君子之心。豁然太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

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

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

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

況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

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

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

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

孟子名軻字子車宋之鄆人也

為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

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

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

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

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

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

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

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

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朱

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

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

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及者。皆以是而

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謂己。毫

釐之差矣。

附纂黃氏洵饒曰。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無所不至之意。

一曰。為己。為一人一條。朱子曰。這須要自看。如

此做。這便是無所為。如讀書。只道自家合

當如此。這便是為己。如世上人。纔讀書。便安排

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為人之甚者。○如甲

其錢穀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
不是爲別人了理會如割股盛墓一是不
恐其親之病一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
爲己者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爲人
○問割股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
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
者○南軒此言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孟
子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
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
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
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
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圭

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
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
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
善卽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卽誠意正
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
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
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
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
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圭

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
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
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
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
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
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
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
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
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
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
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
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
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
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
以爲論孟旣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
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
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
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

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熟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朱子曰知性者物格也物字對性字盡心者知至也知字對心字物字對性字盡心不到知性也吾心之知無不盡盡心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人有常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常言之序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重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爲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

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功也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字則語意便都弱了凡克明德之類可見○人所以不能明其德者何哉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耳凡有一毫之偏蔽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耳凡有一毫之偏蔽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耳凡有一毫之偏蔽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耳凡有一毫之偏蔽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耳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重

西山真氏曰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爲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義爾常人所同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條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在自暴自棄而不肯爲耳
答菴趙氏曰文王自誠而明者故其心渾然天理表裏澄瑩不待克之而自明若大賢而下未能如文王則不可無克之功
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卽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

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日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陳氏曰於寂然不動之時則合萬殊為一本而渾然之全體常昭融於方寸之間乃感而遂通之際則散一本為萬殊而縱橫曲直莫非大用之所流行矣又曰天理本體常生生而無一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不流行乎日用之間問如何是體如何是用朱子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若見其參前倚衡此豈有物可見但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孟子

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顯微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一出言一行事皆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初豈實有一物之可見其形象邪○問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天之所命我之所得於已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入井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辭遜類類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西山真氏曰成性者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渾成之理如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之類王溪盧氏曰天地之中太極是已天之命

我此也我之明德此也謂之至善亦此也道者體義皆用成性存存而道義出則明德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

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

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

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

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

之淺濶亦略有序矣

朱子曰人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孟子

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王溪盧氏曰能明其大德只是明明德到十分盡處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何也朱子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此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天也顧謂常要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黃氏曰本文三引書乃斷章取義以明經文明明德之意其言之序則自淺而深最為有用克明德者此言之曰顯德則言明德之功曰明命則言明德之故次之曰峻德加一峻字則又見明德之極乃所謂止

於至善者也。蔡虛齋曰。或曰。人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人。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本傳正意。章句。云。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謂。為德者也。常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無時。不明。正。明。顯。之。義。而。所。謂。天。之。未。始。不。為。人。之。未。始。不。為。天。者。其。意。又。目。不。失。是。尤。為。正。大。而。且。周。密。若。一。依。或。問。則。明。命。字。獨。重。而。顯。之。意。反。輕。矣。益。信。章。句。是。後。來。改。定。其。義。尤。精。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三

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淪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

西
反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三

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

大學或問

三九

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

朱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箇修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如云以義以禮不邇不殖等可見日新之功或問中所以詳載非說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

格菴趙氏曰塵垢之汗其害淺利欲之昏其害深塵垢之汗人知求以去之而利欲之昏則不知所以去之惟聖人則以爲德之不可不新甚於身之不可不潔也但人之潔身也既知疏淪澡雪以去前日塵垢之汗也然其潔之功不繼則塵垢復集將又如前日之汗故必日加疏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而後其身常潔而不汗况欲去利欲之昏而度不然之明則存養有空

也 摩音 國切 詩

大學或問

平

之功其可一日而有間斷哉
王溪廬氏曰不遇聲色等八句是敬之日
聖敬日躋一句是敬之綱領而言之節節
疑明命之事也
問從字意朱子曰從順也敬便立起怠便
放倒以聖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
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須是將敬來做
本領涵養得貫通時經敬以直內便義以
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
由義便居仁敬者守於北而勿失之謂義
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
西山真氏曰武王之始踐阼也訪丹書於
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大公望所告
不出敬與義之一事蓋敬則萬善俱立怠
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
主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若
湯之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
渎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

書太全辯太學或問

新安陳氏曰敬義對言其理甚精孔子於
坤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實自此發
張氏存中曰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武王踐
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
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
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
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
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間書之言惕若恐
懼而爲戒書於席四端爲銘焉銘曰安樂
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敬
監不遠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
生勞口生啗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
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
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排也楹銘曰毋
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
曰胡傷其害將長杖銘曰於乎危於念慮
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帶銘

曰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履銘曰慎
之勞勞則富賜豆銘曰食自鼓食自鼓
之驕驕則逸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
怨弗志而曰吾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
技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
有聖人不能為謀賜銘曰天之時以地
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銘曰帶之以
為服動必行德以先時銘曰帶之以
曰屈伸之義廢之行之無怠息過不銘曰
造矛造矛少間弗終身之羞余一人所
聞以戒萬世子孫

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
叔也以商之餘民棄舊習俗而失其本心
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
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
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
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予以武
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蓋嘗
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為武王
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
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
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為讀書者言

之耳

蔡虛齋曰或問云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
哉亦自新而已此言亦以見新民之必本
于目新耳若其所以作之之具亦豈容無
如舜命契曰民可不教地以化之非
却說勞苦而直許多云云豈大學之道非
堯舜之道乎

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
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
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
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
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
矣
新安陳氏曰此乃推本言之詩無日新不
變意蓋承上文日新作新說來
則天之視聽在民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民聽若不同如何朱子曰天豈曾
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
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許許然命之只
是文王要為地便是理合為地便是帝命
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歸往之便是
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也
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
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

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卽至善之云也
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朱子曰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聖

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

朱子曰此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

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惟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聖

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旣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
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
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邪曰舉
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
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
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
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
慈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
公之爲也又况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

哉
新安陳氏曰學者必先知所止而後方得
所止聖人安於所止則不待先知而後得
也
孟子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
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左傳哀公十六年鄭人殺于水因遇讒出
奔而至于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楚
令其子所曰吾同勝也後而勇不爲不利
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幸義之謂勇吾聞勝
也好復言而求之始有私乎復吾非信
也期勉其勇也子必悔之弗從使處吳竟
爲自公請代鄭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人伐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譬不遠矣
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
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
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不悅吳人伐慎白
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子西
子期於期子本定平王大子建也好復言
者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不顧道理也白楚
邑也白公邑宰偃稱公也
簡齋蔡氏曰所謂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
名者細推之如爲人君止於仁固同一仁
也然仁亦何止一端生之育之固仁也刑
之威之亦仁也若執著其仁之一端不能
隨處止其仁之所止安得謂止於仁之至
善爲人臣止於敬固同一敬也然敬亦何
止一端鞠躬盡瘁固敬也陳善閉邪亦敬
也若執著其敬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敬
之所止安得謂止於敬之至善爲人子止
於孝固同一孝也然孝亦何止一端先意
承志固孝也幾諫不違亦孝也若執著其
孝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孝之所止安得
謂止於孝之至善以爲人父止於慈與
同人變止於信皆當如此而又推類以及
其餘則此天下之事無大無小雖千條萬
緒皆有以知其所當止而無不止於至善
矣

曰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
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
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
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
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望

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修之別也。曰骨角、胼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求之之方言切磋琢磨得之之驗言盛德至善
朱子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
自修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
論以求之解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
是切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
使至於滑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
修而又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
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
箇璞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於精

子之止於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日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處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點磨是磨礪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學是知止於至善所在自修是止於至善所在西山真氏曰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修也上行而言言致知力行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爲至善真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附纂黃氏洵饒曰至善之由言求之力至善之驗言得之之驗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朱子曰後面說得來大非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哭

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王文王於緝熙敬止
說然聖人也不是掉手掉臂做到那處也
頂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
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
以爲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
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盛德至善言聖人事蓋渾然一理不
可得而分者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
曰善又不爲無端矣

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
較密否朱子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
益講貫修飭而益修飭○問琢磨後更有
是間赫喧何故爲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
做工夫處是成就後氣象自如此

新安陳氏曰此與論語引詩之意異蓋以
比講學之先後難易又證之以孟齊之始
終條理以見二者之當兼盡而不可偏廢

教反 補遺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兗

也。附繫黃氏洵饒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行之事也。蔡虛齋曰或問乃洵懷威儀為得之之驗看來亦不必作效驗看何也嚴敬存于中若以為是盛德至善之效驗則君子盛德至善之定事又果何在蓋但以對求之之方言則為得之之驗耳讀者以意逆志可也況章句云恂慤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也在內者既為德之盛在外者為容之盛也。在內者既為德之盛如何又以為盛德之效驗或又謂按或問云人心所同然者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觀又之一字則恂慤威儀還當在盛德至善之外效驗之說似未為非也曰不然或問之意蓋謂聖人得此同然之理而又不極其至此所以為盛德至善耳非必謂既為盛德至善而又充盛宣著也。

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

效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幸

朱子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或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朱子曰淇澳言明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

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之此也曰二家所繫文意不屬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修身之前程子又進而實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實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為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於此可見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景臨

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言終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終究明而民德自新則德其本之明也而訟自息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其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至

陳氏曰聽訟未也明德本也不能明已之德而專以智能決訟者抑未矣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爲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何也曰以其複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誠意之前程子則去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予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

而有所取會於其間乎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爲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至

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爲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闕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爲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

| Inhibitor concentration | Rate of polymerization |
|-------------------------|------------------------|
| 0.0 | 1.0 |
| 0.1 | 0.9 |
| 0.2 | 0.8 |
| 0.3 | 0.7 |
| 0.4 | 0.6 |
| 0.5 | 0.5 |
| 0.6 | 0.4 |
| 0.7 | 0.3 |
| 0.8 | 0.2 |
| 0.9 | 0.1 |
| 1.0 | 0.0 |

四書大全附大學或問 卷五

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勸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呂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虎豈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知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移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中書大全辯大學或問。書

玉溪盧氏曰覺者知至之事思曰庸所以致知處作聖則知至矣勉強學問所以致知聞見博智益明則知至矣
附纂黃氏洵饒曰覺其所以然
朱子曰今人有知不善之不畜爲及臨事又爲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鳥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終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爲而猶或爲之是特未能真知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
朱子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而今且只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及後貫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
陳氏曰理事事物物固皆有理而聖賢書中又見成理義所萃而皆事物之則也在初學者窮理工夫先且就聖賢言語實處爲準則於幽閒靜一之中虛心而詳玩隨章逐句一一實下講明工夫果實有得則是非邪正大分已明而胸中權度稍定然後次而及於論古今人物以相參質則其廢貶去取方可有定論最其後也乃及於應接事物更相證訂則其裁處剖決方中節而不至於差謬故以我之見有以昭彼之情而歷辨感觸處有以長吾之見內外交相參將何所往而非吾窮格之益也程子之言其有序矣
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邪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朱子曰：「一日一件事者，格物工夫次第也。」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程子此語便是眞實做工夫來，不說格一件後便貫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腳又得一步，右腳又進一步，右腳進得一步，左腳又進一步，接續不已，自然貫通。○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閑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閑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都要理會，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蹈，何曾有錯去蹈水火？格物只是理會當蹈水火與不當蹈水火，臨事時斷置教分曉。程子所謂今日格一件事，明日格一件事，亦是如此。○積習既多，自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去。」

附纂黃氏洵饒曰：「脫然有貫通處，卽子貢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主

曰也本解便至如此只要以類而推理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握這理樣子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盡其事之如何若得於親是如事親不得於親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親則知得於君是如如何不得於君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推去莫不皆然○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者也又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其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其然雖各有這一道理又如同出於一箇理耳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謂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也只是這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只為是一理

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

聖人

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李

附纂黃氏洵饒曰即所謂必求所當然之不容已與其所以然之不可易朱子曰聖人言孝其實精粗本末只是一理人皆有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為不曾推去耳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清定省之事亦不過是自其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陳氏曰如事親當孝非是空守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為孝之理當如何凡古人事親條目皆無一不講然後可以實能盡孝

或問觀物察已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彼與此皆是物明與曉皆物格致知之事非謂明彼為物格曉此為知至也合內外指成物言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

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朱子曰天地之所高厚一物之所以然
只是舉至大與至細者言之學所以窮理
無一物而在所遺也○問格物須合內外
始得曰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
理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
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
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
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
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
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
殺一獸胎不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
道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空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
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
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
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朱子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
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字
如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
世故乃兀然有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
是何學問○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
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
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
致知一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
微後而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
多皆是因人之資質了說雖若不同其實
一也見微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去父
慈子孝上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汎觀萬
物之理恐如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見人

身之理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則教之以求之性體則
皆是自己心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
裏面理會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
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面工夫多
在內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

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
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
其次第工程也

朱子曰前此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體
至此又言更若察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
相發處

王氏曰前數條是推開去用工此兩條是
收歸來用工皆隨人偏處教他
王溪廬氏曰用力之地者讀書應接事物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空

之類是也次第工程者今日格一物明日
又格一物之類是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九條之內有之非就九
條有次第工程

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
則在乎人之明暗耳

問知至而後意誠而程子又云格物窮理
但立誠意以格之何也朱子曰此誠字說
較淺未說得波處只是確定其志朴實去
做工夫如劉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
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也又曰誠意不
立如何窮理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
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
箇窮至其理方知至而後意誠大學蓋
言其所以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

王溪盧氏曰立誠意即主敬之謂
陽纂黃氏洵饒曰無事而心不放
又曰入道莫如敬。敬有在敬而心不放者

朱子曰今人將持敬致知。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覺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却思量道理。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莫若且收致知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得主宰。方能見理。

又曰涵養與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古人從少以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李

敬涵養。父兄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人說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限期。須兩下用工。○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頭字。在字便是齊頭。頭方著力。○問涵養禮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著力。曰四者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則是鴿突去了。以某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知致知也。○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縱。到那講習處。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有養。收拾此心。

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否。朱子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養。

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如此。○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又曰二者自是箇兩頭說。話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爲養。失其道則交相爲害。王溪盧氏曰欲致知。則心無所養。知既至。又不可無所養。欲多則心無所養。而知昏欲寡。則心有所養。而知明。

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

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

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李

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爲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辯。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爲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證之言。以

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

新安陳氏曰纔思量要格物便已近道只就格物上便可收其放心此條與上四條微不同附纂黃氏洵饒曰卽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之意問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之意爲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草一木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以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爲切當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小大自有準則如忽如遇一件事來時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則此方來之事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奎

亦有可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數語盡其曲折後人亦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又曰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無去處方是格物○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問說知覺及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及知而後行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是出格物箇地頭如此又曰此項兼兩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致知工夫合如此又曰用誠敬涵養爲格物致知之本易文言學以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附纂黃氏洵饒曰文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是行此引是知中庸誠身固執是行此

引是知孟子存心養性是行此引是知對說而已

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奎

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六七

喪。然民所重之舜、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爲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

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空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奕

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曰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浚考而實識之哉。

朱子曰：物乃形氣，則乃理也。物之理，方爲則○理之所當爲者，自不容已。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自有住不得處。○問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是。謂如視

矢

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能明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之至於口之於味臭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

王溪廬氏曰物有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上之道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所謂有物必有則也

西山真氏曰問外竅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備具衆理神明不測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

王溪廬氏曰心之爲物主於身形而下者也其體用性情形而上者也渾然在中其體本無仁義禮智之分隨感而應其用始有惻隱等四者之別仁爲惻隱之主義爲羞惡之主禮智爲恭敬是非之主而皆不可亂所謂則也

王溪廬氏曰耳目等乃吾身所具之物君臣等乃吾身所接之物口容止口之則也氣容肅鼻之則也聽思聰視思明耳目之則也非禮勿動四肢之則也君臣有義是君臣之則父子有親是父子之則有別有序有信是夫婦長幼朋友之則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吾心之則乃此身體統一太極吾身所具所接者之則乃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體統者乃各具者之所自出其格菴趙氏曰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者理無物不在無時不然大而天地之或開一闔古今之一否一泰小而一塵之或飛或伏一息之或呼或吸皆此理之所寓也

新安陳氏曰天地及一塵是橫說古今及一息是直說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了爰賑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

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劉成食采之邑名康肅皆其謚也賑市井反宜社之肉也程子曰揚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頭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正蒙誠明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

附纂黃氏洵說曰一原指理也問降衷秉賦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朱子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須各曉其名字只是箇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衷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無過不及道理天生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道理降衷與你今人言折衷折衷者以

中爲則而取其正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中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降衷於下民緊要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緣各據來處與受處而言也○問養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問劉子云天地之中程子云天然自有之中此中字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而腦子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爲性○諸先生說這道理齊子說得最著實這道理空虛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道理還是無這道理故當爲之說曰欲加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主

子忽自於擊壤集序內說出幾句云性者
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
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氣
質清濁偏正本正蒙中語亦是將人物賢
不肖智愚相對而分之語如此若大槩而
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論之
則智乃清之清而清乃正之正愚乃濁之
不肖乃正之偏而偏乃正之正所謂物有
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者也物欲淺深厚
薄乃通為衆人而言
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
者受於天而為吾所有故謂之性又曰道
性即在天而為吾所有故謂之性又曰道
也所謂形體正如此
西山真氏曰詩謂秉彜言衆民皆秉此
常理孟子謂仁義之心言人既得陰陽之
理以為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只舉仁義
二字者仁包禮義包智故也禮是仁之著
智是義之藏程子所謂天理之中言凡百
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不
及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凡人物之性
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一源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理有未窮言物有未至
知有不盡言知未至致皆就理言
問關於事為者不外乎念慮而意入於念慮
者往往皆是事為此分爲二項意如何朱
子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底也有
念慮方動底念慮然也有做在底也有
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
說問只就著與微上有曰有箇顯有箇微
朱子曰今人未嘗看見箇然而不容已者
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耳如真見得這
底是我合當爲則是有所不可已者矣如
爲臣而必忠爲子而必孝亦非是說說如
以不思爲子而必孝亦非是說說如此蓋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主

爲子不可以不孝也○問所以然而不可
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客已者是
指人心而言言否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
事固人心而然者然而不客已者然又當求其
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當求其
故不可易者又如此其所以然者理也當
則隱之心此其事何故必然而不客已者
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然而不客已者
可易者
陳氏曰在身謂手容合當恭足容合當重
之類在心如體合當敬用合當感之類性
如仁合當愛義合當羞之類情如見赤子
入井合當惻隱見大賓客合當恭敬之類
人倫如君合當止仁臣合當止敬之類
用如居處合當恭執事合當敬之類
如天合當高地合當厚鬼神合當敬之類
當伸陰合當屈鳥獸合當牛合當耕馬合當
乘草木合當春合當生秋合當殺等合皆有
理存乎其間也
西山真氏曰如爲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
一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
然然仁敬等是非人力強爲有生之初
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
所當然是一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
理所自來也
朱子曰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
理既盡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議來到面前
便議得此物盡吾心之理
或曰考之事爲四句朱子最得力語學者
從事于此則格物致知無遺蘊矣
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
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
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奎

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聖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高深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勞心費力，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

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奎

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理，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心之體具乎是，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附錄黃氏曰：體之虛靈，言具衆理用之微妙，言應萬事。附錄黃氏曰：無以存之，卽存心以致知。附錄黃氏曰：端莊靜一，卽涵養須用敬。巨細相涵，巨是存心，細是致知，卽中庸所謂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巨細相涵也。附錄陸象山曰：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散，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朱子曰：不去隨事討論，便聽他胡說，話便信口說，脚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附錄蔡氏曰：盡心者，言其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之不盡也。然若要盡得，須先知得所以學者，要先窮理也。又曰：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立其本，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以達其用，反之於身，以踐其實，則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後可以造乎一之妙。附錄陳氏曰：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所謂盡心者，猶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之或遺，方是實能盡得心。西山真氏曰：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工夫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昏亂，如何窮理？但知存心而不

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
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理
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端莊主容
貌言靜一主心言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
之則敬而已
玉溪盧氏曰存心於端莊靜一主敬之工
夫也窮理於學問思辯格致之工夫也巨
靜以此心言細以衆理言動以格物工夫言
精粗之可言窮明德明矣
曰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
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
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
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
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
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
離也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
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
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
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
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
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圭

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
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
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天理
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
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
不卽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已乃
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捋腹然後
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
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教有
不能克其說者况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
而得以此亂之哉
問溫公以格物爲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
訓扞義否朱子曰亦有之如格鬪之格是
也
格趙氏曰物與理未嘗相離若離物以
求理則空虛而無據豈得一切扞而去之
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朱子曰
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曰自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其學者傳之
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
助於學者邪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圭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圭

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
 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
 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
 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
 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
 思慮之可及也是以說經之意入德之方
 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
 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
 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

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
 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
 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
 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
 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然
 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
 之在已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
 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
 有不盡矣夫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圭

必欲其同而未極手一原之同則徒有牽
 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
 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
 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
 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
 矣而曰以恕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
 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
 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
 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

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為
 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
 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
 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
 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
 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
 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
 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
 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

圖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朱

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此理。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事。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未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辯弗得弗措之事，無所拂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

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邪？抑直以已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特以已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究其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

圖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朱

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又曰宛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總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旨，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

朱子曰程子說更不可易某當初於呂
揚尹說段段錄出句句比對逐字秤停過
方見程子說與揚尹說不同此正人門於此
碎諸說皆失了程子意此正是人門於此
既差他可知矣○程子諸門人說得都差
不啻精曉程子之說亦緣當時諸公所聞
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所以多差後來集諸
家語錄奏起衆說此段工夫方見渾全然
則當時親炙未爲全幸先生之後者未
爲不幸也
格菴趙氏曰程子言若一事窮未得且別
窮一事延平則言且就一事推尋待且融
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其言不同蓋程子
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明處推去
則易爲力非謂一事未窮得而可盡以二
參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爲不能主一者之
戒讀者不可以解害意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全

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
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
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
務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
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
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已爲人之
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蕭室陳氏曰物格致知研窮義理心學也
博物洽聞口耳外馳喪志之學也二者正
相反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
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
元而循其次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
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
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
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
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
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膏然不
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全

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
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
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
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
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
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
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
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
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

此心不放
此心不放
此心不放

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金

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已之目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已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

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朱

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
北溪陳氏曰造化流行生育賦與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所謂善者以實理言人受得此理以爲善亦本善而無惡如外好善而內不好善外惡而內不惡惡便是真善之心終是不徹表裏須是真知善惡分明然後有真好真惡之功
新安陳氏曰慊字兼快足之義此以快與足言端好惡言之益對舉而互相備也後此皆然如意誠而后心正意既誠又不可不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做此
曰然則慊之爲義或以爲少又以爲恨與

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爲字有作慊者而字書以爲口衡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衡之意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言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衡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慊栗姬則以衡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全

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於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先王燕昭王也
史記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嫪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諸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衡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栗姬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臣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臣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子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全

朱子曰字有同一義而二別者如衡字爲衡或爲衡恩亦同此義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哀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

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
 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
 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
 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
 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心在於此，而心
 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
 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
 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
 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
 之哉。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朱

朱子曰：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
 在裏面，如日照見，如月照見，如天照見，如
 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
 過便忘，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
 一箇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
 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
 相與契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若留在這
 裏，如何得正。
 北溪陳氏曰：感自外入，以彼物之至吾前
 而言，應由中出，以此心之接彼物而言。
 形滯其中，則人之心，至方不能照人，若先有
 夫，則其心，方能照物。若先有物，重帶於下
 則物之，心之，不復可得而稱矣。以鑑空
 衡平，喻心體之虛明，最為精切。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朱

陳氏曰：此章只是問者感物而應，不中其
 節，則此心便為四者所動，而不得其正。其
 若世俗人心，慮昏莫克，主宰體用，動靜無
 復準則，目隨物視，耳隨物聽，行信足步，言
 信口說矣。
 西山真氏曰：鑑空衡平之體，用切須玩味
 蓋未應物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
 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空，如衡未
 稱物，只是一箇平。此乃心之木體，即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
 事物之來，隨我而應，因我而應，此心可喜而
 怒，在我而應，故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
 衡平之用也。
 微菴程氏曰：未發之前，氣未用，事心之本
 體，不待正而正，而後正發而中，節則心之用
 正，心體靜而未發，何待於正乎。惟此心之
 用，發不中節，始有不正，而待於正耳。章句
 曰：用之，所行或失其正，或問曰：此心之用
 不得其正，未嘗言體之不正也。惟經之或
 問有曰：不得其正，本然之正，曰：心之本體
 不能動，而無不中，所謂未發之中，太極圖之
 乃靜，而經之所謂中，庸未發之中，太極圖之
 主靜，而心之所謂中，所謂定靜安也。傳之心
 焉，乃心之動，不在於中，所謂格致誠正，修
 人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致誠正，修教人用
 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致誠正，修教人用
 靜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守
 之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以正也。聖賢之動
 固主乎靜，元亨誠之通，固主乎利貞誠之
 復而誠正，修之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
 修矣，始有誠之明，若當誠意之復，厭動
 而求靜，棄事而冥心，收視反聽，而曰：吾
 以正心焉，此乃異端之事，非吾儒事也。况
 心不在焉，亦曰：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心

不在聽則聽而不聞豈盡在腔中之謂哉
或問所謂本然之體亦指此心之義理而
言孟子言本心亦指仁義之心而言豈一
於靜之謂夫

王溪廬氏曰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
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妍蚩因物而空
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
若真體之本然吾心之為極也隨感而應
則本體之真在在呈露而太極亦無不在
矣未感之時鬼神不得窺其際乃天下之
大本是明德之體寂然不動者也寂之中
有能感者存感物之際流行不滯正大光
明乃天下之達道是明德之用感而遂通
者也感之中未嘗無寂者存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為譬而今讀為僻何
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生

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間者竊以類例
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
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
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
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
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
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閭
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睚比
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

身修心正而後
未一未而心不

治國若不能
其能若治國
之能若治國

與物接所不能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
今日一有所向必為偏倚而身不修則是

必其於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
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
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是之偏
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
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
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
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
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生

也
北溪陳氏曰治家非如治國治國可用刑
威治家則刑威不可得而施只是公其心
而已
格菴趙氏曰閨門之內義常不勝乎恩情
愛睚比之私尤所難克使一有偏焉則長
幼親疎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蓋至近
至密之地一毫之偽無所容欺此常情之
所易忽而君子之所甚謹也
朱子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教人
逐節用功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
物便知平天下也人蓋有意誠而心不正
者故於念誠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
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誠不可不
隨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省察用

取瑟而彈之不以教非其所以教也故曰聖賢之有教於世之意固以其有取於世也

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教情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赦之爲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赦爾。若因人之可

壘

教而教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教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內德哉又況此章之旨乃爲慮其

按小
羅淵
意大
謝孝
細可

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教情而猶不敢肆其教情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
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
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
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
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
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

畜

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未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爲也。事君之孝。事
養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旣舉其細。則大
者可知矣。

三山陳氏曰長民者往往不得下之情蓋亦視之不切於已不若慈母之心耳孝弟與慈初無二心苟自切已推之則舉慈可以見孝弟矣

曰仁讓言家貧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戒也書所

豈善之為
泥氏于故
泥氏于故

也動察首
也動察首

文公又
年字公

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亦是意爾

朱子曰惟德罔小言其大不可小也
三山陳氏曰為惡之積於為善仁讓必
積而刑于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
纔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亂矣見為
善者不可無悠久之積為惡者不可有斯
須之暫也

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
今日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
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後化且
內適自修而遂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奎

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治其國者
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
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
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
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
固非謂其專務修已都不治人而拱手以
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已之長愧人之短
而脇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
已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已則

影本
景作古印
景作古印

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
而有諸已則不可也正此意也

王溪堂氏曰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
非諸人者恕也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
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者必先有忠而
後有恕也

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
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
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為義蓋曰
如治已之心以治人如愛已之心以愛人
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嘗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奎

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已愛已者皆出
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
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
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
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者
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
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
非人之惡然後推已及人使之亦如我之
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

四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卷

清而治已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已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

此訓非
言有
教之
言先
武

野
賢
委
反
音
辨

四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卷

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也若漢之先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邳惲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歆而齒決是惲者光武乃謂惲為善恕已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為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

後漢書邳惲傳皇后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問如心為恕朱子曰如此也此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此而推之便是恕○問范忠宣以恕已恕人此語因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然才恕已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是推去底我有是善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前之所未言者也

先

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家
 玉溪盧氏曰。心必窮理。以正之者。格物致知之事。治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平天下之事。即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已之忠。即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忠者。體恕者也。用太端源潔忠也。景正流清。恕也。忠者。明德之事。恕者。新民之事。大學之道。一忠恕而已。此章言治國下章言治國。平天下。皆明而德之推而恕之事也。此章之義。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下章之義。則欲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蓋治國乃平天下之本。故此章以治人言。下章以愛人言。義各有攸當也。
 新安陳氏曰。大學傳至治國。平天下。章方言恕。觀此言恕。則隱然見修身以前之當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前之所未言者也。

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淡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一

助與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新安陳氏曰。所引詩見大雅思齊。篇孟子嘗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云。御迎也。於御字音牙。象反。當依集註如字讀。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踵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

化有詳以說上

廣有詳以說上

友意大如范名
生之公主名

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絜。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

四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頁

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已。則不教以已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按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

也之以圖一是家絜
則為東將也

也
反午

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有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

四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頁

新安陳氏曰。老老長長恤孤。躬行於上。而民興孝弟。不倍於下。是有以化之。絜矩是乃處之之道也。

莊子名周。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賈子名誼。西漢洛陽人。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量權衡。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格菴趙氏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物格知至者。能燭理則視衆人之心。猶一心。

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
 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為衆人之心而
 盡絜矩之道
 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
 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為郎事
 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吏
 治尚循謹其然由居二十石中最為酷暴
 為令必陵人守奪之治由後為河東都尉
 罪與其守勝相告言罪勝居公當抵
 罪肅太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
 郡人史記曰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
 下俟已此一反也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重

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
 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
 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
 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
 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
 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
 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
 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
 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
 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
 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

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
 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
 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
 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
 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
 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
 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
 後本末之意也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重

朱子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
 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
 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
 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
 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
 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
 朱子曰是本體中發出枝葉非是別有枝
 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
 陳氏曰大原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
 片則為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
 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
 必不十分真實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
 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
 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
 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
 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

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衆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曰：前旣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皇

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

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媚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

如反
正必

如反
正必

如反
正必

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濫惡乎彼，而獨濫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蓋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夏

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進之爲屏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進，以屏爲進，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

措得宜也

曰命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背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爲先後况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夏

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惡惡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

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已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

好惡矣

曰上文浚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浚言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耳

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歛厲民自養之云哉

崇本生之衆爲之疾也節用食之寡用之節也前漢書陳休傳泰爲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罷音疲素吏到民家計人頭數以箕歛之而供軍需財匱力竭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亦卽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爲天下僂之不暇而况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

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財以酒爲池縣肉爲林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奔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書武成篇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財大費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唐書陸贄傳始帝播遷府庫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止乃於行在夾馬署置大盈二庫別藏珍寶贄諫以爲今師旅方殷應痛呻吟之計未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息達以珍貴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覬望謂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而悟卽徹其署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鷄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旣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

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

史記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織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營其貨乎食其菜曰茹譬售也謂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

是所分予之商者去其角傳之翼者而共足
 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
 小與天同意者也言天生萬物賦子有分定
 牛無上商者則有角其餘無角則有上齒
 傳之口商者則有角其餘無角則有上齒
 三山陳氏曰歲滿亦餘矣而君子疾之以
 其主於利也求之聚斂未必有後世指
 克之事但求聚斂於季氏之家而不能布
 之下則聖人求而欲改之况剝民力以自
 富者乎
 西山真氏曰進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儲
 乎此也元已病而利歛日興不知皮將
 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
 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
 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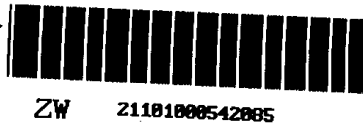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辜

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
 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
 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
 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
 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
 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
 朱子曰只傳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君其
 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
 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
 和利便是義之利處
 曰此其言陷害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

見其南誠義善各呂曰與字各宜
 察言人河正以字公宜義敬發公
 一字上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辜

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
 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
 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
 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珍陳京裴延
 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
 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
 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抵蹙拔矣呂正
 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
 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
 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
 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
 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
 可不監哉
 張氏存中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
 帝朝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
 鐵後為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反
 事發為大農令武帝文融給多詐唐玄
 宗朝為度支使勸農使罷兵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又兼稅地安帳戶口使拜御史中丞
 有司勸融交不逞作威福貶平樂尉司農
 參議在汴州給恩息錢巨萬給事中馮
 紹烈漢文推恩詔流崑州道廣州惶恐而



四書大全

大學或問

墨

幸○楊○
後聖之世○
中興戶部○
人資力以○
幸○
支取前○
刻專制下○
人○
格○
策○
結○
不知其○
朝一○
徒所○
二公○
者不○
所生○
退○
王○
遇○
曰此章之文○
文爲正者何也○
詳然其實則○
但以欲致其○
廣其意是以○
易置而錯陳○

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爲人淡切之意
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
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爲兩節則其界
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
察也

四書大全

大學或問

墨